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六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六）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一百九十五

唐書一十六

列傳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父仲卿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韶州卒嫂鄭氏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貶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

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

蒼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
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
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爲
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
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
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
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
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

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
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於
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
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
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
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
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
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
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

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憲宗將平
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言賊可滅與宰相議
不合愈奏淮西連年修其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農夫織
婦疲於轉輸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
夕跳躍叫呼勢不久支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
其命今以三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
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
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
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少遇水旱百姓愁苦人人
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

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
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
募以充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
伺利一日俱發則蔡人首尾不救可以成功執政不悅及度
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
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還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
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灼
體膚委珍貝騰沓滿路愈惡之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
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

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
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
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
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
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
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
後三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

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受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
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
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
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
可恣之令轉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
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
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民之心為京都
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而肯信此等事哉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

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豈合更惜身命灼頂燔指
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唯恐後時老幼奔
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
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
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
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進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
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
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
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

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
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
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
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
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
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
奉佛者咸夭促言何乖剌邪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作表哀
謝帝頗感悔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本是愛朕愈在潮州問
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是以窮愈自往視之

奇

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谿潭據食民畜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

伈伈睍睍為吏民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大海自是潮無

鱷魚之患帝欲復用愈皇甫鎛素忌之言愈疏狂可且內移乃徙袁州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計庸工所得贖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峇貌甚陋學官擯之不與共食愈一日特召直講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愈奏以儒生為學官日與生徒會講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逆之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

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有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其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吏部令史皆當關鎖不聽

語使令史不爲知故妙絕

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邀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常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渙採本原卓然樹立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荀卿相表裏又言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秦漢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皆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

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頹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齊與李翊書曰愈所爲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猶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輩皆有名於時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云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愈一見爲忘年交年五十登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

坐水旁裴回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張籍諡之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當時名士皆與游而愈薦之爲國子博士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新安人擢進士第爲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曰自我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碑字三千字三縑今何遇我

若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搗取其液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臂流血

盧仝自號玉川子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圖遊東都時禁僧息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之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責之久乃得釋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遷普州司戶參軍卒

劉叉少任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

任氣不能俛仰貴人常破衣穿屐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為獨拜好面道人長短其相得則若親爲然嘗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後不知其所終

錢徽

錢徽字蔚章起之子也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使得舉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因表署掌書記憲宗時為中書舍人加承旨帝嘗獨召對徽言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時雖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諫罷之院使梁守謙見徽批監軍表語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出為虢州刺史拜禮部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學士李紳以楊渾之周漢賓屬徽渾之憑子也多納古帖祕書於文昌徽不從自取楊殷士蘇巢巢李宗閔婿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入辭奏徽取士不公上訪紳及元稹稹與宗閔有隙因誠如文昌言詔王起白居易覆試黜者過半貶徽江州刺史汝士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耶使子弟焚之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貸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徽不能治繁劇戣曰相君宜知

天下事徽江戣之治不及知况其它耶文宗立拜尚書左丞會宣[illegible]麻時大寒羣臣在廷稍稍引退徽素恭敬不去位久而仆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以吏部尚書致仕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死後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也卒贈尚書右僕射

崔咸

崔咸博平人為侍御史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上表求覲與韋偕來時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悉力排擯敬宗卒相度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

耳語成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削辭
度笑受而飲悽楚不自安趨出坐客壯之遷陝虢觀察使日
與賓客飲酒痛飲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吏稱爲神入爲祕
書監卒成素有高世志間遊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授監察御史裏
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揃白冒
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
淵明云遷翰林學士時李紳貶端州學士數人人薦丞相所
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復議增選學士表微薦路
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曰隋位崇且在翰右柰何曰遷德進
賢初不計私也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相處
厚進表微戶部侍郎刁志沼叛詔李聽討之上以軍事問表
微表微曰聽舍用兵不半月必破賊捷書上果止決旬反病
痼廢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弔客莫不咨嗟禮部尚
書表微篤於故舊雖病下與攜手語笑無間好春秋病諸儒
執一見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
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

高湜

高湜吏部侍郎釴之子也咸通末爲吏部侍郎知貢舉權要
多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於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
固吾分也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皆有名當時叔鉟大
和中擢給事中鄭注權勢震赫文宗復驟用李訓爲侍講學
士鉟率諫官伏閤言訓素行憸邪必亂天下不可任帝遣使
者諭之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也時輩變未息鉟
等既弗見省羣臣憂懼明年訓當國出鉟爲浙東觀察使大
中初爲太常卿博士不參集鉟責罰禮生博士李愨曰故事
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蒞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禮生鉟嘆
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弟鍇爲中書舍人開成元年
權知貢舉文宗自命試題鍇上所取文帝語侍臣曰比年文

章卑弱今鍇所取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
俗高鍇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
記以戒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
末誠如聖訓遷禮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

馮宿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父子華親卒廬墓有靈芝白兔之異號
孝馮家宿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
書記建封卒軍中脅其子愔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
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武俊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
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

曾內則誠欵隔絕外則彊冦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奚天子不忘傳勳赦愔擧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絶之德矣武俊卽表開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觀察賈全愔憾之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眞死子承宗拒命不得謚宿謂父子罪不相及士眞勞不可遺乃上佳謚出爲華州刺史以丈讓不拜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於軍吏不敢捕宿乃大集部曲文壽與偕來宿掩取榜殺之遷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郛增器甲十餘萬詔分其餘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修治方術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之

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福吾不敢也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懿定字介夫與宿齊名于頔表爲之頔帥襄陽定徙步上謁吏不爲白定徑去頔聞之斥吏饋錢五十萬及諸境定不受以書讓頔頔大慙爲太常少卿文宗詔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雅於廷定諫諸工在縣間端冕若植帝異之問何人學士李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以所若上遷諫議大夫李訓鄭注敗公卿多死中外危懼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衞殿門定力爭罷之定請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援禮當集詹事府詔可以左散常侍致仕卒謚曰節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畢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李虞仲

李虞仲字見之爲太常博士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乃春秋褒貶法也茆土爵祿僇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觀古者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誄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謚者前葬一月上請考功送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擧若京不

得過十日外一切若有惡者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歷吏部侍郎卒

李翺

李翺字習之唐宗室也登進士第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以史官紀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館以紀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辭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爭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假

秀實傳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爲忠烈矣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誅叛賊自言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澗青夏侯滂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陛下赦而不誅滂等得生歸轉以相告賊衆皆懷盛德不肯拒戰劉悟所以遂能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親陛下故不淹日而成大功也今歲關中二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百姓歌樂遍畎畝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而歸之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遊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

若他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翹掌而致也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中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而納布帛絕進獻而寬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見侍臣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天資神聖如不惑近習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大化可不勞而成也遷考功員外郎出爲朗州刺史遷禮部郎中翱久任郎署怫鬱不得志宰相李逢吉奸邪翱面斥其過逢吉僞不校翱懼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表爲廬州刺史時旱疫逋逃滿路權豪賤市田屋而貧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亦諡曰文

高元裕

高元裕渤海人敬宗時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言注以醫術侍注憾之貶閬州刺史注死還翰林侍講學士拜御史中丞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其不稱職者罰之詔可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卒元裕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言兄少逸可任因以命之世服其公

出爲陝虢觀察使峽石驛吏供餅惡中人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召使者責曰山谷閒是餅豈易具耶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爲兵部尚書卒元裕子璩懿宗時拜同平章事閱月卒太常博士曹鄴言璩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諡爲刺從之

封敖

封敖蓨人爲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敖草制有曰謀皆予同言不它惑明主專任之以成功

依稀喜謂敖曰陸生恨文不迨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屏
所賜玉帶贈之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故不至宰相

李景讓

李景讓憕之孫也母鄭氏治家謹嚴以義方訓諸子始貧乏
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况無
妄而得我何取是亟使閉之景讓自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
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母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
行蓋怒其不告也景讓請辜乃釋之景讓老猶加箠楚景讓
有失行受杖畢欣然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變母召景
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脫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

歲老母銜恙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杖其背將鞭之將吏
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景讓家門修謹入爲右
丞遷御史大夫宣宗擇宰相書群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
憲宗神前射取之得蔣伸遂相之景讓名素出伸右而不相
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聽志不平自
陳考深當代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謂公無素儲獨
不爲諸子謀耶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
太子少保分司卒諡曰孝景讓爲左丞時蔣伸大會衆酒延
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坐客嘿然無應者景讓起卒
爵伸曰無宜於公者宣宗銜秩宗舊怨景讓建議敬文武三

[illegible]

主爲稱子行請遷祀別廟而代宗以下主復入廟事下百官
議皆以爲非乃止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
同里訪之避不見居父喪樂和里世號清儉者爲樂和李公
云弟景溫爲尚書右丞虛撝當國撝弟隱由博士遷水部員
外郎材下資淺人雖疾其日進無敢繩之者景溫不許赴省
時故事久廢人服其能舉職

劉蕡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擢進士第元和
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
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宿恥宦官方擅兵號日北司外脅羣

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帝
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
端拱司契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
壽物無疵癘餘德之所臻夐乎不可及已朕顧惟寡昧祗荷
丕構奉其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敢希三五之
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
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
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
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
惰業頒條列郡而干禁或未絕按覆百工而淫巧或未息其

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乎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子大夫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能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不何務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著對曰臣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祇言之罪亦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心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道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雅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厭苛碎搆而不敢荒寧恭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賢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王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務農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在乎選舉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千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當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好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制嚴尤所陳乃中下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其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直言之臣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首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

慇而修之勤而行之則稷契而居衛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
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
臣故曰惟致之之道何如耳臣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
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
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
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於清問臣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
大計臣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
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
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
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纘其明至

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撥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
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
爲羞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
武帝言之略矣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
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爲人君者所發
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闕弒吳
子餘祭書其名者譏疎遠賢士暱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也伏
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
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賤
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

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任內竊陛下之權威攝
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
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
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爲先君不得正其
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
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
稷之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
下相殺不書此書之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
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

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將傾也臣謹按春
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
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
首亂者且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微旨而稱兵者必以逐惡
爲義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
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
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
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慎重之
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
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

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
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言而不行必要其禍適足鉗
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
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躊躇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
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
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撥亂之術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埽
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
既不得正其始而正其終則可以允承丕構無旰昃之憂矣
臣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
敗者臣聞堯舜為君而天下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

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
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顧指國如
唐虞而終敗亡者以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
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故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
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
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誰不欲
致身為皋夔致主為堯舜陛下何忽而不用耶乃有官非其
人任非其人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懼而不去耶昔秦
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
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

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變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
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
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
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
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之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
而耳目塞上暴下悖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
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
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
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
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

愛之如父母今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
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無清惠之
政而有饕餮之害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
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人民流散飢者不
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
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
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
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官貪民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
在旦夕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
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

血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美然紀
綱日紊國祚日衰由不能擇賢明而任恭顯失其操柄故也
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
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
以歸於將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去
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庶蘇息則心無不達
而行無不孚矣臣所謂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今陛下先
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豈立教之本未
盡其方耶臣所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者在於立制
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

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
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
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斯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所謂救災
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
者以其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無
閔人之心也故僖能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
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所謂廣播殖在乎
務農時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
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
與力皆勤矣願陛下省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

德矣臣所謂國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
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十年不登而百姓饑臣
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廪蓄不
乏矣臣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舉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
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陛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
人之趨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
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
官方不一也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
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
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

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古者本井田以制軍賦因農隙以修武
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
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
掌閒歲則蒐狩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
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
止於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號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
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
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
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
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

忘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蒐狩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蹊。無踰檢之患矣。臣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所謂刺史不禁。由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宄。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于禁之患矣。臣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

立者。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畜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所謂辨其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所謂形於聽斷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所謂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所謂令煩而治鮮。當察其行否者。夫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亂之。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歟。臣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禍。豈忍姑息時忌。

所謂黜馬　御室

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啟殷。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但不知臣死之後。將爲誰啟之哉。臣之所陳。承問僭對。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育孤以教人慈幼。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衡之官。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貞良。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守令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

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雖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使陛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蕡所對。空臆盡言。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籍籍。至於垂涕。謂蕡指切左右。恐近臣銜怒。變興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若臣所對。不及蕡遠甚。自謂賢良。

柰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使臣逃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不納蕡對後七年遂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以師禮禮之授祕書郎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痛詆闒茸遂罹譴逐正人義士切齒飲血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安有今日之禍帝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論曰蕡廷對策閎議切宦官而戒帝所言疏矣蕡若先以忠誠結主然後爲帝叢天下安危庶可紓患耶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昵之坐事流象州文宗嗣位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爲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介之王守澄守澄善遇之以注方術訓經義薦之於帝訓持詭辯激卬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拔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豎益橫而憲宗之弑罪人未得帝外假借內實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可與謀者注知帝旨屢建密計引訓叶力帝以訓注皆因守澄進外託講論與之謀使其黨不疑訓喪未闋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太和八年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鄭肅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等劾訓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訓數進講至閹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待遇莫比帝慮宦人猜忌乃疏易義示羣臣有能與訓意者賞欲天下以學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

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惟渾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以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鄭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常所惡者悉陷黨中貶逐無虛日班列幾空中外震恐八月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自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可用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懾惕迎拜天下險怪之士徼取富貴者

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以悅士心，人皆惑之。鄭注先顯，訓藉注以進，及位相埒，恃寵爭功，勢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忌。擢所厚善，分總兵權，以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稱賀，訓奏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帝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先往視。訓還奏非甘露。帝曰：豈約妄言耶？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閉止諸宦人，時王璠、郭行餘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斂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璠懼，弗能前，邠寧

軍又不至，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韓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閽者將閉，宦者叱門出。訓急，進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下殿，決罘罳而出。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搏訓而躓，訓壓之，將抉刀，中人救至，士良獲免。羅立言、李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郗志榮揕訓仆之，輦入東上閤，即閉，宦門呼萬歲。王涯謂上將開延英，趨進羣臣，隨後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於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望，帝懼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舒元輿、王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郗坊，分捕訓等第，兵遂大掠，兩省印信籍書輒持去，秘館圖籍蕩然無餘。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時光範門尚閉，列兵呵問，乃由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贄啟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死，羣臣不能班。帝未知涯等被縶，猶訝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

逆，將立鄭注，已收繫矣。士良召尚書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之悲憤，因付以王涯狀，謄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靳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徼之，兵乃止。帝迺於宦官下詔暴訓、涯等罪。李本易綠袍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賈餗匿民閒，縗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志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啟關納之，既行，知見紿，泣曰：李訓累我。行餘、立言皆獲。涯等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訓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

居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守將所執械送之訓恐爲宦人所辱斬監者曰不如殺我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從一卧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遍兩市皆厭斬梟首以徇餘臨刑憤罵元輿曰是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故從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阨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始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訓按邊既行命學士顧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自是宦豎益熾帝既不能制居常忽忽不樂毋游燕雖倡樂雜沓顏慘不舒往往輭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

鄭注翼城人以方伎游江湖間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煉黃金丹愬餌之注多藝詭譎陰狡偵探人意飄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以告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賜館日夜爲守澄計議陰通賂遺初士之纖巧者附離之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御史言注奸狀請付有司治罪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遇其奏更擢右神策判官士議讙駭劉從諫惡其人欲斥去之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對浴堂門賜賚優渥是夜彗星出東方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性貪容既藉權寵富官射利貨積鉅萬不知止足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廊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賄聲陷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干請日走其門李訓附注以進兩人權震天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信之乘間進退士大夫挾微嫌法實不肯滑亂衆知其必亂

帝問富人之術注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焙則利悉在官帝詔王涯爲榷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厭之帝嘗咏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彩霞亭公卿得列舍隄上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之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注請發屬於訓訓不悅與舒元輿謀殺注但以宦官未除注家使可爲助乃徇其請擇浮薄貪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度支京兆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

小人讒妬自取其死

何貨之有

之工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滻水注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宦者舉出臨送欲以鎮兵擒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衆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而有異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注驚遽不能用仲清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潰去可復等皆被殺傳注首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勒兵備非常至是羣臣稱賀籍其貲得絹百萬匹他物稱是注敗前所生所服帶上褡中藥化爲蠅飛去可復歲子也爲禮部郎中可復將死女年十四或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殺之弘茂有拾遺妻蕭氏臨刑大呼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敬奕以未從免

王涯

王涯太原人憲宗時爲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涯文有雅思訓誥温麗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之以居遠或召不時乃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穆宗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嗣位進尚書右僕射兼鹽鐵轉運使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言與其屬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

亦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君也大夫有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三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參不可獨據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所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收隸天子鹽鐵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涯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拜司空涯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民益困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涯不敢辭李訓敗涯及禍

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民詬詈之抵以瓦礫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然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決去禍以至覆宗時十一族家貲悉爲兵掠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貯財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以厚貨鉤致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複秘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官子孟堅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鎬家鎬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客當使自求生奈何反相噬耶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言向與臣並列者既族

宦豎之害如此

仰此涯當死久矣

滅矣而露骼不掩豈可悼惜帝惻然詔京兆尹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俄士良使盜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為竇桐妻以痼病免家人紿以涯當死女寡請自提其首曰族滅矣唯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及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明涯冤追封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

賈餗河南人大和中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爭之餗曰黃口兒敢爾儉曰公為御史能嘿

邪大夫溫造以闇坐奪作不勝忿求出為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既得位指儉特為黨斥去之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夢告之曰君何不休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然可奈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餗與馮宿為考官畏避不敢取竟罹其禍然餗與王涯實不知謀人皆冤之

舒元輿

舒元輿東陽人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將吏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

[illegible]可行久矣

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聖主下賢意也羅棘遮截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非所以化成天下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者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可乎擢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高才銳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言不得報上書高自稱道文宗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與元輿善及訓用事遷御史大夫兼刑部侍郎專

附鄭注注所惡必劾罷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日夜與訓鄭謀洗詐天下事敗壞不可收拾二人為之也然加罪舊臣仍取人譽裴度令狐楚鄭覃為當路所貶逐至是悉還高秩元輿為牡丹賦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為泣下

王璠

王璠史不記何人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待璠厚璠驟遷御史中丞璠恃之橫恣道遇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中丞御史

未必

此說得是

在廷中、元和中、伊愼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愼位緣恩進、
制其禮、僕射就堂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意度倒置、遂
言其事不奏、出爲河南尹、內院小兒擾民、璠捕而殺之、遷
近畿、伏遷京兆尹、鄭注奸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
文鼎密與璠謀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注由是傾心於璠、璠
貞元吉甫故李訓薦爲戶部尚書判度支、訓將誅宦人、乃授
河東節度使、璠誅、子遐休、直弘文館、亦死、璠墅潤州外隍、得
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識者謂璠祖名崟、生礎、礎生
璠、至遐而止、蓋其應云、

郭行餘、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誌墓、

辭不爲、重胤怒、行餘自解去、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由大理
卿擢邠寧節度使、

羅立言、宣州人、貞元末以治劇、遷河陰令、督無城郭、立言始
築之、地直富豪大賈所居者、令自築、其處民、俾其服數旬而
畢、役者不知有役、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善、訓
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執其黨、論曰、李德裕嘗
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
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風靡、而反以臺府游徼門卒抗中人、
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等稱訓天下奇才、德
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何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
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注所行、天下爲寒心、文宗偃然倚
之、終爲閽豎所乘、天其厭唐德哉、

唐書二十七

列傳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怠荒於政、戚里附託宦官、詗禁中事、關託大臣、德裕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今乃公至宰相私第、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至第、帝然之、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

罪、遂與爲怨、吉甫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之、功未成而吉甫卒、裴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乃間裴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位而代之、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引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本道所存、唯留使錢五十萬緡、每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絛繚綾千匹、德裕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畏而不聞、非陛下拒而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時帝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辭皆婉切、帝雖不能用、猶勑韋處厚作詔厚答其意、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上意、然爲逢吉所排、訖不內徙、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病、號曰聖水、德裕言、昔吳

有聖水、齊有聖火、本皆妖妄、古人所禁、請塡塞以絕其源、從之、太和三年、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才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皐招來南詔、傾貲結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皐啟戎資盜、其策非是、故至元穎時、乘隙而發、長驅深入、蹂踐千里、蕩無孑遺、今瘡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之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

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之商略虜之情僞盡知之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由是罰之器械皆堅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免其徭役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槊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梁仙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峽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始懼南詔還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盟約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監軍使王踐言入朝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悔之罷僧孺爲淮南節度使以德裕爲兵部尚書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伯德裕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之亦無由成功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帝暴感風鄭注始因王守澄以醫進帝少間薦李訓使侍詔帝欲授訓諫官德裕不可訓注怨之復召宗閔輔政出德裕爲鎮海軍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訓等敗帝悟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入謝言治亂繫於信任昔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言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而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

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許奏闕廷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呼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携離至乃擲其嬰兒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帝以楊嗣復李珏嘗謀立安王遣使殺之德裕率宰相入見延英泣諫曰昔太宗誅大臣未嘗不悔二人罪迹未著願陛下全活之異時無以爲恨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吾爲公赦之冊拜司空回鶻請假天德城

以合公主帝不許進遏振武屯杷頭峰略朔州帝以問德裕德裕曰杷頭峰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烏介所恃者公主耳得健將出奇奪還公主王師急擊之必可破也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帝以方略授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進位司徒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討之帝曰可乎對曰稹恃河朔以爲唇齒夫三鎭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鎭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乃命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用議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曰願陛下聖策天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

所搖則有功矣帝然之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遛持兩端德裕請遣王宰以陳許精兵假道於魏以伐磁洺弘敬懼勒兵請自取磁洺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推裨將楊弁主留務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覘變弁厚賂中人既還曰弁兵多鎧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之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戍榆社弁因以亂安能列卒若是之多耶曰晉人勇猱之皆兵也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弁何從得之太原一矛一鏃無遺行營安能致十五里明光甲乎使者語塞德裕言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稹而誅弁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南監軍呂義忠遂以榆社卒入斬弁傳首京師往時有所討伐或與賊遇得一縣一屯以塞責故師無大功德裕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屯元逵弘敬下邢洺磁劉稹氣索賊將郭誼斬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皆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賊勢窮蹙又殺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悉誅郭誼等策功拜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唯七人尚父子儀不敢拜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公毋固辭德裕自陳先臣封於趙臣幷嫡嗣不敢當臣先世出於汲願得封衞乃改封衞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

言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咎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蓋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賢人君子則不然陛下以是察之則賢奸辨矣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言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昔蕭望之漢名儒爲

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宜帝以寧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也嘗謂省事不如省官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不許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宰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翼日罷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荊南節度使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

綯崔鉉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大理卿盧言等言紳殺無罪德裕猶成之罔上不道貶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憾之可乎旣夕又夢綯曰衞公精爽可畏白於帝得以喪還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任武宗知而能用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舊令午漏下宰相還第休沐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繼以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督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還第沛然若無事時庶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每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也及伐劉稹德裕爲詔諭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効命帝每稱魏博功則進德裕詔語美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時除浮屠法僧亡命者多趨幽州德裕語邸吏戒之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由令稹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方士趙歸眞以術進德裕諫不聽帝志衰矣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至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

人倫嚮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翰林承旨劉鄴傷德裕抱冤死海上懿宗立鄴申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世客潁川開成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相伎短夷行不能堪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勞之嗣復議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史孝章領邠寧節度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鎭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有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奸

豈操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柄授人嗣復曰古者用則不
疑任公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之患耶帝以其面相觸不
假伶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嗣
復與鄭覃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
□□樂工安足言若帝徙璋光州長史賜洵直絲百疋帝嘗怪
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於時在否珏曰姚亡而宋罷因
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夷數十族不亦
惑乎夷行曰陛下亦宜戒以權假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
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
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鄭遂除坊州刺

史右拾遺宋邧論不可遂罷珏黨欲實邧夷行白諫官
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奪職進官恐後難爲繼夷行數耕折同
官雖上亦惡之罷爲吏部尚書授華州刺史武宗即位拜門
下侍郎平章事進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矣僕射始
視事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
按禮皇太子見羣臣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
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前鄭餘慶欲受四品官拜御史中丞
竇易直議不可及易直自爲僕射乃忘前議臣等不願以失
禮取誚於時開元初以僕射爲丞相位次三公今三公上日
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詔勅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繇可

累朝紛議不決至是遂定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

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及葬
其母有烏銜芝墜輤車李錡辟爲掌書記錡寖不法賓客莫
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錡稱疾留後王澹
爲具行錡怒令軍士臠食之脅使者爲象奏留錡召紳作疏
紳陽怖栗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
耶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善單書紳不足用乃囚紳
獄中錡誅獲免或欲以聞紳謝曰義所當然非市名也乃止
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時號三俊稹爲宰相李

逢吉構罷之逢吉欲引牛僧孺懼德裕紳在禁近沮解之出
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既相以紳剛卞而韓愈勁直乃拜紳
御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怒紳
二人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逢吉由是皆罷之
以紳爲江西觀察使言紳樂外遷帝素厚紳遣使者就第勞
賜之紳言爲逢吉中傷入謝自陳所以然詔改戶部侍郎紳
族子虞有文名自言不願仕隱居華陽時來省紳與栢耆程
昔範會及書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薄謝之虞
怒紳暴其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擢虞昔範皆爲拾遺欲
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中人王守澄奏先帝始議立太

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因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貶紳爲端州司馬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左拾遺吳思不往逢吉令思告喪於吐蕃人無敢言者唯韋處厚折逢吉之奸及言紳枉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南逐歷封康間瀧瀨險涉須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還紳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撩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逐射不能止紳盡去之虎不爲暴開

成初還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當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蝗不入境武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爲淮南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李吉甫爲相時韶州刺史吳武陵坐贓貶死兄子汝納亦被逐汝納後附宗閔黨中爲永寧尉弟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娶民顏悅女紳使判官魏鉶鞫湘罪論報殺之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隙疑紳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錢穫有狀娶部人女不實德裕惡元藻持兩端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

自敍中德裕所爲父於宗閔可恨

卒汝納訟湘爲人誣蛾大校重牢五木被體顏氏故士族以資媵結贓湘罪不當死紳枉殺之湘死紳令即瘞不許歸葬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元藻因言凡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已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寘湘死時德裕失權而宗閔之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當路因是逞憾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無罪準神龍詔書酷吏殁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紳以文藝節操見用屢爲怨仇所擠卻卒能自伸其才以名

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故雖没猶坐陷云

曹確

曹確河南人懿宗時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帝晚寵伶人李可及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偷薄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嘆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襟飾用絲緞五千匹畫魚龍地衣歌者倚曲作辭哀思裴回闋之皆泣下舞闋珠翠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可及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恩恩横甚人無敢斥擢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謂房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改光州長史今可及位將軍不可帝不聽神策中尉西門季玄性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令惑天子當族滅見其賜物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没亦當爾確進尚書右僕射出爲河中節度使卒僖宗立可及貶死

劉瞻

劉瞻彭城人咸通中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使諫官言

之皆依違無敢諫瞻乃自上疏曰紹宗窮其術而不效請有司矜陛下加愛女因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罷爲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擠之斥康州刺史翰林學士鄭畋以言論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瀆諫議大夫高湘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貶瞻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瞻將殺之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乃不敢害僖宗立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性廉約所得俸以濟親舊之窶困者家無留儲四方獻餉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

李蔚

李蔚隴西人爲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帝不聽僖宗立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拜河東節度使至鎮三月卒懿宗造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榻以沉檀加以塗髹鏤龍鳳葩蘤以金釦之上施覆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於鳳翔有言昔憲宗迎佛骨乃晏駕者帝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乃以金銀爲刹珠玉爲帳孔鷸周飾之廣尋丈高倍之刻檀爲檐注陛墄塗以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相繼綴珠璣瑟瑟幡蓋旌綵以爲幢飾費無限以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

導衛帝膜拜流涕霑臆詔賜兩街僧金帛及京師耆老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刹相望於塗爭以金翠抹飾傳言刹皆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富人相與集大衢作繒台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以日夜綵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還其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論曰自王縉以緣業事蟲代宗於是始作内道場晝夜梵唄冀禱冠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嬉笑至憲宗時遂迎佛骨於鳳翔内之宮中韓愈指言其佞斥逐瀕死憲宗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不亦左乎

懿宗不君，精爽迷奪，仍蹈覆轍，與哀無知之場，丐庇已枯之骨，以死自誓，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加焉，屈萬乘之尊，甘以喪徒自處，當十載而遂願，以身命爲徇，嗚呼，年徂運促，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由來哉。

李固言

李固言，趙人，拜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不宜斥處調護之地，詔改它王傅，太和九年，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同平章事，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思之，復召爲平章事，羣臣請

上徽號，帝曰，今天下未平，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鄭覃本與堪，疑固言抵己，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一人，帝識其意，不言前事，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開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耶，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係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嚮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賢，親何嫌，在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兩與之，出爲西川節度使，固言致蘇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完強，武宗立，改河中節度使，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固言上疏諫，宣宗初，召爲右僕射，以太子太傅分司東平，卒，贈太尉，固言口吃，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珏

李珏，趙郡人，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於酒色，景陵始復土，期九月九日大會羣臣，召節度李光顏、李愬與宴，珏與宇文鼎等諫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先顏等，將與百官高會，竊以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蓋爲齊民，鐘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耶，帝慰遣

之，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言，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本以濟軍興，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也，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其價必高，受敝先及貧下，二不可也，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也，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不納，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以陰中帝欲，珏以直諫不容，出爲下邽令，遷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鄭注以醫進，文宗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

之注由是怨珏貶江州刺史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珏與李固言善三人相和附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異議朋黨益熾帝嘗言朕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亦可謂承平矣珏曰爲國如治身及身康寧當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之則疾病生治天下者當無事時思其所闕補則安能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昔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

三擬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宜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也帝又言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曉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於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初房杜王魏爲太宗謀固如此耳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疾中人引宰相議所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知其它帝新聽政珏舉無逸篇以勸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却之以示四方爲文宗山陵使會秋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昭州刺史宣宗立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

萬以吏部尚書召去鎮時府庫十倍於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珏顧已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繫天下心卒贈司空諡曰貞穆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珏病人勸易署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奈何易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言不及他事以神策軍爲豪商占利及酒稅過重論奏未報爲恨性寡欲早喪妻不置侍妾門無餽餉淮南人德之詣闕下願立碑誌其遺愛云論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别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任宰相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德亂於上王室之衰非由此爲之階耶

盧鈞

盧鈞范陽人擢嶺南節度使與時海道商舶至帥府賤售其貨鈞一無所取時稱廉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或侵漁之則相率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然無敢犯者貞元後流放衣冠身沒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槥葬之居者助以奉廩有疾則給以醫藥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耄闕下請爲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會昌中漢水決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水害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昭義軍節度會稹死敕鈞乘驛往及潞

州、石雄兵已至、積將白惟信、係潞城不下、雖使人召之、使者十餘輩往、皆死、鈞至高平、惟信懼、欲因不即降者、畏石尚書耳、鈞與約而遣之、雄欲盡誅亂兵、鈞不聽、送惟信於京師、餘衆恚怨之、詔發兵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戍卒驕、願家屬不欲上、酒酣、反攻城、逼大將軍李文矩為帥、鈞奔潞城、文矩引投於地、泣諭之、衆乃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有詔歷戍皆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秉其變、而亡者不發、須假時、戍人去潞一舍、鈞遣牙卒五百、壯騎百、夜發、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轉宣武節度使、改河東、鈞老宿、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大中九年召入、自以嘗輔政、既至、拜左僕射、失志怨望、數移

病不朝、事遊遨林墅、累日方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嘆、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告綯蔽賢、綯懼、白於帝、以鈞同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謚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久乃益固、所行不為仁恕、居官有政績、位至將相、沒無饒財、

周墀

周墀、汝南人、宣宗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辭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詔削新書、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持不與、由是妄進者少、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乃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

裴休

裴休、字公美、濟源人、兄弟偕隱家墅、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大中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大和後、歲漕江

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檝僨敗、吏乘為奸、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詢按其弊、命在所令長兼董漕務、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歲率緡錢二十八萬、悉歸諸吏、著新法十條、人以為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五萬斛、拜荊南節度使、卒贈太尉、休不為曒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為人醖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數萬言、習歌唄以為樂、與紀于泉、嘗為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之、而所好不衰、

劉瑑

劉瑑、仁軌五世孫、爲翰林學士、遷刑部侍郞、瑑裒棄敕命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法家稱其詳悉、進河東節度使、瑑在翰林、帝器重之、手詔召還、外無知者、旣發太原、人方大驚、及至入見、帝觀案上曆、謂瑑曰、爲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入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與崔愼由議帝前、愼由論甄別流品、瑑曰、干戈甫定、宜尚浮虛、崇流品、卒致淪喪、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愼由不能對、在位半年、遇疾、加工部尚書、拜於臥內、猶手疏陳政事、卒年六十三、瑑以名節自將、處事不私、務求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貸、近贈尚書左僕射

趙隱

趙隱、奉天人、祖植、德宗狩奉天、變起倉卒、侍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子弟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寢疾、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作亂、夜焚營、植不動、到卒待之、遲明而潰、捕斬之、優詔嘉慰、擢嶺南節度使、終於官、父存約、辟興元李絳府、方與絳飮、値軍亂、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獨免、部勒左右捍絳、因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閭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吏相敦勉、擢進士第、咸通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性仁孝、布衣時、家貧、與隲同耕以養母、及貴顯、家侍左右、如布衣時、宰相皆北第、升堂拜母、歲時百官必參謁、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復回班候太夫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循其禮、僖宗初、罷爲鎭海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卒、隲終宣歙觀察使

裴坦

裴坦、階州都督世節裔孫、爲楚州刺史、令狐綯薦爲職方郞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綯不聽、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焉、顧左右索肩輿出省、吏駭懼、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授華州刺史、拜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收女、齎具皆飾金玉、坦命撤去之、曰、亂我家法、從子贄、昭宗時、拜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帝聞其外風檢而帷薄不修、以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閨門孝友、合族以居、故臧獲猥衆、致此謗言、帝每問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偓稱之以爲贄地、進司空、致仕、朱全忠貶爲司戶參軍、殺之

畢誠

畢誠、黃門監構從孫、誠早孤、夜燃薪讀書、母哀其勤、奪火使

寤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辟忠武杜悰幕府拜侍御史李德裕輔政與悰不協出悰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送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爲邕州刺史還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要勢貴族以倉儲二曹爲辱誠處之怡然進翰林學士黨項擾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援引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欲擇將帥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可爲朕行拜誠刑部侍郎涇原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慰諭羌人皆服向時常苦調餽匱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遷河東河東尤近胡誠修杷頭七十烽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再朞固稱疾

罷節度河中卒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白郊寧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求麗姝盛飾使獻之綯曰李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吾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於邸誠亦償之太醫李玄伯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等誅之

崔彥昭

崔彥昭清河人擢進士第僖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彥昭與倣協力故百職修舉帝下詔舉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爲宰相退朝侍母膳順氣柔聲左右無違士人稱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憾之及爲相凝爲兵部侍郎母敕婢多製屨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泣且拜遂與凝和好如初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以疾罷授太子太傅卒

陸扆

陸扆贄族孫也擢進士第爲翰林學士扆舉進士時帝方遷幸至六月牓出後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牓天也以譏扆云拜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臨充署錢爲

宴賚學士院未始有至扆送充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鳳翔李茂貞逆命帝命覃王伐之扆諫曰國步方艱不宜加兵近輔恐爲它姦所乘無益也且親王主軍事必有後害帝責扆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復當國天復初帝問韓偓曰陸扆裴贄孰忠於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異心帝曰外言扆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扆如是亦不足責陛下反正時扆不知謀忽聞兵起意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悟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茂貞扆曰京西鳳翔爲最近

茂貞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絕不宜於詔書有
異也從還洛陽柳璨附朱全忠謀去朝望貶扆濮州司戶參
軍殺之白馬驛

鄭綮

鄭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爲廬州刺史黃巢剽掠淮南綮移
檄於巢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歲滿去贏
錢千緡寄州庫後郡治數陷盜終不犯鄭使君寄庫錢楊行
密爲刺史送都還之綮善爲詩多詼諧刺時故落格調時號
鄭五歇後體遷給事中杜弘徽除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
輔政不宜處禁要封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

侍朝政有闕綮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宣傳都下執政惡之改
國子祭酒昭宗還宮時王室微弱政出權臣綮每形於詩什
中人有誦之於上前者昭宗見其忠憤因有司上班簿署其
側曰鄭綮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
笑曰諸君誤矣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鄭五也省
吏曰出自聖旨綮嘆曰萬一若此笑殺天下人俄而制詔下
親賓來賀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
立朝謠然無復詼諧爲相三月以疾辭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趣人
妙人

朱朴

朱朴襄陽人爲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
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
世事其議遷都曰古之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
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
偽今皆極矣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市肆所存
十二三比幸石門華陰十三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
然無遺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其
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之險阻北有白崖之聯
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
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

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屬故都已盛而衰難可
再興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
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唯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
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
選也不報朴木强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之士
任之以中興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
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與戶部
侍郎孫偓俱拜平章事朴素無聲望聞者皆驚兼判戶部帝
益治兵所處可一委之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
餫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

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偓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才行不必以彼長形己短己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訴於前偓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擾矣余愧未能也

韓偓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為中書舍人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欲盡除諸宦官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今食度支者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若盡誅之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胤不從昭宗以問偓偓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

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絲而棼之也昭宗以為然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欲以當國俄訪偓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用卿偓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矣若許渙可改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改亦何憚偓因謝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嘆其有讓李繼昭李彥弼周承誨以功進同平章事時號三使相附韓全誨而忌崔胤胤謀召李茂貞入朝使茂貞族子繼筠宿衛易李繼昭等偓以為不可胤不納偓以語令狐渙渙曰吾屬無衛軍則為閹豎所圖矣偓曰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帝怒彥弼不臣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

則狂謀自破帝不能用彥弼言偓及渙不可輔政帝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繼昭講飲殿中帝怒偓曰繼昭等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與政事今宰相不得顓決繼昭等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勢必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為一臣竊寒心願以衛軍還茂貞不然兩鎮兵鬬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誅韓全誨偓勸胤赦茂貞召還衛卒及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胤未決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宰相韋貽範茂貞黨也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言貽範居喪未數月遽使視

事有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後召之可也今使貽範出弁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非人情所可居也茂貞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耶艴然而出姚洎曰使我當直亦以死繼之帝畏茂貞卒詔貽範復相洎代草麻宦黨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所薦今日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對茂貞恐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偓獨在令宮人招偓偓再拜哭曰崔

此時懟豆稱大賚

未必

胤甚倢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懟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黨全誨死帝欲盡去其餘偓曰宮婢年少多未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其尤者自內安外以靜搴心帝從之偓勸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偓他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霧王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帝遂決帝既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與帝合帝再三欲相之偓固辭偓嘗侍宴與京兆尹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坐不起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偓輕已悻然出奏偓喜侵侮有位胤遂與偓貳偓薦王贊趙崇可爲相帝用之胤奏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罷之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動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不可遽殺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兒儀爲御史中丞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

楊收

楊收字藏之素之裔也收七歲而孤居喪若成人母長孫氏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人號神童及長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聞強記技藝無不通解涔陽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及刮摩之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雜爲附灌木然時安涗稱善琴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涗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涗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文世安有武聲乎涗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涗涗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

不愼丁始
從減料俸
用小舟何
益、

進士、假既釋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推官、宰相馬植、議補監察御史、收以假方外、遷詔不可、先因辭植、嗟美之、復爲悰節度判官、蜀有可縣直嶲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溉稻、或爲悰計、與屯田省轉餽、悰將從之、收曰、屯田易屯卒、難且路當轉衛、本非中國地、今蠻西南屯士往耕。則撫得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獲。蠻得長驅、是資賊、豈國計也耶。乃止、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還、兄弟同臺、世以爲榮、改太常博士、而弟嚴爲監察御史、收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公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祈、常今祈常

因車飾、隷太僕、非是、懿宗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南蠻自太中以來、犯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病癘死者十七、蠻勢益張、收議於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教之、蠻張注溝以拒之、嶺南遂少警、思進尚書右僕射、收既貴盛、滿侈泰、童僕賓客、相倚爲奸、中尉楊玄价得君、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左右之、乃招四方賂倘數千以屬收、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己、大恚、毁短之、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聚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貶端州司馬、吏其大廝以須收、曰收以罪貶謫、不宜用此、以二小舸趣官、流驩州、有詔賜死、收拜受、曰、

帝又不及
人

補致無狀、固宜死、使者能假須臾、使奏謝乎、使者許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乃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藥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雪其辜、復官爵、收兄發、左司郎中、假常州刺史、弟嚴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

路巖

路巖、冠氏人、父羣、性孝、親歿、終身不肉食、爲翰林學士承旨、衎衎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衣褐之賤、待遇以禮、始終一節、巖進士及第、懿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巖見天子荒闇、乃通賂遺、驕奢不法、與韋保衡當國、二

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可畏也、巖委事親吏邊咸、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巖與保衡爭權相惡、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寇邊後、巖竭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既大度治故關、取壯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巖以邊咸爲將、咸與郭籌相倚爲姦、軍中惟聞邊將軍郭司馬、巖嘗委二人閱武都場、其議事書以相示、畢則焚之、軍中恟恟、以爲有異圖、遂聞京師、巖坐貶新州刺史、復詔流儋州、籍沒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鬚髯、兩昔皆白、至新州、詔賜死、剔其喉上

有司嚴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死剔喉以驗俄而自及

盧攜

盧攜范陽人乾符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攜與鄭畋俱李翶甥同位笮相然所議多不合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爲招討使威雖殺尚君長賊猶盛不可制畋以王鐸鎮荊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黃巢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百官議攜素厚高駢欲駢立功固不許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止授率府率與畋相忿詈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爲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攜按關東諸將爲鐸所任者盡易置內倚田令孜外寄戎政於駢

與奪唯所愛惡後病風神智昏塞事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天下危懼人皆咎攜乃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罷爲太子賓客仰藥死巢入京師斵棺磔其尸

鄭畋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父亞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拜給事中德裕罷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貶循州刺史卒畋舉進士僖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交廣邑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

可笑

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荊洪等漕役軍食遂饒黃巢勢寖盛表求天平節度使帝命羣臣議皆請假節以紓難畋欲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欲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巢小醜柰何從之令四方解體耶畋曰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起江淮延蔓天下國家久平將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賊衆一離巢几上肉耳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懼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

用兵吾不知所稅駕矣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亟抗論不可至相詬嫚攜怒以硯抵之帝以大臣忿爭無以示百官遂俱罷明年以畋爲鳳翔節度使巢陷東都畋遣兵戍京師以家財犒軍妻自紉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謁於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謂畋曰公護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苟利社稷無不可者畋還鳳翔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貢獻相屬於道賊使招降諸將欲附之畋開諭不可賊使遁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刺血以

秀才

盟逆子疑績從帝賊使復至畋斬於軍遷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承制除拜畋以唐弘夫爲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輕畋文弱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兵數千薄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伏鼓賊不測衆寡衆驚畋伏發軍四合塵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獲鎧仗不計璠遁去擒其子斬之威震京師時諸鎮兵在畿內者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撫慰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感奮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衆大懼不敢西向帝聞捷

嘆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度渭賊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伏兵所覆畋數戒弘夫宗楚無貪進不聽故敗畋以鄜夏兵屯東渭橋進司空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畋拜而不賀司馬李昌言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乃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畋慚負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就將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平章事軍務皆畋決之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死畋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殺不應

此一段大雖非正人不能爲

耕請以散騎常侍隸奉天軍節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二人銜之賊平帝將還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不欲畋當國二人相結遣客告畋罪過帝得其詐畋引疾去位帝不許畋入見曰乘輿東還由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事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之嫌帝以其誠乃授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疑績爲壁州刺史爾養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帝思畋忠復贈太傅還葬於鄭謚曰文昭天復初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魏弘夫

官畋爲人仁恕姿采玉立布衣之交至貴不易鄭薰嘗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及畋秉政擢薰子謩爲給事中其寡怨類如此黃巢之難獨先諸軍破賊功雖不終而遂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不濟

王鐸

王鐸字昭範播昆弟子也僖宗初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請自率諸將討賊帝以鐸爲侍中荊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稍納流亡益募軍完器甲武備張設李晟諸孫李係頗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衆爲將分兵使守湖

南賊掠廣州鼓而北係未戰輒潰鐸退屯襄陽詔以高駢代之拜太子少師從帝入蜀拜司徒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假逗撓鐸感慨王室衰微每入對必嗚咽流涕固請行中和二年以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鐸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搏等為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及梁蜀師三萬屯盩厔移檄天下時諸將四面環賊然莫肯先進及鐸檄至號令肅然士氣皆起故賊戰數敗官人田令孜策衆必破欲使功出於己讒鐸於帝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垂就以讒見奪然諸

將卒因其勞破賊復京師策勳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裘馬鮮明妾侍甚衆過魏節度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不能治其兇天下痛之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徐商領鹽鐵辟置使府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乃止授右拾遺徐商罷政事守江陵欲表徽幕府恐其不樂外不忍言徽曰公知徽安敢不從商大喜表為殿中侍御史累節度使判官進考功員外郎故事殿最簿注以朱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為奸徽始用墨遂絶欺妄廣明元年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冒夜西出徽請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巖谷間為賊所執將授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脅之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奔河中裂繒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昭義所隸唯澤一州朝議以大臣鎮撫授徽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時李克用爭澤潞徽以朝廷力未能討固辭更拜租庸供軍使徽請赦沙陀罪令赴難沙陀遂會諸軍平京師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闕焚殘園陵發掘乘輿未

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與復殿寢裁制有宜奉表請帝東還進司空御史大夫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日齊民訴訴滿前徽不屈權倖一平以法由是為左右所惡以其黨薛杞為少尹分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之衆忿共譖罷徽令之行在授太子少師徽移疾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朝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未行而襄王煴僭號迫羣臣作書牒徽托于風病不能署煴平召徽為御史大夫固辭昭宗立召見便殿應對詳洽帝傾望相曰徽神氣尚強可

用乃授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卒諡曰貞徽家語言其先本魏諸公子淡從關中以其故王家爲王氏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相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述者

韋昭度

韋昭度京兆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從進同平章事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與耆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卒感動遂斬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

敬瑄不奉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討之拜昭度兼招撫使昭度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使降敬瑄遣人詈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逆之兵出三年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事蠻夷由東兵連禍結而朝廷不能治此腹心疾也宜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未決會士報吏減諸軍稟食建怒其衆曰招撫吏之謀也縱兵執而臨之昭度大駭即日授建符節昭度始發建扼守劍門急攻成都因敬瑄自稱留後詔以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被害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之會用李磎輔政惟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務立黨與惑上聽恐復加任太尉時行瑜與李茂貞上書議訕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闕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及行瑜誅贈太尉

張濬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黃巢之亂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飽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此張濬教臣也乃召濬至行在拜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判官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強累召不應濬往說

之敬武欲從賊倨見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傲慢公不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愧謝濬宣詔已士按兵默默濬會將佐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販鹽賊耳捨天子而臣之可乎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因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皆曰諫議言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帝再狩山南拜同平章事仍判度支時言濬有方略能處大計帝召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強兵兵強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從與論古今事

濟曰漢晉之遠可無道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內偪宦侍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時朱全忠威振關中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之全忠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致使先帝播遷請舉兵誅之順率兵爲犄角帝召羣臣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不能有濟固爭言先帝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帝曰平黃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濟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耳臣見師渡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勿疑帝乃出師詔濬爲河東兵馬招討制置使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

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爲招討使駱全誼爲都監以汴甲三千爲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五萬帝遣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偪於賊臣願以死除之汴華邠岐兵渡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屯潞州濬慮汴人遂據之令孫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揆至長子爲克用將李存孝所擒汴人亦棄潞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屯平陽存孝進擊大破之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下略盡全誨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朝廷震動罷濬爲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秀州司戶參軍全忠爲請聽自便

濬往藍田依韓建韋昭度死復用孔緯爲宰相拜濬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爲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拜尚書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朱全忠脅帝東遷濬曰乘輿入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恐濬構它鎮兵使全義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時天復二年十二月也濬素厚永寧史葉彥葉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持其子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嗣格泣拜辭去葉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沂漢入蜀後事

王建少子播閒道走淮南依楊行密行密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致制誥於紫極宮玄宗像前乃出之示不忘朝廷欲寧家寬而不克終於廣陵論曰唐之季嗣君庸昧天穢其德久矣小人操柄謀庸不乖如鄭畋王鐸皆社稷之臣爲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爲逆豎所乘功業無成張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劉巨容

劉巨容徐州人黃巢之亂授蘄黃招討副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大破賊於荆門關賊浮江東奔諸將欲乘勝追斬之巨容止之曰朝家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

西賊爲富貴地諸將乃止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令諸道兵討之授南面招討使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侯後爲田令孜所殺夷其宗富貴在何地

楊晟

楊晟不詳宗系隷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昌符忌其勇欲殺之昌符妾周氏密告使去依宗在陳倉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晟發據文成龍茂等州昌符死晟得周氏周氏請爲夏晟固辭以母事之旦夕問省乃視事爲王建所攻城破見殺晟愛將安師建被執王建謂之曰爾能楊司空足矣能從我乎曰與司空誓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三問不回乃戮之

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人爲河中牙將神策軍士干夜禁重榮捕而鞭之士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召重榮讓之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可乎答曰夜半譏發盜孰知爲天子爪士玄寔嘆其明辨更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憚之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州節度使李都降賊請重榮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苛數使者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說李都曰我施謀以紓難今賊裒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亡無日矣都遂奔行在重榮悉斬賊使大掠居人以悅其軍天子使京兆尹竇潏問道宣慰因代之重榮率官屬迎潏至大饗士呂言曰天子以李都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不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日潏吏趣具騎潏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遣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業自華陰來合攻重榮大戰敗之拜節度使賊使尚讓來攻朱溫將勁兵居前重榮遣兵三萬攻溫溫舉同州降監軍楊復光欲斬之重榮曰受詔討賊一切釋罪且溫勇鋭可用表爲同華節度使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自將精騎數萬屯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掎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走重榮兵死亡亦相當復光曰我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

克用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繼之遂平巢復京師拜重榮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琅邪王神策軍使田令孜怒重榮擅鹽池之饒請二池隸鹽鐵佐軍食重榮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於有司以所餘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兗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處存重榮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詒克用書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計也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下詔和解之不聽克用合重榮兵戰於沙苑玫大敗神策軍潰還京師克用乘勝而西天子走鳳翔襄王熅僭位重榮不

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皆聽命、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重榮遂斬嗌、長安復平、重榮性悍酷、多殺戮、背辱部將常行儒、行儒夜攻重榮殺之、立其弟重盈、重盈時爲陝虢節度使、而子珙領事、重盈至河中、殺行儒、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王、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繼重榮、推爲留後、珙與珂爭立、貽全忠書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立、珂求援於克用、克用言之朝、昭宗許之、珙復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以重榮嘗有功於國、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

而去、珙與弟絳州刺史瑤、連兵攻珂、珂求援於克用、克用下絳州、斬瑤、擊破行瑜、行瑜弟行實在左軍、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欲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譟承天門街、帝登樓諭和之、繼鵬怒明、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帝出幸李筠軍、延王戒丕、丹王允以鹽州六部兵從帝出啓夏門、次於郊、兩軍憚鹽州兵銳、皆走、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及唐石惡之、從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亟出、或獻餉、帝駐馬輩之、民皆流涕、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

鐇、命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使延王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克用乃屯渭北、進營渭橋、行瑜退屯興平、茂貞屯鄠、行瑜兵數却、茂貞懼、斬繼鵬以謝、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既還、加珂檢校司空、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性慘刻、斬人擲其首于前、左右目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而璠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歸梁、更名友謙、帝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全忠以兵西、全忠恐珂爲患、以一大繩

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傲我、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破晉絳二州、遣何絪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使於絪不得前、珂妻以書告克用曰、賊勢如此、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克用報曰、梁兵阻斷、衆寡不敵、救之則并胥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見攻、其勢不止于敝邑、若敝邑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諭兵士、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曰事、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而入曰、公若攜家夜濟、

人必爭舟一夫既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宜有
願從者猶可與濟不然且爲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可也
珂以爲然初全忠因重榮以降全忠母姓王故事重榮爲舅
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世之舊君姑退舍俟梁
王來吾將聽命乃於節印內存敬軍豎大幡城上存敬乃退
舍使人馳請全忠全忠至河中先哭于重榮之墓而後入珂
欲面縛以見全忠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
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全忠握手歔欷並轡以
入居旬日徙珂於汴以珂晉婿既其誅已使珂入覲行至華
州使人殺之瓚重榮諸子也全忠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梁貞

明五年爲行營招討使時晉已城德勝瓚攻澶州不克退屯
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卒無功梁主
遣戴思遠代之以瓚爲開封尹梁主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
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
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朐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
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唐莊宗勞而起之曰吾與
卿家世婚姻人臣各爲主耳復何罪邪還宣武軍節度使已
而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自重榮至珂凡
二十年

高仁厚

高仁厚劍南人爲西川押牙官宮田令孜兄陳敬瑄爲西川
節度敬瑄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
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
夜亡入羣盜中其實無罪也明旦二人去弘讓自出首捕盜
使楊遷誘弘讓送敬瑄敬瑄杖其背釘於城西二七日煎油
潑之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焉邛州牙官阡能因
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冤大
罵楊遷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
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浸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仁厚
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到營中還
者詭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
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
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
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
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尚書
憐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欲拯救汝曹尚書來汝
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
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
不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
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

史纂　卷一百九十六

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遨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諜者、賊大驚呼、諜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皆書其背、使歸諭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日、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

姓未知吾心、借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民、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焚穿口寨、使降者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遣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寨

日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狼狽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不死、為衆所擒、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原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

口、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冎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以我賞十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徵師立為右僕射、師立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敬瑄為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為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茂言不能

賊帥眾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當誅殺甚衆乃密謂孔目官張詔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尚書幸不入寨爾曹宜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唯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尚書已去遂策馬相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遣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與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及敬瑄拒命仁厚據梓州抗之敬瑄發雜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贈司徒

史釋卷一百九十七

唐書二十八

列傳

忠義

劉感，岐州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杲所挠，令感說城中降，感至城下，大呼曰，賊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仁杲怒，埋感半身於土中，馳射之，感大罵賊，乎高祖購其尸，祭以少牢，贈平原公，

常達，陝州人，拜隴州刺史，敗薛舉，斬首千級，舉遣其將仵士政詐降，因劫之，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荅曰，彼癭

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怒，以刃擊其面，達亦拔刀逆之，薛仁杲平，帝勞達曰，如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賜帛三百段，以達仵劉感事，授史臣書之，

安金藏，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皆坐私謁誅死，自是公卿不復見，惟工優給使得進，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酷，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五臟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武后聞之，大驚，輿至禁中，命高醫納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乃不如爾，爾之忠至矣，印，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將葬，營墳於闕門口，地本乾燥，泉忽涌流於廬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擢右驍衛將軍，偁代國公，詔鐫其名於泰華二山，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庭，謚曰忠，

王同皎，安陽人，尚中宗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李湛李多祚詣東宮迎太子，太子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繫衆望，太子曰，上體不安，得無驚動，同皎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安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太子尚猶

豫，同皎曰，殿下既不可，請自出諭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至玄武門，斬關入，趨長生殿，誅易之等，帝復位，封琅邪公，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濁亂王室，同皎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等，謀殺三思，會宋之問舍仲之家，聞其謀，密語三思，三思遣人上急變，言同皎欲擁兵廢皇后，帝斬同皎，籍其家，同皎將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入比干廟自剄，曰，比干古忠臣，其知我乎，憬壽春人，睿宗立，復同皎官爵，謚曰忠壯，

吳保安，魏州人，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往見仲翔曰，願因子

嘗見李將軍可乎仲翔以同里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俄蒙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聞仲翔貴胄求千縑乃肯贖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營贖仲翔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異之謂保安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委縑於蠻得仲翔以歸仲翔為蠻所虜嘗役夜囚凡十五年乃還調蔚州錄事參軍母喪服除嘆然曰吾賴吳君以生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時保安為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衰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讓以官以德報德二交誼可風

盧奕懷慎子也拜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安祿山陷洛陽奕遣人挾印間道走京師朝服端坐臺中被執數祿山罪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順逆我蹈仁而死復何恨臨死西向再拜罵賊不絕口贈禮部尚書

顏杲卿字昕真卿從兄也為范陽參軍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反令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真卿在平原遣甥盧逖至常山約杲卿起兵杲卿召欽湊計事欽湊夜至杲卿辭以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長史袁履謙攜酒宴勞醉而斬之玄宗擢杲卿御史中丞杲卿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率兵攻常山杲卿兵少晝夜戰矢竭糧盡常山城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杲卿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荅遂殺季明并盧逖送杲卿至洛陽祿山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何負汝而乃反乎我世受國恩恨不能斬汝乃從汝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之杲卿罵不絕口賊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死年六十五履謙亦見殺乾元初贈杲卿

司徒謚曰忠節其子泉明拜郫縣令

賈隱林京兆人以永平兵馬使朱泚之難率衆赴行在遷右散騎常侍封武威王賊圍急隱林冒矢石死戰及圍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曰賊泚已奔宗社無窮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懲難今賊敗憂未已也帝不以為忤卒贈尚書左僕射

張巡南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引軍至雍丘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因之因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殺守者迎巡入城

以拒潮巡殺潮妻子徇城上潮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賊可勝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率兵出直薄潮軍賊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束芻灌脂以焚之經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本與巡有舊至城下以情說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慙而退復圍之巡拒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有大將六人皆開府特進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謁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賊鹽米數百船至巡夜壁城南賊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

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槀為人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益兵圍之城中薪盡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遁潮許之巡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潮怒圍復合巡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乃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不去巡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將戰陳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取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

[illegible]不足人所以取在人耳[illegible]

巨屯彭城假巡先鋒會魯郡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趣寧陵絕巡餉路巡率衆爭之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太守許遠請巡共守巡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曰宗社危逆亂可吝賞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居其下巡受之遠專治軍糧戰具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巡欲射子琦乃剡蒿為矢賊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

左目賊乃退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餉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煮紙粥食之而救兵不至賊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疾病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衆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亡

千古遺烈

在旦夕、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進明終無出師意、而愛霽雲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矣、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霽雲義不忍獨饗、今主將之命不達、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至眞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廉坦助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前、兵多死、及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以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

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弗能全孤城、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被執、衆士皆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裂眥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又以刃脅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與城父令姚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巡年四十九、子琦欲生致一人於慶緒、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之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

豈有此理

其可歎惜
然巡不死
何以謝三萬人
功罪不掩

陸家姑、亦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用兵未嘗依古法、其教戰、使諸將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器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製、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乃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

城破、遺民四百而已、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謂巡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而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詔贈巡遠霽雲等官、錄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旌雙忠廟、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大中時、圖像於凌煙閣、

許遠、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拜睢陽太守、遠與巡

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曰汝何足恨恨許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者有知當不赦於地下遠心懷向背使巡功業隳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議曰去疾以城陷而遠獨生凡居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豈可爲罪去疾年尚幼事未詳知自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罷韓愈讀李翰張巡傳

以爲闕遠事非是曰二人守死成名先後異耳愈於褒貶尤愼可無疑矣

南霽雲頓丘人尚衡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主也遂留事巡衡齎金帛迎之霽雲謝不受始被圍[illegible][illegible]象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唶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之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涪州刺史

雷萬春未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賊伏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嚴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巡敗賊於寧陵別將二十有五後皆死難而以霽雲萬春爲首

龐堅涇陽人四世祖玉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破之餘黨四斧屬縣縣多賊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曰殺熟吾盡收以備軍賊不盡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殺盡且餓死乃共斬渠長以降安祿山反堅以防禦副使與太守薛愿守潁川不降城陷賊縛二人於樹上餓死之

張興束鹿人爲饒陽裨將祿山反史思明引衆攻饒陽興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殺數人城破思明

好謂曰將軍能屈節當授高爵興曰我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諫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埽除又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耶吾主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必矣興曰皇帝無失德祿山非賢主苟延歲月終就僇耳思明怒鋸解之興罵曰吾能率厲兒殺賊衆也

蔡廷玉昌平人幽州節度使朱泚奏署幕府廷玉謂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控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釜中魚耳因勸泚入朝

泚將聽之諸校怒囚廷玉歳餘泚出之謂曰汝亦悔乎廷玉曰雖公爲逆即悔勉公以族何悔爲復縶之數月問曰能肯從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乃釋之泚弟滔復勸泚入朝泚以軍屬滔廷玉及朱體微白泚曰公入朝爲功臣首然後務至重克誠信者乃可付滔驕公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入朝滔果以幽州叛而歸罪於二人詔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諜伺廷玉如東出洛陽將綁致麾下支解之廷玉從西道至藍田驛驛人白巡使御史曰商於道險不可往俄追使趨潼關廷玉謂子少誠少良曰吏從我

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辱國因自投於河帝閔其忠厚賻之抵鄉居死

符令奇臨沂人爲盧龍軍裨將幽州亂奔昭義爲軍副及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子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更無噍類吾觀田氏殆亡無時安可苟旦夕之安不顧滅亡之禍汝能委質朝廷爲唐臣子吾亦揚名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可投令奇曰今王師四合吾屬几土肉耳兒令行吾死且不朽不行父子俱戮死有餘辜璘俯泣不能對悅與李納合於濮陽納令麾下送悅既至將歸悅使璘護送之璘與父謀皆而別遂降燧詔封璘義陽王悅引令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死在旦夕吾教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遠矣悅怒殺之令奇臨刑顏色不變年七十九璘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忠贈令奇戶部尚書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以兵五千先濟賊平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璘之降其母匿里中獲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衞十三年卒

劉廼伊闕人擢進士第進書於中書舍人知銓事宋昱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今吏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皐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二三官厲察言於一幅之間

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冶鼓衆金雖欲爲鼎鼐不可得已故雖有至道以騈麗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大言以辨給取之曾不若嗇夫夫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栭杙龍吟虎嘯帶聲也尚須吾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哉執事誠能先故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觀其臨節則靡濫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閫矣昱嘉之補剡尉建中四年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廼臥病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病篤復遣爲相將鎮慰誘之廼佯瘖不答灸無完膚鍼再至知不可脅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自辱羶腥復欲汚賢哲乎遂止廼聞車駕如梁州自

投於牀擲所呼天不食卒贈禮部尚書謚曰貞惠

孟華失其何所人王武俊遣華至京師陳事進對稱旨德宗擢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命華還諭之華至謂武俊曰安史首亂時自謂天下可取而終於覆滅今大夫何汨汨也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授康中丞德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耶大藥石苦口者利於病大夫後日思吾言悔無及矣武俊卒援悅華稱病武俊令察其所為華閉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華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伾為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糧且盡伾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拜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女賞值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伾出兵應之賊退還洄州刺史卒軍中議立其子重政伾妻徐氏號訴不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鍔乃免詔以重政為金吾衛大將軍封徐氏昇國夫人

張名振事李懷光為部將德宗賜鐵券懷光來詔倨甚名振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耶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齊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畜銳俟時無他志乃引軍入咸陽名振曰公不反來此何耶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此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西域人懷光畜為假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以告懷光子璀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胡人既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烈士也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贈演芬兵部尚書斬成義於朔方

吳溆章敬皇后之弟也代宗立遷大將軍徵衛衡謙禮無居

寵矜色朱泚反盧杞白志貞以為泚有功不宜首難可使大臣慰曉之德宗問左右無敢行者溆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溆退謂人曰人臣食其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亦知死無益而請行者不欲陛下恨在朝無犯難之臣故也即齎詔見泚其道帝意而泚業僭逆遂被害帝悲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

賈直言河朔人父道沖以藝術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直言因取鴆代飲乃仆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流嶺南直言由是躄後署李師道府屬師道謀叛直言挺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忍見公族

滅、又貴納裁檻車、妻子係纍、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入鄆、
其禁、辟署義成府、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與慈州刺史張汶、
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
責之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師道耶、他日復為
軍中所指笑矣、承偕獲免、悟有過、必爭之、故能以臣節顯於
朝、穆宗召為諫議大夫、悟固留之、悟子從諫、紫衣象笏、以兵
自衛、直言謂悟曰、郎少年、毋使褻山東態、朝服可指者耶、悟
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軍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表求襲位、直
言讓之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
直言仰天哭曰、先公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郎今日乃

欲反耶、從諫起拘直言、項哭曰、計窮為此、奈何、直言曰、郎何
愛無土地、今從武德謀、祇速死耳、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
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軍中遂安、太和九年卒、贈工部
尚書、

辛讜、太原尹雲京孫也、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冒賊柵以
入、慆握其手曰、先生至、吾無憂矣、時救使郭厚本將淮南兵
救泗州、至洪澤、不敢進、讜夜度淮、說之、厚本不聽、明日、賊攻
城益急、讜復請往、慆曰、前往徒返、今又何往也、讜曰、此行得
兵則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而別、讜乘小舟、負戶突圍出、
見厚本、為陳利害、其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拔

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逗
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
能獨存耶、我當殺公而後死、欲擊公弁、厚本趨抱止之、讜回
望泗州、終日慟哭、士卒皆為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將士皆
請行、讜舉身自擲、叩首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
攻城、有軍吏曰、賊勢似入城矣、讜舉劍欲擊之、衆共為請、讜
曰、臨陣妄言、罪不可舍、衆請不能得、共奪之、讜素多力、不
能奪、讜曰、將士、但向我則舍之、衆競發舟、士卒有回顧者、斬
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亦出兵與之相應、賊大敗、讜入人
心乃固、久之、救兵敗還、糧又盡、人食薄粥、讜請求救於淮浙、

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斫賊水寨而出、明
旦、賊乃覺、以五舟尾之、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
輕行疾、力鬭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
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至、審權遣押牙趙翼、
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救之、賊水
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
之、敗則汝走、衆猶不可、讜乃獨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
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
著舟版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
見讜、喧呼動地、讜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

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戴鹽兆錢鏐、遷至斗山、敗衆萬餘、拒之於盱胎、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蔽、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既不能及、乃以槍揭火牛焚之、賊艦既焚、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從馬舉將兵三萬救泗州、賊衆走、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及平、以讜爲亳州刺史、讜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過家門未嘗見妻子、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其爲人如此、讜短小而有力、少耕於野、有牛鬭、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既釋之、牛復引觸、讜怒、折其角、里人莫不駭異、

黃碣、閩人也、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出畎畝、貴輸之勳、位將相、非有勳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得大、齊桓不敢背周、曹操弗敢篡漢、今王舉處、城乃爲大逆何耶、碣請先死、不忍見王之滅、昌怒、斥出之、碣移書蘇府、令沿曰以懇策之鉞可爲術非、或以其書示昌、昌令斬之、禁其首、昌詬之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乃求死耶、抵溷中、夷其家、同瘞於鏡湖之南、沿亦遇害、昌召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爲眞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亡耶、昌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遜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拔孤城以速死、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曰、我無礙鐐遜、何乏事、又害之、昌敗、詔贈碣司徒、

孫揆、博州人、昭宗討李克用、授揆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執揆、誘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版、奴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大罵至死、贈左僕射、

卓行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不娶、以兄之子爲嗣、兄子方在襁褓、哀其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家苦貧、出爲魯山令、墮車傷足、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已許之矣、不可負約、有累吾當坐、不及他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瓌奇光麗、德秀惟樂工數人、聯袂歌于蔿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太守、德秀於是知名、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爲牆垣、家無僕妾、歲或日

不褻，惟飲酒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愚爲酣醉。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年卒，陸渾爲荷澤葬之，族弟結哭之慟。或曰：「過禮矣。」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無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李華兄事德秀，謚曰文行先生。

權皋字士繇，丹徒人。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山表署薊府皋度祿山且叛，欲行，慮禍及親。會祿山使獻俘京師，還過福

昌，福昌尉仲謨，皋妹婿也。皋稱急疾召之，至，與皋陽爲直視瘖，不能言，仲謨哀且斂之。皋逸去，人無知者，皋母謂實死，哀感行路，故祿山不之疑，皋潛迎其母晝夜南奔。既度江而祿山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客洪州。南北梗塞，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遘欲按之，謀於皋，皋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遘欲治之乎？」因泣下。遘厚謝之。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曰：「吾潔身亂世，欲全吾志，豈以是受名耶？」卒，贈秘書少監，謚曰貞孝。

甄濟字孟成，衛州人。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歸其仁，環山不敢畋漁。采訪使苗晉卿表之，詔書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

不娶無後，豈足正理？受之人，爰安從，聞城見，許不娶，是矣。

以左拾遺召，未至，安祿山表爲范陽掌書記，使太守鄭遵意致高山中，濟不得已而起。祿山下拜，約禮。濟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歸，至衛州，密置羊血，若嘔血狀，舁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濟色不動，使者持刀前，濟引頸待之，希德嗟歎止刀，以實病告。慶緒強輿致之。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肅宗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之，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襄陽參謀，濟立墅於號留于前，頓死，居七年卒，贈秘書少監。元稹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曰：「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脊脊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一布衣耳，延頸受刃，

守死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有一焉。」子逢，以行義聞。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世爲官族。城好學，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吏，隸集賢院，竊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情愛益疏，我不忍也。」弟感之，亦終身不娶。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踵。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退而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遲，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謝罪，城曰：「寒而飲

何罪焉妹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痳妹俟
城居其子四十餘擬不知人事城常負以出入歲餘屑榆爲
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方介自立或哀其餒與之食
不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勿賫返城
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
無所得城舉縑與之俶既葬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
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俶泣謝城教以書俶學書不
庶城更徙遠阜使顓其業不成如初俶慙縊而死城驚哭自
責爲服緦麻瘞之陝西觀察使李泌數加禮餉欲辟致之城
不起乃薦諸朝徵爲著作佐郎賜緋魚城封還詔書自稱老

憊不堪奔走泌爲宰相又言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城褐衣
到闕下固辭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
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及
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之而城寖聞得失猶未肯言
韓愈作諍臣論以譏之城不屑意方與二弟實客日夜劇飲
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客飲客辭卽自引滿客不得已
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終不能有所言常
以木枕布衾質錢人爭售之每告其弟吾俸入可度月食米
幾何薪菜鹽幾錢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他副客或稱其
佳輒喜而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

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無
敢言者城曰吾爲諫官不可使人主無罪殺大臣乃與拾遺
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惡申直贄等帝大怒令
抵城罪順宗爲皇太子開救得免帝欲相延齡城曰延齡若
相吾當哭於廷取白麻壞之帝聞之乃不相延齡左遷城國
子司業城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
省親者乎明日還養者二十輩簡孝秀者升堂不率教者罷
遣之躬講經籍生徒皆有法度有薛約者狂而直以言事謫
連州城引約飲食訖步至都門外與別帝怒出爲道州刺史
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爲吏遮抑不得

上既行諸生泣涕立碑城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
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以其餘日炊米二斛
魚一大鬵置瓯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
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
自是遂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其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
於刺史者拾其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樹殺之賦稅不時觀
察使數誚讓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
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
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
來問安否耳判官留數日城夜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

府、復遣官來、桀桀其人重城、義不欲行、強之、乃中道逃去、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恭、和州人、朱泚反、諸生將從亂、恭正色叱之、故六館之士、無受汚者、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當身為治喪、充宗任狎人也、

司空圖、字表聖、虞鄉人、王凝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凝知貢舉、擢圖上第、凝為宣州觀察使、辟圖從事、御史府奏以圖為監察、圖感凝知己、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以本官分司、久之、拜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棄官歸中條山、僖宗次鳳翔、拜中書舍人、以疾解官、昭宗在華、拜兵部侍郎、以足疾

辭、及遷洛陽、柳璨誣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荒耄、璨乃聽還、昭宗播遷、圖徒步奔問、復辭還山、所居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曰休休、為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宜休、自目為耐辱居士、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出則布衣鳩杖、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圖必往、盡醉而歸、王重榮雅重之、數餽遺、弗受、河中節度使請圖撰碑、贈絹數千匹、圖置之市門、任人所取、一日而盡、時寇盜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而避難、獲全者甚衆、召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弒、圖聞之、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孝友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聞於朝廷者、萬年王世貴等一百九十三人、皆得書於史官、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韓愈論之曰、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若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絕滅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草野閭巷、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事其親、亦足稱者、故京兆張阿九等三十人、亦名在

國史、有張進昭者、母患狐刺左手臂而終、及癩、進昭截左腕以續之、此過於孝者也、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之、問其本末、公藝書忍字以對、天子賜以縑帛、此能友者也、

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孝、與弟夏津令知隱友愛、子姪百餘人、衣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里、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家、皆獲免、

張志寬、安邑人、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其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

劉君良饒陽人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
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
耶君良乃與兄弟別處後知其計因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
兄弟流涕告以故復同居時天下亂鄉人依之築堡號義成
堡

鄖汧權駙馬都尉萬鈞之子母代國長公主疾篤潛嚼刺血
爲書禁請淵神丐以身代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尚臨
晉長公主歷太僕卿

沈季詮豫章人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
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祭而葬之

史纂　卷之一百九十七　孝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之廣州風暴母溺死博武自投
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使人網其尸俱獲殯葬之謂爲劉石

李源東京留守憕之子也憕死安祿山之難源時八歲被俘
爲奴史朝義敗故吏購歸其宗代宗授河南府參軍以父死
非命不仕不娶絕酒葷憕舊墅爲惠林佛祠源依祠以居日
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自營墓爲終制時假臥塚中
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薦源曰天寶之亂士罕
伏節而憕正色就死爲臣節之光源天性至孝絕心祿仕五
十餘年抱此貞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
褒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
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源頓首受詔附使者表謝稱年老臥
疾不堪趨拜尋卒

殷亮陳郡人父寅病且死以母老不忍決及卒亮斷指誓髮
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父在後祖父病亮侍疾不脫衣者數
年有白燕巢其楣終杭州刺史

王君操即墨人隋末父爲鄉人李君則所殺至貞觀時君操
殺父讎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刺憤
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貸其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
人所殺師舉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同
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

史纂　卷之一百九十七　孝

歸有司爭爲首弟以始謀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
自投於地舐智爽血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
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爲御
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
議曰先王立禮以教孝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
罪禁亂先王法也無義不可訓人亂法不可齊衆聖人修禮
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
然後暴亂銷仁孝興天下所以治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
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今以元慶爲是
是廢刑也迹元慶所以能動天下以其忘生而全義也若釋

罪以生之反殆其義非殺身成仁之節臣謂宜誅之而旌其閭編之於令永爲國典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以是爲典可乎夫聖人之制窮禮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若元慶之父不當於罪師韞以私怨奮其氣勢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而又何誅

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無所控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亦殺之不議曲直肆其暴戾而已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則合於禮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玄宗時解人張琇父審素爲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役兵玄宗詔監察御史楊萬頃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堂禮

推刃亂相反也復讎不除害言復父讎而已不討若之子而多殺也

與子厚議同

不勝怒殺纂仁以兵圍萬頃脅使露章雪審素罪兵吏斬堂禮萬頃遂當審素反斬之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瑝時年十三琇十一遇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不及鬭爲琇所殺兄弟奔江南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稱其孝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言不可帝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殺之琇曰下見先人又何恨人莫不閔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殺謝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讎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

天而法殺人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於春秋於禮記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也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

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上其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減死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貸錢於興陽張蓰蓰拉憲幾死買得釆鍤擊其首三日蓰死刑部侍郎孫革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辭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史緯卷一百九十八

唐書二十九

列傳

隱逸

王績字無功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如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不與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貞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乃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請與相見

答曰柰何坐召嚴君平杜之松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豫知死日自志其基文中子講道於白牛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者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爲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哲哲乎而費辭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礫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

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心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之而罪文王負其苓而行

朱桃椎成都人結廬山中夏則臝冬緝木葉以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緒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取屩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爲長史請見與之語瞪視不答

孫思邈京兆人善言老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謂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照鄰有惡疾不能自抑命也

使太子忠得之亦未必不驗

詣京師年已老而視聽聰明帝歎曰是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稱疾還山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虧人有安危不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自慎士不慎則簡仁義農不慎則墮稼穡工不慎則慢規矩商不慎則虧貨殖子不慎則忘孝父不慎則廢慈臣不慎則勳不立君不慎則國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身其次畏物其次畏人畏於身者不制於人畏於此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憂於大慎於近者不憂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史屢咨所遺永淳初卒年百餘歲盧齊

卿少時思邈謂之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爲徐州刺史

田游巖三原人補太學生罷歸遊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其僕逍山水間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徵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許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問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先生何異漢得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出豈如陛下親臨巖穴耶帝悅敕游巖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

上嘗管春天宮游儀舊宅直宮左詔勿毀之帝自書牓其門
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放還山麤衣耕食不交當世
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交云
孟詵汝州人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
金也燒之有五色氣試之果驗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
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卒年九十三
武攸緒惟良子也恬澹寡欲好易莊老少變姓名賣卜長
安市肎錢輒委去武后革命封安平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
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樵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
間冬蔽茅廬夏居石室所賜金銀瑞錦野服王公所遺鹿裘

素障瘦栢歷尾皆不御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晚年肌肉銷
背膚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封巢國公遷國子司業杜愼
盈爲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又
遣通事舍人李迥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郎兩儀殿設
位行問道禮詔見日野服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伏
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
見嘗來謁寒溫外默無所言乃復聽還及諸韋誅武氏連禍
惟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拜太子賓客不就
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嫌被逮中書令姚崇奏攸緒在武后
時未嘗輒出令州縣遣遣人士驚歎願賜歸嵩山舊居詔可

開元十一年卒
司馬承禎字子微溫縣人也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
召之既至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
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可以增智慮哉帝曰治身
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澹合氣於漠與物
自然無所私焉而天下治帝嗟歎曰廣成子之言也錫寶琴
霞錦辭歸山卒年八十九諡貞一先生
賀知章字季眞越州人與陸象先善象先曰吾一日不見季
眞則鄙吝生矣爲太子賓客自號四明狂客善草隸好事者
具筆研從之如章無所拒然紙幾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

病夢游帝居數日乃懇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
秋觀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及行玄
宗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子爲會稽郡司馬使緋
魚使侍養卒年八十六肅宗立贈禮部尚書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擢明經授左金吾衛參軍親既喪不
復仕居江湖間自稱煙波釣叟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爲裘嫂躬爲績織及
成衣之雖暑不解肅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
樵青陸羽問孰爲往來者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
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

謂眞卿見其舟敝請更之志和曰善可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矣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揮筆輒成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崔覲城固人年老無子以田宅財產分給奴婢爲業約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偕隱南山嘯詠爲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姑蘇人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江甫里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茶自判品第好事者常致慕山泉以餉之時乘舟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隨意往來號江湖散人或謂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陸氏門有巨石遠祖績吳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以鎭之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云續傳不載

循吏

唐興承隋亂離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中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寢興對之得治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開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部督刺史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遣之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當時名臣言長民之官不可輕授亟易是以刺史縣令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常十五焉

韋仁壽萬年人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允得罪者皆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擢爲都督長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詔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置七州十五縣酋豪來賓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鎭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既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爾敢擅留夷夏父老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未行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貞觀初爲鄧州刺史承喪亂後百姓流亡君賓加意勞徠不朞月皆還明年四方水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備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關內六州年穀不登令移民戶就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及還有出嬴粒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朕亦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賦百姓養飢民者戶免今年調物轉少府少監

張允濟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元武縣民以牸牛依婦家十餘稔後索之而婦家不與民訴之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

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任允濟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得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吾家牛我無豫左右即撤蒙曰可以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有縣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覺其人曰吾縣未嘗拾遺可還取之竟得袍衆政尤異遷高陽郡丞貞觀初擢幽州刺史卒

李桐客衡水人仕隋爲門下錄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楊召羣臣議左右皆希意桐客曰吳會卑濕隘不足奉萬乘給三軍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貞觀初爲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爲慈父

李素立高邑人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將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者天下所共陛下大業經始奈何欲先棄之乎帝爲納命授七品清要官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永徽初爲蒲州刺史卒孫至遠內史李昭德薦之拜天官侍郎知選事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昭德不悅出爲壁州刺史卒

薛大鼎汾陰人高祖兵興大鼎謁見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爲拊背扼喉計帝奇之爲滄州刺史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河北稱鐺脚刺史子克構有器識爲戶部郎中族弟紹將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克構曰室有傲婦善士畏之夫惟淑德可配君子得無患孛矣紹卒坐誅

賈敦實曹州人爲饒州刺史有美迹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見之曰老必有死未聞良醫能治之也卒年九十

田歸道長安人明經及第擢右衛郎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持節冊爲可汗默啜又遣使來知微過諸道即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虜背德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辮削袵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之朝廷將何以加請收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禮延之衞

可默啜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爲陳禍福會詔赦默啜結婚乃以禮遣歸歸道具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已而果反遷左金吾將軍押千騎宿衞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歸道不豫謀彥範索騎士歸道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中宗壯其守拜太僕少卿卒

裴懷古壽春人遷監察御史姚巂蠻反命懷古懷輯之申明誅賞諸夷降附遂定南方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命懷古按誅之懷古申析其枉不聽懷古曰陛下法與天下共之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使其人有不臣狀臣

何故寛之后意解得不誅闇知微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
欲官懷古懷古不屈默啜將殺之懷古曰守忠而死孰與毀
節以生請就死乃囚之懷古亡歸遷祠部員外郎姚嶲蠻酋
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
陽倩攻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未踰嶺先以書諭禍福
賊趣降自陳為吏侵暴不得已而反懷古輕騎赴之或以為
不可懷古曰忠信可通神明況人耶身自撫諭倩等悉降遷
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卒
韋景駿敬則之孫也為肥鄉令有惠政從貴鄉有母子訟者
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

之罪也因嗚咽流涕授之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
自新遂為孝子遷趙州刺史道出肥鄉民爭奉酒食迎犒其
中有小兒景駿曰兒曹未生吾已去邑何故來迎對曰耆年
為我言學廬館舍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
也景駿為留終日遷房州刺史卒
袁滋蔡州人性寛易與之接者謂可見肺肝家人不見其喜
慍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
耶以蔡為本民愛向之名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
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之曰吾不敢易袁公
政人皆涕泣羅拜乃得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

韋丹萬年人為諫議大夫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言文宗
時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威令所及唯兩京耳會
闢圍梓州宜宗以丹代李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丹至漢中
言康方盡力拒守不可易改晉慈隰觀察使丹言所治三州
非要害地不足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
西道觀察使民不知為瓦屋茅茨竹椽久燥而焚丹教為陶
瓦聚材以舍軍築堤扞江長十二里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
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亡三千斛籍其家得文記
乃權吏所取丹召責之曰若等恃權取於倉罪在不赦與期
一月還之皆頓首謝無敢後者卒於官宣宗問宰相元和時

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
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詔觀察使紀于泉上丹功狀命刻
之於碑因問墀曰丹有子否墀以宙對帝曰與好官授侍御
史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為副回鶻入寇剽殺吏民鈞欲得信
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雁門五原遍武州塞雲中諭句
注徧見酋豪曉諭之視亭障守卒問其欲約吏卒不得擅侵
諸戎於是三部六蕃皆服遷永州刺史州災歉宙省刺史常
供錢得九十萬餘市糧賑貸之嶺南俗不知法多觸罪宙著
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歲凶人
輒飢死宙始築常平倉以待之罷冗役九百餘人縣舊置吏

督賦亩伻民自輸十家相保賦常先期民無牛以耕亩爲置社月會錢若干採名得者先以市牛久之牛遂足用井江西觀察使加同平章事卒亩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亩曰吾子孫後當依之謙爲封州刺史生子卽劉龑也崔戎博陵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動及徙兗海沂密觀察使將去召吏曰可取所置錢享軍無重斂以沽名也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抱持取其鞾泣請詔使請白天子乞戎還戎恐違朝旨紿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殺姦吏十餘輩民大悅卒官

盧弘宣史不詳何人爲義武節度使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時飛狐弘宣計挽載不能滿直勅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敕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何易于未詳何所人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縣界索民挽舟易于身引纜朴驚問之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詔下所在榷茶易于曰益昌地瘠民貧不征茶尙不能活矧重以厚斂乎取詔焚之觀察素賢之不罪也召高年坐問以政之得失縣獄三年無囚遷羅江令尊侍不過二人其廉約蓋天性云

儒學

高祖始受命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四時祭之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弟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留意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禮聘賢才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

達蘇勗爲學士七年收卒以劉孝孫補之命閻立本圖象褚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在選中者爲天下所向慕謂之登瀛洲旣卽位於殿左置弘文館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討論經籍訪問政事日昃夜分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召天下耆德以爲學官臨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就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俊秀挾策負笈並集京師文治蔚然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國並遣子弟入學鼓篋登

堂者凡八千餘人曳廣褒躡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不是過也帝又讎正五經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粱章句義疏詔前代通儒梁皇侃周沈重陳周弘正隋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於是文學之盛首稱貞觀高宗武后時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祭酒孔穎達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至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侍講禁中天子尊禮侍以不臣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餘卷經籍大備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京所藏蕩爲灰燼章甫之徒變爲左衽自楊綰鄭餘慶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學然亦弗

克也夫以武創業以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欲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得其眞乃稱厥名儒乘其時乃成厥功賢相名臣見已其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齊司空孝嗣五世孫時耆儒沈重講授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曠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奥境彼所未見留此何益重聞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歎其能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曠說經編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由己意以折衷聽者忘倦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能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備位上公思竭力以制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於有司惟先生啟之曠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迷復未遠今若終之以忠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也密頓首曰敬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之曠曰世充性殘而意褊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入朝密曰昔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論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供給與等而曠見

輒先拜或問君倨見李密而下世充何耶答曰李密有敬長者之心世充無容故人之義相時而動故也世充僭號以爲國子博士曠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粟曠幾餓死者數矣身出樵採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除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曠講春秋論難鋒生隨方占對帝異之封東莞男卒

孔穎達字仲達衡水人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其議論穎達爲冠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遣客刺之穎達匿楊玄感家得免貞觀初封曲阜男轉給事中帝問孔子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
謙耳非特匹夫人君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
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自古滅亡莫
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兼太子右庶子太子猶不法穎
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穎達曰蒙國
厚恩雖死不恨致仕卒陪葬昭陵初穎達與琅邪顏師古等受
詔撰五經正義雖包貫詳博然不能無冗雜博士馬嘉運駁
正其失至相譏詆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
考正之書始流布穎達子志志子惠三世爲司業時人美之
武曰安國之傳穎達之正義其有功於書信矣敢問傳義果

盡得聖人之意乎曰二子之於書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
安國以四岳爲四人以傳說版築爲胥靡之類而穎達之陋
不專在於解說之間在於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讖緯之書
出於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祈其誕可也而反援
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七緯者易
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也

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貌寢陋善書人傳其尺牘以爲法高
麗嘗遣人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詢嘗見
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布席坐其下至宿三日乃去
其酷嗜類此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卒年八十五子通

爲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
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鳳
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忤諸
武意及長倩坐大逆死來俊臣構通同謀通被慘毒無異詞
俊臣代署誅之神龍初復官爵通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
小歐陽體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
是未嘗書

朱子奢吳人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
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散騎常侍持節諭旨平三
國之憾三國上書謝罪賜子奢行帝戒之曰海夷重學卿爲

講大道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頓首受命至
其國爲講春秋納其美女帝責其違旨而愛其才以散官直
國子學轉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止四室高祖崩將祔
主於廟子奢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
虛太祖室以俟迭遷乃處之於是建親廟六祔弘農府君高
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祔而尚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
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瘞其四海常所宗矣衆而瘞之非
神理所愜禮去祧有壇有墠唐家宗廟其毀興室以右爲首
若奉遷主納右夾室祈之禱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帝嘗
問起居注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

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之、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治。言如不實、請死、及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奇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非定律、且天下聞上書抵死。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進矣。詔可、子奇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術稱、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賜甚渥、卒官、

張士衡、瀛州人、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奸、駱提婆之佞、韓鳳之虐、高氏是信、殺戮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剝黎元、周

師臨鄴、人莫爲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若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如貪婪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有永、反是則殃禍至矣、時太子多過失、士衡以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罷歸、卒、

賈大隱、永平人、爲太常博士、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悰指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時皆服大隱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

張後胤、昆山人、高祖鎮太原、以經授秦王、封新野公、擢散騎侍郎、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後胤曰、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成矣、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言未始忘之、賜宴月池、帝從容曰、君之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臣之功、過於先聖遠矣、帝大笑、令羣臣以春秋問難、曰、朕昔受經義於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生知之聖、臣叨天功爲己力、帝大悅、除陸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無力、問欲何官、後胤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嫌、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卒年八十三、贈禮

部尚書、諡曰康、陪葬昭陵、

蓋文達、信都人、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耆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悉至、文達依經辯論、皆諸儒所未及、一坐歎服、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氷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時號二蓋、

谷從政、樂昌人、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寶臣妻、其姊妹也、寶臣卒、子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曰、主上神斷、欲致太平、爾父與燕有切骨恨、天子命燕帥致討、報怨復仇、必盡力而後已、前日爾父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

危相覆誅則不能昔魏有洛相之圍仰天垂泣不知所出乞帝寬厚幸倖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悖兄當孰與承嗣爾自幼奉養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亡無日矣今國久安計莫若令兩兄雖誠悔留後爾逆入宿衛庶福祿可保不納從政被疾不出惟岳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仰藥死曰吾不恨死恨纂覆宗也後惟岳果被王武俊所殺

敬播河東人爲著作郎從太宗伐高麗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乘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後果然還太子司議郎有司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

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惟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榮陽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出爲安州長史卒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人爲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爲臣畏醜類之爲使在左右非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之義長孫无忌以譴死家廟毀頓齊聃言今周忠孝公廟崇飾踰制而趙公陛下外祖後嗣有罪毀及先廟恐非所以示海內也帝悟詔復趙公廟以无忌孫延主其祀子堅守元同爲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原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亦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臣下之姦亂適長使者之威福耳臣請如今覆奏則死者無恨矣古者罰不逮嗣故郤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嵇康數戮而紹死於難則於它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緦麻親不得侍衛臣請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之恩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李知古擊姚州蠻降之請築城輸賦堅言蠻夷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欲誅其豪酋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嶲不通者數年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往堅妻岑羲妹堅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

禍耳義敗出爲絳州刺史玄宗以爲集賢院學士副張說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誇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爲取多尚人卒年七十餘諡曰文

王紹宗江都人嗜學工草隸徐敬業起兵使人致幣紹宗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強之紹宗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由是獲免事平擢秘書少監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君世南也

盧粲范陽人爲給事中韋后疾節愍太子亂中宗以衛府封

行給東宮，粲駁奏太子家令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惟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憲章古昔也。詔可。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惟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可援爲比。崇訓塋兆請視諸王。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爲陵。不疑。粲固爭曰：陵之爲稱，本施尊極。崇訓親不及雍王，雍王葬不稱陵，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哉？詔可。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遷秘書少監，卒。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爲國子博士，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慍。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

宜吾尚應奪民利耶。卒官，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石門外。

著吏

張齊賢，陝州人。爲太常奉禮郎。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言：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禹稷也。禹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武昭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皇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景皇失位，神弗臨享也。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宗祖意。博士劉承慶、尹知章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尙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高宗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宜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齊賢遷諫議大

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之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傑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耶？君素不從。楚賢間行歸唐，授侍御史。沖景龍中爲左散騎常侍。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歿，未及成。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成，號姓系錄。沖歷昭文館

學士致仕後柳芳著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眾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

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爲強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而王無功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王公之胄才則用之不才則棄之不辨士與庶族於是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分別士庶品藻人物晉宋因之有司選舉以稽諸籍而考其眞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

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

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

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
故尚婚姻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
其盛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姻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
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
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
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
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
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
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
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以吏道治天下
人之行能不本鄉黨政煩於上民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
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厚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
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
教化之風美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譜收
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
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譔
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
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
希鏡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

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
冠譔梁國親王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
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
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
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
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
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孔至山陰人爲著作郎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
刊去之書成以示韋述述曰可傳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
族姓何與若事而妄紛紛耶至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
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至乃止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人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
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除國子司業中宗將南郊時祝欽
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
言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
地配惟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大宗伯凡大祭
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助祭也又內宰職大
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
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后不祭天明甚
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爲太

子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即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鹿觸所植松柏無量號泣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觸犯無量遂終身不食鹿肉喪除復故官以年老賜仗聽徐行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言廟有壞故殿不宜罷行無量言祖廟見變宜罷巡行帝不從無量又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廟陛下所過名山大川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功臣世絕者帝納其言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錯亂無量請繕錄補第以廣祕籍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位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陽尉袁去泰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羣臣觀書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比朝會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

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郗常亨郭謙光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入學詔無量升坐講勸有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者永逝宜用優典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元澹字行沖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博學通典故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以木爲之加以絃其聲清正樂家遂謂之阮咸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右丞相張說言戴勝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與經並列不可帝然之行沖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拔兄滅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罪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沉每誡產曰今朝廷尊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爲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

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馬昭學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道之行廢自有其時何必遠近名之嫌耶致仕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遷太常博士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中宗弟也按賀循曰兄弟不相為後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夫有天下者事七廟兄弟共世昭穆位同若毀二廟是容兄弟而上毀祖考天子不得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禘獻承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合神主於太極殿天子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昔文公二年躋僖公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據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夫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立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墮周公之祀太室今壞意者其將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中宗先祭睿宗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夫君不可下長不可降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今中宗別祠不得列於世廟可謂薄矣昔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且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中宗還

廟何必違禮下同僭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議貞節與獻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則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由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三穆未嘗闕也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殷十二君唯三祖三宗則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惠帝不與而子孫日衍昔景帝亦文帝兄豈絕世不列於廟惠帝稱景帝

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國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孝宗不父中宗、必上繼高宗、今僩室於廟、則爲二移、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中宗別建闥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援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中宗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本昔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辨難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抑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言乾元殿先帝所以聽政也、武后改之以爲明堂、夫二京上

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天下、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謂明堂瓌異、不法天災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還爲乾元殿、正旦至日、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卒於官

施敬本、丹陽人、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祼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其猶儒閣儒、皆宰臣爲之、後漢郡闕、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宰相、非賤職也、古者二若相見、卿爲上、傾況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大夫、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侍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帝詔中書令張說與敬本熟議、請侍中太祝、視禮輕重、以他官攝領、從之、敬本遷秘書郎、卒、

盧履冰、范陽人、歷右補闕、言古者父在爲母朞、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又以舅甥嫂叔服皆未安、詔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介禮之家、比於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閡人子之情、愛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復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

拱始行之、至有祖父在而子孫沒、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婦人無專、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有婦奪夫之漸、不可不察、書聞未下、履冰極言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薄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預自光崇、升朞齊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啓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既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今議者謂降母服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夫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禮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足成文

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左散騎常侍元行沖曰古者緣情制服子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者盡心立極也妻喪杖非遠嫌明尊也爲嫡子斬衰三年尊祖重嫡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免官齊而杖心喪三年情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嫂叔不服以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衰三年服氷以官卒

趙冬曦定州人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

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夫法易知則下難犯而機穽遠疑難悉則吏乘便而刑附多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比附量情舉輕明重及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矣當時稱是以國子祭酒卒

盧俌范陽人中宗時歷左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策俌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逃中軍猶死戰正法紀功則勸懲可立若將帥不足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從邊免行役又廬伍擇邊

言不案祭
洪來始
有之

州刺史寬乘積聚蠲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竟不施行

韋彤京兆人德宗時爲太常博士初天寶中詔薦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宗正太常合供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夫牲牢籩豆所以交神明全孝敬也珍羞美膳所以燕親合宗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也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瀆禮弗敢以有品之多而厭味願罷天

寶所增奉園寢以珍羞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朕不可遽更之朔望食遂不廢

陳京陳宜都王叔明裔孫擢左補闕德宗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等劾杞姦邪不可復用帝不聽京等固爭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當以死請杞遂廢遷太常博士以議祫禘合旨賜緋衣銀魚遷給事中卒無子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郎趙贊請稅民屋架借賈人貲則後憲宗問宰相李吉甫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克復誰實召亂爲我言之吉甫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崔祐甫輔政四方望治祐甫殁宰相非其人姦佞營熾謂河北

質疏大有
因保

引得不違

叛臣可以力服先帝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税屋架貸質緡
內怨外忿身及大亂賴天之靈敗不至亡帝恨之曰京與贊
眞賊臣也
暢當河東人登進士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
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當與博士張薦柳
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
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
除服魏亦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
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
月文德皇后崩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

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
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問當
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太子以喪服侍膳至葬可
乎今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
爲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
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古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
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
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媚時
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
爲大後世訛禮之失自今而始願不重議父在爲母朞古禮

引得不通

也國朝服之三年則太重惟行古爲得禮焉德宗遣內侍馬
欽緖詔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
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耶質復奏曰太子於陛下
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
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問安視膳者舒王等服
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
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
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
變服今非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
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

情均太子承君之日長報母之日少忍使貽議天下後世哉
乃詔羣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
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
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
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
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
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卽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
如古禮猶愈於魏晉詔如叔則議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
帝曰皇太子服朞由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
是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謹言而不能行今之仁者類此

林藴莆田人西川節度使韋皐辟爲推官劉闢反藴遺書切諫闢怒將殺之藴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死其宜矣闢重其直陰戒刑人抽刀劘摩其頸以脅服之藴叱曰死即死我項豈奴砥石耶闢知不可服捨之及闢敗藴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藴貽書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俯北蹈胸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即爲外域逕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者數十人惟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才良者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未有權臣擅制樂曲自立喪紀也今以王鍔田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虚從史于皐讓罪大而刑輕處

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耕織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桑色而將帥廝傜十戶不足給一卒百卒不足奉一將所言皆切時弊然嗜酒多忤物宰相不用也爲邵州刺史坐贓流儋州卒藴辯給有姓崔者矜氏族藴折之曰崔杼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慙不能對

韋公肅隋觀城公約裔孫爲太常博士太子少傅鄭餘慶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有先沒而崗所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二則各推

[illegible]於廟

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而正禮沒不可貶時用舒議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鄭士之寢祭二妻祔廟不可獨異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曰追父志也然則其北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宗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皆然諸儒從之

許康佐舉進士第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歿辟命不答乃知其爲親屈遷侍御史爲翰林侍講學士

文宗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笑而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小官人也君不近刑人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人多矣可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寵除康佐知帝旨因辭疾罷後爲禮部尚書卒

史纘卷一百九十九

唐書三十

列傳

文藝

唐有天下、文章三變、太宗時、文章猶沿江左餘風、故王楊爲之伯、玄宗時、文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間、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等和之、軼漢而接秦、唐文之盛、此其極也、

袁承序、長安人、漢司徒滂至承序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粲皆死宋難、昂者節齊梁時、爲海內右姓、高宗爲晉王、太宗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袁憲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王世充篡隋、羣臣奉表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允、無愧先烈、詔拜晉王友、加弘文館學士、卒、從弟利貞、高宗時爲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言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從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從孫誼、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大門戶若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利祿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

多才如此

耶、沛大慙、

崔信明、益都人、爲秦川令、蹇亢自負、揚州錄事參軍、滎陽鄭世翼亦驁倨、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張昌齡、南宮人、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其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於古、副朕所求、勅於通事舍人裏供奉、除北門修撰、卒、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性矜誕、爲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座、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誤我、審言免官、次子閑、閑子甫、字子美、家杜陵、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年、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文、聞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

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亂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爲賊所得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敗於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上言琯罪小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資性簡略廷蘭託琯門下貧病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遂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願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耳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參軍時關輔饑饉甫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厚親詣其家甫見之時或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欲殺之其母奔救乃止武卒崔旰作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耒陽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與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論曰唐興詩人至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有餘

既匿而復殺之文士無用至此

殘膏賸馥沾溉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善陳時事切律精深至千言不衰世號詩史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夫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沛王聞其名召署修撰諸王鬭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貶虢州參軍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雍州參軍福畤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年二十九初道出豫章九月九日都督閻伯嶼大宴滕王閣命其壻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受之不辭伯嶼怒起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伯嶼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而罷勃爲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勃以人子不可不知醫長安曹元有秘方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嘗謂唐應繼漢不可承隋玄宗時崔昌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唐承漢廢隋爲閏右相李林甫贊之集公卿議伯嶼時爲起居舍人與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酅二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昌太子贊善大夫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議復以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

尉勃兄勮弟助皆第進士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
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
之其辭粲然人人嗟服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勮善
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謀反勮與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
史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杜易簡稱
爲三珠樹其後助劼勸又以文顯福畤嘗詫之韓思彥曰武
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福畤使助出其文思
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文章齊
名天下稱爲四傑炯華陰人爲盈川令嘗曰吾媿在盧前恥
居王後照鄰范陽人喪父號嘔手足攣廢照鄰以當高宗時

尚吏已爲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病
廢著五悲以自悼病久與親屬訣自沈於潁水賓王義烏人
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裴行儉爲洮州總管
表掌書記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書言事下除臨海
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作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
作討武氏檄其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
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
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
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窺竊
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之重任一抔之土未

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
讀之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矍然曰誰爲
之或以賓王對后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
也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
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
王恥居後信然媿在前謙也[illegible]
元萬頃後魏之裔武后時與胡楚賓等召入禁中撰列女傳
等書朝廷疑議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時號北門學士楚
賓秋浦人屬文必酒中下筆高宗以金銀杯斟酒飲之文成

輒賞賜洗飲無留財費盡復出賜以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
中事人及其醉問之熟視不答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
權明經高第授監門衞兵曹參軍史思明陷河洛正與其弟
昇父詢偕匿山中思明懸購之甚急正謂其弟曰賊識吾名
知難免矣我義不受汙有死而已賊既得正兄弟誘以高位
固拒之皆遇害父詢仰藥死詔錄仗節十一姓以正爲冠贈
秘書少監子義方福建觀察使
李適萬年人擢修文館學士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及寤曰吾
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望京師吾樂之可植松千株
爲冢樹時往臥石榻上置所謂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人稱

其遂中宗景龍二年以李嶠等四人爲修文館大學士適等八人爲學士薛稷等十二人爲直學士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饗會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云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爲尚方監丞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俄之問獻詩后覽之

嗟賞更奪袍以賜時張易之兄弟貴寵之問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用事仲之與王同晈謀殺三思之問知之令兄子曇上急變遷考功員外郎睿宗立流嶺南賜死之問與沈佺期齊名時號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之問父令文富文辭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賊曰動者仰死賊七百人皆伏不敢動遂平之之遜

臣子美有雨蕊文選口之可見其他乎

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共善歌使教侍婢之遜日執笏立簾外吟唱自如

閻朝隱欒城人遷給事中武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朝隱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疾愈大見寵賜其佞謟如此先天中貶通州別駕卒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父善崇賢館直學士淹貫古今而不能屬文人號爲書簏爲文選注敷析淵洽坐事流姚州以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傳其業號文選學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示邕邕默然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注不可易故兩書並行邕見李嶠言讀書

未偏願一見秘書嶠曰蘭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與義辭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矣爲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邕出或曰禍叵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秘書監邕諫曰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如以兒驅使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長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仙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其所行

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假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貶富州參軍事玄宗即位遷御史中丞出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謁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邕素與張說相惡會仇人告邕受贓枉法下獄當死許州男子孔璋上書曰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身受謫屈而奸謀沮解是邕有功於國也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生無益於世不若殺身以明賢請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

德改行與林父陳平之功臣得瞑目以附禽息北郭之迹志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語云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邕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哀矜才能之德也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氏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不容於衆貴近側目頻謫遠郡削迹朝端不齒士林歲時悠歎聞者傷惜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詞賦獲蒙恩私邕之禍端遂自此始邕比任外官卒無一言天章悄顧罪過旋生讒門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使繫牢戶水漿不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迫邕

邕之不免於死禍由

不如止也

手書貸人數種以爲枉法市羅供奉指爲姦贓於時繼使守挺嚴因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投身荒裔永無還期妾願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脊塗朔野庶成夙心不省邕後從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遷括州刺史後坐詠天子識其名詔勿劾邕早有名重義好善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會上計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及至阡陌聚觀後生風望進謁門巷塡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以讒媢不得留出爲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時年七十代宗

時贈秘書監邕雖不斷而文章名天下長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鉅萬計性豪放不治細行盛藏用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終虞缺折卒如其言杜甫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呂向字子回涇州人開元十年爲集賢院校理帝歲遣使采擇天下美女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言鴟鴞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不顧君父陛下震以威烈來以文德其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列從官陪侍封禪使飛

族前同獲貪之樂萬一荊軻詭動何難翁發遽嚴蹕自清宮纖醯單于瀦穹廬何以策黃帝因詔術夷山使還主客郎中向少喪母父從客遠方不還及長將葬母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祭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咨歎官爻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以娛樂之卒贈東平太守向以李善文選注為繁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為訓解時號五臣注選工部侍郎卒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裔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

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喜縱橫為任俠輕財好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遊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才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帝嘗賜酒白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救免之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復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其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白後裔惟二孫女嫁為

民妻進止有風範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碑復其夫家徭役傳正作李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下鉤之緡一發不中則當摧檣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大放性情於宇宙欲以耗壯心而遣餘年任華送李白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太白乎何有文宗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吳人嗜酒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髮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

旭遷長史
史不載

得也世呼張顛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
其煩老人曰覩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
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
夫爭道而得筆法又聞鼓吹而得筆意觀倡公孫氏舞劒器
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崔邈
顏眞卿俱懷素傳其法懷素性錢氏疎放不拘每飲酒以養
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
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洒書未足乃漆一
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學歐陽
詢書故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焉懷素嘗曰學無師授如

不出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鄔彤授其筆法中夕彤謂
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
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
之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對乃連叫數十聲曰
得之矣稽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
以相與人傳形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懷素疑以此見
與及臨路彤乃曰草書竪牽似古釵腳勉旃至晚歲顏太師
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
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劒器舞始得低
昂廻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腳爲草

或以彪爲虎子但此乃虎之類耳

書竪牽之極眞卿欲笑經歲月不言懷素辭去眞卿曰師竪
學古釵腳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腳唱賊賊（釋氏語 [illegible]）久之眞卿問
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
勢又遇壁析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
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
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
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
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
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人馬辟易弓矢
皆墮自是不復射李贄曰是亦摧撞息機者也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右拾遺遷給事中安祿
山反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至洛陽迫
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聞之賦
詩悲悼聞於行在賊平下獄縉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憐之
下除太子中允遷尚書右丞時縉爲蜀州刺史維言已有五
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在遠方願上所任官放歸田里使
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疾甚作書別
弟及親故停筆而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畫作山水平遠
人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能及也寧薛諸王以師友待之客
有以按樂圖示之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初拍也客

采信引工按曲果然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
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廸遊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
三十年母亡乃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代宗語縉曰朕
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縉裒集數百十篇上之維
畫不下吳道元時閻立本善畫恥人以畫師名已維乃爲詩
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亦不以畫師稱之

丘爲嘉興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官太子右庶子致
仕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滉
言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喪爲異惟罷春秋羊
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折里胥至庭既出乃敢坐經

縣署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無嗣

鄭虔滎陽人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
館以虔爲博士虔善圖山水好書嘗苦無紙時慈恩寺貯柿
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
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
師事虔虔未之禮問聞何所業相如曰孔子稱繼周者百世
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相如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改
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
虔又問君天何答曰相如官衢州三年死是年及進士第調
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死矣安祿山反授虔水部

北通渡將
日之始也

郎中賊平與張通王維囚宣陽里三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齋
壁虔等祈解於圓得免死貶台州參軍事時號鄭廣文杜甫
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

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
士居喪不詣林甫約至故人舍使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
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而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
士作櫻桃詩曰維先寢而獲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嘗
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
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
春秋義類爲書百篇在魏書高貴公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

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林甫死調河南府參軍事倭
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中書舍人張漸等
言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
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託疾遊太室山祿山反穎士往見
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
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遁因藏書於
箕潁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將攻南陽洧
懼欲退保江陵穎士曰官兵守潼關財用待江淮而足餉道
必由漢沔則襄陽今天下喉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
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崤陝公何遽

此乃天才
人才則不

輕士地欲取天下笑乎消乃止洧李穎士乃客金陵聆韋王為淮南節度使闓獨不至副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言今兵食所資在東南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為先起宜時遣使以鎮撫江淮俄而劉展反賊圍雍丘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耶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非納投揚州參軍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穎士樂聞人善推引後進皇甫冉等皆為名士兄事元德秀而友顏真卿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郎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或謂三人

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苦被笞楚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門人謚曰文元先生

李翰華宗人為文精密而思遲嘗從縣令借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觀早夭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曰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游京師張九齡王維雅善之維嘗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告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命之出浩然再拜帝問其詩浩然

可笑

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曰業已飲遑恤其他張九齡為荊州辟置於府開元末卒王維過穎川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崔顥與浩然同時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十五嫁王昌詩首[illegible]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邕與浩然何異）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常袞為觀察使始擇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均禮游觀燕集必預詹嘗見袞袞奇之勸之應舉袞送

府飲餞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文章深切明詳與韓愈友善詹為國子監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為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群哭之慟愈為哀辭曰昔以進第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及高第為稱述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

李賀字長吉鄭王裔也七歲能詩每旦日出騎瘦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曰是兒要嘔出心肝乃已耳每謁者常為朋友所取去賀詩尚奇詭絕

夫翰墨唯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
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吳武陵信州人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以
賓禮邀之武陵不答及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曰足下
反天子人亦反足下嬰兒横之命不若奉大君之法明矣若
兼部士馬土地歸之有司上必容納以倡四海爲國者貳而
伐叛而合不以小惡掩大善寵榮可保骨肉可全何獨不爲
蔡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左
右前後皆其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若迷不返諸侯之
師集城下環壘塡塹將校攜貳士卒崩離禍發肘腋身死宗
滅何其痛哉元濟不納裴度東討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
度謀請中官當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秦所快者於內以自爲
地元濟本破數月武陵告愈曰黃白氣出西北西北王師所
在氣黃白喜象也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長慶初竇易直以
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驛北邊易直表置和糴貯備使
擇郎中爲之武陵曰今緣邊沃壤皆爲蓬草丈夫妻子不相
活前在朔方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
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在權
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在簡員
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以御史員外郎爲之始若可信今加
置使以主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皆不可信也再更旬月
又將以郎中爲不可信即更將蔑明公之爲亦不足信矣上
下相阻一因交疑誰爲可信者兄一使之廷胥徒走卒殆百
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之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能
罪人耕屯沃土何必加使增吏也易直不納爲太學博士禮
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武陵最後至謂郾曰
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讀之乃杜牧阿
房宮賦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曰牧方
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郎未對武
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柳宗元謫

永州刺史武陵坐事流永州宗元數與遊及北還裴度厚遇
之武陵謂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
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
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激電射天怒也然不能
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且程劉二韓皆已拭
拔處大州劇治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
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
薛廷珪河東人進士及第爲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朱全忠
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
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加禮此眞文學也亦可人節義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學書於張顛不成因工畫爲瑕丘尉明皇召入供奉道元畫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鄰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愷之僧繇疑不能及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慄而道子解衣盤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道子每揮筆必酣飲其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眞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如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隲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皆雜於桯楷世所共知而傳者也蘇軾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惠之見道子作法已至不欲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

方技

李淳風岐州人通羣書明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議曆法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漢孝武時落下閎造渾天儀事多疎闊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續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眞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令造之至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據地軸傍轉於內又玉繩在玄樞之間而南北游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擢太史令淳風言經術郊祀社稷上帝以郊圜丘爲一鄭玄析而二之曰圜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圜守玄說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事非祭天也以爲感帝尤爲不稽請四郊迎氣

祀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旣祭地又祭神州
北郊皆不載於經請止一祠詔可預談晉隋二書其天文律
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太宗得秘讖云唐三世之後有女
主武王代有天下密召淳風訪其事淳風對曰臣據象推算
其兆已成其人生陛下宮中從今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
子孫殆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
王者不死恐濫及無辜且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
受終易姓或不能絕唐今若殺之仰當復生少壯矣帝乃止
封昌樂男龍朔三年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增
損劉焯皇極曆撰麟德曆奏之時稱其精密復爲太史令卒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
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請之數日還其書
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曰已究
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
此後生顏子也出家爲僧隱於嵩山玄宗强起之時麟德曆
經推步漸疎敕一行考前代諸家律法改撰新曆一行撰開
元大衍曆經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
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
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方來求
吾算法已合到門仰除一算曰門前水却西流弟子至矣觀

之門前水却西流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道士
邢和璞謂尹愔曰漢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差一日當有
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一行造大衍始正其差謬一行其聖
人乎
甄權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秘
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不能挽弓權使彀
矢鄉堋立鍼其肩隅一進遂能射貞觀中年百歲太宗就見
之訪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卒年一百三歲立言爲
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之立言曰後十日午漏上死果
如其言有道人心腹懣煩立言診之曰腹有蟲誤食髮而然

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無目燒之有髮氣時以醫顯者
義興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
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乃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
下熏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進散騎侍郎或勸其著
書貽後世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
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
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
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
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
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九

元慶元爽當盡死何云保家

丁餘洛陽張文仲武后時爲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延中文仲診之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不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唯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

袁天綱成都人與杜淹王珪韋挺游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爲武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爲天策學士珪太子中允挺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巂州見賓

綱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益部邪然赤脈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挺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郡督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今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母楊氏見之天綱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子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媼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相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相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君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脫

得官位終宰相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曰僕及四月數盡矣除火山令至期果卒子客卿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卿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賤男子趨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賤男子乃婁師德也時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憬藏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氏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

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此後三日貶台州刺史又有金梁鳳者裴冕爲河西謂從梁鳳言不十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羅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此時公當國冕以其妖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如何曰羅日即城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冕爲宰相薦於帝拜都水使者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椽驛史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微服詣之梁鳳曰李閱歲而相盧不逍郎官揆入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知揚州人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

涑知諫帝不宜遠京國亦不懼爲師於其知不省何寔不仁寔與言以天命告爲祖可也

有㛹、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黑、帝懼、遣之、後召見臨朔宮、帝事以師禮、問神仙事、詔作玉淸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位尚微、遠知密以天命告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秦王乎、玄齡告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詔潤州爲觀於茅山以居之、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矣、沐浴加冠帶、若寢者、遂卒、或言壽

蓋百二十六歲云、謂子紹業曰、爾年七十見女君、武后時召見、如其年、師正、貝州人、少喪母、以孝聞、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淸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禮之、卒年九十八、謚體玄先生、有劉道合者、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將封太山、雨不止、帝命道合禱祝、旋霽、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祓、得賞賜輒散貧乏、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遺骸若蟬蛻、帝恨之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其所餘丹無它異、

葉法善、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召詣京師、欲投以官、不拜、帝召方士治金丹、法善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用、由是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爲壇以祭、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攘之耳、問之、果有鬼病、睿宗之立、法善有力焉、先天中、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居景隆觀、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蓋百十歲云、

明崇儼、假師人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擢冀王府文學、帝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耶、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揷室上、樂卽止、上以問宮人、對曰、向者見二怪能、故怖而止、盛夏、帝思雪、頃之、崇儼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

中、帝召老人問之、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爲武后作厭勝、又言章懷太子不德、不可爲嗣、儀鳳中爲盜所殺、或云投殺

嚴善思、字善思、朝邑人、父延、通儒術、曉圖讖、善思傳父業、武后時、授監察御史、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累遷至給事中、按囚司刑寺、罷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難營乾陵、別有

大難易姓遷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
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
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
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
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
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求爲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
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
睿宗立崇以聞拜右散騎常侍開元十六年卒子向爲鳳翔
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許州人善易占有問亡奴者謂曰自北行逢使者懇丐
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値使者如生語使者異而與
之乃折道傍蒙代鞭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
生令持錢五百伺於道見使者進鷂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
使者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
得亡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黄州人嘗與燕公張說市宅
戒以無穿東北王隅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
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皆不終說懼
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它肉無益
也後如其言

張果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

歲人武后遣使召之暴死後人見之恒山中開元中刺史韋
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果輒氣絶久之乃蘇晤
不敢逼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禮請乃至肩輿入宮
帝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
酒自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如六七十歲人時有邢和

堯時乃有侍中耶

璞善知人壽夭師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
知其端帝召果坐密室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
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命飲之果三進頹然曰非佳
酒也乃就寢頃之起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更
出藥傅其齗良久齒生粲然帝益神果欲以玉眞公主降之
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
生公府可畏也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眞公主欲降先生果笑
固辭還山賜號通玄先生至恒山未幾卒或言尸解又有羅
思遠能自隱帝學之不肯盡其術常餘衣帶帝厚賜以金帛
卒不能得帝怒褰以被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
遠騎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神仙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
韋縚祭名山還白撫數百歲召至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
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者良帝遣使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
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

從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臣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
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
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品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
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䕡漬酒飲者多
暴死乃止撫慚懼請求藥牢山遂亡去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術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
在圍中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待
詔翰林建中初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運奉天有王氣宜高
垣堞爲王者居德宗素驗其術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城
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幸奉天賴以濟李

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齎一縑見晟再拜曰我命在公手
能見赦否晟大驚不信其言道茂懷中出一書具姓名署其
左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
狀赦之又以縑易晟衫請題其衿他日以爲信晟從之道茂
再拜而去及晟收長安道茂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道茂出
衫及書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道茂曰年號元和寇
盜殄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盛
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曰
後有發其地者死大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

列女

王蘭英獨孤師仁之伯母也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
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保養師仁許之時喪
亂饑饉蘭英哭上飲水遊丐道路以食師仁後詐爲出樵採
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封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氏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孤貧李氏晝耕
夜績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嘆太宗賜帛
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敬氏字象子河東人嫁裴氏生子會仁而夫死家以其少欲
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母病使歸覲及至知見紿乃
外爲不知者伺隙遁去家人追及半道以死自矢乃罷會仁

未冠而卒時敬氏之母亦亡既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用
生爲不食而死
衛無忌絳州人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
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無忌從父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
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寃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
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夜有盜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
去盧氏冒刃立姑側爲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荅
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況
姑而可棄耶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

晉甫亦可以入傳欲[illegible]之頁[illegible]也

烈令於婦見之

夏侯碎金滑州人嫁劉寂生二女父長雲喪明碎金求長歸侍疾五年父亡被髮徒跣負土作冢廬其左哭不絕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之

于敏直妻張氏儉之女也儉病篤號泣幾死儉死一慟而卒高宗嘉其孝詔以狀付史官

賈孝女鄄城人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及彊仁長伺玄基殺之取其心祭父墓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并免之徙洛陽

樊彥琛妻魏氏楊州人彥琛病魏氏曰君病篤矣吾不忍君

獨死願從君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從死非吾願也彥琛卒徐敬業陷揚州軍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氏曰夫亡不死而頑笑乎引刀斷其指軍伍欲強妻之以刃擬其頸曰不從者死魏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死吾志也遂見害

李畬母不知何人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而贏問於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脚幾何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勅歸餘米償其脚因切責畬畬乃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顏氏殷成己之母也叔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所陷顏氏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己生而缺左耳官晉州長史（謂人之子不肯嫁耳 所以旌節氏也）

李氏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不許後數數夢之李氏覽其夢自惡顏色未衰截髮麻衣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旌表門閭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容貌姝美鳳徙儋州爲獠賊所殺賊衆欲妻之玉英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方推擇玉英更衣立於舟前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沈於海

高叡妻秦氏叡爲趙州刺史默啜攻州陷之叡仰藥不死被執默啜示以寶帶錦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氏

秦氏曰君受國恩當以死報賊官安足榮遂瞑目不語默啜皆殺之

饒娥字瓊真樂平人父勤漁於江遇風濤覆舟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勤屍浮出鄉人葬勤及娥於鄱水之陰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柳宗元爲立碑

竇伯女仲女奉天人永泰中爲賊所掠行臨大谷伯女曰我不受汙於賊自投死賊方驚仲女亦躍下而死詔旌其門閭

盧甫妻李氏成紀人父瀾爲蘄令梁宋兵興瀾論降劇賊數千人刺史賈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其弟渤兄弟

爭相代李氏亦請代父賊皆殺之又有王泛妻裴氏賊欲汙之罵曰吾衣冠子豈愛生受辱耶賊支解之宣慰使李季卿以狀聞詔贈李氏孝昌縣君裴氏河東縣君賜湖並贈官
高妹妹父彥昭事李納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彥昭挈城歸國納屠其家時女七歲納欲免之女曰母兄見背何賴而生開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傷歎詔謚曰愍
楊氏李侃妻也侃為項城令李希烈襲陳州分兵畧諸縣侃以城小賊衆欲逃去楊氏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之可也侃曰吾兵少財乏若何楊氏曰縣若不守倉廩府庫非國家有也請重賞募死士侃召吏民諭以死守不可失身從賊衆泣許諾乃令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楊氏自爨以享衆使人謝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楊氏責之曰君不在人誰能固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賊將中矢死遂引去詔遷侃太平令契丹寇平州鄉保英為刺史城且陷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女丁乘城賊退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氏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皆補果毅都尉

小娥父與夫同為賊下豈寃魂欲借女報讎何不明言名字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貶嶺南以妻少與之訣曰生死不可期汝年少可亟嫁無相須也董氏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沐髮墮無餘
李妙法博野人適他州聞父亡欲奔喪其子不能去割一乳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視之宗族不許女持刀刺心乃為開墓女見棺剪髮拭去塵土結廬墓左手植松柏及母亡廬墓終身
謝小娥豫章人為段居貞妻居貞與小娥父行賈江湖為盜所殺小娥聞之自投江流救之獲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告之曰殺我者車中猴東門草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也以問內外親皆莫能曉隴西李公佐曰車中猴東門草申蘭也禾中走一日夫申春也可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訪申乃大盜小娥詭服為男子物色之歲餘得蘭於江州春於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以謹信自效為蘭所信任包苴皆委之小娥見所劫服用故在出入二年伺其便它日蘭大集羣盜置酒至人散蘭獨與春醉臥堂中小娥拔佩刀斬蘭首春驚起小娥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贓千萬賊黨十人小娥悉疏其名上之官皆抵死小娥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佛終身

蕭氏韋雍妻也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叛雍被劫蕭氏泣隨之左右格之不退雍臨死蕭氏呼曰我義不苟生願今日死君前行刑者斷其臂至夕死詔贈蘭陵縣君

程氏衛方厚妻也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之昌齡怒將執付吏方厚臥棺中昌齡使蓋棺方厚死程氏不哭昌齡厚遣其喪程氏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刑陳冤下御史覆治得實昌齡伏辜文宗封程氏武昌縣君賜一子官

崔氏李廷節妻也廷節為郟城尉王仙芝破縣被執賊見崔氏美將妻之罵曰我士人妻也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刳其心食之

封絢字景文殷保晦妻也能文章工草隸黃巢入長安悅其才色欲妻之絢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及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慟而絕

竇氏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也同州軍亂逐節度使畢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其首將殺之竇氏蔽捍持賊賊斫之終不解畢得脫走竇氏殆死而愈

盧氏李拯妻美姿容能屬文拯為翰林學士陷於襄王煴煴敗拯死盧氏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斷其臂死

趙氏山陽人父盜鹽當死女詣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耳情有可原如不見原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依佛法以報裁耳自誓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與迪行賈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食妻曰今勢不兩全舅姑在堂君可急歸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迪將出城門過屠肆見妻首已在梱矣最慘不堪讀

朱延壽妻王氏延壽事行密為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田頵謀歸唐事泄行密詐召延壽欲以揚州輿之延壽將行王氏曰今得揚州成宿志上報朝廷非獨一家也願遣使相報及延壽往而使不至王氏曰事敗矣部家僕授兵器方謀拒守而行密兵至王氏盡出家財施衆人發火焚衙守呼天曰我誓不為讎人辱遂赴火死

外戚

凡外戚成敗視乎主德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受其禍太宗儉貴作我賞賜故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艷妻產亂朝廷武韋族屬同汙鈇鉞玄宗初年法行親近內外修飭天寶以後委政國忠遂喪天下楊氏之誅雖有無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寧不哀哉代德而降既無尺寵而亦無大數受恩濫者得禍酷取名少者當責輕理所固然若長孫无忌武平一吳溆獨非緣內寵者見別傳云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之弟、隋文帝獻皇后之姪也、高祖受禪、擢工部尚書、帝嘗與戲曰、姑姊子悉有天下、次當及爾邪、懷恩內喜以爲天命、廣州刺史華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無功、詔書切責、懷恩怨望、居常咤曰、我家果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時劉武周與宋金剛略汾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柏壁、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謀、欲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行本將其兵、部畫已定、夏侯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救懷恩與永安王孝基、內史侍郎唐儉攻夏縣、爲金剛所掩、皆沒、君寶與開府劉讓戲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唐儉聞之及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曰、王者不死、果然、會武周遣劉讓還求罷兵、儉附讓白懷恩奸狀、時行本棄蒲州降、懷恩入城、帝幸之、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來、遂縛之、窮索黨與、縊死於獄、

武士彠、則天皇后父也、世殖貲、喜交結、高祖領屯汾晉、嘗宿其家、因被顧接、及留守太原、引爲司鎧參軍、高祖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私謂士彠曰、弘基等皆三衛逃卒、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繫之、士彠曰、此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未發、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募人狀、士彠曰、討捕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爲、德平乃止、從平京師、爲工部尚書、封應國公、荊州都督、卒、高宗贈士彠太原王、武后革命、追冊爲帝、先天中詔削僞號、尚爲太原王、士彠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女妻賀蘭氏、次即后、季女妻郭氏、不顯、后立、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楊氏以二子事已有閼、使后上疏出之於外、以示退讓、元慶斥龍州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元慶子始州刺史惟良、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后姊韓國夫人有女在宮中、帝愛幸之、后導帝幸其母所、惟良懷運上食、后寘毒焉、女食之暴死、后歸罪二人、誅之、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以韓國男賀蘭敏之爲士彠後、賜姓武、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楊氏、挾所愛、恍橫多過失、楊氏卒、后出珍幣建佛廬、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強通焉、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怒、流雷州、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彠後、承嗣既還、襲周國公、遷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爲文昌左相、性輕忍、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窈娘得詩抱恨而死、承嗣怒、使酷吏殺之、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位及己、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議追王先世、立宗廟、悉王諸武、諭鳳閣人張嘉福、使人上書請立己爲皇太子

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可承嗣怨長倩等誣殺之及后決意還太子承嗣與三思俱觖承嗣憤怏而死子延基襲爵與妻永泰郡主私語張易之兄弟事語聞后怒令自殺元慶子三思太后時擢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三思性傾諛善迎合上意故后信任之爲作懷義御馬言張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醜然不恥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建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請太后臨幸已與二張扈侍私竊威福其子崇訓尚公主中宗居東宮欲寵耀之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及沈佺期宋之問諸名士造作文辭慢褻相矜

中宗卽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兼左衛將軍三思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桓彥範等誅二張薛季昶勸并誅三思不從三思潛入宮中反易國政彥範等失柄詔羣臣復循太后法獄殺五王構害良善三思旣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忌節愍太子謀廢之太子懼發羽林軍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帝爲舉哀廢朝五日公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府宗立父子皆斲棺暴尸

周仁軌萬年人韋后母族也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後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於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衆刀仁軌求以臂墮地乃殺之

楊國忠本名釗貴妃從兄也少嗜飲博無行檢不爲姻族所齒年三十從軍蜀中貧用困乏富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也哀其貧至成都携蒱一日輒盡乃亡去章仇兼瓊節度劍南苦相李林甫忌之兼瓊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使仲通之長安仲通以國忠見兼瓊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謂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大喜至京師見羣妹咸致贈遺時虢國新寡國忠復私焉諸妹言國忠善摴蒱玄宗引見擢閑廐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入供奉主蒱簿計算鉤畫分

銖不誤帝悅之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搏鷙可用倚之國忠乃深文峭法誣衊被誅者百餘族林甫深阻固位國忠乘以爲奸肆意無所憚虢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不半年兼十五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制度支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鉅萬國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之食今天下太平請所在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山賜羣臣有差錫國忠紫

衣金魚知太府卿事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
忠擢御史大夫王鉷誅之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帝始疏
林甫南詔質子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
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於瀘川舉軍沒仲通挺身免國
忠匿其敗更敍戰功因自請兼領劍南詔拜劍南節度度支
營田使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拜御史大夫兼領
吏部國忠以雲南無功恐爲林甫所擠搆欲自解於帝乃使
陛下請已到屯外示愛邊實杜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
訴爲林甫中傷貴妃亦爲之言帝益厚國忠而薄林甫國忠
就道帝遣驛追還林甫病困國忠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

入相以後事累公林甫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而節度採
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即窮劾林甫姦事碎其
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虢國居宣陽坊國忠在其南自臺禁
還趣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騎騎相
調笑施施然不以爲恥先是凝選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
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召左相陳希烈聯坐給事
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爲異帝常以歲十
月幸華淸宮至春乃還諸楊湯沐館在宮東開垣相連屬帝
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貲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
使而度支吏部事叢猥第署一字稍不能盡故吏得操輕重

路遺無所忌始林甫紿帝天下無事請滿下出休許之文書
填湊坐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聯署左相署
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爲常京師大雨敗稼帝
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琯上言屬
邑水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無敢以水旱聞國忠雖當國
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凡募法願往者則籍之國忠歲
遣御史追捕獄吏無以應乃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
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遣劍南留後李宓
率兵十餘萬擊閤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反爲捷書上聞自
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隻輪不反人銜怨毒無敢言者

安祿山方有寵又總重兵國忠忌之屢於上前言其必反祿
山以帝遇之厚欲候帝晏駕方圖叛逆國忠數激怒上使必
反以取信諷京兆尹李峴圍祿山邸第捕其客李超安岱李
方來王暎殺之祿山遂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
皇太子監國國忠恐帝禪位太子與諸女弟謀曰太子監國
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事遂寢哥舒翰
守潼關按兵拒險國忠疑其欲反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
遂大敗潼關不守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傑
拒守可十萬人衆議不同帝召宰相計事國忠請幸蜀帝然
之明晨帝出延秋門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

數百人護帝進次馬嵬將士飢不勝憤怨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懼亂謂諸將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皆由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如何衆曰念之久矣衆因會國忠斬之爭噉其肉梟首以徇四子及妻裴柔俱見殺柔故蜀倡也是日貴妃自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為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收復恒定若蜀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贄曰玄宗親平韋氏身見女禍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

史纂卷二百

唐書三十一

列傳

宦者

唐制內侍省官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閤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鐙燭五曰內府主中藏出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時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不任以事唯門閤守禦廷內掃除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至四萬宦官黃衣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貴重持節傳命光焰赫奕所至郡縣奔走獻遺修功德市禽鳥皆為之使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加尚父元振號驃騎朝恩稱軍容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朱泚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自是威柄下遷政在宦人銳士劍客皆養以為子巨鎮彊藩爭出於門下小人之情險薄無賴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

李白使脫靴豈非奇士

宦者娶妻可憐謨此國色

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祖憲敕以牧頹文宗以憂憤崩至邪宗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遽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故取中業以來宦人著之篇

高力士本姓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力士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爲子靑武三思復入禁中爲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及平韋氏擢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

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爭擁事勢雖其親昵若不可敵不肯爲之言肅宗在東宮兄事之諸王公主皆呼爲翁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胸有七黑子河間呂玄晤女有國色力士娶之玄晤自刀筆吏擢少卿玄晤妻死中外閹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相望不絕李林甫知帝倦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几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若權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畜和糴不止則私藏竭且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由是還內宅不復與事加驃騎大將軍帝幸蜀力士扈從封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我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皆爲戰場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從上皇還京上皇徙西內力士爲李輔國所譖長流巫州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爲

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逸乎力士曰臣聞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臣恐禍成不可禁遐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以問力士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

李輔國以閹奴事高力士後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誅楊國忠勸太子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即位擢元帥府司馬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封成國公專掌禁兵權在掌握帝爲娶元擢女

為妻輔國常止銀臺門決事稱制敕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李峴輔政上言其非乃詔敕不由中書出者必審覆輔國不悅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輕之輔國欲立功自顯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問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宮有長慶樓南俯大道上皇每登樓覽父老過者皆拜舞輔國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力士等謀不利陛下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曰聖皇仁慈豈容有此對曰是上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詐稱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射生官遮道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為者叱使下馬輔國驚失轡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衞數十皆尪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死鬼矣左右皆流涕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視事南省既得志求為宰相帝寢疾太子

亦是

肅宗徇閹人意以遷父為功可歎

監國張皇后召太子曰輔國元振等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今主上彌留恐作亂當誅之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勳舊不請而誅不可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以告輔國輔國伏兵凌霄門殺越王係因弒后代宗立輔國等以有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先詣之輔國乃自安程元振欲奪之權請以左武衞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廄營田五坊使以右武衞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懼表乞解官詔封博陸王司空尚父朔望朝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閽者不納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積不能平遣人夜刺殺之（何不明誅之）

程元振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元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為十郎宰臣裴冕與元振忤元振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來瑱在襄陽元振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言詞不順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自殺惡李光弼數媒孽之方帥由是攜心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應者虜至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

巻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歴秦渭
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
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
以爲智力所能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
廷無一犯顔諫諍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紛
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
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
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
馳告天下以神策兵付大臣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如
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下

詔削元振官爵放歸故里帝還京元振衣婦人衣私入京師
舍司農陳景佺家欲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
死

魚朝恩瀘州人知內侍省事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
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初朝恩
以神策兵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
於華陰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
領神策軍郭子儀有定天下功朝恩嫉之乘相州敗醜爲詆
毀肅宗雖不納其語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朝恩與元
振一口加毀子儀罷居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
安朝恩內慚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
人持兵出曰虜數犯畿何今欲幸洛陽云何宰相未對有近
臣折之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
爲朝恩色沮子儀亦言不可乃止朝恩引輕浮子處門下講
五經大義謂才兼文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封鄭國公朝恩
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
音樂俳倡侑宴大臣子弟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從神
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詔會羣臣計事
朝恩怙貴每折辱坐人欲出其上元載爲相雖彊辯亦拱默
聽之惟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易執政會百官

於都堂言宰相和元氣撫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
臥不安席宰相宜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進坐從之曰陰
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無與焉且軍挐而不解故
天降之災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兵十萬饋糧所以
不給也百司無稟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
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百官咸在朝
恩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
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朝恩又使人盜殺子
儀先冢神策都虞侯劉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
橫捕富人付吏考訊皆誣服死籍貲產入之軍時號入地牢

每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用崔昭爲京兆尹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浩自是朝恩隱謀悉爲帝知朝恩頗知帝意潛謀不軌帝倚載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衞皓統之而溫握兵屯陝載乃以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徙溫節度鳳翔以自助郭子儀密言朝恩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約皓共誅朝恩謀

定以閒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既罷朝恩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待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倨慢強辯皓與左右禽而縊殺之賜劉希暹死朝恩死官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衞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簿最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衞無一人至者唯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以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忌宿將難制廢大威將軍入左右神策詔文場仙鳴分總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求援引者足相躡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

宋刻闕中知無一人任中外者氣選即

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仙鳴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竟死文場致仕卒

吐突承璀閩人也憲宗立擢左神策護軍中尉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以爲可任詔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將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諫官李鄘段平仲等對延英謂古無中人爲大帥恐貽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尉使承璀踰年無功道人說承宗上書待罪有詔班師還爲中尉平仲劾承璀輕謀費財損國威不斬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璀冤狀

孔戣知匭事閱其副不受李絳論其罪乃出承璀監淮南軍帝後欲還承璀罷絳宰相復召爲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時諸道歲進閹兒閩劫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藪杜宜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中官先塋時號敕使墓戶宜猷卒用翠宦力徙宣歙觀察使（有區藪自有墓戶）

馬存亮河中人爲左神策中尉敬宗時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謂韶曰我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衞士不何禁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

昏夜為變有詰問者輒殺之出兵大呼時帝擊毬清思殿大
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賊斬關入清思殿
升御坐取乘輿膳撲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
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存亮遣左神
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
及玄明皆死時內外不知上所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
宮車駕還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大和
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始事德宗更六朝貲性畏慎其去
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存亮西門季玄嚴遵
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寶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

弑宣宗季寶亟戚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
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求致仕隱青
城山年八十餘卒
劉克明史亡所來敬宗善擊毬神策隸卒蘇元皓靳遂良等
以毬工得見便殿或閭里惡少年帝與為戲樂夜宿殿中帝
嘗閱角觝有碎首斷臂之戲歡甚厚賜之帝所親幸既皆不
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中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
夜狐中人許遂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
明田務澄石定寬蘇佐明等二十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
忽滅克明佐明定寬弑帝於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
作詔書令絳王領軍國明日絳王即位樞密使王守澄魏從
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兵討之克明投井死
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以徇
仇士良循州人為內給事出監鳳翔軍次敷水驛與御史元
稹爭舍上聽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
寢請如舊章帝斥稹官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
與守澄有隙擢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
良知之與右神策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銑相臣王涯舒元
輿等士良仍令自陳反狀以示於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
死公卿半空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李石

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
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
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
曰逆賊含憤九泉今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
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
君側書聞士良沮懼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繫
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
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自甘露之
變鬱鬱不樂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閒
坐思政殿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所況朕如何主墀再拜

仇賊不殺可設心可推之告上乃者文武宗其言亦無所用

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耳墀惶恐帝曰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以帝有疾不視朝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魚弘志矯詔立潁王爲皇太弟而太子還爲陳王武宗立士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珏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死帝洞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宜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搖兩軍曰可爭之德裕以白帝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何敢若是士不敢動士良不自安以疾辭罷爲

內侍監請老士良之去也中人送還第士良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閑暇閑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倖薄矣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以故士良擅寵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克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己學欲廢帝崔愼由爲翰林直學士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愼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愼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愼由親族中表千人何敢與覆宗事士

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愼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愼由不敢告人將沒以告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

楊復光閩人也黃巢之亂復光爲忠武監軍節度使周岌受賊命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中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特恩與義耳公起匹夫封侯授節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昧恩義至此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欲陽合而陰離之今當如君教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復光即遣子守亮斬賊使於傳舍秦宗權據

蔡州叛復光以忠武軍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將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州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以鹿晏弘王建等爲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逆戰大敗之遂收鄧州會母喪班師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兵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强重榮憂不知所出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不顧身若諭以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遂出京師平封弘農公卒

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僖宗狂昏始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政事委之呼爲父帝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

北司宦者非天子爲也

帛賜伎子歌兒日巨萬國用耗盡令孜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檻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令孜販鬻官爵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廢弛所在盜起拾遺侯昌蒙不勝憤言閹尹用權亂天下賜死黃巢陷東都令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含駱谷時陳敬瑄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至成都封晉國公帝見蜀陿陋拂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撫袂北望潸然流涕令孜何閒開釋因盛稱鄭畋王鐸陳敬瑄等方并力賊不足虞初陳都蔡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擇發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而不及黃頭軍軍士皆怨令孜令孜

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因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受曰軍容能恤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怒飲以酖酒琪覺之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上疏曰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同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京兆尹悉碎於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一生者也昨者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勅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遷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疏入令孜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參軍使人沈於蟇頤津及琪敗走令孜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語左右輒流涕令孜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以養子王建等統之養子匡祐宣慰河中與王重榮有隙還勸令孜圖之令孜因以兩鹽池歸鹽鐵使重榮不奉詔表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與太原李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大戰於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重榮合克用逼京師令

孜焚坊市劫帝夜啟開遠門出奔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渡渭水次陳倉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玫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自引兵追行在兵及中營左右被殺掠者不可勝計次大散關道險阻帝幾危者數矣玫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假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玫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爲劍南監軍使置不去玫奉襄王熅即僞位玫敗帝乃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鞭使前王謝以足痛令孜怒抶王彊之行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自署劍南監軍

使閔拱宸奉鑾軍自衛馳入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長流儋州令孜依敬瑄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出王建為壁州刺史建自署防禦使因畧定利閬邛蜀黎雅等州詔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曰吾子也以書召建建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而計事建許之令孜夜負印節投建明日建入成都因令孜始右神策軍宋文通為諸軍所疾令孜欲殺文通召見喜之養以為子即李茂貞也故上書雪其罪詔以令孜為湖南監軍後與敬瑄俱為王建所殺

楊復恭復光從兄也僖宗出居興元為樞密使制置經畧多更其手車駕還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劵顧專朝政帝曰朕不德為爾援立當減省侈靡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令可禁止復恭頓首稱譽帝因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盤輪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詔一切減半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厭復恭橫恣惠安太后弟王瓌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陛下誠愛瓌任以他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帝乃止瓌怨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詈之遂居中任事復恭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復恭兄子守亮為節度覆瓌舟於江親屬賓客皆死以舟敗聞帝洟銜之復恭以諸子為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養子胡守立武勇冠軍為天威軍使帝欲斥復恭懼其為亂乃好謂復恭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既勢均遂與復恭相軋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帝方與宰相論叛臣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因指復恭復恭曰臣何敢反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

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遜皆姓楊非反耶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輔朕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緯出守江陵復恭使人劫之貲財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讓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行丐致仕許之還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復恭殺之於道復恭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子守信為軍使數往候出入或告其謀亂詔順節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復恭守信率兵拒戰會日暮出奔興元順節已逐復恭橫暴益甚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白其有異謀有詔召

順節順節以甲士三百人從至銀臺門門者呵止之景宣引
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斬之從者大譟剽永寧里盡夕乃
止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等劫守亮納叛臣請出兵
討罪宦尹惜其類不可帝亦以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解之
茂貞遂擅與行瑜討之自號興元節度使詒宰相書慢悖不
臣帝乃下詔令茂貞討之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中茂
貞請以子繼密爲留後帝不得已從之自是茂貞始彊大復
恭等將北奔太原爲韓建所獲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
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
業也我隋家子孫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

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其不臣類此假子
彥博奔太原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本出微單擢樞密使李茂貞跋扈不帙宰相杜讓能
與內樞密使李周潼神策中尉西門重遂謀誅之乃以覃王
戒丕爲京西招討使討之茂貞引兵迎戰王師潰遂逼臨皋
殺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周潼重遂以謝茂貞
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
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
奔京師謂景宣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
宣全瓘與鳳翔衞將閻圭脅帝狩岐行實縱火剽東市帝登

承天門矢著樓闔帝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
暍死十二三夜爲軍士所剽掠哭聲震野克用兵近帝徙駐
石門茂貞恐殺全瓘景宣等自解天子還京師以季述王仲
先爲左右中尉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自危先是王
子病醫工車讓謝筠入侍疾久不出季述等白帝宮中不可
妄入帝不納詔著籍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爲
兄弟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李振上計京師巖謂
振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
百歲奴事三歲主常也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季述太沮帝於
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啟季述見宰相崔

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衞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
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
勸上殺人禳塞災咎大不道兩軍知之可立皇太子以主社
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
皇太子見羣臣卽召百官署奏季述衞皇太子入思政殿遇
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
帝坐以所持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
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
季述出百官狀曰陛下倦於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順東
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議宮監

[illegible]后亦求侍

旌帝出思政殿后僧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衆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與帝同輦左右十餘人由於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鑰令李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太赦天下改東宮為問安宮季述等誅戮以立威蕭山尸十輦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昔服夜浣食自竇進方寒公主嬪御無衣衾恐帝作詔書筆紙皆不與胤告難於朱全忠更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姦人偽書從古有之季述因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

害然傾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謀季述遣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李振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遣振至京師與胤謀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弒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嚴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等之督其償胤因之曰若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立大功小嫌何足慮割帶內金丸通意德昭遂引將周承海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外且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斬之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入宮人皆發屏出帝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海馳入左軍執

唐室之亂久矣其亡至此乃決

季述至樓前胤承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挺帝詰季述萬挺皆進季述死挺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竭內庫珍貨賜之當時號三使相入臣無比初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數改易挾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聆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云

韓全誨張彥弘皆不知所從來全誨為樞密使劉季述誅崔胤陳辰見武德殿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

左軍以衛士右則因方藩臣不敢異謀昭宗意不决李茂貞聞崔胤奪軍權恚於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胤所請若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以軍還北司便帝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胤怒全誨等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總之又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偓聞嘆亦變成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奈何偓曰初何為召耶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弘恣橫帝不平胤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詔婁封奏事宦官求佳麗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詞由是胤計

多露全晦等與李彥弼繼筠交通謀亂令狐渙請召胤攻全
晦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𣅐臣許餘人自
新邪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內猜益肆帝乃
止時全忠并河中胤為急詔令入朝全忠悉師討全晦帝欲
其與茂貞同功令胤諭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兵凡七
萬成霸關中全晦等決奏曰全忠且至欲劫陛下幸關東將
謀篡位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姓願幸鳳翔合義兵討之
帝未許時在乞巧使全晦急即焚樓帝降樓乃決西幸帝未
即駕彥弼等逼促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潰時
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也全晦等遂焚宮城崔胤率百官迎

全忠於渭橋入長安一昔而西茂貞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
四人全忠襲破李繼昭於武功禽斬六千級全晦懼請救於
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誅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圍
鳳翔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
降全忠屯三原胤至渭謂全忠曰宦豎謀挾帝入蜀全忠率
精甲五萬與茂貞戰於鳳翔岐兵敗死者萬餘茂貞乃嬰城
自是訖冬兵連不解勝敗略相當拔兵十餘壁數為全忠攻
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取鄜坊成隴等州劫鈔以佐軍餉
進攻東城焚橋壘戰李繼寵出降茂貞懼謀誅中官以紓難
遣全忠書曰禍亂之生全晦首之幾與介卒故迎天子至此

全忠閉岐數年入己成德且有業無定謀

寄全忠奸惡處

與叙李德郭兆時

公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全忠偽許之軍薄城大譟城中
皆無鬭意帝召茂貞全晦彥弼等議和中官沮罷之他日帝
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餓死者十二三公主夫人間日
食令襍將謁命何皆不對有衛士遮全晦罵曰令餓死者十
萬徒以軍容數人耳李繼昭出降外兵詬守者劫天子賊守
者亦詬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
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李克用攻晉州以撓全忠懼
閉籥急畜米歸全忠以紓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
軍詔崔構往又命宮人寵顏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
衛帝召韓偓見東偏門執手涕泗曰令先去四大惡餘以次

誅矣於是全晦彥弘易簡敬容皆賜死繼筠彥弼皆伏誅是
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
以首送全忠曰是不肯使乘輿東者皆斬之矣以姚洎為岐
汴通和使全忠詒茂貞書曰宦者乘釁爵不已日稟王旨然
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筠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帝遣寵顏
賜御衣訾器使罷兵又殺中官七十人全忠復誅黨與百餘
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素服待罪有詔使朝服見全忠伏地
流日老臣位將相納上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
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意衛兵或有能殺全
忠者內復係解曰全忠為繫之全忠頎結履汗出浹背而左

而卒赴救之者希亦悲矣

張后尚為輔國所殺宦官禍遂久矣

右無動者是夜帝三召之全忠辭不見令朱友倫以兵衛帝帝還京師僦全忠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留羸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詔諸道監軍所在賜死罷監軍院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弒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求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子儀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文宗

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矯還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酷吏

索元禮胡人也徐敬業兵興武后忌之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為推使即洛陽牧院為制獄凡訊囚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以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籠籠其首加以楔至腦裂髓出而死者每鞫一人窮根柢輒相牽聯至數百人猾吏能說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權故論殺最多來俊臣繼之天下謂之來索後以苛猛受賕見劾后欲厭眾望收下吏不服吏日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萬年人客和州為奸盜下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一百武后時續以罪誅俊臣自陳前上琅邪王冲反狀為續所抑擢侍御史按獄稱旨后陰縱其慘以

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嫌皆入於死拜御史中丞俊臣引侯思止王弘義等聚不逞數百人造飛語誣衊公卿上急變醜陷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牒右署門請付來俊臣或思止等推覆必得時號為羅織后於麗景門置獄物俊臣等按事有無一貫弘義謂之例竟門言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等作羅織經一篇成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於鼻掘地為牢或寢以溷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豬愁九

求即死十求破家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絶凡因至先布械於前示之莫不震懼多自誣服俊臣猶恐因或不承乃奏因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俊臣專以詐爽大臣爲功誣告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下獄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所害有子九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陛下試取反狀不實者付之彼必稱皆誣以爲實臣父死家亡本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怒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言曾事先帝求免俊臣命截其舌與虔勗即時死俊臣納

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免爲民復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進司僕少卿賜奴婢十人以官戶無姿色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割耳剺面訟寃乃止綦連耀有與謀吉頊以白俊臣俊臣殺數十族欲擅其功并中頊以法頊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誅殺司刑史樊戩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乃自刳腹秋官侍郎劉知璿見之流涕俊臣奏與同惡知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詔免死流瀼州上巳俊臣與其黨集龍門題縉紳名於石抵中者則告之因抵李昭德不中昭德聞之謀劾其罪未發昆簡妻王慶詵女

得罵而死
遂矣
以猶其妻
俱見奪矣
之爲諂也
自取死

也有色俊臣矯詔娶之會妻族衛遂忠與俊臣善詣之閽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命縛而毆之妻慚見辱自殺簡有姿美俊臣復求之簡懼而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遂有異圖欲告廬陵王及諸皇嗣與南北衛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俊臣脅椅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共發其罪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臨其肉須臾而盡以馬踐其骨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宗必覆后赦其罪周興亦萬年人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刻誣殺數千人武后稱制

興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左史江融有美名興誣融與徐敬業同謀斬於市融臨刑叱興曰吾無罪而死不赦汝遂斬融尸僵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狀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流嶺表在道爲讎人所殺神勣爲左金吾衛將軍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琅邪王沖起兵拜神勣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拜大將軍

侯思止醴泉人爲高元禮家奴恆州刺史裴貞好笞吏吏積

慫教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教之曰上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識字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遷侍御史元禮又教之曰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宅既而果賜之以所教對后益喜思賞優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絓鐙爲所曳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作御史當曉理義而曰白司馬孟青

是何語思止驚起謝曰幸蒙公教引元忠就坐思止出言既鄙而訛人效之以爲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曰我用之何故請之獻可具奏鄙語后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耶榜殺之

王弘義衡水人以飛變擢侍御史與來俊臣競爲慘刻暑月繫囚爲牢穴積蒿施氈厲其上囚熱欲死自誣乃舍他獄始暖時求傍舍瓜不與乃檄縣言圃有白兔縣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來俊臣貶弘義流瓊州矯詔追還事覺侍御史胡元禮按之弘義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曰我爲御史子乃囚耳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城人爲寧陵丞自請往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有疾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染指嘗之喜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即愈元忠惡其詐暴語於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祓除思徵忽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來取汝弘霸援刀自刳其腹死時大旱而雨洛陽橋久壞至是

始成后問羣臣外有佳事耶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武康人遷監察御史武三思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等謀殺之事覺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承嘉欲原其罪執宰相李嶠等同訊皎改畏禍無所問因呼曰宰相附三思嶠附承嘉耳紹之悍然不顧命力士曳囚築其口反接送獄中仲之固言三思反獄紹之怒擊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死當訴爾於天帝誣以謀反皆論族奉使過汴州廷辱參軍魏傳弓及傳弓爲御史紹之坐贓諸傳弓按之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減死貶瓊山尉逃還萬年尉捕獲

折其足、

周利貞、友其系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利貞怒饋隹魚於刺史、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闕魚公何疑、問其故、曰適見魚者將禽之、舍魚而逃、闕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御史、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以告三思、五王貶、湜勸三思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湜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利貞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還拜御史中丞、遷廣州都督、顯事剸割、夷獠苦其殘虐、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等酷吏、終身不齒、尋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內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崔武黨、沮戮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養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黜奸不必行也、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廷珪又奏還制、奏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擅朝廷、縱給便使、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乃擢典要藩、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及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京師、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奸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朝廷之儀、不可不肅、奪俸三月、貶利貞邕州長史、賜死、

利貞不起亦不至死北天遣之鈔也

王旭、珪之孫也、遷侍御史、製獄械、名驢駒拔橛、犢子懸等、又䰀髮以石、脅服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閭里相詛曰、若遭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其兄爲劍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爲傭、事旭、旭不知、愛任之、奴疏旭請求積數千、希虬訴於王、王以聞、詔劾治、貶龍川尉、死、

吉溫、頊從子也、爲新豐丞、太子文學薛嶷得倖、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不良、罷之、御史蕭溫到河南府、有所訊詰、溫并治、河南尹蕭炅李林甫善、炅得免、炅爲京兆尹、而溫調萬年尉、人爲之懼、溫不辭、高力士閒出就第、炅每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及炅至、力士指溫曰、吾故人也、他日溫到府謝曰、前者國法、今而後請一心事公、炅大悅、林甫與李適之有隙、適之領兵部、林甫劾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情不得、炅使溫佐訊、溫分囚於廷左右、取二重囚訊於後舍、楚毒不勝、諸史懼懼、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成、適之遂得罪、林甫以爲能、溫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

說得好笑

也、林甫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引温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主治詔獄、希奭亦文深酷虐、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二人隨林甫所欲、深淺鍛煉、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林甫惡楊慎矜、飛書言慎矜私藏圖讖、委温以獄、温馳至東都、捕逮楊氏親屬賓客、皆誣服、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温每先成奏、乃引囚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違者、鞭楚未收而獄具矣、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温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謂之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官、公若薦我為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祿山大悅、亟稱温才、天子亦忘前語、拜鴈門太守、以母喪解、楊國忠當國、起為御史中丞、兼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敕吏設白紬帳於側、以俟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温感其德、朝廷動靜輒報不遷術而知、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薦温為武部侍郎、時國忠與祿山爭寵、不會也、河東太守韋陟、因温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温澧陽長史、坐受賕、奪民馬、貶端溪尉、希奭出為始安太守、温依希奭以居、國忠遣蔣沇核希奭、併得温罪、又貶海康尉、遣使者殺温、温之斥、帝謂從臣曰、温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以威福、今既斥、公屬安矣、

從賊之臣如此等之亦當

祿山反、求温子、方十歲、授河南參軍、

崔器、深州人、肅宗入京師、為三司使、器令王官陷賊者、入含元殿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後蕭華自賊中來、言王官為安慶緒驅脅、聞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為崔器所誤、疾亟、叩頭若謝罪狀、曰、達奚尹殺我、

敬羽、寶鼎人、肅宗初、擢監察御史、每議囚、仆之於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其上、瀕坎訊鞫、囚不服、則擠之於坎、人多濫死、岐王珍謀反、詔羽劾之、羽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怛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人斃杖下、楊國忠輔政、授賈胡康謙為安南都護、吏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謙須長三尺、一夜髭盡脫、衆皆碎人觀之、以為鬼、乃殺之、寶應初、貶道州刺史、有詔殺之、羽褻服而逃、被執、臨死、袖中出牒數番、歎曰、吾不及推矣、後刺史不宜殺之、以教得殺之世並無性惡之人

史稡卷二百一

唐書三十二

列傳

藩鎮魏博

杜牧曰、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計乎、且天下幾州、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斧爲途、閒吾人之顛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

逸、以爲後世子孫憂、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之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奢僭、天子寬而不問、有司怯而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盟詛相尋、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瑣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鞭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所有、欲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橫支、幾不能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魏愽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後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

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謀之臧否、今取以爲藩鎮傳、

田承嗣、盧龍人、隸安祿山麾下、祿山反、爲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至其營、靜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史思明亂、承嗣爲賊導、及朝義敗、承嗣執其妻子降於僕固懷恩、懷恩功高、恐賊平則任不重、因請以承嗣等分帥河北、以承嗣爲魏州刺史、遷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

天雄之名始此

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擇彊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求兼宰相代宗加同平章事封鴈門王寵其軍曰天雄以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承嗣愈凶詭不遜大曆八年相衞節度薛嵩死弟崿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之崿歸承嗣帝以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說吏士反陽言救相州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衞州殺刺史薛雄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誣諸將詣使者剺面請承嗣爲帥帝貶承嗣永州刺史詔河東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

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掎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其將霍榮國以磁降李正己拔德州李忠臣攻衞築偃月壘於河上承嗣遣裴志清攻冀州志清附於寶臣承嗣圍之爲寶臣所敗承嗣計窮遣郝光朝奉表請入朝而使從子悅與盧子期攻磁州兼訓寶臣等遣兵救之戰於臨水賊大敗斬九千級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人馬千匹器甲二十萬乘勝攻田悅斬首五百悅率餘兵夜走寶臣攻洺州以子期示城下降之復狥瀛州瀛州降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軍中人慢寶臣寶臣怒與承嗣和反攻朱滔正己復爲之請乃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

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與更始承嗣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明年承嗣上書請罪詔復官爵承嗣益貝恃魏衞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入朝天子會國威中奪寢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奸無忌十四年承嗣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以悅爲節度使悅開館字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奸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下符罷四萬歸田畝悅大集將士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累出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之及劉晏死藩

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連和阻兵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詔汰浮冗悅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疲弱者由是舉軍咨怨幽州朱滔奉詔討惟岳悅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將康愔攻邢州楊朝光攻臨洺守將張伾拒之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芃昭義李承昭救伾兵次狥明二山閒未進伾以紙爲風鳶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兵譟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洺且陷燧乃白壺關鼓而東破殺朝光悅閒計於舊將曹俊俊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

逆于順、勢不敢也、宜屯兵萬人於鄴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唯公所命、今攻臨洺、糧竭師老、不見其可、愛將邑萼等短之、俊策不用、悅與李納合兵三萬、陣於洹水、㵐與神策將李晟夾攻之、悅大敗、死傷二萬、與騎數十夜奔還魏、其將李長春拒不納、而諸帥不時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立軍門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故爲之請、旣弗見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緣母老在、未忍自殺、今敗亡至此、不能圖全、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斛俱死、乃自投於地、衆抱持之曰、今士馬雖少、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以之、悅乃收淚、與衆士斷髮立誓約

爲兄弟、率富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李再春以博州降、從兄昂以洺州降、悅殺昂等家、召用曹俊、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滄州降朱滔、詔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滄趙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滄州、悅知二將可間、乃使王侑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扳東鹿、下滄州、惟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有詔破惟岳、卯得其地、今乃以滄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威武英斷、將誅豪傑、掃除河朔、功臣劉晏等皆誅戮、役梁崇義、屠其口三百、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奉籐下駒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顧上

火帝批也

貝州、以廣湯沐、使侑奉籌最司徒朝王魏、則夕入貝、惟執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大喜、使侑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滔、以實騎五百助㵐軍、武俊恐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郅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滹沱、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悅於倒懸、大夫之利也、粟不出窖、馬不離廐、又排危之義聲蒲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鐵衣袖、日卯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將士、以不得滄州爲大夫耻、武俊旣欲得滄、亦卽喜、使使報滔、滔率兵二萬屯與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特救使康恰督兵與王師戰

御河上、大敗、其與滔武俊兵至㵐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兩軍相持、自秋汔冬、悅德朱滔、臣事之、滔不敢當、乃各自王、悅僭稱魏王、滔冀王、武俊趙王、會朱泚亂、帝出奔天㵐還太原、興元元年、滔欲南渡河助泚、使王郅見悅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剋日赴王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接、王能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爲脣齒之國、宜速計之、時悅開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違絕滔、[illegible]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人申約、悅猶豫、許士則曰、冀王勇夾權衆、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

希彩詐允使如京師而奪之權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親不加泚泚能不加懷仙希彩而感恩不已拘攣匹夫之義彼思得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其勢然也大王出且見禽不如僞許出迎遺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武俊亦使田秀說悅曰聞大王欲從滔度河爲泚犄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爲列國尚自尊大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將返制於豎子矣今日天子復宮赦罪既爲王臣乃欲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至爲王破之悅以情告武俊而遣符璆報滔滔自河間悉師而南次清河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

郅督之悅曰始欲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供饋屈竭一旦去城邑朝出夕變將何所歸不然悅豈敢背約今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王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今約我遠來而不出是不可忍乃囚其使遂圍貝州取武城扳清平殺數百人俘男女貲財而去詔拜悅尚書右僕射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悅阻兵四年士皆苦之巢父至莫不忻然悅與巢父張飲門衛皆徹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謀曰僕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殺之遂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緒手刃悅并殺其母妻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等計事至

頗有策士之風

而殺之悅常使劉忠信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衆執之忠信曰無之首已[illegible]緒承嗣第六子悅使緒主牙軍緒多過失悅笞之悅性儉嗇緒服用苦不足常怨望故作難悅既死衆推緒爲留後歸罪扈嵒斬以徇因巢父請命詔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加同平章事綦疾死子季安母微賤公主命爲己子緒死時年十五軍中推爲留後授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柰何或請以五千騎除君憂季安悅時幽州劉濟將譚忠使魏聞其謀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是宰

相之謀也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神策兵此上自爲謀以誇服臣下若師未臨趙而先敗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必恥既恥且怒必任謀臣仗猛將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將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魏若與趙爲叛君賣友叛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守備遺一城俾魏得持手以獻天子使魏北得以爲友西得以爲臣不世之利也趙若從君[illegible]魏安矣季安然之趙大將率兵會王師伐承宗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賚佐丘絳曾事其父緒與

侯臧爭權季安生瘞之其虐悖如此季安死妻元氏召諸將立其子懷諫幼不[illegible]名事决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立田興爲留後與殺士則等遷懷諫於京師授左監門衛將軍田氏自承嗣至懷諫五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田布死軍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因逼還府總軍務時朱克融王廷湊盜幽鎭復宗未有以制乃授以節度使憲誠外托王命而陰結幽鎭以自固李㝏亂憲誠私與交通助請旄節而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憲誠見使者倨傲及聞斬㝏乃更恭謹謂文恪曰我奚人如狗唯知識主

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謫猶類此一日憲誠子士曹參軍孝章跪諫曰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吾家父侯母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議者之譏謟明君之意而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下憲誠頗然之憲誠與李全略爲婚家全略子同捷反文宗詔憲誠出兵從王師討之憲誠遣丌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王廷湊援同捷誘志沼以叛詔義武李聽討之志沼奔[illegible]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詔徙河中以李聽代之憲誠將以旅行懼魏軍所之弟憲忠教憲誠請分相衛以弱魏使李聽引軍假道清河聲言圖志沼欲徇聽以去魏及聽次[illegible]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聽將入魏魏人盡甲而出聽按軍節懈不進衆謂憲誠貳已殺之推何進滔爲帥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爲軍校憲誠死軍中傳詩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進滔曰孰殺前帥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卒子重順襲卒子全皞年少好殺衆叛殺全皞推韓君雄總軍事自進滔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

韓君雄魏州人懿宗授副大使卒子簡襲授節度使進同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拓地觀望非常時諸葛爽爲黃巢守河陽簡攻之爽走簡戍河陽北略邢洺東攻鄆鄆將朱宣拒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於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其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樂彥禎魏州人詔授節度使彥禎見王室衰微驕肆不法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而畢人怨其婬暴子從訓性凶悖劫殺王鐸盡取[illegible]妾侍貲財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軍中惡之從訓懼出奔魏軍殺彥禎擁大將趙文玠總留後從訓

求救於朱全忠全忠師次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傳城文玠不敢出衆殺之更推羅弘信爲帥弘信出戰破從訓斬之彥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魏州人爲裨將主馬牧有巫告之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文玠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信曰神命我矣弘信狀貌奇偉面色青黑衆異之立爲留後昭宗文德元年拜節度使朱全忠將攻李克用乞糴於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全忠攻魏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全忠攻兗鄆克用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全忠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兵還必滅魏弘信發兵擊存信全忠遣葛從周助之擒克用子落落送於弘信殺之全忠恐弘信有二心卑辭厚幣以兄事弘信魏使者至梁全忠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不敬弘信大喜以爲厚己故推心爲全忠攻燕趙取兗鄆終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之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卒子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全忠遣葛從周會魏兵取德州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德其助己魏牙軍自田承嗣始有牙軍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襲姻黨盤結歲久益驕前帥史憲誠樂彥禎等皆牙軍所立

承言不可信亦時有信首所以能惑人

怒輙逐殺之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言其勢強也紹威狷悍明敏通吏事然其家世由牙將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全忠遣李思安將兵合魏軍攻滄州求公佺紹威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全忠女會卒全忠遣馬嗣勳以軍千人爲綵輿入魏實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以兵繼其從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弦解甲夜將奴兵數百會嗣勳攻牙軍軍趨庫取兵不可戰紹威盡殺之凡八千族閭巷爲空嗣勳亦中矢死魏兵攻滄州者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全忠悉平之牙軍既死魏兵悉叛紹威勢孤全忠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全忠復攻滄州兵宿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候供帳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進封鄴王全忠圍滄州劉守光會晉破梁潞州全忠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紹威懼全忠襲己乃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取之全忠大喜乃急歸全忠篡位將都洛陽紹威取良材爲五鳳樓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全忠數曰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

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降梁全忠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全忠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全忠益以為忠舟未成而紹威病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全忠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令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為楊師厚所逐徙宣義軍節度使卒江東羅隱工為詩紹威厚幣之通譜系因名巳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自弘信至周翰三世凡二十五年

鎮冀

李寶臣范陽奚也初名張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嘗覘虜陰山有六騎追之寶臣射之盡殪祿山反使寶臣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翽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為恒州刺史九節度圍相州忠志歸命於朝史思明渡河忠志復叛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朝義平名其軍曰成德拜節度使賜姓名兼以冀州隸之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巳梁

崇義相姻嫁為表裏寶臣後與承嗣交惡與正巳表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相圖詔寶臣朱滔與太原兵攻其北正巳與滑亳江淮兵攻其南寶臣與正巳會於棗彊寶臣厚賜軍士而正巳儉嗇軍怨望正巳懼有變引去唯滔寶臣攻滄州歷年未下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贈之百縑使者詆諸地寶臣愧甚諸將已休獨王武俊佩刀立戺下進曰趙兵有功尚爾使平賊天子尺詔召置京師一匹夫耳寶臣曰然則奈何對曰養魏以為齊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釁若何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讐為父子欬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以取信寶臣然之未發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之又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用作伴入幽燕二帝謂寶臣與正巳也使客說寶臣曰公與朱滔共攻滄州仰有功利歸天子公何所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并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會遂陰交承嗣而圖滔寶臣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之滔圖以與寶臣寶臣致閟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於瓦橋滔大敗衣他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知覺成使人謝寶

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否識吾戲爲耳寶臣慚而還進隴西王德宗立拜司空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暗弱恐下不服殺大將辛忠義等二十餘人衆心攜貳寶臣既有異志招引妖人妖人言當有玉印自天而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資金帛自知其詐懼誅謂寶臣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寘堇其中寶臣飲之病瘖三日死子惟岳誅妖人軍中推爲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以張孝忠代之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謀拒命府屬邵眞曰大夫逆朝命恐禍變之今親近且與國不可違絕請厚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速而支疎械其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

許惟岳使眞作奏將吏不可遂止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惟岳與滔戰於東鹿惟岳敗深州被圍明年惟岳使王武俊率兵爭東鹿田悅遣孟祐助之武俊以精兵陷陣朱滔悉帛爲旗幟使壯士蒙以譟趨惟岳軍馬駭軍亂遂大敗深州日急悅亦嬰城惟岳懼召邵眞議眞請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入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詵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以告悅悅使畢華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爲君索命節豈爲叛逆耶雖見破於馬燧當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爲後圖今君信邵眞讒間欲歸罪於悅以自湔蕩何負而然可遣孟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能誅眞以徇請事君如初惟岳不能決畢華曰魏雖被圍兵衆猶多未可卒下齊兵勁地廣襟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舊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岳見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眞以謝悅明日復戰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以兵五千付衛常寧騎八百付王武俊使攻日知武俊素爲惟岳所忌及師行武俊謂常寧曰大夫信讒吾朝不圖夕將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刃乎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常寧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視大夫勢終爲滔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如不捷張公可歸也二

張公孝忠也

將既有異志惟岳使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使爲內應至期啟城門武俊入庭中無亢者武俊傳令曰大夫叛命今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任越牽惟岳出縊之傳首京師武俊表邵眞忠節贈戶部尚書擢其子呂冀州長史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百餘奉母鄭氏奔京師帝拘於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其母母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爾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今立忠時也爾能死王事吾無恨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帝厚撫之帝徙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衛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

朋有毋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
惟簡登高望之曰渾瑊兵也瑊至遂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
還封武安王圖形凌煙閣憲宗時爲鳳翔節度使市耕牛佃
具給農蔵增墾數十萬畝卒贈尚書右僕射
王武俊本契丹人隸李寶臣爲裨將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
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人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忌
之然見其貶損又惜其會踴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
使武俊伐之武俊引兵還使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
今魏兵已敗齊爲趙州所阨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聞
有詔召大夫宜亟自歸惟岳惶遽遂縊德宗擢爲恒冀觀察

使初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降帝以定賜張孝
忠以日知爲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朱滔
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鞠使者遂滔遂叛時馬燧李抱眞
討田悅武俊滔救之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氣銳甚
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壓北懷光綬轡觀之武俊乘其
怠以二千人橫突滔軍繼馳之王師亂相蹈藉死河爲不流
武俊夜決河至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婣家乃遣
使謾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
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請將亦罷兵吾爲言
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忌武俊乃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

冀州武俊
又也

公畢約如此不宜逆人以險武俊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
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
反拒我滔固請乃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慚謝
武俊滔悅擅相王武俊國號趙建中四年李抱眞使客賈林
詐降武俊見之林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聞大
夫登壇建國撫膺謂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諸
軍數表大夫至誠故上使僕至此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
圖上不失爲臣之義下可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猶知
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今山東連兵戰骨蔽原野雖勝尚
誰與居僕不憚歸國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

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可定也會帝出奉天抱眞將還澤潞
悅說武俊滔襲之林曰夫退軍輜重在前銳師在後人心齊
一不可圖也況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
滄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燕魏幽
險王室衅則須公之援削則欲肆并吞且河北有趙魏燕滔
乃倘冀心圖冀州使滔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不
知大夫計安在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之安能
臣豎子耶乃與抱眞馬燧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去僞號
詔國子祭酒董晉宣慰拜恒冀深趙節度兼盧龍節度使琅
邪郡王時朱滔與回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

掠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畧江淮、李納叛、唯李晟軍渭上、人心
惴恐、及田緒殺悅、朴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今悅死、魏
人氣衰、公不救、魏且下、滔張孝忠將北面事之、三道連衡、滔
以回紇長驅而南、則河朔舉入滔矣、今孝忠未附、公與昭義
合兵破滔、聲振關中、不朽之業也、武俊喜、遣人與抱眞相聞、
自將屯南宮、抱眞屯經城、武俊往會、抱眞約爲兄弟、遂東屯
貝州、滔欲迎戰、武俊戒士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伏以待、
滔使馬寔列陣、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使步兵
決戰、自以騎當回紇、武俊稍却、回紇馬怒奔而過、未及返、武
俊急擊、琳兵出、回紇中斷、遂奔、滔欲引還軍、嚚不能止、大潰、
滔遁歸幽州、山東蝗、抱眞食少、歸潞、武俊亦還、詔復滔官爵、
武俊上還盧龍節度、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
十五、觀者駭伏、卒贈太師、子士眞襲位、卒、河北三鎮自置副
大使、以嫡長處之、軍中推承宗、而後憲宗久不報、承宗數上
疏自言、時劉濟田季安俱病、帝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
曰、鎭州世相繼、人所狎習、且燕魏淄靑勢同、必合、方江淮水
潦、財力困弊、宜詔承宗嗣領、季安濟雖病、徐圖所宜、定亂有
時、不可速也、帝欲析鎭州、分建節度使、使承宗輸賦、如李師
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
當也、不如令使者自以意諭之、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

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乃以承宗領節度、而以德州刺
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與承宗故姻家、帝
欲離其親、故命之、詔未至、承宗劫昌朝囚之、詔更用棣州刺
史田渙爲二州團練使、令承宗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遣中
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承璀
師出無功、會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
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太常卿權德輿曰、神策兵市井屠
販、不更戰陣、恐畏勞憚遠、潰爲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
引時月、西戎乘間、禁衛不可頓虛、山東亦癬也、京師心腹也、
宜深念之、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盛暑、水潦疾疫、
誠慮有潰敗之虞、山東諸侯、皆以子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爲
陛下盡力、盧從史倚寇爲援、欺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名將、
授以澤潞、而徙從史他鎭、破其奸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
帝不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承璀縛
盧從史送京師、劉濟拔安平、承宗懼、上書謝罪、言往年納地、
迫三軍不得專、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時
師久無功、餉不屬、而淄靑盧龍數表請赦、乃詔以故地畀之、
罷諸道兵、承宗見兵罷、歸自謂計得、無顧憚、七年、車庫火、器
甲殆盡、承宗殺守吏百餘人、內不自安、及吳元濟反、朝議誅
討、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之、使尹少卿見宰相、爲蔡游說、

武元衡死之承宗怒遣人焚漕院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皆燼張晏等害元衡京師大索賊不得承宗嘗疏元衡過咎詞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咸請聲其罪討之承宗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攻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境天子爲旰食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討之承宗悲懼剽滄景易定閒十一年詔河東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進討兵數十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屯營旣遠軍令不一士皆觀望承宗不能睦族其叔士則等奔京師裴度請以士則爲邢州刺史以誘趙人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二子知感知信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歸德棣

二州弘正遣詣闕下請命會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詔復官爵以鄭權爲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李師道斗承宗奉法益謹表所領州錄事參軍縣令主簿皆請王官十五年卒軍中推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敢世於鎮詔用爲義成軍節度使

王廷湊回紇阿思布之族曾祖五哥之驍果善鬭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驍猂沈鷙少言喜讀兵家書王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發廷湊縱其稽遲以怒衆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脅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爲

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救橫海昭義諸軍并力大將軍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以幽州亂合從拒王師詔議攻討先後鄭南節度使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鎮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掎角而進夫用兵若鬬然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不得相聞此制勝之策也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脅諸軍三道攻之滄海爲重亂故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亂知時未可勝按兵不前帝惑於浮說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也叔良本附倚中人爲寧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路

貴近節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戰於博野叔良大敗僅以身免貶歸州刺史時諸道兵仰度支者十五萬有司置南北供軍院院近賊境僻道險棘廷湊奪轉運車六百乘軍食愈困所須衣帛未至道諸軍強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宦人悉取精銳自隨羸弱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輿議所撓裁處乖戾賊圍深州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潰於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授節度使命牛元翼出谷廷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廷湊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爲輔車勢滄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文宗

不許更授充海節度使同捷逆命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攻魏北鄙以牽制之僞以聞救四鄰道使者不達帝怒討之易定柳公濟戰於新樂斬首三千級昭義劉從諫戰於臨城敗之引漳水灌淡蕢公濟再戰於行唐克之會同捷平廷湊懼表上景州而乃高樂陵長河三縣不下復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還所上州廷湊性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軍中以其子元逵請命帝聽襲節度元逵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粧澤奩具奴婢時稱有其禮劉稹叛武宗詔元逵爲北面招討使詔下即日率師就道拔宣務壁攻邢州降之遷同平章事兼太傅卒子紹鼎襲卒以元逵次子紹懿嗣紹懿病篤謂紹鼎之子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孫甚爾雖少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矣及卒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節度使景崇居喪孝以政委僚佐戒親屬不得與事書欲以諸男爲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厚親屬畀以田祿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之進兼中書令封常山王黃巢反僞使齎詔至景崇斬以徇馳檄諸道與定州王處存連師入關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蔚州刺史蘇祐爲沙陀所攻詔徙濮州祐擁兵之官道出鎮州縱其

下剽奪景崇殺之中和三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李克用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晉兵出山東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晉軍解去明年克用會王處存攻鎔鎔未嘗臨軍道斷糧使陵兗等以兵屬匡威禦之匡威大敗晉軍初匡威淫其弟匡儔之婦匡儔因其救鎔誘其軍潰而自立匡威乃以符印歸其弟將奔於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己邀之館於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與匡威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謀劫鎔以匡威代之匡威因詐爲忌日鎔詣館慰之入坐甲士自幕後出持鎔袖曰與我州可不死鎔曰吾國賴公而存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誠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會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從缺垣中躍出挾鎔於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鎔以禮葬匡威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鎔既失燕援晉軍急攻平山鎔遂與晉和朱全忠下晉邢洺磁三州爲

晉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全忠破李嗣昭。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全忠怒。移兵伐趙。焚南關。鎔懼。謂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與全忠有舊。因請入梁軍。全忠望見式。罵曰。吾嘗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附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之出。乃以鎔與嗣昭書示式。式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欲成霸業於天下也。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王公與晉和者。息人鋒鏑間耳。況再奉天子詔和解。能無一番祇墜兆路乎。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也。今梁知兵衆無名。假嗣昭以爲辭。王氏救亡不假。而借嗣昭乎。全忠乃起。牽式衣曰。吾言戲耳。延式上坐。許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全忠以女妻之。判官張澤曰。失火之家。不可恃遠救。今定州密邇。與太原親。宜使梁圖之。鎔告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奔太原。全忠篡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者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時魏博羅紹威卒。梁欲盡取河北。以王景仁爲招討使伐趙。鎔懼。乞兵於晉。晉人敗景仁於栢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強。鎔德晉甚。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來攻。常藉鄰兵爲救。時諸鎮俱倣於戰爭。而趙獨安樂。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奢侈爲嬉遊。鎔驕於富貴。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女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宦者石希蒙與鎔同臥起。鎔任以政。天祐十八年。鎔遊西山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曰。今晉王身自暴露。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昭誨時年十歲。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匿之於茶籠中。載往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唐明宗時。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昭誨歸習。習表於朝。召見。拜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爲少府監。文禮爲人狡猾。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

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破之執文禮妻子趙人臨之磔文禮尸於市初廷湊奉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之者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之鼻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君家有樹覆及堂君與矣及害弘正而樹適覆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論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變固及泚僭天子滔將應之其勢危矣賈林以一言覺寤武俊舉兵相軋折幽薊之鋒泚失其黨不出孤城終底覆夷以林之功而賞不及德宗昏亦甚哉

盧龍

李懷仙柳城胡也史朝義以為幽州節度使朝義敗走幷州懷仙不納朝義自縊死懷仙斬其首以獻僕固懷恩懷恩表懷仙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滔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代宗以希彩領節度七年其下李瑗因衆怨殺之共推朱泚為留後泚有傳

朱滔泚弟也謀奪泚兵說泚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兄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入朝後知其謀遣乞留京師以滔知留後滔殺大將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破之取深州領節度賜德棣二州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時馬燧罷田悅悅窮說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怦為涿州刺史諫曰公位司徒太尉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之業也誠能以忠順自將事無不濟比者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輩今復何有願公圖之滔不從遣兵救悅滔三令其軍衆不應滔殺數十人引兵救悅次束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耶滔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謂軍士曰天子約取成德所在州縣賜有功者夫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纊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饒陽有功士為馬燧掠去故引而南非自為也軍中曰雖然但南行逆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

人乃率兵南屯晉寧與武俊合滔破懷光軍悅德滔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武俊不敢當乃共議曰古者列國連衡以抗秦今三國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並建號擇日定約不如盟者共伐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為壇魏西祀天各僭為王滔為盟主稱孤悅納武俊稱寡人先是魏西土忽高三尺魏人韋稔佞悅以為益土之兆及滔等壇適正在其地泚僭位遣人召滔使趨洛陽滔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郅說悅連和俱西欲併稱帝乘輿法從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奚

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請爲婚女許之遣使
修好禮於回紇回紇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等約
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謀上金鑰啓閉出納
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騎從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
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
酒芻米皆具田悅不出儲峙於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
曹俊上謁滔即歸城守滔次永濟武俊遣客間滔曰悅有憾
於公須公南欲以兵斷公歸路宜小備之滔怒入永濟執悅
吏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無遺悅閉城自保滔北
還聞悅死遂圍貝州武俊李抱真合擊之滔大敗奔德州京

師平滔走幽州上書待罪初滔使劉怦留守及敗彷徨不敢
入怦聞其至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拜且哭滔遂入日邑
邑及病故事一委於怦貞元元年死
劉怦昌平人滔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劫
滔於瓦橋滔走寶臣乘勝襲幽州怦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
引還及滔敗歸怦終不求人嘉其忠於所事滔死軍中推怦
總軍事詔爲節度副大使子濟游學京師登進士第歷莫州
刺史怦病詔濟假州事怦卒嗣節度奚侵邊濟擊走之追至
青都山斬首二萬級王承宗叛濟會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
必命我伐之趙將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激濟伐承宗大言

曰天子必不使我伐趙趙亦必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
不設備而詔書令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故忠曰昭義盧
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爲趙畫曰燕倚趙
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
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天
子所以不使君伐趙也濟曰計將安出曰今天子討承宗而
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賣恩於趙市忠於上是君有
忠誼之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徒負惡聲於天下
也濟乃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拔饒陽進攻安平不
拔濟命子總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濟之出以長子副

大使緄攝留務總爲都知兵馬使濟病總與左右謀殺濟使
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
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衆軍驚濟憤
且怒誅大將與緄厚善者數十人亟追緄濟自朝至日昃不
食渴索飲總使吏唐弘實寘毒濟飲而死緄至涿州總矯濟
命殺之乃發喪總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詔嗣節度承宗拒
命總出師取武強持兩端私其儲遺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
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黨援大恐又數見父兄爲祟供
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總憩祠場則暫安或居臥內輒驚不
能寐晚益憂悸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譚忠說總曰天

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矣，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天子數討，諸鎮連兵，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强，或首懸都市，或身爲逐客，皆君所自見。今兵驟駭北來，赴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日得無事乎？竊爲君憂之。總因上疏，願奉朝請，且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玫治之；平、薊、嬀、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穆宗幼沖，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全付以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天平節度使，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使者以節印來，時總已祝髮，遽飾印，遂去浮屠服。總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數人，夜間道去，至定州而死。（諸類中部貫將將忠牛苦奇士也）

朱克融，滔孫也。劉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難制者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欣豔，無亂心。克融在遣中。時宰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饑寒無所假貸，數詣宰相求自試，不聽。會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而州亂，囚弘靖。克融父洄號有智，疾臥於家，衆請爲帥，洄辭老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不得入。克融縱其掠易州，刺史柳公濟敗之，斬三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害，可誅趙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取，長慶元年，以克融爲盧龍節度使。明年，略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圍深州。裴度移檄責讓，克融乃還。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其直以資軍。敬宗賜春衣，時服，克融以爲疏惡，囚詔使。上言：「陛下東幸，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賞。帝怒，用裴度策以屈其謀。俄軍亂，殺克融父子，延嗣領軍。後大將李載義殺延嗣代之，族其家。

李載義，唐宗室也。朱延嗣死，敬宗以載義爲盧龍節度使。初，張弘靖之囚，麥子留不遣，載義護送京師。李同捷據滄景，邀葬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同平章事，賜白玉帶。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上言：「自破滄州賊壘，請朝不見許，令願將妻子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慰迎，賜袍笏、裝器。以其恭順，且嘗有功，冊拜太保，爲河東節度使。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掠，吏不敢問，但嚴兵自守。大酋李暢入朝，道河東，橫須索，傷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橫。天子厚饗餞，以禮客。吏有不謹者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擾欲自如，我必殺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防兵，以兩卒護閤。暢憚之，訖無犯者。開成二年卒。

志誠既逐載義，文宗以志誠爲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

踰年進吏部郎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雖知尚書攺僕射爲進秩今一府顒首以待天子命如復爲尚書恐衆軍懸使者不得出矣不從中人魏寶義至軍中怒因之志誠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輒去帝乃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八年志誠爲其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初志誠密製天子袞冕服用僭擬乘輿元忠恭於朝詔斥嶺南至商州誅之以元忠爲節度副大使偏將陳行泰殺之行泰邀節制未報張絳殺行泰求帥軍武宗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以河朔諸帥皆報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之下且有變帝從之行泰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罷未報時回鶻爲黠戛斯所破可汗走天德塞上仲武遣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曰武仲得士心若受朝命必有逐絳者德裕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効用之有名乃擢爲兵馬留後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進仲武副大使回鶻那頡啜擁部落七千帳遁瀕陽仲武遣將游奉寰率銳兵破之獲馬牛槖它旗纛不可勝計遣吏獻捷始回鶻以酋長監奚契丹督歲貢因詞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由是不敢犯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者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立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卒子直方襲節度副大使好馳獵擧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獵奔京師授羽林統軍後居東都弋獵愈甚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鄭畋輔政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能自存每賜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愈舊宜少優假詔進左金吾衛大將軍爲黃巢所殺

張允伸范陽人爲都知兵馬使直方出奔衆立爲留後詔從之進節度使性勤儉其下安之龐勛以徐州反允伸遣弟允皐領兵討賊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下詔嘉美咸通十二年疾甚請上節印就醫藥許之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允伸既卒平州刺史張公素以兵來會喪軍士素服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遂入朝軍中推公素主留事詔以爲節度使公素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

李茂勳回鶻阿布思之裔以邊功賜姓名隸納降軍使陳貢言謀反殺之擧兵襲公素公素迎戰敗走茂勳入府衆推主州務詔拜節度使以病致仕表子可擧領府後進節度使中

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相結可舉恐為已
患結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
參分之遣司馬韓玄紹擊沙陀殺其將朱邪盡忠斬首七千
級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於雄武軍殺獲萬人遂圍易州鐸
破沙陀於蔚州鎔攻無極處存求援克用自將赴之鎔引去
克用追破之九門可舉遣大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久
不下別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既勝而驕處存以兵三
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伏精騎他道全忠軍望為羣羊爭趨之
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所獲仗鎧懼
得罪乃裒餘衆反攻幽州可舉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以問別
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今生於室公茅土兆也三節者
其三世乎拜節度使子匡威嗣李克用伐王鎔鎔來求救匡
威自將救之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匡儔妻張氏有國色匡威
酒酣逼之匡儔怒匡威軍出匡儔據城自為留後授為節度
使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以為將下武嬀二州敗匡儔於居
庸關匡儔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其妾方
乳不能去仁恭獲之納於克用為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
兄失弟得皆吾宗無所恨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
歸克用以仁恭為帥

淄青

李正己高麗人青州侯希逸薦為折衝都尉從討史朝義時
回紇恃功驕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
衆士觀者如堵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
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虜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為暴希逸
以正己得衆心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不平遂逐希逸詔以
正己為節度使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
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車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正
己復取曹濮徐兗鄆五州最號彊大市渤海名馬賦繇均約
政令嚴酷所在不敢偶語威振鄰境加同平章事以司徒封

饒陽王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
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叛屯濟陰出師
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徵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騷
然會發疽死納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燧擊悅納
使衛俊救之為燧所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
歸大將李士貞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降納悉兵攻洧帝令
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
殘其郛納登陴見玄佐泣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
佐謝罪中人宋鳳朝以納窮乃來歸不可赦帝械房說等於
禁中納於是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

百官與元初帝下詔罪己納復師命賜鐵券同平章事封隴
西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進司徒卒軍中請嗣詔以
子師古爲節度使棣州有蛤蜠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後德
棣人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海以守蛤蜠謂之三汊至
師古將武俊率兵取三汊師古使趙鎬拒戰德宗遣使者諭
武俊罷兵師古亦毀三汊城貞元末進同平章事司徒元和
初卒師古與母弟曰師道師古曰師道不更民間疾苦當令
知衣食所從乃署師道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
曰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
彼不習兵以詐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卒沐等立之
以請於朝制書久不下師道謀宴兵守境沐固止之更上書
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憲宗方征劉闢未遑東討乃命建王審
領節度大使以師道爲副大使帝討蔡與諸道兵而不及鄆
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彼援蔡也或爲師
道計曰河陰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倉庫募壯士劫
宮闕朝廷方救心腹之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遂遣客燒河
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
討蔡謀出武元衡願刺殺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是不用師
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
闕陸渾間浮屠圓靜大猾士邸中將嘉東都同黨發其謀留

好和尚

上三宜不如此一宜

守呂元膺以兵掩其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官兵蹙擊
盡殺之圓靜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被執力
士椎其脛不能折圓靜罵曰豎子乃稱健兒乎因自椎其足
折之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窮治其徒得害武元衡
者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往淮西元濟與宴飲結歡
晏平歸言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
道師道怒殺之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
重分兵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蔡平遣比部員外郎張宿
諷令割地質子宿諭之曰公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乃叔父
行宜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宜不屈二也以
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宜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
許自新宜遣子入宿衞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
方入侍宿既還師道改悔召諸將議諸將皆請戰大將崔承
度曰公平素不以腹心待諸將今有急乃委以兵此輩皆嚮
利朝廷以一狀十併誘之去矣師道不悅帝以其不誠遣左
散騎常侍李遜諭旨師道嚴兵以見遜讓之曰前有請納地
宿衞而今中變何也願得要言報天子師道許之然不能自
決奴婢媼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獻三州
不過戰耳即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上書以軍不協爲解帝怒
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破其衆斬二千級獲

掠幾死
止此矣

牛馬四千界地至巫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將趨海州下沭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自楊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殺三萬衆俘三千八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取斗門弘正又戰東阿破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遣大將劉悟當魏博軍怒其逗遛悟懼引兵反攻城師道與弘方匿溷間將之師道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曰司空何面目見天子師道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經田弘正營弘正召師道故將夏侯澄驗之澄舐其目號絶乃蘇

宣武

劉玄佐滑州人本名洽爲縣捕盜犯法笞掠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德宗建中初充宋亳潁節度使李納叛李侑以徐州歸朝納攻之詔玄佐援侑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饋漕乃通李希烈攻陳州玄佐救陳希烈走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賜今名玄佐母賢婦人也常月織絶一端示不忘本數教勅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戒玄佐曰長吏見汝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時亦當爾而據按當之安乎故玄佐待下有禮汴州相國寺或傳佛汗流玄佐親往大施金帛

私所

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勅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此假子樂士朝貸巨萬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酖玄佐死帝欲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爲帥以問監軍孟介盧瑗介瑗以爲便乃拜湊爲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柩將還衆請具禮瑗不許衆怒甲而譟以墨縗衣玄佐子士寧推爲留後帝召宰相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遂以士寧嗣節度玄佐養子士幹與樂士朝來京師士幹以士朝酖玄佐殺之帝惡其耑賜死士寧暴忍殺人於杯酒間彊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褫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之大將李萬榮寬厚得衆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士寧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乃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拜萬榮兵馬留後進節度使及病以兵屬鄧惟恭署其子迺爲司馬萬榮死惟恭執迺送京師詔以董晉代之

彰義

吳少誠幽州人爲李希烈前鋒將希烈死少誠推陳仙奇主後務旋殺之衆乃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留後

自希烈以來中蔡人劫於苛叛及耆老既沒少壯習於聞見以爲當然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貞元五年進節度使陳許曲環卒少誠攻臨潁上官涚遣兵三千救之悉爲所俘遂圍許州德宗怒詔十六道兵進討師雖衆無統帥宦人爲監軍進退互爲異見戰於小㵐河諸道師潰帝詔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與賊將吳少陽戰於廣利城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諸道兵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夜遁保㵐水全義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去全義之敗少誠得諸公書數百番給衆曰

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而移書於賈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不追有自新意劍南韋皋上言宜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荊楚可以剪除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稔變生帳下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賴焉帝遂赦少誠元和四年死吳少陽代之少陽滄州人少誠養以爲弟署右職少陽見少誠猜忍請爲外捍署申州刺史少誠病亟家奴鮮于熊兒矯召少陽總軍事遂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少陽領留後

進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廐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劫商賈招亡命以實其軍不敢入朝屢獻馬以自解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少誠婿董重質勇悍善將兵元濟倚之重質請以精騎三千由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遣奇兵掩商鄧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勞嶺三日襲東郡則天下騷動元濟不能用或言其將蘇兆楊元卿侯惟清有異志元濟縊兆而囚惟清時元卿奏事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請蔡使在道者隨所在繫之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寇襄城剽掠許

汝間關東大擾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戍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趣諸道進討綬爲賊所敗退保唐州賊遂拔霍丘元濟無方略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憲等以便宜人自爲戰裴度輔政賊始懼光顏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於小㵐河敗之詔以韓弘兼都統以高霞寓爲唐鄧隋節度使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賊僞奔霞寓追之伏發大敗退保新興元濟以霞寓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壽州刺史李文通夜出九女原隤保壁三十所降者萬餘光顏敗郾城兵二萬攻凌雲柵拔之帝以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

守謙督戰中約束厲賞罰貶賓寓以李愬代之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鱉皆竭至茹草根民多流亡元濟不復禁帝僑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破屯柵十餘所執賊將丁士良吳秀琳與光顏破賊於郾城獲馬千匹甲三萬愬又襲破朗山元濟衆數敗乃密表請入朝帝許以不死元濟欲行董重質不可因不果降愬累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與計議始謀襲蔡詔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招撫使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光顏復戰冠軍元濟悉衆拒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懸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貲重質已降愬李進誠取賊庫兵攻之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助火門壞執元濟送長安申光戍兵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度還以馬總爲節度使析溵州隸陳許始度之出韓愈爲司馬帝美度功命愈爲平西淮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百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

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平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方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

擇自從惟其所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

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

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淮蔡之平由度能承天子意故諸

夜人有詩曰千村[illegible]平人怕[illegible][illegible]部亦有段文昌

將用命卒殲元濟多歸度功而愬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愬文不實帝重違武臣意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帝以董重質教元濟爲亂欲誅之而李愬許以不死特免之後至劍南西州節度使李祐至滄德景節度使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戶部以其久不至元日請陳於廷云

澤潞

劉悟事李師古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助軍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多賴之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州軍令一而信士卒樂爲用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

徙營潭趙城中飛語謂悟當爲帥師道疑而召之悟辭曰今與魏相持如角力然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薄城下矣師道遣使來責戰密使其副張暹斬悟使者與暹屏語悟疑之暹以情告悟斬使者召諸將曰魏傅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彼驅迫就死地孰若還軍取鄆轉危亡爲富貴乎衆皆唯唯悟下令曰入鄆人賞錢十萬縱復私怨財畜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黎明夜而入殺師道詔拜悟義成節度使移宗立徙昭義軍兼幽鎮招討使詔悟會王師圍臨城悟觀望城久不拔監軍劉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以問代節

三州指邢洺磁并澤潞共五州

度事悟以兵圍監軍將殺之其屬賈直言責之曰李師道有知故使公爲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揖兵退而囚承偕帝重違其心貶承偕悟自是專肆上書言不恭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寶曆初卒初師道使悟出屯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事疏於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曰從諫威惠未著若詔附近大將領節度馳入軍乘其未備使軍情有歸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可亡也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敬宗乃詔從諫主留事進節度使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

上黨即潞州附郭曰長治長子其別縣也

潞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附之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還藩進同平章事從諫見事權不一而公卿多託以私遂心輕朝廷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從諫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欲清君側仇士良言從諫有異志從諫遂與朝廷猜貳復徙治長子歲榷馬征商人熬鹽貨銅錢賈人子獻口馬金帛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貪暴責子貸錢故下怨怒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其馬士良寵方渥從諫憂懼得病卒從諫誣大將李萬江謀叛夷三族者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父從素爲右驍衛將軍其子稹從諫以爲嗣

病甚，令主軍事，以大將王協、郭誼等佐之。從諫死，諸將詣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稹，爲衰絻巾，曰「毋更欲殺勅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不許。稹遣使三輩，皆杖死。詔從素作書救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李德裕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詔諸軍進討。河陽王茂元屯萬善，河東劉沔壁榆社，魏博何弘敬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洺，河中陳夷行次翼氏，茂元別將營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陳許士劉勇賊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敗王師，朝廷且怒，節益不至，稹遂不行賞，茂卿

怒，奔澤州，歸王宰。左右七營皆潰，宰進拔陵州。李石代劉沔領河東，稹移書乞降，石以聞，帝詔敢言罷兵者戮於境上。令石答書，許稹面縛。稹不出。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敗楊弁兵，生禽之，百帝亦不赦稹。家奴李士貴等與王協用事，有功不賞，下無鬭志。府中財貨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驗實，并脅民亦閱貲產，十取其二，百姓皆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輸貲不時，爲溪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遂殺溪降王釗，守洺州悉庫物賞士卒，送款魏博，斬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龔元談，皆

新聲能爲張谷謀而不能自爲謀可歎

降。稹大懼，郭誼、王協謀圖稹，誘稹至北第，置酒酣，斬稹，并喪谷、甄戈等函首獻京師。帝御興安門受之。稹死，誼悉收其黨建、大彪、日望、旌節。宰相李德裕言稹屬下亂由誼始，及軍勢蹙，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奸臣。詔石雄率兵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等送京師，伏誅。杖殺崔士康。詔從諫且死，乃署稹軍事，宜剖棺暴尸，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三斬之。誼，兗州人，兄岌爲牙將，欒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爲都頭，異姓河北人至貴刑也。然塋過二丈不利，誼穿至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與岌三子同誅。

不必

張谷納邢郵李氏女爲侍人，號新聲，當從諫潛圖不軌，新

聲謂谷曰「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淄青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章武時諸鎮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兒從諫擢自兒女手中，以不道得，亦宜以不道終。君當舉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頸血污他人手」。言訖悲涕。谷既不決，又恐言泄，乃縊之。甄戈頗任俠，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隙，命戈取之，戈稱過客，上謁，留飯三日，乘間斬其首。他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偽荆卿。從諫妻裴氏，年十五從諫求婚，大光起祚下，家人異之，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爲

止此事不覺厚

自是正話

子孫討從諫爲妾韋氏請得封夫人裴氏據詔不與他日從諫命裴氏㷀復請出詔裴氏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痛貶削求洗濯乃自誇大欲以婢爲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慙而止至是帝以裴氏弟問立功欲貸其死韋氏言李丕降裴氏會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顧以母子爲託諸婦皆泣故澤潞久不下於是賜死武鄉唐漢賓以稹拒命固諫舉族見害詔贈漢賓本縣令初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册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其不許者使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叛將逆子得爲之備稹不意即見討及王茂元録詔示稹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懾懦不決卒至於亡自㫖至稹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事從諫爲大將及稹阻命軍中忌其才丕懼乞爲游奕出屯遂降德裕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勸餘帝擢忻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賊使兵不得救潞州不聽楊弁違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拒走集德裕曰度支物積代州令丕塞其路賊破矣終鄜坊節度使

史纂卷二百二

唐書三十三

列傳

突厥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貺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則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防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仞廁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高祖知魯元不能止張敖之逆謀詎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弒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乂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秦之過舉傾府藏

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家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
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
子之尊與匈奴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婦相匹配蒸母報子
從其汚俗夫中國異於蠻夷者以其有父子夫婦之別也嬪
嬙之姿毁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逮及魏晉
戎狄近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
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牽羊之隸齎毳罽邀利者相錯於路
耒耜所出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
方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及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強

則進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
養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鼓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
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
焉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
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
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
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夫禮讓所以交君子非所
以接異類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
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舍委以食
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

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
狼以食肉而縱其搏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
地堅守要害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關
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
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
關中滅六強國今萬方之財皆貢京師而外有犬戎陷城數
百內有方鎮戍兵三紀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
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
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
三晉之人力耕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

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其後仕
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他技又
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
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朘一斛歲少四五百
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富強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
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
郡晁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
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
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勸農夫趣耕稼擇
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

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天下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挑兵者常少稟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觥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舍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於我哉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亡失大都不過削其勲階置之散地刑。戮刀鋸曾不相及歲月未更已立於壇坫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內使互相指揮或曰爲

偃月或曰爲魚麗三軍萬夫旋轉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闕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與師命將五敗益甚能加威於外虜哉二杜之論如此贊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等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刄遺鏃不能殺一戎俘戎多瘦死自度不能留乃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皋啓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常有窺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欲啟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殺步一舍已呻然流汗爲將者刻削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則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憂危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備寇鈔歲遣廉吏精視屯卒則官省饋運吏少侵牟此其策之可施行者故著之於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北狄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由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於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瀚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可汗建廷都斤山隋末始畢可汗立隋妻以義成公主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之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悉臣事之控弦百萬戎狄之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送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恃功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間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

河與劉武周合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詔羣臣
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弟處羅立遣使來告
又潛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
復妻義成公主迎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立
為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有衆萬人居於定襄秦王討
武周處羅遣弟步利以騎二千會并州多掠婦女而去明年
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皆諫之處羅曰我先人
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之不吉意者神無知乎我自
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如夜俄疽發死弟頡利立薛舉陷
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會
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請還五原地頡利
從之且發兵會秦王軍處羅子郁射以所部入處河南以靈
州為塞頡利又妻義成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
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啟民兄弟爭國賴隋得
復位今天子非隋役宜立正道以報隋德頡利然之故每歲
入寇倚父兄餘貲兵銳馬多驕氣勃然視中國為不足與書
辭悖嫚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之賜貲不貲四年頡
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大恩擊卻之頡利執
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
亦囚其使與相當頡利寇代州敗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

州入延州塞明年還瓌等請和以魚膠為贄云固二國之好
也帝厚賜其使特勒熱寒等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
圖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期大恩屯新城頡利自
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
州為李高遷所破頡利復率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鈔汾潞
掠男女五千轉寇原靈間詔太子建成出豳州道秦王出蒲
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伺
其歸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獲馬二千汾州刺史
蕭顗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拒之
頡利聞秦王至引出塞王師還七年君璋與虜入原朔忻并
剽掠騷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
震恐秦王齊王拒之關中霖潦饟道絕軍次豳州可汗萬騎
奄至陣五隴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
太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也故自來與可
汗決我纔百騎耳虜毀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
利曰汝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何無香火情亦能一夫乎突
利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頗疑之遣
使者來曰王毋苦我不欲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
縱反間突利遂不戰頡利不能強之乃使特勒思摩請和帝
許之突利自託於王為兄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

薛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突厥旣歲盜邊群臣說帝遷都秦
王曰夷狄自古為邊患未聞中國為遷都也帝乃止頡利已
和遂解還遣使來請互市帝許之八年頡利攻靈朔代州都
督藺暮戰敗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至是怒曰往吾以天下
未定頗於虜以紓邊今卒敗約朕將滅之命有司易書為詔
虜闕并州轉援潞沁張瑾戰於大谷敗績鄜州都督張德政
死之遂攻廣武為任城王道宗所破九年圍涼州進犯涇原
李靖與戰於靈州虜引去復寇西會州往來隴渭間平道將
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
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

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於涇陽獲烏沒啜斬首千餘
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覲以覘我因大言二可汗兵百
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面約和好爾則背之且義師之
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不可勝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
自夸盛强耶今當先戮爾思力懼叩頭請命蕭瑀封德彝請
帝禮遣之帝不許縶於門下省帝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
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
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眾軍至旗幟鮮明部
隊整肅虜大駭帝麾軍而陣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
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不能

太宗已受禪但未改元耳

師我若閉城彼且大掠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
戰以破其謀彼入旣深懼不能返以戰則克以和則固制賊
之命在此舉矣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
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此來諸將多請戰陛下不聽何
也帝曰可汗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甚易
我敕李靖潛師幽州大軍躡其後靖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
然我新即位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
我為怨禍未有艾也今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
貞觀元年薛延陀諸部叛頡利使突利討之不勝走頡利怒
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明年突利為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

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杜如晦曰夷狄
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
軍周範屯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
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俱出三月並明赤氣滿野
彼見災異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
也俗死則焚今葬起墓嫚鬼神也兄弟不和內相殘殺不睦
親也有是四者國將亡矣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郭塞乎頡
利得華人趙得言委信之斥遠宗族不用與師入邊下不堪
命衆欲背亟諸部愈貳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
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於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

貫突厥之見

特了特事 肱骨府録 注死

古俟骨同羅諸部渠長皆來朝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蔭奈帥所部來奔捷書日至帝喜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而臣之朕常痛心疾首思刷恥於天下今諸將所向輒克遂有成功天所命也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屯磧口大將康蘇密等以隋蕭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有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瓘請劾治帝曰天

下未一人心或當思前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頡利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騎千里馬獨奔沙鉢羅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以衆降國遂亡唐之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赦其罪還其家屬館於太僕稟食之思結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長舉七城以獻以其地爲西伊州詔曰突厥往來癘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脯酒祭焉瘞藏之又以隋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賚金帛贖男女八

渠必

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鬱鬱不自聊與家人悲歌泣下狀貌羸瘠帝見而憐之以虢州負山多麏鹿有射獵之娛拜爲刺史辭不往乃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帝賜諸婦品供羅支妻與爲其母後至不得給羅支夫婦不敢嘗帝聞歎曰仁孝之性詎限華夷哉命賜其母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吐谷渾邪哀慟自殺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記其事於碑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啟民可汗弟也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

喪之非仰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兗豫閒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民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以爲扞蔽秘書監魏徵言突厥世爲中國仇彼鳥獸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十年孳息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有阻夷狄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將世世懷德何叛爲徵曰晉時胡落分處近郡及晉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

迷山之帝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遺患者也彥博曰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背叛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處之內地訓以禮法教以耕織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有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言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御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統之擢酋豪為將軍郎將者五百人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突利初為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為

妻頡利以突利為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歛取無法其下不附故薛延陀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突利大敗頡利囚之久乃赦出突利皆自結於太宗及頡利敗徵兵於突利突利不從因相攻突利請入朝及至禮見良厚撫賜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王及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啟民破亡隋則復之而父始畢棄德不報反為隋敵爾今歸我我監前弊故不立爾為可汗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為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入朝死道中帝為舉哀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謂其黨曰我闚晉王夜得辟仗出我

亦說得是

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洩即射中營譟而殺人衛士擊之走殺廄人取馬欲度渭微邏禽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為可汗賜姓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初與頡利俱禽太宗授化州都督封懷化王統頡利故部居河南至是徙居河北思摩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殘暴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便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為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薛延陀主之其南突厥

保之各守而境無相侵犯有負約者我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為置酒謂思摩曰人情蒔一草一木見其滋蕪猶以為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時以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爾舊廷故賜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詔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授冊賜鼓纛又詔阿史那忠為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侵謹奉詔然突厥好亂稍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不收種落為奴婢以賞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

社率竟反其不可信明甚後若有亂請爲陛下誅之十五年
思摩帥衆十餘萬馬九萬匹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
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
謝曰蒙恩立爲落長實望世世爲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
如薛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下多携背思摩
因入朝願宿衛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爲吮血
其傾厚如此卒贈兵部尚書陪葬昭陵那泥孰蘇尼失子也
始歸國妻以宗女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
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
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失爲君

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隋氏無道舉天
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閔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
近走薛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漢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厥
患思摩衆既南車鼻遂盡有其地

車鼻阿史那族也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部謀立車鼻會薛
延陀稱可汗攻之車鼻率所部竄於金山其地三垂斗絕唯
一面可容車騎壤土爽塏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
葛邏祿北結骨皆統之時時出掠薛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
鼻勢益張貞觀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獻方物請身入朝帝
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

然無入朝意華謀與葛邏祿劫車鼻車鼻覺之華與車鼻子
陟苾鬭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偘發回紇僕骨
兵擊之其酋長多降偘攻阿息山車鼻部落不肯戰車鼻携
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時高宗即位責之
曰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
縛赦俘社廟及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
狼山都督府統之以其子羯漫陀爲新黎州都督於是突厥
盡爲封疆臣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
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
賀蘭等八州即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都護爲

瀚海領回紇徙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
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其南隸雲中雲中本義成公主所居頡
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
盛請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
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都護帝封禪都護葛
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
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傅奉職
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
以單于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討之侍
勝不設備會雨雪士衆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畧萬餘人大智

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嗣業流桂州、更拜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等討之、兵三十萬、明年、行儉戰於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熟匐以降、禽溫傅、奉職酋長以還、永隆中、溫傅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度河立爲可汗、諸部響應、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衞將軍曹懷舜副之、謀者紿言伏念溫傅保黑沙、饑甚、可輕騎取也、懷舜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不見虜、引還至長城、遇溫傅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屯陘口、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懷舜戰敗、奔雲中、士卒死者不可勝算、懷舜與伏念盟乃還、伏念留輜重妻子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懷舜、行儉遣部將

遮取之、伏念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兵躡之、伏念不設備、惶駭不能戰、遂執溫傅以降、行儉送京師、斬東市、伏念既敗、族人骨咄祿鳩聚亡散、保總材山、徙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強大、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設、咄悉匐爲葉護、時阿史德元珍爲單于府長史、王本立所囚、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之以贖罪、至即降骨咄祿、引兵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嬀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陽曲道總管淳于處平戰於忻州、

姚璹不滿

死者五千人、更以韋待價爲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衞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常之與戰於黃花堆、敗之、追奔四十里、遁磧右、監門衞中郎將爨寶璧募謀出塞二千里、虜無備、趨襲之、將至、亡卒以告、虜整衆出死戰、寶璧大敗、逃還、舉軍沒、武后怒、誅之、而元珍爲突騎施所殺、天授初、骨咄祿死、默啜自立爲可汗、攻靈州、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鴈門道總管王孝傑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而還、詔孝傑爲朔方道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授左衞大將

軍、拜遷善可汗、默啜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李萬榮妻子輜重、契丹崩潰、后冊默啜爲大單于、未及命、攻靈勝二州、爲屯將所敗、復遣使者謝、請爲后子、且言有女、願女諸王、求粟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及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后不許、默啜怒爲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納言姚璹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由是突厥遂強、命淮南王武延秀娶其女爲妃、詔閻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送、默啜很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一二人在、我當立之、乃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

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
降入圍嬀檀后詔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沙陀忠義爲
西道總管張仁亶爲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閻敬容爲
後軍總管兵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房定州殺刺史孫彥
高焚廬舍鄉聚爲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虜圍趙州
長史唐波若應之殺刺史高叡進攻相州詔沙陀忠義爲河
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爲後軍總管福富順爲奇兵總管擊
之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大元帥以狄仁傑爲副宋
玄爽爲長史霍獻可爲司馬吉頊爲監軍使未行默啜聞之
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
帛子女盡剽有之諸將顧望不敢戰獨仁傑以兵追之不及
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
蕃悉聽命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以魏元忠爲天兵軍大總
管婁師德副之以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復盜邊詔
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與元忠擊之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
鹽夏掠羊馬十萬遂圍并州以薛季昶爲山東防禦大使節
度滄瀛幽易恆定嬀檀平州軍以張仁亶統清夷障塞兵與
季昶掎角虜入代忻殺略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
女女皇太子子后許之默啜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
許婚后厚禮其使中宗即位寇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

又狄進女如衣不匱乃以宗女妻之辱甚矣

義與戰不勝死者數萬人遂入原會取牧馬帝詔絕婚購斬
默啜者王之默啜殺行人鴻臚卿臧思言詔張仁亶爲朔方
道大總管屯邊明年築三受降於河外郭絕寇路睿宗立又
請和親詔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
軍孫佺與奚戰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玄宗立絕和
親默啜遣子楊我支入宿衛固求婚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
之下書諭慰明年使子同俄火拔攻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
斬同俄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攜妻子來奔默啜年老昏暴部
落怨畔十姓咄陸等降葛邏祿及大漠陰山玄池都督朱斯
等皆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薛訥節度赤水建康河
源等軍屯涼州郭虔瓘節度和戎大武并州等軍屯并州攜
新附檢鈐禁默啜屢擊葛邏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掎角應
援虜勢寖削其婿高文簡與跌跌諸部合萬餘帳相繼款邊
詔內之河南拜文簡遼西郡王默啜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
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薛訥朔方道大總管備邊詔金
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購物諭之默啜
討九姓拔野古戰於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歸不爲備道
出大林中拔野古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遂入蕃使郝靈佺
傳首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立其兄默棘連爲可汗盡殺默啜
用事臣惟暾欲谷以女婆匐爲默棘連可敦獨免廢歸後蕃

夫知中國
詳悉如此

祿自爲可汗部種多叛默棘連乃召暾欲谷與謀事時年七十餘爲衆所尊畏跌跌諸部自河曲歸之初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降戶兵器戎人怨怒及姜晦爲巡邊使諸戎遮訴令禁弓矢無以射獵爲生晦還之降虜遂攻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總管薛訥追之衆釋知運去默棘連既得降胡欲入寇暾欲谷曰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未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暾欲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之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彊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用武術也默棘連乃遣使請和帝不許

詔以王晙爲朔方道大總管發蕃漢士三十萬期八年秋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默棘連大恐暾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能合晙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不能來即皆來我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而好利擊之可取也拔悉蜜引衆逼突厥牙知晙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敵兵千里遠出士殊死鬬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距北廷三百里乃分兵出他道襲拔其城急擊拔悉蜜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元澄勒兵討捕暾欲谷曰敬述若城守當引去如兵出吾與決戰必有功澄令於軍曰臝臂持滿外

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由是大敗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詔許之連歲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之兵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弟闕善戰暾欲谷老而智李靖世勣流也虜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請召其大臣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暾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爲婚奚契丹我奴役也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乎默棘連曰不然

二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云何不可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兔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阿史德奉兔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也因令仗內馳射恩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帝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以蕃遣書約連和鈔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闕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來詔弔祭帝爲刻辭於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

工六人往繪寫猜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見之必悲泣
默棘連請婚既勤帝許之遣哥解栗必來謝請婚期俄為梅
錄啜所毒殺梅錄啜乃卒帝為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其
子伊然立八年卒弟登利立遣使伊難知朝正月獻方物曰
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嚮以萬壽獻天子登利幼其
母婆匐預政與小臣飫斯達干亂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
東西兵號左右殺登利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判闕攻
登利殺之骨咄葉護殺判闕自立為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
紇葛邏祿拔悉密並起攻骨咄殺之尊拔悉密之長為可汗
回紇葛邏祿為左右葉護國人奉判闕子米施為可汗帝使
使者諭令內附米施不聽拔悉密三部共攻之殺米施傳首
京師其弟白眉立突厥大亂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抵
薩河內山擊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其右未下而回紇葉
羅定其國殺白眉傳首婆匐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
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為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突厥
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
入回紇其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達頭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與啟民可汗歲
以兵相加隋助啟民達頭敗奔吐谷渾及其孫射匱可汗建
廷龜茲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之東突厥曷薩

那可汗從煬帝征高麗宇文化及之亂遁歸高祖射匱使使
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高祖不許群臣曰存一人失一
國不可秦王曰人來歸我殺之不祥帝竟審縱使者戕之約
與并力討東突厥射匱死弟統葉護立并鐵勒下波斯罽賓
控弦數十萬徙廷於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
頡利發命吐屯監統以督賦入遣使來求婚帝問群臣曰西
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婚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
若遠交而近攻請許婚以震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
許婚詔高平王道立使其國統葉護喜遣真珠統與道立還
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突厥犯邊西道梗
澁頡利遣謂統葉護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
葉護以故未克昏自負其彊不以恩結下衆多叛去其諸父
莫賀咄殺之自立為可汗統葉護子咥力亦立為可汗分王
其國挈國不解莫賀咄為其衆所殺咥力亦為其下所逐走
康居死國人立泥孰為可汗其父莫賀設武德時來朝太宗
與之盟約為昆弟泥孰既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
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為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泥
孰遣使謝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无忌曰今蠻夷率
服於古何如无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
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泥孰死弟咥利失立為可汗而西部

立欲谷爲可汗與咥利失交戰殺傷不可勝計乃約河以西受令於欲谷其東咥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爲二欲谷建廷鏃曷山西謂之北廷駿馬結骨諸國悉附之攻咥利失咥利失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畢賀咄爲可汗太宗詔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國皆屬之欲谷與畢賀咄數交戰會二可汗使者來帝敕以敦睦令各罷兵欲谷不聽攻畢賀咄殺之并其國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欲谷以處月處密兵圍天山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城斬千餘級降處密部而歸其下舉兵襲欲谷國大亂欲谷

保白水胡城弩失畢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溫無隱持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毗射匱爲可汗射匱改館使者悉還之使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城欲谷勒兵出戰弩失畢敗走欲谷乘勝招徠舊部部人曰殺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欲谷自知衆怨乃走吐火羅射匱遣使者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爲聘禮不從初欲谷以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川射匱追逐賀魯賀魯衆所部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爲鄉導詔授崑丘道總管遣子咥運入宿衛拜中郎將遣還咥運勸賀魯引而西取欲谷故地建牙於千泉自稱爲可汗統咄

咄陸已死弩失畢已走北其部落沿舊名沂

陸弩失畢十姓兵數十萬進寇庭州破蒲類殺掠數千人去詔梁建方契苾何力爲弓月道總管高德逸薩孤吳仁爲副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上言安中國以信御夷狄以權理有變通賀魯侏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遲延及春且生變彼不牽連諸國必遠遁遁去且兵本誅賀魯其處月處密等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合矣今雖嚴冬兵苦寒凍然不可久留使賊得堅壁附請覓處月處密等罪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密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太原住激洛水上爲之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戎人藉唐兵爲羽

翼則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必亡矣上然之詔弘義佐建方經略之處月朱邪孤注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攻之衆潰追五百里斬孤注等九千級虜其帥六十復遣程知節爲葱山道大總管率諸將進討知節擊歌邏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別帳於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窮討詔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衆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

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矟外注、自以騎陣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二百人、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趣南道降、定方命嗣業過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兵躡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雪凍風冽、虜謂我不能師、當掩其不虞、緩則遁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走度伊麗水、處月處密諸部皆下、定方追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至石國蘇咄城、馬疲從者饑、甯賀入城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嗣業兵至、取之、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骸、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聞漢法殺人於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賀魯既至、帝將獻昭陵、許赦、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於廟、今陛下本國殺與宗廟等、於是獻昭陵、赦不誅、裂其地為州縣、以處諸部、置昆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為興昔亡可汗、昆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為繼往絕可汗、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

十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從興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誣彌射謀反、海政誅之、步真亦病死、詔以阿史那都支為匐延都督、安輯其衆、都支自號十姓可汗、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冊送波斯王子、道出十姓部、支不疑、上謁、遂禽之長安、中以阿史那獻襲興昔亡可汗、磧西節度使、獻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璽書嘉慰、爲邏蘇內屬、默啜侵掠之、突騎施幸邊隙、將取四鎮、爲遜蘇與獻擊之、帝詔邊帥與相經略、宰相宋璟蘇頲曰、突騎施族爲邏蘇攻之、此夷狄自相殘、大者傷、小者滅、乃我之利、不必參以兵、事乃止、獻以突騎施彌很不能制、歸長安、卒、詔以步真孫斯爲十姓可汗、冊其妻李氏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所至俱蘭城爲賀莫啜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將軍、西突厥遂亡、

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隸斛瑟羅部、長烏質勒能撫下、諸胡順附、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盡并斛瑟羅地、以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爲小牙、遣子遮弩來朝、神龍中、封懷德王、烏質勒死、子娑葛襲爵、詔阿史那獻持節冊命、賜宮人四、娑葛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列爲騎羽林二仗引見、勞賜、娑葛悉大將闕啜忠節、忿其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略宰相宗楚客、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楚客以御史

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往來娑葛邏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寇邊安西都護牛師獎戰於火燒城師獎敗死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言娑葛狀直宜見赦詔許之西土遂定娑葛與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為鄉導攻娑葛默啜囚遮弩自以兵二萬擊娑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安能盡心事我并皆殺之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啜蘇祿裒拾餘衆自為可汗蘇祿善撫循其下部種至二十萬復雄西域開元五年來朝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順國公賜錦袍鈿帶為金方道經略大使蘇祿詭猾交通吐蕃天子羈縻之進忠順可

汗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妻之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蘇祿立三國女並為可敦遣人鬻馬於安西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曰阿史那女敢宣教耶笞其使不報蘇祿怒結吐蕃舉兵掠四鎮暹入輔政趙頤貞代為都護蘇祿聞暹為宰相乃引去遣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祿使者曰宴乃為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幄而蘇祿使者西廂乃克宴蘇祿晚年病風不事事時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其種人謂娑葛部為黄姓蘇祿部為黑姓更相猜讎莫賀達干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立蘇祿子吐火

仙為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共攻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之達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等擊吐火仙禽之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斬黑姓可汗收交河公主而還西方諸國皆降嘉運俘吐火仙獻太廟天子赦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為十姓可汗領突騎施所部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誘諸落叛詔嘉運撫諭乃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俱蘭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斬之天寶元年突騎施部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為可汗數通貢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為可汗亦賜

詔冊至德後黄姓亦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乾元中二姓微臣附回鶻及回鶻滅餘部保金莎領衆二十萬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而不處聯毳以居號大拂廬人多老壽至百餘歲凝麨為盌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無文字結繩齒木為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為鞭抶之從喜怒無常算貴壯賤老母拜子子傲父重

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者垂狐尾以示辱不得列於人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傷師無饋糧以鹵獲爲資其兵法嚴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君臣五六人爲友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替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用人馬牛驢爲牲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孫曰弄贊慷慨才雄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往聘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

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閒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走青海之陰盡收其貲畜又攻黨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爲所敗屬羌皆叛以應之詔侯君集爲大總管出當彌道執失思力出白蘭道牛進達出闊水道劉蘭出洮河道並爲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驟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入寇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去遣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弄贊獻黃金五千兩他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

築館於河源弄贊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殊自愧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吐蕃以赭塗面公主惡之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氈罽襲紈綃爲華風遣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陳指日凱旋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也臣謹冶黃金爲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高宗即位擢駙馬都尉弄贊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賓王賜予優渥請蠶種酒人與碾磑諸工詔許之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其孫悉弄立幼不能治事祿東

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盎金頗羅等復請昏會吐谷渾內附祿東贊率兵擊破之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爲定集大使以定其亂吐蕃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太宗時東贊入朝應對合旨擢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東贊言先臣曾爲臣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欲懷以恩卒妻之至是死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于曰勃論兄弟並當國每歲入寇咸亨元年殘羈縻十八州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薛仁貴爲邏娑道大總管率師十萬討之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敗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止

蕃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逮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暑毼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其器用不足當中國萬分之一但上下一力因人所利而行是以能久而彊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吐蕃奪其土地薛仁貴往定慕容氏又擊之而寇我涼州何耶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他非所聞帝釋其答上元二年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修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民及馬牛萬計進攻疊州又攻扶州詔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命李

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代仁軌下詔募猛士不限籍役罪負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於青海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吐蕃壓王師而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斫其營虜驚自相蹂藉死者甚衆乃引去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明年贊婆率兵三萬攻河源敬玄與戰於湟川敗績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引去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燧開屯田虜謀稍折初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逼吐蕃後生羌導虜取之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黨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萬餘里漢魏

諸戎所無也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永昌二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黨項種三十萬降武后以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首昝插率羌蠻八千降玄遇即其部置葉州以昝插爲刺史是歲詔王孝傑爲武威道總管率西川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議者請廢四鎮右史崔融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漢高祖以百萬衆困於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度河湟築令居以絶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

行人使者歲月不絶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絶三通太宗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鳴鼓長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絶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不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服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矣四鎮乃不廢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與戰於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求罷

臣鎮兵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祿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每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使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久爲唐編氏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磧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而吐蕃獨在者，徒以吾兄弟小心，能相保耳。十姓俟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浹旬而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唐必不能入，恐彼爲吐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闚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其右臂。今棄不爲，亦無虞於我矣。使使者固請，元振力言不可許，乃止。欽陵諸弟皆領方面兵，爲邊患幾三十年。欽陵專國久，兄弟有才略，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之。欽陵提兵在外，贊普託言出獵，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人召欽陵、贊婆，欽陵不至。贊普自討之，欽陵兵潰，自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詔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輔國大將軍、歸德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贊婆領步兵戍

守禮章懷之子，其女中宗姪孫女也

[illegible]

河源，病死。詔遣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總管，率大使唐休璟討吐蕃，斬首二千級。贊普自將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乃獻黃金良馬求昏。虜南屬帳叛，贊普討之，死於軍。國人立棄隸蹜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請討姚州蠻，以削吐蕃鄉導。蠻酋殺知古，進攻蜀漢。詔唐九徵爲姚嶲道討擊使，擊之。虜以鐵絙爲梁於漾濞二水，以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梁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三年，吐蕃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帝念主幼，賜錦繒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護送。帝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欷，爲赦始平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厚餉矩，表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詔與之。地九曲，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雄張。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坌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帝令姚崇報書。而坌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蘭、渭，掠監馬。楊矩自殺。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并力攻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晙等戰於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二十萬。虜復戰，晙子壘使海賓戰死，晙不顧，急擊之，虜大敗，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宰相言吐蕃本以河

之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距積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舊、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公主上書求修好、因奏贊普獻及橋以獻、帝禮其使、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入吐蕃、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夾擊之、吐蕃死者數萬、多獲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十二年、隴右節度使王君㚟攻吐蕃、破之、悉諾邏攻甘州、焚鄉聚、君㚟避其鋭不戰、會大雪、吐蕃寒凍、乃趨西道以歸、君㚟潛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無所牧、馬死過半、君㚟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霸嶺部、出青海西、冰合、師乘而度、時虜已踰大非山、輜重疲弱壓海行、君㚟縱兵俘之以旋、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之人、調發甚困、願聽其和、帝方寵君㚟、不聽、悉諾邏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囚君㚟父、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却之、會君㚟爲回紇所殺、帝以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嵩縱反間殺悉諾邏、鄯州都督張志亮破大莫門城、焚駱駝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獲首級五千、虜潰而走山、明年、守珪破虜大同軍、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置振武軍、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捨戰功者、軍

士自隊將吏皆斬、逗留者舉隊如軍法、能斬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請盟、忠王友皇甫惟明言、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從之、詔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乃舅之顯親也、嬰爲李知古等交構、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之故、敢失禮乎、特以沖幼、枉爲邊將讒害、如蒙召亮、萬死不恨、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他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名悉臘略通華文、既宴、與語、賜紫服金魚、名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

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可許、乃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賜之、詔工部尚書李暠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納貢、并以幣器獨遺執政、資器數百具、制治譎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破其國、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時疆畔皆立壁守捉、希逸謂虜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請皆罷守備、以便人、乞力徐曰、脫掩吾不備、奈何、希逸乃刑白犬而盟、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傔史孫誨奏事、言虜無備可取、帝遣內常趙惠琮往按狀、小人欲徼幸、因共矯詔令希逸發兵襲吐蕃

中國失信何以責夷狄

犬祟必非爲祟中心愧恧耳

以五千兵破四十萬衆勇哉

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遂不朝二十六年大入
河西希逸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
自顧失信悒悒悵恨與惠琮俱見犬祟病死誨亦以它事誅
蕭炅代希逸爲河西節度與隴右節度杜希望劍南節度王
昱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奪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
軍破吐蕃兵三萬昱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吐蕃悉鋭
來救昱大敗士卒死者數萬昱貶死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
軍不勝引去炅遣將追尾大破之益州節度章仇兼瓊誘吐
蕃安戎城士爲內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許遠
守之吐蕃圍安戎絶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詔改安戎

曰平戎金城公主薨上爲發哀吐蕃使者來朝因請和不許
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西入長寧橋騎將臧希液以鋭
兵五千破之吐蕃復攻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年隴
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萬
攻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詡死之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
拔石堡更號神武軍禽其將兀論樣郭十載安西節度高仙
芝俘大酋以獻哥舒翰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於
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
曲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彊部也是
歲贊普死子娑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

遠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
關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
德初陷嶲州威武等城入屯石堡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而
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詔宰相郭子儀與盟寶應
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
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伊州刺史袁光廷固守不降及糧竭
手殺妻子自焚死於是隴右地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
暉破邠州入奉天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畧武功
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光祿卿殷
仲卿率騎度滻或紿虜曰郭令公軍至矣吐蕃大震會少將

王甫與惡少年伐鼓禁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天子
還京高暉奔至潼關被殺吐蕃屯原會成渭間南入松維保
等州及雲山新籠城劍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
城會僕固懷恩反連其將范志誠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
白孝德城守進至奉天子儀按軍不戰渾瑊以鋭士夜擣其
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禽四將吐蕃引去嚴武拔鹽州取
其衆入萬虜陷涼州永泰二年懷恩導吐蕃回紇党項等衆
二十萬至醴泉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屯奉天子儀
屯涇陽天子自率六軍屯於苑吐蕃過奉天日進以單馬馳
之騎士二百繼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斃虜大驚辟易日進

立贊之
史不載

挾虜將躍出乘軍壁而譟日進與騎士選明日虜薄城日進
發機石勁弩虜多死乃收軍入壁日進夜斫其營斬千餘級
生禽五百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械甚衆
虜徙營九曼之陰僕固懷恩死虜與回紇爭長回紇怨詣子儀
請擊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
之大曆間吐蕃寇靈州州兵破之上首級五百三年虜引衆
十萬復攻靈州略邠州馬璘白元光再破其衆劍南亦破虜
萬人八年虜六萬騎侵靈州馬璘以兵掩之射豹皮將死軍
中衆遁去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明年西川節度崔寧破吐
蕃氐蠻黨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千人牛羊戈甲甚衆寧

攻宰漢城破之又破西山及邛南寇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
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遂侵黎雅天子發兵馳拒虜大奔
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顧
歲與虜兩其亡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
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稍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
蕃感愧贊普乞立贊曰我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
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三也即發使
者隨倫入朝帝復遣倫還蜀俘倫再至虜催甚授館作樂遣
論欽明思等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
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請雲州西盡賀蘭山

爲吐蕃境遂漢衡奏天子漢衡遣判官常魯與論悉諾邏入
朝道贊普語帝乃以獻爲進賜爲寄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
事爲解并約地界於賀蘭漢衡等與結贊盟於清水宰相李
忠臣等與區頰贊盟京之右郊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渾
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
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第
賜莽羅帛萬匹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虜犯涇隴邠寧游騎至
好畤詔左監門將軍康成使虜軍尚結贊亦令論乞陀來請
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銳兵三千薄其中軍虜驚潰走
結贊僅免虜侵鳳翔晟擊郤之轉攻鹽夏陷之詔駱元光經

略鹽夏元光濱塞而屯馬燧跨河相猗角結贊懼請盟欲以
鹽夏還唐請悉遣宰相元帥會盟并言靈鹽節度杜希全涇
原節度李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以希全守靈州有分地觀
既徙官乃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於清水使先效二州
以驗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從之瑊率
師二萬待期左神策將馬有鄰言土梨樹林薈險阻兵易詭
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州緩急可係乃定盟平涼瑊
約結贊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壇外以游軍交邏將盟結贊伏
精騎二萬於壇西縱邏騎出入瑊軍瑊將梁奉貞亦東馬人
虜軍陰執之而瑊不知也瑊等從客就幄更衣虜忽三伐

潑潦而進賊不知所出戍懾後得馬不銜而馳虜追之矢如雨幸而不傷至元光贊乃免裨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矢盡乃降判官韓弇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及判官鄭叔矩路泌等六十人皆徙執士死者五百生獲千餘人初結贊將劫杜希全李觀以銳兵直趨京師不克又欲禽瑊等乘虛入鎮既引去至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僞言渾瑊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作金枷必得瑊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虜戍鹽夏涉春大疫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燔二州而去結贊遣漢衡等至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

等放其使結贊以羌渾衆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崖谷者千數夏攻連雲堡守將張明遠降於虜虜分擄山間亡人及牛羊涇隴邠州之民蕩盡矣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略涇邠寧慶鄜州係纍數萬初吐蕃寇邊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至是多得唐俘厚給田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五年韋皋以劍南兵戰臺登殺虜將乞藏遮遮盡得巂州地北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陷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爲唐守自虜殘鹽州邊塞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使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城之詔朔方河中晉絳邠寧副元帥渾瑊合諸鎮兵三萬陳城

下以胡堅張昌爲鹽州行營節度使築之役夫六千人閱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以兼御史大夫乾于遂戍之當是時韋皋功最高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沒籠乞悉𠼬又與南詔破之於神川俘馘三萬是歲尚結贊死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韋皋取新城十四年拔末恭顙二城十七年虜陷麟州殺刺史郭鋒虜將徐舍人陰縱所俘道人延素夜遁謂之曰我乃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先祖起兵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顧不能自拔耳日者掠邊求資糧至麟州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勳臣家欲安全之不幸死於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

引去飛鳥使傳騎也韋皋既數折虜兵龍官馬定德遂降因定昆明諸蠻皋圖維州沒籠乞悉𠼬引兵十萬來援皋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使千人嘗敵乞悉𠼬見兵寡悉衆來追伏兵四合急擊遂禽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使使者入朝永貞元年遣論乞縷勃藏歸金帛馬牛助崇陵憲宗初遣使者修好還其俘吐蕃亦遣綠勃藏來後比年來朝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丐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死可黎可足立遣右衛將軍烏重玘弔祭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旋寇宥州鹽州兵擊卻之斬首二

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玼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縉破其衆三千劍南兵拔峨和棲雞城吐蕃節度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夜壞其營贊出戰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騎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飲射朝射死沙奴執鼎而縊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謼曰苟毋徙佗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

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毒殺閻朝州人皆胡服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哭而藏之長慶元年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會宰相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多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而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先人從軍沒於此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嗚咽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虜名鐵刀城崖壁峭豎鳥道回屈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信安王禕張守珪所定

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遠蓋隴右故地也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纍率十步植長槊百根中樹大幟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披素褐結朝霞冒佩金鏤劍鉢掣逋立於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至給事中論悉答熱來

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於下歃血盟畢重以浮屠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幾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

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浸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虜遣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等答之比歲使者獻金盎銀冶犀鹿犛牛寶曆至太和再遣使者來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

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其一面崖其三瀕江虜號無憂城為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皿獺褐犛牛尾霞氈馬羊橐它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凶愎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命將作監李璟弔祭無子以妃綝氏兄子乞離胡為嗣始三

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綝氏子耶哭而去用事者殺之落門川討擊使尚恐熱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不勝保渭州恭表歸唐求冊為贊普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等兵迎接恐熱既至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求河渭節度使不許遣過咸陽橋歎曰我舉大事覬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齊廓州於是鳳翔節度李玭復清水收秦州涇原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數萬靈武李欽取安樂州邠寧張欽緒復蕭關山南西道鄭涯得扶州河隴高年千餘見於闕

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解辮易服詔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藝貸五歲賦温池委度支榷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餉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收黃河積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不及萬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川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今不勤一卒

血一丹而河湟自歸諸上天子升號帝曰憲宗嘗念復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謚號顯揚後世又曰朕且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傑歸唐一日率衆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令部校十輩皆操挺納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號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及渾末部萬帳降拜延心武衛將軍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僕

固俊特取西州收諸部與恐熱大戰斬之傳首京師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授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甘州爲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於渾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發豪室以奴從平居散居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數千人相嘯合以嗢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史緯卷二百三

唐書三十四

列傳

回鶻

回鶻其先匈奴也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隋曰韋紇其人驍彊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財力以雄北荒大業中突厥處羅可汗攻脅鐵勒裒責其財又恐其怨集渠豪數百悉阬之韋紇與僕骨同羅拔

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推時健俟斤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下皆畏附時健死部人立菩薩其母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由是寖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建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來朝獻方物突厥亡惟回鶻故爲雄雖菩薩死其酋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河爲境遣使者獻款太宗幸涇陽受其功鐵勒諸部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

官、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以居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為龜林、思結部為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皐蘭州、斛薛為高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雞鹿州、思結為蹛林州、白霫為寘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為燭龍州、皆以酋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提瓶、潛流注酒、自左閤通坫趾、入之瓶、轉受百斛鐐盎、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賜官爵、與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道、世為唐臣、乃詔磧南置郵六十八所、具馬湩肉待使客、歲納貂皮為賦、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一似突厥、帝更詔回紇宅部為祁連州、白霫宅部為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遂殺之而歸車鼻可汗、烏紇車鼻壻也、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人紿烏紇、許奏為都督、烏紇往謝、因斬以狥、帝恐諸部攜貳、命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賻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賻祭甚厚、擢其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阿史那賀魯寇北廷、婆閏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破賀魯、還右衛大將軍、婆閏死、子比粟嗣、比粟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回鶻與契苾思結渾度磧徙甘涼間、獨解支死、子伏帝匐立、助唐殺默啜、伏帝匐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㚟誣其罪、流死瀼州、其族子瀚海司馬護輸殺君㚟、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後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天寶初、助拔悉密擊走突厥烏蘇可汗、又襲破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悉有九姓之地、復破拔悉密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每戰以二客部為先鋒、詔拜懷仁可汗、明年、裴羅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大將軍、斥地東極室韋、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即位、遣使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以可敦妹為女妻承寀、遣渠領來請和親、帝封為毗伽公主、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呼延谷、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來見、恥其班在下、帝引升殿慰而遣之、可汗遣太子葉護將

四千騎來帝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寀宗正卿可汗封承寀爲葉護令與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葉護大喜到扶風子儀犒飲三日既行日賜牛二十羊二百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於澧上賊伏騎於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殺其伏出賊背與李嗣業夾擊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率回紇繞都而南壁滻東進大陝西戰新店于儀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踰西嶺曳旗趨出賊後賊反顧驚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籍死者不可勝計收器仗如丘安慶緒來東京北度河奸人導回紇大掠東都三日葉護還京師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酋領於下宴勞之各賜錦

繡綵器進葉護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亥阿波與大食酋閤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回紇請昏帝許之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啜爲毗伽可汗詔漢中王瑀爲冊命使帝餞公主送至咸陽數慰勉之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虜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衞先嚴引瑀立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瑀上可汗問爲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郎上乎靈俊趨下瑀入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之女有德容

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壻禮當再拜受詔反責親王不拜耶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尊主爲可敦瑀所齎賜物可汗盡與其牙下酋領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氎等使王子骨啜率騎三千助討賊帝命僕固懷恩領之又遣大首領蓋將軍與三女子謝昏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啜與九節度合兵戰相州王師潰骨啜奔京師帝厚賜遣還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公主曰中國人壻死朝夕臨喪三年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殉葬非禮也乃止後以無子得還葉護太子前死次子牟羽可汗立其妻僕固懷恩女也使大臣俱錄入朝并問公主起居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

機會

好且發其兵未至朝義使人詐回紇曰唐再喪君國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遂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清潭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耶清潭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卽天子位仁聖英武類先帝昔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繒絹回紇豈忘之耶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蕪亭障無備有輕唐心乃遣使收單于府兵糧數以語凌清潭清潭密奏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遇於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老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之會回紇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昂說之曰

自寇亂來州縣空殘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以
取衛懷收賊資藏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請趨太行道
南據河陽扼賊咽喉又不聽曰然則食太原粟次陝州與澤
潞河南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以子昂
與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為元帥判官東會回紇敎
元帥為先鋒與諸軍會陝州王見可汗可汗責王不蹈舞子
昂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舞蹈回紇曰可汗為唐
天子弟於王叔父也客有不舞蹈乎子昂言元帥唐太子也
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令子昂出而榜韋少華
魏琚一夕死王還營軍士以王見辱將攻回紇王以賊未滅

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設為先驅朝義使人反間之左設靴
以獻與賊戰於橫水破之進收東都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
義再戰蹀血二十里朝義死河北悉平可汗出太原去初回
紇至東京放兵攘奪人多登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
怒焚浮屠殺萬餘人至夜衍含光門帝贈少華左散騎常侍
琚揚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冊可汗曰毗伽可汗可敦曰
婆墨可敦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十萬戶以左設為雄朔
王右設為寧朔王胡祿都督金河王拔覽將軍靜漠王十都
督皆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
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見郭子儀請擊吐蕃自效會大雪吐蕃

閉營撤備遂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它牛羊
收所俘唐戶五千僕固名臣降胡祿都督等二百人來朝賜
與不可計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光親可敦卒帝
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祠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遣
工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敦賜繒綵二萬時回紇留京師
者掠女子於市縱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長安令馬有司
不敢詰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殺人橫道京
兆尹黎幹捕之詔勿劾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劫取去德宗
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見使者
不為禮宰相頓莫賀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我入太原取

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關有如不捷將安歸
耶可汗不聽頓莫賀怒殺之并其左右及九姓胡二千人自
立為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
冊為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
人貲產甚厚酋長突董等還國裝橐繼道多以橐盛女子酋
振武三月供擬不貲及聞頓莫賀立殺九姓胡人多亡去突
董察視嚴急羣胡請軍使張光晟斬之光晟上言回紇之彊
九胡助之今其國亂方相屠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
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之突董怒鞭之光晟勒兵盡殺
回紇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令曰突董辱大將謀取振武

已誅之矣帝召光晟還以彰令方代之牧源休使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命大臣出迎其大相頡干伽斯踞坐責休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鬬死非天子命休等幾死者數留五旬可汗卒不見使人謂休曰國人皆欲殺爾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耳今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不許宰相李泌極言和親之便上乃許咸安公主下嫁詔使者合闕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齎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

遣宰相䟦跌并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臣之妻五十人納聘且逆主䟦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其下七百人入朝帝御延喜門見使者可汗上書甚恭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帝餐回鶻公主命賢妃爲主比歸尼再宴設公主官屬視王府以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冊拜可汗爲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孝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冊爲可汗是歲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少可敦奚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鶻葉護故號葉公主云可汗弟乃自立其大臣共殺纂者以

可汗幼子阿啜嗣宰相頡于迦斯方攻吐蕃聞變而還可汗出勞以帝所賜器幣餉迦斯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皆仰食於父也迦斯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士其國遂安遣達北特勒來告詔鴻臚少卿庾鋌冊阿啜爲可汗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遣使來告詔秘書監張薦持節冊爲可汗骨咄祿本䟦跌氏盡取可汗子孫內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冊所嗣俱錄爲可汗元和初遣摩尼來朝摩尼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歲往來西市商賈與囊橐爲奸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可汗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所嗣爲保義

可汗保義遣伊難珠請昏未報以三千騎至鸊鵜泉振武節度使以兵屯黑山備虜禮部尚書李絳言回鶻盛彊北邊空虛其憂有五北狄貪冒惟利是視比入馬求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一可憂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戈甲不備城池不固修天德則回鶻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也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援艱阻三可憂也自通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虛實虜悉知之調發在旬朔外係壘在旦夕內北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若久留役費轉廣四可憂也北狄西戎素相攻伐故邊境無虞回鶻若與吐蕃

丕上許登嗣作可汗者也今下降崇德可汗夏變於夷久矣

結約解仇數道並進何以過之五可憂也今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臣謂宜聽請婚使守蕃籬其利有三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中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夷狄相攻寇掠止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也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常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貲非損小益大乎今惜婚貲不與假如王師北征非兵三萬騎五千不足用也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來求婚許之俄而可汗死冊所嗣為登囉可汗

可汗遣伊難珠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夷使之眾從來未嘗有也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為主建府以左金吾大將軍胡証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為昏禮使冊拜主為可敦天子御通化門餞主羣臣班辭於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當以禮見不可私也乃止於是可汗升樓坐可敦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於庭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羣臣以次謁可敦亦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敦大宴悲啼眷慕裴度伐幽鎮回鶻使渠

將李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前忠不納可汗死冊其弟曷薩特勒為可汗太和六年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為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引沙陀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盍馺為可汗未及命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其相馺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眾入吐蕃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為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以李

有殘

陵後與唐同宗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度磧邀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拒御之宰相李德裕言回鶻嘗有功今饑且亂可汗無歸宜遣使者膳安

之帝遣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其相赤心與王子嗢沒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眾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詔使者諭稍其行須變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眾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詔諸道兵合討嗢沒斯殺赤心那頡啜收眾七千帳南闚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那頡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烏介兵彊號十萬駐牙閒門山嗢沒斯率三部二千騎請振武降詔賜姓名李思忠封懷化郡王以天德為歸義軍拜歸義軍使賜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

爵冠帶詔宰相德裕采秦漢以來與殊俗有忠效者凡三十
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思忠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
扞邊帝命庭其家雲朔間烏介怒不假天德城進略大同川
轉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劉沔爲南面招撫使張仲
武東面招撫使思忠西南面招撫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
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合攻回鶻思
忠談入諭降沔分沙陀兵益思忠屯保大柵與回鶻戰敗之
沔與天德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苾等雜虜夜出雲州
經馬邑抵安衆寨逢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振武雄馳入夜
穴壘出戰烏介驚引去雄追至殺胡山烏介被創走雄遇公

主奉還降其衆數萬盡收輜重及所賜詔書烏介收餘衆往
依黑車子詔右領軍大將軍李弘順鶻職弘順本名受耶勿
亦降虜也弘順厚啗黑車子殺烏介其下奉其弟遏捻爲可
汗帝詔德裕記功銘石於幽州思忠願入朝遂罷歸義軍擢
思忠右監門衛上將軍分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懼兼食諸道
振濟沱河叛劉沔坑殺三千人遏捻衰殘部五千仰食於奚
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
武諭令縛致遏捻懼挾妻子西走室韋七姓析回鶻隸之黠
戛斯怒將兵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廢特勒自稱可汗居
甘州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官其酋長回鶻遣人隨使者

來京師帝冊爲懷建可汗懿宗時大酋僕固俊擊吐蕃斬論
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干米懷王來獻俘因請命詔
許之其後王室亂史亡其傳
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其酋長曰夷男率
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諸姓共推
爲主夷男不敢當大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
齎詔書鼓纛冊拜夷男爲可汗夷男受命遣使貢方物乃樹
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地大衆附回紇諸部莫不
伏屬其弟統入朝帝以寶刀寶鞭賜夷男曰下有大過者以
吾鞭鞭之頡利可汗滅邊塞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

揵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餘里東室韋西金山南突
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
失分將之號南北部帝恐後強大爲患欲使內相爭乃拜其
二子爲小可汗貞觀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可汗度河建牙
於漠南夷男惡之帝幸洛陽將封泰山夷男曰天子封泰山
萬國悉會行在邊障空虛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三
十萬一兵四馬脅絕漠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詔營州都督張
儉統所部與奚霫契丹出其東朔州道總管李勣衆六萬騎
三千出朔州營州道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出靈武慶
州道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總管李襲譽經

啓之帝救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
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
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
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相掠者誅不赦延陀父事
我而首違詔非亂耶不報大度設弐長城思摩南走大度設
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會勣兵至遽率衆走勣選敢
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尾之大度設知不能脫渡諾眞
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以
五人爲伍其一執馬其四前鬬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
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敗延陀逐北勣救之延陀縱射
馬多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搗其虛虜潰部將薛萬徹率
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
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死者十八
延陀能以術禱神致雪冀困勣師及是反自以敝云帝還延
陀使戒之曰歸語可汗爾自負其彊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
又取首領以爲質我爲天下主何嘗賦發於爾耶後有利害
當謹思之延陀遣使謝罪又遣其叔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
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耳不許明年使突利失益獻馬牛羊
橐它因請昏帝謂大臣曰延陀倔彊朕有二策選士十萬擊
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昏留使無勞邊人三十年計也二

詎得是

原不應許

者孰利房玄齡曰今大亂遺氓痍傷未完戰雖勝亦危道也
不如和親帝乃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
陳寶器奏慶善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
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夷男大喜詔其下曰我
鐵勒諸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以公主女我乘輿爲我幸邊
誰與我榮乃搜賦羊馬爲貲用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
國主柰何往朝有如見留尚可悔耶夷男曰吾聞唐天子有
德四方共臣之藉令留我磧北亦須有主舍我而求它非計
也下乃不敢言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斂於下不
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議者曰
今禮不具而與昏恐使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或曰既許
之信不可失帝曰昔匈奴彊中國不能抗故飾子女嫁單于
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
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彼既中國壻名重而
援堅諸國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
鬬之將爭擊延陀其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
利失冦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乃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
帝意帝謂使者曰歸語汝可汗我東征能冦邊者可即來夷
男沮縮遣使謝固請助軍帝嘉答之會病死帝祭於行始延
陀請以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

薩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曳莽曾莽還拔灼襲殺之自立爲可汗時王師猶在遼因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屯勝州左武候大將軍薛孤吳仁屯靈州乃退拔灼性卞急多殺父時貴臣任所親昵國人不安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國人曰唐兵至矣諸部遂潰可汗以十餘騎遁去爲回紇所殺餘衆五六萬奔西域立夷男昆弟子咄摩支爲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命李勣慰安之詔勣曰延陀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遁去聞

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初延陀將滅有二人丐食於其部者延入帳中其妻視之人身而狼首其夫不覺也已食去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而走至是果敗於此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薛契苾等降之因幸靈州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尒等分討之鐵勒十一部皆歸命請吏內屬道宗等徑磧擊延陀餘衆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其言世世以奴事天至尊爲可汗死不恨帝分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嵠彈州以處之

骨利幹處瀚海北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及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酋俟斤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曰騰霜白皎雪驄凝露驄縣光驄決波騟飛霞驃發霜赤流金騧翔麟紫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黠戛斯古堅昆國李陵苗裔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後訛爲結骨亦曰紇扢斯云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入臣其酋長俟利發來朝太宗勞享之謂羣臣曰往渭橋斬突厥自謂功多今俟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俟

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爲左屯衛大將軍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立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紇呼之若曰黃赤面云常與大食相依使大食有重錦二十橐它乃勝載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官其君長阿熱爲頡斤回鶻稍衰阿熱自稱可汗回鶻伐之不勝挐鬭二十年回鶻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焚其牙及公主所廬悉收其寶貲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衛

送公主還朝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詞熱
遊注吾合素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
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
部酋遣請宗正屬籍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
其馬困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以
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爲可汗未行而武宗崩
宣宗嗣位第但言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
斯使臣止還乃止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
斯爲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云

北狄

契丹本東胡種其元魏自號曰契丹其君大賀氏名摩會貞
觀三年來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
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尚可索耶師都
唐編民盜我州部依附突厥我將禽之不可以易降者帝伐
高麗還過營州盡召其首長差賜繒綵大酋曲據來歸以其
部爲玄州拜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屆哥舉部內屬置松漠
都督府以爲都督賜姓李屆哥死其孫枯莫離爲彈汗州刺
史封歸順王盡忠爲松漠都督族人萬榮爲歸誠州刺史時
營州都督趙文翽數侵侮之盡忠等怒萬榮本以侍子入朝
知中國險易舉兵殺文翽據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
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浹旬衆數萬攻崇州執討
擊副使許欽寂武后詔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
遇右武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
之戰於西硤石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爲虜所禽后以武攸宜
爲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畀其主直發
以擊虜萬榮夜襲檀州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薄戰萬
榮敗走俄而盡忠死萬榮收其兵勢復振使別將駱務整何
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詔夏官尚書王
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於東硤石
師敗孝傑死之萬榮居幽州命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婁

師德爲清邊道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之萬榮銳甚鼓而南
殘瀛州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後大敗之獲何阿
小降駱務整收器械加積萬榮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
攻之萬榮大潰夷騎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輕騎走潞河
東憊甚臥林下家奴斬其首降攸宜凱還后赦天下改元爲神
功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率部落
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所統八
部皆擢其酋爲刺史以楊元嗣女爲永樂公主妻失活明年
死其弟娑固嗣與公主來朝宴賚遣還靜析軍副使可突于
桀勇得衆娑固欲殺之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

許欽澹與娑固共攻可突于敗績娑固死欽澹退入榆關可突于奉娑固從弟鬱于為君遣使者謝罪詔拜鬱于為松漠郡王而赦可突于鬱于來朝以宗室女為燕郡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攜公主來奔可突于立李盡忠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天子封禪邵固從行在以宗室出女陳氏為東華公主妻之可突于來朝宰相李元紘不禮之怏怏而去張說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柄國下所附也今不以禮後不來矣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王脅奚衆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軍詔范陽節度趙含章擊之遣中書舍人裴寬大募壯士以信安王禕為河北道副元

帥與含章出塞討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衆降明年可突于寇邊幽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率萬騎及奚擊之戰於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持兩端兵敗英傑克勤死之帝擢張守珪為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善將可突于陽請臣而北倚突厥其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有隙守珪使客王悔說之守珪圖可突于過折夜斬之屈烈降守珪使過折統其部拜松漠都督可突于支黨殺之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以宗室出女獨孤氏為靜安公主妻之懷秀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洛為恭仁王松漠都督祿山表討契丹以悅帝意發

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為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自是侵掠不解至德後藩鎮擅地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寶應大曆間數朝獻天子以其附回鶻不復賜官爵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內附拜雲麾將軍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易回鶻所與印賜唐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中死族人欽德嗣光啟時天下盜興北蠻多故乃鈔奚室韋諸小部種皆役服之入寇幽薊劉仁恭踰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牧畜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帳飲於野伏發禽其大將[illegible]胡頗納馬五

千以贖不許復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其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為一部不肯代自號為王臣服諸部大賀氏遂亡

渤海本靺鞨粟末部姓大氏萬歲通天中契丹李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舍利乞乞仲象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保太白山阻奧婁河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為許國公乞乞仲象為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臨陣斬之時仲象已死子祚榮引殘衆遁去楷固度天門嶺追之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祚榮并比羽之衆自號震國王交通突厥盡得扶餘沃沮弁韓

海北諸國中宗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拜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武藝曰黑水假道於我與唐通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遣弟門藝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謂武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且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可謂雄彊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背之不可武藝不從門藝固諫武藝怒將殺之門藝間道自歸武藝請誅之詔處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遣鴻臚少卿李道邃諭旨從者漏言武藝上書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請殺門藝帝怒左遷道邃而陽斥門藝武藝率海賊攻登州帝遣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南會大寒雪士多凍死乃還武藝募客入東都刺門藝於道門藝格鬬得不死河南尹捕刺客殺之武藝死子欽茂立有詔嗣王訖帝世欽茂朝獻二十九大曆中獻舞女十一人欽茂死子孫貢獻不絕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遂為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其南為中京曰顯德府濊貊故地為東京曰龍原府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高麗故地為西京曰鴨淥府扶餘故地為扶餘府挹婁故地為定理府率賓故地為率賓府拂涅故地為東平府鐵利故地為鐵利府越喜故地為懷遠府又曰長嶺府鄚頡府安邊府安遠府其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緜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九都之李樂游之梨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云

東夷

高麗本扶餘別種其君居平壤城漢樂浪郡也有水色若鴨頭號鴨淥水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艫濟人恃以為險其州縣六十大城置傉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分五部內部即漢桂婁部也北部即絕奴部也東部即順奴部也南部即灌奴部也西部即消奴部也人喜學至窮家小戶亦相矜勉衢側傳嚴屋號扃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王高元死弟建武嗣武德初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遣還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遣使者拜為高麗王命道士為講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之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請與二國平太宗禽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

帝詔長孫師臨瘞隋士戰骸毁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遣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覘釁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為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大德言高昌滅建武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建武必救之我以舟師自東萊航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嗣父為東部大人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召諸部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盡殺之馳入宮殺建武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

專國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地踐以升出入陳兵長呼行人畏竄至投坑谷或勸帝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為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甚易但不欲勞人耳長孫无忌請賜書安慰之泉其亡撫其存彼當聽命會新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伐謹歸命天子帝召使者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患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建以陣二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修戎器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故為所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汝計孰取使者不能對乃遣司農丞相里玄奬以璽書讓高麗使止勿攻使來

至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奬諭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奬曰往事烏足論耶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奬還奏帝將伐之新羅復請援乃下吳船四百艘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出討會遼水溢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請遣官入宿衛帝怒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伏節死義乃為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帝欲自將討之召耆老告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恤也羣臣皆請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

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弒君以逆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輸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以張亮為平壤道大總管常河左難當副之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為遼東道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率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毋飾營頓毋豐飲食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

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彊謀臣導以征討兵革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救州縣治療士大悅帝身屬橐鞬結雨般於鞍四月勣濟遼水高麗皆城守帝大饗士帳於幽州之南詔長孫无忌誓師乃引而東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為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其戶三千游兵鴨淥上勣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馬以望見高麗陣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徇帝度遼水徹橋

史糾　卷二百三十　三十六

梁以堅士心營馬首山身至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群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利矛妄言前燕時天所降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城中飾美女為神妻以悅之會南風急軍士縱火焚西南城死者萬餘士卒登城虜蒙楯以拒衆長矛舂之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為遼州初帝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烽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濱水險甚帝屯西北虜酋孫伐音丐降而衆心不一帝怒許以虜口畀士衆而賜伐音唐幟使建於堞幟舉城人謂唐兵登矣乃降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掠朕不忍

可以庫物賞之獲男女萬兵二千以其地為巖州拜伐音為刺史莫離支以兵戍蓋牟而質其家戍兵為勣所俘請自劾帝曰而為我戰而家盡戮矣用一人夷一家不可稟而縱之次安市高麗北部高延壽南部高惠眞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馬牛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大對盧為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傑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服今埽地而來謀臣猛將皆在其鋒不可校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餉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欲歸無

史糾　卷二百三十　三十七

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兵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阿史那社尒以突厥千騎嘗之虜以靺鞨銳兵居前社尒兵卻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屯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无忌精兵萬人出虜背帝以騎四千偃幟出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於平川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旦日虜視勣軍少卽戰帝望无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囂動以步槊擊敗之无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无忌勣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

犄我也下馬再拜謝況於天延壽勢窮與衆降入軍門膝行
稽首請命帝簡酋長二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
縱遣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甲萬領高麗震
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烟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
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眞司農卿候騎獲覘
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三日命飼之賜以屩遣之曰歸語莫
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
候而已士運糧者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安
市地險而衆悍擊不能下建安恃險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
意攻之必拔建安得則安市在吾掌中勣曰今積糧遼東而
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遂攻之未能下
延壽惠眞曰烏骨城傉薩已耄朝攻夕下烏骨拔則平壤舉
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可至若取烏骨度鴨
淥迫其腹心計之善者无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大衆
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攻安市城中見
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之故死戰
帝聞城中雞豕聲曰圍久竈無烟今雞豕鳴必殺以饗士虜
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
雜土積之距闉成迫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
而排其城城且頹伏愛私去所部虜兵自頹城出據而塹斷

之積火列栫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詔班
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
長孫无忌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助役雪甚
詔燔燎以待濟十月兵畢度始行士十萬還死者僅千餘
詔集戰骸葬於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入臨
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
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及是太子進絜衣乃御遼降口萬四
千當沒爲奴婢將分賚士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爲民明年
春藏遣使者上方物謝罪獻二美人帝不受又明年三月詔
牛進達爲青丘道大總管自萊州度海李勣爲遼東道大總
管由新城道以進次南蘇虜兵戰不勝焚其郛七月進達取
石城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還藏遣子高任武謝罪二十二
年詔薛萬徹爲青丘道大總管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
戰於曷山敗之虜夜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淥拒泊灼
城四十里而舍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
援兵三萬而還帝謂長孫无忌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
田歲不收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爲大總管一舉可滅也帝決
取虜詔萊州刺史儲糧械於三山浦越州都督治大艎以待
會帝崩乃罷藏遣使者奉慰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
戰於新城爲契丹所破契丹遣使來告捷六年新羅訴高麗

猷觴奪其城三十六惟天子哀救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
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焚外郛引還顯
慶五年天子已平百濟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
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浿江遼東平
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
上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
發則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不
如勿征滅之不如勿滅武后亦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
兵於浿江遂圍平壤麗孝泰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
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

文死子男生代為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內城
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詔契苾何
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龐同善高偘為總管薛仁貴李謹行
為後軍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衆來會詔李勣為遼東
道大總管與契苾何力并力獨孤卿雲由鴨淥道郭待封由
積利道劉仁願由畢列道金待問由海谷道並為總管受勣
節度轉燕趙食於遼東明年勣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
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營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
降勣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趨平壤三年勣拔扶餘城
餘三十城皆納款同善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橫擊大

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勣會侍御史賈
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事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
者虜未有釁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很為我
鄉導虜之情偽我盡知之將勇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
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麗自漢有國今九
百年勣年八十矣虜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人心
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
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契苾
何力會勣軍於鴨淥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
率首領樹素幡降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

浮屠信誠約內應門啓兵譟而入男建自刺不殊執藏等收
五部凡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勣凱還詔獻俘昭陵十二
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以藏素脅制赦為太常伯男產少
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為司衛卿信誠
為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左衛大將軍勣兼
太子太師分其地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置安東都
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與華官參治仁貴為都護
總兵鎮之是歲郊祭以高麗平謝成於天總章二年徙高麗
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鉗牟岑率衆反立藏外孫安舜為
王詔高偘李謹行為總管討之舜殺鉗牟岑走新羅偘徙都

新羅高麗世仇今反收之亦后僞之逕也

唐謂得其人不可臣

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之於發盧河、俘馘萬計、平壤殘民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始謹行留妻劉氏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氏勒兵守、賊引去、帝嘉之、封燕郡夫人、儀鳳二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編僑內州者皆遣之、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靺鞨謀反、召還流邛州死、舊城往往入新羅、遺人散奔突厥靺鞨、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王、使統舊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後稍自爲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武德四年、王扶餘璋遣使朝貢、高祖冊爲百濟王、與新羅世仇、數相侵伐、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之鄰國、聞數相侵暴、朕已詔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識朕本懷、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十五年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卒、帝爲舉哀玄武門、贈光祿大夫、賻賜甚厚、命祠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爲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明年與高麗連衡伐新羅、取四十餘城、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書論解之、義慈聞帝討高麗、乃閒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舊矣、地固犬牙、比者侵伐無寧歲、新羅大城皆爲

言子必不爲此

王并、歸窮於朕、丐王歸地、昔齊桓一諸侯、尚存亡國、況朕萬方主、可不卹其危邪、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畀還王、不如詔者、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進討、王可思之、無後悔、永徽六年、新羅訴百濟高麗靺鞨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詔蘇定方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劉伯英馮士貴龐孝泰等、發新羅兵討之、自成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王師乘潮以進、趨真都城一舍止、虜悉衆來拒、復破之、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鄙、定方圍之、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守、隆子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王、若唐兵解去、我父子何地、與左右縋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軍士登堞立幟、泰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酋長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戶七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擢酋長治之、命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王文度爲熊津都督、定方以所俘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臨、授隆司稼卿、文度濟海卒、以劉仁軌代之、璋從子福信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皆應、引兵圍仁願、仁軌發新羅兵往救、道琛立二壁於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賊奔入壁、爭梁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琛保任孝城、使告仁軌曰、聞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老幼皆殺之、畀以國、

我與受死不若戰仁軌遣使齎書答之道琛倨甚館使者於外嫚使人官小我國大將禮不當見道琛還仁軌以眾少乃休軍養威合新羅圖之福信殺道琛并其兵豐不能制龍朔二年仁願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真峴比明入之斬首八百級新羅餉道乃開仁願請濟師詔孫仁師為熊津道總管發齊兵七千往福信顓國謀殺豐豐率親信斬之與高麗倭連和仁願仁師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偕進趨周留城豐眾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焚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在偽王子扶餘忠勝率殘眾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仁願勒兵還留仁軌守帝以扶餘隆為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還遺人麟德二年與新羅王會熊津城刑白馬以盟仁軌為盟辭作金書鐵契藏於新羅廟中仁願等還隆亦歸京師儀鳳時遣歸藩時新羅彊隆不敢入舊國寄治高麗死武后以其孫敬襲王其地已為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絕

新羅弁韓苗裔也貞觀五年王真平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丐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真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為王國人號聖祖皇姑為高麗百濟所攻使者來乞師會帝親伐高麗詔率兵以披虜勢善德遣兵五萬入高麗南鄙拔水口城以聞善德死妹貞德襲王高宗五年攻百濟破之真德織錦為頌以獻貞德死子春秋襲王百濟高麗

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春秋遣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以春秋為嵎夷道總管遂平百濟春秋死子法敏嗣以其國為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眾略百濟地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大將軍仁問為新羅王詔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發兵討之上元二年仁軌破其眾於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眾李謹行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仁問乃還法敏辭王詔復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縣有小守法敏死子政明嗣遣使者來朝丐唐禮武后賜吉凶禮政明死子興光嗣開元中遣使朝貢并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別親離國朕不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渤海靺鞨入登州興光擊走之進寧海軍大使死子承慶嗣命鴻臚少卿邢璹弔祭詔璹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為副其國高奕皆出其下承慶數傳後國大亂有張保皋鄭年皆善戰年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保皋勇健不及年而齒長常不相下皆自其國來為武寧軍小將後保皋歸新羅見其王曰徧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王使保皋守之自太和

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年客漣水饑寒一日謂成主馮元規
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皋元規曰若與保皋素不相能奈
何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至謁
保皋保皋大喜痛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皋以
兵五千人與年持年而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
反者立王王召保皋為相以年代守清海

史纂卷二百四

唐書三十五

列傳

西域

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其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
也王麹伯雅隋時嘗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武德
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高祖命使者臨弔太宗即位
獻玄狐裘亦諸國施為皆以聞貞觀四年文泰來朝禮賜甚
厚宇文氏求預宗籍詔賜姓李更封常樂公主久之文泰與
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遏掠伊吾嘗臣西突厥
至是屬內文泰與葉護共擊之帝讓其反覆召大臣阿史那
矩計事文泰不遣使長史麹雍謝罪隋末華民多奔突厥及
頡利敗逃入高昌有詔護送文泰留之又與西突厥破焉耆
三城虜其人焉耆王訴於朝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問狀復
遣使謝帝責之曰汝主朝貢不入無藩臣禮擅置官擬百僚
今歲首萬國君長悉來而王不至且我使人往文泰曰鷹飛
於天雉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西
域使人入貢而王拘留之又告薛延陀曰既為可汗與唐天
子等何事拜其使明年朕當發兵虜而王歸謂而君毋自[illegible]
薛延陀可汗請為軍向導遣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堅約[illegible]

月三萬亦淺矣乃欲貪唐兵衛恐甚

復下頃書示文泰禍福促使入朝文泰稱疾不至乃拜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薛萬均副之契苾何力爲葱山道副大總管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之文泰謂左右曰曩吾入朝見秦隴北城邑蕭條非隋時比今伐我兵多則運艱不逮若下三萬我能制之唐兵度磧疲鈍我以逸待勞坐收其敝耳及聞王師至磧石發悸死子智盛立君集急攻田地城明日破之虜七千餘人夜逼其都智盛以書遺君集曰先王得罪于天子咎洩譴積震墜厥命智盛嗣位未幾公其見赦君集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智盛不答軍進塡壍引衝車飛石如雨城中大震智盛令大將麴士義居守身與麴德俊詣軍門

請改事天子君集諭使降辭未屈薛萬均勃然曰當先取城小兒何與語麾而進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先是國人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霜雪自殄滅文泰捕謠所發不能得捷書聞天子大悅宴群臣班賜策功赦其地州縣之號西州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卽位高昌故先朝謁後以掠商胡遏貢獻故天誅加焉今文泰已死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弔民理也乃利其地屯守常千人屯士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尺帛助中國也所謂散有用事無用也不納罷安

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古者先函夏後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逖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粟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役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菽麥傾機杼道路死亡尚所不計罪人重者犯罪輕者惰業無益於行所遣多有亡命官司捕逮株逮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擧豈能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我之心腹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爲立君蓋罪而誅之伏而立之蠻夷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令首領遂還本土

長爲藩翰使中國外夷各得其所不聽初文泰厚餉西突厥欲谷約有急爲表裏使葉護屯浮圖城及君集至懼不敢發遂來降以其地爲延州焉耆請歸高昌所奪三城許之君集勒石紀功凱旋俘智盛君臣獻觀德殿行飲至禮酺三日徙高昌豪傑於中國智盛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弟智湛右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智湛麟德中爲西州刺史卒

吐谷渾有城郭不居隨水草以帳爲室以肉爲糧有青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牧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皆生聰駒日行千里故世稱青海驄隋時其王慕容伏允寇邊

甑生一作甑生

煬帝命觀王雄破其衆伏允以數十騎亡去仙頭王率男女
十餘萬降置郡縣以長子順宿衞隋亂伏允復其故地高祖
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時李軌據涼州帝令伏允擊李軌自
効當遣順還伏允引兵與軌戰帝遣順歸太宗時伏允遣使
者入朝未還寇鄯州帝遣使讓伏允且召之伏允以疾爲解
而爲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不至又掠岷州都
督李道彥擊走之執名王二斬首七百級復遣使者來朝俄
寇涼州時伏允老其相天柱王用事執行人鴻臚丞趙德楷
帝數遣使曉救終不遣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大總管
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

且末道高甑生鹽澤道並爲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四月
道宗破伏允於庫山斬首四百伏允燒野草入磧以疲唐兵
靖馬多饑乃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趨北出其右
君集道宗以一軍趨南出其左君集道宗戰於烏海獲名王
靖大亮破天柱部落於赤海伏允走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
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
降霜乏水草士飲冰馬噉雪閱月次星宿州達柏海上積石
山觀河源兩軍會於大非山破邏真谷順之質隋伏允立其
弟爲太子順常鞅鞅欲以功自結天子斬天柱王舉國降伏
允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伏允窮無聊自經死國人立順

爲君稱臣內附帝恐未能定其國遣大亮率兵鎮撥順久入
質國人不附爲其下所殺立其子諾曷鉢年幼大臣爭權帝
詔侯君集經紀之請頒曆及子弟入侍詔封爲河源王遣淮
陽王道明持節冊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遂請昏獻馬牛
羊數萬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詔道明持
節送公主其相宣王謀襲公主劫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引
輕騎至鄯城果毅都尉席君買率兵與鄯城王斬宣王兄弟
國大擾帝詔民部尚書唐儉中書舍人馬周持節撫慰高宗
立拜諾曷鉢爲駙馬都尉諾曷鉢獻名馬曰國之最良者帝
曰良馬人之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左驍衞將軍

鮮于匡濟迎之與諾曷鉢至京師帝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妻
其長子蘇度摸末主與次子闥盧摸末來朝復請昏帝以宗
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既而與吐蕃相攻並來請師天子兩不
許大臣素和貴引吐蕃擣其虛破之黃河上諾曷鉢與公主
引數千帳走涼州吐蕃遂有其地諾曷鉢請內徙更封青海
王帝欲徙其部於涼州之南山羣臣議不同帝乃以薛仁貴
爲邏娑道大總管總兵五萬討吐蕃納諾曷鉢於故廷王師
敗於大非川舉吐谷渾地皆陷乃徙浩亹水南諾曷鉢以部
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州即拜刺史欲其安樂云諾
曷鉢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吐谷渾餘部詣涼甘肅瓜沙

等州降宰相張錫及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為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迫默啜假在諸華亦不能遽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耽尚乙句貴置靈州既而反叛入牧坊劫羣馬剽掠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明驗也往素和貴叛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耳於我無損豈與句貴之亂比耶今降虜非彊服之也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循其情為之制當甘肅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則情易安分數州以處則勢自弱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能即序者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宜超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

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國詔可宣超死子曦皓立曦皓死子兆立吐蕃復取安樂州其殘部徙朔方貞元十四年以慕容復為青海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絕矣

焉耆常役屬西突厥太宗貞觀六年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其邊十二年處月處蜜與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廬舍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相聞突騎支喜引兵佐唐高昌破歸所俘及城突騎支遣使者入謝西突厥娶突騎支女遂相約為輔車勢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會王弟栗婆準等來降命孝恪為總管率兵出銀山道以栗婆準等為鄉導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恃不為虞孝恪倍道絕水夜傅堞遲明譟而登國人擾敗斬千餘級執突騎支以栗婆準攝國事因突騎支及妻子送洛陽有詔赦罪西突厥以兵救焉耆而孝恪還三日突西突厥囚栗婆準更使吐屯攝王遣使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爾乃王之耶吐屯懼王焉耆復立栗婆準其從兄阿那支自立執栗婆準獻於龜茲王殺之阿史那社尒討龜茲阿那支救之為社尒所擒斬以徇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為王以其地為焉耆都督府婆伽利死國人請還前王

突騎支高宗許之突騎支歸國死龍嬾突立死焉吐拂延立開元七年安西節度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詔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征西域賈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輪臺征之

龜茲居伊邏盧城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後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龜茲遣兵與焉耆影援自是不朝貢王死弟訶黎布失畢立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帝怒其佐焉耆議討之會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昴星胡分數且終乃以阿史那社尒為崑山道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護郭孝恪等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社尒分五軍掠其北焉耆王阿那支來救為社尒所執龜茲大恐酋長皆棄

君臣同樂亦思將帥之臣如郭孝恪乎

碎葉一作焉耆

城走、社尔犮磧石去王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居前、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與王遇、其將羯獵顛率兵五萬合戰、威僞北、王見威兵少、麾而進、威與繼叔合、還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王嬰城、社尔將圍之、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孝恪居守、沙州刺史蘇海政、長史薛萬備以精騎窮躡六百里、王保撥換城、社尔圍之、閱月、执王及羯獵顛、其相那利夜逸、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來戰、孝恪死之、倉部郎中崔義起與韓威、曹繼叔募兵戰城中、斬首三千級、那利敗、亘亡散、復戰、繼叔乘之、斬八千級、那利走、執之、社尔凡破五大城、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西突厥歸軍餽馬、社尔立王弟

葉護王其國、勒石紀功、昔聞帝喜、宴群臣、酒酣、帝曰、夫樂有幾、朕試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與卿等同樂、遂徧觴之、初孝恪擊焉耆、龜茲有浮屠善數數、曰唐家終有西域、不數年吾國亦亡、社尔執訶利布失畢、那利、羯獵顛、獻太廟、受俘紫微殿、帝責之、皆頓首伏、有詔赦罪、改館鴻臚寺、拜布失畢左武衛中郎將、徙安西都護府於其都、統龜茲、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高宗復封訶利布失畢為龜茲王、與那利、羯獵顛還國、後王來朝、那利烝其妻、左右請殺之、由是相猜忌、使者言狀、帝并召至京師、囚那利、遣王還、羯獵顛拒不內、降西突厥、王不敢進、以憂死、詔左屯衛大將軍楊冑發兵禽羯獵顛、窮誅部黨、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更立訶黎布失畢之子素稽為王、授都督、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以故安西為西州都護府、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譔西域圖志、儀鳳時、吐蕃攻焉耆等四鎮、皆沒、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沙磧荒絕、民供貲根苦甚、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開元十八年、其王孝節遣弟孝義來朝、

于闐有玉河、國人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初無蠶、丐諸鄰國、

不肯與之、乃使人求婚及將迎、婦告之曰、國無帛、可持蠶為衣、女乃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立約、無殺蠶蛹及蛾出、盡以為種蠶、乃多於本國、王姓尉遲氏、本臣突厥、阿史那社尔平龜茲、長史薛萬備謂社尔曰、今破龜茲、西域震恐、願假輕騎、羈于闐王獻京師、萬備至于闐、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其王伏闍信隨使者來朝、會高宗立、賜袍帶、布帛六千段、第一區、留數月遣之、請以子弟宿衛、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領七十人來朝、擊吐蕃有功、帝以其地為毗沙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闍信都督、死、子璥立、死、傳至尉遲勝、有傳、德宗遣內給事朱如玉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珂佩五、枕一、

葡胎三百篚四十奩三十綢十杵三瑟瑟百斤及他寶等及
還許言假道回紇為所奪事泄流恩州死
天竺居蔥嶺南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瀕海北天竺
拒雪山東天竺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際海中天竺在四天
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
長別國數十置王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
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壽五百歲牛壽如之中天竺王
姓乞利咥氏世有其國不篡殺土溽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
沒橐它人富樂無簿籍耕王地者乃輸税以舐足摩踵為致
禮王大臣皆服錦罽為螺髻於頂餘髮翦使卷男子穿耳垂

璫或懸金耳鐶者為上類徒跣衣重白婦人項飾金銀珠纓
絡死者燔骸取灰建窣堵或委野中及水餌鳥獸魚無喪
紀書貝多葉以紀事尚浮屠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
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咒能致龍起雲雨武德中王尸羅逸
多討四天竺皆臣之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
而國有聖人出試為我言其為人玄奘言太宗神武平禍亂
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遣使者上
書帝令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尸羅逸多問國人自古亦
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乃出迎膜拜受詔書
戴之頂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

何不取些牛血活五百歲亦好

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
珠鬱金菩提樹二十二年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
師仁為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
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奔
吐蕃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泥婆羅以騎七千來玄策
部分進戰拔其城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萬人阿羅那順委
國走師仁禽之俘衆奉王妻子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
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
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
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獻俘闕下帝曰夫人

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
使者寧至俘虜耶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
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
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走婆羅門諸國求畔茶法
水水出石臼中有石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
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它髑髏轉注瓠中有樹名咀賴羅
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
鏃矢射枝枝落為群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此後
術不驗有詔聽還不能歸死長安高宗時東天竺人盧伽逸
多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乾封三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

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至獻五色能言鳥北天竺
一來朝
小勃律與大勃律接開元中吐蕃奪其九城其王遣使沒謹
忙求救北廷節度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鋭兵四千
倍道往與沒謹忙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詔冊爲小
勃律王死及蘇失利之立吐蕃誘之妻以女西北二十餘國
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仙芝
遣將軍席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之請假道趨大勃律仙芝
詔元慶曰城中大酋皆吐蕃心腹吾兵到必走山可出詔書
慰之賜以繒帛因縛之以待我元慶至蘇失利之挾妻走乃

縛其酋領仙芝斬之斷娑夷橋吐蕃至救之不及蘇失利之
遂降於是拂菻大食七十二國咸震恐歸附執小勃律王及
妻歸京師詔以其國爲歸仁軍募千人鎮之以蘇失利之爲
右威衛將軍

南蠻

南詔本哀牢夷夷語王爲詔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越
析浪穹邆賧施浪蒙舍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
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都羊
苴咩城其人壯者皆爲戰卒跣而走險馳突若神前傷者養
治後傷者斬其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開元末皮邏閣逐河
蠻取大河城又取大釐城天子賜皮邏閣名歸義是時五詔
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
制可歸義已并群蠻遂破吐蕃天子冊爲雲南王徙治大和
城其栢東城有諸葛亮石刻其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夷畏
誓常以石搘搘天寶初遣孫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歸義
死子閣羅鳳立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
城及五鹽井復立馬援銅柱而還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
卞急少方略南詔常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
之多所求索閣羅鳳不應虔陀表其罪由是忿怨攻虔陀殺
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仲通自將分二道次曲州靖

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如不聽則歸命吐
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
鳳衆京觀遂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給金印號東帝閣羅鳳立
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奉中國累受封賞後嗣
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洗吾罪也楊國忠以劍南節度
當國調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
會安祿山反閣羅鳳遂取嶲州會同軍據淸溪關閣羅鳳死
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併力
一趨茂州一趨扶文一趨黎雅令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德宗
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斬首

六千級禽獲甚衆虜顛仆厓壑且十萬異牟尋懼徙苴咩城吐蕃悉奪其險歲索兵助防賦斂煩重異牟尋苦之故西瀘令鄭回爲閤羅鳳所虜重其儒者俾敎子弟後以爲淸平官猶宰相也回說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貪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之勞利莫大焉異牟尋然之因謀內附而未敢發會節度使韋皐撫諸蠻有恩惠諸蠻吿以異牟尋意皐遣諜者猶洩之於吐蕃吐蕃疑之因責質子異牟尋愈怨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趨成都遺皐帛書言願竭誠自新歸獻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源等州安西鎭守揚兵四臨令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此西

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時貞元四年也皐遣使者於京師德宗賜以詔書命皐遣諜往覘皐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在城中南詔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宣天子意異牟尋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尋閤勸與佐時盟於點蒼山藏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殺吐蕃使者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隨佐時入朝吐蕃與回鶻戰敗調南詔兵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請以兵五千人行許之乃自將數萬踵後行大破吐蕃於神川禱死以萬計俘其五王遂斷鐵橋遣弟湊羅棟入獻地圖方物詔復號南詔帝册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册南詔印滋至太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鐸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以千人衞大象十二引於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册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册使南向讀詔册相者引異牟尋跪授册印稽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異牟尋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衞皇帝所賜也有歌女二人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龜茲樂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滋還遣淸平官尹輔酋等謝天子獻鐸鞘浪劍

鬱刃生金等物鐸鞘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所擊無不洞夷人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傷人卽死浪劍浪人所鑄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異牟尋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皐皐辭固請乃舍成都就學且言昆明巂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虜所脅反爲我患吐蕃果謀襲南詔閱衆治道異牟尋與皐相聞皐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吐蕃顆城將楊萬波降徙其人於巂川皐將扶忠義又取末攻城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監軍野多輸煎亦詣忠義降吐蕃攻雲南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還吐蕃以罷戰

數北、乃屯三瀘水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皐部將杜毗羅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虜大奔、大酋皆降、獲甲首二萬、虜大調集、攻鹽州、破麟州、皐督諸將分道出、與南詔會瀘原、軍覆其北、劍南兵攻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甲仗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帝遣中人尹偕勞異牟尋、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尋閤勸立、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死、子豐祐立、豐祐勇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部候廢弛、大和三年、嵯巔掩卬、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市肆不擾、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明年上表請罪、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墨、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然朝貢猶歲至、宣宗崩、豐祐亦死、酋龍立、僭稱皇帝、自號大禮國、（即大理）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爲蠻所攻、棄州走、以王寬代之、咸通二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不能拒、奔巒州、以胡懷玉代之、七綰洞蠻叛、都護王寬不能制、以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不敢出、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欲沮壞之、言

唐宋蔡京殿同

都護府先陷矣李鄠屯武州此城陷必武州城而史不明言

南方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徹戍兵、襲請留五千兵、累表不報、乃極陳南詔久伺邊隙、有十必敗之狀、朝廷兵嚮不省也、京請析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襲象蘇綏爲隸州、拜京西道節度使、京褊忮貪虐、作炮熏刳斮法、爲軍中所逐、貶死、以鄭愚代之、南詔略安南、蔡襲請救、詔發湖荊、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請先防近者、詔鄭愚分兵禦之、襲累請濟師、乃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未至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荊南兵至、與南詔苦戰、斬二千級、蠻遂屠州城、詔以高駢爲安南都護、南詔逼邕州、鄰恐、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乃以康承訓代之、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復置行都護府於海門、調山東兵萬人戍之、以張茵爲經略、茵逗遛不敢進、五年、南詔掠巂州、西川節度蕭鄴敗之、明年、復來攻、刺史喻士珍貪婪、掠東爨口以易金、蠻怒、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宰相楊收議罷行都護、悉以兵授高駢、駢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駢至交州、戰數勝、斬其將張詮、李溠龍以衆萬人降、賊出兵戰、敗還、丞城、衆乘之、踰塹入、斬帥酋遷、獲首三萬級、安南平、初酋龍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譯五返、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杖之、械繫於館、劉潼代福節度、表縱還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

厚賜遣還明年酋龍遣使楊酋慶等來謝李師望言成都經
總蠻事曠日路遠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嶲七州爲定邊軍建
節度制機事近且速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
五舍嶲州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師望裒積無厭私
賄以百萬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等又失戍士心衆
怒將殺師望會召還以竇滂代之滂尤不法誅責苛刻蠻役
未興而定邊已用酋龍怨殺其使十年入寇以軍綴青溪關
引衆伐木開道出沐源闚嘉州滂遣兵往戰一軍盡覆酋龍
使嶲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浥大度河尨諸屯退保北涯
蠻詐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薄嘉州刺史楊忞夾江而軍

上撲射蠻不得進乃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忞走嘉州陷滂
自將兵戰酋龍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畢蠻杼爭岸譟
而進滂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却滂奔還
蠻陷黎州進擊邛州滂棄州壁導江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
西川節度使盧耽授兵未集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患
懿宗馳遣太僕卿支祥爲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
行疾驅但蚍結蠅營貪鹵掠小利處處留屯故老幼得扶攜
入成都閭里皆滿家所占地不得過一床雨則戴盆盎自庇
城中井竭共飲摩訶池有爭捽溺死者或盛沙取滴飲之死
不能具棺即坎瘞之部將李自孝與賊通詭毁城下蒔葦稻

欲漑水以殞城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
攻之爲其下所覺耽殺自孝以狥蠻以鵝車攻城未至城中
以巨索大鉤鉤其車投炬焚之蠻卒盡死耽遣李瓌張察率
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爲蓬籠如車蓋下設梳木推而
前匿其內以穴墉楊忞注以鐵液蓬籠皆然時傳言救師至
城中鼓譟開門爭出迎軍搏戰不解日入判官程克裕以北
門兵二千乘之蠻乃尨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明乃覺投
火於壖蠻皆死穴中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應援使兵
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賊騎數萬晨壓官
軍以驍大將宋威以忠武軍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蠻開屬

翔山南軍且來乃趨沱江爲伏兵所擊王師奪昇僊梁蠻大
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射王師威疏軍行矯矢所發叢射之
酋龍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
可僞和以紓急如不許死未晚也乃來請和三日梁成從濟
斷梁援隊緩驅慶復見成都不破以已功輕乃按軍縱寇人
人切齒成都舊無隍塹耽乃濬隍廣三丈作戰棚於埤列左
右屯營營別五區區卒五十蒔皂莢夾壕三年合抱又爲大
旗連督自是南詔憚之十四年復寇蜀絚舟大度河以濟刺
史黃景復擊却之乃循河而南夜從上流渡兵夾攻景復還
黎州蠻追之爲景復所敗蠻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南

詔欲上書天子白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
雅州摩定邊軍軍潰成都大震南詔至新津回寇黔中經略
使秦匡謀奔荊南僖宗乾符元年劫略嶲雅破黎州入邛崍
關掠成都三月乃去詔高駢領西川節度使駢閲精騎五千
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崍關復黎州
南詔遁還駢責景復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
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驤
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酋龍使奉書乞和駢答曰我且將
百萬衆至龍尼城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
至其境酋龍不肯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法遣浮屠景仙攝使

往酋龍與其下迎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送
質子三十人入朝乞盟請爲兄弟或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
駢結吐蕃尚延心等爲間築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
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奪酋龍恚發疽死僞謚景莊
皇帝子法嗣寇西川駢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
郎崔澹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駢
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罷使者再入朝議和親會駢徙荆
南邕州節度使辛讜遣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
見驃信坐上戴長子擁絳衣少年朱紵約髮與客伽陀酋孫慶
曰此驃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引就幄四女子奏樂飲

至夜乃罷遣使者還駢劾澹等沮議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言
蠻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臣請募義征
子發山東銳兵五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平也帝復手詔問
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嘗一縣耳中國何負於彼而遣
重使加厚禮彼且謂朝廷畏怯脫有他請陛下何以待之天
宗近屬不可下降小夷臣比移書不言舅甥黜其僭也如蠻
使不復至當遣諜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強乃襲安
南陷之都護曾袞奔邕府及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申和親
議時盧攜輔政厚駢勸帝許之乃以宗室女爲安化公主許
婚以歡王龜年爲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及還具言法誠

欲以爲敬宣功進司空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迎
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鴆殺之蠻可圖
也隆眉等死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帝
以方治公主車服爲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命黃
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僞謚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
中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先是有時
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一族矣川羅識一族）
訶陵在南海中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
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避之如是三
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汝罪

實本於足乃斬趾以狗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兩爨蠻西爨謂之白蠻東爨謂之烏蠻永徽初大勃弄楊承
顛叛麻州高宗以趙孝祖爲郎州道總管討之其酋禿磨蒲
與大鬼主都干以衆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謂主祭
者爲鬼主每歲戶出牛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
以復仇云孝祖遂北斬禿磨蒲及鬼主十餘級會大雪寒凍
殭死者略盡孝祖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誘弄棟叛請遂西討
詔可孝祖軍入夷人皆走險小勃弄酋長殁盛屯白旗城率
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楊承顛嬰城守孝祖麾軍進執
承顛餘屯大者數萬小者數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烏蠻

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白蠻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貞元中
以苴夢衝爲大鬼主吐蕃數侵之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遣
韋皋書乞兵攻吐蕃皋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
溪關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
據高爲營苴那時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軍於北谷殺
其兵馬使乞祀龍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拔於葱
柵青海兵馬使乞藏遮遮亦戰死遮遮尚結贊子也其下節
度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
傅藥曰食乎曰然即進膳曰衣乎曰然即命裘又問歸乎曰
然以馬載尸而去詔封苴那時爲順政王苴夢衝爲懷化王

夢衝私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皋遣巂州總管蘇峞以兵三百
召夢衝至琵琶川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爲六部西爨之南有
東謝蠻居黔州西謝氏世爲酋長自以姓高女不可以嫁人
故其族不育女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中書侍郎顏師古
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
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爲王會圖詔可元和中辰漵蠻酋張伯
靖嫉本道督斂苛刻聚衆叛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略使崔能
荊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伯
靖上表請隸荊南乃降崔能恨之請調荊南湖南桂管兵約
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而叛

壓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獨詔嚴綬招
伯靖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授右威衛翊府中郎將松外蠻
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
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貞觀中巂州都
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
道可通也太宗以右武候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
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
諭降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
西洱河蠻帥楊盛隆遂降乃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
通蠻之道後生羌爲吐蕃鄉導攻陷之西洱河諸蠻皆臣吐

蕃開元中首領入朝授刺史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作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蠻歲稟節度府帛三千匹以詗南詔南詔亦密賂之覘成都虛實節度使至酋長欲上謁必請於都押衙都押衙不令者輒亂其叛常倚之以爲重故姑息之又有奉國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賞於巂州然挾吐蕃爲輕重又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有繡脚種刻踝爲文有雕題種身面涅黛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環人牽乃行有長鬃種額前爲長髻下過臍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有飛頭獠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反夜如病頭忽亡比旦乃還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首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爲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韋臯斬之招其首領勇于等出降或請增栅東凌界以守臯曰無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不擾境貞元七年以驩峯二州爲都督府驩在安南限重麋峰統羈縻州與蜀爨蠻接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黃氏居黃橙洞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眞崇鬱與陸州武陽朱蘭洞蠻皆叛推武承斐韋敬簡爲帥合衆二十萬綿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illegible]是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等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歲中二百戰斬乾曜崇鬱等七人承斐等面縛詣桂州降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陷邕管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沔趫勇前後陷十三州賊勢益張乃以楊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二年少卿等歸欸拜歸順州刺史弟少高爲有州刺史未幾復叛陷賓巒二州據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請發兵盡誅叛者兵出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邕容兩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當時莫不咎之長慶初以嚴公素爲經略使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復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劫州縣掠平人或聚或散終不能爲事自行立楊旻建征討生事邀功邕容兩管日以凋敝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神共疾二將繼死今嚴公素亦非撫御之才復尋往謬誠恐嶺南未有寧息之時非合邕容兩管爲一道邕州與賊逼近止限一江容州則甚懸隔若經略使遷在邕州兵鎭所處物力必完一則不敢輕犯一則易爲控制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又比者所發南討之兵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遠鄉

羈旅疾疫殺傷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以行營糧賜充給費不增而兵便習守則有威攻則有利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更為荒僻假使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其於事務未有虧損願因改元大慶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選有材用威信者委以經略處理得宜永無侵叛之事不納黃賊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邕州刺史崔結擊破之明年黃昌瓘請降敬宗納之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稍不得意輒侵掠節度使不能制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十八州歲輸貢稅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強結南詔為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節度辛讜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之員州首領儂金澄金勒等黃洞首領黃伯奮伯會伏兵濠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金勒遁免欲與兵復仇辛讜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遣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讓金勒曰節度使持物與獠無非結好也汝前日兵敗濠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眾兵忿者必敗吾當囚為老官婢矣金勒感悟遂罷兵

史纂卷二百五

唐書三十六

列傳

姦臣

許敬宗善心子也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敬宗書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立門戶及駐蹕山破賊帝命草詔馬前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為有司所劾貶鄭州刺史復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敬宗獨宣言曰田舍子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決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使太子賓客進中書令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側目威寵炎赫帝東封次濮陽問竇德玄曰此謂帝丘何也德玄未及對敬宗曰臣知之昔帝顓頊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浞所滅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衰湯滅之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所謂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也對曰夏禹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

[illegible]

汶水自南入之所爲洪[illegible]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
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
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
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
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
而爲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
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
曰善敬宗退而自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者德玄不能對吾
耻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處世基
與善心皆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

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以爲口實敬宗子昂
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高祖奴也敬宗第
舍華僭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以
爲繼室其子昂烝之敬宗怒奏斥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致
仕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徼嫁女
蠻落謚曰繆其孫彥伯訴於朝有詔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
曾忠孝以食日萬錢猶謚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乎既不改
彥伯昂子也頗能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
爲之敬宗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彥
伯官太子舍人既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

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
李義府饒陽人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薦之爲太子舍
人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高宗立遷中書
舍人兼修國史爲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
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許敬宗甥癭而有智曰武昭儀方
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苟而未發君能請立爲后轉禍
爲福在此時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
儀帝大悅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武后立義府與敬宗德儉
相濟爲姦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於
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

貓永徽六年拜同中書門下三品洛州女子淳于氏以姦繫
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大理卿段寶
玄劾之詔給事中劉仁軌御治義府迫逼正義縊獄中侍御
史王義方廷劾其惡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帝德義
府不問未幾進中書令與杜正倫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明年
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既主選母妻諸子賣官鬻
爵門如湯沸帝戒之曰聞卿兒子女壻多過失朕爲卿掩覆
可少勗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
所從得耶義府不謝去帝不悅義府遷子津爲長孫延曰吾
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有金吾參

選鄙曾從
行上冬獵
鄉原猶宜
入林甫之
詩

重傷行穎自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
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嶲州、死、子津流振州、洽洋及塔柳元貞
並流延州、朝野相賀、以為誅四凶云、

傅游藝、衛州人、遷左補闕、武后稱制、上言當革姓、以明受命、
后悅、擢給事中、閱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乃黜唐稱
周、廢唐宗廟、自僭皇帝、賜姓武氏、游藝採后旨、誣殺宗室、請
發六道使萬國俊等天下、恣其酷、游藝起自邪佞、一歲中賜
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嘗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有告
其謀反者、下獄自殺、歲終而敗、

李林甫、唐宗室也、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有寵、子壽王尤愛、

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
妻武氏、三思女也、私通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
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
用韓休、方具詔、武氏語林甫、使為休請、休為相、德林甫、既與
嵩有隙、薦林甫有宰相才、妃助之、拜同中書門下三品、皇太
子郢王瑛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曰、天
子家事、外人何與、邪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言農人場
圃未畢、可須冬乃還、林甫曰、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還、
何必待時、假令妨農、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九
齡守正持重、林甫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

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遮林甫固爭、林甫許之、及進
見、九齡極論不可、而林甫嘿然、退以告仙客、仙客見帝泣辭、
帝滋欲封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
由是益疏九齡、是日耀卿九齡林甫三相就位、二相磬折趨
向、入、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出科宇間、觀者竊言一
鵰挾兩兔、俄詔書出、耀卿九齡俱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
相耶、仙客入相、林甫進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
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
既定、林甫恐及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
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蹇、太

子杜良娣父有鄰、與壻柳勣不相中、勣輕險、欲附林甫、乃上
有鄰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殺之、皆林甫
所惡也、太子出良娣為庶人、得無事、林甫使濟陽別駕魏林
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
佐太子、帝斥忠嗣、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
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一日從容曰、立儲君必先賢德、非
有大勳勞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出獵、面為豹
傷甚、林甫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
謹孝聞、內外無異言、故飛語終不得入、時帝春秋高、怠於聽
斷、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

淡居燕遊流鋤稚席林甫餉遺左右至爽夫御婢無不款洽故帝動靜其得之性陰賊忍誅殺不見喜怒柔令若可親而崖穽淡沮張九齡李適之皆遭貶逐殺楊慎矜張瑄等緣坐數百人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雲嘗盛具召賓客衆畏林甫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則居之思所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泣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斥已言士皆草茅不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

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歲尹太守趙奉璋錄林甫罪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以妖言抵死唐興宰相多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懼刺客竊發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而徙家人莫知也或帝不朝百司要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中無一人入謁者卒贈太尉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璡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勅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尚何所論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蕃將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而大臣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欲杜之以久已權說帝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肯身先也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健養馬上長行陣若陛下感而用之夷狄不足圖也帝因以安思順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祿山專三道勁兵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林甫爲之也楊國忠代相素銜林甫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告林甫與思約爲

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祝帝怒詔奪林甫官爵斲棺剔取貽含珠玉金紫以庶人禮葬之諸子徙嶺南黔中籍其家帝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博辯見幸嘗與論人物肅宗在鳳翔每拜將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及宋璟曰賣直以取名耳至林甫曰妬賢嫉能世無其比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然

盧杞奕之子也有口才鬼貌藍色容體甚陋不恥惡衣菲食八歲調有祖父風師爲虢州刺史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杞奏之德宗命徙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赤子臣請食之便帝

蔭補也

曰守虢而愛宅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召爲御史中丞論奏合帝意踰年遷大夫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與杞輔政炎鄙杞才下杞銜之炎斥海外死杞惡顏眞卿會李希烈反令眞卿宣慰其軍卒爲希烈所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遂卒於行是時兵屯河南財用日急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錢百餘萬緡杞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取償於官長安爲閉肆贊術大窮於是行間架除陌之稅間架錢者其屋二架爲間上稅間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一架者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

除陌錢者公私貿易售法千錢算二十加至五十主儈注所售其自相市爲私籍則自言隱千錢者沒入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以爲姦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稅商人僦質矣不稅間架除陌矣其倡首造作以召怨階亂杞實爲之帝狩奉天杞從上卒迫走出寧武節度杜希全合四鎭兵萬人入援上召將相議所從入之道關播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當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杞恐希全入見乃曰漠谷道近賊若邀之則城中出兵佃應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燭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唯四鎭耳若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北逆賊若令四鎭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從杞議兵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四鎭兵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賊勢遂張及李懷光自河北不賊泚杞懼其入朝有所陳奏謂帝曰懷光乘破賊之威可一舉而定京師若許其朝犒賜留連賊得裒集殘兵爲完守計國之寶難帝詔懷光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奸臣沮間不得一見天子內怏怏遂反暴杞罪惡衆議讙沸歸罪於杞帝不得已貶杞新州司馬然心念之乃因興元赦令徙吉州長史杞喜曰上必復用我矣貞元元年遷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肯草詔

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改澧州別駕死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省不屛姬侍及杞至則屛去隱几而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後得權吾族無類矣子元輔兵部侍郎端介靜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不以杞之惡爲累云

崔胤愼由子也崔昭緯薦之拜同平章事王珙兄弟爭河中以胤爲節度使不得赴復入輔政昭緯誅罷爲武安節度使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外結藩鎭內相凌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言胤有功不宜處外還入相昭宗至自華州欲安反側而胤陰爲全忠地俾握兵四討帝惡之罷爲

二人胤此入拜無慨

清海節度使胤不欲外除令全忠劾宰相王摶交敕使其危
國家罪當誅胤召還守司空平章事而賜摶死誅中尉宋道
弼景務修擅廢天下胤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
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閹尹廢辱
天子胤令判官石戩說之曰季述廢天子天下皆憤惋今
謀反者特季述它人劫於威耳君素忠勇誅此賊復天子以
取功名在反手間耳若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許諾胤割
帶爲誓季述誅胤復輔政帝德之延見不名以字呼之寵遇
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
全忠奄自罷政事挾帝幸鳳翔胤召全忠以兵迎天子及茂

六人

闕郎見亦喋矣

共騎步一千四百人

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累詔行四宋札三皆辭
疾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同平章事進司徒
兼判六軍諸衛事胤請罷左右神策軍使及諸道監軍於是
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帝在鳳翔以盧光
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扆等三十餘人
惟裴贄孤立可制謂與備政動靜一決於胤全忠利輝王幼
沖使胤請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帝曰濮王長可也胤不
從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揣全忠將篡奪恐已且及
禍欲握兵自固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
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

一番七百

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迭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
諸衛副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屠取
銅鐵爲兵使全忠陰令汴人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墜
馬死全忠疑胤陰殺之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荊襄而全忠
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罷爲太
子少傅全忠令子友諒以兵圍其第汴士皆突出逆殺胤并
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亦死死十日全忠脅帝
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啼號不絕
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至此先是全忠雖據
河南顧彊國相持未敢決移唐祚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附

一將宰相之不足貴

其翼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亦身屠宗滅云愼由晚
無子遇異僧以術求嗣乃生胤字緇郎及爲相其季父安潛
嘆曰吾先君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壞之
柳璨公綽族孫也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拜同平章事起布衣
不四歲至宰相近世所未有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
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蔣玄暉張廷範與璨
謀殺大臣有宿望者璨手疏所惡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
死天下冤之全忠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言璨玄暉有
貳心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
沮我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耶璨懼脅哀帝曰人望歸元

帥矣、陛下宜斷議以授終、璨請自行拜、璨司空、爲冊禮使、即
日進、道全忠竟流璨崖州、殺之、璨臨死自罵曰、負國賊柳璨、
死宜矣、
蔣玄暉不得其系、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駐陝州、度全
忠必篡奪、命衛官高瑛、持帛詔賜王建、告以全忠將遷洛陽、將
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各
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
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
右黃門內園小兒、以玄暉爲樞密使、與張廷範率汴兵爲衛、
初全忠入邠州、亂節度使楊崇本之妻、崇本怒、遣使者會克

用茂貞、南告趙匡凝王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乃謀
弒帝、以絕人望、令李振諭玄暉、與張廷範朱友恭氏叔琮夜
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叩宮門、言有急奏、請見帝、門開、至椒蘭
院、夫人裴貞一啟關、殺之、趨至殿下、玄暉曰、上安在、昭儀李
漸榮曰、院使毋傷大家、寧殺我、劍士入、帝單衣環柱走、太追
弒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欲弒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戒
者帝也、乃釋后、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宮人博、爲貞一漸榮
所弒矣、人首全忠自河中入朝、李振曰、昔文帝殺高貴鄉
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入西內、臨對嗣
天子、言弒逆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於是斬友恭叔

琮、收玄暉車裂都門外、廷範轘於河南市、

叛臣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鬥、曉諸戎情、部分
嚴謹、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實中、破之、會薛
忠義於馬邑、進會李光弼、戰於常山、史思明走、肅宗即位、與
子儀往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子儀率懷恩迎擊之、懷
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
死戰、遂破其衆、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襲潼關破之、
賊將安守忠苦戰、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濟、
帝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於香積寺北、

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掩之、殲斬無遺、賊氣沮、既合戰、懷
恩以回紇夾攻、戰酣、脫甲援矛、直擣賊陣、殺十餘人、衆驚潰、
會李嗣業鏖鬭、賊遂大敗、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
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
矣、對曰、守忠歸仁、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
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王不從、固請、逾夕四五反、遲明、諜者
至、守忠等果遁去、從王破賊於新店、克復兩京、有殊功、封豐
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
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節度使、封大寧王、懷恩
爲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居偏裨、意有不合、雖

主將必折詬之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寬能
優容之光弼代子儀持法嚴少假貸懷恩子瑒亦倚鬬將兵
勇淺入號猛將安太清降其妻有色瑒劫致麾下光弼命還
之瑒不聽以卒環守光弼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
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耶及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
懷恩不用令以從王師帝思其前功召爲工部尚書代宗立
拜朔方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
汗可汗又爲子請婚上以懷恩女妻之及子立號爲登里可
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
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入塞關中大震帝遣懷恩及其母

與可汗會太原可汗遂請和助討朝義於是雍王爲元帥拜
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與回紇左殺爲先鋒諸節度皆以兵
會表裏攻擊之朝義敗走懷恩進收東京河陽使瑒及高輔
成將萬騎逐北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懷恩遷尚書左僕射兼
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誅朝義其它
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願効力行
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乃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
之潛結其心以爲助故嵩等卒據以爲患云回紇歸國詔懷
恩護之道出太原節度辛雲京恐回紇襲之以懷恩與回紇
親閉關不出犒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雲京結監軍駱奉先

懷恩叛志成此乃邊將之失也

奏懷恩反狀詔兩解之懷恩怏怏上書曰臣世本夷人少家
上皇驅策祿山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讎攻城野
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姪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
其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臣之
恩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前日回紇入寇京輔震驚陛下
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收復東
都掃蕩燕薊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蕃夷怨怒謗讟
百端乃得返國雲京畏臣劾奏構爲飛謗陛下不垂明察使
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
六無所逃死往者同羅背逆騷動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

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
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
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賊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
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
鎮皆握彊兵臣撫綏之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
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仁孝兩全是臣不忠於
國罪六也言詞忿傲帝不以爲嫌詔宰相裴遵慶慰諭之遵
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勸之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
志誠以爲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淵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
懷恩乃止欲使其子入宿衛志誠復止之懷恩使瑒攻雲京

裴京收進攻偷次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請行彼一時也。今無及矣。帝曰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先魚朝恩耳自餘盛言其枉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偏將焦暉白玉等斬瑒首獻闕下懷恩以告其母母曰我戒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懷恩走出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詔葬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詩終帝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懷恩不受遂誘吐蕃十萬入塞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永泰元年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

屯涇陽懷恩至鳴沙病甚還至靈武死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言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李懷光渤海人本姓茹賜姓李勇鷙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委懷光紀綱軍事軍中畏之及子儀罷以所部兵分諸將懷光為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懷光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奈道自是吐蕃不敢南侵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時方雨淖懷光齊厲軍士倍道而進自蒲津絕河敗

元可恨

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裨將張韶以蠟藏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甚勅持韶號令城上人心乃安懷光破賊於魯店泚解圍去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復誦言宰相謀議乖剌度支賦斂煩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輩吾見上必請誅之盧杞聞之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可一舉平京師今入朝必宴勞流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乃勅懷光屯便橋督諸軍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姦臣阻隔恚恨去屯咸陽暴杞等罪帝為貶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帝亦殺之以慰其意懷光益自疑堅壁久旬

不出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懷光不反今賜懷光券是使之反也抵之於地懷光遣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焚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以告請帝幸梁州懷光遣孟廷賓率輕騎趨南山追帝廷賓故緩不進百官得入駱谷還言追帝不及懷光怒罷其兵其下稍貳懷光乃如河中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召之為懷光帳下所害帝乃遣渾瑊與河東馬燧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圍河中貞元元年部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帝念其功赦其妻王氏許一子嗣懷光無子詔賜懷光外孫燕承緒姓李授

左衛率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道藝田以備祭享
云、此亦帝之厚也
李忠臣、幽州人、初曰董秦、以功賜姓名、爲汴州刺史、加同平
章事、性貪淫、大將李希烈因衆怒、逐之、忠臣奔京師、授同平
章事、奉朝請、忠臣不通書、而能應對、散騎常侍張涉以賊得
罪、德宗怒、將殺之、涉故侍讀東宮、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乃
不能容一先生乎、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
以私殺部曲、有司按京杲罪當死、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帝問
其故、對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
故臣以爲久當死、帝惻然傷之、乃左遷京杲、帝常謂卿耳大、

貴兆也、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既失兵、怏怏、朱泚
反、僞署司空、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斬之[illegible]
喬琳、太原人、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參軍任紹業曰、予
綱紀一州、能勤刺史乎、紹業條其過失示之、瞀曰、能知吾失、
御史材也、琳素善張涉、涉薦琳任宰相、拜同平章事、天下駭
之、在位八旬、罷爲工部尚書、從幸奉天、帝進梁州、次盩厔、琳
詭言馬疲不進、帝給以乘輿馬、辭病甚、帝賜所飲、氣曰勉爲
良圖、與卿別矣、琳祝髮舍佛廬、泚遣騎取之、署吏部尚書、
令婣家源休、表以朝服食以肉、琳既受職、上有訴受官不當
者、琳曰、予謂此選當乎、及平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貰死、帝曰
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嘆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
此日死、豈非命耶、
高駢、勃海人、祖崇文、南平郡王、駢會射、爲朱叔明司馬、有二
鵰並飛、駢一發貫之、衆大驚、號落鵰侍御、咸通中、帝將復安
南、拜駢爲都護、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
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報、劾駢玩敵
不進、更命左武衛將軍王晏權代之、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
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
駢遣王惠贊、曾衮傳酋遷首、惠贊間道至京師、天子覽書、御
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

兼諸道招討使、安南江多巨石、駢募工鑿治、由是漕舟安濟、
儲餉畢給、又開島石道、或言馬援所不能治、既鑿之、有震碎
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僖宗立、加同平章事、南詔寇巂
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駢至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
入、左右言寇在近、不可、駢曰、吾在安南、破賊二十萬、南詔聞
我至、尚敢動耶、時蠻攻雅州、聞駢至、亟解去、駢移檄南詔蠻
酋大懼、送質子入朝、駢減突將衣稟、戰士怨望、會駢出、屯突
將亂、乘門以入、駢匿廁圂、衆求駢不得、監軍慰解之、乃定、駢
徐出、閱府庫以金帛賞士、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夷殺之、
夷其家、投尸於江、有一婦方乳、將就刑、呼曰、安有節度使發

繕完城壘知無討賊志矣

戰士食而淄刑以逞國家法令何在我死當訴於天使北賊闕門如今日成都土惡城歲壞駢易以磚甓雉堞完新萊之得大畜因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張潾梁纘分兵窮討賊走嶺表降其驍將畢師鐸等加諸道都統鹽鐵轉運使敕駢料官軍義營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黃巢爲帥陷廣州駢請遣潾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由大庾攻廣州荊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遁類帝從之而駢卒不行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得銳士七萬召天下兵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潾破賊於大雲倉巢引殘黨壁上饒多疫死潾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潾賂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絕駢請戰擊殺潾乘勝度江攻天長駢欲縱賊以紓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曰朝廷所恃誰能易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瞿然下令將出師爕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說駢曰公勳業極矣賊未殄朝廷尚有口語況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爲長久計駢遂託疾不出嚴兵休境巢據滁和去廣陵幾數百里駢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將曹全晸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使久之帝知駢無出兵意乃以王鐸代爲都統崔安潛副之罷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封渤海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上書不遜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橈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軹道事帝怒下詔切責駢王室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悖冀邀天子復故權又請帝幸江淮會賊平駢失氣悵恨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仙以軍事屬用之用之鄱陽人以役鬼術署幕府稍稍有職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日爲誕妄以動駢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爲長年方殷至用之紿駢曰上帝處公機事嚬顣使神人來備羽翼當以職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諸葛將軍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有妖當築壇禳抑之因指賈人居駢即日驅徙殷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璖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薦齊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吒風雨望空拜揖左右或竊議輒殺之

蕭勝納賂於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許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乃從之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秘之常持以坐起爲寓鶴庭中設機關觸之則飛動駢衣羽衣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摘其奸者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乘人間事絕妾媵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即謝去自是內外無有言者唯梁纘數爲駢言駢不聽纘懼辭所領兵用之誣以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令居衢巷間凡私閭隱語莫不知道路籍目誅所惡者數百族募卒二萬爲左右鏌邪軍置官屬如駢府出入擬御至千人建大第軍府營署皆備造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防城中有變左右姬侍百餘皆娟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侍月一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足至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許入貲產贖罪駢從子澞密疏用之罪謂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澞貨賂不能滿欲妄言駢出澞舒州刺史用之構其下逐之駢怒殺澞襄王熅之亂駢上書勸進僞假駢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駢久觖望至是大喜用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駢之親信皆倚使附己政事未嘗關決於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腹心鄭杞董僅

誤請駢齋於用之第縊之紿爲昇天不克蔡賊孫儒聲言涉淮駢命畢師鐸率騎五百戍高郵師鐸善騎射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諂附師鐸不從用之欲除之請罷其兵師鐸母謂師鐸曰汝可去無顧室家師鐸未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遣人詔師鐸曰用之使高郵將張神劍圖君君其備之師鐸大驚神劍未知方椎牛釀酒將召師鐸師鐸與鄭漢璋帥兵數千至詰神劍神劍辭不知師鐸稍侵之神劍瞋目曰大夫何左計用之一妖人耳前授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一旦不在彼得志吾能北面事之耶二君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劙臂血盟推師鐸爲大丞相移檄州縣以誅用之爲名得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乃曰公兵雖精然城堅何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劍請督糧道爲公聲援師鐸曰民廩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携貳何用聲援君意不行孰能相強漢璋恐神劍不爲已下勸許之兵傅城下用之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頗用命師鐸退舍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聞亂大驚召用之問狀用之曰師鐸衆思歸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寶爲其下所逐故云用之慙不對駢曰今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使罷兵用之以其黨許戡奉書往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得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

此說甚是

何用若來斬之射書城內用之焚之以甲士入謁駢為匿內寢久乃出叱曰奴將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曰吾不復入矣遂求於駢師鐸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壯丁擁脅乘城數少息處饋餉皆相失飢死者相枕藉駢使師鐸子齊師鐸母書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內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為質駢恐用之殺之收其家置署中秦彥遣秦稠率兵助師鐸攻益急守陴者焚柵以應之師鐸兵入用之拒於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用之懼奔楊行密駢召梁纘授以兵使保子城師鐸縱火大掠既入駢以賓禮見之署為節度副使駢愛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討賊公若不決及不得侍公矣駢不能用及逃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人使孫約迎秦彥彥徐州人本名立以盜繫獄夢人呼曰秦彥從我去寤而械破因亡命更名彥聚徒殺下邳令入黃巢黨中巢敗降駢授和州刺史宣歙觀察使竇潏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迎彥或謂之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握四鄰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令彥為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德彥宜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彥楊行密朝聞必夕至矣師鐸以告漢瑄漢瑄然之師鐸乃

出駢囚秦稠燒貢奉樓取珍寶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貲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燀極工巧至是剽略殆盡師鐸徙駢東第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督護復囚署中子弟皆幽之彥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為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失志怏怏楊行密率兵與神劒連和柵壘相接彥登城望之色沮樵蘇道絕稠師鐸以勁卒三千出戰大敗斬獨士溺死者十八彥使師鐸率兵三萬陣城下行密委輜重於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其旁兵接行密僞北師鐸軍奔其壁爭取輜重伏兵譟而出行密乘之橫尸十里師鐸奔還不敢復出戰矣駢久囚拘供億窘乏徹屋析為薪煮革帶以食駢謂尒府盧宛曰予今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已師鐸既敗慮駢內應有女巫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彥曰高公是也命陳贇率眾殺之贇至駢罵曰爾輩何至是眾辟易中有人躋擊駢曳之庭下數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尚何云即斬之行密軍緒素大臨行密以城高堅議解去用之屬伏兵內壞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於門以招外兵守卑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秦彥奔東塘兵爭出相蹂藉死壕塹幾滿居民痩搒奄奄然兵反斥餘擾救之彥師鐸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儒陷高郵裴神劒降行密行密[illegible]

之、初用之謂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費、行密掘地無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以蠱厭也、行密責用之罪、斬於三橋、妻子皆死、儒攻城未下、慮彥師鐸有異謀、并其兵、彥蕪唐宏告儒曰、彥師鐸密遣人求救於汴、儒召彥師鐸、漢章會軍中、壯士禽之、責彥等反駢罪、師鐸大言曰、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儒趣斬之、漢章倚背擊殺數人乃死、文德元年、儒諜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孫儒迭相攻擊、焚市落、剽人民、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王行瑜、邠州人、事邠寧節度使朱玫、田令孜遣玫討王重榮、玫敗、縱軍還掠長安、僖宗幸鳳翔、玫反與重榮連和、請誅令孜、宰相蕭遘密召玫迎帝、玫趨鳳翔、令孜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玫追不及、劫襄王熅奉爲帝、玫自號大丞相、以行瑜爲天平節度使、及行瑜敗於大唐峰、懼見殺、問購能得玫者、以邠寧節度使畀之、行瑜謂其下曰、吾屬敗歸必死、今斬玫、與北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即勒兵倍道趨長安、玫方據几著事、兵入、玫叱行瑜曰、公擅歸反耶、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將得君首、爲邠寧節度耳、玫遽起、左右斬之、遂燒京師、時盛寒、僵尸相藉、帝擢行瑜邠寧節度使、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破楊守亮於山南、憑兵跋扈、求爲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行瑜怨望、會河中王重榮卒、行瑜建茂貞請以王珙嗣、上不從、行瑜等以兵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殺宰相韋昭度、李磎、太原李克用率兵問罪、行瑜屯梨園、克用與戰、破之、執其母、行瑜歸邠州、克用圍之、行瑜登城哭、謂克用曰、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今公討亂、當問茂貞、行瑜願束身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受命討三賊、公其一也、如歸國、即從中決、老夫敢專之耶、行瑜奔慶州、中道爲麾下所斬、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時乾寧二年也、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令孜爲護軍中尉、敬瑄爲西川節度使、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慟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亦請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帝次綿州、敬瑄謁於道、進酒、帝三舉觴、進同平章事、兼中書令、封潁川王、賜鐵券恕十死、巢平車駕東旋、敬瑄供億豐盛、進檢校太師、及令孜得罪、敬瑄坐流端州、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會帝崩、昭宗立、敬瑄拒詔使、百姓遮道訴己功、且言鐵券恕死、詔使馳還、令孜勸敬瑄募軍爲自守計、時王建益振閬利、令孜召之、建次綿州、復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脅朝廷、或曰、建鴟視很猘、唯利是圖、奈何用之、不聽、建引兵入鹿頭關、敬

瑄不納、建破漢州、成都拒守、建至城下、遣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容耶、斷髮再拜曰、今作賊矣、遂攻成都、殘掠州縣、建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爲行營招討、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顧彥朗爲司馬、敬瑄戰於篋匳、大敗、建昭度傅城而壘、大順元年、建擊降諸州、敬瑄戰於浣花、不勝、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詔還敬瑄官、詔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乃脅昭度授以符節、昭度始出劍門、建絕棧道、急擊敬瑄、分親騎爲十闘、所當輒披靡、建謂軍士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驍將

韓武等曰、城破、吾與公等遞爲節度使一日、其下鬭之、戰愈力、閱三歲、城中糧盡、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僞遁、敬瑄遇伏大敗、諸將或死或降、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將兵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勍爲斬斫使、建徇於軍曰、與汝等累年死鬭、今日如志、若有犯法者、吾能全之、如爲勍所斬、吾不能救也、軍中肅然、囚敬瑄、令孜、建自稱留後、表於朝、詔以建爲西川節度使、建徙敬瑄於新津、累表請誅之、不報、景福二年、建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敬瑄自知不免、常寘藥於帶、至是視帶、藥已亡矣、建斬敬瑄、縊令孜、遂盡有兩川黔中地、

逆臣

安祿山、柳城胡也、母爲覡、生祿山、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欲殺之、匿而免、及長、忮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見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奚契丹耶、何爲殺祿山、守珪壯其語、釋之、祿山乞爲養子、擢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以金帛結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才能、授營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賂中之、一口稱譽、玄宗以爲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又代裴寬爲范陽節度

河北採訪使、三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祿山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才堪委托、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皇太子入、帝令見之、祿山不拜、曰、臣不識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專寵、祿山請爲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帝、帝怪之、祿山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及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留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宰相李林甫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見林甫趨

不但役人笑耶

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之祿山大駭每見林甫雖甚寒必流汗林甫乃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大德之呼爲十郎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祿山晚益肥腹垂及膝每兩肩若挽牽者始能行作胡旋舞於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若是答曰唯赤心耳每入朝乎道必易馬不爾馬輒仆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爲祿山起第京師命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服御華僭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於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太

封笑

子曰自古幄坐非人臣所可得陛下寵祿山太過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艷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眞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等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等皆拔行伍署大將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月進牛槖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飲酣悉斬其首先後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之察賜鐵券封柳城

公遂東平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主溫泉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爲游燕地祿山徙新第請墨勑召宰相宴帝命宰相皆赴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既不得志上言欲悉兵討契丹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九姓首領也多權略祿山忌其才欲襲取之表請自助布思懼叛入漠北祿山遂班師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葛邏祿執布思獻之京師祿山得布思之衆兵益雄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欲反帝不信時國忠嫌隙已深乞

追還側以驗其狀祿山得其謀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朝見於華清宮祿山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其軍中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還帝御望春亭以餞解御服賜之祿山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舸循流而下萬夫挽繂助之日行三百里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有告祿山反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復有此請其反明矣他日二人見上曰臣有一策可以坐銷祿山反

謂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詔而又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欲潛察其變璆琳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璆琳事洩帝託它事殺之自是始疑祿山帝以宗室女榮義郡主嫁祿山長子慶宗手詔祿山觀禮祿山辭疾獻馬三千匹鞚將倍之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請毋納馬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池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使者還言狀而十一月祿山反詐言奉密詔令將兵討楊國忠騰榜郡

縣兵二十萬日行六十里反書聞帝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及榮義郡主賊遣高邈以射生騎二十入太原殺其尹楊光翽祿山謀逆十餘年凡蕃夷降者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命制之所虜獲給湯沐衣服皆釋俘囚爲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高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乃用史思明可以當之祿山未反邈請辭言進生日直取洛陽何千年請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率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請祿山自將兵五萬濟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取淄

杲卿大戰功

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非能用時兵暴起州縣甲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吏棄城走或自殺不則就禽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張弓弩乃發左藏繒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以榮王爲元帥高仙芝副之賊投草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夜而合遂濟河下陳留滎陽取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憕河南尹達奚珣降賊高仙芝走陝關常清敗棄甲保潼關常山太守顏杲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皆爲國守賊據東京見宮闕尊雄意欲僭號故久不西諸道兵因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守

李隨眞源令張巡相繼起兵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陷常山殺顏杲卿李光弼出土門賊將安思義以眞定降史思明李立節圍饒陽郭子儀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光弼復敗思明於嘉山收郡十三河南諸部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田乾眞自潼關來諭祿山曰自古興王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數萬衆尚可橫行天下祿山意遂孫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帝殺高仙芝哥舒翰代守潼關爲崔乾祐所敗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

手抱食之父老郭從謹言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
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臣猶記宋璟為
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
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
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
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
出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官吏皆走驛館無燭相與枕
藉而寢貴賤無復辨識次馬嵬乃殺國忠及貴妃死賊不謂
天子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汧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
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真為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祿山未

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宮女行哭散居將相第宅寶貨不
貲皆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
而焚其餘祿山至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株根牽
連句剝苛急祿山怨慶宗死殺帝近屬霍國長公主諸王妃
妾子孫姻婿百餘人以祭慶宗群臣從天子者誅滅其族肆
為殘虐人心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
恩服心觖故皆為佐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肅宗即位
靈武郡縣家傑多殺賊吏自歸時賊將日縱聲色財利故車
駕入蜀無追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之憂閹豎李豬兒
幼事祿山謹甚使為閹人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

之豬兒乃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且復盲又
得疽疾性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豬兒數被捶責嚴莊亦
遭笞辱二人深怨之祿山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
緒懼不得立莊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
得已而為者慶緒唯唯又語豬兒曰汝罪可數乎不舉大事
死無日矣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群臣創甚旋
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豬兒入帳中以大刀斫其腹祿山
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腸潰死年五十餘包
以氈瘞牀下偽詔立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
緒為尊為太上皇慶緒既襲偽位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兄

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牛廷玠屯安
陽張志忠戍井陘尹子奇殺張巡次曲沃肅宗命廣平王率
師東討守忠敗走王師入長安嚴莊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
鼓震百餘里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次新店以
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王師亂
李嗣業馳前殊死鬭回紇自南山擊其背賊驚亂王師合攻
之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滿阬壑莊逃還與守忠通儒收
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陳留人殺尹子奇以降莊妻薛氏舍
獲嘉給言永安王女當濟求見曰非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
儀謀莊若降餘黨可諭而下乃賜莊鐵券莊降乘驛至京師

肅宗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衆三萬奔恒、趙，慶緒殘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慶緒治觀榭，穿沼洸浚船為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相一。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二十萬討慶緒，慶緒敗走，獲其弟慶和，斬於京師。賊嬰城自固，求救於史思明，王師決水灌鄴，城中儲盡，易口而食，欲降不得。思明引衆趨鄴，慶緒遣使奉書，以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約慶緒為兄弟，還其書。王師與思明戰，不利，九節度奔還。思明進屯鄴南，慶緒召諸將謀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得背史王。通儒請往謝思明，思明見

通儒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不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思明擐甲以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中，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遠師拯救，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叱之曰：而為人子，殺父自立，乃大逆也。吾為先帝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日周萬志，萬志曰：慶緒嘗為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之，改葬祿山以王禮。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史思明，突厥種也。姿貌瘦削，鳶肩傴背，斜目側鼻，寡須髮，躁健忮猾。與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通六蕃語，為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獲，欲殺之。

以思明之機變而幸人必欲殺之亦奇

思明紿曰：我天子使也，不可殺，請以我見王，功自汝得之。邏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真使者，館待以禮，遣還，令百人從入朝。奚將有瑣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禽之以贖罪，謂王曰：從我者雖多，然無足見天子者，唯高材可與朝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至平盧，思明遣人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為寇，請備之。戍將迎犒，伏兵殺其衆，囚高以獻。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與祿山俱為捉生將。天寶初，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其年，曰四十矣。帝撫其背曰：汝貴在晚，勉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殺其下左賢哥解以自解，思明逃

山中再閱，何衆散卒七百，追見祿山於平盧，祿山喜，握其手曰：吾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使早出，隨哥解地下矣。思明少賤，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壻，窺見思明，欲嫁之，父母不可，女固請，乃歸思明。思明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顏杲卿拒戰，祿山遣思明攻常山，執杲卿，攻平原，顏真卿棄郡去。思明兵所獨縱其下，惟剽掠奪人妻女，以是士最驕悍。時河北悉入賊，主人皆屠婦，壯者齎負，老幼則殺之，殺人以為戲。祿山署思明范陽節度使。祿山死，慶緒襲位，賜姓安，名固榮，爵媯川王。祿山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

陽思明見其富盛欲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思明聲而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思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其圖之判官耿仁智請間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爲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爲我言之仁智曰方祿山發難孰不股大夫事之因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宜王風公誠發使輸誠此轉禍爲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以五千騎來思明介以待前謂之曰公等至衆不勝喜然邊人素憚使者兵威不自安請釋甲以入從之思明置酒延承慶等遂禽之囚承慶斬守忠立節以狥放其兵還思明使牙將金如意以十三郡兵八萬請命於朝詔封思明爲歸義王

河北節度使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嘗事烏知義乃擢知義子承恩爲河北節度副大使與中人李思敬詔撫且圖之承恩至范陽夜過諸將陰告以謀諸將遽告思明思明未有以驗及承恩思敬辭還思明留館之置人牀下間承恩子入見因留因承恩夜半語其子其人以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裝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李光弼牒與他書數紙贓大詬曰我何負於爾乃至是耶思明召官吏西鄉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搒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皆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

諸將勸之反思明使耿仁智上疏請斬光弼不然且攻太原仁智易其疏左右以白思明思明命斬之既欲貸其死召責之曰而事我三十年今日乃負我耶仁智厲聲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反叛我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殺之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明救之既敗王師遂殺慶緒并其衆留長子朝義守相州自引還乾元二年四月思明自稱應天皇帝國號大燕妻辛氏爲皇后以朝義爲懷王署次子朝清守幽州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圍汴州下之乘勝鼓行遂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光弼攻之太淸降上元二年思明敗光弼於北邙王師

衆河陽陝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躡進朝義攻陝州敗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罵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敕朝義築三角城令終日而畢未畢而思明至士疲少息思明怒曰汝違我令耶據鞍至暝乃去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宿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可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不敢拒思明好優人寢食常在側而性殘忍優人很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人問故曰我

夢巨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起如厠、優人相謂曰、胡命其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優人共指厠、思明聞亂、踰牆至廐、下乘馬、將走、周子俊射其臂、墜、思明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曰、懷王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悅還報、朝義曰、損聖人否、悅曰、無有、至柳泉傳舍、從縊殺思明、以氈裹尸、橐它負還東京、朝義、思明庶長子也、旣卽僞位、陰令向貢、阿史那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狀虐似思明、湎酒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紿之曰、聞上欲以王爲太子、車駕在途、王宜趨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與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朝清擐甲登樓、貢等陣樓下、朝清射殺數人、阿史那玉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氏俱死、張通儒戰死、貢攝軍事、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清罪、梟久仁狗於軍、如震懼、擁兵拒守、玉敗走、朝義使人招而殺之、斬如震於幽州、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時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行輩、雅爲朝義屈、召兵不至、朝義欲還幽州、代宗命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帝召諸將問計、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出城、破之必矣、若閉城堅守、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李光弼取陳留、抱玉徇河北、先斷其手足、縱間賊

中、使脅從者相疑、滅亡可待、帝曰、善、王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奔汴州、僞節度張獻誠不納、北趣幽州、監軍魚朝恩不能戰、軍與回紇縱掠、自東都及鄭汝、閭井無烟、方剡寒、人皆連紙爲裳襦、賊走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至滹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從、用承嗣謀、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旣戰而卻、王師逐之、爭貲貨、伏發、賊引兵還戰、王師却數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敗、朝義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不如將驍銳還幽州、與懷仙悉兵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朝義然之、以騎五千夜出、握承嗣手曰、闔門百口、老母稚子、今付公矣、承嗣頓首流涕、旣行、承嗣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埽除、今事至此、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轉危卽安矣、且日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及旦、使人號城上曰、朝義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子詣瑒壘、於是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門不納、曰、旣受天子命、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就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於野、飯已、軍士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

老奴誤我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至幽州縊死
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
李希烈遼西人初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功忠臣貪殘好色悉
以軍政委其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希烈因衆心怨怒
遂殺惠光而逐忠臣代宗以希烈爲淮西留後詔滑亳節度
使李勉兼領汴州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德宗立加
同平章事李納叛德宗命希烈討之希烈擁兵不進遣李昔
約納爲脣齒陰謀取汴州又密與朱滔王武俊田悅連和滔
等聞希烈軍勢盛遣使者勸希烈稱帝希烈自稱天下都元
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建中四年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東都大震帝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曜復汝州八月
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
將兵救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
城自解遣將唐漢臣及德信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
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希烈伏兵邀之敗於扈澗殺傷大半
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汴軍由是
不振襄城益危上方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仍挾朱
泚爲亂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性慘酷臨陣
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之爲盡死力乘勝進
攻李勉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怒其遲并人塡塹謂之

溼薪遂陷汴州江淮路絕朝貢皆自荊襄趣武關希烈僭稱
帝位國號楚進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汴滑副都統劉洽率
軍十餘萬戰於白塔不利洽還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
接踵而進亘七十里洽將高彥昭劉昌城守劉昌請退以驕
賊自宋州出精銳擣其不意可以成功彥昭曰我爲守將得
失在主人今士卒疲劇者須供養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
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慙彥昭殺
牛犒軍士殊死戰斬首二千級請援於洽洽選兵八百赴之
士爭出希烈大敗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糧而還希
烈遣翟崇暉率兵襲陳州洽復破之禽崇暉俘衆三萬進拔

汴州希烈遁歸蔡州賊將孫液挈鄭州降希烈遣杜文朝寇
襄州樊澤破之獲文朝而曹王皐張建封曲環李澄四略其
地兵勢日蹙始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取之女謂其
父曰無戚我能滅賊希烈與之謀女稱大將陳仙奇忠勇可
用仙奇妻亦竇姓與女歡洽希烈病竇氏乘間謂仙奇妻曰
賊雖強終必敗奈何其妻以告仙奇仙奇怡使醫毒殺之希
烈已死其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有獻含桃者竇氏
請分遺諸將以蠟丸置果中出仙奇率兵入斬之函希烈
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拜仙奇淮西節度使
朱泚昌平人與弟滔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

分麾下士以結其心朱希彩為節度使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為其下所殺眾未有屬泚外屯而滔主牙兵潛使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推泚知留後拜盧龍節度使封懷寧王泚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衛詔起第以待既至見於內殿賜予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爪牙泚知為滔所賣乃請留京師帝授滔節度留後進泚同平章事德宗立出鎮鳳翔兼節度涇原進太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乃以張

鎰節度鳳翔召泚還京師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救之過闕下京兆尹供軍粗糲衆不肯食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乃食此庸能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何不取之乃反旗鼓劫令言西行帝遣使者撫慰賊殺使者薄丹鳳門六軍無至者帝出苑北門扈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後至咸陽飯數匕而去盧杞關播皆踰垣遂與劉從一陸贄等追及咸陽帝思桑道茂之言遂趨奉天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發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赴奉

天令言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自休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權日久乃相與謀曰太尉方困錮若迎之事可濟使人迎泚泚僞讓不許而留使者飲以覘衆心是夜令言率兵百騎往見泚泚遂擁徒衆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即帝位國號大秦以滔為冀王號皇太弟泚自將兵僃奉天渾瑊禦之泚大敗死者萬計會杜希全敗於漠谷賊勢遂張劉德信敗賊於東渭橋逼郿城賊守將李忠臣請救泚乃急攻奉天驅民填塹造雲梁令壯士居上將壓堞渾瑊使侯仲莊穴地道梁陷縱火燒之衆亂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稍負其衆以百弩射城中不及

幄坐者三步圍三旬有六日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於醴泉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有言泚為亂兵所立欲來攻城請治守具盧杞曰朱泚忠貞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及泚圍奉天帝率不詰問杞李懷光璧九子澤李晟營東渭橋尚可孤大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屯中渭橋中人宋垂曜為賊謀曰捴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殺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德服人若殺其妻子是絕人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恤於家乃止泚數北發甚欲出走術家曰陛下豈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賴以安會李懷光按軍觀望密

欲至咸陽趣諸將討賊懷光上書不遜帝乃詔戴休顏守奉
天上狩梁州懷光與泚連和泚兄事懷光約平關中為鄰國
故授懷光所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狀明白賜詔待以
臣禮責其兵入衛懷光懟見欺引兵東保河中渾瑊破賊將
韓旻於武亭川斬首萬級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擊賊滻光
泰門敗賊將張廷芝賊棄門保白華復戰大敗之遂入姚令
言與晟遇十戰皆北晟至白華張光晟密約降勸泚出奔泚
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至涇州田希鑒閉之
泚曰子之節吾所授柰何拒我焚其門希鑒擲節火中曰歸
汝節泚衆軍哭北走彭原泚將梁廷芬朱惟孝夜射泚墜坑
中斬之傳首以獻令言等皆夷滅初源休為京兆尹使回紇
還盧杞畏其辯奏為光祿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調兵任署
百官事皆咨之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與姚令言
爭比蕭何乃收圖籍貯府庫以效何人笑之號為火迫酇侯
李晟表原張光晟死駱元光怒拂衣去晟乃殺之晟欲誅田
希鑒會吐蕃寇涇州希鑒請救晟行邊希鑒迎謁其妻晟兄
女也置酒宴晟酒罷晟謂希鑒曰吾欲置酒以別可同諸將
過飲希鑒等皆詣酒未行晟曰諸君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
以次言無罪者坐有罪者令引出斬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
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希鑒晟數之曰天子蒙塵

故殺

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復望生乎遂縊死
黃巢冤句人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喜養亡命咸通末
歲饑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先時謠言
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
之巢喜亂與群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
州衆遂數萬帝拜宋威為諸道招討使以曾元裕副之仙芝
略沂州威敗之城下仙芝亡去威奏賊渠死縱麾下兵還青
州群臣皆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
皆怨賊趣郟城不十日破八縣逼近東都帝憂之督諸道
兵檢遏仙芝破汝州東都大震關東州縣皆城守賊放兵四
略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破之賊遺貲布路士爭取之
以故不追賊轉入申光殘隨州據安州分兵圍廬壽等州威
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
乎不如釋賊使賊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帝更命崔安潛為
都統以李琢代威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黃間蘄州刺史
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詔拜仙芝左神
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衆恨賞不及己詢曰君降獨
得官五千衆且柰何擊仙芝傷首仙芝因不受命劫州兵分
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
州復與仙芝合圍宋州自勉救之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

度漢攻荊南陷之進破朗岳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之乃向浙西寇宣潤仙芝出洪州趣別部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威元裕爲招討以楊復光監其軍復光遣吳彥宏賫詔諭賊仙芝遣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遺威書求節度威許之而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言君長實降詔侍御史郎訊不能明卒斬君長仙芝怒攻洪州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殺賊五萬級斬仙芝傳首京師時巢圍亳州君長弟讓率賊眾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官屬驅河南山南民十萬餘轉掠淮南帝以威殺君長非是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屯荊襄未至更拜

自勉東北面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欲犯東都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來援河陽節度鄭延休屯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高駢所破寇河陰者爲崔安潛所破在浙西者爲節度裴璩所破巢大沮喪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賊入城焚室廬殺居人獲處士周朴謂之曰能從我乎朴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閩中諸州皆沒詔高駢爲諸道都統以討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貽節度使李迢書求爲天平節度宰相鄭畋

欲許之盧攜不可巢又丐廣州節度使右僕射于琮言南海有市舶利不可拜巢卒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言將入關詆宦豎亂朝指貴臣與中人賂遺交構及銓貢失才刺史殖貨縣令犯贓等事皆當時極弊宰相王鐸請自行拜鐸荊南節度使南面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李係爲副使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眾死十四遂引北還廣明元年巢自桂州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尸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委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死者徧溝壑巢據荊南山南東道節度劉巨容壁荊門伏兵於林

使沙陀以五百騎紆轡滿望賊陣縱之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乘以戰馬識沙陀語呼之擁奔還賊追之伏發大敗之巢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眾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還破宣歙等十五州破殺駢將張璘陷睦婺二州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諸道兵屯溵水防賊北走徐州將時溥兵出許州許帥薛能館之城下許人相驚謂徐眾欲襲之部將周岌殺薛能自稱留後溥乃引歸因其帥支詳兗海齊克讓懼共下叛引軍還兗州屯兵皆散巢聞之悉眾度淮稱率土大將軍所過不復剽

掠唯取丁壯益兵進攻汝州遂陷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
迎賊巢入勞問百姓閭里晏然天子幼沖聞之驚懼哭泣田
令孜請自將而東衛兵皆長安富人世籍兩軍盛服怒馬以
誇權豪初不知戰鬭料選哭泣於家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
皆不能持兵使左軍騎將張承範以強弩三千爲先鋒防關
承範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
甚恐不足守帝不聽賊進取陝虢十二月巢攻關大譟川谷
皆震時士饑甚承範諭軍士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
拒戰矢盡飛石以擊始關左有大谷禁人行號禁谷令孜屯
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右軍將王師

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賊已入王師遂潰承範羸服逃歸
見帝帝方朝傳言賊至百官皆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
趨咸陽唯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
右軍以殿賊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
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
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賊初入京見窮民抵金
帛與之市數日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亂
人妻女焚廬舍宗室侯王屠戮無遺類巢舍含元殿僭僞位
號大齊大赦建元金統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
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下巢爲本盜賊召以爲王官無有

至者大索里閭殺豆盧瑑崔沆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等
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家自縊時帝在成都巢使
朱溫攻鄧州陷之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所破畋傳檄
召天下兵詔涇原節度程宗楚爲諸軍副都統朔方節度唐
弘夫爲司馬邠將朱玫詐降賊殺賊將王玫引軍入於王師
弘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屯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
李孝昌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渡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
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邠涇軍爭入京師競掠貨
財子女巢伏野次覘之見其弛備率賊掩邠涇軍都人以爲
王師出迎之賊至軍士皆重負不能走是以大敗弘夫被殺

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餘人謂之洗城天子
更以王鐸爲諸道都統崔安潛副之王鐸使鴈門節度李克
用破賊於渭南會鐸安潛罷克用獨引軍屯沙苑破賊兵營
于乾坑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衆十萬與王師大戰
於梁田陂賊敗俘斬數萬僵尸三十里克用夜襲京師焚積
聚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搤藍
田道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擊賊渭橋三戰皆捷諸節
度兵從之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地賊崩潰巢
夜奔衆猶十五萬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
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衆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秦

宗權降楷攻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死牆塹賊俘以食者日數千人乃列巨碓磨皮骨并啖之陳州刺史趙犨乞兵於諸道宣武朱全忠與周岌時溥帥師救陳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濟河而東屯汝州與諸軍破尚讓於太康斬數萬級讓以所部降又敗巢弟黃鄴於西華巢大懼解而去克用追巢巢兵半度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大雨克用急擊巢於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奔兗州克用追至曹獲其子并男女牛馬乘輿器服等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及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將陳景瑜追戰於狼虎谷巢計蹙謂其甥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兄弟妻子將首詣溥太原軍殺言與巢首獻於行在詔以首獻於廟巢從子浩衆七千為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之

秦宗權上蔡人為許州牙將黃巢度淮許州軍亂殺節度使薛能宗權因逐刺史據蔡州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授以州有兵萬人宗權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於朝名其軍曰奉國以宗權為節度使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寇掠梁宋間巢死宗權姻聚收兵遣弟宗言寇荊南秦誥攻襄州陷之破東都關陝西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寇岳鄂所至屠老稚焚廬舍自關中薄青齊南抵荊鄆北亙衛滑千里無烟唯趙犨保陳朱全忠依汴僅自完而已兵出不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僖宗假全忠都統以討賊秦賢略宋曹全忠遣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許之賢引兵濟汴肆燔劫全忠大怒斬調進與賢戰殺獲甚衆宗權攻許破節度使鹿晏弘進拔鄭州攻河橋遂據河陽放兵侵汴全忠戰不利求救於兗鄆朱瑾朱宣救之全忠出兵合擊大敗之宗權遁鄭焚邪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合諸鎮兵會於上蔡宗權壁北關全忠破之遂圍蔡州宗權為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叢中悔全忠殺之詔宗權曰公若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賁公也全忠欲大其事請獻俘於朝朝議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請所在斬決全忠使判官韋震入奏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徇兩市宗權呼曰宗權豈反者耶觀者大笑與妻趙氏俱斬獨柳下

董昌臨安人為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赴州昌率兵拒之自領州事鎮海節度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進義勝軍節度使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三倍朝廷賴其入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昌驕侈酷暴立生祠刻香木爲軀內金玉爲肺腑衮冕而坐妾媵列侍倡伎鼓吹於前兵士護門祀爲州爲土馬獻祠下牲牢祈請或妄言土馬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醉客有言嘗遊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於祠前答人至千百小過輒夷族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臨民訟不視獄但擲骰子不

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封隴西郡王昌嘆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苦其虐勸爲帝以悅之昌大喜曰時至矣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盧勤與妖人應智巫韓媼贊之山陰老人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月上生昌喜賜百縑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記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中和時吳越有大鳥四目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間禱祠之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二年即僞位國號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下書屬州曰以某月權即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節度副使黃碣山陰令張遜諫皆殺之鎮海節度使錢鏐以書

讓昌曰王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而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耶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攻之昌懼獻錢二百萬縞犒軍執應智韓媼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而表於朝言昌罪不可赦昭宗削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鏐討之傅城而壘昌復執盧勤等送鏐軍求解而求救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臺濛圍蘇州田頵攻杭州以救昌鏐將顧全武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圍越州昌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因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濛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越州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怨又減兵糧欲犒外軍

下愈怒反攻昌昌保子城鏐將駱團入見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既至西江斬昌投之於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昌既猶苗擅二百萬斛金帛五百餘帑鏐遂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史緯目錄
卷二百六五代史一本紀
梁太祖　末帝
唐莊宗　明宗
愍帝　廢帝
晉高祖　出帝
漢高祖　隱帝
周太祖　世宗
恭帝
卷二百七五代史二列傳

梁家人　太祖母皇后王氏　太祖皇后張氏　碩王妃氏
全昱　友諒等　存　友寧等
友裕　友文
友珪　友孜
唐家人太祖　太祖劉太妃　皇后曹氏
莊宗皇后劉氏　克讓
克修　克恭
克寧　存美等
繼岌等　唐明宗家人　淑妃王氏
從審等　從溫

唐廢帝家人　重美　劉延皓
晉家人　高祖皇后李氏　安太妃　安彥威
出帝皇后馮氏　馮玉　萬友等
漢家人　高祖皇后李氏　樂賢
信　周太祖家人　德妃董氏　劉等
周世宗家人　柴守禮　世宗皇后符氏
宜哥等　梁臣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讜師　葛從周
寇彥卿　劉鄩
牛存節　王重師

梁師厚　謝彥章　賀瓌
卷二百八五代史三列傳
唐臣　郭崇韜　安重誨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匡翰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西方鄴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嚴
李仁矩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孔謙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卷二百九五代史四列傳

晉桑維翰　景延廣
漢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郭允明　周王朴
扈載　梁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
晉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沈斌
王清　孫晟
一行鄭遨　張薦明
石昂　程福贇

李自倫　唐六臣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卷二百十五代史五列傳

義兒李嗣昭　嗣本
存孝　存進
伶官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宦者張承業　張居翰

雜傳王處直　劉守光
李茂貞　韓建
溫韜　盧光稠譚全播
鍾傳　趙匡凝
朱宣瑾

卷二百十一五代史六列傳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趙犨
馮行襲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五代史目錄

史緯卷二百六

五代史一

宋廬陵歐陽修撰
清晉江陳允錫補脩

梁本紀

太祖皇帝、姓朱氏、碭山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誠卒、三子貧、與其母傭食蕭縣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長者、存、溫勇有力、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亾入賊中、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爲同州防禦使、河陽諸葛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請兵於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投其隙而取之。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豈足與共成大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共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兵

此之不情 實亂

馬都統命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乞兵於全忠全忠
自將救之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全忠率諸鎮兵擊敗巢將
黃鄴等犨德全忠因附屬焉全忠與河東李克用追敗巢於
郾城巢走中牟又敗之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走至泰
山狼虎谷為追兵所殺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進爵吳興郡王蔡宗權稱帝
陷陝洛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
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以兵少不敢出遣朱珍募兵於
東方而求救於兗鄆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
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自將

精兵數萬柵北郊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
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
兵之至兗鄆之師從而合擊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夜
走至蔡復遣張晊攻汴王聞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
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鬭
已而晊見珍果止珍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
伏大冢間晊食畢馳擊珍珍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為
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河陽陝洛之兵聞宗
權敗皆潰去李罕之以河陽張全義以洛陽來附朱宣朱瑾
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亾卒以東發兵攻之

取其曹州濮州僖宗崩昭宗龍紀元年淮西牙將申叢執秦
宗權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來獻王獻俘於京
師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於寃朐不及而旋過汴王邀
克用置酒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於京師天子
知曲在汴和解之張濬私與汴交請伐河東唐大臣皆以為
不可濬挾汴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許之以濬為太原行營都
統王為招討使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天子以王兼宣義
軍節度使王假道於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所以怒魏為
兵端也魏人辭以非兵所當出及糧乏於是攻魏張濬大敗
於陰地二年王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羅弘信來送款景

福元年王攻徐州二年克徐州殺時溥遂攻兗鄆乾寧二年
王敗朱宣於鉅野兗鄆求救於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
於魏魏人擊之克用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援遣葛從周救
魏三年戰於洹水擒克用子落落殺之鳳翔李茂貞犯京師
天子出居於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
洛陽不許四年克鄆州遂攻兗州朱瑾奔於淮南光化元年
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遣葛從周攻晉取邢洺磁三州
三年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於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
駕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為梁王王大舉擊晉氏叔
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會鎮定之兵圍太原不克而還

唐之亡由於胤也

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自劉季述等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兵宿衞天子宦者韓全誨等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令伺察其實果得胤請誅宦者之奏全誨等大懼謀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矯制召梁兵入誅宦者王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衞兵劫天子奔於鳳翔王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去攻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二年王軍於河中晉攻晉絳王遣朱友寧擊敗晉軍於蒲縣取汾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友寧及李茂貞戰於武功大敗之遂圍鳳翔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勍襲鄜州周彝降時鳳翔圍久城中食盡天子東歸三年茂貞殺韓全誨等囊其首送梁軍約出天子以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往華州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爲忠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於太廟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以輝王祚爲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留子友倫爲護駕指揮使引兵東歸友倫擊鞠墮馬死王以崔胤殺之遣朱友諒殺胤共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天

東家之西帥西家之

祐元年王如河中遣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至陝州王朝於行在先如東都時軍衞皆散亾其從以東者小黃門數十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令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天子至東都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來討王大懼六月邠州楊崇本附於岐王以兵如河中移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弒昭宗王至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二年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及司空裴贄等百餘人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趙匡凝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王軍于漢北師厚破襄州匡凝奔於淮南天子卜祀天於南郊王怒以爲蔣玄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弒太后又殺宰相柳璨車裂太常卿張廷範以徇天子下詔停郊開平元年春正月宰相張文蔚率百官勸進夏四月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

東東西豈有定耶

州五月以唐相張文蔚楊涉御史大夫薛貽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樞密院爲崇政院敬翔爲使二年春正月己亥弒濟陰王二月契丹遣使者來三月封鴻臚卿李嵸介國公（介國作萊）爲二王後五月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人戰於夾城敗績立唐三廟六月以劉知俊爲招討使伐岐殺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冬十二月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三年春正月如西都燃燎以祈穀享於太廟有事於南郊大赦羣臣上尊號二月延州高萬興叛於岐來降三月劉知俊克丹延鄜坊四州夏五月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六月劉知俊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於岐如陝州以冀王朱友謙爲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於岐秋七月至自陝州冬十一月告謝於南郊進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克寧慶衍三州懷英及劉知俊戰於升平敗績四年二月以楊師厚爲招討使伐岐十一月以王景仁爲招討使伐趙乾化二年春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於柏鄉敗績赦流罪以下求危言正諫夏五月大赦改元幸河南尹張宗奭第十一月回鶻吐蕃遣使者來二年春二月如魏州以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三月屠棗強夏四月至自魏州如西都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帝崩年六十一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余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宣公弒子赤而自立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衛公孫剽逐其君而自立聖人于春秋皆不絕其爲君予不僞梁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故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既不得掩其惡人知惡名之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爲言信也能知春秋者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末帝友貞太祖第三子也初封均王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王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月尚爲友珪

所弑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泣曰汝能趨
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爲主王遣
人趨梁先庚寅梁先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梁先遣趙巖持傳
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汴州太祖所以興王業也
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于便
近是月卽位於東都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
更名鍠夏五月楊師厚取滄州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貞明
元年三月以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分其相澶衛州爲昭
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晉王李
存勗入魏州遂取德州冬十月康王友孜反伏誅更名瑱二
年三月鎭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於故元城敗績晉人
取衛州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晉
九月晉人取滄州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三年冬十
二月以賀瓌爲招討使晉人取楊劉四年冬十二月賀瓌殺
其將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瓌及晉人戰於胡柳敗績泰寧
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於晉以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討之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冬十月劉鄩克兗州張守進伏誅
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叛載
同州殺節度使程全暉附於晉龍德元年三月陳州刺史惠
王友能反赦其罪降封房陵侯以戴思遠爲招討使冬十月

思遠及晉人戰於戚城敗績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
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三
年春三月晉潞州刺史李繼韜來附夏晉李存勗稱帝國號
唐閏四月唐人取鄆州五月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先鋒將康
延孝叛降於唐冬十月王彥章及唐人戰於中都敗績死之
唐人取曹州梁竊傳國寶奔於唐戊寅唐師入汴帝登建國
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
可盡我命無使落讐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因進刃帝殂
年三十六麟亦自剄梁亡唐莊宗命張全義葬末帝尸藏其
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所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
乃出末帝首追右衛將軍安崇阮葬之

唐本紀

莊宗皇帝其先號朱邪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
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後回鶻攻北
蕃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於河外盡忠謂其
子執宜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虜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
絕種乎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
行且戰旁洮水走石門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集餘衆戰
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
詔處其部鹽州希朝以執宜爲陰山府兵馬使沙陀素驍勇

希朝欲歸以捍虜、為市牛羊、廣畜牧、以休養之、其殘部自鳳翔與元太原道歸者皆還之、希朝徙鎮太原、詔沙陀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號沙陀軍、而處餘衆於定襄之神武川、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為前鋒、王承宗衆數萬、與執宜遇、執宜率軍橫貫賊陣、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擢蔚州刺史、九年、伐吳元濟、執宜隸李光顏、破蔡人、拔凌雲柵、授檢校刑部尚書、太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執宜禦北邊、授代北行營招撫使、執宜死、子赤心、仍為代北軍使、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討龐勛于徐州、赤心以沙陀軍從、勛平、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預屬籍、沙陀素強、國

昌恃功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受、國昌子克用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時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歲儉、文楚殷削用度、其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王行審等議曰、遼時多難、丈夫當投隙立功、段公儒者、難成大事、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冠三軍、吾若推之、代北可定、共取富貴若何、咸曰善、乃夜見克用、克用遂率兵入雲州、殺文楚、自稱留後、唐以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至嵐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僖宗即位、以故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乃以其子鈞為靈武節度宣慰沙陀使、以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

防禦使、久之、國昌出擊黨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自雲州往迎、國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招討使、討沙陀、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尉兵數敗、沙陀益熾、北掠蔚朔、南侵忻代、至於太谷、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于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降於琢、克用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達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威名蓋於代北、克用在達靼、鬱鬱不得志、又

懼達靼圖己、因時時從其豪射獵、或挂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其豪皆服、以為神、因言、今黃巢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克用不留、乃止、黃巢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召克用于達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景思克用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河中、進屯乾阬、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弟黃鄴於石

沙陀之橫、其破賊亦足以贖其罪、

陂谷、又敗尚讓於良田坡、橫屍三十里、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賊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爲雁門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克用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澤潞二州、秦宗權攻陳州、克用救之、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敗尚讓于太康、又敗黃鄴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又敗之于封丘、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於宛朐不及、而還過汴州、駐軍北郊、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會天大雨滅火、克用與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至太原、訟其事於京師、請伐汴、遣弟克修屯於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與處存共誅公、以僞詔書示之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入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徙、僖宗遣邠州朱玫討之、克用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天子出居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反、追天子不及、得襄

王煴、還之稱帝、屯於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嘗破黃巢時、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示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克用陽諾而不行、大順元年、克用破昭義孟遷、取邢洺磁三州、遣安金俊攻赫連鐸于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于蔚州、金俊大敗、匡威、鐸、全忠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下其事臺省議、議者多言不可伐、宰相張濬謂沙陀前過僖宗幸興元、罪當誅、楊復恭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賂濬使持其議、昭宗不得已、削克用官爵、以濬爲太原兵馬都統伐之、濬及克用戰於陰地、三戰三敗、濬遁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優詔答之、二年、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鐸走吐渾、八月大蒐於太原、掠懷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追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李匡威救鎔、克用退軍邢州、景福元年、李存孝以邢州叛、求援于王鎔、克用出兵井陘、以書招鎔、而急攻平山、鎔懼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疋、出兵助攻邢州、執存孝殺之、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二年、

皆從克用

擊之可見

功田之所

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犯京師聞克用起兵乃罷去克用至河中同州王行約奔於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遣延王戒丕見事克用告急克用進軍渭橋昭宗還京師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見殺克用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畏勞之使與茂貞解讐以紓難克用私于使者曰亂本不除憂未艾也封克用晉王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

朝哉克用笑曰爾猶不信我況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朝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疾至闕庭濬命遂止朱全忠攻兗鄆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存信屯莘縣軍士侵掠羅弘信攻之存信敗走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執其子落落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擊仁恭戰于安塞大敗光化元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李罕之據潞州叛附於朱全忠二年汴人攻鎭定鎭定皆絕晉附於全忠天復元年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乃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爲晉弱可取因大舉擊晉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

沂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遼州守將張鄂汾州守將李瑭皆降梁晉人大懼會天大雨梁兵多疾因解去晉復取汾州誅李瑭六月周德威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隰三州四年梁劫天子遷都于洛陽改元天祐詔至太原克用泣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克用謂劫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唐帝立遣以梁本道使者來約乘義克用輒斬之不與共功乃會契丹阿保機于雲中約爲兄弟約冬大舉會擊梁氏而

止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乞師克用恨其反覆欲不許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全忠所憚惟我與仁恭耳燕晉合勢可以敵梁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負我而我急其難彼必德而懷我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乃出兵破潞州梁圍解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周德威救之軍于亂柳是歲唐亡王建楊渥請克用自王一方須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冬克用有疾明年正月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雁門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李氏之先出于西突厥本

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唐太宗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傳子孫數世皆爲部督故其後世因號沙陀然予考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也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林都督府未嘗有沙陀也時西突厥鐵勒延陀阿史那爲援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

二年拔野古降明年阿史那賀魯叛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按沙陀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後世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其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代

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卮翡翠盤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尤喜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伶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執而殺之周德威自亂柳還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去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之所憚者先王也今聞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夾城破之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攻梁晉亦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

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周德威敗梁軍于棠院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王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二萬獲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遣周德威徇高唐攻博州破東武遂擊黎陽掠新鄉燕王劉守光聞晉蔑入攻梁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攻燕守光求救于梁梁軍攻趙守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降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復背約攻破之十一月殺燕王劉守光用其父仁恭于雁門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

王爲尚書令始建行臺十二年梁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
二州來附王入魏州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
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决圍
而出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年
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兵去引兵擊魏王
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
攻梁衛州刺史米昭降克磁州殺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
月閻邢州節度使閻寶降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遁
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
嗣本十四年冬梁謝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

芻以堙塹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彥章决河
水以隔晉軍王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鎮
定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臺十二月戰
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諸將欲退保臨濮閻寶曰夫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倖勝
而驕其勢可破此不可失之時也王謝曰微公幾敗吾事梁
軍暮休于土山晉整軍復戰大敗之進軍德勝爲夾寨十六
年冬敗梁軍于河南十八年正月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文
禮來請命以爲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等
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固請王曰予當思之八月遣

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文禮死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義
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叛附於契丹其子都囚處直來附十二
月契丹寇涿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追奔至幽州三
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
代之九月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李繼韜以潞州叛
附於梁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唐
以豆盧革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崇韜爲樞密使以魏州
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閏月追尊曾祖考爲皇帝
妣爲皇后立廟于太原與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李
嗣源取鄆州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李嗣

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敗之冬十月如鄆州襲梁己卯滅梁
敬翔自殺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德音降死罪囚
流以下原之十二月李繼韜伏誅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
義及諸鎮進暖殿物求唐官者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於太
廟朝獻于太微宮享于太廟二月有事于南郊大赦羣臣上
尊號幸李嗣源第立劉氏爲皇后三月賜從平汴州功臣以
李塗爲檢視唐諸陵使潞州將楊立反夏五月以教坊使陳
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李嗣源克
潞州楊立伏誅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秋七月如雷山
祭天神九月置水于城門以禳熒惑幸郭崇韜第十二月及

皇后幸張全義第三年春正月如東京毀即位壇爲鞠場擊
鞠于新場三月寒食望祭于西郊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
東都夏四月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五月皇太妃薨莊
宗嫡母也廢朝五日六月以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
括馬秋七月皇太后崩八月殺河南縣令羅貫九月以魏王
繼岌爲西川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伐蜀十一月蜀王衍降
殺衍滅其族四年春正月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于
蜀契丹使來殺其弟睦王存乂及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滅其
族二月鄴都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陷鄴都遣成德軍節度
使李嗣源討趙在禮李嗣源反帝如汴州次滎澤龍驤指揮

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嗣源嗣源入汴州帝乃還從馬直
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亥朔帝崩年四十三伶人焚帝
屍明宗入洛得其骨瘞之新安縣
明宗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爲雁門部將生邈佶烈以
騎射事太祖爲人恭謹寡言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
將騎五百號橫衝都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
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
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爲羅弘信所襲敗走嗣源殿而還李
嗣昭攻梁邢洺遇葛從周兵嗣昭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
道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憑高爲陣左右指麾梁兵望之

莫測嗣源大呼曰我取葛從周士卒可無動乃馳騎出入奮
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
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
望之皆懼莊宗舉鍾酌酒以飲嗣源曰卿見梁家赤白馬懼
乎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當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
吞之嗣源飲畢奮檛馳騎犯白馬陣擒二裨將遂敗梁兵拜
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媯儒
三州莊宗平魏州嗣源狥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
使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擊走之同光元年梁唐相拒于
河上李繼韜以潞州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問曰繼韜以

上黨降梁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鄆州以斷梁右臂可
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
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破之即拜天平
軍節度使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
鄆州莊宗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彥
章雖敗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
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及其聞之遲疑定
計亦須三日縱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
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
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慮哉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

宗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背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三年徙鎮成德十二月朝于洛陽天成元年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見忌趙在禮反于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群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三月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嗣源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遂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入汴州四月莊宗崩遂入洛陽監國朝群臣于興聖宮以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丙午使奠于西宮即位于柩前易斬衰以袞冕魏王繼岌自殺大赦改元五月以鄭珏任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在禮爲義成軍節度使六月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權州事高逖諫伏誅秋七月安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八月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登州刺史王公儼以醫官張志忠爲太原少尹九月幸袁建豐第冬十月契丹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二年春正月更名亶以馮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兵馬都監李嚴以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而殺之以劉訓爲招討使伐荊南三月幸會節園群臣買宴盧臺軍亂殺其將烏震夏四月盧臺軍將龍晊伏誅六月幸白司馬坡祭

突厥神秋七月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殺豆盧革李十月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守殷自殺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傳箭于霍彥威十二月回鶻出番遣使者來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立廟于應州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三月御札求直言夏四月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以王晏球爲招討使五月契丹將禿餒援王都封回鶻王仁裕爲順化可汗秋七月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隱赫邈慶州防禦使竇廷琬反遣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突厥使來十二月敬周克慶州竇廷琬伏誅幸康義誠第四年春二月王晏球克定州王都自焚獲禿餒至自汴州三月殺姪從璨夏四月契丹使撩括梅里來求禿餒殺之五月己巳朔群臣賀朔追謚少帝曰昭宣秋七月殺右金吾衞上將軍毛璋九月殺供奉官烏昭遇冬十二月殺西平縣令李商長興元年春二月朝獻于太微宮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三月立曹氏爲皇后夏四月安重誨使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節度使從珂命西京留守索自通討之殺彥溫群臣上尊號秋七月訪莊宗子孫兆所八月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吳海州將王傳拯殺刺史陳宣來降九月東州節度使董璋反以石敬瑭爲都招討使

冬十月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
知祥反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十二月遣安重誨討
董璋二年二月幸安元信第夏四月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
度使夏魯奇死之以旱赦流罪以下囚閏五月殺太子太師
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子秋九月放五坊鷹隼冬十二月除鐵
禁初稅農具錢三年六月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孟知祥殺董
璋陷東川韃靼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冬十月幸石敬瑭第
四年春三月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爲皇后秋七月回鶻都督
李末獻白鶻命放之八月大赦冬十月幸士和亭得疾十一
月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帝崩年六十七廢帝清泰元年
葬洛陽縣徽陵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
下數百年其可稱者數君而已況于五代耶予聞長老言明
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焉
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
天早生聖人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
有司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
豈宜增以侈耶歲旱已而雪暴坐庭中命武德司掃雪曰
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
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

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褒廉吏孫岳等
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亦有意于治矣自即位時春秋已
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
革罷息年屢豐登生民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
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
卒卒陷從榮以大惡帝亦飲恨而終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
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
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
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失業深可畏上下相
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

可畏也識者以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
之死可謂上下相徇毀譽亂眞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
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愍帝從厚明宗第五子也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類
己特愛之天成二年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妃孔循
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爲宣武
軍節度使長興元年封宋王徙鎭天雄四年秦王從榮伏誅
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于鄴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
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即位于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復
于喪位成服于西宮登光政門樓存問軍民殺司衣王氏司

儀康氏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大赦改元用樂朱弘昭馮贇獻錢助作山陵閏月冊皇太后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二月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以王思同爲都部署討之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降於從珂三月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以康義誠爲鳳翔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降于從珂思同死之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二首於從珂上如衛州

廢帝鎮州人本姓王氏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十餘歲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驍勇善戰謹信寡言明宗甚愛之晉梁戰于河上從珂屢立戰功莊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戍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衛反兵而南從珂率戍兵追及明宗明宗兵少得從珂兵軍聲大振明宗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時明宗春秋已高王于諸子次最長安重誨忌之矯詔河中裨將楊彥温圖之王閱馬于黃龍莊彥温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里第重誨以從珂失守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重誨死乃起爲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爲控鶴指揮使典禁兵

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又徙王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以李從璋代之初安重誨罷河中以從璋代而重誨見殺故王慍自疑遂反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敗走清泰元年三月王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降次華州執樂彥稠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降次陝州康義誠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愍帝出居於衛州夏四月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見羣臣道拜王答拜入居於至德宮以太后令降天子爲鄂王命王監國乙亥即位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賞軍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助用使僕射盧質與玫共議配率貧富不均獄訟并起所得不滿十萬乃命質等借民屋課民大吝怨戊寅弒鄂王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大赦改元殺康義誠樂彥稠六月幸范延光索自通第秋七月以盧文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立劉氏爲皇后許御署官遷二年春二月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爲皇太后六月羣臣獻添都馬三年春三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以張敬達爲太原都招討使楊光遠副之先鋒指揮使安審信振武戍將安重榮降於敬瑭天雄軍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以令昭權知軍事六月以范延光爲天雄軍招討使秋七月克魏州張令昭伏誅彰聖指揮使張萬迪降於

石敬瑭九月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于晉安如河陽冬十月括馬籍民為兵十一月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契丹立晉閏月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降契丹契丹及晉人至潞州上至自河陽辛巳帝自焚死石敬瑭命葬其燼骨于徽陵域中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賦至於殞身赤族及愍帝竟篡於潞王使明宗有知其愧於重誨矣哀哉

晉本紀

高祖皇帝其父臬捩雞本出西夷從朱邪歸唐居陰山晉王李克用起于雲朔臬捩雞以善騎射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

洺州刺史臬捩雞生敬瑭姓石氏不知得姓之始也敬瑭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永寧公主常隸帳下號左射軍梁將劉鄩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敗莊宗以旋莊宗拊其背手啗以酥啗酥夷秋所重由是名動軍中莊宗戰于胡柳前鋒周德威死敬瑭從明宗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為梁兵所敗敬瑭脫明宗于危道在禮之亂明宗討之兵變明宗欲自歸天子明已不反敬瑭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猶豫者兵家之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攻汴州汴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與之騎三百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

入兵潰西還明宗遣敬瑭趣汜水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在陝以廉聞時諸鎮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以贓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風天下以敬瑭為首天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兼六軍諸衛副使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瑭不欲為其副乃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敬瑭辭明宗問大臣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以敬瑭為請拜河東節度使落六軍副使乃行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以楊彥詢為節度副使以備

敬瑭天福元年徙鎮天平敬瑭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太原地險而粟多吾欲內檄諸鎮外求援于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以為然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乃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計之高祖反意已决彥詢不敢復言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止之曰副使我自保之乃表言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廢帝命張敬達討之敬瑭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十一月丁酉即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州入於契丹大赦改元以桑維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使趙德鈞及其子延壽來降契丹鏁之次河陽節度使
萇從簡降殺張延朗劉延朗十二月追降廢帝爲庶人以馮
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春正月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
叛降於吳大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二月
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夏四月赦因爲民租賦宣武軍節度
使楊光遠進助國錢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六月范延
光反以楊光遠爲魏州都部署討之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反
殺留守判官李遐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陷河
陽殺皇子重乂陷河南殺皇子重信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
殺巡檢使宋延浩杜重威克汜水關張從賓投河死楊光遠

克博州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遣右衛上將
軍李金全討之未至暉走見殺八月赦張從賓王暉餘黨冬
十月禁造甲兵三年春二月諸鎭進物以助國八月以馮道
及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許御署官遥隔水旱民稅歸
伶官於契丹九月赦范延光歸附權官劉守威金吾勸契官
王殷司天鷄叫學生殷暉于契丹冬十月契丹使中書令韓
頹來奉冊曰英武明義皇帝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
雍州爲晉昌軍封李聖天爲于闐國王十一月升廣晉府爲
鄴都封子重貴爲鄭王四年春三月頒調元曆蠻州戍將王
彥忠以懷遠城反彥忠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夏四月封回

鶻王仁美爲奉化可汗八月河决博平九月封李從益爲郇
國公以奉唐後冬十二月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
于西京吐蕃龍延族來附五年春正月德音除民公私債五
月安遠軍節度使李金全叛附於唐李昪將李承裕入安州
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裕戰敗之克安州殺承裕秋八
月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六年春正月封唐
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二月停貢宴錢三月除民四
年以前稅八月如鄴都九月河决中都入于杏河冬十月河
决滑濮鄆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以高行周爲軍
前都部署討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以杜重威爲招討

使討之七年春正月克鎭州安重榮伏誅三月遣歸德軍節
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夏五月尊皇太妃劉氏爲皇太
后六月乙丑帝崩年五十二

出帝重貴高祖兄子也父敬儒爲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
重貴爲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
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
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
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乃
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封鄭王改封齊王天福七年六月
乙丑高祖崩即位于柩前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

揆祭相州之西山自鄴都如京師使李仁廓使契丹秋七月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大赦八月高行周克襄州安從進自焚死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彰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十一月葬高祖於顯陵在壽安縣蠲靈車所過民租之半十二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八年春二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蝗夏四月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捕蝗于中都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以旱蝗大赦六月祭蝗于皐門供奉官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括借民粟殺匿粟者秋七月冊皇太后八月募民捕蝗易以粟檢民青苗

九月尊奉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幸景延廣第冬十月立馮氏爲皇后括借民粟十一月閱馬牧十二月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開運元年春正月契丹陷貝州以高行周爲都部署契丹入雁門寇代州殿直王班使於契丹不得進而復大饑以景延廣爲御營使北征契丹寇黎陽屯于元城以劉知遠爲幽州道招討使括馬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降於契丹三月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戚城契丹去籍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巡檢使張進敗之取德州上至自澶州率借民財五月李守貞討楊光遠克淄州河決滑州環梁山

杜威即重威避帝名

入於汶濟秋七月大赦改元十二月楊承勲囚其父光遠以降殺楊光遠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榆林兩軍皆潰以張從恩留守東都高行周爲御營使北征契丹去二月大閱于戚城閱馬于鐵丘三月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馬全節克泰州杜威克滿城杜威及契丹戰於陽城敗之追奔至衛村又敗之夏四月勞旋于戚城至自澶州大賞軍功六月幸杜威第八月括馬九月幸李守貞第三年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於契丹契丹寇邊以李守貞爲都部署大饑羣盜起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九月河決澶滑懷州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河決

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河決原武以杜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杜威軍于中渡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于滹沱敗績死之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契丹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于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何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耶晉之大

操刺勇猛也

臣既廢命而立之謂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絶之以欺天下。爲眞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嗣立以正。不待絶其所生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滅絶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皇帝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居于太原知遠嚴重寡言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于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潞王從珂

反愍帝出奔高祖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鬬死知遠率兵盡殺愍帝左右兩帝而去廢帝與高祖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贊成之高祖即位于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决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天福二年領忠武軍節度使從領歸德以杜重威代之知遠恥與重威同列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之宰相趙瑩以爲不可高祖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從鄴都留守朝於京師高祖幸其第六年拜

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出帝立與契丹絶盟用兵北方恐知遠有異志毋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北平王加守太尉然未嘗出兵契丹遣偉王攻雁門王敗之于秀谷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貲鉅萬良馬數千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柺一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柺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至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等上牋勸進辛未即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

儔殺守將駱從朗來歸陝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罷河東雜税丹州指揮使高彦詢以其州來歸契丹遷以其將蕭翰守汴州夏四月以楊邠爲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立李氏爲皇后以蘇逢吉蘇禹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澤州契丹潞州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澤州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其衆入鎭州五月以劉崇爲北京留守上如東京蕭翰以鄭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翰遷歸契丹大絳州刺史李從朗來歸六月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改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税秋閏七月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

節度使杜重威反以高行周爲鄴都部署討之追尊祖考
爲皇帝妣爲皇后以漢高皇帝爲高祖光武皇帝爲世祖皆
不祧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安國軍
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於邢州九月北征冬十月
至鄴城赦河北十一月杜重威降至自鄴都乾祐元年春正
月大赦改元更名暠丁丑帝崩葬睿陵[illegible]
隱帝承祐高祖第二子也高祖即位拜右衞上將軍魏王承
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爲嗣承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
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
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喪殺杜重威乾祐元年二
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即位于柩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
及蜀人戰于大散關敗之三月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眉
潼關夏四月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永興軍將趙思綰
叛附於李守貞容省使王峻帥師屯關西河決原武五月河
決滑州旱蝗秋七月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弘殺判官張易鸜
鵒食蝗契丹寇鄚州刺史王彥徽來奔殺成德軍副使張鵬王
景崇叛附於李守貞八月郭威討李守貞十一月殺太子太
傅李崧滅其族十二月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
致仕劉景巖二年春正月赦囚蠲租配租夏五月趙思綰降
郭威殺之秋七月克河中李守貞自焚死八月郭從義殺前

永興巡檢使喬守溫冬十月契丹陷內丘郭威伐契丹契丹
遁三年春正月都部署趙暉克鳳翔王景崇自焚死三月寒
食望祭于南御園夏四月郭威以樞密使爲天雄軍節度使
六月河決原武秋八月韃靼來附冬十一月殺樞密使楊邠
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
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於威威犯封丘泰寧軍節度使
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上勞軍于北郊慕容彥超及郭威戰
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郭威郭允明反乙酉帝崩年二十蘇
逢吉自殺漢亡周廣順元年葬之陽翟縣嗚呼人君即位稱
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
夫記事先後遠近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
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語爾後世曲學之士謂孔子書元
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
稱號遂多不勝紀也五代亂世其不合于理者多矣至年號
乖錯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末帝誅
友珪黜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黜晉
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何哉方出帝時漢高祖嘗
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
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
位而黜開運之號幸禍以爲利無復君臣之義可勝歎哉

此屠者無造化不遇淮陰侯

篇首但帥位自可收元爲何尚稱天矗如日不忍忘晉祖眞罔無窮央也

周本紀

太祖皇帝、姓郭氏、邢州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破順州見殺、子威少孤、無依、寄食潞州人常思家、潞州留後李繼韜、募軍、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有屠者、以勇服市人、威醉遊於市、呼屠者使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曰、汝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自如也、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復召置麾下、爲侍衞軍吏、漢高祖爲侍衞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高祖所臨鎮、常以威從、及即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

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分討之、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乃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幘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悉以分士卒、將士皆樂從、威至河中、威柵城東、思柵城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以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威不聽、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治攻具爲期日、四面而攻之、破其城、守貞自焚死、思

威之市恩如此

此使者必欲殺人者之

綰、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假威靈得率行伍、以破賊、皆將相之功、于是楊邠、史弘肇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詔加逢吉司徒、邠等僕射、又曰、此特親近之臣耳、宗室方鎮皆未及也、由是溫賞遍天下、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師還、拜威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因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既殺史弘肇等、遣供奉官孟業、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衞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侍衞馬軍指揮使郭

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弘義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孟業、遣人告威、及使者至、樞密院吏魏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命威誅諸將校以激之、將校皆怒、十一月、威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鸑脫覘威、爲威所得、威附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業等言威反狀已白、乃誅威家屬、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降、威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走、郭允明反弑隱帝于趙村、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太后、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僚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威率百官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爲嗣、遣太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請太后臨朝聽政、以

王峻爲樞密使范質爲副使十二月王峻遣郭崇以騎兵逆贇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延美楊温爲贇守徐州威次皐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太后制以威監國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周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以馮道爲中書令漢劉崇自立于太原二月寒食望祭于蒲池三月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夏五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六月以范質李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幸王峻第冬十月漢人攻晉州命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二年二月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嵐軍夏五月東征命李穀留守東都克兗州彥超投井死赦兗州六月幸曲阜祠孔子至自兗州三年春正月漢麟州刺史楊重訓來附三月封養子榮爲晉王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冬十月以馮道爲奉迎神主使十二月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享于太廟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罷鄴都壬辰帝崩年五十一葬嵩陵（在新鄭縣）常思仕漢爲昭義節度使太祖即位呼思爲叔拜其妻如家人禮

世宗皇帝本姓柴氏邢州人太祖皇后柴氏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器貌英奇善騎射畧通書史性沈重寡言太祖愛之遂以爲子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立拜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爲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春正月求朝不得留峻誅乃入朝封晉王顯德元年春正月太祖有疾以王判內外兵馬事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發喪即位于柩前二月漢人攻潞州三月大赦以鄭仁誨留守東京如潞州次澤州閱兵于北郊及劉旻戰于高平敗之追及高平又敗之至潞州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漢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遣州刺史張漢超降取嵐憲二州立符氏爲皇后取石沁二州圍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皐降五月漢代州守將鄭處謙降契丹救漢符彥卿及契丹戰于邢川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六月班師次新鄭拜嵩陵至自太原冬十月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二年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月命宣徽南院使向訓伐蜀毀佛寺禁父母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閏月向訓克秦州冬十月取成階二州十一月以李穀爲淮南道都部署伐唐克鳳州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以向訓留守東京南征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二月幸下蔡浮橋克滁州李景來求成不答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取揚泰二州三月取光舒常三

中丞職糾彈先辭可乎

州夏五月至自淮南大宴廣德殿御史中丞邊歸讜醉命黃
門扶出之歸讜回顧曰陛下何不夾殺趙守微守微本村民
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言事指斥坐配流放歸故歸讜以
爲言翌日歸讜伏閤請罪詔釋罪于閤門賜三爵以愧之秋
七月皇后崩十一月廢諸祠不在祀典者殺李景使臣孫晟
四年春二月以王朴留守東京南征三月克壽州夏四月至
自壽州放降卒入百歸於蜀追冊夫人劉氏爲皇后五月殺
常州防禦使侯希進冬十月以王朴留守東京南征十二月
克泗州守將范再遇濠州團練使郭廷謂降五年春正月取
海州取靜海軍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二月取雄

州如瓜州如泰州如揚州李景遣使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
界三月李景來貢宴夏四月祔五室神主于新廟至自淮南
六月放降卒四千六百於唐秋七月頒均田圖冬十月括民
租十一月作通禮正樂十二月罷州縣課戶俸戶六年三月
回鶻來獻玉卻之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北征夏
四月取乾寧軍取益津關以爲霸州取瓦橋關以爲雄州五
月取瀛州至自雄州六月立皇后符氏癸巳帝崩年二十九
葬慶陵在新鄭縣
恭帝宗訓世宗第四子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世
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王時年

七歲顯德六年六月世宗崩甲午即位于柩前七年春正月
甲辰遜位於宋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
之友珪反唐戕克寧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
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倫幾
何其不亂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
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于賽雷山傳箭而撲馬
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
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延儒學文
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
於後世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時中國

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
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猶欲割截況此銅
像豈有所惜哉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
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詔頒其圖法使
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規爲志意夫豈小
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
陶穀爲贊盛以錦囊置之坐側明達英果議論偉然虛心聽
納用人不疑可謂賢主矣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譏
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勝于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量彼我而
因述律氏之釁乘不可失之機非明于料敵制勝者孰能至

此哉誠非文士之所及也

史緯卷二百六終

史緯卷二百七

五代史二

列傳

梁家人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亾唐其遺毒流於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禍生父子之間至於洞胸流腸刲若羊豕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亾天下其次亾家其次亾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然原其本末鮮不起于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亾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于唐晉以後親疎適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太祖母王氏單父人生三子長曰全昱次曰存其次太祖后少孤攜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厭苦之崇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亾為盜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人以車馬迎后于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耶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驚喜

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乘勝為壽，歡甚。太祖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請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涕泣謝罪，因召存諸子。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誡之。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于午溝。太祖即位，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皇后張氏，碭山人。太祖微時所娉，生末帝。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暴怒殺戮，后常救護，多賴以全活。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使召之，如期而至。太祖攻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愴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天福元年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末帝立，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梁亾，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妃石氏獨否。莊宗聞其有色，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

全昱，太祖長兄。太祖與仲兄存亾為盜，全昱獨與其母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使，封廣王，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爾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將赤其族矣。太祖不悅而罷。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長子友諒，封衡王，為宣武節度使，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宋州大水，何用此為？罷歸京師。太祖臥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使友諒與全昱東歸。貞明二年，全昱薨，從友諒嗣封廣王。弟友能，封惠王，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不法，奸人多依倚之。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毋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疏斥宗室，宗室皆反仄。友能遂反，犯京師，兵敗，還走陳州，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弟友誨，封邵王，為陝州節度使，欲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莊宗入汴，俱見殺。

存，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戰死，追封朗王。子友寧，建武軍節度使，戰于石樓，兵敗見殺，追封安王。弟友倫，寧遠軍節度

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
大怒以爲宰相崔胤殺之以兵至河中請誅胤等昭宗未從
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
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
左僕射張濬太祖卽位追封友倫密王
友裕太祖庶長子幼善騎射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
黃鄴于西華鄴卒荷矟登城肆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
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讙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
景福元年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于徐州鄆州朱瑾救溥
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侯朱友恭譖友裕以爲瑾可
追而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下吏使者誤
致書于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與數騎亡山中久之匿于
廣王所張皇后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人見太祖
拜伏庭中涕泣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捽出斬之后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非自明不反乎太祖意
解乃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于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
流散增戶三萬餘崔洪奔淮南友裕定蔡州市不易肆遷忠
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鄆州友裕破鄆壘下濮州楊崇本以鄜
州降未幾病卒追封郴王
博王友文本姓康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太祖養以爲子太

祖領四鎭以友文爲度支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
以供軍實太祖卽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鎭征
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
庶人友珪者太祖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辯
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年又長太祖卽位嫡嗣
未立心爲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鎭皆邀其
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
張氏常侍疾太祖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
吾將與之訣欲以後事屬之因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
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旣病喜怒難測
[illegible]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
寶付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禍至矣夫婦相對而泣左
[illegible]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微服入左龍
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
士而入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
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
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憊
仆於床廷諤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瘞之
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群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溥
齎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

好忠孝

手人上忽焉六歲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蓄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疾恙震驚彌至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葬友珪于柩前即位拜韓勍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稱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于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奉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殺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

文官爵廢友珪為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常自負以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疏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唐太祖家人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其次妃曹氏太原人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太祖起兵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

情告者何說

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夜半以兵攻之左右脫歸者以難告夫人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持慟哭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不知曲直所在請歛軍還鎮自訴於朝太祖從之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大將李存信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耶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昔公亡奔韃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死

補反畀於庶失祖至此

亡相繼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乃止夫人無子性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謙退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曹氏從容諫諭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母曹氏尤謹與梁戰河上十餘年常馳歸省母歲至三四人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於地以從先君足矣莊宗滅梁入洛同光三年五月使人迎太后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於洛也涕泣而別歸

[illegible]莊宗[illegible]之而責起於劉氏

而思慕遂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請留乃止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七月亦崩謚曰貞簡葬于坤陵太妃無謚葬魏縣

人有二母及其不相得莊宗二母既幸相愛乃不能永其歡致怨恨而終欲尊其母而不知所以尊信不可以不學也

莊宗皇后劉氏成安人莊宗正室曰韓氏其次伊氏其次后也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曹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留劉氏以

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于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後劉氏生子繼岌寵益專莊宗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于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即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

[illegible]宗敗[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同其正處

豆盧革韋說等希旨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氣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用事于中自以出于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性好聚歛分遣人爲商賈至于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莊宗由此亦佞佛有于闐胡僧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曰吾

有毒龍五百嘗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兄弟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于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第常與后俱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喪婦何不復娶吾助爾聘后指姬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

謝行欽再拜起愛輝屑與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乃預借明年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數日乃還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于延英固請后于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

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欲入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逃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於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乃歸罪於我遂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飲歎

不讓位下背

后令宦者進酪不自省覩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以囊盛金銀寶帶繫馬上欲于太原造寺爲尼在道與存渥姦至太原削髮爲尼明宗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于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宮人還家獨夏氏無所歸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乃削髮爲尼以卒韓淑妃伊德妃居于太原晉初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于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克讓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懿宗時以部族歸唐唐嘉之河西營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于親仁坊後太祖起兵雲中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圍親仁坊捕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弓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雁門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佛寺爲寺僧所殺以克讓之賜而寺僧殺之疑爲[illegible]賜所貪信哉

克修，昭義軍節度使。太祖擊孟方立，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怒而笞之，克修慚憤發疾卒。子嗣弼，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破涿州，沒於虜。嗣肱，新州刺史，同光三年卒。

克恭代克修為昭義軍節度使。克修為人節儉，潞人安其政，而克恭橫暴多不法，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於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殺克恭及元審。太祖使人召霸，居受懼而出奔，至長子，為野人所殺。霸不受召，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為人仁孝，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鎮太原，以為番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皆決之。太祖病，召莊宗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謂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誰敢易之！」因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

初，太祖起于雲朔，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太祖常優假之。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說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之業既有所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遣其妻說之，孟氏數逼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于羣言。都虞候李存質得罪于克寧，克寧殺之，又求兼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張承業等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承業與克寧有隙，請誅之。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至，執而殺之。（以為譏自取尚有之，謀降梁誣其矣）

太祖子八人：長莊宗，次邕王存美、永王存霸、薛王存禮、申王存渥、睦王存乂、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

同母。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時幽州妖人楊千郎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神之，拜尚書郎，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存渥等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宦官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存乂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盡殺之，并誅千郎。李嗣源叛，莊宗幸汜水，以存霸為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奔于太原，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存霸亦奔太原，北至虒下，皆散走，存霸乃剪髮衣僧

哀謁符彦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爲彦超軍所殺、存紀存確、郭從謙反、匿於民家、明宗詔諸王出奔所在送赴闕、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謀之霍彦威、彦威曰、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餘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同光三年、封繼岌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叅軍事、九月、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令修閣道以過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

其半逆戰於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入、十月、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至成都昇仙橋、王衍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降繼岌、親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監軍宦官李從襲與謁高品等、素惡崇韜、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牙門闃然、從襲等不勝其憤、王宗弼率蜀人請繼岌、留崇韜鎮蜀、從襲等言崇韜有異志、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期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西戎之地、留蜀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崇韜不出迎、及見、復倨慢、延嗣怒、從襲等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彦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而知祥未至、所在盜賊、屯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討、故師未即還、彦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聞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爲、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彦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爾、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

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班師有日、會彦珪至、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既無釁端、豈可作此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從之、詰旦、從襲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掌書記李崧入見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令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登樓去梯、夜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繼

殺道堙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
圜討平之四月至興平聞明宗已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
至武功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
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
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
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回久之謂繼岌乳母
曰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面榻而臥環縊殺之任
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繼岌少病閹無子圜率征蜀之兵
至京師明宗撫慰之問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繼嵩繼
潼繼蟾繼嶢皆幼故不封同光三年詔皆授光祿大夫檢校

司徒當莊宗遇弑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立其四
人見殺餘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明宗家人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槊將劉鄩
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時明宗夏夫人卒方求別室有言
王氏于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納之王氏得鄩金甚多遺
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稱譽明宗益愛之夫人曹氏
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曹氏
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
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

小兒指愍帝

本命

皇后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及朝罷帝與皇后
食妃侍食畢乃退未嘗少懈皇后益愛之宮中之事皆主于
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與外事殺安重誨
秦王從榮妃有謀焉劉鄩諸子以妃故皆封拜官爵愍帝即
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生子從益命
妃母之封許王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
欲自託乃曰兒思秦王時從益年四歲數教從益言求見秦
王明宗遣乳母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使王氏
伺察宮中動靜從榮死王氏云秦王以兵入宮衛天子乃以
反見誅出怨言愍帝大怒賜王氏死事連太妃愍帝不欲

遷之別宮以太后素善妃恐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
立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故妃曰
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先帝因泣
下廢帝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
焚妃謂太后曰何不少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
獨生妹自勉之太后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
匿于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請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
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于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
四年九月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
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立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五[illegible]

豈以花見羞之名故斬之與

以至德宮爲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爲延壽娶從益妹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養于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兄弟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光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

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拒高祖皆不至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能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等遣郭從義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余詩曰誰兒羞今劉并皆翻覆令孫鑛不見死母子相看血淚灑

從厚四歲忠從益見王戮死傳

明宗四子曰從審從榮從厚從益從審驍勇善戰而謙退謹飭從莊宗戰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審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審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願至魏請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道亡獨從璟不去左右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嗚呼無父何生無君何以爲生而世曰忠孝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不相爲用而反相害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私則兩害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

乎曰從其義可也從璟之于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從榮天成元年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子最長又握兵柄爲人輕雋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聞其失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進封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有司欲

事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示不敢專今受大禮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朝于太廟京師榮之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于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從榮不遵禮法好驅羣小其官趙遠諫曰王位尊崇當修令德以慰民望乃忍爲此獨不見共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及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見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

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列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賚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諸將指揮使人絹十疋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

從榮命寮屬及四方遊士試作征淮檄陳己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乃請從榮自擇從榮請翰林學士崔梲刑部侍郎任贊爲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官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十一月戊子明宗幸士和亭得傷寒疾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于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命遷於雍和殿宮中皆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于榻問殿上守漏宮

殿上之行非分中也

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從榮忌宋王從厚賢於己常懼不得爲嗣居平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憮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爲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押衙馬處鈞告弘昭贇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以告從榮從榮復遣處鈞語弘昭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

不知從前之事

不朝何也

禍在此

謀拒從榮、弘昭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于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央、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馳入內、見義誠弘昭漢瓊等在中興殿閤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入至此、主上安所歸、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驚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汝父起微賤、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出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從榮方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僚屬甚眾、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其尤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此時誅王居敏矣、陣兵橋北、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于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來、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陣、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渡河、後軍來者甚眾、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兵皆潰、從榮夫

重美已看破矣

妻劉氏匿牀下、從益殺之、并其二子、明宗聞從榮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僚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慚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後六日而明宗崩、

從溫、明宗姪也、封兗王、晉高祖立、為忠武軍節度使、作天子器服、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悉毀之、出帝時、太后常曰、吾惟一兒、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服、出帝釋之不問、開運二年卒、

廢帝家人

重美、廢帝次子也、封雍王、幼而明敏、石敬塘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塘、初不欲往、以重美言為然、而劉延皓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居民出城逃匿、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命任之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將焚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乃止、廢帝自焚、后與重美俱死、

劉延皓、應州人、劉皇后弟也、為天雄軍節度使、不恤軍士、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延皓、延皓走相州、令昭閉城遣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時石敬塘反方用兵、廢帝乃以令昭權

知天雄軍事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追斬之屯駐兵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斬延皓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五代之際君臣父子皆失其序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同其號而別其家者何哉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辨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晉家人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女也初封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廢帝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耶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有司言皇太妃請上尊號寶冊太妃高祖生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高祖已崩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未奉冊而高祖崩故后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冊尊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嚴憚之出帝立為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卒及於敗開運三年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犯京師以書遺太后道已降晉兵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藥囊以奔於晉今在否

吾破陽城時以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昔為吾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止之及得德光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草降表稱孫男臣重貴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又為太后表稱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奉表請罪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時雨雪寒凍皆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

史籍　卷十七

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

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賜漢兒城側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漢乾祐二年也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于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

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為敬儒妻生出帝出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徙建州卒于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太后亦卒遂并葬之北京留守安彥威太妃同宗出帝以舅事之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稱其慎重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高祖弟重胤妻也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納之以為后以六宮使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絕倒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后與左右皆大笑后既立專寵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於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

其所終馮玉知制誥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與殷鵬同爲舍人
制誥常使鵬代作遷樞密使同平章事出帝立姊爲皇后用
事軍國大務皆決于玉四方賄賂積貲鉅萬玉用中書舍人
盧價爲工部侍郎宰相桑維翰以價貲望淺不可玉不悅遂
罷維翰契丹遣張彥澤入京師兵士爭入玉家其貲一夕而
盡明日見彥澤猶諂笑自言願持晉玉璽獻契丹以與恩獎
彥澤不許從出帝北行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卒晉氏始出夷
狄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
祖二叔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畧有詳非惟禍亂多故失
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姑存其可見者云孝平皇帝生孝元

帝萬友萬詮孝元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贇萬詮生敬暉其
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祖孝元
第二子也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
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敬威唐
廢帝時爲彰聖都指揮使聞高祖起兵謂人曰生必有死人
誰能免吾兄舉大事吾不可取辱遂自殺敬德爲沂州馬步
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三年贈敬威敬德并敬殷皆爲
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
敬儒始贈太傅而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加贈三皇叔皆爲
太師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加贈太師敬贇保義節度使加

重英已贈太保矣

高祖六子并重貴而七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敬暉贈太師追封韓王重胤高祖弟高
祖愛之養以爲子故名下齒諸子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
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
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高祖爲二子發哀并重進皆贈
太保追封重英虢王重胤郯王重進夔王重信李皇后所出
拜河陽節度使有善政重義不知所出拜東都留守范延光
反詔張從賓發河陽兵討之從賓亦反重信重義俱見殺高
祖欲贈三公大臣引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二兒爲
吾彼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耶乃贈重信太師追封
沂王重義太傅追封壽王重睿貌類高祖高祖臥疾宰相馮

道入見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命宦者抱置道懷中高
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大臣以家國
多事欲立長君景延廣議立重貴是爲出帝重睿遂不得立
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
遷後不知其所終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後追封陳王
賜名重杲舊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
出帝以爲子拜延煦鎮寧軍節度使是時諸鎮爭爲聚斂趙
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以延煦娶在禮
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可勝數開運三年遣宗正
卿石光贊以聘幣五百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

殿賜與甚厚君臣情極奢侈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延寶鄭州刺史契丹滅晉出帝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乞中歸契丹契丹得璽以製作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還求真璽出帝曰頃玉從珂自焚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不勝其欺僞也故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以爲我生之子日不如此不能得其一心於我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絕父子之親以爲叔伯父亂人

鬼親疎之序凡有知之物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忍負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其慮事亦已淺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惟聖人則不然以謂繼絕天下之公行也人子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何必諱哉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其服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以天性不可絕也恩屈于義故降服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義不當立又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故于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

賢於劉山人之友遠矣

綱五常之道掃地盡矣晉氏起于夷狄以纂逆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出帝以德光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示叔襲義即此意）

漢家人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其父農家高祖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刦取之生隱帝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充欲歛于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不甚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小人郭允明李業等用事后數責之

帝曰國家之事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上疏請親近師傅延聞正人帝不省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謀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固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于閨門邠等死郭威起兵犯京師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陂帝欲自出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而出遂及于難威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議立湘陰公贇爲天子贇未至威請太后臨朝威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威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

中功烈崇高德舉昭著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
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以母見待感念深衷涕泗橫流
于是遷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崩弟洪
義爲鎮寧軍節度隱帝誅楊邠史弘肇等遣供奉官孟業賚
密詔令洪義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于澶州護聖都指
揮使郭崇殺郭威于鄴洪義素怯懦遷延不敢發引業見殷
殷錮之送密詔于威威起兵隱帝詔洪義扼河橋威兵至洪
義遂降漢室之亾由洪義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曰隱帝曰承勲崇子
曰贇高祖愛之以爲己子拜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
王承勲爲開封尹周太祖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周祖入
京師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殊無意周祖不
得已下拜道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周祖意色大
沮以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難于自立乃白太后擇立漢嗣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
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勲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
承大統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勲高祖皇帝
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勲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
勲視起居太后命以臥榻舁承勲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

贇何不殺崇而奪其兵反爲崇所奪乎

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遣太
師馮道迎贇道謂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
乎太祖指天爲誓道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
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
還京師王峻慮贇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騎七百
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
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有他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
語崇乃登樓見贇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泣已
而奪贇部下兵太祖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奉贇入朝道
將還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
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殺之贇曰事豈出于公耶道
已去郭崇幽贇而殺賈正及判官董裔都廣侯劉福孔目官
夏昭度等周祖監國太后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
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
鎮召赴京師雖詔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情靡東
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赴召以都押衙鞏庭
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
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非詔贇
諭之廣順元年彥超克徐州庭美等見殺承勲以疾卒追封

詔之下應有庭美等

陳王嗚呼予既悲贇之事又嘉庭美溫之所爲贇於漢非嫡長周氏特假贇以伺閒耳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庭美溫區區爲贇守孤城困知事無所成其可重者死爾然予考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不見庭美等款狀是否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不可不慎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嘉二人之忠而舊史不著其何以死使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惜哉

其美等既見殺可無深求矣

蔡王信高祖從弟也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許州高祖寢疾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遣就鎭信涕泣而去信貪貨好殺軍士有犯法者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使我三年鬱鬱於此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勸我一杯矣已而開難作信憂懼不能食王峻遣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周太祖家人

德妃董氏眞定人幼穎悟閑樂舞知其律呂年七歲鎭州亂爲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妃兄瑀求之莫知所在潞將遇瑀欣然歸之

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仕晉爲內職歿于虜中妃嫠居太祖聞其有賢行聘之建國中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瑀官太子左贊善大夫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侄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司空賜名信皇侄守筠左領軍衞將軍奉超左監門衞將軍定哥左千牛衞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侗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惻於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守筠奉超遜等頃因世故不享遐齡舜禽非辜雖忿有慟守筠可贈左衞大將軍奉超右衞大將軍遜右武衞大將軍

周世宗家人

柴守禮邢州人其姊柴氏爲周太祖皇后無子養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致仕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守禮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彥超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官太傅卒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

守貞籌策必因術者何不言

為天子輕𦗻殺人則棄天下竊負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立言之宗也天子主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屈天下之法以申父子之情益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刑一人未能使天下無殺人與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輕重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𦗻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為世宗可謂知權矣

世宗皇后符氏其祖存審父彥卿家世將相后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為河中節度使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聞后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城破崇訓手殺其家人次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遑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得犯我軍士不敢廹太祖聞之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而慰之以歸彥卿后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何必毀髮世宗性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會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及即位冊為皇后世宗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徐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固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后以憂成疾而崩謚曰宣懿葬于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七子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帝次曰熙讓熙謹熙誨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贈皇孫名誼（自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

羣臣請封皇子世宗以為國用淺恩信未及于人不許明年四月先封太祖諸子乃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患難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誼誠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加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皇子宗訓封梁王熙讓封燕國公後十日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帝其年八月熙讓封曹王熙謹封紀王熙誨封蘄王宋乾德二年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在

此自周祖不可及處

京師者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子孫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而已未嘗有非漢之語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畧存其辭以見周之有愧于其心矣

梁臣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古法豈無可用那然語耳

朱溫用賊翔亦雄能

敬翔同州人舉進士不中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益窮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爲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太祖嘗侍殿上昭宗意衞兵有能擒之者乃

擒之昭宗亦殆矣

太祖不進昭宗曰無殺翔之理翔入何爲

佯爲鞋結解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勲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懼不進昭宗曰卿不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佯醉去太祖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攻壽州不克多所亾失太祖恚恨歸而殺唐大臣幾盡以翔爲可任梁之篡弑翔謀爲多唐樞密院用宦者太祖以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還金鑾殿大學士翔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微開其

可恥甚

端太祖悟多爲之更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故尚讓妻也愛幸之後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嫌之劉氏誚翔曰尚讓黄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僭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鎭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多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爲崇政使拜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離間舊臣翔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於楊劉翔進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雄虎

之臣猶不得志于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
中所與計事者皆親戚近習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
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
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哉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
其乏材願得自效嚴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及王彥章敗于
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
顧望不來末帝遽召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
卿其教我翔曰臣事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
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不盡臣欲爲陛下謀則小
人間之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事無

可爲臣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亾君臣相向慟哭莊宗入汴
詔赦梁臣李振喜邀翔入見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
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自經
而卒

朱珍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從梁太祖爲盜及爲將善治軍
選士太祖鎮宣武珍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新
募兵及降卒皆以屬珍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珍勇
冠諸將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
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而至亂軍以方雪不意梁兵
來不爲備遂下其城秦宗權遣盧瑭等攻梁太祖令珍募兵
于淄青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
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命斬之軍中感悅珍募兵萬餘以歸
太祖大喜曰賊未知珍來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謂吾不過
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遂破瑭等宗權由此敗亾珍
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
裕奔鄆州珍攻鄆州去鄆二十里立營遣精兵挑之鄆人不
出朱裕詐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兵叩門裕登陴開
門內梁兵入甕城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磔石以投之梁兵皆
死珍僅以身免魏博軍亂囚梁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
陽殺魏軍二千威振河朔梁攻徐州珍下豐縣與李唐賓進

屯蕭縣唐賓陝州人梁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
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郄唐賓佐之乃大勝後與珍不協
珍迎其家置軍中唐賓以珍有異志夜走白之珍單騎馳及
來訴太祖前太祖和解之珍回屯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
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於唐賓唐
賓以訴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斬之遣使者告
唐賓反使者晨至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
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
引使者入見太祖大怒然已夜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
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勞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

移營必待命安得不敗

執之諸將叩頭救珍太祖舉胡床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耶遂縊殺之朱珍李唐賓已死太祖命龐師古霍存分將其兵師古攻徐州破之斬時溥太祖表為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師古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鄆帥朱宣走見殺師古自微時事太祖甚謹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畧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敢妄動太祖遣師古攻楊行密師古營于清口地勢卑下或請就高為栅師古以非太祖命不可淮人決水浸之諜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斬之俄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師古曹州人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

然師古再舉擊吳輒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攻壽春亦敗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力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弱勝至彊此不可以常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吳豈足以知之亦適會其機而已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鄄城人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以騎讓太祖與敵步鬬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益賴諸將用從周延壽為大將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瑾謂從周已去乃出兵脩外壕從周夜半潛還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不出戰太祖怒遣從周代之從周至軍閉壘不出鑿三開門以待晉人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開門出敗晉兵擒其子落落斬之從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為留後太祖遣從周畧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救之既入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城門士殊死戰破其八栅燕兵走追至臨淸擠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使蔣駵監軍守文

父仁恭以燕兵救之駵語諸將曰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待因而後取之從周曰勝敗之機在吾心駵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梁兵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太祖還自鳳翔遣從周攻鄩鄩降之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末帝立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卒

寇彥卿開封人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悉誅之彥卿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曰敬翔寇彥卿乃天為我生之賜以所乘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將也太祖與崔胤

謀遷都洛陽昭宗不許奔於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太祖駐河中遣彥卿奉表廼請遷都彥卿悉驅長安居人以東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顧瞻陵廟徬徨不忍去謂左右曰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馳至華州即日廼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河陽軍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設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對賓客語涕泗交下末帝立徙鎮威勝卒

劉鄩安丘人棣州刺史張蟾叛青州節度王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梁太祖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使人鬻油城中覘虛實出入之所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遂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從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厚太祖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舁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汝可寨之從周爲之緩攻鄩悉遣婦人及老疾者出之獨與少壯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所遣者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族之城中皆惑奔者乃止梁兵聞之果疑彥溫詐降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敗從周以禍福諭鄩鄩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降梁鄩乃降從周爲齊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荷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時太祖領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之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遷左龍虎統軍劉知俊叛太祖遣鄩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以長

千里襲人本是危兵鄩以孤軍謀不先定其克濟乎

安爲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鄩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軍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還趨臨清爭魏積粟周德威已先至鄩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餽軍末帝責鄩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即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遣使者

監督其軍鄩謂諸將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何如諸將曰上有命固當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武使武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莊宗以勁兵壓鄩營鄩不出而末帝數促鄩使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見迫必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莊宗自貝州趣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耶兵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鄩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

合鄩大敗南奔滑州河朔皆入於晉降鄩亳州團練使朱友謙叛附同州末帝以鄩爲招討使攻陝州鄩爲書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伊皓段凝素惡鄩譖鄩與友謙親家故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罷歸酖殺之鄩妻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鄩二子遂凝遂雍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于鳳翔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之戰敗東歸遂雍爲副留守閉門不納封府庫以待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及即位拜淄州刺史

牛禮博昌人事諸葛爽于河陽爽卒禮謂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歸梁太祖爲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名存節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宿州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趨徐州傅城下瑾兵方至望見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攻而去太祖授存節軍機悉合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歸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謂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守晉人穴地道攻之存節選勇士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遷存節匡國軍

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地鹹無井友謙與岐兵合圍欲以渴疲之存節拜禱鑿井入十水皆甘可食友謙不能下末帝即位徙鎮天平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痟治軍督士未嘗言病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王重師許州人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請之重師遽起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人諸將隨之遂取濮州重師身被九瘡軍士負之還營太祖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遷佑國軍節度使甚有

威惠重師與劉捍有隙捍譖之會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岐而不先請君練兵失利太祖怒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禮又倨捍馳白太祖言重師有異志賜死

楊師厚潁州人事梁太祖以功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劉知俊叛陷長安鄜邠牛存節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遂克之徙鎮宣義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師厚從太祖擊趙以牽晉進圍蓚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敗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等逐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

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常為招討使恐須梁之勁兵故將魏侍牙兵其帥得以倔強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欲圖之召師厚計事其吏田温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今不行必見疑吾知郢王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懼賜與鉅萬而還末帝謀討友珪問于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事可立辦末帝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討賊其事易成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相應末帝與象先殺友珪及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受賀於宮中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謝彥章許州人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授之兵法以千錢置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將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温裕善將騎兵審澄温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

而益辦還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為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屯於行臺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臨敵御衆肅然有威嚴左右馳驟疾若風雨名重敵中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營地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所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通晉彥章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誣彥章反瓌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温裕皆見害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令軍中歸其老疾于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追之戰于胡柳陂瓌軍已勝晉軍再戰瓌大敗晉取濮

以疾還軍行臺病卒

史緯卷二百七終

史緯卷二百八

五代史三

列傳

唐臣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爲晉王，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恐，欲解圍去，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特王都以利誘之耳，今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問計於崇韜，崇韜曰，彥章

圍兵於此，其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息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宜挑戰，使彥章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月而壘成，彥章引兵攻壘不克，還趣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降梁，契丹役犯幽涿，諸將皆曰，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

年矣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耶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賜崇韜鐵券拜侍中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功居佐命第一位兼將相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迴避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

弟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可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然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莊宗遂立之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若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崇韜表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

內臣俊詔不允崇韜面請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莊宗曰朝城之言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患得高樓避暑宦官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矣莊宗不悅終遣允平起樓崇韜切諫左右因譖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崇韜所知貫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皆切齒張全義舊爲河南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厮養畜之及貫爲令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使劉皇后白之左右日夜言貫失會皇太后葬坤陵莊宗幸作所而道路泥塗橋梁不修莊宗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召貫貫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全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

決疾之言

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貢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
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
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貢公所愛任公裁決起入宮崇韜隨
之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貢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
將時明宗當行崇韜恐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
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大功
未立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小子豈任大事卿為我
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我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
岌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
降王衍弟宗弼送款於崇韜崇韜以節度使許之宗弼遷衍

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與蜀人列狀
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疑之崇韜族誅宗弼以自明蜀人
大恐崇韜素嫉宦官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為太
子俟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監軍李
從襲等聞之皆切齒莊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
延嗣大怒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錢一百九十
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
疋莊宗曰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于此耶延嗣因言蜀之
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遣宦官馬彥
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見劉皇后皇后教魏王殺崇韜其

子五人皆死籍沒其家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
其孫當崇韜用事時宰相豆盧革等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
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
然其代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泣而去聞者以為笑崇韜盡
忠國家有大略已破蜀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
綏來之不幸被讒以死惜夫

安重誨應州人事明宗為中門使明宗兵變于魏謀議大計
皆重誨決之明宗即位拜樞密使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以
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使參決權勢傾動天下
雖盡其忠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無賢人君子之

助獨行所見禍釁生焉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可太息
者也重誨嘗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前導重誨怒即臺
門斬延而後奏時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決杖
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御史諫
官無敢言者雄武節度華溫琪來朝願留闕下以為左驍衛
上將軍踰年明宗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
不欲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
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
乃以為鎮國軍節度宰相任圜判三司以職事與重誨爭不
能得因辭疾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叛重誨誣圜與守殷

通謀矯詔殺之明宗不能詰也重誨恐天下議已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悅人以止謗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卻之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鷂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進戒左右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卻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夷狄之性果于殺戮馬牧軍使田令方牧馬瘠而多斃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軍使是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

三馳傳還至醴泉縣縣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不時給侯三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爲已任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強然其輕信韓玫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出而知祥疏仁矩用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此獨行已見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吳越王自梁及莊宗嘗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詞頗簡慢重誨怒遣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使於鏐玫恃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因

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下制削奪鏐官爵于是錢氏遂絕於唐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從珂非明宗子後必爲國家患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拒之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耶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馳騎上變明宗欲究其所以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率兵討之誡之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

說得是

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等因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不欲容吾兒人間耶趙鳳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鳳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我爲小校時衣食不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乃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

老奸明白

誨欲制其奸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必用己所親信以精兵從之二人以爲圖己益不自安復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殺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璋攻殺仁矩二人遂反戍蜀精兵積三萬人皆陷重誨建議欲伐吳而明宗難之後戶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鏻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所服玉帶其直千緡使遺知誥爲信初不以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伐吳明宗以問重誨重誨請究其

事明宗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乃少解延詰彥溫等具服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愼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遣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使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乃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反遣石敬瑭討之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遣

此亦非怨望

近藩駭督趨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見其妻子奉事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恐生事不可令至蜀而孟漢瓊自行營還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奔其父重

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惑耳吾以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於京師詔下陝州獄明宗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乃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下答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張氏走抱之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檢其家貲不過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爲罪并殺崇緒崇贊其餘子孫獲免重誨得罪知

便是勝著

其必死歟曰我固當死但不能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
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
上決者與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
聞得旨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
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
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復唐
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
相武事任樞密樞密既重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周德威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

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內衙指揮使小字陽五梁晉
之際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
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出入
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
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
作耶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
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
甲者退走章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
墜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為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捨
燕攻潞圍以夾城李嗣昭閉城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于外

踰年嗣昭與德威有隙晉王病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
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
定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
難告德威且召之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
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擊梁軍破
夾城與嗣昭歡好如初拜振武軍節度使天祐七年梁遣王
景仁擊趙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屯趙州梁軍至柏鄉趙
人告急莊宗自將至贊皇德威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
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光
彩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

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一甲值數十千適足為吾資無徒望
而愛之當勉以取之私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
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在速戰今不急擊之
使敵知吾之衆寡吾事敗矣德威曰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
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今吾軍于河
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不敢
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吾兵少
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
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勝也承業入言曰德
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已而獲梁

汴宋即梁軍

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莊宗笑謂德威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軍以出與德威轉鬭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分其軍爲二汴宋軍居西魏滑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以爲然（梁之左乃晉之右）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揮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皆走遂

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未嘗大敗如此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擊之德威取涿州遂圍守光于幽州守光閉城距守德威攻下燕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破之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常身與士卒馳騁于矢石之間劉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曰此周陽五也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勇而好戰德威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趨汴州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問戰于

周老始終名將此決以取勝莊宗不從致失大將可惜

輜重安可先

輜重居左能以少取衆其故事

德威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也今吾軍先至此據其而營栅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兵擾之使其營栅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謂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軍居左德威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

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太師明宗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燕王

符存宛丘人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會主將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存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召至使歌而悅之得不死後歸晉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累功爲橫海軍節度使契丹圍幽州時晉與梁相持河上兵少欲勿救存審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救之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兵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敗梁

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爲兩城晉人謂之夾寨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不虞晉軍之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營鄩敗而走鄩兵追之晉軍反擊獲騎五十梁人知爲晉軍皆大驚河中糧少晉軍屯朝邑諸將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于速戰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遁之乃休士卒遣裨將

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晉軍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史建瑭攻之皆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與周德威齊名契丹攻幽州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甚請朝京師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病死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東夷西戎至於亾國之將射鉤斬袪

報應

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知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因出其所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子彥超爲北京巡檢郭從謙殺莊宗明宗入洛陽永王存霸奔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以爲安遠軍節度使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彥超責之奴懼夜扣門言有急彥超出被殺弟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

掠乃陰與拱衙指揮使羅起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權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畧晉高祖立以彥饒爲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當戮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犯法當誅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屯駐軍將馬萬擒彥饒送之京師言彥饒應延光反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

此獨救梁
人別出者
非斷限者
以十人之
芻牧

之，必聽其軍殺奉進，以反見誅，非其罪也。彥卿女為周世宗
后，封泰王，追封存審魏王。
史建瑭，雁門人，晉梁相距于潞州，建瑭為晉兵先鋒，梁兵數
為所敗，相戒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戰于柏
鄉，梁分其兵為二，汴宋軍居左，魏滑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
建瑭擊其右，大敗之。天祐九年，晉攻燕，梁太祖自將救之，攻
趙，圍棗彊、蓨縣。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
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
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
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

殺之，各留其一人，營中相告曰：晉軍且大至。因縱使逃去。明
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守門卒，縱
火大呼，斬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
其縱而不殺者，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兵追
擊之，梁軍棄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病，由是增劇。晉軍
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十八年，晉討張文禮於鎮州，
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子匡翰，尚晉高祖女魯國長公主。
匡翰沈毅有謀，撫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義成軍節
度使，所至兵民稱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與學者講
論，終日不倦。從事關徹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殺

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讀者未有偶爾。匡翰引滿自
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
王建及，許州人，仕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相距鄆河上，鎮定
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
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去。晉
攻楊劉，建及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後戰胡柳，晉軍敗，梁兵
登土山而陣。莊宗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
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
將言：潰兵未集，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
之，況以高擊下，不可失也。建及白莊宗曰：請從高望臣破敵，

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軍，
梁兵大敗。晉軍于得勝河上為南北城，梁將賀瓌攻其南城，
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于
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于吐火禁呪，莫不皆用。建及重鎧
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用巧為，吾今破之矣。以大甕積
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
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建及將銀槍效
節軍，以家貲散士卒，監軍韋令圖言建及得士心，不可令典
牙兵，出為代州刺史，快快而卒。
元行欽，幽州人，為劉守光裨將。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凡八

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後兵敗乃降明宗撫其背飲以酒曰壯士也養以爲子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戰于潘張軍敗莊宗與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望見單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于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行欽不在因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能與也莊宗不悅遂罷會明日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內殿但宴武臣趙在禮反于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軍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遠戍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功故德宥赦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將皇甫暉奪詔書毀之軍士大譟行欽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栰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時邢洺諸州相繼叛莊宗欲自將攻鄴羣臣固諫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

從謙之反行欽不聞赴戰出奔被執死何足惜

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城與在禮合行欽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長子金槍指揮使從璟馳詔明宗計事至衛州明宗兵已南行欽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許之明宗至魏縣行欽率兵還從莊宗幸汴州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於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殺之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土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西還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等曰卿輩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之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可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自謂何如行欽泣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不能報國以致危難雖死不能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解髻斷髮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至平陸爲野人所執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檻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厲聲曰先皇帝何負于爾斬於洛陽市市人爲之流涕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存與存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反奔逃以

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
哉
安金全代北人驍果工騎射能擒生踏伏數用兵有功官至
刺史以疾居於太原莊宗與梁相距河上太原無備梁將王
檀來襲臨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外攻甚急
金全謁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
老夫雖病尚能為國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
率子弟及故將吏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于羊馬城中檀軍
敗退金全不為莊宗所喜竟不錄其功明宗與金全有舊及
即位拜振武軍節度使卒

西方鄴滿城人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
魏反南渡河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
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責
循曰主上破梁待公以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負國家乎
循不答鄴度不可爭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在汴鄴欲殺之
以堅人心循藏之於家鄴無如之何明宗至汴鄴將麾下五
百騎西迎莊宗于汜水泣下嗚咽莊宗亦歔欷使以兵為先
鋒莊宗至汴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
明宗嘉歎久之荊南高季興叛明宗以東川董璋為招討使
拜鄴夔州刺史副璋出三峽璋未嘗出兵鄴獨取忠萬峽三

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
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諫之鄴怒遣人告
善達受金下獄善達辭益厲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
卒
符習趙州人事趙王王鎔為軍校晉救趙破梁軍趙遣習將
兵從晉軍于德勝張文禮弒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
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
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為王報讎
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留後
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

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
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
自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
後鎮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而明宗兵
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于胙縣以明宗舉兵
問復何疑乎習意乃決監軍楊希望以習歸明宗圍其家將
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紿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宜分
兵守城以虞外變希望乃分兵守城公儼遂殺希望習家由
是獲免公儼宣言青人患習之嚴急不願其復來自求為節

度使明宗以房知溫代習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承命知溫擒斬之習徙鎮宣武安重誨不悅之言其厚斂以太子太師致仕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失職縱獄劇飲以自娛歲餘卒令謙有善政卒於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弟蒙少好學事晉官禮部侍郎

烏震信都人少事趙王王鎔以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於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弒震從習討文禮其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及妻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破鎮州拜刺史為政廉平遷寧國軍節度使戍盧

臺戍兵龍晊等作亂震見殺嗚呼若烏震者可謂忠乎不顧其親又因而利之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莊宗以為度支使謙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即位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快快莊宗滅梁謙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以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于金穀而物議不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召憲謙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求解職莊宗怒欲寘之法伶官景進救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以謙為租庸使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欠負謙進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

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及郭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開封人明宗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

租庸使、用兵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以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立、誅租庸使孔謙、廢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天下錢穀、延朗無所建明、明宗嘗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聞者笑之、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勸

帝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又括馬、丁馬未至、晉高祖入京師殺之、

李嚴、幽州人、事莊宗為客省使、明敏而辨、同光三年、使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蜀人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不旬日定天下、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躡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於荊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當定于一也、光嗣曰、荊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不可信、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其應對愈奇之、時蜀君臣庸暗、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嚴之入蜀、莊宗令以名馬市珍奇、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嚴無所得而還、莊宗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計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招討使、與

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曰、得李嚴來即降、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為託、即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孟知祥屬置于蜀、安重誨稍欲抑之、恐有以制知祥者、嚴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明年）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

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耶巖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明宗郊天東西川皆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鎮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西川能斬李嚴我獨不能斬爾耶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泣拜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安重誨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

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鉞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勢必反與汝自此訣矣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肯仁矩至鎮伺璋動靜以聞璋益懼重誨復益兵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兵未至璋叛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拒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見殺

劉延朗虞城人廢帝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樞密使朱弘昭馮贇遣孟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漢瓊請入朝弘昭贇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廢帝時爲潞王在鳳翔徙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廢帝兢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多中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張濛問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腰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

此第三語也係何解

不曉其義以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舉事而兵少又乏食甚懼使暠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于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于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暠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降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顧暠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暠益見親信

帝思害敬 怨

專以巫祝用事帝以昭胤嵩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專美爲
直學士審虔爲侍衛都指揮使而薛文遇爲樞密院直學士
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昭胤嵩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
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立高祖不得已來朝欲求
歸鎭而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
言敬塘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塘與趙延壽皆尚公主不
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
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軍番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
兵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斬三十餘人而定帝益疑之高祖
既握強兵每歲供億違近勞敝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專美

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時高祖弟重
胤爲皇城副使公主母曹太后居中伺帝言動以報高祖高
祖益危懼帝遣使者勞軍陽爲羸疾不自堪求解總管以探
帝心帝母魏太后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言陵與民
冢墓相雜不可立宮帝以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由此疑
怒罷高祖總管徙鎭鄆州延朗等言不可司天趙延義亦言
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
召之語徙敬塘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
事斷在陛下且敬塘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
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

惡語何用

若從延州當敬塘亾不至若是之速也

邪令文遇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
皆失色敬塘遂反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許王從益當立帝得
書大怒手壞之召學士馬胤孫爲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
等請帝親征帝憂懼惡言敬塘事每曰爾等無言石郎令我
心膽墮地心不欲行延朗等屢廹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
崧問計文遇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
見文遇肉顫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
醜乃已契丹立敬塘爲天子以兵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
虔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可戰雖有其地何人
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延朗專利諸將當得州者

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
久而不得人人皆怨嵩不能爭但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
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單騎走南山過其家指
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爲追兵所殺晉
高祖聞嵩不與延朗事復以爲將專美爲大理卿昭胤審虔
文遇皆不知其所終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
言驗矣然孰知其不爲禍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
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事勢雖有知者爲之謀未必能
不敗況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傳見其始終之際
云

康思立山陰諸部人歷保義軍節度使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遣王思同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兵千五百人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從珂思立欲誅羽林家屬未及而從珂兵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耶徒陷于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詔爲右神武統軍

康義誠代北人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爲親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素驕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大臣朱弘昭馮贇等以爲不可義誠持兩端從榮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處置義誠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孫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殺之明宗不能詰義誠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益不平潞王從珂反于鳳翔王思同率諸鎭兵圍之與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鎭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諸公以大計見逼不能衛

可恨

護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一旦至此何方轉禍吾于事見矣有失節今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若不見容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疋錢五千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鬭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衂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鎭之兵在後其敢徑來耶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耶

其謀臣以奸賊可

義誠降從而見殺快哉

天子亦未必自將

其辭厲聞於內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于前帝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兵以西義誠至新安降於從珂清泰元年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然原其始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鎭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軍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按天子有六軍諸衛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

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然是時方鎮各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于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不知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人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節度使潞王從珂明宗以彥稠爲招討使戒彥稠

得彥溫毋殺將執之以來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遷靜難軍節度使黨項阿埋等族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彥稠入白魚谷追其大首領連香等盡誅其族遣人上捷明宗詔使者曰吾誅黨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彥稠以黨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鞍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使者矣不可失信悉以賜彥稠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東走爲潞王所得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豆盧革爲人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每爲尚書郎蕭希甫所駁革患之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吏部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勑亂易昭穆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崇韜請論以法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

而崇韜疾惡太甚果于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以僞濫駁放顛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是歲大水四方地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玉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乃曰陛下威德著於四海今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爲相遭天下多故方服丹

砂煉氣以求長生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革乃以說子濤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昇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數日未得命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耶諫官希旨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革貶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留不報革復坐請俸自入說坐貿官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說與高季興相知爲相時嘗以書幣相問遺唐師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

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而季興無功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之詔二州刺史監賜自盡昇濤皆坐其父廢（革說無狀得相無敗取死所謂無發之禍無發之禍也）

盧程不知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唐時名族與程門第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莊宗還軍置酒時掌書記王緘卒莊宗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于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管辭不能故不用

而進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莊宗即位議拜宰相時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而笑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輒加笞辱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命笞之少尹任圜莊宗姊倩也詬程言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

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從莊宗入洛于路墜馬卒

任圜三原人爲人明敏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衮悚動人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文禮子處球閉城堅守不可下圜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然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不能赦其罪公見哀指其生路。圜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罪

不及瀾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及至困蹙方布欵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拒而見傷局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不欺既而從將攻破鎮州處球見殺鎮之吏民以嘗乞降免其家族莊宗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知真定府事崇韜與圜素相善因以鎮州託之而圜多所違異推官張彭傾險貪黷圜信任之爲其所賣崇韜領鎮彭爲圜謀隱其公錢莊宗遣故趙王宮人有許氏者尤美彭賂守者匿之事覺彭懼以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潑德之彭得

免死由是與圜有隙罷圜司馬崇韜與魏王繼岌伐蜀圜攻已于後乃辟圜參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擊敗延孝于漢州魏王至渭而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相圜意屬李琪而循珏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須端方有器度者太常卿崔協可也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以

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不知書陛下誤以臣擢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武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也馮書記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于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大笑然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相協在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

時使者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與重誨辨于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求之圜不與由是益相惡圜已罷歸遂拜爲太子少保致仕居于磁州汴州朱守殷反重誨誣圜與守殷通謀矯詔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愍帝即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莊宗即位拜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命學士爲皇后作牋

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利其貲財因請籍沒鳳又言於法不當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皆不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剛強好直言任圜爲重誨所殺誣以謀反鳳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對術士周玄豹相法多中莊宗信重之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使佗人與明宗易服坐明宗于下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曰此是也因語明宗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之鳳曰好惡上所愼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將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時從駕諸軍方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洶洶而定州王都以天子幸汴誅守殷又幸鄴將圖己懼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不聽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數千緡見者乃止天成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于嶠莊

宗時與鳳同官訏直敢言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遷因詆訾鳳鳳銜之會嶠與鄰家爭水竇安重誨不悅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詬直吏溺于賓若直廳而去省吏白嶠溺于客次且詬鳳鳳以聞明宗詔奪嶠官流武州又流振武天下冤之邊彥溫等告重誨謀反明宗廷詰具伏其詐斬之後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外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閒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之事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閒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奸人動搖之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家及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鎭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立召爲太子太保疾篤自筮投蓍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官貴復何求哉淸泰二年卒

李襲吉洛陽人爲晉王掌書記晉王與梁交兵累年後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老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謂從事敬翔曰善

令我書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遷諫議大夫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

張憲晉陽人為東都副留守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初莊宗以毬場為即位壇至是命憲毀壇為毬場與都擊鞠憲諫曰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未成莊宗怒命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明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給之莊宗至魏知之大怒責憲馳取之左右圖諫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群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

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為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宰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天下事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鞦必戰敗而奔宜拘之以待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主上遇我甚厚豈可懷二心以幸變乎從事要

案憲賜死亦卯之歲耳

昭遠說憲奉表明宗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為巡檢符彥超所殺憲出奔亦見殺嗚呼予于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豫延美楊溫之死予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予于舊史考憲事實而存霸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不同莫得而考蓋變故倉卒之際傳者失之爾要其大節亦可概見也憲之志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舊史書憲坐棄城賜死予以為未必然予之于憲固欲成其美要之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又不樂居歲餘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莊宗欲以為知制誥會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尤失志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

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制服人有引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傳以爲笑明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贓之吏究抑之徒何可勝紀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縱之以法者請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從之初明宗欲用希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疋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明宗將有事于南郊羣臣習儀于殿庭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俟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旣出希甫召朝堂驛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託疾還第月餘希甫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堧牙將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請安重誨求希甫啖之貶嵐州司戶參軍卒

劉贊魏州人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玭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非爾之食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不敢決其事請王自擇秦王請贊即拜爲秦王傅贊泣曰禍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詞獨贊從容諷諫秦王書令賓客于坐中作文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左右贊來不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秦王敗死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狎唐事王居數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皆宜不與其謀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有所不知使秦王得入光政門待贊等當如何吾徒復有家族耶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馮贇亦以爲不可贊等十七人乃得免死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策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僅奪官耶不死幸矣已而長流嵐州清泰二年詔歸田里道病卒

史纂卷二百八終

五代史四

列傳

晉臣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狀貌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以公輔自期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勸其可從佗途求仕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掌書記高祖有異謀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德光意乃決卒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拜維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為泰寧節度使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維翰疏言契丹未可與爭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之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此疏吾意決矣出帝即位拜侍中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封魏國公數日之閒百度寖理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

斯時預此何用

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以為不可玉既為相維翰日益疏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知之怒罷維翰為開封尹維翰遂稱疾稀復朝見契丹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計事而謀不合欲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得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成於維翰而敗於延廣故契丹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皇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來見而帝以維翰請毋絕盟而已不從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權臣宿將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及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畏懼如此吾不可再見之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謂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耶崧慙不能對彥澤使人縊殺之盡掠其貨財而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之何必自盡德光至京師使人以尸還其家

柔奸淺

景延廣陝西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
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朱守殷以汴州反延廣爲軍校當誅
晉高祖惜其才陰縱之後爲客將高祖即位遷馬步軍都指
揮使出帝之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帝初即位大臣議告契
丹奉表稱臣延廣請致書稱孫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
契丹怒以責晉延廣謂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
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
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
之爭懼無以取信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
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

出帝置酒延廣第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
以龍鳳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
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從者各有
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
旱蝗民餓死者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
年契丹入寇延廣從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
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
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
得出泣訴於帝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帝不能制也契丹
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延廣閉壁不敢出契丹

去帝還京師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延廣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
樂惟意所爲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
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
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
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
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戀其家未能引決虜
騎奄至與從事閻丕馳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
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
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不服瑩從衣領

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
籌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
至陳橋夜止民家扼吭而死延廣見執遼人欲剽掠其家牙
職袞居潤保護之得免居潤仕宋至檢校太尉嗚呼自古禍
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
丹所滅方其以逆抗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徒將一介之命
持片舌之辯能使契丹空國興師出危解難遂成晉業當是
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釁結兵連敗約起爭則發自延廣夫
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用心則異而受禍則同
其故何哉蓋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

書閣使如中書舍人之類

蘇淵而殺之能不以怒耶

州可別害

也可不戒哉

漢臣

蘇逢吉長安人漢高祖鎮河東逢吉父悅為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內之懷中伺高祖顏色而進之高祖多以為可甚愛之為人貪詐無行喜殺戮高祖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高祖即位拜逢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素不學問每事裁決出其意見故漢世尤無法度舊政不施民無有所稱焉逢吉與蘇禹珪在中書所行多違舊制市權鬻官謗議讙譁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許以一州求其先世玉帶永吉辭以無有逢吉乃使人市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以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子弟出怨言崧自北還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誘人告崧謀因高祖山陵為亂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不得已但免族而已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殺人濫逢吉益為豪侈以中書堂食不可食命家廚進羞日極珍美繼母死不服喪妻卒諷百官及州鎮輸綾絹為喪服未朞除喪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入逢吉怒託以佗事告高祖杖殺之隱帝立逢吉會飲王章第使酒史弘肇怒甚逢吉謀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隱帝少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等患之逢吉每以言激之業等殺弘肇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王處訥曰昨夕未瞑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史弘肇滎澤人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漢高祖建號於太原拜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少忤意立撾

殺之軍中股慄行兵所至秋毫無犯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立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反三鎮用兵京師流言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罪無大小皆死時太白晝見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有醉人忤軍卒軍卒誣其訛言立斬之凡抵罪者吏以白弘肇弘肇示以三指吏即腰斬之爲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於是僮奴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之僮誣告福進以玉枕遺吳人弘肇捕福進棄市帳下

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領歸德其副使月率私錢十緡以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以溫爲直拯訴之弘肇弘肇以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遂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未有賜爾曹何功乃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弘肇與蘇逢吉楊邠有隙嘗會飲竇貞固第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

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敎之蘇逢吉戲曰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走出弘肇起索劍追之楊邠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言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然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與業等密謀乾祐三年十月弘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族其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

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敢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鄭王

楊邠冠氏人漢高祖即位拜樞密使與蘇逢吉等相排忌隱帝立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時逢吉禹珪以私賄除吏多濫及是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illegible]蔑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務爲苛細凡前資官不得調天下行旅給過所

是七出也

後得行人情大擾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股慄太后弟李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以問邠邠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及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皆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左右乘間攜之與史弘肇同日見殺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南樂人高祖即位拜三司使隱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匱而三叛繼作用兵關西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絶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增至二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

陌章減其出者陌三民有訴田者必全覆其州縣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之謂之擡估章意猶不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姦民不堪命與史弘肇同見殺

劉銖陝州人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平盧節度使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曰若干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用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增民租畝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命隱帝以銖貪暴召之恐不至時郭淮攻南唐遣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代銖銖見禁兵在不敢有異志乃受代還京師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隱帝命銖誅太祖與王峻家屬太祖入京師銖見執太祖使人責之曰與公共事先帝豈無故人之情吾家屬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吾爲國誅叛臣豈知其佗太祖方欲收人心與羣臣謀曰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赦其妻子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曰臣職天象日時察

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秖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郭允明等狎昵爲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省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遣人微諷大臣楊邠史弘肇皆以爲不可業由此謀殺邠等邠等已死遣供奉官孟業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𩉷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爲不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

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家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撰兵敗業取內庫金寶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郭允明高祖廝養也少爲高祖所愛隱帝尤狎之允明益驕橫使荆南市服導從如節度使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荆人恐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與李業殺楊邠等暴尸市中允明手殺邠等家屬於朝堂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走趙村允明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周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朴見漢與日淺隱帝年少任用小人而邠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邠與章弘肇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周世宗爲開封尹朴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人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

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稅輕役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可以即戎而後用之彼方之人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財足民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用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然彈丸之地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矣遷端明殿學士世宗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召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

五代之君莫賢於世宗五代之臣莫賢於王朴而皆不壽天意明明在宋也

中丞楊昭儉與朴言用兵之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策益
以爲奇引與議天下事無不合意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
京副留守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外事
征伐內修法度朴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
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設通纍統三
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
六年詔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
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
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
者然人亦莫能加也朴之留守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敞今

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朴所作樂至今用之不變其陳用兵
之略非特一時之策云淮南宜最先取幷州必死之寇可爲
後圖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幷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世宗
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
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數四贈侍
中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
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譬之奕然知其用而置得其處
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勞心
使善奕者視之爲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
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所施哉世宗外事征伐內修制度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愚
於晉漢而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
於上以掩其短置賢智於下而沒其材使君子小人皆失其
所而國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
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國享安榮治亂之相去雖遠而所
以致之者無多亦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
多士之不遇者可勝道哉

扈載北燕人舉進士第拜校書郎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
作碧鮮賦題寺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之覽而稱善拜
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居百餘日力疾入謝世

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歲卒年三十六載以文才知
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之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詣
穀曰扈載有文才而公不用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
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
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世宗英果樂延天下奇才尤
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等俱被進用穀文辭最劣徒以
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其辭大抵類俳優昭
儼論議柔然不爲穀之諛也

王爲

死節

王彥章鄆州人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澶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擧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鬭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鎭、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晉人畏彥章、在梁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

宿將、多被讒間、彥章不見用、龍德三年、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舟兵擧鐵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浮橋斷、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之、正三日耳、時莊宗在魏、

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南城、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夾寨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段凝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嫉巖等所爲、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與凝叶力傾之、彥章破南城、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凝書、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凝言彥章使酒輕

敵、以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毀之、遂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時梁之勁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新募不可用、以屬彥章、使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識彥章、聞其聲曰、王鐵鎗也、擧矟刺之、彥章傷重墜馬、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用兵、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賜藥以封創、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

受梁厚恩。非死不能報。且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力窮見執。雖生。亦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復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晉高祖時。贈太師。

裴約。潞州牙將也。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叛晉。以澤潞降梁。約召州人泣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今郎君違背君親。吾寧死于此。不能歸梁也。眾皆感泣。梁遣董璋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曰吾於繼

韜何薄。於裴約何厚。而約乃能盡節邪。謂符存審曰。一州易得。裴約難得。澤州既不可守。爾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劉仁贍。彭城人。周師征淮。遣李穀攻壽春。李景遣將劉彥貞拒之。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將彥貞見周兵却。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世宗圍壽州。以方舟載砲。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屬大暑霖雨彌旬。周營水深數尺。兵多死。淮淝暴漲。砲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世宗東

早死一日
更好

趨濠梁。留李重進張永德攻壽州。景遣齊王景達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重進與永德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大敗李景兵。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李景亦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遣景使者孫晟等至城下諭之。仁贍子崇諫謀與諸將出降。仁贍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救不能得。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使入城養疾。即日下制書曰。劉

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徙治下蔡。而復名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李景亦贈仁贍太師。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矣。仁贍既殺其子。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所為。考世宗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于軍卒。或

出于僞國之臣可勝嘆哉蓋欺賢刺與中國無以異爾軍卒及僞國不當有忠臣也

死事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去則天下無士矣而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于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顧其存亡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作死事傳其

戰沒者不得與也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史彥超馬彥超見本紀翟進宗見楊光遠傳

張源德晉人也少事晉爲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降梁爲梁州刺史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劉鄩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以魏博降晉源德爲鄩守貝州諸將欲擊之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乃可圖也遂先襲德州然後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元城晉軍破洛州衛州刺史米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時晉已下全燕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貝人聞晉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人許之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圍而盡殺之何知與源德傳異

夏魯奇青州人初事梁後奔于晉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鬭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

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决圍而出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賜絹千疋拜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諭之乃得去復徙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拒之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姚洪梁之小校也嘗事梁將董璋後與璋歸唐授指揮使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廁中璋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郞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

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瓘怒然
鑊於前令壯士刲其肉食之洪大罵至死明宗聞之泣下官
其二子
王思同幽州人事劉仁恭爲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思同奔晉還鄭州防禦使明宗時爲雄武軍節度使吐蕃數
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栅以禦之來朝明宗問
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
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以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潞王從珂反
于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
促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遣伶人安叔

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時諸鎮皆懷顧背所得
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等送京師
愍帝嘉其忠以思同爲都部署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
城從珂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
從我矣先帝新棄天下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有何罪
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皆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
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
潞王吾主也引軍自西門入降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
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

棄仗呼聲聞數里遂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
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追獲思同責
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從王而生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從珂
媿而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
張敬達代州人少事唐莊宗爲厩直軍使清泰二年契丹犯
邊廢帝以石敬瑭兼大同等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遮敬
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乃定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授
敬達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徙敬瑭鎮天平以敬達爲大同
彰國振武威塞軍都部署敬瑭遂反廢帝以敬達爲招討使
敬達圍太原爲長城連柵將成輒爲風雨所壞敬瑭求救于

契丹九月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遣
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不必
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
千木鞍皮轡人馬皆不甲冑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
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萬餘人皆死敬達收軍
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救之延壽屯團柏
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兵百餘里闊
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
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
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

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馬馬死者食之已
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敬達不聽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相迫至此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
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沈斌下邳人事梁及唐為號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
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還過祁州斌以契丹羸人歸兵羸乏
可擊以州兵邀之戰敗契丹急攻之趙延壽招斌降斌罵曰
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
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城陷自殺
王清洺州人初事唐後事晉為奉國都虞候開運二年從杜

重威戰于陽城為步軍之最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而
以精騎掠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
晉軍危矣今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此去鎮州五里
清請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入鎮州可以守也重
威許之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而重威有二
志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力戰而死年五
十三漢高祖立贈太傅
孫晟密州人少為道士居廬山畫唐詩人賈島像晨夕事之
南道士惡其異驅出之乃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為
著作佐郎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敗晟棄妻子亡命

安重誨以晟教守殷反畫像購之不得族其家晟奔吳時李
昇篡楊氏方招四方之士喜晟文辭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
暄及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與
馮延巳並為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玉杯而盛狗屎可
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
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多効之周世宗
征淮李景遣牙將王知朗奉表求和世宗不答又遣學士
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
表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世宗已取滁揚
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晟

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
臣五日容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
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見留德明等既還景不肯
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分攻廬壽已而
周兵敗盡失所得諸州景勢復振重進與永德有隙永德上
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相疑以蠟丸書遺重進勸
其反晟初奉使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
抔土永陵昇墓也世宗之還晟與鍾謨隨至京師館于都亭
驛待之甚厚每朝會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及周
兵敗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

貢進以畀蟒光晉來上多斥周過由是榮怒曰晟來使言貴畀吾神武願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命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貶耀州司馬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遣謨還景聞晟死贈魯國公

一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食其祿者其位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當時可道者何少也雖曰干戈興學校廢禮義衰風俗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求之傳記而邦國崩離文字殘缺僅得四五人而已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至死而不言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以孝義自修於家而風行於鄉里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子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欲求之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不受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卒年七十四遨好飲酒奕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珍重之寫以縑素相贈遺或圖寫其形於屋壁其迹雖遠而名愈彰與石門荷篠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非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矣高祖善之賜號玄通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臨淄人家有書千卷四方之士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未嘗有怠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以爲臨淄令習

又剳監軍傷彥朗知晉後事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諱
石更其姓曰右昂責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
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趨出解官遊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
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不喜佛說父
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晉高祖詔天
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等上昂行義徵至京師召見
便殿以昂爲宗正少卿出帝卽位晉政日壞昂上疏極諫不
聽稱疾東歸以壽終

程福贇不知其世家背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契丹
入寇出帝北征軍士夜縱火焚營欲爲亂福贇身自救火亂

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
動搖人聽因匿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
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所以不奏出帝下福贇獄福贇不
自辨見殺

李自倫深州人天福四年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
倫六世同居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得本州
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
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
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唐六臣（六臣猶爲罪魁貽矩文之除門人相從末減可也）

甚哉白馬之禍可謂流涕者也然士之生死豈一身之事哉
初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宰相裴樞謂
太常卿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曰吾常
以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
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
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
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
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
人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爲副御史大
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文蔚等奉冊
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王于金祥殿梁王
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
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
面舞蹈再拜賀夫太常卿與社稷孰重使樞不死尚惜一卿
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
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在者皆庸
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
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河帳

張文蔚河閒人昭宗遷洛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發裴樞等獄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卒

楊涉收之孫也哀帝卽位拜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性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謂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且及子矣唐亡事梁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卒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官太子太保致仕

張策敦煌人華州韓建辟判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拜翰林學士太祖卽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卒

趙光逢父隱唐左僕射光逢以文行知名方直溫潤時人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太常卿唐亡事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唐天成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

薛貽矩聞喜人仕唐爲兵部侍郎貽矩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勞之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當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趨哀帝遜位太祖卽位拜貽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卒

佚人

蘇循不知何人也巧佞阿諛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梁太祖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去不仕而循附會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太祖躁怒急于禪代欲邀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卽受禪明年梁太祖卽位循爲冊禮副使循子楷乘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慙恨昭宗弑後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謂廷範曰夫諡以易名所貴者信也前諡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子史官也不可以不

言乃上疏駁議廷範奮求太常卿不得亦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諡昭宗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卽位大宴玄德殿乘酒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慙不能對獨循與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循父子自以附會梁室旦夕引首希進用敬翔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無行不可立於新朝皆勒歸田里循依朱友謙於河中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卽位求唐故臣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時梁未滅晉諸將相不

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未有贊成其議者故晉
王久未決循至魏州望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稱臣舞
蹈呼萬歲晉王大悅明日爲書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循
爲節度副使會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爲尚書員外郎
明宗立大臣欲理其駁諡之罪以憂死嗚呼始爲朋黨之說
者誰歟甚乎作偽者也其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
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
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
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
末舉朝皆小人也其君子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

錮天下之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
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君子而存其餘者皆小人
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主之朝而去其輔弼者必進朋
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
人主之國而畀之權奸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常寡
過小人欲加之罪不能遍及也惟指以爲朋黨始可充類而
盡去之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
黨可也其官同年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
是數者皆善人之類也故欲空人主之朝而去其輔弼者惟
以朋黨罪之則無免焉矣夫善與善相從此自然之理也故
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
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得聞善言矣
見善不敢薦引人主之目不得見善行矣君子日遠而小人
日進人主悵悵然誰與圖治安之計哉故欲孤人主之勢而
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
所忌而不敢爲惟盡其國而去之然後得肆志于無所不爲
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奪人主之國而畀之權奸由是國無
君子盡其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
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其是之謂與可不戒哉

史緯卷二百十

五代史五

列傳

義兒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唐起代北其所與俱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為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五人曰嗣源是為明宗曰嗣昭

嗣本存孝存進作義兒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見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人問焉言家適生兒太祖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嗣昭短小而膽勇過人嗜酒太祖嘗戒之遂終身不飲為內衙指揮使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之嗣昭與會戰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攻梁潞州克之三年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道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嗣昭拔汾州斬瑭遂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時梁兵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晉絳梁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梁兵遂圍太原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李存信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乃止嗣昭出奇兵擊梁軍時鎮定皆絕晉而附梁晉外失三鎮之援內亡諸州孤城被圍嗣昭力戰之功為多梁兵既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遣人招嗣昭嗣昭斬之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得勝吾若收軍使彼休息

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時梁軍趨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因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登山梁軍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嗣昭權知幽州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閉關遮留嗣昭夜遁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契丹圍莊宗數十重嗣昭率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

義儔同坐
繼達殺兄
可乎

韜聞之、而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因以爲留後、魏琢
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琢以莊宗召
居翰問繼韜事、且見誅、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拜
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
乃已、隨其母朝京師、繼遠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
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以延歲月、愈於
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居積行販、貲至
百萬、嗣昭爲梁所圍、軍用乏絶、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齎
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
奸人所誤耳、復賂劉皇后、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莊宗

乃釋繼韜、數召從獵、寵待無間、而李存渥切齒詆責之、繼韜
懼不自安、賂宦官伶人求歸鎭、莊宗不許、繼韜使繼遠起變
於軍中、冀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并誅其二子、遣
人斬繼遠、以繼儔知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
韜妓妾珍玩、其弟繼達曰、次兄父子誅死、大兄不仁、利其貲
財、淫其妻妾、非人所爲也、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儔、副
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
子、繼能、明宗時、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
弟繼襲伏誅、惟繼忠獲免、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
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

將梁卒也
謂爾肉是
以食令

以取足、高祖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卒、楊氏平生蓄
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嗣昭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爲振武節度使、契丹攻蔚州、嗣本戰
致、
存孝、飛狐人、本姓安、太祖掠地代北、得之、賜姓名以爲子、晉
威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
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王遣
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恃太原
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梁王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
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

之求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驍將鄧季筠引
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李讜敗走、存孝還攻潞州、唐以孫揆
爲潞州節度、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
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
歸、梁遣葛從周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棄去、晉復取潞州、
太祖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不食者
數日、存孝猨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矟、手舞鐵楇、出入陣
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
晉軍連歲攻趙、存孝嘗爲先鋒、下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
州李匡威、晉軍引去、存孝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

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以歸唐請會兵伐晉唐
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求和於晉以兵三萬
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掘塹以圍之存孝
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裴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
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
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呼
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
之耳願見王一言而死太祖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引與俱
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
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至

太原車裂之以徇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
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每左右存信以
傾之後太祖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殺
之

存進振武人本姓孫拜振武軍節度使時晉軍德勝爲南北
寨乘舟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笮維大艦
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李嗣昭
戰歿以存進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
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張文禮以兵千餘逼存進柵
存進出戰殺之殆盡因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爲洋州節
度使潞王從珂反漢韶與張虔釗會軍討之唐軍皆降從珂
獨漢韶與虔釗不降奔蜀爲武信節度使卒

伶官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
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
矢賜莊宗曰梁吾仇也燕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
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
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
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
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氣

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
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
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
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知音能度曲好俳優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
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或謂之亞次又自爲優名曰李
天下自其爲王至于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

此用事遂至于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
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家世特諱其事莊
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
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以
此爲笑樂其戰于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
汴周匝謁于馬前莊宗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曰身
陷仇人而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
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
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行而先
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閣其命伶人屢以爲請

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爲我屈
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
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縣令去命
殺之伶人敬新磨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
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
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諸伶共倡
和之莊宗大笑縣令得免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
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
右皆恐羣伶詰新磨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曰李天下者
一人而已復誰呼邪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甚厚新磨嘗

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
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大怒彎弓注矢將
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
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
光帝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諸
伶獨新磨善俳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景進史彥
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
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
而景進最用事莊宗遣進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奏
事殿中左右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

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嬪御未備閹宦希旨言
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
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及幸鄴遣進
等採美女千人以充後宮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
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
無別魏王繼岌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殺郭崇韜
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
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將爲婦翁報仇且反遂殺之朱友
謙以河中降晉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進讒友謙
曰崇韜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族友謙天下寃

崇韜元功莊宗無罪殺之莊宗[illegible]天道然

之進官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爲武德使居鄴都魏博六州之政決于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以故族其家鄴人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詔彥瓊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殺繼岌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來鄴者傳此語以歸皇甫暉聞之因劫趙在禮作亂賊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與曰待賊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

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噪大恐單騎走歸京師在禮遂入于鄴郭門高名從謙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親軍也從謙拜崇韜爲叔父皇弟存乂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諸將會軍中酒酣從謙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謀亂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東幸

汜水謀扼關以拒嗣源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莊宗入食內殿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從謙率營軍攻興教門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之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宦者

張承業唐僖宗時宦者也晉王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

晉王喜其爲人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遣承業使晉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及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匿承業不忍殺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盡心不懈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以成莊宗之業自太后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斂手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呼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和哥繼岌小字

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卮酒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舁輿至魏見莊宗曰大

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有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承業議論偉然殆非宦者之言也

張居翰唐掖庭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之以免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至秦州而明宗軍變莊宗東征慮行有變遣人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居翰發視之言誅衍一行居翰以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楷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求歸田里卒嗚呼自古宦者亂人之國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害已深而覺之欲與外臣之疎遠圖左右之親近

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與崔胤圖之胤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宦者挾天子走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鎭所藏匿是時方鎭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駕覆車而履其故轍也悲夫莊宗滅梁時承業已死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宣徽使馬紹宏頗見信用明宗自鎭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疑其有異志陰

使崇韜在蜀及宜至於殺宦者殺崇韜乃自殺也

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之反天下皆知禍起于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破蜀莊宗信宦者而疑之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時唐之精兵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明宗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在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殺之於都亭驛明宗晚多病王淑妃專政宦者孟漢瓊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遂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衞州漢瓊西迎廢帝廢帝惡而殺之

雜傳

王處直京兆人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金吾大將軍子處存處直處存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鎭兵討賊巢敗第功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處存卒鎭軍推其子郜爲留後拜節度使處直爲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郜郜奔于晉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請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梁太祖表處直爲節度使及卽位封北平王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効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柏鄉其後晉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其客李應之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疾愈處直以爲神使衣道士服爲行軍司馬事無大小咸取決焉應之於陘邑閒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大第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敢諫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請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陰疏甲士姓名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都爲人狡佞有計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鎭定之蔽也鎭亡定不獨存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以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孽子郁與郜奔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懼許以郁爲嗣使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大喜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舉國入寇都旣不悅而定人不欲契丹之來小吏和昭訓因勸都舉事都執處直囚之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椹其胷而呼曰

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莊宗敗契丹于沙河過定州與都相得歡甚爲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所請無不從明宗立惡都爲人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和昭訓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舉兵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被執晏球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殺之臨刑神色自若

晏球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都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illegible]得一男子愛之養於宮中以爲子名李繼陶明宗即位以乞段徊徊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譏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兵少請契丹兵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都伺察嚴密諸將有欲出降者殺之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城破都與家屬自焚死處存有孫延胤晉高祖立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

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遽從延胤鎮義武曰此王氏之後也劉守光深州人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使居軍中徙爲景城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使爲將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擁戍兵攻幽州至居庸關戰敗奔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計晉王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破匡儔以仁恭爲幽州留後使燕留得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盧龍軍節度使晉攻羅

弘信徵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責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仁恭遣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子請命于唐昭宗未從仁恭怨詬唐使者曰爲我詬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求而不得也昭宗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之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橫尸數百里梁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莫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悉發境內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聞之潰備高邑仁恭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相食析骨而爨或丸土而食死者過半仁恭乞師于晉使者百輩晉王乃出兵攻潞州以牽梁潞州破梁軍解去仁恭幸世多故驕淫無忌築宮于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美女充其中與道士鍊丹藥冀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殺工匠以滅口禁南方茶自種茶以邀利號茶山曰大恩仁恭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而逐之梁遣李思安攻仁恭守光率兵擊走思安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囚率兵討之為守光所敗乞兵于契丹得

四萬人戰于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呼於陣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躍馬擒守文殺之守文將孫鶴呂兗立其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墐土馬相食其騣尾兗等覺饑民為宰殺務日殺以餉軍延祚力窮乃降守光益驕為鐵籠鐵刷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刷其皮膚以死燕人逃禍于他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南面以帝天下可乎孫鶴以為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

今急乃來歸雨虎方鬬可待之吾當為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遠入乃治兵戒嚴遣人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班師守光以為諸鎮畏其強諷諸鎮推尊己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自守光尚父受

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曰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郊天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守文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令軍士剮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兵至矣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迎承勳稱臣承勳不屈守光殺之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皆敗遣客將王

遊化致書於德威曰予得罪于晉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遽至此予受命討賊不知其他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遺其將周遊業紹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亥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其意大國繇附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念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因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將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命也王欲許之䝉將李小喜勸其勿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降于晉軍明旦晉兵

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口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月不得食遣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召小喜至小喜瞋目曰囚父弒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命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殺之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李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爲軍校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之玫死茂貞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相攻昌符敗走僖宗遣茂貞追擊昌符殺之拜茂貞鳳翔隴右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與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養子也茂貞言復恭父子罪當誅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

兵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從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有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茲受斃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忿其不遜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曰茂貞地大兵衆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禍變猝至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無益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以覃王嗣周爲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走亡其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敗潰茂貞遂

唐之亡始於茂貞而成於全忠藩鎮不必論也

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有隙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皋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立珂茂貞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未果而晉王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谿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軍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以晉遠而茂

貞近欲庇之以為德以茂貞殺其子自贖矣詔罷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𢿛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入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加茂貞尚書令封岐王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中尉韓全誨等倚茂貞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梁軍至同州全誨等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兩雪不止民凍

朱溫殺人之子多矣宜其為子所殺

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于宮中設小磨遣宮人揹豆麥以供御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于梁圍乃解天子幸梁軍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強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仍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

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寬仁愛物民頗安之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初茂貞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後梁閉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頗優禮之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卒年六十九從曮善書畫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曮部送王衍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納從曮東至華州

閔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立師重厚拒從曮遣人誅之從曮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擾願貸其過雖不許人以此多之從曮官武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曮廢帝立復以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卒

韓建許州人爲軍校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破建西迎僖宗於蜀僖宗還長安以建爲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得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使人題衣服器皿牀榻之名於其上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

好戲言錄可悲

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綏兵民荆南成汭冐姓郭亦善撫綏號爲北韓南郭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許晉人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引見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遂殺宰相韋昭度李谿等謀廢昭宗會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追及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得昭宗幸其鎮遂

欲制之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望京師思歸作詞以寄意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儂歸故宮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而心甚不悅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率兵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悔

杏幹大節悔可追乎

幸華州遣延王戒丕使晉謀之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

好德政

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見殺昭宗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

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耳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潁川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許國公梁太祖以兵攻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之建出降太祖責建背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

眼語韓下有兵仗聲恐不利於公也太祖深德之表述不虛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毋優容之出鎮許州軍亂見殺（亂臣如建到天不殺之）

溫韜華原人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耀州刺史梁末帝時韜叛茂貞降梁梁以韜爲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晉王起兵原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

武軍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用令　景進納賂劉皇后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流於德州賜死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英主爲之雖直諫之臣著戒之士極陳禍福不能開其惑豈非未然之禍不足以動其心歟所聞溫韜之事可以少戒也獨周太祖能鑒厚葬之禍其將終也爲書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餘丁字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一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蓋寓聊之意）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全播勇敢有識略而全播獨事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英雄之時無徒守貧賤爲也乃相與聚衆爲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君如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眞君等主也衆遲諾之全播怒拔劍斬木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乃立光稠爲帥因攻下潮取其虔韶二州光稠遣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輕進全播度必敗乃設伏以待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劉岩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懼全播　岩卑劉岩易與爾乃選精

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于前告岩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僞北岩追之伏發岩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光稠獨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延昌好遊獵爲其將黎求所殺求心忌全播全播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遂稱疾篤杜門不出彥圖使人覘其動靜全播爲篤疾狀以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

亦可取

楊隆演遣劉信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

以五代逐主殺帥之時全播尤將卒能相讓亦異人也

鍾傳高安人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破之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以兵攻之皆聽命獨全諷不下乃車兵圍之夜中撫州城內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禱地祭天謝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遂聽命傳居江西三十餘年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養子延規與匡時爭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江西遂亡

趙匡凝蔡州人父德諲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梁太祖攻蔡州宗權敗德諲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表為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諲卒匡凝自立雷彥恭據荊南匡凝遣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荊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荊南留後時唐衰諸鎮不復貢獻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昭宗嘗欲都襄陽依匡凝以自全及太祖弒昭宗將代唐恐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曰受唐恩深不敢有他志全忠怒出兵攻之匡凝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趙和及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為荊南留後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繼之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焚州郡夜奔楊行密匡凝至廣陵行密戲之曰君在荊鎮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行密死楊渥新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渥遷匡凝于海陵後為徐溫所殺楊師厚攻荊南匡明亦謀奔行密子承規曰昔諸葛亮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卒

朱宣宋州人為軍校從曹全晸晸據鄆州宣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全晸死軍中推宣為主後唐僖宗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為秦宗權所困乞兵于宣宣與從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太祖已取滑州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誘軍卒以東發兵攻之遂為敵國若戰曹濮間時梁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鄆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之

瑾初補鄆州軍校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之妻以女瑾行親迎選壯士為與夫藏兵器與中夜至兗州兵發虜克讓自稱

留後。僖宗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破秦宗權於汴州。梁
太祖貴其誘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
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屢稍勝
敗。太祖得瑾兄瓊及宣將賀瓌。將至城下告瑾曰。朱宣敗矣。
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遣牙將持書幣詣軍門請
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
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
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城。責瓊先降。斬之。擲
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瑾嬰城自守。與葛從
周戰城下。兵屢敗。宜亦敗走。 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

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 遂兗瑯城中食盡。與承嗣
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 懷英以城降。瑾率麾下兵走
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
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玉帶贈之。表瑾武寧軍節度使。梁遣
龐師古攻淮南。行密遣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死。
渥、隆演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
不自安。嘗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
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知訓出瑾為靜
淮軍節度使。瑾將行。召知訓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瑾延之
升堂。見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
殺之。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釋馬使相蹄嚙。故外人莫
聞其變。瑾攜其首馳見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
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擲其首。提劍而出。府門已閉。因
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吳國除害。以一身死之。
復何恨。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
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
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吳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
人私瘞之。時多病瘧。取瑾墓土。以水服之。病輒愈。更益新土。
漸成高墳。徐溫惡之。發其尸。投之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
射之。溫懼。獮其骨。葬塘側。立祠。 上瑾嘗病瘧。將名祠之色
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 然

史緯卷二百十一

五代史六

列傳

雜傳

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節度安師儒遣敬武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拜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反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君共持之

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賜死於先墓洪以師範無能爲不爲備師範使其僕劉鄩設伏明日洪來師範出迎入坐鄩斬之盡殺其兵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京師昭宗拜師範節度使師範好儒學聚書至萬卷性孝謹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之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所敢亂乃抵舅罪母恚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以青州父母之邦每縣令至具威儀人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或言不可答曰吾敬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所以藩扞

天子今天子危辱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遣劉鄩與其屬師魯分攻兗密諸州令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青州使者聘梁欲刼殺太祖居厚至華州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破輿視之居厚刼殺敬思攻城不克見執劉鄩取兗州師範督兵入河南徐鄆諸州皆起兵攻梁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楊行密使王茂章以兵二萬合師範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還青州去城十五里而屯友寧攻博昌城陷屠之遂圍登州茂章不救以驕之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解

毀壁出鬭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也退屯臨淄茂章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爲後拒茂章解衣臥虔裕諫曰追至矣茂章曰吾與敵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皆覆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去訓不聽乃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復遣楊師厚攻師範屯於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閉壘不出遣人宣言曰梁兵糧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不戰師魯兵退師厚追擊大敗之遂傅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棣州師範乃

降、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居於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所發、太祖諸子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皆得封、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讐人猶在朝廷、太祖潸然戟手曰、吾幾忘此賊、遣人就洛陽族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與其族飲、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命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哀之、同光三年、贈太尉、茂章後歸梁、爲招討使、卒、師範茂章同殺友寧、師範族誅、茂章竟死、幸也

李罕之、項城人、力兼數人、少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鉢於地、裂其衣去爲盜、黃巢起曹濮、罕之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自歸於高駢、駢表爲光州刺史、秦宗權攻光州、罕之不能守、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降唐、拜東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西走澠池、儒焚宮闕剽掠而去、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處罕之難制、攻之、罕之返擊走經、追至汜水、經遣張言拒之、言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孫儒陷洛陽、仲方奔於梁、梁兵擊走儒、罕之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於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罕之性苛暴、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積聚、罕之用兵、言常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不能輸、罕之笞其軍吏、言怒、罕之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助罕之攻言、言求救于梁、罕之敗歸、日鈔懷孟、圖懷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破之、立柵其上、號曰李摩雲、時晉徇地山東、倚罕之爲扞蔽、李茂貞犯京師、克用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罕之自以有功於晉、謂克用愛將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客我、未有以報之、今行老矣、苦王見憐、與一小鎭、使休兵養疾、幸也、寓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鎭擇守將、不及罕之、罕之益怏怏、寓以告克用、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鎭、然鷹鶻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已死、新帥未立、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襲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晉守將馬溉等、送於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援之、會入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未至卒、子顥、與莊宗甚昵、罕之背晉歸梁、晉王欲殺顥、莊宗與之駿馬使逃去、梁太祖得顥大喜、使與友倫將兵衛昭宗、末帝誅友珪、顥與其謀、拜澶州刺史、事唐歷右領軍衛上將軍、卒、

孟方立、邢州人、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於河

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鄴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鬭亂、引兵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治于潞州、方立以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而已、邢人也、因徙其軍於邢州、潞人怨之、因以澤潞二州歸於晉、晉數遣李存孝出兵以攻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方立復乞兵于王鎔、鎔許之、方立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州城堅。攻之徒傷士卒。宜攻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滏水、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爲、乃飲酖而卒、其弟遷爲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降爲梁鄉道、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趙犨、青州人、幼與羣兒戲、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爲忠武軍都虞候、王仙芝將犯東都、犨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請忠武軍求犨爲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巢陷長安、犨語將吏曰、巢終必敗、敗必東走、吾州適當其衝、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皆入城中、遣其子麓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爲將、巢敗東走、遣孟楷據項城、昶破擒之、巢大怒、會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悉其衆圍犨、置舂磨寨、糜人肉以爲食、陳人大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踊躍、巢營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敝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不能用、珝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以先衆近賊、夜縋死士取柂以入、圍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于梁、梁太祖會李克用救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巢解去、梁太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甚恭、犨陰識太祖必成大事、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秦宗權亂淮西、陷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死、唐昭宗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數月卒、昶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

昶卒琊代立琊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賴之琊卒陳人爲之罷市肇子巖梁駙馬都尉友珪弑太祖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飮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約楊師厚起事巖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授末帝末帝立爲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居中用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閒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豐盛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一飮食必費萬錢先時魏州牙兵驕橫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判官邵贊議曰

魏爲唐患百有餘年先帝嘗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恐後人復爲師厚若分相魏爲兩鎭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乃分相澶衞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晉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閒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鎭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禮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

曰下鄆濮矣末帝大懼與官相顧而泣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鎭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以爲不可乃止其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所爲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召問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勝負未可知也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末帝性庸懦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親信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不悟以至於亡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謂左右曰吾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

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滅梁段凝素嫉巖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夫爲善而受福爲得福爲惡而受禍焉得禍惟君子之懼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禍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肇自以先見之明歲結梁太祖及其子孫享其祿利以爲得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禍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禍福固無常而亂自有取凶之道

焉行襲均州人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不能禦行襲爲州校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迎喜曰

州人聞公至皆欲歸順然公兵多民懼虜掠以此驚擾請留兵江北獨以心腹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爲然乃留其兵江北循與行渡江喜方受軍吏迎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盡爲殺從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遂逐呂暈據均州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時僖宗在蜀貢獻皆道山南盜賊據長山邀劫之行襲破其賊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此知名李茂貞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而據之昭宗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梁太祖圍昭宗於岐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郄文晏等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附梁盡殺文晏等行襲嚴酷少恩而所至

輒有天幸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生菌穀唐衰知梁必興傾心事之拜司空封長樂郡王卒

氏叔琮尉氏人仕梁爲晉州刺史晉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不知爲梁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兵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於蒲縣太祖遣友寧以兵萬人會叔琮攻晉友寧欲休兵乃戰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耶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命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有伏不敢追昭宗還洛拜右龍虎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梁太祖養以爲子曰朱友恭昭宗遷洛拜右龍虎統軍昭宗在洛爲梁所迫晉鄜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恐昭宗奔佗鎮以兵如河中遣敬翔至洛使彥威與氏叔琮等行弑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驚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計至河中太祖陽驚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太祖至洛還其姓名與叔琮流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

彥威弑君之賊天理豈有不殺

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天理何謂廷範曰公行及矣遂見殺莊宗時得唐內人景姹言當彥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同爲一坑瘞於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改葬之詔以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抱真孫也拜台州刺史盜起不果行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見振振曰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毅然曰梁王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未知所爲

振乃以責克自居之

殺

循乃養孫矣

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官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悟乃因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遣振往代之師範疑懼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舊怨害忠臣乎師範乃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小拂其怒譴謫隨之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爲鴟梟太祖遣振與朱友恭氏叔琮謀弑昭宗昭宗崩太祖問振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雖舉進士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入汴振謁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今見之乃常人爾伏誅

梁人因以振爲奇才

孔循不知何人也少孤流落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冒姓朱氏諸王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其夫姓趙名殷衡循又冒姓趙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以梁人代之殷衡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同弑昭宗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將有事于南郊循與王殷譖之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葬天子郊天冀延唐祚且待諸侯助祭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遣裴廸勞軍太祖見廸怒甚廸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弑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事梁爲租庸使始改姓名孔循唐莊宗時知汴州明宗自魏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拜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其家循爲人柔佞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所言無不聽用明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乃止而循陰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爲忠武軍節度使卒

孫德昭五原人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最率義兵千人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翁以兵二千賊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遷鄜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
神策軍遮留不得行改判神策軍號扈蹕都將京師數亂百
姓賴之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劉季述廢昭宗幽之
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求義士可共事者德昭與孫承誨
董從實應胤書衣襟爲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
德昭伏甲士道旁斬之承誨等分殺餘黨昭宗聞外諠譁大
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請陛下反正何皇后曰可進
逆首德昭擲其首入昭宗乃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
樓反正賜姓李與承誨從實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圖形凌烟閣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時崔胤欲誅宦

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以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十
月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從而德昭率兵衛胤保
東街梁太祖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鬬雞紗遺之表爲同州留
後京師民請留遂留爲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兵八千
屬太祖太祖益善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太祖卽位以
爲左衛大將軍末帝時李承誨從實與宦者俱見殺
劉知俊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率麾下二千人
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
輪劍入陣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表爲匡國軍
節度使邠州楊崇本攻雍州時太祖方攻滄州知俊不俟命

與康懷英等擊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
延州高萬興叛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
坊四州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猜忌屢殺諸將知
俊不自安太祖遣知俊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
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遣
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攻雍華執劉捍
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耶知俊報曰王重
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乃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
知卿以此自疑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今捍已死
何不自歸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攻之知俊奔

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西攻靈武太祖遣康懷英攻邠
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茂貞以知俊爲涇州節度
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諸將忌其功譖之茂貞奪其軍
知俊乃奔蜀王建以爲武信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
階成四州建待知俊甚厚然亦忌其材嘗謂其子曰吾老且
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建左右亦嫉其能知俊
色黑其生歲在丑建諸子以宗爲名乃構爲謠言曰黑牛出
圈棕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天下雖大無處容身可歎
賀德倫河西人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
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

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
揚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
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德倫促牙兵上道親戚相訣哭聲盈
塗効節軍將張彥謂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强盛設法殘破
之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違出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
死乃樹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
德倫寘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張
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
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
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賊不足畏宜促鄩擊之末帝使人

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易使者三返彥怒召司空頲曰爲我
作奏若再假違則渡河爲之耳末帝復詔答之言王鎔死鎮
人請降遣鄩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戒彥
勿生事彥逼德倫奏請合魏博以德倫帶招討而召鄩還末
帝不許復以詔書諭之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懸主聽人穿鼻
難與共事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懼恐曰惟將軍命遣牙將曹
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己陰訴於莊宗莊宗
斬之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至太原王檀攻太原德倫應
下多奔檀監軍張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亾命於梁段凝軍于河上
以延孝爲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亾乃
以百騎奔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博
州刺史兼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梁事延孝言末帝懦弱
將趙巖嫡家張漢傑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爲大帥宿將皆
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忠
臣勇士皆見疎斥必亾之勢也莊宗復問答曰臣聞其議期
以仲冬大舉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
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趣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
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亾
其喜及聞其將大舉懼曰吾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

分則無餘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
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之後董璋等雖不出兵
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汴京無備莊宗用延孝策自鄆入
汴凡八日而滅梁賜姓名曰李紹琛還保義軍節度使同光
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
州與王衍戰于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
進取綿州衍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
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
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

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與璋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入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耶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後軍殿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子令德在遂州

莊宗詔繼岌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過軍璋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且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多友謙舊將聞友謙死皆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殺舊將皆從誅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至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飲之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公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以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延孝至鳳翔莊宗殺之

張全義臨濮人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事河陽諸葛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據洛陽李罕之據河陽皆附於梁二人相得甚歡罕之性貪暴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罕之常乏食仰資全義全義不能厭其求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全義乞兵于梁梁

遣丁會等救之會謀曰罕之料晉兵少而來遠不敢渡九鼎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兵家勝策也乃渡九鼎擊敗罕之於沇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爲河南尹河南遭兵馬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荊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全義輒蒐卒乘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蓨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全義婦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慚憤

梁晉私讎
屠滅其家
足矣誅弒
大罪剖棺
可也

欲覩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所圍啖木屑以為食
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
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間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之其
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辯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
河南三十年開荒斸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已衰
朽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累拜中
書令食邑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
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
其弟全武為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陰遣
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

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有足
疾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
之全義請去梁所賜名復其故名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
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
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太師尚書令明年
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不
以前語責全義待之愈厚敕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莊
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謂梁雖讎敵屠滅其家足
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從之鏟去
梟闕而已全義監軍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

全義求之監軍怒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
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中以為譏己大怒奏笞殺監軍
時人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苦之趙在禮反於魏元
行欽討賊無功時郭崇韜朱友謙皆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
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遣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而言明宗
可將莊宗不許故後全義力言之莊宗乃從明宗至魏而反
全義以憂卒繼祚官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
當族誅宰相桑維翰之父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乃止誅繼祚
及其妻子
朱友謙許州人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為盜石濠

三鄉間商旅行路皆苦之後為陝州軍校節度使王珙為人
殘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牙將李璠與友謙共殺珙附于
梁梁太祖表璠代珙友謙復攻之璠逃去梁太祖表友謙代
璠太祖攻李茂貞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請曰僕本無功
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
悅之更名友謙錄以為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遷中書令封
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不平友珪
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於晉友珪遣康懷英等擊友謙
晉王救之遇於解縣大敗之梁兵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
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謂左右曰冀王貴人恨其臂短耳

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逐同州節度使程全暉、求兼鎮、末帝不得已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叛、始絕梁而附晉、末帝遣劉鄩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莊宗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無與爲比、時宦官伶人用事、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用事者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己、閱兵自備、又言友謙與崇韜通謀、崇韜反于蜀、以友謙爲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乂爲之報讎、莊宗初不信、伶人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告友謙反、莊宗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第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友謙妻張氏出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魯奇不能答、乃率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友謙部將史武等七人皆族誅、天下冤之、

守貞奴可笑

袁象先、宋州人、父敬初、尚梁太祖妹萬安長公主、太祖即位、以象先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友珪弒太祖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于趙巖、巖曰、但得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立成、末帝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時龍驤將軍劉重遇戍懷州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敗之于鄢陵、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可轉禍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即擁末帝爲主、向京師、象先聞之、引禁軍入宮殺友珪、末帝即位、拜宣武軍節度使、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輦其資數十萬、賂劉皇后及將相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爲卿設也、遣還鎮卒、象先二子、正辭刺史、嶬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不以分嶬、而悉與正辭、唐廢帝時、正辭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眞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吐蕃界中、正辭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欲與一內郡、旋卒、正辭積錢鉅

趙漢傑同奸臣凝依附為奸倘非奸乎

[illegible]第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勅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物
之有聲求其同類爾鍮以錢必止聞者笑之
段凝開封人事梁太祖為軍巡使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為
美人凝險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為鄭州
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
待其有罪社稷亡矣太祖終不罷也莊宗下魏博與梁相距
河上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凝為副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
漢傑用事凝依附為姦彥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南德
勝南城凝與彥章各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
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以凝為招討使軍于

王村唐下鄆州凝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
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屬凝京師無備遣張漢倫馳騎召
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梁遂亡凝率精兵五萬
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臣趙巖張漢傑
等十餘人偽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愧
色見唐將相斂佞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
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
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因以
為不可莊宗怒曰朕為卿所制都不自由卒釋之凝諂事李
紹宏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

有射鉤不念之風俱見帝王之者

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流遼州賜死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光所
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
守文子延祚守光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知裕與萬進殺
繼威俱奔於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
指揮使凡與晉戰所獲及背晉歸梁之兵皆以隸知裕梁晉
相距十餘年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莊宗入汴知裕軍河
上聞梁亡欲自殺賓客止之乃降莊宗待之尤隆諸將嫉其
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
明宗時為安州留後安州近淮俗惡病人父母有疾置之他

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教以父子之道由是
其俗稍革召為右神武統軍卒
陸思鐸澶州人事梁為拱辰左廂都指揮使梁晉相距河上
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笴以射晉軍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
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矢以示之思
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虎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
時為陳州刺史卒思鐸在陳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
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霍彥威曲周人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養以為子從存
征戰中矢眇其一目事梁為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劉知俊

攻邢州彥威固守踰年弗獲知俊兵必繼還之知俊德之後
不復攻徙陝州莊宗滅梁彥威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
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舉酒屬明宗指
彥威等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卿之功也彥威等惶
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勸總管飲爾卿無恐也賜姓名
曰李紹真從鎮武寧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
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縱火焚營
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餘年何負爾輩今城破在旦
夕乃立功名取富貴之時爾輩天子親軍返效賊耶軍士曰
城中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且聞破魏之後欲

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救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
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帝涕泣諭之
亂兵環立而呼曰令公不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
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明宗入城與在禮合在
外之兵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西北隅不動居二日
明宗復出與彥威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
兵南向莊宗崩明宗入洛彥威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
于彥威彥威與段凝溫韜有隙擿捕下獄將殺之重誨曰凝
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讐
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賜凝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

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
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非下得施於上也其不
知禮如此登州淳于晏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彥威嘗
戰敗脫身走麾下逃散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伏榛叢間以
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倚以自從家事無大小皆決於
晏彥威以故少過失當時諸鎮皆稱晏以勵賓屬天成三年
彥威卒明宗方獵聞之涕泣還宮終其月不舉樂贈太師
房知溫瑕丘人隸魏州爲指揮使莊宗取魏博賜姓李氏名
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戍苑橋聞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遽
北之拜泰寧軍節度使遷招討使屯盧臺明宗遣烏震代知

溫效節軍將龍晊等殺震效節軍即魏州軍趙在禮之亂此
軍爲之也明宗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懼禍求解去
明宗以皇子從榮代在禮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
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明宗
遣烏震代知溫知溫意甚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
魏軍在東寨震與知溫會飲效節軍亂譟於門外知溫即乘
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紿曰騎兵皆在西寨
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
軍盡殺亂軍明宗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
萬口駢首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

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歷鎮武寧天平平盧初明宗爲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怒帝出奔知溫有窺覦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請使表而西以觀之冲至京師廢帝已即位冲奉表稱賀冲還勸知溫入朝廢帝待之甚厚及還鎮封東平王知溫在鎮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以聲妓出入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子彥韜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

王晏球洛陽人少遇亂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帝遣捉生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霸登樓見而呼之晏球曰請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聞末帝已崩乃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討之都遣人招契丹契

頗有李牧之風

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與都擊延朗延朗大敗收餘兵與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至水次方坐胡牀指揮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射之都衆稍卻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攻其左高行珪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擊之於唐河追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中國之兵嘗畏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敗禿餒走惕隱其餘衆奔潰

投村落村落之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騎走至幽州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契丹契丹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賊幾[illegible]大震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爲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以晏球爲怯乃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晏球休士卒食定州之賦悉以俸祿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城中食盡都出其民萬餘人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其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爲功諸將欲乘勝取都晏球返僞不動卒以持久敝之

此負從恩之報也

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卒

安重霸雲州人事晉王得罪奔蜀重霸狡譎多智善事人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相結納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副使重霸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能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信之悉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破蜀重霸以秦成階三州降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廢帝時鎮大同罷歸卒

王守恩榆社人父建立晉高祖時封韓王家于潞守恩以蔭爲衛將軍請急歸潞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以守恩權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守恩剽其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以爲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太祖爲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守恩方坐於客館以俟見吏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問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亾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至蕩然無復綱紀而後大亂從之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而其所爲如此何哉蓋習爲常事故發于喜怒顧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上下安然不以爲怪豈非法制綱紀壞亂已久相習而至於此歟是以善治天下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牧馬蕃滋適以資寇何益

康福蔚州人事晉王爲偏將莊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

貌類胡人而豐厚宜主馬乃令福牧馬於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過相州福以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立拜飛龍使福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重誨以靈武深入夷境軍帥多遇害乃拜福河西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令重誨爲福更他鎮重誨曰福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耶明宗怒謂福曰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羌夷出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烟火吐蕃數

千帳居峽中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襲之吐蕃棄車帳而走追殺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者謂福有異志重誨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從鎮彰義晉高祖時徙鎮河中卒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而賤奚福常有疾察佐入問見其錦衾或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人父饒事晉以軍功爲沁州刺史有惠政州人思之延魯以馬步軍都指揮使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爲

沁州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爲刺史其敢忘先君之志以廉平自勵秩滿州人乞留不許遷道舉號徙單州刺史卒官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謂方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驕縱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以善政特聞焉

萇從簡陳州人世本屠羊從簡事晉爲軍校莊宗與梁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望見之歎曰彼猛士也能爲我取之從簡請往莊宗惜之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歡噪莊宗大悅賜與甚厚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命鑿之工遲疑不下從簡叱使亟鑿見者皆不勝其毒從簡言笑自若

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優容之明宗立遷蔡州防禦使嘗戒之曰富貴可惜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不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于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棣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以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廢帝還洛陽從簡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從簡好食人肉所至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二卒踰垣入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息因告之使速以帶獻踰垣而去不知所之（此等傳不[illegible]以爲標積也）

張筠海州人世以貨爲商賈事梁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梁亡筠事唐爲京兆尹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筠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請出牌印筠怒收彥琳下獄以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釋之從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弟籛守京兆尹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籛斷咸陽浮橋拒繼岌繼岌自殺初籛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籛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寶僞將侯莫陳威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

貨鈞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鈞悉取其行橐王衍至秦州莊宗遣向延嗣殺之延嗣盡得衍珍寶明宗即位遣人誅宦者延嗣亡命蜀之珍寶鈞又取之見鈞貲貨鉅萬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鈞嗜酒食邸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鬱鬱而卒鈞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十餘年而卒人謂之地仙嗚呼魏王繼岌班師鈞何爲拒之不使之東乎豈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淡以爲德而待鈞無所厚此其可疑也武好亂之臣望風而嚮應乎使鈞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也繼岌之死由鈞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李周內丘人爲捕賊將以勇聞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行者必以兵衞盧岳從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擁而送之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遂散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謝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骨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謂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及晉王撫兵青山口周思岳言乃歸晉晉王以周爲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勇而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人破得勝東壘揚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見莊

宗來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栰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歷武信軍節度使所至多善政晉出帝時爲開封尹卒

史纂卷二百十一終

史糾卷二百十二

五代史七

列傳

雜傳

劉處讓滄州人為秦寧張萬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號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而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

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延光平唐制樞密使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宦者心不平光遠討范延光有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乃維翰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多不稱旨及丁母憂高祖遂廢樞密使處讓起復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張希崇薊人也通左氏春秋為劉守光偏將戍平州契丹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亾歸唐契丹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

儒者乃能知此

親將以三百騎監之虜將喜其為人監稍怠希崇因與麾下謀南歸皆言兵多懼不得脫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而殺其將兵必散走平州去虜帳千餘里待彼聞變而召兵吾等在漢界矣衆曰善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伏之以酒殺之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喜之拜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省轉餉而軍足食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拜命邪希崇事母孝朝夕上食必侍立左右徹俟乃退不

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卒

皇甫遇真定人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苛暴誅斂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仕晉為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攻破欒城等九縣南至邢州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陣漳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覘虜遇渡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

不可先之卽與彥超馳入虜中之而還虜兵兵退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鎰出生兵勢甚盛遇謂彥超日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巳陷矣巳而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渡河赴之詣軍從而北虜望見救兵來解去遇與審琦等收兵而南契丹亦北去時契丹兵淡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虜因得解去三年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右廂都指揮使也於中渡重威陰遂款契丹伏兵幕中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書名訖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人京師遇至不赦絕吭而死嗚呼晉亾而

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方重威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所欲哉使遇奮然援枹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而見害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亾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曷足貴哉

盧文進范陽人爲劉守光騎將降唐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不敢拒而心常歉之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集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謀爲亂文進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不克奔於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以爲安遠軍節度使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不自安殺其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欵於李昪昪遣兵迎之文進在鎭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號泣乃南奔昪以文進爲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工作契丹由此益疆爲唐患者十餘年及其南奔折身晦迹務爲恭謹接文士常若不足其所談論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爲左衛上將軍卒

李金全其先吐渾人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務爲貪暴罷

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卿在涇州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慚久之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信簡諭安州不殺一人且戒金全日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所殺暉殺瓌時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貨物因誣其將武克和等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殺降亦必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

度使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選廉吏賈仁沼代之而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不遣其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終不言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京師賜與甚厚悉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忠臣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使人夜殺令圖仁沼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仁沼子欲詣京師訴寃漢榮懼説金全曰天子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遣全節討之昇將李承裕入安州昇以金全為

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昇使金全出沐陽金全以謂遣不相及乃止後不知其所終

王弘贄不知何人為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擁兵至陝愍帝以百餘騎出奔未至衛州遇晉高祖騶呵前導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出居自古有之然將相軍衛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軍衛無從者人心去就可知矣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與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以大臣衛士為辭公欲助賊反耶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自刎高祖盡殺帝從兵獨留帝於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令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擲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獻酒以慰無聊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弘贄子巒為殿直廢帝立遣巒持鴆至弘贄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事晉為光祿卿卒

劉審交文安人仕唐為慈州刺史晉高祖即位分戶部度支

鹽鐵為三使廢除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不必檢也遂止民賴以不擾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議未決審交進曰臣燕人也嘗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益乃遣人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贈太尉起祠立碑

高行周媯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
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之謀曰高思
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
爲吾用則事無不成矣乃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
繼等聞晉爲匡威報讐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
兄弟歸晉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爲中軍
都指揮使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兄
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
患者必高氏也宜善防之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晉兵多犯
法思繼等誅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言由是晉誅

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思繼子行周年
十餘歲亦收之帳下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
守光背晉晉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被圍率
兵赴援兵敗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
遣人之懷戎獲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
而代也可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曰吾爲劉氏尚何顧
吾子耶行欽圍行珪月餘城中食盡行周夜縋出見莊宗莊
宗遣明宗救武州行欽解去行珪降晉歷大同軍節度使明
宗立徙鎭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諫之
行珪不悅或告戍兵謀叛行珪悉徙庫兵於他所叛兵趨庫

則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殺之因誣延策同反并殺其子
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鎭行周初隸明宗爲裨將趙德鈞謂明
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可善待之梁晉軍河上
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行遇雨軍中欲止不進行周曰
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出其不意取之必矣即夜馳涉
濟遂取之莊宗滅梁遷絳州刺史明宗立遷振武軍節度使
晉高祖時徙鎭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翰棄去召唐許
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
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不行漢高祖入京師徙行周
鎭天平封臨淸王周太祖立封齊王卒

白再榮不知何人也事晉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
從契丹北歸至鎭州契丹留麻荅守鎭州而去晉人從者多
皆爲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荅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
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
推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將李穀和凝等皆隨契
丹留鎭州再榮以兵環其居廹而求物又欲殺穀李穀謂之
曰公破契丹之苦憂死不暇衆人共逐麻荅非獨公力也今
纔得生路而殺宰相此契丹所不爲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
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荅者取其
財鎭人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即位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周

太祖入京師軍士悉取其財而殺之
爲暉魏州人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兵守
不得入暉從它道出其左殺蜀守兵殆盡拜恒州刺史天福
中范延光反于魏州暉入於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靈武
軍節度使靈武自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
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流亡甚
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至推以
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
餘區皆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黨
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向背以爲去就暉至彥超來謁

遂留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諸部
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
心反以爲患徙鎮保義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暉始覺晉
有患已意出帝昏亂馮玉用事暉曲意事之得復鎮靈武時
夷落爲邊患暉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
募兵以爲衛乃募兵千餘人至梅戍落夷酋豺來謁暉指首
領佩劍曰此仮橋王氏劍耶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取諸
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
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
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以兵扼道

路暉譬諭之獨所殺一族求戰與戰敗之諸族遂不敢動暉
至靈武撫綏邊部十餘年恩信大著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
皇甫暉衛州人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留屯貝州
時莊宗失政天下離心暉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
徒謀爲亂刼部將楊仁晸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得魏
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天
下已定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
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
州足以起事仁晸曰是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
精甲銳兵數百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暉

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
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夜焚貝州入於魏在禮以暉爲
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
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
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人魏與在禮合謀
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拜陳州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
軍居京師在禮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公起甘陵卒成大事
遂擁節旄然事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
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仍爲暉置酒暉飲罪不謝而
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

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驛爲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部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賜金瘡被創衰之賜以金帶鞍馬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漢高祖時爲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景以告訐殺人景思家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告弘肇言景思私蓄兵甲與李景交通弘肇遣吏將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扼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箱軍籍糧簿而已吏悶而寬之王知權亦景思僕也

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義之遂至獄中勞以酒食景思械就道潁亳之人隨至京師其訓之弘肇鞫其奴具伏斬奴而釋景思周師伐淮南以景思爲濠州行刺史戰傷卒

王進良鄉人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符彥超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宗衛指揮漢高祖鎮河東以進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親愛之從周太祖起魏歷彰德軍節度使卒贈大師嗚呼予述舊史至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嘯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橫身抵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乘旄節何其甚歟夫名器之用隆時爲重輕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得之而輕五代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五六年或四三年天下之人視易君代主如更戍長無異見其下者乎如王進輩亦何足道哉易之否泰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王峻安陽人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時巖方用事筠因以遺巖梁

以巖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悉以貲產賜漢高祖峻因事漢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峻爲監軍隱帝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峻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拜峻樞密使太祖遣馮道迎湘陰公贇至宋州而蔡王信在許州峻遣郭崇馬鐸率兵之二州以伺變遂幽贇而殺信太祖立拜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以峻爲都部署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翟守素諭峻欲親征峻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下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

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不
事何以待之乎素馳還具道峻言太祖已下詔西征聞之遽
止峻軍出絳州前鋒報過棠院峻喜曰棠院晉絳之險也晏
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晏聞周兵至解去諸
將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追晏不及而還峻與太祖
起于親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
則於必得前不如意言色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太祖
二歲太祖呼爲兄或稱其字峻益驕僭鄭仁誨李重進等皆
太祖故時親將太祖初即位謙抑未進用峻心忌之求解樞
密以挾上意太祖慰勞之峻發書諸鎮求保薦諸鎮上峻書

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遂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
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峻尚
未出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遣同召峻同還奏曰
峻意少解請陛下辭言撫慰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僶
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乃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聽事極其
華侈請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曰
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峻慚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求兼領平盧又借左藏庫
綾萬疋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衎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
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

進曰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去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
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入太祖
見宰相泣曰峻凌朕不能忍遂囚之貶商州司馬卒峻已黜
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取日曆讀之史官奏
禁中事非外所知惟以漏落得罪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
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

范延光臨漳人唐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幸汴州節度
使朱守殷以爲圖己閉城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
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乘人之無備者莫若急攻請騎兵
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破之乃疾馳自暮至夜半行二百里

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延光
先入守殷悲戚殺傷甚衆守殷死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
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
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時馬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
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
馬多何益延光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
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馬而瘠人此吾所愧也夏州
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
攻之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
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

延光二延
自正

彝超夏州若破綏銀豈足道哉若不破夏州綏銀雖得不能
守也遂寢又請自馳入說彝超出降延光曰萬一失之遂彝
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時王淑妃用事遂彝兄弟劉鄩
之子所言無不聽大臣以妃故不敢爭獨延光沮止之明宗
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竄山谷有司不能禁
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
明宗疾少間京師遂定時秦王握兵驕甚羣臣多屬意於潞
王延光與延壽懼禍及求罷去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堅
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罷之而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
延光出鎮成德已而秦王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弒愍帝唐室

大亂弘昭贇皆死廢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天雄軍亂逐節
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
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贊曰
蛇龍類也能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
貴延光素神之以為然由是萌異志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
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延壽降延光獨不降
高祖即位延光貢表又後至其女為廢帝子重美妃以此懷
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初成德節度董溫其為
契丹所虜衙內指揮使秘瓊悉殺其家取其貲財鉅萬計晉
高祖以瓊為齊州防禦使道出于魏延光伏兵境上伺瓊至

殺之悉取其貲以戍卒誤殺聞延光雖不自安而反意未決
會得暴疾牙將孫銳陰召澶州刺史馮暉入城迫之天福二
年延光反遣孫銳馮暉以兵二萬拒黎陽掠滑衛高祖聞延
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
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乃幸汴州遣招討使
楊光遠攻之銳輕脫無謀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擁扇酣歌
飲食自若軍士苦熱皆不為用光遠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
之兵多溺死銳暉走入魏閉壁不敢出延光遣牙將王知新
齎表自歸高祖不見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
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苟能斬延光者魏城

堅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請赦延光願
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三年使謁者入魏赦延光謂之曰許
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
上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延光乃降封東平郡王
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自慚請老以太子太師
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不欲使
在京師遣宣徽使劉處讓被酒夜過延光因日適契丹使至
北朝皇帝問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中
國患延光泣下不知所為處讓曰當請至洛陽以避契丹使
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讐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

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因奏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越、請拘之洛陽、高祖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爲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不死、何得如此、乃驅至浮橋、推墮水死、盡取其貲、以延光自投水聞、高祖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詔許歸葬、已葬、冢自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延光反時、以邢州人李彥珣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楊光遠取其母至城下以招之、彥珣自射殺之、及延光降、高祖以彥珣爲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坐贓誅、

安重榮、朔州人、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兄以爲不可、謀殺穎以止之、重榮曰、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之、重榮以巡邊千騎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于軍卒、暴至富貴、見唐廢帝、晉高祖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爲之爾、常懷異志、未有以發也、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屈事之愈謹、重榮憤然、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充無厭之欲、此萬世恥也、數以此非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爲好詞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日益驕横、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舍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遂殺之、鎮人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僭侈、以金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並加封爵、契丹使者拽剌過鎮、重榮執之、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二月巳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黨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

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欽皆號泣告訴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係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若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詔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毋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遂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故兩就之以窺中國故不加罪

於重榮重榮將反其母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五色水鳥重榮曰鳳也畜之後潭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為前驅鎮州城門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重榮小字鐵胡其惡之然不悟也安從進反於襄陽重榮亦舉兵反鎮州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接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卷旗以奔晉軍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大懼遂退兵皆潰是冬大寒潰兵見殺及凍死無

遺重榮與十餘騎奔還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入殺二萬餘人重榮與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擒斬之高祖命漆其首送於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云

安從進振武人愍帝時為侍衛馬軍都指揮潞王反于鳳翔從進殺樞密使馮贇送款於從珂清泰中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姑息藩鎮而藩鎮之臣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從進嘗與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兵馬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擅

留之遊進商旅皆縣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欲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京苑副使從進請賜告遣不還士令謙潘知麟從進牙將也事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使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推墮崖死安重榮反高祖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幸鄴從進若反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願為空名宣勑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即以宣勑授李建崇討之從

進攻鄧州不克遇建崇大駭以為神遂大敗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逾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斬之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沙陀人為唐莊宗騎將與契丹戰折其一臂光遠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為嬀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唐兵破王都于中山得契丹大將萴剌等契丹遣使者通和求萴剌等明宗與大臣議欲歸之光遠曰萴剌等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知中國事歸之非吾利明宗遂不遣拜振武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

廢帝以光遠為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食盡殺馬而食馬盡殺招討使張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靳曰汝輩大是惡漢兒光遠不知其誚已辭不敢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耶光遠慚伏德光曰懼否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處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怏怏之色如有所恨者高祖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常以為愧爾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都招討使光遠握重兵所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以長子承祚尚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言維翰擅權高祖出維翰於相州而徙光遠西京留守兼其兵職光遠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為晉疎斥所養部曲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時晉馬少括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出帝遣使者賜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遂反淄州刺史翟進宗不屈殺之光遠召契丹入寇陷

貝州博州刺史周儒叛應之時出帝與契丹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曰今不以重兵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兵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北去出帝遣守貞東討光遠嬰城自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呼曰皇帝誤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乃殺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

罪、承信承祚詣闕自歸、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為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群臣以為不可、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廄、延祚使都將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德光滅晉、責承勳切交臠而食之、以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碑文、賜承信使立碑于青州、天大雷擊折之、光遠病禿、而妻又跛足、人曰、自古豈有禿天子、跛腳皇后邪、相傳以為笑、其召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疹疾中國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承信入宋、為河中節度使、劉倣為政、其卒也、蕃民表乞嗣之

杜重威、朔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位、封為公主、拜重威潞州節度使、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卻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先退者敗、乃分兵為三、重威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降、重榮大敗、走還鎮州、重威攻破之、拜成德軍節度使、重威盡取重榮家貲、高祖知而不問、出帝與契丹絕

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被屠戮、胡驅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未嘗出救、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拜鄴都留守、開運三年、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以重威為招討使、重威至瀛州、牟翰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請以三股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重威已有異志、由糧道隔絕、乃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為帝、重威信之、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屯陳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以妻石氏詣虜帳中、為別、漢高祖立、拜重威歸德軍節度使、重威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

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閉之百餘日漢兵數敗初契丹招燕兵五百人在京師或告其將反高祖誅之繁族其亾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將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勸重威閉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璉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重威食盡屑麯而食民多逾城出降重威乃遣判官王敏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拜檢校太師誅璉及重威將吏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亟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大臣誅之并其三子尸於市市人爭之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出帝即位以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

貞破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時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桑維翰緩其制尋捕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與維翰有隙及平行賞守貞給以踠茶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閒曰守貞首也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第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幸燕錫優渥契丹入寇出帝幸澶州杜重威鎮魏州大臣言其怨望守貞往來過魏重威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謂守貞曰卿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矣守貞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東驕而守貞重威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黎園一空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不下三十萬公私重困契丹寇鎮定守貞重威軍于中渡遂俱降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卽位守貞來朝拜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不自安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圖門下僧總倫以方術干守貞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趙思綰反于京兆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遂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推守

貞爲秦王守貞遣人間以蠟丸書遣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併攻之議者請先擊思綰景崇威未知所向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曰威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守貞守貞敗則思綰景崇可傳檄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腹背受敵非計之得也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威初出兵過河陽時馮道罷相家居威見道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艴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

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爭之兵常敗逾年城中兵少食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期日督兵四面急攻破之初守貞問總倫濟否總倫曰王當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拜賀守貞益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死

張彥澤突厥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與晉高祖連姻拜彰義軍節度使常怒其子數笞之子逃至齊州州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命掌書記張式上章請殺

之式止彥澤不肯爲章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式爲彥澤所厚左右嫉之因廹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追之戒曰式不來當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留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衞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刑部郎中李濤疏論彥澤枉殺之罪不省濤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以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

高祖怒起去濤隨入諫高祖乃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皆授以官蠲涇州民稅役一年下詔罪已彥澤止降爵而已出帝時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虜所圍軍中無水又天大風契丹順風奮擊諸將請待風回乃戰藥元福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敵人以我不能逆風而戰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追至衞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開運三年杜重威爲招討使彥澤爲馬軍都排陣使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西

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重威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傳德光與皇太后書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契丹主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

進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進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李濤見彥澤投死彥澤笑而釋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出入騎從常數百人迫遷出帝禁內庫輸之私第縱軍士大掠京師遷者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夫人丁氏有色彥澤求於太后太后未與即劫取之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斬之彥澤所殺士大夫子孫皆哭詈以杖扑之彥澤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扶其髓臠其肉而食之

趙思綰魏州人為永興趙贊牙將漢高祖建號贊召蜀兵為援未至入朝京師留思綰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廻同鳳翔以西事屬之景崇至贊已入朝而所召蜀兵掠子午谷景崇使思綰率兵擊走之然以非已兵懼其有二心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微風其旨思綰請先黥以率衆景崇遂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將鳳翔侯益入朝思綰從益東歸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飲于郊亭思綰兵館于城東思綰前曰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入城挈家屬益信之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討之經年莫能下王景崇亦據鳳翔叛與思綰送款於李守貞隱帝遣郭威督諸將兵攻守貞等圍守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

釘磔未足償罪

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判官程讓能曰公於國家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用兵三方勞敝經年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詔拜思綰鎮國軍留後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從義知之因入城趣之上道思綰來謁擒之思綰問監者曰用何刑曰立釘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醜刑幸少假之父子俱斬於市

同母異父弟

慕容彥超吐谷渾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唐晉之間歷磁單隸濮四州刺史坐受賕

當死漢高祖論救得減死流房州漢祖起太原彥超逃歸拜鎭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彥超欲速戰行周不許行周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親征彥超數凌辱行周行周見宰相涕泣自訴高祖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遣詣行周謝過時重威守堅諸將皆知未可圖獨彥超言可攻高祖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萬餘人及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徙彥超鎭泰寧隱帝殺史弘肇等遣人之魏殺周太祖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衞京

師使者至兗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請隱帝曰北兵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鋭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降於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衞帝彥超大言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使歸營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破賊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弑于北郊周太祖立彥超不自安數有貢獻太祖報以玉帶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之彥超益疑懼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

絳太祖遣王峻拒之彥超亦謀反遣押衙鄭麟求入覲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作高行周書以進皆斥指太祖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使人南結李昪昪出兵攻沭陽爲周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遣侍衞步軍指揮使曹英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以禮義得之可以長世公一代豪傑若首將而動可保富貴以終身李河中安襄陽杜鎭州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大括民財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

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廝搨搜索無所得彥超遣鄭麟持刃廹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於獄笞殺弘魯夫婦而斬周度鎭星犯角亢兗州當爲彥超率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率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多智詐好聚歛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主吏久之乃覺彥超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物於佗所而以盜告彥超勝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人爲之以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其被圍也勉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祖
謂曰此鐵胎爾何所用哉明年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婦投
井死其子繼勳出奔被擒遂滅其族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
將軍雅周度秘書監

史緯卷二百十二終

史緯卷二百十三

五代史八

列傳

雜傳

馮道景城人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事宦者張承業承業
監河東軍薦之晉王爲掌書記莊宗即位拜翰林學士道爲
人能自刻苦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
牀席臥一束芻而已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掠得美女以遺
道道不能却與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解職遇歲饑
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

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服除復爲翰林學士至汴州明宗自魏
擁兵犯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爲
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
銜轡及至平地謂爲無事反致傷跌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
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不可不慎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
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
顧左右錄之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玉杯有文曰
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
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曰何哉道曰仁義者帝王之

貲也。故曰大寶曰位。守位曰仁。明宗嘉納之。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至季春而選盡道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尚書侍郎共行選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道率百官迎潞王是爲廢帝遂相之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契丹滅晉道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曰何以來朝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曰無才無德癡頑

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至夷滅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於徐州贇未至太祖遂代漢議者謂道

此馮道子也

能緩太祖之謀而不以漢之亡責道也道觀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臣爲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而獲安老而自樂樂何長也其自述如此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時人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子吉仕晉爲司勛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好學善屬文工草隸性滑稽無操行宰相欲用吉掌制誥以佻薄而止善琵琶教坊供奉名手莫能及道戒令勿習吉好之不能改道欲辱

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家人皆大笑及爲少卿不得意以栝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建隆四年卒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治人之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無所不至況大臣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其自述以爲榮可謂無廉恥者矣其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儒者以學古自名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使忠義

之飾僞出於武夫厲卒豈儒者果無其人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爲虢州司戶參軍卒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大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飾而使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聚而視之或爲之嗟息或爲之泣下開封尹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李琪燉煌人兄珽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丁艱貧不能葬乞食以葬饑臥廬中服除還拜御史荊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洪在鄂州）梁太祖遣汭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爲敵人所縻則武陵武安必爲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因辭不拜出知曹州州素劇難理前刺史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崇政院直學士歲饑盜起宋曹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悅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琪舉進士爲殿中侍御史與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所下書詔皆琪所爲末帝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多所異同琪結趙巖張漢傑爲助以故頃言多沮頃掎摭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巖等救解乃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以爲

吏部尚書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彥威等請改國號明宗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舉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梓宮孰然何所倚賴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即位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

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所以接見群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臨前殿而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則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隨以入見謂之入閤衙臨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

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接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然後糾之循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罷任圜議以琪為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遷尚書右僕射琪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以此自負既貴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為人少

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李愚無棣人梁末帝時拜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判官蜀道阻險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政國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遂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可

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草加恩制道歸其辭左遷太常卿任圜罷相拜愚同平章事愚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嘗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歸以為言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候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立馮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遂相諠詬乃俱罷以愚守左僕射初愍帝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以愚為迂未嘗

安用彼相

卒惡知其罪者

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淸泰二年卒

盧導范陽人唐明宗時拜中書舍人潞王犯京師愍帝出奔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使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勸進之事豈可輕議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可乎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終有報曰潞王至矣趍𢮎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復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後事晉爲吏部

侍郎卒

劉昫涿州人明宗長興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弊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因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怨焉道與昫姻家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剛介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昫亦性褊遂相詆訐相府吏吏惡兩人剛直因揚言其事廢帝並罷之以昫爲右僕射三司諸吏皆歡呼相賀昫爲僕射入

愁悶不通 喪吏人多 如此 死固是無

朝御史臺吏引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時馮道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道問有司班次亦皆不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議者竊笑之晉開運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罷爲太保卒

盧文紀河中人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强盛貢率不至朝廷姑息方鎭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

通名刺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不敢廢舊制進奏官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旣出恚怒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於朝即相率詣閤門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請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于鄴爲工部郎中文紀以鄴與其父嗣業同音大怒鄴赴省參文紀不見之因請假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忿因醉自經死文紀貶石州司馬遷太常卿使蜀過

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度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及即位欲擇宰相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與群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曰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時詣閤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爲相常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泥橋自守不聽晉高祖立罷爲吏部尚書致仕卒

馬胤孫商河人舉進士爲唐潞王河中觀察支使潞王罷居于京師胤孫從而不去廢帝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事多壅塞劉昫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令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據胤孫即判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人也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在六卿之下况僕射乎胤孫臨事多不能决時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論議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胤孫自洛來見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立罷歸胤孫學韓愈爲文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

邪應知此笑

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侫淸泰不徹乃來侫佛或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今反侫佛是佛侫公邪公侫佛邪胤孫曰豈知非佛侫我也相傳以爲笑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降語其家婢時人譏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劉岳洛陽人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于吏部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勑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勑甲岳言制辭或任以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訓誡今受官者旣不給告身皆不知

明宗知禮

受命之所以然失吁兪綸綍之義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皆笑其陋道早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册爾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還太常卿初鄭餘慶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使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事多鄙俚皆當時之人女子傳習所見

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巹之類紕繆甚多岳卒官嗚呼五代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餘殘害儀增損而已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事梁為太常少卿以知禮稱唐莊宗時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漢光武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靈帝

為比言靈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縞言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父為孝崇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請尊祖禰為皇帝曾高為皇宰相鄭珏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卯躬惜一字於先世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合辭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為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皋陶為德明皇

立廟應州法光武立親南陽意哉

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縞言緦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五禮精義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乂議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令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

尊則兄之妻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廢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遷兵部侍郎盛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

今律例之首有五服圖想本於此

崔梲深州人少好學寓居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性至孝居喪哀毀骨高離時為學士承旨皆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爭之維翰不樂梲不能任事

樂工多伶人及無老

師教習及代之後事無可公行之事

維翰乃令梲知貢舉進士孔英爲當時所惡梲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謂維翰以孔英屬之乃道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罷學士後爲太常卿高祖詔復文武二舞詳定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草定之冬至高祖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高在上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梲金帛群臣左右觀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悲憤其年高祖崩梲改太子賓客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符蒙京兆人天成中爲翰林學士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詔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等使蒙爲之蒙笑曰予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體遷刑部尚書卒

今皆是矣

和凝鄆州人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瓌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死爾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引弓射殺之瓌因得免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貴妻之以女天成中拜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諠譁主司患之每放榜則閉省門圜之以棘凝徹棘開門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晉天福五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非之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及第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質聞中謂之傳衣鉢後質位宰相封魯國公官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

呂琦幽州人父兗橫海軍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相攻守文敗死吏民立其子延祚以兗爲謀主延祚爲守光所敗兗見殺族其家琦年十五將就刑兗故客趙玉紿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俱走琦不能行玉負之而逃及長美風儀重節槩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以爲代州推官廢帝立拜端明殿學士晉高祖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琦言太原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初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餒萬騎等助都爲王晏球

所眇悉倭見殺蕭剌等送京師後契丹遣使求蕭剌等明宗怖其使者不報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邊藩大鎭領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三司使張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緍責使取足可也啓帝喜他日以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名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見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爲契丹也帝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乃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反輸以資虜可乎琦惶恐謝拜無

史緯　卷二百十五

數琦足力乏不能拜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嗚定奏曰陛下以臣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解曰勿拜賜卮酒而遣之其議遂寢後晉高祖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兵部侍郎卒趙玉爲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云

何澤廣州人舉進士爲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伏草間伺莊宗至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休兵息民而暴歛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害稼穡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耕穫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欲幸鄴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割股廬墓以規免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言於明宗廢之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爲太常少卿勅未出澤知之稱新官上章自訴鳳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遣妳詣匭上章請立秦王爲皇太子明宗不悅晉高祖立爲太常少卿卒

史珪常山人安重誨爲樞密使薦珪直學士直學士職雖清

史緯　卷二百十三

而永領文書恭事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珪以脩顧問請許珪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珪始重誨死珪罷歸閉門絶人事晉高祖立拜吏部侍郎卒

龍敏永清人莊宗即位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拜吏部侍郎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廢帝出師懷州時趙德鈞有異志張敬達屯於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於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之自幽州入西樓契丹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曰臣燕人也素知德鈞爲將守城累壘而已使其

息欲以爲
塗代德約

當大敵奮不顧身非所能也況有異志乎今岡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千匹使兵千人與那萬金自平遙趨山間虜中趨官軍且戰且行若得半達則事濟矣廢帝不能用入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他使者見吳越王皆下拜皦獨揖之乾祐初卒

張允鎮州人唐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爲判官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之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之不勝其福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近世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出囚冀感天心以救災非也假使二人相訟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皆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如此是教民爲惡也夫天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是天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時高祖方好臣下正言覽之大悅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允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段希堯河內人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

此遺雖説
大話

也指叫軍士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請斬其亂首乃止高祖與賓佐謀舉兵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懷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即位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諸遷諫議大夫使吳越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出帝時遷禮部尚書卒

裴皞河東人唐光化中舉進士爲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事後唐爲禮部侍郎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維翰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爲當

王仁裕天水人仕晉爲諫議大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爲神少喜爲詩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集平生所作詩萬餘首號西江集漢高祖時爲戶部尚書知貢舉門生王溥至宰相顯德三年卒

午正不可為時始而水乃可為歲首乎

王延鄭州人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頎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羣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效毋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答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報協也懼其父遂及其子邪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遷刑部尚書致仕卒

馬重績其先北狄人居于太原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唐莊宗每用兵必問之重績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晉高祖立遷司天監重績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

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司天監趙仁琦等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頒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趙延義秦州人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周太祖入京師問延義漢祚短促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此其所以亡也時太祖方圖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愀然止罪其身事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卒

史緯卷二百十四

五代史九

考

司天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於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察其變，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

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亦未嘗言其法。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是果唐虞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世謂之小曆，祗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曆，在乎知天之變，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聖人以之觀

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衆，衆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用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是以聖人受命，治曆明時，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自唐之季，垂將百載，失天亂日，曆數汨陳。陛下寅畏上天，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陰陽之數

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
幷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
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
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
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歷之諸法也以通法
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
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
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
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
偏開元十二年遣使之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
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有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
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
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
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
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疏遠而
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驪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
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
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
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
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

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
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
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
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
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正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
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
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
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
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
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
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
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
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
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
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
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
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
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
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
察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

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為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世宗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為予求得其曆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羲叟好學通書史長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

分擬數而已至朴自為一家之法總日躔差為盈縮二曆分月離為遲疾二百四十八限考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審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晷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言如此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所不知也天道不可知則修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得而見至於三辰五星

逆順變見則有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職方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末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國不能不亂豈非皆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不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

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兹而分、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非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晉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有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羈縻寄治虛名之州、五代亂世、文字不完、又時有廢省、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汴州、唐曰宣武軍、梁以爲開封府、建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升爲東京、漢周因之、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雍州、唐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改曰永平軍、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illegible]方正建汴州[illegible]
州以晉爲京都也

五代史十

世家

吳

楊行密合淝人長大有力能舉百斤日走三百里唐乾符中江淮盜起行密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後應募戍朔方歲滿戍還軍吏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率戍兵爲亂自號都知兵馬使遂據廬州淮南節度使因表爲廬州刺史高駢爲

畢師鐸所攻行密率兵赴之至天長城已陷師鐸因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戰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縞素向城哭三日攻其四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時城中空虛饑民相食夫婦父子相牽就屠者賣之割剝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出走會秦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與宗衡合行密閉壁不敢出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懼其客袁襲曰儒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諸將多駢舊人非能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擇勝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殺之得其兵數千孫儒復殺彥及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廬州吾舊治也城廓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問襲曰吾欲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趙鍠爲秦彥守宣州今彥死鍠失所恃其人非公敵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棄城走追殺之遂入宣州昭宗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入廣陵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行

密戰敗欲走銅官其將戴友規劉威曰儒挾倉廩壘以來兵多而氣銳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彼資糧既盡必不能久當閉壁堅柵以不戰疲之行密絕其糧道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就刑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儒嘗引鑑攬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行密復入揚州凡七年定八州勞來休息其民遂安行密議出鹽茗畀輸錢帛幕府高勗曰殘破之餘不可以加斂且帑藏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財用有餘矣行密納之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行密遣李神福攻儔儔堅壁不出其黨張顥踰城降儔自殺行密以

顥隸衰貧軍、稍請殺之、行密更置于親軍、田頵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有美政、民爲之拒戰、樞食盡、欲降、遺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之、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行密分遣田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司馬、成及引刀欲自刺、行密乃厚禮而歸之、兗州朱瑾奔于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輕弱、得瑾勁騎兵益振、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壽州、行密敗梁兵於淸口、殺師古、從周走、追至溮河、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取之、天復

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于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楊山、弘鐸敗、將入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吾府雖少、猶足容君、何苦自棄于海島、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入其軍、執弘鐸手慰之、與俱歸、表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唐昭宗在岐、遣宣諭使李儼拜行密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攻杜洪、荊南成汭救洪、爲巨艦、堂皇悉備、神福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太祖大怒、自將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

章所敗、田頵、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微賤、皆狂悍難制、行密欲除之、天復二年、許再思叛錢鏐、召頵攻杭州、垂克、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遂反、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行密遣神福討頵、頵遺神福書、以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顧妻子乎、斬其使、軍士皆感奮、頵執其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頵兵于吉陽磯、行密別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安仁義聞頵叛、亦反、行密遣王茂章圍仁義於潤州、行密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而斬之、延壽、行密夫人朱氏之弟、頵及仁義叛、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

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還其家、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或謂杜洪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以奇兵取之、可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存遣苗璘援之、汴降卒曰、洪軍猶可取、汴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汴軍、敗之、禽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或勸存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還、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城陷、執洪斬之、自孫儒亂後、府庫空竭、行密約己省費、不三年、倉

以寓強脊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營
然業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之方帝困鳳翔以爲行密可
亢全忠再遣使督兵行密至宿州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
行密憤得病全忠知天子倚行密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
密聞之發哀不視事病遂篤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遺令
傳布爲衣桐木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謚曰武忠子渥
立及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渥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
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温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
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温使者愼無應命渥泣謝而去
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

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温
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温大驚遽詣隱所事隱
未出温見召渥之符猶在案上急遣之温仍使人前迎渥渥至
行密卒渥嗣立殺周隱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命取宣
州庫物茂章不與渥怒命李簡圍之茂章奔錢鏐天祐三年
取岳州四月鍾傳卒其子匡時立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相攻
渥遣秦裴襲之克洪州以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
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遣劉存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
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欲活之存知新大罵殷乃
殺之岳州復入于楚渥惡徐温典牙兵以其腹心陳璠范遇

爲東院馬軍以自衛温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舊將
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温顥擁牙兵入
拽璠遇下斬之渥不能止而心憤五年五月温顥遣盜入寢
中殺渥渥謂群盜若能反殺温顥以爲刺史群盜皆諾惟紀
詳不從執渥縊殺之年二十三弟隆演立隆演行密第二子
也初温顥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自立温患
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
明日顥列劒戟府中召諸將議事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
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對顥三問可求前曰四
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今外有劉威陶雅李

簡李遇皆先王舊人也公欲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
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之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
可求因趨出書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及出教宣之乃渥母
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
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沮隆演乃
立顥由此與温有隙諷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謂温曰今捨衙
兵而出外郡禍立至矣因說顥曰公與徐温同受顧託議者
謂公奪其衙兵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無之然事已行安可
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温可求陽責温曰
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三世楊氏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

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見可求附溫斥顥使客刺之客夜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執衙堂斬顥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撫州危全諷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叛隆演問可求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強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皆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虜全諷彥章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初全諷欲舉兵王茂章歸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舉事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與茂章觀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知公此來可當其下將爾非甚兵十萬不可全諷卒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于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寄時爲大將皆溫用事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遇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堯諭遇欲自歸堯說遇曰公欲反可殺堯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堯以出遇隨堯出溫殺之九年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攻楚取岳州十年越人攻常州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封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鎮潤州而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

遂決之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攻知訓陣于門橋知訓戰卻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隆演幼懦知訓凌侮之嘗飲酒樓上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知訓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涕泣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酒吏而罷吳人皆仄目知訓與朱瑾有隙瑾殺之而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遂衆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兵至天興門聞瑾死乃罷徐溫疑志誠助瑾欲殺之嚴可求懼不克使人僞從淮南來告捷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十六年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謂溫曰二郎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所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聽及知誥秉政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吳征伐四方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衄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建國以自立溫然之因留可求不遣謀逼隆演僭號二年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心常怏怏因酣飲稀

復進食遂至病卒年二十四弟溥立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卒弟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立長君乃立溥改昇州為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改元順義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于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謂昭文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立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乃酌大卮望牙旗竿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六年莊宗崩諱報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十一月溥御文明殿即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為太尉徐知詢金陵尹溫諸子皆封王二年荊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季興敗楚師于白田獲其將吏來獻三年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徐知諤為金陵尹溥加尊號大赦改元太和二年冊其子璉為太子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知誥子景通為司徒五年建都於金陵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為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以其子景遷為太保七年改元天祚知誥遷位太

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于丹陽年三十八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遣人滅其族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諸將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為惡已誅枯骨何罪吾豈復為之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

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立政在徐溫將天下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裴回三主然後取之豈其恩威有在人者歟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為李昇所篡凡四十六年

田頵合淝人與楊行密同里約為兄弟行密據廬州頵謀為多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兩人名冠軍中行密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頵寧國軍節度使頵至揚州謁行密左右求賂不已而獄吏亦有所求頵怒曰吏以我將

下獄邪、頵求池欲爲屬州、行密不許、頵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矣、因移書行密曰、侯王守土、以奉天子、譬百川然後不朝於海、雖狂奔澶漫、涸可立待、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山、願公上天子常賦、頵請畢儲以從、行密答曰、貢賦必由汴、而適足以資敵耳、於是頵紀行營大校兵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行密以康儒在頵所、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頵怒、族其家、頵與安仁義攻昇州、行密使李神福討頵、敗頵兵、頵將王壇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頵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頵走路、仁義攻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退、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行密遣王茂章攻仁義、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米志誠善射、皆第一、而仁義以射自負、曰、志誠弓十不如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吾弓之一、每與茂章戰、必命中而後發、吳軍不敢追、行密遣使謂仁義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田頵負我、吾思將兵非公莫可、濛率騎渡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戰於廣德、濛以行密書遺諸將、皆再拜、壇氣奪、濛麾

兵擊之、壇走、濛爲狹營小舍、若才容一二千人、頵輕之、不復召兵、戰於黃池、矢石始交、濛遁、頵逐北、遇伏大敗、壇歸、行密頵簡死士數百、號爪牙都、率之薄戰、濛殊死鬭、頵軍敗、爲亂兵所殺、其下猶戰、示以頵首、乃潰、傳首至淮南、行密悲之、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受縛、斬揚州市、濛合死人、行密表爲宣州觀察使、

王居巖、當塗人、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以一身歸、行密授潤州別駕、不遊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有人遊嵩山、山有石室、旁人或云、有道人王居巖住此、訪之、已去、莫知其所終、

徐溫、朐山人、少販鹽爲盜、行密起合淝、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舊將皆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殺渥、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疑章不果、夜半使人陽謂章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謀已定矣、豈可已乎、明日鍾章殺顥、溫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顥、人

自淮埒史氏、史氏驚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隆演立、溫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怨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之、行密舊將皆自疑、溫偽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溫攻越、裨將曹筠奔于越、溫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有所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厚遇之、秋、越人來攻、溫戰于無錫、筠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封溫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為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為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入輔

其政、溫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譖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歸、捷至金陵、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止之、及擲六子皆紅、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託以內備、急召信還、奪其地、溫客見用者、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辭書、知祥長於理財、溫以軍事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自奉嗇儉、雖以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爭取金帛、溫獨收食因作粥以食餓者、隆演即吳王位、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李昪僭號、號溫為義祖、

南唐

李昪徐州人、父榮、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昪獨好學、接禮儒者、為政寬仁、以勤儉自厲、民稱頌之、徐溫鎮潤州、聞昪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昪

潤州刺史、昪求宣州、溫不與、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昪居潤州、近廣陵、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昪事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昪、諸子疾之、知訓尤甚、嘗召昪飲酒、伏劒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昪、以手爪掐之、昪悟起、遁得免、昪自潤州入覲、知詢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昪、昪起遁去、知詢以劒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紿以不及、後昪貴、以彥能為撫州節度使、知訓凌楊氏而侮諸將、故見殺、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士輻輳於吳者、皆齒用之、民間

有婚喪匱乏者輒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却之
曰士衆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多歸昇
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
己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卒玠反爲
昇謀誣知詢以罪留之不遣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
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
以王令謀宋齊丘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
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
馳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昇黜宗爲池州
刺史吳臨江王楊濛怨徐氏捨己而立溥昇廢濛爲歷陽公
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周本本欲納濛其子祚止
之本曰此吾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
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國建諸國皆遣使
勸進天祚三年諷溥傳位於己國號齊改元昇元昇尊溥曰
讓皇帝追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周本與諸將
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恨而死二
年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
之徐氏諸王請昇復姓昇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子
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昇建王四世孫改
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高曾祖考爲皇帝奉徐溫

後竟立子
多此一盟

爲義祖以張居詠李建勳張延翰同平章事講武於銅橋步
騎八萬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
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泣辭人皆憐之
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卒三年昇郊祀上帝於圜丘群臣請上
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
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四年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
於昇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戰
敗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遣還
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復遣還昇以
甲士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大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群
臣請乘其敝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
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先與錢氏約和遂通好
不絶昇客馮延已好論兵大言嘗誚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
事昇志在守吳舊地無復經營之略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
昇卒年五十六議者以昇繼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韓熙載
以爲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
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昇興既墜之業請號烈祖
從之子景立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改元保大封弟景遂爲
齊王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
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以馮延已掌

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夢錫專掌密命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不可用景不納初宋齊丘爲昇州幕楊氏最有力及成事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以病罷相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俄罷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閩人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羲自立延羲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連兵累年閩大亂景遣查文徽發兵攻建州延政遣人紿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殺文進以降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

殺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文徽克建汀漳泉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使州軍節度使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欲罷兵查文徽言仁達等餘孽猶在當乘勝盡取之陳覺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四州兵攻仁達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發兵會之景大怒馮延巳等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會討馮延魯魏岑陳覺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戰大敗而丞諸軍皆潰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時延巳爲相齊丘爲太傅釋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請誅覺等齊丘貶熙載和州司馬時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拔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馮延巳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景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而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漢隱帝少中國衰江淮以北群盜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遣人請建州節

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文徽進西門伏兵發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遣先進還越越亦歸文徽楚馬希萼弒其主希廣而自立楚人因希萼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九年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置筠州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馮延巳軍欲之楚人遂叛劉言攻邊鎬鎬遁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

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死、十三年周以李穀爲都部署攻壽
州、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
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
水戰之具、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背腹受敵、乃焚芻糧退屯
正陽、時世宗親征、行至圉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
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至、宜急擊之、劉彥貞聞穀退
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
彥貞遂敗、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
爭之、不得、周師取滁州、景懼、遣牙將王知朗稱唐皇帝奉書
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

州刺史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
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
改名璟、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
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
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下揚泰州、景遣人
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
十四年、景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
宗猶不答、鍾謨孫晟等、皆留行在、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
北地、世宗乃許之、遣崇質德明還、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
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

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猶一
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兵甲、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
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
輸臣節、古也雖然、今則不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
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
丘陳覺等言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斬德明、遣元帥
齊王景達與陳覺率兵拒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舒蘄泰三
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擊之、宋齊
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誡諸將閉壁毋得邀戰、周
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

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
併力以攻壽春、十五年、景達遣朱元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
壽州、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築二城以夾淮、破紫
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兵事皆决於陳覺、覺與朱元有隙、以
元客將難信、景遣楊守忠代元、元怒降周、諸軍皆潰、景達奔
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
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民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圍濠州、
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
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
之、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檟來之

武寧周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殺戮殆盡、復取海泰揚州、世宗至白沙、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耻於自屈、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破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水軍屢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

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賜景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舒蘄黃、畫江以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世宗問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之、周已罷兵、景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請降詔書同藩鎮、使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為太子時、延魯等出入東宮、禮部

弘佐公叛

尚書常夢錫屢言於景云、延魯等不可使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訊譏之、景既稱臣、有語周為大朝者、夢錫咲曰、君等欲致君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鍾謨歸周、李德明由宋齊丘陳覺見殺、欲報之、未有以發、覺與宰相嚴續有隙、覺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皆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請使于周、驗其事、景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之謀、願赦之、世宗駭然曰、續能為此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賜死、以太弟景遂為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為太子、景因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得罪

世宗此段過於婦人之仁不必

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恐後世不能相客、可及吾世修城壘、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繕諸城、宋太祖受命、遣使以書諭景、景歸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景遣其子蔣國公從益來朝、貢太祖厚賜之、景之初襲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之徒、皆奔命于景、跨據江淮二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有窺覦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戰艦於南池、景懼、其臣杜著間道來歸、彭澤令薛良亦挺身

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斬著配隸盧州景乃安稍以國境蹙弱不遑寧居謀遷於豫章群臣皆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唐鎬懼發疾死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許之廟號元宗

煜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下五子皆早卒煜以次立為太子景遷南都煜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大赦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宋建隆二年太祖以江南荐饑特弛商人

渡江之禁景之稱臣於周也留從效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效聞景遷洪州懼以為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效病卒泉人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商賈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乃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引見談論煜以熙載忠直欲用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不加防閑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分司南都熙載盡

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復其位諸妓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也贈平章事熙載北海人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熙載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南征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顯德中熙載來朝及歸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不許煜每以國蹙為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中書門下省為

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諸王為國公以尊朝廷煜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江南饑民七年遣其弟從鎰來貢太祖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奉表求緩師不答王師造浮橋於采石渡江其臣張洎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以徐元楀等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命收繼勳軍士爭臠之煜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進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

南下將斷浮梁爲劉遇所破太祖命左拾遺李穆廷從鎰遣
國手詔諭降煜猶豫不決遂進兵十二月王師克金陵曹彬
駐兵於宮門煜率近臣迎拜彬以煜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
人上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常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
令煜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拜檢
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召升殿撫問仍官其弟
姪賜宅各一區太宗卽位封隴西郡公嘗幸崇文院觀書召
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
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太平興國三年卒年四
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初煜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露下色

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謂之天水碧及江
南滅方悟天水趙姓也江南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賜
皆歲賜之馬也予于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事云太祖
出師南征煜遣徐鉉朝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
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慮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
大臣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
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
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
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爲兩家
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予讀周世宗

征淮詔惟其區區攈摭前事務校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世
宗英武豈爲其辭者之過歟昇自晉天福二年建國至宋開
寶八年滅凡三十八年

前蜀

王建舞陽人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
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將黃巢陷長安僖宗
幸蜀楊復光率忠武軍將鹿晏弘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
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
八都西迎僖宗於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
稱留後僖宗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領屬州刺史已

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各率
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
田令孜令孜以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等宿衛光啓元年
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
翔二年幸興元使建負玉璽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
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臥既覺涕泣
以御衣賜之僖宗至興元令孜以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得
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
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以建爲壁州刺史建招集亡命及溪
洞夷落攻閬州執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

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使人招建，建聞令孜召己，大喜，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至成都，欲求一鎮，以其家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至鹿頭關，敬瑄悔，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簡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百餘日。昭宗遣李珣為兩州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昭宗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為永平軍，以建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命昭度將建等討之，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師久無功，今唐室多故，兵侵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以兵扼劍閣，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以眉州降建，引兵攻成都，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急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

建。明日，敬瑄開門出降，建將入城，以張勍為都虞候，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以令孜為監軍，既而皆殺之。大順二年，唐以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旌節，綿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討厚，自彥朗死，建圖并東川，及李簡討厚，戒之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擊厚，敗之，厚出道弼，彥暉已得旌節，辭疾不出犒軍，建遣王宗滌攻之，彥暉敗，進圍梓州。昭宗詔建罷兵。三年，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建。乾寧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取渝、瀘二州，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以覃王為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為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建攻梓州，彥暉將顧彥瑤傾城已危，謂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所佩劍曰：「有叛者齒此劍！」及城將破，彥暉召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並有兩川之地，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鳳翔李茂貞數侵建。天復元年，宦官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拒守經年，求與梁和，建遣人聘茂貞，許出兵為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而攻興元，執節度使李繼業，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荊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弟匡明襲據之，

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唐封建蜀王四年昭宗遷
都洛陽改元天祐建仍稱天復六年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
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不納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
方知其非誠皆不應麒麟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諸州皆
言甘露秋九月建即帝位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判中書
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張格爲翰林學士蜀險而富人士多
依建以避亂建有智術禮待士其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
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常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
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有如寮友非將相可比
也故待格等恩禮尤異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掠得之養以爲子總六
軍開元帥府宗佶恃功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每優容之
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易之襲爲樞密使猶名呼之
襲內懼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樞密使是
將反邪宗佶以建諸子宗懿等稍長心不自安求爲大司馬
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
下宜即與之建怒宗佶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以宗懿
爲皇太子三年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麟見壁州大赦改元
永平李茂貞自爲梁所圍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
以其子娶建女因求故地建怒不與遣王宗侃攻岐戰于青

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解去
初田令孜爲監軍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尚食使歐陽
柔治令孜故第得之以獻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
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
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
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懽
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刻其印文曰大蜀入
梁之印皇子宗懿豭喙齲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年十七爲
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嬖唐襲
宗懿屢譖于朝建懼其交惡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罷歸宗

懿延疏其過失建不悅七夕宗懿召諸王大臣置酒集王宗
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宗懿怒曰集王不來
峭與文錫致之耳明日宗懿白峭文錫離間諸王建將罪之
宗懿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王以兵
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宗懿聞襲召
兵以爲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
遣人擒峭及文錫囚之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與襲戰神武
門襲中流矢死建遣王宗賀討之宗懿兵潰匿躍龍池檻中
明日出丐食爲衛兵所殺建立幼子宗衍爲太子四年發黔
南節度使王宗訓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起

建七十之年改元改號有日見旣故可省

扶天閣畫諸功臣像遣王宗佶攻岐取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起文思殿以貯群書以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大赦改元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有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之建疾文扆以兵入宿衛謀盡去故將大臣問疾皆不得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光天元年六月建疾亟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建卒年七十二廟號高祖太子立改名衍建十一子衍最

幼以母寵立爲皇太子開天策府置官屬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能爲浮艷之詞宗懿死建以幽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於諸子最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賢妃專寵建老昏耄與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衍立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政於光嗣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

唐書亦載高力士妻史氏有絕色無嚴氏艷色矣

怡神亭與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發詞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嘲之坐上諠然衍不復省蜀人富而喜遨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人皆效之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使宮人和之明年改元乾德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二年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

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宦者王承休爲秦州節度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唐莊宗滅梁遣李嚴聘蜀衍與朝上清宮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遂獻策伐蜀明年衍改元曰咸康衍以嚴氏故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衍不省至綿谷而唐魏王繼岌伐蜀之師入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

此非酒悲

等縣谷、遣王宗勳等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群臣相對涕泣、宗弼自縣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洛陽、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宰相諸將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行至秦州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

刑呼曰、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鬒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亾、義不受辱、遂死、宗弼本姓魏、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皆以建語泄之彥暉、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以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爲郭崇韜所殺、宗壽、許州人、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好學恬退、喜道家之術、以煉丹養氣自娛、爲太子太保、衍淫亂、宗壽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宗壽不降、魏王以書招之、宗壽不荅、聞衍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路守者將

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亾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好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興亾、可以知之矣、或以爲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其時天下之治亂、可以知之矣、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

因其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凡三十五年、

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年十七、事後主爲待詔、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筌曰、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拇指改進、衍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之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衍喜、筌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蘇軾云、古今畫

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得其筆法、知微欲於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氣神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筌格、更

不用墨筆、直以彩色畫、謂之沒骨圖、筌不復致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後蜀

孟知祥、邢州人、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爲左教練使、莊宗以知祥爲太原尹、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唐兵破蜀、莊宗以知祥爲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乳臭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府庫、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知祥至成都、崇韜已死、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破漢州、知祥會任圜擊破延孝、降其兵、明宗入立、知祥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置義勝驍銳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等將之、初魏王班師、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知祥加侍中、命太僕卿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制置征賦、且督犒軍餘錢送京師、知祥怒不奉詔、而與季良有舊、遂留之、安重誨疑

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鎭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立、誅宦者、罷諸道監軍、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詔知祥誅彥賓、嚴前使王衍歸、而獻策伐蜀、蜀人惡之、知祥亦怒曰、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諸將吏請止嚴無入、知祥曰、吾有以待之、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待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嚴出詔示知祥、令誅彥賓、知祥不聽、責嚴曰、今諸方鎭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顧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知祥迎家屬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留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遂留之、明宗旣不能詰、稍欲以恩信懷

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
歸之知祥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
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表留季
良明宗不得已從之瓚至緜谷不敢進知祥奏瓚爲行軍司
馬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
屯夔州已而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兵不許知
祥使重威以兵鼓譟而歸唐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唐以知
祥必反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
百萬緡知祥知唐欲困已不得已獻五十萬安重誨既疑知
祥川所親信分守兩川諸州毎除守將以精兵爲牙隊多者
二三千少者五百人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
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武虔裕爲緜州刺史仁
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虔裕重誨表兄也璋與知祥皆懼自璋
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至是璋遣人求婚以自結趙季良
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許之於是連表請罷唐所遣節度刺
史明宗優詔慰諭之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以璋數
忠於國欲倚璋以圖知祥四年董璋先反破閬州擒李仁矩
殺之知祥亦反明宗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
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册命之儀詔有司草具
新儀遣秘書監劉岳爲册使岳至鳳翔而知祥反明宗以石

敬瑭爲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趙廷隱會璋攻
遂州又遣張武取渝州唐師攻劒門殺璋兵三千人遂入劒
門璋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劒州
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而兩川搖矣今不
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劒門唐師大敗張
武取渝州又取黔州二年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
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棄城走
李仁罕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時唐軍深入餉道艱阻
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所在嗟怨敬
瑭軍既旋守將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自
請行而重誨得罪死明宗詔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重誨
已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無
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遣璋欲同謝罪璋
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
璋不聽復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己以語侵
昊昊勸知祥攻之璋襲破漢州知祥自將擊之陣鷄距橋知
祥以錦袍衣璋降卒使持書招璋璋曰事已至此不可悔也
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大敗走
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豈有背父
以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璋至梓州見殺光嗣自

終死知祥遂有東川卒不遣使謝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跋扈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然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李克寧妻知祥妹也莊宗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明宗遣瓌歸省其母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知祥見瓌倨慢瓌還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發哀遣劉政恩爲宣諭使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四年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在蜀者數萬人知祥請送其家屬明宗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知祥即帝位國號蜀改元明德以趙季良同平章事王處回爲樞密使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蜀六月知祥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知祥卒廟號高祖昶知祥第三子也母李氏本莊宗嬪御知祥卒王處回夜過趙季良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侯握兵

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昶好打毬走馬及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嘆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詰上書者昶曰唐太宗即位孫伏伽上書厚賞之以媒言者奈何勸我拒諫耶昶年少不親政事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優縱之至是益驕蹇多踰法度奪人田宅發人墳墓李仁罕張業尤甚昶族仁罕時李肇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爲相兼判度支業置獄于家酷法厚斂蜀人大怨昶殺張業趙季良卒王處回趙廷隱致仕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來附昶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等應思綰昶相毋昭裔諫以爲不可昶欲闚關中遣安思謙益兵以東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罷歸思謙恥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殺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行郊祀禮加尊號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秦州時韓繼勳爲節度使昶嘆曰繼勳豈足以當

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監軍使、季札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遣高彥儔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敗走、於是秦成階鳳入于周、昶懼、遣使者聘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蜀俘歸之、昶亦歸周將胡立于京師、因爲書于世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邢臺、欲敦鄉里之分、世宗怒其無禮、不荅、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荊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荅、乃止、晉漢之際、中國多故、昶據一方、務爲奢侈、溺器以七寶裝之、王昭遠韓保正等用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知祥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諲以入、知祥愛其慧黠、時昶方就學、命給事左右、見親狎、昶立爲樞密使、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其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及入蜀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昭遠出於廝賤、自爾就學給事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急、此輩何以禦敵、高彥儔爾父舊人、秉心忠質、多所經練、可委任之、昶唯唯而已、宋興、下荊潭、昶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爲邊吏所得、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辱廑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

丈一作義
文作數皆
避太宗諱

洎傳弔伐之聲音、實動輔車之喜色、每於襃漢添駐師徒、只得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太祖有西伐意、而未暇及、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太祖遣王全斌出鳳州、劉光义出歸州、分路討之、昶遣王昭遠拒戰、昭遠好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昶遣李昊餞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皇太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喆攜愛姬及伶人數十以從、蜀人皆竊笑、旌旗用文繡、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不旆雨止、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見者異之、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全斌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出來蘇、北擊劍門、夾攻之、昭遠敗見擒、玄喆聞昭遠敗、遁歸、劉光义攻夔州、高彥儔戰敗、閉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降、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降敵、何面目見蜀人乎、乃自焚死、蜀兵奔潰、昶問計於左右、石頵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父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昶表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賜免暌離、未獲對

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又遣弟贄上表言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豈盡撫安若非天地之彌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自念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惟爾益都僻處一隅靡思僣竊之愆輒肆覬覦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屢馳驛騎嚴戒兵鋒而卿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將自求於多福當盡滌其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昶乃與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太祖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賚詔賜茶藥詔書不名呼昶母爲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昶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端絹萬匹又賜昶母及其宗人官屬有差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宗屬各營居地授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餘官除拜有差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當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故鄉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昶之死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與昶俱葬洛陽發甲士千人護送玄喆太平興國四年封滕國公初蜀將李廷珪從玄喆出師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入成都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康延澤延澤曰仁贍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數儉約不畜妓樂乃求於姻戚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由是獲免知祥自同光二年入蜀至宋乾德三年國滅凡四十一年

李昊初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草降表至是又草爲蜀人夜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昊自言唐相紳之後前後仕蜀五十年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屬趙季札至江南得李紳入相制書延以歸昊昊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妓吳朝服前迎歸第大會賓客宴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蜀平拜工部尚書卒有歐陽迥華陽人仕昶拜平章事歸宋爲翰林學士雅善長笛太祖嘗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諫曰禁署之職不可作伶人之事太祖曰朕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相尚習此技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信否也自是不復召

終

史緯卷二百十六

五代史十一

世家

南漢

宋史安仁仕唐爲潮州刺史

劉隱上蔡人祖安仁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黃巢破廣州轉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樂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嗣薛王知柔拜廣州節度使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譚弘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彥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二年兼安南都護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好賢士時天下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臣謫死者之子孫及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隱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定保容管巡官曙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衡德裕之孫右補闕傑司農少卿善星曆洞潛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龑立龑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龑於外舍謙妻韋氏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

持龑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韋氏曰此非常兒也乃殺段氏養龑爲己子龑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卒龑代立末帝封龑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多南海至隱始自立時曲顥據交州劉士政據桂州葉廣略據邕州龐巨昭據容州盧光稠據虔州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劉昌魯據高州劉潛據新州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龑曰韶州所恃者光稠擧之虔人必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徑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歸因以兵事付龑悉平諸寨遂殺潛昌魯攻敗盧氏取潮韶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州虜士政龑取容州逐巨昭又取邕州隱龑受梁封爵禀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龑即帝位國號越改元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李衡倪曙趙光胤爲相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龑乃習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家屬及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龑性苛酷爲支解刳剔之刑每殺人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蟒蛇也好奢侈聚珍寶爲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改國號漢龑初欲僭號恐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荊南及還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龑笑曰吾備之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

龑以進爲交州刺史失載

册馬氏爲皇后楚王殷女也四年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歲以爲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龑懼遣宮苑使何詞入洛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龑大喜龑性喜夸大嶺北商賈至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者鄭昭淳致朱鬃白馬以求婚昭淳好學有文辭游燕賦詩龑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陞女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龑也龑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自爲龑字音儼因名焉四年楚人

以舟師攻封州龑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輕舟迎戰陽敗奔楚人逐之章輓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强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龑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朝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交州楊廷藝反攻交州刺史李進遁歸龑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敗死于陣交州牙將皎公羨殺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龑封子洪操交王出兵攻之龑駐海門權殺公羨

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龑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龑卒年五十四廟號高祖子玢立玢初名洪度龑第三子也封秦王龑子耀樞龜圖早死玢次當立龑病臥召右僕射王翻曰洪度洪熙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後世子孫不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欷翻爲龑謀出洪度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龑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卒立洪度更名玢改元曰光天以晉王洪熙輔政玢立果不能任事龑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玢衣

墨縗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神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扶二王潰圍而至玢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進聲妓誘玢爲荒恣玢頗疑諸弟閉已數從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等爲角觝以獻玢玢宴長春宮閲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年二十四弟晟立晟初名洪熙龑第四子也封晉王旣弑玢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以功臣受封晟立不順懼衆不服乃峻刑法以威衆洪

杲惕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與家人泣別赴召至則殺之遣洪昌謁聖帝陵於海曲使盜刺殺之洪昌最賢異所欲立者晟尤忌之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奢政鳳凰見晟怒使人酖殺之三年殺其弟洪雅斬陳道庠劉思潮等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暐洪照同日見殺六年遣知制誥鍾允章聘楚求婚楚不許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言楚可攻之狀晟遣巨象指揮使吳珣攻賀州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箭於上以土傅之楚兵過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走珣攻桂連宜嚴梧蒙六州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至崇徹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有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南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晟不復省事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砍瓜以試劍斫斷其首明日復召玉樓侍飲左右曰已死晟嘆息之十二年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權子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之璵不果

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殺其弟洪政樊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惶恐遣使脩貢於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自言知星十五年月食牛女占之嘆曰吾當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壟域於城北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子鋹立鋹初名繼興晟長子也封衛王晟卒嗣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任臣下而獨任其倖至鋹尤愚謂群臣皆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任委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閹之然後用鋹每詳覽可否皆才人盧瓊仙指之日與宮婢波斯女淫戲後宮不出省事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鋹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瓊仙澄樞等皆附之胡子為鋹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淡嫉宦官數請誅之宦官皆仄目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拔劍升壇允章叱之彥真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泣曰吾無罪而死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讎邪白鋹族誅之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誅諸王鋹以為然殺其

命佳王璇興鋹宮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中官七千餘人
有內三師三公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
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
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賦斂煩重
邕州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媚川都令
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
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鋹游幸常旬月以豪民爲課戶
供宴犒之費太祖聞其暴酷曰吾當救此一方民鋹將邵廷
琄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
而益驕恣至兵士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

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
勢非平一天下不能已宜修兵爲備不然遣使以通好鋹懵
然不以爲慮惡廷琄言直譴倨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
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以爲
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年鋹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
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居己上
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
鋹大將暨彥贇與判官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始
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師王師退舍廷琄就
上章修戰備嶺人倚爲長城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琄反鋹

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使者不省
廷琄既死衆爲立祠於洸口九年太祖令李煜遣使諭鋹使
稱臣鋹囚其使龔慎儀馳書答煜言不遜煜上其書太祖命
潘美尹崇珂討之鋹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
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壕隍多飾爲宮
館池沼樓艦毀折兵器腐敗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
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之策美圍賀州澄樞遁
歸鋹遣伍彥柔領兵赴賀美以奇兵伏南岸彥柔夜至艤舟
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麾伏兵發衆大亂擒彥柔斬
之城陷鋹令都統潘崇徹將兵五萬屯賀江美次昭州刺史

田行稠逃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亦棄城奔連州陷美
攻韶州鋹使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葉山下鋹教象爲陣每
象載十數人執兵仗戰則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承渥用之
美布勁弩射象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韶
州陷鋹宦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不復南
也其愚如此開寶四年正月破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降師
次瀧頭鋹遣使請和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美疑有伏兵乃
挾鋹使速渡二月師過馬逕屯雙女山去廣城十里鋹遣僕
射蕭漼奉表降漼行鋹懼復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其弟
禎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

江陵馬由下武官謝假部下此造車耳

之來利吾國寶貨耳與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遁也乃盡載其府庫宮殿鋹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避宜樂乾竊其舟來師美乘風縱火城破擒鋹及龔澄樞李託武九十七人同座於龍德宮部送闕下新國官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鋹至江陵邸吏屢師進迎問鋹問學士黄德昭日師進何人德昭日本國人也鋹日何爲在此日先王嚴貢大朝于此造車餽運輜重乃令師進至邸鋹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方知祖宗山河及朝貢道里也因泣下至京舍于玉津園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鋹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于龔澄樞李託僞

崇等翊日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日臣年十六僭僞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舉斬于千秋門下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鋹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初契書召司天監周傑筮國祚幾何遇復之豐傑日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五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年乎及鋹之敗果五十五年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鋹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官臣皆駭伏太祖日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好置酖以毒臣下嘗從幸講武池太祖賜鋹卮酒鋹疑有毒泣日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幸赦之俾得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臣願足矣乞延旦夕之命以全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日寧有此耶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大慚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宴羣臣鋹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真宗嘗語宰相日諸僞王子孫率多窮迫蓋僭僞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召鋹子賜之自唐天祐二年隱爲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

楚

馬殷鄢陵人爲孫儒裨將儒攻楊行密於宣州遣殷與劉建峯掠食旁縣儒敗死衆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遣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張其旗幟直趨潭州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illegible]吏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殺建峯諸將殺劉贍推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踶齧

傷佶離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殷時攻邵州佶遣人迎之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遂破桂州虜劉士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賨爲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賨爲指揮使賨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賨誰家子賨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賨不對他日又問之賨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嘆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勉爲吾合二國之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賨歸殷大喜表賨節度副使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封殷楚王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通韜鈐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殷遣秦彥暉攻之彥恭奔吳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大將軍殷以弟賨爲左

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唐莊宗滅梁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初殷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讎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夫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退修兵農畜力誅討則業成矣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而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教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置官屬文武皆進位立曾祖考三廟于長沙荊南高季昌聞高郁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殷子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惡郁以爲然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不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

殷怪之，詰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老如此，乃殺無辜，顧左右曰，吾亦不久人世矣。明年殷卒，長興元年也，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賜諡武穆。次子希聲立。希聲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日，希聲不入流，食雞肉數器。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希範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希振棄官爲道士。希聲卒，希範立，封楚王。希範性奢侈，學士廖光圖等皆浮薄之徒，佽博讙呼，獨拓拔常沈厚長者，數上書言事，光圖等惡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擊之，士然大敗。勍攻溪州，士然率諸蠻酋降。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皐銘之。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本郡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己身爲一龍。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於虜庭，

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中之兵，出荊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不能用，思覲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扼吭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弟希廣立。希廣希範同母弟也。希範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戒閽者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內也。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希萼，希廣不從。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

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希萼怒，遂欵於李景，乘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禦之，彥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屯湘鄉，遇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敗於湄洲。希萼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呼贇曰，君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心。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蜑，其勢易破，請令彥瑫可瓊擁山前，

陳以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趣岳麓後夜擊之可破陰遣欽
於希萼沮其議明日師嵩詣可瓊計事瓊瞋目叱之曰視汝反
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
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卻而可瓊
奔歸希萼宏滌兵潰希廣挈妻子匿于慈堂擒之希萼見之
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所惑爾顧其下曰吾
欲活之如何其下不對遂縊殺之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
京師大亂希萼臣於李景景封希萼楚王希萼以軍政任其
弟希崇希崇與舊將徐威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
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使壯士執梃隨之突入府中劫

庫兵縛希萼迎希崇立之希崇遣彭師嵩囚希萼於衡山師
嵩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
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
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下
揚州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
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馬氏將亂童謠云馬去不用
鞭齩牙過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爲劉言所逐而言亦被害
言號齩牙自唐乾寧二年殷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
七年

周行逢武陵人顯德元年權知潭州軍府事岳州刺史潘叔

乞師失策

嗣殺都統王進逵遣客將李簡迎行逢於潭州行逢遂入武
陵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恃功驕慢行逢以法繩
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伏甲宴諸將酒半擒斬之一境
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有善惡安得一槩
殺之乎行逢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因曰佃戶以公貴頗
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
裙命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
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入租後時常苦鞭朴今雖貴安
得遂忘壠畝間事乎行逢彊遜之以辭掖擁升肩輿嚴氏曰
公用法太嚴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恐一旦禍起田野間易

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子保權
屬之曰吾起壠畝爲團兵同時十人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
存其志常怏怏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克
則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怒曰行逢與我起微
賤立功名吾今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叛攻潭州保權乞師
於宋而命楊師璠討文表泣告以先人之言師璠亦泣顧其
軍曰汝見郎君乎年幼而賢若此軍士皆思自效師璠至平
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執文表太祖遣慕容延釗討文表兵
入朗州保權朝于京師宋史稱行逢在鎮盡心爲治辟署官
屬必取廉介之士有女壻求補吏不許給以耒耜曰吏所以

五代史言行逢……（眉批，字跡模糊）

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以祿耶姑歸墾田以自活其妄正多此類條教簡約民皆悅之行逢妻潘氏貌陋性狠行逢得志妻不爲屈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不入府署行逢卒子保權年十一其部將張文表叛高繼沖以聞太祖遣中使趙璲宣詔諭文表而保權乞師之奏至乃遣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兵至襄陽文表已爲保權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等懼王師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令閤門使丁德裕安撫之[illegible]城下不得入延釗進兵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奔還朗州焚府倉廩庫驅略居人奔竄山谷王師長驅而前獲從富斬之其將汪端劫保權并家屬亡匿山洞王

師擒端磔於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馬銀器錢帛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賜第京城詔朗州增築行逢之墓保權遷知并州雍熙二年卒行逢掌書記李觀象桂州人行逢性殘忍觀象懼及禍消苦自勵帳幃衾衣悉以紙爲之行逢臨終託以後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荊渚以爲脣齒今高氏拱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與若幅巾歸朝不失富貴保權不能用及湖湘平太祖聞觀象嘗爲保權畫謀以爲左補闕又有節度判官徐仲雅性滑稽恃才倨傲行逢多署溪洞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

疑衣用紙一時門吏……（眉批，字跡模糊）

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行逢不覺

吳越

錢鏐字具美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與群兒戲其下坐大石指麾群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群兒憚之及壯無賴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諸子竊從之游豫章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乃在臨安復之臨安以相法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目占君縣有貴人求之不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陰令術者視之皆不足當後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

起反走術者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也乃謂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令其子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石鑑鎮將董昌表鏐爲偏將黃巢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與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當也乃引兵趨八百里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是地名曰嚮兵少猶不可

[illegible]況八百里乎、急引兵還、都統高駢聞而壯之、召董昌與鏐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昌圖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宥屯兵西陵、鏐率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漢宥走、漢宏自將攻昌、鏐與漢宏遇、大敗之、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遣都將成及夜率奇兵陵之、曹娥埭、遂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執漢宏送於鏐、斬之、鏐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鏐遣其弟銶攻約殺之、遣杜稜攻潤州、浩出奔、楊行密取潤州、鏐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杭州武勝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鏐專攻討、謀多出於及、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乾寧二年、越州董昌反、鏐以狀聞、昭宗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請待罪、以錢二百萬犒軍、鏐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崔溫屯香嚴、鏐

遣顧全武攻溫、斬之、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攻之、逾年不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謂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顏復見之乎、左右泣下、昌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鏐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加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詔圖形凌煙閣、升所居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祐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右都指揮使徐綰、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外郭、攻內城、鏐子傳瑛拒之、成及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走保靈隱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將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越州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綰急必召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然之、全武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頵、頵旋宣州、全武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求召頵還、頵取鏐錢、而爲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

伶諫獵從容之、太祖嘗問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眞英雄也、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開平三年、楊渥遣周本圍蘇州、鏐遣其弟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潜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福乃入城中、其出也亦然、取其軍號、內外夾攻、淮人以爲神、大敗之、乾化元年、鏐弟鏢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淮南、友珪立、尊鏐尚父、末帝即位、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楊隆演取虔州、鏐由海路入貢京師、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群臣以爲非天子不得用玉冊、莊宗卒賜

鏐玉冊金印、鏐自稱吳越國王、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辭嫚、重誨大怒、時供奉官烏昭遇韓攻使吳越、既還、攻譖昭遇稱臣舞蹈、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遣人間道自陳、重誨死、明宗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即欲殺元瓘、頵母常護之、後頵將戰、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曰、元瓘從

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召元瓘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襲封吳越國王、性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焚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黜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國中皆恐、福州李仁達附李景、已而叛之、景攻仁達、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命將發兵、敢有異議者斬、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大敗景兵、俘馘萬計、取福州而還、諸將皆服、開運四年卒、

年二十、謚曰忠獻、弟倧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爲大將、佐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佐尊禮之、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閱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曰、竊賞軍士、吾豈私之、進思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題詩圖上、進思讀詩、知倧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倧、幽於義和院、迎倧弟俶立之、江南遣査文徽攻福州、俶擒之、周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兵以待、景間周師將大衆、遣使諭境上戒嚴、候吏不知、以爲周已克諸州、遣使安撫、吳亟言於俶、請與兵以應、俶相國吳程、遂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王師必未渡淮、與

[illegible]前不能得程攻常州、為景所敗、裨將邵可遷力戰、
子死馬首不顧、程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盡括丁民益兵、使
邵可遷以戰艘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通州會期、錢氏自
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據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
泛海歲常漂溺、顯德四年、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等使吳越、
世宗謂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
[illegible]之曰就等果陸還、世宗平淮南、賜俶兵甲旗幟、橐駝
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北諸國號為怯弱、而俗淫侈、鏤
[illegible]其民、以事奢侈、下至雞豚魚卵、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
人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列於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

量為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
不堪其苦、又常剽掠嶺南商賈寶貨、宋興、荊楚諸國相次歸
命、俶勢益孤、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
德裕齎詔以俶為東面招撫制置使、李煜貽書於俶曰、今日
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
耳、俶以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太祖諭進奏使任知果曰、元帥
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
還、不久留也、朕執圭幣以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俶與其
妻孫氏、子惟濬來朝、太祖遣皇子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
車駕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俶至、見於崇德殿、即日賜宴、

[illegible]幸其第、俶貢獻極其隆重、錫賜亦優、賜劍履上殿、書詔
不名、以俶妻孫氏為吳越國王妃、數命俶與惟濬宴射苑中、
[illegible]衛太宗泰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泰王敘昆
弟之禮、俶伏地叩頭泣謝、太祖幸西京雩祀、俶懇請扈從、不
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餞於講武殿、賜錦衣玉帶、玉
鞍勒馬、玳瑁鞭、謂俶曰、南方漸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
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來覲也、俶將發、賜導從
儀衛、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賜
金器萬兩、白金器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綿綺綾羅紬絹四
十餘萬疋、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俶

來朝、貢獻稱賜一如開寶、召俶及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手
酌酒以賜俶、俶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願以所管十三州上獻、
詔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為淮海國王、以禮賢宅賜之、七月
中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令
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十
四艘、所過以兵護送、四年、宴苑中、俶將從疾、被酒、命以銀裝
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從征太原、俶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
常假寐以待旦、太宗知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冷、自今
入謁、不須太早也、徹御前大燭以賜之、令先赴前頓、車駕幸
大名府、詔俶乘肩輿即路、被病、賜告、太宗賜俶文楸棋局、水

請俟予論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會叡意卿在假可用此道日八年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叢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首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材瑣何克負荷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躋伏望聖旨特從者罷不許表三上乃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徙封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卒年六十封秦國王諡忠懿冊文有長沙既往容存甲令之勳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之語俶任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好吟咏自編其詩數百首為正本集尊大恭謹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以愛子為僧善草書太宗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以所書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絲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數俶久病黃門趙海殷酒造其第出藥數丸謂俶曰此頗能療疾願王服之俶即餌焉既去家人皆惶駭俶曰此醉耳又何疑哉太宗聞之大驚捕海繫獄決杖流海島倧為胡進思所廢徙越州進思

此婦人之罪所生兒何辜

屢請除之俶泣曰汝若殺吾兄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懼而退俶恐進思害倧遣親將薛溫守衛戒之曰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捍之溫至有二卒夜持刃踰垣入倧閣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入脅二卒殺之乃進思所遣也進思憂懼疽發背死倧居越州二十餘年卒繆自唐乾寧二年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俶子惟濟知邢州民有條桑者盜奪之不能得乃自刲其臂誣桑主久繫不能辨惟濟賜盜食盜以左手舉匕筯惟濟曰以右手刲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刲特下重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遂服知成德軍有告被人用偽作白金質錢以去者惟

濟閉第辭言被盜示以重購彼當來責餘者即得之矣已而果然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燒銅錢灼其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如此每決重囚或斷手足探肝膽以威眾觀者色動而惟濟自若倧子惟治鎮國軍節度太宗召見賜白金萬兩惟治善草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太宗以俶兒姪多工草隸命偏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浙僧亞棲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為工耳俶弟儼判和州善飲酒百卮不醉居外郡嘗言無敵或言一軍校善可倫擬儼閱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孫承祐、錢塘人、假納其姊爲妃、承祐憑藉親寵、恣爲奢僭、每一宴、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所居室中、爇龍腦日數兩、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日已昕、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衆皆異之、

閩

王審知、固始人、兄潮、爲縣史、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蔡州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遷留不行、宗權攻之、緒南奔、所至剽

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初以糧少、故兼道疾約軍中曰、以老幼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父母。未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乃赦之、緒性雄猜、部將有才能者、多因事殺之、潮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猜忌、將吏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伏篁竹間、伺緒至擒而囚之、緒自殺、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潮辭讓不克、乃除地插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而自爲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泉人苦之、潮略地至泉、軍行整肅、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彥若、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唐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封瑯琊王、梁加審知中書令、封閩

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審知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弟、徐寅、唐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蠻夷商賈、海上有黃崎、波濤險惡、一夕風雨雷電震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甘棠港、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延翰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拜延翰節度使、莊宗遇弑、中國多故、延翰取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古王國也、吾今不王、欲何待乎、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延翰建國稱王、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皙、如王審知喪未期、徹几筵、多選良家

[illegible]

子爲妾其妻崔氏陋而淫妬幽諸妾於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病見衆妾爲祟而死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以兵入執延翰殺之延鈞立更名鏻鏻審知次子也延稟與鏻謀殺延翰延稟先至執延翰殺之明日鏻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延稟兵見之皆潰夫延稟見執鏻誚之曰果煩老兄復來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錢塘唐封鏻閩王鏻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鏻遂絕朝貢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即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改元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皇帝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閩地狹國用不足以薛文傑

爲國計使文傑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沒其貲閩人皆怨文爲妖巫徐彥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鏻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佗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鏻使巫視英病巫言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鎚擊其首鏻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鏻以爲然下英獄命文傑劾之英誣伏見殺軍士聞英死皆怒吳人攻建州鏻遣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疾驅二日而至軍士礫之于市閩人爭食立盡鏻遣使者救之已不及初文傑造檻車以古制疎闊乃以鐵爲芒內嚮動輒觸之文傑首被其毒王仁達殺延稟有功典親兵鏻忌之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之而已鏻慙賜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爲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鏻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立以爲后鏻有

嬖吏歸守明、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作九龍錦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燕有色、繼鵬烝之、鏻病、繼鵬因陳氏求春燕、鏻怏怏與之、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與皇城使李倣圖之、十月、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鏻死在旦夕、遂殺李可殷、明日疾切、鏻無恙、問倣殺可殷之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衛士入、鏻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殊、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繼韜及陳氏歸郎皆見殺、繼鵬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弒君之罪、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昶患之、

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燒啓聖門、奪倣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驕倨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倨下之甚也、乙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稍侵辱損、及損還、昶無所答、其子繼恭遣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兵部員外郎李知損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下元弼於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柔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歸、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陳守元為天師、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不輟、云可求大還丹、三年、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被殺、而昶愈惑亂、立春燕為皇后、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賞給獨厚於

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怨激其軍、衛者言宮中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學士陳郯以便佞為昶所親信、昶以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殺之、及其妻子、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強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聘閩以寶劍、昶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色變、至是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時倓已死、命發塚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

可與曦州引

宣判官余廷英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召下吏、廷英進買宴錢十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十萬、乃得免、是有女、朝士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亦不愧魏徵、曦喜、乃釋贊、曦弟富沙王延政爲建州節度使、數舉兵攻曦、曦由此惡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櫬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衞士檛之百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之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

範以憂死、後曦知之、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淫虐、嬖其甥李仁遇、因以爲相、爲牛飲、群臣侍飲不勝、有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并殺其贊者、連重遇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疑之、以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曦妻李氏悍而嗜酒、賢妃尚氏有寵、李氏妒之、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殺之、延政審知子也、曦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殺曦、集群臣曰、昔昭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群臣莫敢議、乃推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以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衞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稹守汀州、稱晉開運元年、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與州人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諸子也、文稹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有建劍汀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迎延政、都福州、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殺繼昌、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殺儼明自立、遣欵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景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封鄱陽王、留從效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效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召李仁達入朝、仁達不從、遂降吳越、留從效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稍封從效晉江王、從效臣于景、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太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據王潮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實五十五年、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

宋史以留從効康洪進爲世家大世家世其實也從効未先而見遼洪進當年而然地不能久後何名世家戒曰陳洪進曰不稱世家乎自陳洪首事項有所王非從効洪延其也五代史不立二家今附於王氏

之後云

從效與繼勳送江南兩浙本王氏女所謂

之識以爲據、遂以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淵泉州刺史、爲始
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歲爲六十一年、謬矣、
留從効、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佛閩晉天福末、朱文進殺
閩主王延羲、據其位、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爲漳
州刺史、許文稹爲汀州刺史、審知子延政稱帝於建州、時從
効爲泉州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蘇光誨、議[illegible]氏、
從効倡言曰、吾等受王氏恩遇、今王氏失國、而不思報、可謂
忠義乎、閩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使其功先成、王氏復位、
我輩何面目見之耶、於是忠順、思安、置酒從効家、募敢死士、
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旗、踰城而入、劫庫兵、擒紹頗、

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爲刺史、從効忠順、思安、自署爲統軍使、
洪進等爲指揮使、繼勳送紹頗首於建州、奉延政爲主、文進
遣衆攻泉州、爲從效所敗、延政遂歸於江南李景、景圍福州、
兩浙錢氏發兵來援、景克汀建而歸、福州入於錢氏、從效以
兵劫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李景即泉州爲清源
軍、授從效漳泉節度使、閩中五州、自此分矣、景授從效同平
章事中書令、封晉江王、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以勤儉養
民爲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側、出則衣之、嘗言我素貧賤、不
可忘本、民甚愛之、郡內安治、王氏有二女、嫁爲鄰人妻、從效
奉之甚謹、周世宗征淮南、李景以兵十萬保壽金山、從效遣

潤無內也

於景、言頓兵老師、形勢非便、既而果敗、江北盡入於周、從效
遣衙將蔡仲贇爲商人、以帛書表置革帶中、自鄂送款內附、
又遣別駕黃禹錫間道奉表、以犀角通犀帶龍腦香爲貢、世
宗嘉納之、從效乞置邸京師、世宗以從效素附江南、慮其非
便、不許、宋初、從效上表稱藩、會李景遷洪州、從效假景討巳、
遣從子紹錤齎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命使
慰勞之、從效無子、以兄從願之子紹錤、紹鎡爲子、從效寢疾、
時從願守漳州、紹錤在金陵、紹鎡尚幼、衙校張漢思、陳洪進、
劫從效遷東亭、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爲副使、時建隆三年也、
從效疽發背卒、年五十七、從效從弟仁謙、淳化中爲西州長

史、有清節、官散秩薄、雖素蓄不克、未嘗妄干人、太宗聞之、召
赴闕、待遷揚州觀察使、
陳洪進、仙遊人、補副兵馬使、從留從效殺黃紹頗、洪進送紹
頗首於建州、至尤溪遇賊數千人、洪進紿之曰、福州泉州已
爲義師所據、持紹頗首示之曰、我送此於建州、迎嗣君歸國、
爾輩復爲何人戍守乎、賊遂散、洪進至建州、延政以爲行軍
都校、遣直遇殺朱文進、傳首建州、福人又殺重遇、洪進遂留
泉州、晉開運三年、李景陷建州、延政入江南、留從效劫王繼
勳降江南、景以從效爲清源軍節度、洪進爲統軍使、與副使
張漢思同領兵權、累立戰功、從效卒、少子紹鎡典留務、洪進

誣紹鎡將為越人以叛、仇送江南、推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
漢思欲誅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患其
專、欲圖之、明年夏、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
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亟
去、衆驚散、漢思常嚴兵為備、洪進子文顥文顯、皆為指揮使、
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
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鎖其門、使
人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
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為、仰於門間出印與之、洪進召將校
吏士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為政、授吾印、請吾涖郡事、將吏

皆賀、遣漢思於別墅、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
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時宋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荊湖、洪
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衆、
請臣領州事、恭聽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又
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進、遣使奉表聽命於朝、聞泉州昔常
附麗、然變詐多端、屢移主帥、朕以書耗大同、許其附款、蓋矜
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為意、煜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
不足聽、太祖又詔諭之、煜乃聽命、乾德二年、改清源軍為平
海軍、授洪進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以文顥為副使、文
顯為漳州刺史、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厚歛於民、第民貲、令

入錢、以為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
進不自安、遣文顥入朝貢、太祖下詔召之、遂入覲、至南劍州、
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年來朝、遣翰
林使程德玄至宿州迎勞、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
優渥、以文顥為團練使、文顯文項為刺史、洪進上表曰、臣聞
峻極者山、受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在覆盆而必照、顧惟遐
僻、尚隔聲明、願歸蓰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
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
餘之兵。望雲就日以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
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

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
弟享列土之榮、棨戟在門、寵綰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
覲之儀、竊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
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
覲咫尺之顏、叠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
宴酬、屢把大鈞之味、浹旬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
獎、恩榮若此、報効何階、言念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願以
所管漳泉兩郡、獻於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為內地。蚩蚩
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別領、臣男文顥等、早膺
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霑鴻私、太

宗任宿嘉納之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賜白金萬兩令市宅雍熙元年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已極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洪進在泉州日有蒼鶻翔集齋前引吭向洪進悲鳴視之有魚鯁其喉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鶻馴擾齋中數日乃去人皆異之有相者言洪進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顥之子始生洪進欲應其言乃以為子名文項與文顥並行文項後為舒州刺史

受祿何分於子孫而以孫為子甚矣其不學也

南平

高季興硤石人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讓以入貲養為子易姓名曰朱友讓太祖見季興奇之命友讓畜以為子因冒姓朱氏為毅勇指揮使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欲收軍還河中季興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茂貞閉壁欲以老我師此可誘而致之也太祖乃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行以數騎馳叩城門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吏人以為然開門出追梁兵梁兵隨景以進殺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與梁和昭宗出鳳翔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開平元年拜荊南節度使復姓高氏荊南節度十州唐末為諸道所侵季興所治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集人士歸之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薰為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戰艦修戎備末帝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衮冕劍佩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勸季興入朝梁震曰梁唐世為仇敵大王梁室故臣擁強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為虜爾季興不聽遂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進獻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季興已去莊宗心悔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至季興歸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此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主上百戰以取河南而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且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破蜀得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會莊宗難作季興殺使者韓珙等悉邀留蜀物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

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招討使、季興未出兵而彌敗、明
宗立、季興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大臣以季興請自取之、而兵
不出、不宜與之、季興屢請不得、已與之、唐除刺史、季興拒而
不納、明宗以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別將西方鄴克夔
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荊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册季興秦王、天
成三年卒、年七十一、長子從誨立、吳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
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見討、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
請命于唐、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
兩、明宗納之、更與元年、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曰
武信、應順元年、封從誨南平王、從誨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

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
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
穀還具道其語、高祖大喜、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
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討從進、從誨遣將
李端率舟師助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契
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
天下、願乞郢州爲屬、高祖陽許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
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
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楚、假道荊南、從誨問敏中國事、敏具
言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欲以諸徵、徵言杜重威恐以晉文屬

降虜、虜並之鎭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
以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子之所謙、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
曰、在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己、以大卮罰敏、荊南兵弱
地狹、吳既稱帝、南漢閩楚、猶奉梁正朔、歲時貢獻、皆假道荊
南、季興從誨常邀留使者、掠取其物、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
加討、乃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利其
賜予、所嚮稱臣、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
賴也、故諸國目爲高賴子、從誨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
年、復朝貢、乾祐元年卒、年五十八、諡曰文獻、子保融立、保融

從誨第三子也、周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
率兵三千出夏口以應王師、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
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絹百匹、荊南自
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
矣、保融以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
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鎭梁、以卒五千爲牙兵、衣
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世宗
乃准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事無大小皆委其弟
保勗、宋興、保融懼、一歲三入貢、建隆元年卒、年四十一、諡曰
貞懿、弟保勗立、保勗從誨第十子也、三年、有疾、謂其將梁延

保勗不稱王者宋未冊封也

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者、延嗣曰、公不念先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其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吾不忘也、遂以繼冲判內外兵馬、保勗卒、年三十九、繼冲立、繼冲、保融子也、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保權乞師、太祖命慕容延釗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繼冲大將李景威請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既出、王師豈易當邪、勸繼冲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景威出而嘆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滿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具文告三廟、率將吏宗族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充憲黃州刺史、繼冲鎮徐州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開寶六年卒、季興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宋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宋史稱保勗體貌癯瘠、淫逸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淫謔、保勗與諸妾坐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保勗少驕、從誨最鍾愛之、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爲萬事休、及保勗卒、未幾繼冲失國、非前兆也、宋與保勗遣弟保寅入覲、

太祖召對便殿、遣還、保寅語保勗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爲他人取富貴資、保勗不聽、王師討武陵、道出荆渚、保寅奉牛酒犒軍、太祖嘉之、驛召赴闕、賜第一區、知懷州、州本隸河陽、時趙普爲帥、與保寅有隙、事多抑制、保寅心不能平、疏請罷支郡之制、詔從之、歷光祿卿、卒年六十八、保寅在懷州、蘇易簡、王欽若始入學、在同州、錢若水爲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皆獎拔、許以遠大、議者多其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並進士及第、

東漢

劉旻、漢高祖弟也、初名崇、美鬚髯、目重瞳子、高祖即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立、加中書令、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與旻素有隙、太祖討三叛、立大功、旻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事將奈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是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謀舉兵、周太祖之入也、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太后立旻子贇爲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人皆知太祖非實意、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乃罷兵、

遣使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靑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益喜、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威舉兵犯順、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乃罷兵、可也、旻大罵曰、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斬之、驤臨刑嘆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并殺其妻于市、已而周太祖代漢、旻遣牙將李晉奉書周太祖、求贇、而贇已死、旻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祀之、旻遂卽帝位、用廣順元年也、以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遣李晉使契丹、契丹

永康王兀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遣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兀欲遣燕王述軋、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兀欲性豪儁、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一夕以醉卒、兀欲聞旻自立、幸中國多故、遣述軋以所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見弒、述律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扆所敗、亡其麟州、周太祖崩、旻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袞將鐵馬萬騎及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

州李筠遣穆令均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敗之、遂圍潞州、世宗聞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不能出兵、欲自將以擊之、宰相馮道等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遇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楊袞居西、旻居其中、袞望周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袞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宜少待之、旻怒曰、老賊、大事安沮吾軍、卽麾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

駭、躬督戰、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時劉詞將周後軍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復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間道馳去、夜失路、以村民爲鄉導、得佗道以歸、晏元徽歿於陣、楊袞按兵不戰、故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爲

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進班師初周師圍城旻遣王得中乞援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無之已而契丹敗彥卿得中見殺旻以憂得疾卒年六十次子承鈞立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進律答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賛之寃義不爲郭威屈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仇至於稱帝一方事豈獲已顧我是何天子爾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立始赦境内改元曰天會立七廟契丹以兵助承鈞承鈞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宋興招義節度使李筠叛執監軍周光遜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自將赴之群臣餞於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與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筠見承鈞儀衛不備悔之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背德承鈞與周世仇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益不平與贊相忤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釋之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恩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爲陛下用縱當間道走河東耳太祖怒命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大

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遣融致書於承鈞約以融易周光遜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授太府卿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由此重儒者并州人郭無爲方頳鳥喙好學多聞美談辯嘗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無爲詣軍門上謁言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防微慮遠之道也太祖辭之無爲去隱抱腹山樞密使段常薦其材承鈞遂以爲相宿衞殿直王隱等謀作亂伏誅詞連段常承鈞縊殺之自旻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曰爾有三罪改元一也援李筠二也殺段常不以告三也承鈞但恐謝罪曰父爲子隱願赦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又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歲輸契丹國用日削五臺山僧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仰以足用即其地建寶興軍承鈞拜繼顒爲鴻臚卿至太師中書令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爲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

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承鈞家世本非叛族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養子繼恩立繼恩本姓薛氏父釗以女妻之生繼恩釗無材能漢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妻常居中罕得見釗每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不死釗自殺是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何氏及是女皆卒承鈞無子是命養二甥為子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因勤政閣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

嚴毅喪親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宿衛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殺之郭無為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無為也繼恩怨其不助己及立欲逐之未果霸榮之亂人皆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無知者無為迎繼元立之繼元為人殘忍是子鎬鍇錡錫皆為其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心疾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郭氏哭承鈞于柩前繼元使范超執而縊殺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以詔書招繼元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國

軍節度使無為本郃邑動而并人皆欲堅守無為仰天大哭拔佩刀欲自裁繼元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言無為有異志繼元縊殺之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亦自城門入而有積草飄出塞之繼元恃契丹為援揚言旦夕契丹至四月何繼業敗契丹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城下城中由是喪氣和嵐州趙文度來降閏五月南城為汾水所陷水注城中太祖幸長堤觀之登望樓者見繼元殺其相郭無為城中紛擾俄而城兵出將焚攻具外擊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傳呼繼元降太祖欲開壁門趙璲曰受降如受

敵正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諜者也博士李光贊曰陛下應天順人繼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西方恃險之邦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勝今日與陛下為臣蕞爾晉陽豈須親討得之未必為多失之未足為辱今時屬炎蒸霖雨當甚由滹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輓運稽留恐勞宸慮太祖然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瀚等叩頭願盡死力乘城急擊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備肘腋同休戚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嘆曰若宋師知并城頹圮則晉人無類矣太平

興國四年、議伐河東、宰相薛居正曰、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先皇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日事也、朕計決矣、遂遣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許州、車駕親征、命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至、進擊敗之、繼元外援不至、饋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晝夜不息、城中大懼、太宗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殺傷者衆、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受、繼元不能知、太宗躬擐甲冑、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列陣於前、躬

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毎給矢數百萬、頃之咸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爲我畜也、五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降、繼元帳下親信漸以去、城中危急、太宗自草詔諭之曰、越王吳主、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降、必保終始、安危兩途、爾宜自擇、至是詔入、幷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峰老疾、枕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是夕、繼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遲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有差、召升臺、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

此自太宗仁厚寬宏然持之盛不意有此造化

即願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遏臣不得降耳、詔授繼元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縣公、命中使康仁寶護繼元及親屬赴京、所過供食、賜甲第一區、歲時優加賚、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護醫診視、及卒、遣奏以其子三豬爲託、太宗哀之、追封彭城郡王、時三豬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太宗謂近臣曰、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鄙之云、何乃似是、衛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虜獲、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守節官至右驍衛將軍、旻自廣順元年建號、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滅、凡二十八年、

宋史世家序曰、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暨五季、豪傑蠭午、擅界封疆、自制位號、各挾智力、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收荊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欵、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平北漢、而海內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槩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一家之事雖以分割今俱見五代史

十國世家年譜

嗚呼、自後世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年也、然不見其終始、故不得而備列、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不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年譜、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本紀不書之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外之也、問者曰外而不書、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愼邪、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亡漢爲讎、而以失子爲讎也、曰漢嘗詔立贇爲嗣、則贇爲漢之君、不獨爲旻子也、旻之義當不屈于周、此所以異乎九國也。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史緯卷二百十七

五代史十二

附錄

四夷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黄水之南、黄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長號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立、時劉仁恭據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馬多饑死、乃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八部之人以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多智勇、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以威制諸部不肯代、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

人耕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氏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吾有鹽池，諸部所食，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既歸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報聘，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求封冊，梁遣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

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滅契丹。渾特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時莊宗方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禦之，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引軍去，契丹追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自解逃去。文進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斃，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救之，契丹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置於山大木上，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阿保機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僭號天皇王，以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所居爲上京，起樓號西樓，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拜日，其大朝會，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

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遣其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玉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救死不暇，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氏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四樓足以娛樂，今舍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我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而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攻涿州，陷之，聞都廢處直自立，遂攻中山，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

林駱出人馬戈甲充明燭日虜騎愕然行邦晉軍乘之虜敗走沙河冰薄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天大雪人馬饑寒多死阿保機頗咎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嘆曰虜法令嚴如此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阿保機方東攻渤海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汝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至總管赴難京師為眾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違乎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耶阿保機慰坤曰理當如是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

部樂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此兒安能長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謂坤曰漢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扶餘城以為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阿保機病死述律氏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屈之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德光立改元曰天顯遣使以名馬聘唐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求援於契丹德光遣禿餒荝剌等以騎五千救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以騎七千益禿餒晏球又敗之赫邈走幽州為趙德鈞所執晏球破定州擒禿餒荝剌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氏尤愛德光立之長興元年突欲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姓名曰李贊華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契丹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諸名將而述律氏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求歸赫邈荝剌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時中國之威幾振拒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兎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

兵多難久知兵之言敵將堅坐亮皆以此敗

碑、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戍兵自耕食，惟衣資歲給幽州。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以兵護送，契丹常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明宗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累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清泰遣

張敬達討之。敬瑭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報，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

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事當徹頭。乃築壇晉陽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唏，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千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歸。趙德鈞，幽州人，事劉守光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其父爲蓨令，劉守文破蓨縣，德鈞得其母种氏，因以爲子。延壽姿貌妍

柔，稍涉書史，明宗以興平公主妻之。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晉後，而德鈞南出吳兒谷延壽於西唐。廢帝以德鈞爲都統，延壽爲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誠恐臣主俱敗。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以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鈞父子降，德光於潞州，德光鎖之而去。德光母述律氏見之曰：汝求爲天子何

邪德鈞不能對悉以田宅獻之述律氏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氏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後唐時攻陷營平二州至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元會同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熲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遣趙瑩馮道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告而又不稱臣而稱孫遣使者

責晉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不遜德光益怒青州楊光遠反招契丹開運元年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東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破貝州德光屯元城兵至黎陽晉出帝親征德光與晉相拒于河帝遣李守貞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德光聞兵敗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鎭州分兵下鼓城等縣杜重威守鎭州閉壁不敢出契丹

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怒而焚之時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敗審琦救之契丹見救兵至引去出帝疾少間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契丹大敗德光騎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供奉官張暉聘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厭兵德光母述律氏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漢兒實有回心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而數以書招趙延壽延

壽見晉衰常有意窺中國德光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以報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德光將高牟翰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遣杜重威張彥澤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重威遣梁漢璋追牟翰漢璋戰死重威退屯武強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鎭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破欒城縣俘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縱之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

陛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法駕何爲、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阜、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明日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氏、德光已滅晉、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但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樞密使燕王如故、以礪與晉相和凝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延壽爲德光所虜、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笞唐英一百、待礪如故、三月朔、德光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眞天子邪、其母述律氏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之制、因君葬則於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翰、契丹大族、號阿鉢、無姓氏、翰妹嫁德光、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翰守汴、德光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

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數退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井邑荒殘、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不從、封永康王、德光滅晉、兀欲從入汴、德光死于欒城、兀欲與趙延壽諸大將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兀欲、兀欲不與、

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謀洶洶、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延壽猶豫不決、兀欲之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欲一見兄、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許我知南朝軍國事、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兀欲召延壽、延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圍張礪宅、執礪責之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兀欲爲人儁偉、工畫、好士、德光嘗賜綺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立、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氏、述律氏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者、皆留之、而去與述律氏相距于石橋、述律氏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氏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氏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大將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以材勇

爲阿保機所寵、述律氏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殺之、思溫不肯行、述律氏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氏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可斷吾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擊晉、述律氏謂之曰、吾國用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氏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氏不哭、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述律氏幽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麻荅據定州、

麻荅、德光從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踣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挂人肝脛手足、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兀欲之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亡者太半、五年、兀欲命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殺兀欲於大神淀、契丹爭殺述軋、嘔里僧、迎立德光子齊王述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

以宦者、好畋獵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遣使聘漢、使者至而周太祖立、太祖遣將軍朱憲報聘、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世宗北伐、以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王晏爲益津關部署、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艦、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鄚州守將皆降、方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鄚、兵不血刃、述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以醉爲庖者所殺、初蕭翰北歸、掌書記胡

嶠、隨入契丹、翰妻妬爭、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北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

里、高崖深谷、仰不見日、其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契丹若寒、則就溫于此、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青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與述律氏戰于沙河、述律氏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囚述律氏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

數十里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
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
柳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
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
芒刺如箭羽其地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
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有
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
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
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後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
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

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西南至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
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乃契丹所虜衛州人築城而居
之嶠至福州契丹多憐之教其逃歸云契丹東至于海有鐵
甸其族野居皮帳其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
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則以
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生食其肉能釀
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
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好
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
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以紫䋆盤髮地苦寒

水出大魚契丹仰食有黑白黃三色貂鼠皮北方諸國皆
仰給之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
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
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
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𧇾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
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為衣不
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
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
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
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

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
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
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以筯十餘隻教其每
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
矣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
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
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
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
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自此以北龍
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

老而不死是爲賊

詔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其國事、曰、子歸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陷虜記云、通鑑注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居於洮海之上、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赫連鐸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莊宗時、有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姓名爲李紹魯、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苦其苛暴、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自五

臺山入處中國、契丹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忻代等州山谷中、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出帝與契丹絕盟、拜承福大同軍節度使、契丹與晉相距、承福以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劉知遠侍之、承福謀出塞、知遠殺承福、及其大姓、獲羊馬貨財鉅萬計、其餘衆以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至百五六十歲、唐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每至京師、明宗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賚之、歲耗百萬計、唐大臣以爲言、乃詔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回鶻朝貢中國、道其地、輒邀劫之、執其人、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出兵討之、福等擊敗阿埋、及其大首領連香等族、殺數千人、獲牛羊鉅萬計、及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周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誣野雞族犯邊、太祖遣寧州

刺史張建武討之、建武擊野雞族、殺數百人、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劫掠之、三族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

吐蕃國地君世、見於唐史、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蕃、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樂山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虜之人、

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語言稍變、而衣服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恆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梁太祖以靈武節度使、韓領河西節度、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以義朝為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為

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戍人子孫也、明宗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天福八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留延暉以為刺史、周廣順二年、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起盜賊、為兗州牙將、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饑寒、峻因言涼州漢人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拜師厚西河節度使、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而吐蕃不見於

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明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披之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漢隱帝時復來朝、後遂不至、

回鶻為唐患尤甚、唐嘗以女妻之、故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娑陵水上、後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眾西徙、役屬吐蕃、吐蕃陷河西隴右、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甘州回鶻、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

楊沼押領還蕃、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冊仁美為英義可汗、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見可汗、則去帽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以豪既耕種、長興四年、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放之、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民為市者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為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却之、

于闐、晉天福三年、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罽牛尾、玉氈等、晉遣張匡鄴假鴻臚卿、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

誨至七年冬、乃還、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云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行四里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行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氂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珠之

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郊迎、問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三苗之所竄也、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小月支之遺種也、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漢明帝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都督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涉䣊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胷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冰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去京師九千五百里、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窮河源出于闐、云山多玉者此也、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聖天頗責

誚之以邀誓約、及還、聖天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此語可刪

進宋史表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臣阿魯圖等言竊惟周公念先業之
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
眷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一之績欽惟世祖皇帝初由
宗邸親總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御櫛風沐
雨詎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算揚舲而下江漢
卷甲而克襄樊龔行弔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取圖書
於勝國輯黼冔於神京收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而歸祕府
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之無外樞
庭偃武匪編戡定之勳翰苑摛文每奉纂修之旨事機有待
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往
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于耿光惟我朝大
啓基圖彼吳會後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補石室以具存及
茲累洽之時成此彌文之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別兒怯
不花前右丞相臣脫脫爲都總裁平章政事臣起巖臣玄治
書侍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臣泝崇文太監臣崇禧爲總裁
官平章政事臣納麟臣伯顏前中書右丞臣達世貼睦邇左
丞臣守簡參議臣岳柱臣拜住臣陳思謙郎中臣斡欒臣孔
思立工部侍郎臣斡玉倫徒祕書卿臣泰不華太常僉院臣

上不書姓 此書姓等 俱不宜異

太迷故不成書

杜秉彝翰林直學士臣宋褧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
集賢待制臣于文傳翰林待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文閣鑒
書博士臣李齊翰林修撰臣劉聞太醫院都事臣貝闕國子
助教臣馮福可太廟署令臣陳祖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
應奉臣王儀臣余貞祕書著作佐郎臣譚慥翰林編修臣張
翥國子助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劘分局纂辭爲書
起自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幾一再著考夫建
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風化
元豐熙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
陳於方冊操存實本於宮庭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道淳
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辱主憂充寧之
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叛
臣而使境由姦權之擅命啓事釁以召兵厥後遺國歸朝吉
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猶
守禮之國載惟眞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紛亂於
當時大論昭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
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
賴是而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邀司馬無譏而輕信
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奏
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煩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

遽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豐約以損
増事覈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愒臣阿魯圖等忝司當
賢質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
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儻遜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
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
告君之道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
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閱表塵獻以聞下情無任惶
[illegible]汗屏營之至

史緯目錄

卷二百二十四宋史七志
曆　地理
卷二百二十五宋史八志
禮
卷二百二十六宋史九志
禮
卷二百二十七宋史十志
樂
卷二百二十八宋史十一志
河渠

卷二百二十九宋史十二志
河渠　儀衛
輿服
卷二百三十宋史十三志
選舉　職官
卷二百三十一宋史十四志
食貨
卷二百三十二宋史十五志
食貨
卷二百三十三宋史十六志

食貨
卷二百三十四宋史十七志
食貨
卷二百三十五宋史十八志
食貨
卷二百三十六宋史十九志
食貨
卷二百三十七宋史二十志
兵
卷二百三十八宋史二十一志

兵
卷二百三十九宋史二十二志
刑法　藝文
卷二百四十宋史二十三表
宰輔　宗室世系
卷二百四十一宋史二十四列傳
后妃宣祖杜太后　太宗李皇后
眞宗郭皇后　劉皇后
李宸妃　楊淑妃
仁宗郭皇后　曹皇后

卷二百四十三宋史二十六列傳

卷二百四十四宋史二十七列傳

卷二百四十五宋史二十八列傳

卷二百四十六宋史二十九列傳

范廷召　葛懷敏
曹利用　張耆希一利一
夏守贇
卷二百四十九宋史三十二列傳
狄青張玉　郭逵
吳育　宋綬敏求昌言
李若谷　王博文疇
王鬷　程戡
盛度　丁度
張觀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況　田錫
王禹偁嘉祐　張詠
蘇紳　尹洙
孫甫　謝絳
葉清臣　楊察
卷二百五十宋史三十三列傳
梁顥　楊徽之
呂文仲　王著
潘慎修　杜鎬

查道　孔道輔宗翰
鞠詠　段少連
嵇穎　梅摯
司馬池旦　李及
燕肅度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慥　郎簡
孫祖德　李垂
張洞　李士衡
李溥　胡則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施昌言
楊偕
卷二百五十一宋史三十四列傳
王沿鼎　楊畋
周湛　徐的
陳太素杜曾　李虛己
張傅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范諷　趙賀

袁抗　張旨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臣　呂景初
吳及　范師道
何中立　沈邈
張昷之　魏瓘
張述　胡順之
陳貫 安石　范祥 育
田京　范諷
王濟　楊偕

兆迥 宗慤　劉筠
謝泌　孫何
朱台符　戚綸
張去華 師德　喬維岳
張雍　上官正
盧斌　楊允恭
謝德權

卷二百五十二宋史三十五列傳

李迪 柬之 孝壽　王曾
張知白　杜衍

晏殊　龐籍
章得象　呂夷簡 公弼 公著
韓琦 忠彥　曾公亮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富弼 紹庭

卷二百五十三宋史三十六列傳

文彥博　范仲淹 純仁 純粹 純禮
韓億 綜 絳 維 縝 宗師 宗武　包拯
吳奎　趙抃 屼
唐介 淑問 義問　邵亢 必

馮京　錢惟演 晦等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宗愈

卷二百五十四宋史三十七列傳

歐陽修 棐　劉敞 放 奉世
曾鞏　蔡襄
呂溱　余靖
彭思永　陳襄
孫洙　豐稷

卷二百五十五宋史三十八列傳

卷二百五十六宋史三十九列傳

卷二百五十七宋史四十列傳

卷二百五十八宋史四十一列傳

林希　蔣之奇
陸佃　溫益
孫覺　李常
孔文仲　王覿
馬默　劉安世

卷二百五十九宋史四十二列傳

鄒浩　田晝　曾誕　王回　陳瓘
任伯雨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汝方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江公望
常安民　吳時
李昭玘　王漢之　渙之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商執中　傅楫
沈畸　徐勣
黃葆光　石公弼

毛注　洪彥昇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遹

卷二百六十宋史四十三列傳

張守約　張商英
何執中　鄭居中
劉逵　林攄
侯蒙　唐恪
吳敏　曹輔
耿南仲　何㮚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宇文昌齡　常
龔原　蒲卣
何常　葉祖洽
俞㮚　蔡薿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楊畏　呂嘉問
李南公　虞策
劉拯　錢遹　石豫

王衣　劉珏
胡舜陟　劉一止
卷二百六十六宋史四十九列傳
胡交修　綦崇禮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燾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何鑄
王次翁　勾龍如淵
范如圭　王居正

晏敦復　黃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逵
張燾　曾開 幾
李彌遜　陳俊卿
卷二百六十七宋史五十列傳
虞允文　陳康伯
梁克家　葛邲
魏杞　周葵
龔茂良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陳橐
唐文若　李燾
尤袤 詹體仁 李大性　袁樞
李椿　劉章
周必大　留正
趙汝愚 崇憲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卷二百六十八宋史五十一列傳
林大中　胡紘
林栗　謝深甫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史浩
程松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劉光祖　余端禮

丘崈 倪思
李蘩 鄭瑴
高登 宋汝爲
王信
卷二百六十九宋史五十二列傳
袁燮甫 游仲鴻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辛棄疾
陳敏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趙方
賈涉 孟宗政
張威 汪若海
孫逢吉 章穎
李宗勉 劉黻
王居安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劉漢弼
卷二百七十宋史五十三列傳
杜範 楊簡

張虙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高定子 高斯得
唐璘 沈煥
曹彥約 范應鈴
蔣重珍 歐陽守道
孟珙
卷二百七十一宋史五十四列傳
杜杲 張惟孝
趙汝談弟汝讜 趙與懽

趙必愿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傅伯成
葛洪 黃疇若
袁韶進 危稹
程公許 王遂
吳淵 余玠
卷二百七十二宋史五十五列傳
汪立信 向士璧

王萬　馬光祖
喬行簡　趙范葵
謝方叔　吳潛
江萬里　陳宜中
文天祥　余天錫
陳韡　王伯大
鄭寀

卷二百七十三宋史五十六列傳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陳宗禮

家鉉翁　李庭芝
林勳　曾三聘
徐僑　陳仲微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塤
楊大異　洪天錫
徐元杰　孫子秀
李伯玉　劉應龍
潘牥　趙景緯
徐霖　徐宗仁

楊文仲　謝枋得

卷二百七十四宋史五十七列傳

循吏陳靖　宋璫
趙尚寬　韓晉卿
席旦　道學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戩　邵雍伯溫
謝良佐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張栻　黃幹
李燔

卷二百七十五宋史五十八列傳

儒林聶崇義　邢昺
孫奭瑜　王昭素
孔維　辛文悅
李覺　李之才
胡旦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羲叟　李覯

楊慶　陳宗
張伯威　蔡定
卷二百八十一宋史六十四列傳
隱逸陳摶 許堅　种放
魏野　林逋
孔旼　何羣
張愈　陳烈
姜潛　連庶
章詧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蘇雲卿　胡憲
郭雍　魏掞之
安世通　卓行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卷二百八十二宋史六十五列傳
列女朱娥 莫荃　張氏
彭孝女　郝節娥

朱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曹氏等　譚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虞節婦
淡陽孝婦　王氏
曾氏　趙氏
陳氏　詹氏女
歐陽氏　侯氏
李氏　王貞婦
趙淮妾　趙氏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八娜
韓希孟　梁氏
林氏　毛惜惜
卷二百八十三宋史六十六列傳
方技趙修己　王處訥
馬韶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賀蘭棲眞 柴通玄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龎時安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附文顯等
莎衣道人　孫守榮
外戚 賀令圖　王繼勳

劉文裕　劉永年
張堯佐　李昭亮
曹佾　夏銑中
宦者 王繼恩　秦翰
周懷政　衛紹欽
張惟吉　王守規
李憲　張茂則
李舜舉　梁從吉
劉惟簡　雷允恭
童貫 方臘　梁師成

李彥　佞幸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 龍大淵　王抃

卷二百八十四宋史六十七列傳

姦臣 蔡確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蔡京 攸 汴　趙良嗣
郭藥師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卷二百八十五宋史六十八列傳

叛臣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　杜充
吳曦　李全

卷二百八十六宋史六十九列傳

周三臣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卷二百八十七宋史七十列傳

史緯卷二百十八

宋史一

元瀏陽歐陽[illegible]撰
清晉江陳[illegible]

本紀

太祖皇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周檢校司徒弘殷仲子也、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應募居周太祖帳下、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衆號十五萬、塞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成列以決勝負、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直入刺暉、并姚鳳擒之、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世宗北征、為水陸都署、關南平、世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恭帝即位、拜太祖歸德軍節度、顯德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太祖率師禦之、次陳橋驛、殿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五鼓、軍士集驛門、遲明直道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扶出聽事、黃袍已加身矣、衆羅拜呼萬歲、挾太祖上馬、

[illegible]

宋史不載禪位之日五代史作甲辰太祖本紀韓通附武

王竹北千之意

揮之還汴太祖攬轡謂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惟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府庫民家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以入副都指揮使韓通謀禦之王彥昇殺通於其第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自退居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等至質等降階列拜文武百僚班定翰林承旨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太祖就庭北面受拜已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遷恭帝於西宮易其號曰鄭王尊太后爲周太后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贈韓通中書令命以禮

收葬遣官告祭天地社稷論翊戴功以石守信高懷德等爲節度使放南唐將周成等歸國遣使分振諸州命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廟立太廟二月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宿州火遣使恤災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夏四月賓儀上二舞十二樂曲名樂章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遣歸德軍節度使石守信討之五月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延祚留守上都皇弟光義爲大內都點檢乙未發京師石守信破筠衆於澤州六月拔澤州筠赴火死伐上黨筠子守節以城降赦之免潞州今年租錄陣沒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年秋七月上至自潞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行入閤儀立夫人王氏爲皇后奉玉

冊尊高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淮南節度李重進以揚州叛遣石守信討之冬十月晉州兵馬鈐轄荊罕儒襲北漢汾州死之龍捷指揮石進等二十九人坐不救棄市詔親征揚州以光義爲大內都部署吳延祚權上都留守發京師十一月拔揚州重進盡室自焚命諸軍習戰艦於白沙南唐主璟遣其臣杜著薛良來奔帝疾其不忠斬著配良廬州南唐主遣其子從鎰來朝十二月上至自揚泉州節度使留從效稱藩二年春正月上謂宰臣曰比命使度田多邀功敝民當懲其過三月內酒坊火酒工死者三十餘人乘火爲盜者擒斬之并殺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夏四月詔群國置前代

帝王賢臣陵冢戶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供奉官李繼昭坐盜賣官船棄市詔諸道郵傳以軍卒遞六月甲午皇太后崩己亥群臣請聽政從之以太后喪停時享庚申釋服晉州神山谷水泛出鐵方圓二丈三尺重七千斤以光義爲開封府尹光美興元尹承濟主簿郭顗坐贓棄市九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遣其弟保寅來朝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以喪不受朝賀詔百官朝對陳時政利病毋忌諱上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對夏四月贈兄光濟爲邕王弟光贊爲夔王追冊夫人賀氏爲皇后五月詔均戶役敢蔽占者有罪八月蔡河務綱官王訓等四人坐以糠土

雜軍糧磔於市用知制誥高錫言諸行賂獲薦者許告訐試
婢隸親能告者賞九月吐蕃尚波于歸伏羌縣地冬十月以
趙普爲樞密使縣令考課以戶口增減爲黜陟十二月衡州
刺史張文表叛周鄭王出居房州乾德元年春正月遣山南
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率十州兵討張文表三月周保權殺
文表慕容延釗入荆南高繼宗請歸朝得州三縣十七三月
幸金鳳園習射七發皆中賜從臣名馬銀器有差慕容延釗
平湖南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夏四月旱禱雨京城祠廟
夕雨兵部郎中曹匪躬坐不法棄市詔荆南兵願歸農者聽
百官三上表請尊號八月許賜十八者首領來降契丹歸獻

關使梁延嗣來降率相貴率百官上尊號不允九月宴廣政
殿始用樂北漢引契丹攻平晉遣洛州防禦使郭進救之冬
十一月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百官奉玉冊上尊號十二
月殿前祗候李璘以父讐殺陳友璘自首釋之皇后王氏崩
南唐主上表乞呼名詔不允覆試拔萃科田可封等稱旨賜
與有差永安軍節度使折德扆敗北漢軍於城下擒其將楊
璘以太常議奉赤帝爲感生帝二年春正月以趙普同平章
事親試制舉三科不限官庶詔諸道獄詞令大理刑部檢詳
或淹留差失致中書門下改正者重其罪二月北漢遼州刺
史杜延韜以城降夏四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博州判

劉光義王全斌傳作劉廷讓想避太宗諱

群賊之起由牧降也

郭玘似應在決貢之例

王全斌不誅太祖之失刑也

官穎贄中第始置參知政事以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爲
之六月以光義爲中書令光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德昭
貴州防禦使趙州蝗不食稼冬十一月命王全斌爲西川兵
馬都部署崔彥進副之將步騎三萬出鳳州道劉光義爲西
川兵馬都部署曹彬副之將步騎二萬出歸州道以伐蜀十
二月劉光義拔夔州蜀節度高彥儔自焚王全斌下興州三
年春正月王全斌克劍門斬首萬餘級禽蜀樞密使王昭遠
進取利州蜀主孟昶降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
三萬四千三十九赦蜀歸俘獲除管內逋賦免夏稅及沿徵
物色之半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孟昶王全斌殺蜀降兵二

萬七千人三月詔置義倉兩川賊群起先鋒都指揮使高彥
暉死之詔所在攻討夏四月職方員外郎李岳坐贓棄市六
月以昶爲中書令秦國公子弟諸臣錫爵有差是月孟昶薨
追封爲楚王殿直成德鈞坐贓棄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贓
殺人棄市四年夏四月契丹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來降光
祿少卿郭玘坐贓棄市詔人臣家不得私養宦者敢有閹童
男者不赦八月錄四九月水（水下疑有脫字）虎捷指揮使孫進坐黨呂翰亂
夷族五年春正月王全斌坐黷貨殺降責崇義軍節度使曹
彬等進爵有差二月五星聚奎北漢石盆砦指揮使閻章鴻
唐砦指揮使樊暉降九月倉部員外郎陳郾坐贓棄市供奉

武仁海坐枉殺人棄市、趙普以母憂去位、旋起復、開寶元年、五月、賜南唐米麥十萬斛、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八月、命昭化軍節度使李繼勳征北漢、九月、監察御史楊士達坐鞫獄濫殺棄市、李繼勳敗北漢於銅渦河、北漢供奉官侯霸榮弒其主繼恩、弟繼元立、冬十月、吳越王遣其子惟濬來朝、十一月癸卯日南至、有事南郊、改元、大赦、十惡殺人官吏受贓者不原、宰相普等奉玉冊寶上尊號、二年春二月、命李繼勳爲河東都部署、黨進副之、曹彬爲都監、何繼筠爲石嶺關部署、趙贊爲汾州路部署、伐北漢、命韓仲贇爲北面都部署、郭延義副之、以防契丹、詔親征、以開封

尹光義爲上都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爲大內部署、判留司三司事、發京師、李繼勳敗北漢軍於太原城下、駕至城南、觀兵、築長連城、幸汾河、作新橋、發太原諸縣丁數萬、集城下、北漢史昭文以憲州降、隳汾水謂可以灌城、命築長堤、夾晉祠水注之、遂砦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贊軍於西、彬軍於北、進軍於東北、引汾水灌城、遼海州刺史孫方進率兵圍汾州、四月、幸城東、觀築隄、何繼筠敗契丹於陽曲、斬首數千級、俘武州刺史王彥符以獻、命陳示所獲首級鎧甲於城下、幸城西上生院、韓仲贇敗契丹於定州北、命水軍載弩環攻、橫州團練使王廷義殁、前都虞候石漢卿死之、北漢趙文度以嵐州降、

都虞候趙延翰奏諸軍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閏月、堤壞、水注城中、壬子、以太常博士李光贊言、班師、六月、至自太原、八月、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九月、散指揮都知杜延進等謀反、夷其族、詔丁夫死太原城下者、復其家、三年夏四月、詔郡國非其土產者、勿貢、九月、命潘美爲賀州道都部署、尹崇珂副之、遣使發十州兵會賀州、伐南漢、詔西京、周、泰、漢、唐諸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具棺槨重葬、致祭、潘美敗南漢兵、下富州、十月、克賀州、十一月、下昭桂二州、右領軍衛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爲奸贓、棄市、定州都監田欽祚敗契丹於遂城、十二月、潘美下連州、大敗

南漢兵、下韶州、四年春正月、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興坐贓棄市、潘美取英州、雄州、二月、潘美克廣州、俘劉鋹、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詔廣南買人男女爲奴婢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除之、發廂軍千人、脩前代陵寢、監察御史閭丘舜卿坐盜用官錢棄市、五月、御明德門受劉鋹俘、釋之、斬其佞臣龔澄樞、李托、薛崇譽、大宴於大明殿、鋹預焉、六月、遣使祀南海、命翰林試南漢官吏書判、優者授令錄簿尉、以孝子羅居通爲延州主簿、封劉鋹爲恩赦侯、賜鋹月奉外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冬十月、詔僞作黃金者棄市、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贓棄市、十一月、南唐遣其弟從善、吳越

道其子惟濬來朝貢南唐主煜表乞去國號呼名從之河決澶州通判姚恕坐不即上聞棄市蜀班內殿直四十人擿登聞鼓乞賞丞斬之五年春正月前盧縣尉鄢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瓊年九十九乞一官以便養召瓊厚賜之授永鄢陵令二月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三月殿中侍御史張穆坐贓棄市以霖雨出後宮五十餘人七月右拾遺張恂坐贓棄市邕容等州獠人作亂八月廣州都監朱憲大破獠賊於容州冬十月試道流不才者勒歸俗內班董延謗坐監務盜芻粟杖殺之六年春二月棣州兵馬殿直傅延翰謀反伏誅曹州飢漕太倉米二萬石振之三月周鄭王殂

於房州上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恭帝命還葬慶陵之側陵曰順陵覆試進士於講武殿賜宋準及下第徐士廉等百二十七人及第賜宴錢二十萬試朝臣死王事者子陸坦等賜進士出身詔脩五代史五月殺右拾遺馬適六月開在京百司吏黜爲農者四百人雷有鄰告宰相趙普官吏胡贊等不法普黨之贊等並杖籍沒詔參知政事與普分知印押班奏事秋七月封光義爲晉王兼侍中德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晉王光義班宰相上冬十月葬周恭帝不視朝行朔賁通禮限度脩法七年春二月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隱官錢棄市夏四月遣使檢嶺南民田五月部市二價者以枉法論五

月河中府飢發粟三萬石振之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棄市八月諭吳越王錢俶伐江南陝州貢芝草一本四十九莖命曹彬爲西南路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彬等戒之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鬭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以知制誥李穆爲江南國信使冬十月幸東水門發戰櫂東下彬等將舟師步騎發江陵水陸並進命吳越王錢俶爲東南招撫制置使曹彬克池州敗江南軍於銅陵薛居正等上五代史賜器幣有差曹彬敗江南軍於采石擒馬兵部署楊收等爲浮梁以濟命知雄州孫全興答涿州脩好書北漢寇晉州守臣武守琦敗之於

洪洞八年春正月上御長春殿謂宰相曰朕觀爲臣者比多不能有終豈忠孝薄無以享厚福耶宰臣頓首謝曹彬拔昇州關城契丹遣使克沙骨愼思請和詔嶺南盜贓滿十貫以上者死五月知桂陽監張侃發前官隱沒羨銀追昇兵部郎中董樞右贊善大夫孔璘殺之侃遷屯田員外郎宋州觀察判官崔絢錄事參軍馬德休並坐贓棄市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致御衣玉帶名馬九月狩近郊逐兎馬蹶墜地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冬十月詔郡國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異行文武可用者遣

詣闕十一月江南主遣徐鉉奉表乞緩師不報曹彬克昇州俘其國主煜江南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赦江南復一歲兵戈所經二歲吳越國王乞朝覲從之九年春正月御明德門見李煜於樓下不用獻俘儀封煜爲違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二月命德昭迎勞吳越國王錢俶於宋州俶朝於崇德殿賜衣帶鞍馬以禮賢宅居之宴於長安殿名晉王吳越國王射於苑中幸禮賢宅賜俶金器及銀絹倍萬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以皇子德芳爲檢校太保貴州防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沈義倫爲大內都部署右衛大將軍王仁贍權判留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

幸西京次鞏縣拜陵號慟隕絕者久之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夏四月庚子有事圜丘還御五鳳樓大赦十惡故殺者不原上愛西京形勢有留都之意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已固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從之上至自洛曹翰拔江州屠之宋州大風壞城樓官民舍幾五千間晉州獲北漢嵐石憲三州巡檢使王洪武以獻六月步至晉王邸幸京兆尹光美第泉州節度使陳洪進乞朝覲命脩先代帝王及五嶽四瀆祠廟八月太子中允郭思齊坐贓棄市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黨進宣徽北院使潘美伐北漢遣使率兵分五道入太原黨進敗北漢軍於太原城命忻代都監郭進遷山後諸州民兵馬監押馬繼恩率兵入河東界焚蕩四十餘砦郭進焚壽陽縣俘九千人癸丑夕帝崩年五十葬永昌陵帝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之初欲察群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其輕出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如故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嘗誤決一事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汴京新宮成御正殿令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錢俶來朝群臣請留俶而取其地帝遣俶歸國及辭

歸賜一黃袱封識甚固謂俶曰可密觀之及啓視皆群臣請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王彥昇擅殺韓通雖預佐命終身不與節鉞王全斌入蜀貪恣殺降雖有大功即加貶黜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思惜福勿復用也孟昶獻寶裝溺器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晚好讀書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藩鎮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乾德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宮人入內

嘗見其鏡背有乾德四年鑄名宰相詰之竇儀曰此必蜀物
蜀主嘗有此號上喜曰作相須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受命
杜太后傳位太宗太宗嘗有疾帝親爲灼艾太宗覺痛帝取
艾自灸每對群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
德非吾所及也贊曰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
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其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
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致也建
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
下至令錄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愼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
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而三百餘載之基傳

之子孫世有典則三代而下辯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
宋於漢唐蓋無讓焉嗚呼創業垂統規模若是可謂遠也已
矣

太宗皇帝諱炅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太祖母弟也太祖即位
封晉王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大赦
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先帝子德昭爲永興
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興
元尹同平章事內外官進秩有差追冊故夫人尹氏符氏爲
皇后遣著作郎馮正佐郎張玘使契丹告哀十二月改是歲
爲太平興國元年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並稱皇子契丹

遣使來聘三年春正月禁居官行商賈事二年契丹遣使來
賀即位詔緣坐殺子及婦者同殺人論作北帝宮於終南山
秋七月詔諸庫藏收發權衡以取羨餘者死令支郡得專奏
事八月吳越王遣使乞呼名不允十一月禁江南諸州新小
錢私鑄者棄市高麗國王使其子元輔來賀即位三年春正
月殿直霍瓊坐募兵刼民財腰斬泗州錄事參軍徐璧坐監
倉受賄出虛券棄市田祚十世同居詔旌其門閭復其家監
海門戍殿直武裕坐奸贓棄市戎首王泥猪寇泰州巡檢劉
崇讓擊斬之吳越王錢俶來朝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
凡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侍御史趙承嗣坐

隱官錢棄市以陳洪進爲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錢俶求
罷不許五月赦漳泉仍給復一年錢俶獻兩浙諸州凡得州
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封錢俶爲淮海
國王赦兩浙給復一年秋七月李煜卒追封吳王金鄉縣民
李光義十世同居詔旌其門中書令史李知古坐受賕擅改
刑部所定法杖殺之詔兩浙發錢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
吏赴闕詹事丞徐選坐贓杖殺之群臣上尊號復孔子後襲
封文宣公家十一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尊號
中外文武加恩四年春正月命太子中允張洎使高麗告以
北伐遣官分督諸州軍儲輸太原行營以潘美爲北路都招

討制置使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二月
上將北征因閱武徵近郡有衞士奪人貲當死帝曰若殺之
後世必謂我重貲而輕人特貫其罪以同平章事沈倫爲東
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
帝發京師次澶州三月次鎮州郭進破北漢西龍門砦大破
契丹於關南夏州李繼筠乞率所部助討北漢諸州發兵
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闕夏四月嵐州行營與北漢軍戰破之
盂縣降帝發鎮州折御卿克岢嵐軍隆州嵐州幸太原城督
軍士發機石攻城以牛革冐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
上欲幸洞中以勞士卒都署李漢瓊極諫以爲矢石之下非

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乃止五月陷羊馬城騎帥郭萬超來
降手詔賜劉繼元繼元降凡得州十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
百二十命劉保勛知太原府赦河東命錄死事將校子孫瘞
戰士以繼元爲右衞上將軍彭城郡公繼元獻官妓百餘以
賜將校遷劉繼元緦麻以上親赴闕發太原次鎮州六月以
將伐幽薊發京東河北諸州軍儲赴北面行營帝自將伐契
丹次東易州刺史劉宇以城降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以城降
次幽州城南駐蹕寶光寺契丹軍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命節
度使宋偓河陽崔彥進彰信劉遇定武孟玄喆四面攻
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鐵林廂主李札盧存來降幸

二次俱敗績

宋一祖十
門宗丹[illegible]

城北督諸將進兵秋七月契丹知順州劉廷素來降知薊州
劉守恩來降帝督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梁河敗績遂班師
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帝至自范陽八月令潘美
屯河東三交口武功郡王德昭自殺作太清樓九月華山道
士丁少微獻金丹巨勝南芝玄芝鎮州都鈐轄劉廷翰及契
丹戰於遂城西大破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忻州
與契丹戰破之關南破契丹斬首萬餘級五年三月劉鋹卒
追封南越王潘美敗契丹於雁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獲
都指揮使李重誨秋七月討交州黎桓命蘭州團練使孫全
興由邕州寧州刺史劉澄由廉州致討冬十月大發兵屯關

南及鎮定州以秦王廷美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
署帝伐契丹發京師次長垣縣關南與契丹戰大破之以崔
彥進爲關南都部署駐蹕大名府諸軍及契丹大戰於莫州
敗績二月以劉遇曹翰爲幽州東西路部署帝至自大名府
交州行營與賊戰大破之六年春三月興元尹德芳薨追封
岐王交州炎瘴軍士多死詔班師斬劉澄孫全興令諸州長
吏五日一慮囚夏四月放女工九月左拾遺田錫上疏極諫
帝嘉獎之以趙普爲司徒十一月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
日假官錢糴糶棄市七年三月以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舒
州上言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北陽縣蝗飛

四二王共十八帝安得二十一亦誣矣

烏數萬食之盡夏四月西京留守秦王廷美寵歸第復其子名皇姪五月慮囚夏州留守李繼捧獻銀夏綏宥四州潘美敗契丹於雁門破其壘三十六秦王廷美降封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軍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六月遣使發李繼捧緦麻已上親赴闕其弟繼遷奔地斤澤八月詔川峽諸州官織錦綺罷之十二月豐州與契丹戰破之獲其天德軍節度使蕭太雁門縣民劉習妻產四男八年春正月詔州縣長吏延問高年耆德三月豐州破契丹其降三千餘帳三月穀洛瀍澗溢壞官民舍萬餘區溺死者萬計鞏縣壞殆盡西人寇宥州巡檢使李詢擊走之醴泉縣

水中草變爲稻雍熙元年春正月涪陵縣公廷美薨追封涪陵王夏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兩浙淮南荊湖嶺南獄訟冬十月賜華山隱士陳摶號希夷先生夏州隆平令繼遷襲其母妻俘千四百餘帳忠州錄事參軍許嗣宗坐受賕枉法杖殺之十一月以浦城童子楊億爲秘書省正字罷嶺南採珠場立德妃李氏爲皇后二年春二月禁交州留後黎桓遣使來貢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夏四月遣使行江南諸州振饑民及察官吏能否殿前承旨王著坐監資州兵爲奸賊棄市夏州行營破西蕃息利保沈二族降五十餘族六月河西行營獲及羅賦等十四族

焚千餘帳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均州安置群臣請留元佐養疾京師許之禁邑管殺人祭鬼及僧人置妻以天竺僧天息災施護法天並爲朝請大夫汴河主糧胥吏坐奪漕軍口糧斬之三年春正月知雄州賀令圖請伐契丹取燕薊故地以曹彬爲幽州道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三月曹彬與契丹戰固安克其城田重進戰飛狐北破之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執其刺史趙彥辛寰州降曹彬克涿州潘美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田重進戰飛狐北獲其

招安使大鵬翼曹彬敗契丹於涿州南殺其相賀斯潘美師至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司門員外郎王延範與秘書丞陸坦等坐謀不軌棄市田重進攻飛狐其守將呂行德舉城降進圍靈丘守將穆超以城降夏四月潘美克雲州田重進戰飛狐北破其衆曹彬米信破新城東北又破之田重進再戰飛狐北再破之殺二將重進至蔚州牙校李存璋殺其大將蕭啜理執監城使耿紹忠蔚州降五月曹彬大敗於岐溝關收衆夜渡拒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事劉保勳死之召曹彬崔彥進米信歸闕命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寰朔吏民及吐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契丹陷寰州楊

並護送逃民、避之苦戰力盡、爲所禽、不屈而死、徙山後降民於河南許汝等州、階州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壅江水逆流、壞民田數百里、賜楊業太尉、曹彬等貶降有差、冬十月、以權靜海軍留後黎桓爲本軍節度使、十二月、定州田重進攻下岐溝關、契丹敗劉廷讓於君子館、執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死之、建易州爲保康軍、以劉繼元爲節度使、代州副部署盧漢贇敗契丹於土鐙堡、斬獲甚衆、殺監軍舍利二人、命諸州郡獄月五日一滌囹圄、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決之、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三月、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坐

不法賜死、六月、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廷山謀反伏誅、八月、錢俶薨、追封秦國王、幸太學、令博士李覺講易、賜帛、鳳皇集廣州清遠縣廨合歡樹、樹下生芝三莖、二年春二月、令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詔錄死事使臣官吏子孫士卒、廩給其家、夏四月、以旱慮囚、遣使決諸道獄、是夕雨、契丹犯威虜軍、崇儀使尹繼倫擊破之、殺其將皮室大將于越遁去、冬十月、以歲旱彗星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荅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十二月、大雨雪、詔四方所上表、祇稱皇帝、群臣請復尊號、不許、淳化元年春正月、改元、內外文武官加勲階爵邑、賜鰥

以陞殺者如許乃得清幹二人願不罪與

未必

宣祖太祖之父廟號見禮志

寡孤獨錢、除逋負、受尊號、五月、給致仕官半奉、置詳覆推勘官、京師米貴、遣使開廩減價分糶、八月、毀左藏庫金銀器皿、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知白州蔣元振、知須城縣姚益恭以清幹聞、下詔褒諭、賜粟帛、三年春二月、監察御史祖吉坐知晉州日爲姦贓、棄市、詔犯滿博者斬、三月、以歲蝗旱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雨、蝗盡死、五月、左正言謝泌以敢言擢右司諫、賜金紫錢三十萬、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之、李繼遷奉表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國姓、改名保吉、遂山崩、十二月丙寅朔、行入閤儀、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女真表請伐契丹、不許、自

是遂屬契丹、三年、春以高麗賓貢四十人並爲秘書郎、遣還、詔御史府所斷徒罪以上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一人慮問、以旱遣使分行諸路決獄、是夕雨、置常平倉、秋七月、太師趙普卒、追封眞定王、召終南山隱士种放、不至、冬十月、始罷京朝幕職州縣官考課、并校三班殿最、十一月、許王元僖薨、是歲、丹徒縣飢死者三百戶、四年春正月庚寅朔、享太室、辛卯、祀天地於圜丘、以宣祖太祖配、大赦、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一人加賜塗金帶、遣中使賜孤老貧病人千錢米炭、封黎桓交阯郡王、以江浙淮陝飢、詔分遣近臣巡撫諸道、有可惠民者得便宜行事、吏罷軟苛刻者上之、詔令有未便者附

傳以聞、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爲寇、殺彭山縣令齊元振、十
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江原縣、死之、小波中
流矢死、衆推其黨李順爲帥、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漢州彭州、
陷成都、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王繼恩爲兩川
招安使、討李順、詔諸州出粟貸飢民者賜爵、二月、李順攻劍
州、知州事監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合擊
大破之、所誅殆盡、五月、西川行營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
復成都、獲李順、其黨張餘、復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
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賊攻夔州、峽路大巡檢白繼贇、遂州巡
檢使解守顒、大敗其衆於西津口、斬首二萬級、獲舟千餘艘、

貝州驍捷卒劫庫兵爲亂、推都虞候趙咸雍爲帥、轉運使王
嗣宗率屯軍擊敗之、擒咸雍磔於市、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
從事、峽路行營破賊帥張餘、李繼遷使其弟奉表待罪、以蜀
部漸平、下詔罪己、西川行營指揮使張璘殺其將王文壽以
叛、遣使招撫其衆、斬璘以降、前知營州張堅坐降賊棄市、至
道元年正月、契丹誘党項自振武犯邊、永安節度使折御卿
邀擊破之、党項反擊契丹、殺其將、嘉州送賊帥張餘首、餘黨
悉平、十二月、契丹犯雄州、知州何承矩擊敗之、斬其鐵林大將、
開寶皇后宋氏崩、殯普濟佛舍、六月、遣使諭李繼遷、授以
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八月、立壽王恒爲皇太子、兼判開

封府、大赦、文武常參官子爲父後見任官者、賜勳一轉、禁西
北青鹽、民與內屬戎人昏娶、九月、李繼遷入寇、清遠軍擊走
之、冬十月、皇太子謁宮僚、稱臣、許之、契丹犯邊、折御卿率兵
禦之、卒於師、斬都軍頭孫贊、二年春二月、以越王元份爲杭
州大都督、吳王元傑爲揚州大都督、徐國公元偓爲洪州都
督、涇國公元偁爲鄂州都督、夏四月、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
都部署、范廷召副之、討李繼遷、五月、李繼遷寇靈州、六月、綏
宥[illegible][illegible]巡檢使王惟節戰死、九月、詔川峽諸州民家藏兵器
者送官、匿者斬、夏延行營破李繼遷於烏白池、十一月、許州
言起巡檢李昌習鬬死、都巡檢使王正襲擊之、獲賊首宋緘

斬於市、三年春二月、靈州行營破李繼遷、帝不豫、三月癸巳、
追班於萬歲殿、宣詔令皇太子柩前即位、是日崩、年五十九、
在位二十二年、葬永熙陵、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
下之志、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取太原、伐契丹、勤儉自勵、號
稱賢君、惟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
宋后之不成喪、爲可恨焉、
眞宗皇帝、諱恒、太宗第三子也、幼英晤、姿表特異、太祖愛之、
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
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就學受經、一覽成誦、初封壽王、至
道元年、立爲皇太子、兼判開封府故事、殿廬幄次在宰相上、

官僚稱臣、皆推讓弗受、見賓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階
及門、開封政務塡委、帝留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太宗
下詔嘉美、三年三月癸巳、太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夏四月、
尊皇后爲皇太后、赦天下、五月、詔求直言、放宮人給事歲久
者、立郭氏爲皇后、六月、追復廷美秦王、元佐楚王、追冊潘氏
爲皇后、秋七月、詔轉運使更迭赴闕、訪以民事、訪孔子嫡孫、
西川廣武卒劉旰、逐巡檢使韓景祐、掠蜀漢等州、招安使上
官正討平之、九月、以孔子四十五世孫延世爲曲阜縣令、襲
封文宣公、冬十月、夏人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詔
工部侍郎錢若水修太宗實錄、追尊母賢妃李氏爲皇太后、

詔諸路轉運使、申飭令長勸農、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爲定
難軍節度使、咸平元年春正月、詔學官崔頤正講書、因命宰
臣選明經術者以聞、彗出營室北、呂端等言彗出之應、當在
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二月、詔求直言、避
殿減膳、慮囚、彗星滅、三月、以趙保吉歸順、縱綏銀流民還鄉、
保吉遣弟繼瑗入謝、詔天下吏民逋負悉除之、五月、幸諸王
宮、詔群臣皆述諸關獄、令兩制銓簡、十一月、詔訪歷代帝王
陵廟、溪峒吐蕃諸族勒泥十六府大首領、甘州回鶻、西南蕃、
黎州山後蠻來貢、二年春正月、以趙普配饗太祖廟庭、詔群
臣迎養父母、蠲天下逋負、釋繫囚、閏月、久不雨、帝諭宰相曰、

朕政有闕、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罷有司營繕之不急者、
詔中外臣直言極諫、兩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
禹謨、賜祭酒以下器幣、八月、御文德殿、文武百官入閤、群臣
上尊號、大宴崇德殿、始作樂、以太師贈濟陽郡王曹彬配饗
太祖廟庭、司空贈中書令薛居正、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
潘美、右僕射贈侍中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庭、九月、奉安太宗
聖容於啓聖院新殿、帝拜而慟、左右皆掩泣、鎭定都部署敗
契丹於廉良路、殺獲甚衆、冬十月、宜州撫溪洞蠻酋三十餘
人詣闕、詔釋其罪遣還、十一月、饗太廟、祀天地於圜丘、以太
祖太宗配、大赦天下、錄功臣子孫之無祿者、御朝元殿受尊

號冊、中外臣悉加恩、詔幸河北、所次頓舍、給用毋泛及州縣、
以周瑩爲駕前軍都部署、石保吉爲行營先鋒都部署、李沆
爲東京留守、十二月、駕發京師、次陳橋、駐蹕澶州、冀州敗契
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
茶帛、次大名、躬御鎧甲於中軍、契丹攻威虜軍、擊敗之、殺其
酋帥、府州軍入契丹五合州、拔黃太尉砦、燒其衆、獲馬牛鎧
計、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
府、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貝冀路都部署范廷
召追契丹至莫州、斬首萬餘級、令諸州舉吏民有武藝及材
力過人者、發大名府、益州軍變、害鈐轄符昭壽、逐知州牛冕、

推都虞候王均爲帥詔雷有終爲盧州觀察使帥師會李惠
討之上至自大名府王均開城僞遁雷有終等入城爲所敗
退保漢州李惠死之冬十月有終大敗賊黨復益州殺三千
餘人幸元份宮視疾有終追斬王均於富順監禽其黨六千
餘人延州破大盧小盧等十族獲人畜二十萬詔群臣盡言
無諱常參官轉對如故事未預次對者聽封事以聞契丹稅
木監使黃顯等率屬內附開封府奏獄空詔褒之詔河東北
緣邊吏民斬寇首一級支錢五千禽者倍之獲馬者給帛二
十匹四年春二月決天下獄釋逋負官物者二千六百餘人
蠲逋負二百六十餘萬詔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舉賢良

方正直言敢諫三月撫水州蠻酋蒙瑛等來納兵器毒藥箭
誓不復犯邊風雪帝謂宰相曰霜雹頗甚卿等思闕政以佐
予治李流等乞免官不許召終南山隱士种放辭疾不至夏
四月詔親老無兼侍者與近任回鶻可汗祿勝貢玉勒鞍名
馬寶器願以兵助討繼遷詔審官院引對京朝官閱殿最而
黜陟之幸元份宮視疾遂幸諸王宮以曹國公元儼爲平海
軍節度使六月癸卯赦天下死吏凡一十九萬五千餘人詔
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並賜九經出陣圖示宰相命督
將練士以備北邊秋七月以河朔饋運勞民詔轉運使減徭
役存恤九月李繼遷陷清遠軍十月張斌破契丹於長城口

十一月王顯破契丹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益州河外砦
主李瓊以城降西夏上念其力屈就擒特釋其親屬五年春
正月環慶部署張凝襲諸蕃焚族帳二百餘斬首五千級降
九百餘人三月李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五月知榮州
褚德臻坐盜取官銀棄市蠲天下逋負繼遷以衆二萬攻麟
州知州衛居實率城兵擊走之殺傷過半秋七月詔終南隱
士种放對於便殿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第宅冬十月涇原
部署言蕃內屬蕃族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十二月
白州人黃受百餘歲賜粟帛十二月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
岩爵一級六年以西涼府六合首領潘羅支爲朔方軍節度

靈州西面都巡檢使三月餞种放還山四月李繼遷寇洪德
砦蕃官慶香等擊走之以慶香等領刺史契丹來侵戰望都
縣副都部署王繼忠陷於敵發河東廣銳兵赴援五月鎮戎
都戰沒將士子孫六月詔命官流寓沒嶺南者給緡錢歸葬
豐州瓦窯沒劑如羅昧克等族以兵濟河擊李繼遷敗之隴
山西首領禿逋等貢馬願附大兵擊賊秋七月西蕃八部二
十五族納質歸附九月出內府緡帛市穀實邊李繼遷攻西
涼知府丁惟清沒焉平鄉縣民邢讓妻產四男景德元年春
正月大赦改元契丹言泥族拔黃三百餘帳內屬詔民間天
象器物讖候禁書並納所司匿者死河西蕃部四十五族首

承天節壬辰

領卒爲內附潘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擊李繼遷敗之繼遷中流矢死三月威虜軍守將破契丹於長城口斬獲甚衆己亥皇太后崩羣臣三上表請聽政不允李沆等詣宮門見帝毀瘠甚言西北軍事方殷請聽政己酉於崇政殿西廡衰服慟哭見羣臣四月詔三千里外貢承天節者罷之益部民李仁美因進狀告百餘歲詔賜粟帛四月北平砦威虜軍合兵大破契丹契丹統軍撻覽率衆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并衆攻定州宋兵拒於唐河高繼勳率兵擊敗契丹欲萬騎於岢嵐軍十月詔傍郡歷代聖賢陵墓令漕運所經州軍長吏兼發運事

王繼忠上言契丹請和命閤門祗候曹利用往答之以雍王元份爲東京留守十一月契丹攻瀛州知州李延渥率兵敗之殺傷十餘萬官吏進秩賜物有差契丹過冀州知府王嶼擊走之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駐蹕韋城縣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苦寒朕安用此王繼忠數馳奏請和帝謂宰相曰繼忠言契丹請和雖許之然河冰已合且其情多詐不可不爲之備契丹兵至澶州北犯前軍西陣其大帥撻覽耀兵出陣中伏弩死丙子帝次澶州渡河幸北砦御城北樓召諸將撫慰曹利用使契丹還十二月契丹使韓杞來請和上幸城南臨河亭賜緊凌軍錦

犒幸北砦又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御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遣監西京左藏庫李繼昌使契丹定和遣使安集河北流民經蹂踐者給復二年收瘞暴骸死事官吏錄其子孫留守雍王元份疾命參知政事王旦權東京留守車駕發澶州大寒賜道傍貧民襦袴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契丹兵出塞上至自澶州幸雍王元份宮視疾二年春正月放河北諸州强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都部署爲一罷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所在屯軍儲餽給勿調民飛輓

緣邊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沒蕃漢口歸業者給資糧遣太子中允孫僅使契丹禁邊民入外境掠奪八月雍王元份薨丙戌有司上新定權衡法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幸興國寺觀譯經命近臣慮開封府繫囚詔荊湖溪峒民爲蠻人所掠而歸者給還舊產十一月丙辰享太廟丁巳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以寇準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契丹使來賀承天節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以王欽若爲之對京畿父老於長春殿賜帛有差三年春正月親釋道貢繫囚振畿縣貧民收瘞遺骸詔緣邊歸業民給復三年置常平倉二月謁明德皇后攢宮賜守奉人緡帛以宋州爲應天府以王旦爲

工部尚書平章事詔儆諫臣悉心獻替五月朔日當食不虧渭州妙娥族三千餘帳內附黎桓死交阯亂知廣州凌策請發兵定之帝以黎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命安撫之邵曄上邕州至交阯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雖當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甲子大宴含光殿始用樂八月閱太常新集雅樂詔川峽戍兵二年者代之九月放西州納質人夏州趙德明奉表歸款冬十月以德明為定難軍節度封西平王四年春正月以知樞密事陳堯叟為東京留守車駕發京師次中牟縣除道負釋繫囚賜父老衣帶所過如之次永安鎮帝素服詣諸陵二月幸西京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官先塋在洛者賜告祭拜詣西京建太祖神御殿置國子監武成王廟幸上清宮賜酺三日御五鳳樓觀酺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贈封唐孝子潘良瑗及其子季通墓詣河南府置後漢高祖廟車駕發西京次鄭州遣使祀中嶽及周嵩懿二陵賜隱士楊璞絹帛三月上至自西京謁太宗神御殿趙德明遣使來謝因貢駝馬優賜答之詔天下收瘞遺骸致祭蠲河南府倉庫吏逋負錫繒絹帛四十五萬夏四月詔嶺南官除赴及時以避炎瘴皇后郭氏崩命兗州增二十戶守孔子墳閏月臧劍龍等三十九州軍茂貢物變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五星聚而伏於鶉火秋

七月宜州兵亂軍校陳進殺知州劉永規挾判官盧成均為首詔閤門使曹利用討之交州來貢賜黎龍廷九經及佛書以龍廷為靜海軍節度交阯郡王賜名至忠十月曹利用破賊於象州擒盧成均斬陳進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黃帛曳左承天門鴟尾上有司以聞上召群臣拜迎於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賜京師酺契丹旱求市麥種趙德明饑請易粟並許之詔黎雅維茂四州瘴地其官二年一代三月兗州諸路父老進士及文武官發吏者詣闕請封禪表凡五上夏四月詔以十月有事於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趙安仁為泰山封禪經度制置使作昭應宮詔緣路行宮符屋止加塗墍毋別創置天書儀衛使副扶侍使都監夾侍凡有大禮即命之詔權京至封禪以前不舉樂所經州縣勿以辭伎來逆放後宮一百二十人六月天書再降於泰山醴泉北迎天書於含芳園雲五色見黃氣如鳳駐殿上群臣表上尊號詔諸州市上供物非地土所宜者罷之八月詔東封道路軍馬毋犯民稼毋治道役民黔州磨嵯洛浦蠻首領龔行滿率族二千三百人內附以向敏中權東京留守奉天書告太廟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於仗內習封禪儀於崇德殿冬十月上御蔬食是夕五星順行同

色五緯發京師扶侍使奉天書先道次澶州駐蹕鄆州神光
[illegible]昊天玉冊上法駕入乾符縣奉高宮王欽若等獻泰山芝
草三萬八千餘本五色雲起嶽頂法駕臨山門黃雲覆輦道
經險峻降輦步進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
太祖太宗配帝袞冕奠獻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群臣享五
方帝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傳呼萬歲振動山谷降谷口日有
冠黃氣紛郁禪祀首如封祀儀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
回鑾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作會真宮御朝覲壇之壽昌
殿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並
進秩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宴泰

山父老於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十一月幸曲阜縣謁文宣
王廟餔袍再拜謁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
林加諡孔子曰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給近便十戶奉
塋廟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疋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
禮郎近屬授官賜出身者六人追諡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
令青州立廟周文公曰文憲王曲阜縣立廟賜諸蕃使袍笏
次鄆州帝至自泰山奉天書還宮詔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
命王旦奉上太祖太宗謚冊親享太廟十二月御乾元殿受
尊號以宗室子弟為諸州刺史及各衛將軍諸路歲稔米斗
七八錢二年春正月以封禪慶成賜宗室輔臣襲衣金帶器

幣二月詔立曲阜縣孔子廟學舍秋七月詔天下赦前逋負
冬十月詔天下並天慶觀兗州霖雨害稼振恤其民帝既封
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太常少卿崔立言水發徐州旱
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火災天所以警驕惰戒淫佚也願區
作壝尚何足言哉三年二月交州黎至忠卒大校李公蘊自
稱留後召輔臣於宣聖殿謁太宗聖容玉皇像三月以公蘊
為靜海節度封交阯郡王夏四月賜泰山隱士秦辨號貞素
先生放還山六月契丹飢來市糴詔雄州糶粟二萬石振之
河中府父老請祀后土頒天下釋奠先聖廟儀并祭器圖詔
陝西民飢有鬻子者官為購贖還其家文武官等三上表請

祠汾陰后土八月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州府長吏勿以修
貢助祭煩民以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王旦為祀汾
陰大禮使王欽若為儀禮使詔汾陰路不得侵暴民田如東
封之制以向敏中權東京留守詔給沙門島流民口糧四年
春正月將祀汾陰謁太宗元德皇后聖容奉天書發京師日
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翼仗陳堯叟獻白鹿陳
鑾殿於訾村望拜諸陵二月東京獄空壬子出潼關渡渭河
遣近臣祠西嶽次河中府丁巳黃雲隨天書輦次寶鼎縣奉
祇宮濮泉涉有光如燭祀后土地祇是夜月重輪紫氣四塞
作太寧宮大赦天下文武官並遷秩應敘封欲同授祖父母

至鄭召草澤李濱劉巽濆以疾辭授巽大理評事次華州幸
雲臺觀紫雲如龍起嶽上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束帛
次閿鄉縣召見道士李又玄問以無為之要次陝州召草澤
魏野辭疾不至次西京幸呂蒙正第賜御服金帛詔葺所經
歷代帝王祠廟發西京謁安陵永昌諸陵不果登孝列子廟
夏四月上至自汾陰五月廬宿泗等州麥自生詔州城置孔
子廟從七月除閩浙荊湖廣南歲丁錢四十五萬八月錄唐
賢臣後裔及秀實等孫授官詔文武官有言邊攻得失邊防
陳奏者並賜對冬十月定江淮鹽酒價有司慮失歲課帝曰
苟民成課稍失何傷五年夏四月有司請違法販茶者

許同居首告帝曰以利敗俗非國體也不許修儀劉氏進封
德妃八月淮南旱減運河水灌民田仍寬租限州縣不能存
恤致民流亡者罪之九月司空致仕張齊賢入對冬十月延
恩殿設道場帝睹九天司命天尊降大赦天下閏月謝太廟
群臣上尊號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御製配享樂章并二
舞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真觀德十一月親祀玉皇於朝元
殿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十二月作景靈宮立德妃
劉氏為皇后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預民政置淑儀淑容
順儀順容婉儀婉容在昭儀上置司宮令在尚書上以婕妤
楊氏為婉儀貴人戴氏為修儀美人曹氏為婕妤詔宗正寺

以帝籍為玉牒三月詔沙門島流人罪輕者徙近地建安軍
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像成以丁謂為迎奉使夏五月聖像
至詔所經郡邑減繫囚死罪流以下釋之升建安軍為真州
謁聖像奉安於玉清宮秋七月亳州官吏父老請謁太清宮
八月詔來春親謁太清宮以丁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加號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太清宮枯檜再生謁玉清昭應宮
十一月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飾以仙人寶禽與
獸之狀十二月天書扶持使趙安仁上奉天書車輅鼓吹儀
仗獻天書於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幸開寶寺上
清宮幸太一宮戎瀘蠻寇平七年春正月慮囚車駕奉天書

發京師次奉元宮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王旦上混
元上德皇帝冊寶朝謁太清宮天書升輅兩雪俟霽法駕繼
進往氣彌望是夜月重輪幸先天觀廣靈洞霄宮升亳州為
集慶軍節度太史言含譽星見御均慶樓賜酺三日建南京
歸德殿作鴻慶宮二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至自亳州詣天
地壇非洗事概臨者衍饗太廟恭謝天地大赦天下三月青
州民趙嵩百一十歲詔存問之夏四月河南府獄空有鵲巢
其戶生二雛六月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封婉儀楊氏
為淑妃秋七月命大臣奉安太祖太宗聖像於鴻慶宮尊上
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十

二月、癸丑朔、日當食不虧、作元符觀、天下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表告玉皇大天帝聖號、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置清衛二指揮、奉宮觀。皇女入道。二月、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束帛。以楚王元佐爲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九月、嗢厮囉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人以自効。九年、八月、群臣請受尊號冊寶、從之。六月、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彌覆郊野、食民田殆盡。九月、宗哥嗢厮囉寇狀羌砦、曹瑋擊敗之、斬首千餘級。青州飛蝗赴海死、積

海岸百餘里。諸民有私廩振貧乏者、三千石至八千石、第授助教文學上佐之秩。十一月、以唐裴度孫坦爲鄭州助教。承嘉縣民張資妻產四男。天禧元年春正月、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上聖祖寶冊、上太廟諡冊、享六室、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宰相讀天書於天安殿、遂幸玉清昭應宮、作欽承寶訓、述示群臣。命王旦爲兗州太極觀上冊寶使。二月、置諫官御史各六員、每月一員奏事、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三月、免潮州逋鹽三百七十萬有奇。奉太祖聖容於西京應天院、向敏中爲禮儀使。除昇州後湖租錢五十餘萬。盜發後漢高祖陵、論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

內侍王克讓以禮治塋、御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樵採之禁。冬十月、諭諸州災沴不以聞者論罪。十一月、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弟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二年春二月、右正言劉曄請自今言事許升殿、從之。五月、西京訛言妖如帽、夜蜚、民甚恐。六月、訛言帽妖至京師、民夜叫譟達曙、詔捕嘗爲邪法人耿槩等、棄市。八月、群臣請立皇太子。詔立昇王禎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宗室加恩、群臣賜勳一轉。作元良箴、賜皇太子。三年秋七月、群臣表上尊號。八月、大赦天下、普度道釋童行。冬十一月、謁景靈宮、饗太廟、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御天安殿受

尊號冊。四年春、贈處士魏野著作郎、賜其家束帛。二月、帝不豫。秋七月、入內副都知周懷政伏誅。八月、永興軍都巡檢使朱能殺中使叛、自殺。九月、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冬十月、命依唐制雙日不視事、帝自不豫浸少臨行。至是、幸正陽門觀酺、人情大悅。十一月、召近臣於龍圖閣觀御製文詞、帝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於此。宰臣丁謂請鏤板宣布、內出御製七百二十二卷付宰臣。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使等參議行之。太子上表陳讓、不允。詔自今群臣五日於長春殿起居、雙日視朝於承明殿。丁謂請作天章閣

奉安御集、十二月、立太子、親政、詔內臣傳旨須覆奏、皇太子
聽事資善堂、命張景宗傳聞、帝不豫、力疾御承明殿、賜宰
相手書、諭以輔導儲貳之意、五年春正月、帝疾愈、出幸啓聖
院、二月、審刑院言天下無斷獄、以孔子四十七世孫聖佑襲
封文宣公、秋七月、新作景靈宮萬壽殿、九月、唃厮囉請降、華
州上言山前阜頭峪越八盤嶺、摧陷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
溢其聚湧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陷居民六社、凡數百
戶、林木盡合、無存者、冬十月、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慶
會、皇太子押班、乾興元年、二月、大赦天下、帝不豫、增劇、移於
山川神祇、戊午、帝大漸、遺詔皇太子於柩前即位、尊皇后為

皇太后、權處分軍國、淑妃為皇太妃、是日、帝崩、年五十五、在
位二十六年、贊曰、真宗初即位、相臣李沆慮其多作為、數奏
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
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奉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
日修遼史、而後推求宋史之微意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
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
手接飛雁、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
諸臣。因見契丹之習、又知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
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
不知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其計抑末矣。

終

史稿卷二百十九

宋史二

本紀

仁宗皇帝、諱禎、真宗第六子、李宸妃所生、章獻皇后無子、養
為己子、仁孝寬裕、喜愠不形於色、天禧二年、冊為皇太子、四
年、當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向立、聽輔臣參決諸司
事、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遺詔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
為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大赦、山陵諸費、毋賦於民、三月、作
受命寶、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帷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六月、內侍首押班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誅、冬十月、葬真宗

皇帝於永定陵、命以天書從葬、詔曰、大明之舞、唃厮囉
立遵求內附、初御西閣、講筵、命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天聖
元年春正月、命三司節浮費、廷立計置司、二月、栽節齋醮
道場、三月、司天監上崇天曆、秋七月、令天下建寶同月、詔造
院女工及營繕配南兆作坊者並釋之、二年八月、幸國子監
謁孔子、遂幸武成王廟、十一月、朝饗玉清昭應景靈宮、饗太
廟、祀天地於圜丘、大赦、百官上尊號、及皇太后尊號、立皇后
郭氏、三年夏四月、詔三館秘書藏太清樓、賜隱士林逋粟帛、
六月、環原州屬羌叛、環慶都監趙士隆死之、四年春正月、涇
原兵破康奴族、鄜延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閏月、赦江淮

歲滑米五十萬石。錄周世宗後柴元亨爲三班奉職。十二月，發米六十萬斛貸畿內饑。帝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宰相王曾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五年秋七月，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詔西川、廣南在官物故者，遣人護送其家。嶺選鄉官爲給食。滑州河平。六年夏四月，命權三司歲調上供物。八月，錄唐張九齡後。十一月，京西穀斗十錢。七年二月，貶左僕射曹利用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自殺。閏月，禁京城創造寺觀。三月，詔契丹饑民所過給米，分送唐、鄧等州，以閑田處之。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在外者實封

以聞。夏四月，李公蘊卒，其子德政遣人來告，以爲交阯郡王。五月，御承明殿，臣僚請對者十九人，日昃乃罷。六月，玉淸昭應宮災。初，大中祥符元年，詔建宮以藏天書，七年宮始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至是夜中大雷雨，火發至曉，而盡燬諸宮觀。後十一月，詔凡經郊祀，錄周世宗子孫一人。八年五月，賜蘄州虎山張乾曜號澄素先生。秋七月，詔近臣宗室觀祖宗御書於龍圖天章閣。詔流配人道死者，其妻子給食送還鄉里。九年秋七月，契丹使來告其主隆緒殂，遣使祭弔及賀宗眞立。九月，祠西太一宮。閏月，翰林侍讀學士孫奭請老，命知兗州，曲宴太淸樓送之。十二月，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

十以上者注近官。明道元年春二月，同平章事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以眞宗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妃薨。八月，授明殿燬，爲宮遣大將軍愛州團練使。大內火，延八殿，移御延福宮。詔群臣極言闕失。十一月，以修大內成，恭謝天地於大安殿，爲太廟。大赦，改元。百官進秩，優賞諸軍。夏王趙德明卒，以其子元昊爲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十二月，詔褒孫益者葵救毋隆殺。二年春正月，詔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淮饑民，遣使督視。二月，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廟，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是日上皇太后尊號紀念慶於東郊躬耕籍田，百官上尊號。三月，皇太后崩，謚曰莊獻。遺誥尊皇太妃爲皇太后。夏四

月，追尊宸妃李氏爲皇太后，謚曰莊懿。帝始知爲妃所生。詔臣僚宗戚命婦毋得進獻，斬恩澤及禁親戚通表章乞創修寺觀。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召還宋綬、范仲淹。五月，詔中外勿輒言皇太后垂簾時事。六月，錄周世宗及高季興、李繼孟、昶、劉繼元、劉鋹後。赦天下歲貢物。秋七月，詔知富平縣事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詔以蝗旱去尊號，告天地宗廟，仍令中外直言闕政。九月，隨莊懿太后梓宮二日。冬十月，祔葬莊獻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賜周王祐爲皇太子。詔增宗室奉。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詔修周廟。出宮人二百。廢皇后郭氏爲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

宮、御史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御史大呼殿門請對、詔宰相告以皇后當廢狀、出道輔及諫官范仲淹、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景祐元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夏四月、開封府判官龐籍言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帝杖內侍、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罷西川織錦上供、毀天下無額寺院、八月、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向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九月、百官請雙日御前殿、如先帝故事、詔可、詔立皇后曹氏、十月、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大安之曲、二年春正月、侍講學士楊安國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置左右、帝御邇英閣、讀正說覽歷

代戶口登耗之數、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知審官院楊偕曰、先帝作此、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光羨。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太宗眞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五月、議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九月、作睦親宅、命中丞杜衍汰三司胥吏、冬十一月、廢后郭氏薨、詔發景靈宮饗太廟奉慈廟祀天地於圜丘、大赦、錄五代及諸國後、受尊號、加恩百官、三年春正月、追復郭氏為皇后、詔兩制禮官詳定京師士民服用居室之制、三月、詔兩省卿監刺史閤門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勞賜之、夏五月、肆

求館閣逸書、錄繫囚、九月、幸睦親宅、宴宗室、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四年春正月、置赤帝像於宮中祈嗣、七月、詔河東河北州郡密嚴邊備、十二月、并代忻州地震、吏民壓死者、三萬二千三百六人、傷五千六百人、遣使撫存其民、賜死傷之家錢有差、滑州民蠶成被、長二丈五尺、寶元元年春二月、復日御前殿、三月、詔天下諸州月上雨雪狀、十二月、趙元昊反、二年春正月、元昊表請稱帝改元、夏四月、放宮女二百七十人、五月、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削元昊官爵、除屬籍、以夏竦兼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范雍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康定元年春正月、賜國

子監學田五十頃、元昊寇延州、執鄜延環慶路副都總管劉平石元孫、詔陝西運使明鎬募強壯備邊、出內藏緡錢十萬賜戍邊禁兵之家、命韓琦安撫陝西、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陝西馬、詔樞密院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市糴軍儲、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事、降范雍知安州、出內庫珠償民馬直、鄜延路兵馬都監黃德和坐棄軍腰斬、元昊陷塞門砦、兵馬監押王繼元死之、秋七月、遣使以討元昊告契丹、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境、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劉師子定川堡、戰士死者三千餘人、遂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任

福破白豹城十二月出內藏庫䌷一百萬糴軍儲鑄當十錢
椿助邊費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請和元昊寇渭州環慶路
副總管任福敗於好水川福及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人三
月以陳執中同陝西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知永
興軍夏竦判永興軍五月出內藏緡錢一百萬助軍費詔夏
竦屯鄜州陳執中屯涇州六月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
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詔近臣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通
判縣令秋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
監押王顯死之陷豐州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十
二月司天監上崇天萬壽曆詔陝西諸路總管及轉運使兼

營田二年春二月詔河北彊壯刺手背爲義勇軍三月契丹
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割地夏四月知制誥富弼報使契丹五
月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請對契丹集兵幽州聲言來侵河
北京東皆爲邊備六月出內藏銀紬絹三百萬助邊費秋七
月富弼再使契丹九月契丹遣耶律仁起劉六符持誓書來
閏月元昊寇定州砦涇原路副都總管葛懷敏戰歿諸將死
者十四人大掠渭州而去冬十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
屯涇原契丹遣使來報撤兵十一月以泰州處士孫復爲國
子監直講三年春正月元昊自名曩霄遣人來納款稱夏國
二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立四門學夏

四月遣依安軍判官邵良佐使元昊許封冊爲夏國主歲賜
茶䌷築欽天壇於禁中虎翼卒王倫叛於忻州秋七月詔二
府不限奏事常制得數隊留對獲王倫八月詔諫官日赴內
朝十一月五星皆在東方四年春正月詔天下州縣立學緣
府部子儀後五月幸國子監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
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遂幸武成王廟秋七月契丹遣
使來告伐夏國八月保州雲翼軍殺官吏據城叛命左正言
田況度視聽便宜行事九月保州平冬十月賜曩霄誓詔歲
賜銀絹茶綵凡二十五萬五千封曩霄爲夏國主五年閏月
曩霄遣人來謝冊命七年三月詔天下有言寬恤民力之事

有司驛置以聞以其副上轉運司其可行者亟行之五月詔
放天下逋負詔西北二邊有大事二府與兩制以上雜議之
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八年閏月貝州平親從官顏秀
等夜入禁中謀爲變宿衛兵捕殺之磔王則於市知貝州張
得一坐降賊伏誅曩霄卒三月詔輔臣曰西陲備禦兵冗賞
濫朕知所從卿等各以所見條奏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
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
虐法令不便於民者朕欲聞之其悉以陳召諭知制誥諫官
御史凡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害
錢法是非讒人害政奸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悉使對於

篇夏四月封曩霄子諒祚爲夏國主秋七月以河北水令州
縣募饑民爲軍罷秋宴詔以江淮漕米轉給河北州軍十二
月冊美人張氏爲貴妃皇祐元年春正月以河北水災罷上
元張燈停作樂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無
爲軍獻芝草凡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
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二年春二月出內庫絹五十
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諸路以備軍賞以大慶殿爲明堂詔明
堂禮成群臣毋上尊號六月出新製明堂樂八曲及自製黃
鍾五音五曲隸於太常出內藏絹百萬市糴軍儲九月閱雅
樂朝饗景靈宮饗太廟大饗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眞宗

配如圜丘大赦百官進秩一等詔自今內降指揮百司執奏
毋輒行敢因緣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閏十一月詔后妃
之家毋得除二府職任詔中書門下省兩制及太常官詳定
太樂三年六月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命姑免罪減州
郡自今勿復獻兩制禮官上大樂名曰太安四年夏四月廣
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橫貴等八州圍廣州命知貴州陳曙
率兵討之六月起前衛尉卿余靖爲湖南安撫使前尚書屯
田員外郎楊畋體量安撫廣南提舉經制盜賊事智高引衆
去廣州廣東兵馬鈐轄張忠知英州蘇緘邀擊於白田忠戰
歿廣東兵馬鈐轄蔣偕敗於路田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安撫

湖南江西九月廣西鈐轄王正倫討智高於昭州館門驛戰
歿智高入昭州以狄青爲宣撫荊湖路提舉廣南經制賊盜
事智高襲殺蔣偕於太平場冬十月儂智高入賓州復入邕
州十二月錄唐顏眞卿後五年春正月狄青敗智高於邕州
斬首五千餘級智高遁去五月詔輔臣凡有大政許對後殿
六月作集禧觀成詔武臣知州軍須與僚屬參議公事毋專
決秦州路總管劉渙破蕃部斬首二千餘級八月詔民訴災
傷而司監不受者許州軍以狀聞十二月詔轉運官毋得進
羨餘以曹陳許鄭滑州爲輔郡隸畿內至和元年春正月貴
妃張氏薨禁京城樂一月追冊爲皇后謚溫成二年春二月

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夏四月契丹遣使持本國三世畫像來
求御容定差衙前法五月詔中書公事並用祖宗故事儂智
高母弟妻子伏誅應天府貢大麥一本七十穗小麥一本二
百穗九月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眞殂帝爲發哀成服於內
東門幕次遣使祭弔及賀洪基立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
御大慶殿受朝是日不豫赦天下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夏
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江
河決溢河北尤甚六月免畿內京東西河北被水民賦租雨
壞太社太稷壇詔群臣實封言時政闕失秋七月出內藏銀
絹三十萬振貸河北九月大赦改元二年春三月賜禮部奏

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覓鵬落始此夏四月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五月夏人襲殺管勾麟府軍馬公事郭恩詔舉行磨勘法命孫抃舉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八月置廣惠倉冬十月班祿令三年春正月鑿永通河夏四月詔守令或貪恣耄昏以弛爲寬以苛爲察以增減賦斂爲勞以出入刑罰爲能而部使者與之眾劾自今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以稱朕意以韓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詔三司歲上天下稅賦之數三歲一會廢籍以聞詔明年正月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減常膳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辛丑

御正殿復常膳以自冬雨雪不止遣官分行京城賜孤窮老疾錢農縣委令佐爲糜粥濟飢二月罷榷茶三月命近臣同三司減定民間科率夏四月封柴氏後爲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五月詔兩制臣僚舊制不許詣執政私第所舉薦不得用爲御史今除其法六月群臣請加尊號不許詔轉運使司凡隣州飢閉糶者以違制論放宮女二百十四人秋七月放宮女二百三十六人冬十月朝饗景靈宮大祫於太廟大赦詔諸路監司察士有學行爲鄉里所推者以聞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復其一丁五年春正月錄劉繼元後五月置寬恤民力司六月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

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遣官分行天下訪寬恤民力事秋七月交阯與甲峒蠻合兵寇邕州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死之詔發諸州兵討捕冬十月深州野蠶成繭被於原野十二月補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爲州助教六年春三月以昭文館大學士富弼母喪罷宴五月分命官錄三京繫囚秋七月詔臺諫爲耳目之官乃聽險陂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類非忠厚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儆百工務敦行實有弗改者糾之七年春正月詔南郊以太祖配爲定制二月詔開封府市地於四郊并給錢瘞民之不能葬者彭城鋪離地生麪十餘頃民取以食夏國主諒祚進馬求賜書詔賜九經還其馬五月

詔以皇姪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奉安真宗御容於壽星觀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諸陵九月朝饗景靈宮饗太廟大饗明堂奉真宗配大赦加恩百官詔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八年春二月帝不豫下德音減天下四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中書樞密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閤三月御內東門幄殿優賜諸軍緡錢御延和殿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辛未帝崩壽五十四遺制皇子即位皇后爲皇太后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葬永昭陵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

爲燕私常服澣濯帷衾裯多用絁絁宮中夜因不寐而饑
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帝曰比聞禁中每有宣索
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每夜宰殺以備不時供應耳坐失
人死罪者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
用辟乎在位日久明於人之情僞尤惡訐人陰事嘗曰言
官當務大體非事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故一時
士大夫習爲惇厚夏人犯邊纔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
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賢主矣
英宗皇帝諱曙濮安懿王允讓子四歲仁宗養於內豫王生
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服御儉素每以朝服見教授曰師道

敢弗敬乎賜名宗實爲右衛大將軍嘉祐中宰相韓琦等請
建儲仁宗曰宗子有賢知可付者卿等其勿憂時帝服濮王
喪起知宗正寺帝以終喪辭奏四上乃聽喪終復授前命又
辭七年立爲皇子改今名帝聞詔稱疾辭益堅詔同判大宗
正事安國公從古等往諭旨卽卧內起帝入見齋居嚴自是
日再朝或入侍禁中封鉅鹿公八年仁宗崩夏四月壬申朔
皇后傳遺詔命帝嗣皇帝位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
宰臣不可乃止尊皇后曰皇太后帝請皇太后同聽政皇太
后御小殿垂簾宰臣奏事立高氏爲皇后五月以疾未平命
宰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及寺觀嶽瀆名山六月契丹遣

蕭福延來祭弔秋七月初御紫宸殿見百官九月以皇子頊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王契丹遣蕭素來賀卽位十二
月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淮陽王頊出閤治平元年
春正月改元夏四月放宮女百三十五人五月皇太后還政
日御前後殿詔皇太后稱聖旨出入儀衛如章獻太后故事
其有所須內侍錄旨付有司奏御卽行以病愈命宰相謝天
地宗廟社稷六月以淮陽郡王頊爲潁王增宗室教授作睦
親廣親宅八月錄周世宗後十一月科陝西戶三丁之一刺
以爲義勇軍凡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諫
官司馬光諫不聽二年夏五月詔宗室封王者子孫襲爵六

月錄因詔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奉濮安懿王典禮旋罷之
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在合經遣官與契丹定疆界詔裁乘輿
服御放宮女百八十人群臣上尊號不允八月大雨地上涌
水壞官私廬舍宮中積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多溺
死官爲葬無主者千五百餘人以雨災責躬乞言學士草詔
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以戒朕不德可
更曰協德交修十一月朝饗景靈宮饗太廟有事南郊大赦
上皇太后冊三年春正月契丹改國號爲遼溫州火燒民房
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皇太后下書門下封濮安懿王宜如
前代故事王夫人王氏韓氏任氏皇帝可稱親尊濮王爲皇

夫人爲后以塋爲園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事詔如皇太后旨以濮王子宗懿爲濮國公五月謂宰相曰朕欲與公等日論治道中書常務有定制者付有司行之冬十月詔兩日一御邇英閣十一月帝不豫十二月立潁王頊爲皇太子大赦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勳一轉遣使以遺約寇還貢夏國諒祚獻方物謝罪四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丁已帝崩壽三十六葬永厚陵帝自居睢親宅彝德著聞宗室有假金帶而還以銅帶又有犀帶直三十萬殿侍亡之帝俱置不問其辭皇子之命極爲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嫡嗣吾即歸矣及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嘗

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之序方詔有司改革會崩神宗遂而行之

神宗皇帝諱頊英宗長子也天性好學日晏忘食正衿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侍講王陶入侍帝率弟顥拜之英宗不豫帝引仁宗故事請兩日一御邇英殿閣講讀以安人心十二月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已英宗崩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詔東平郡王允弼襄陽郡王允良朝朔望弟顥封昌王頵樂安郡王群臣進秩有差二月立向氏爲皇后詔公主下嫁者行見舅姑禮舊例長公主

凡有表章不稱妾禮院議謂男子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室伯叔皆稱臣公主理宜稱妾況家人之禮難施於朝廷請自太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各據國封稱妾從駙馬都尉王師約之請也西蕃首領掛羅鉢塢令結誘蕃部二百餘帳投夏國捕獲之斬以狗昌王顥樂安郡王頵乞罷官行服不許閏月夏國主諒祚遣使謝罪詔求直言以孟夏農勞之時令監司戒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民有艱食者振之夏四月詔內外所上封事令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以聞錄內六月詔天下官吏有知徭役利病可議寬減者以聞詔中書樞密細務歸之有司九月祧僖祖祔英宗神主於太廟

樂曰太英之舞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滕甫考諸路監司課績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十二月詔求直言二府各舉所知詔以州縣吏並緣爲奸致獄多瘐死歲終會多寡以制其罪著爲令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避殿減膳罷朝賀命宰臣曾公亮等極言闕失增太學生百人三月夏主諒祚卒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爲龍腦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數十萬斛色黑如炭夏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五月募饑民補廂軍六月錄唐魏徵狄仁傑後命司馬光滕甫裁定國用秋七月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群臣表上尊號不許九月封

太祖曾孫從式安定郡王、臧后妃臣僚薦奏推恩、詔三司裁定宗室月料給賜、冬十月給天下祭四衣食薪炭出奉宸庫味付河北買馬、十一月朝饗太廟、遂享於郊宮祀天地於圜丘大赦、群臣進秩有差、十二月賜夏主秉常詔、許以塞門安遠二砦易綏州、二年春二月、作安英宗神御於景靈宮、二月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四月群臣再上尊號不許、詔內外士木工、五月宴紫宸殿、初用樂、台州民延贊等九人、年百歲以上並授本州助教、九月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冬十月夏人渝盟、郭逵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改名綏德州、命逵選將留守、具詔御史諸對、許直由閤門上殿、

三年春正月、錄唐李氏後、詔諸路散青苗錢、三月孫覺呂公著張戩程顥李常極言新法不便、上不聽、賜進士蘇丕號安退處士、秋七月、夏人犯大順城、知慶州李復圭遣環慶路鈐轄李信、慶州東路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出戰、兵少致敗、復圭誅信等、避飾制、斬信及甫、詠死於獄、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於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貶李復圭保靜軍節度副使、十一月官師行之士二十一人、授布衣王存宣撫司指揮使、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擊走之、十二月立保甲法、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夏人寇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行免役法、四年春正

月种諤襲夏兵於囉兀北、大敗之、遂城囉兀、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王安石請罷天下廣惠倉田爲三路及京東常平倉本、從之、渝州夷賊李光吉叛、巡檢李宗閔戰死、命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討平之、种諤領兵入西界、斬獲甚衆、二月詔治沮青苗法者、三月夏人陷撫寧堡、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職者、种諤坐陷撫寧堡、責授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六月群臣上尊號、不許、秋七月詔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八月復春秋三傳明經進士、九月大饗明堂、以英宗配、夏人入貢、十月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十二月歸夏俘、五年春正月詔聽降羌歸附、置邏卒察謗議時政者、五月詔宗室袒免親以外許應舉、

以青唐大首領俞龍珂爲西頭供奉官、賜姓名包順、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復武勝軍、升爲熙州、鎮洮軍節度、韶破木征於鞏令城、九月少華山崩、十一月章惇開梅山、置安化縣、六年春正月以僖祖爲始祖、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二月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惟吉敗之、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三月以四月朔日當食、避殿減膳、置諸路學官、宰相上表請復膳、不許、夏四月甲戌朔日食不見、御殿復膳、秋七月詔沿邊吏殺熟戶邀賞者戮之、九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王韶入岷州、以復熙河洮岷等州、御紫宸殿受群臣朝賀、解所服玉帶賜安石、十一月親祀太一宮、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

夾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青宜結鬼章戰於踏白城敗死屠
逆州三月木征鬼章寇岷州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遼遣林
牙蕭禧來言河東疆界命太常少卿劉忱議之遣使報聘於
遼以災異求直言夏四月王韶破西蕃於結河川進築珂諾
城與蕃兵戰破之斬首七千餘級焚二萬餘帳木征率酋長
八十餘人詣軍門降王安石罷詔王韶發木征及其家赴闕
遼遣樞密副使蕭素議疆界於代州境上以木征爲榮州團
練使賜姓名趙思忠秋七月群臣上尊號不許冬十月詔韓
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十一月祀天地於
圜丘赦天下十二月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甯井長

寧央及武都夷內附八年春二月以王安石同平章事三月
頒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從之遼蕭禧再來遣韓縝
往河東會議知制誥沈括報聘夏四月正稱祖禘祫東嚮位
沈括上奉元曆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主簿李逢謀反辭
連右羽林大將軍世居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命御史中
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御史徐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
革等伏誅徐趙晉從六月太師魏國公韓琦卒以琦配饗英
宗廟庭秋七月命韓縝如河東割地十一月交阯陷欽州康
州九年春正月交阯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下溪州刺史彭
師晏及天賜州降遣使祭南嶽南海告以南伐贈蘇緘奉國

軍節度使諡忠勇以其子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二
月以郭逵爲安南招撫使趙禼副之詔占城真臘合擊交阯
宗哥首領鬼章寇五牟谷蕃官劉寶納支邀擊大破之城茂
州六月綿州都監王慶崔昭用劉珪左侍禁張义援戚茂州
死之靜州將楊文緒結蕃部謀叛王中正斬之郭逵遣鈐轄
和斌等督水軍涉海自廣東入諸軍自廣南入冬十月王安
石罷十二月郭逵敗交阯於富良江獲李乾德僞太子洪真
乾德遣人奉表詣軍門降遂班師十年詔諸州歲以十一月
給老疾貧乏者粟盡三月乃止赦李乾德罪秋七月群臣上
尊號不許河決曹村下埽澶淵絕流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

濼凡壞郡縣四十五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詔諸州官
出抵而論並從中書樞密覆奏其所恩澤親免罪者劾之十
一月以西蕃邈川都首領青宜結鬼章爲廓州刺史阿令骨
爲松州刺史元豐元年春正月以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舒
國公三月御邇英閣沈季長進講周禮八法冬十月韓存寶
伐瀘夷後城十有三圍十二月青州民王貫以復父讐免死
刺配鄰州二年春正月詔以經義論試宗室京兆府學教授
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八月詔增太學生舍爲八十
齋齋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月一私試歲一
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冬十月交阯歸所掠

民詔以順州賜之三年春正月詔審刑院刑部斷讞官失入
者歲具數罰之以光獻皇后弟昭德軍節度使曹佾為司徒
兼中書令封濟陽王夏四月瀘州夷乞弟寇戎州兵官王宣
等戰歿增因于監歲賜錢六千緡詔三伏內五日一御前殿
瀘州進士劉堂上制盜十策授蕭縣尉臨朐盜郝石化為魁
七月詔自今遇大禮罷上尊號九月大饗明堂以英宗配
赦天下四年春正月詔試進士加律義三月詔在京官毋泉
得仇政有服親夏四月御延和殿閱保甲詔罷南郊合祭天
地親祀北郊如南郊儀山陰縣主簿佘行之謀反伏誅五月
月封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於絳州六月

夏人因其主秉常詔陝西河東路討之經制瀘夷韓存寶坐
逗遛無功伏誅八月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
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又破之於女遮谷斬獲甚衆李憲
復蘭州古城閱河北保甲於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十
一月米脂砦降涇原兵至磨哆隘與夏統軍梁大王戰敗之
追奔二十里斬大首領沒囉卧沙監軍使梁格嵬等十五級
獲首領統軍姪訛多埋等二十二人入銀州環慶經略使高
遵裕復通遠軍种諤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斬
獲甚衆復韋州种諤入夏州詔諸將存撫降人涇原節制王
中正入宥州十一月种諤破石堡城斬獲甚衆師還种諤至

夏州索家平兵衆三萬人以無食而潰高遵裕以師還夏人
來追遂潰五年春正月再議西討以李憲為涇原熙河蘭會
安撫制置使李浩副之二月以乞弟平班師封西蕃邈川首
領董氈為武威郡王詔杭州歲修吳越王墳廟五月行官制
六月環慶經略司與夏人戰破之斬其統軍嵬名妹精嵬副
統軍訛勃遇建雩壇祀上帝以太宗配封子傭為延安郡王
帝有疾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城永樂九月帝疾愈夏
人三十萬衆寇永樂守將曲珍戰不利裨將寇偉等死之夏
人陷永樂城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陝西轉運判官李稷
死之安化蠻寇宜州知州王奇死之贈忠州防禦使冬十月

贈徐禧吏部尚書李舜舉昭化軍節度使李稷工部侍郎十
二月新樂成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
詔修周漢以來陵廟二月夏人數十萬衆攻蘭州鈐轄王文
郁率死士七百餘人擊走之夏四月御邇英殿禁下進講周
禮五月以時暑避決開封大理獄夏人寇蘭州右侍禁韋定
死之詔賜資州孝子支漸粟帛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
冬十月夏主秉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侵疆封孟子
為鄒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幸尚書省七年春正月夏人
寇蘭州李憲擊走之二月文彥博入覲賜宴於瓊林苑帝製
詩以賜之御崇政殿大閱夏四月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

由身五月以孟軻配食文宣王封荀況揚雄韓愈爲伯從祀六月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九月夏人圍定西城熙河將秦貴敗之冬十月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詔分畫交阯界以六縣二峒賜之十一月夏人寇清遠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詔門下中書外省官同取言事御史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輔臣禱景靈宮天地宗廟社稷二月上疾甚遷御福寧殿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戊戌上崩年三十有

八葬永裕陵贊曰神宗天性孝友其爲太子入事兩宮侍立日晏寒暑不發講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率二王拜之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之法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悟屢逐元老擯斥諫臣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禍亂日起可勝惜哉

哲宗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也初封延安郡王元豐七年三月神宗宴群臣於集英殿王侍立天表溫粹進止中度群臣再拜賀八年二月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建儲爲宗廟社稷計神宗許之三月立爲皇太子戊戌神宗崩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稱生母德妃朱氏曰皇太妃賜叔雍王顥曹王頵贊拜不名詔顏子孟子配饗孔子廟庭夏四月詔元豐七年以前逋賦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召呂公著侍讀知單州呂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砦斬首六百餘級復置遼州六月賜楚州孝子徐

積絹米詔中外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冬十月詔給貧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十一月詔翼祖祔神宗於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十二月開經筵講論語讀三朝寶訓罷太學保任同罪法詔執政侍臣講讀元祐元年春正月改元董氈卒以其子阿里骨襲河西軍節度使夏人入貢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詔文彥博班宰相上六月罷春秋博士以富弼配饗神宗廟庭夏國主秉常卒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九月司馬光卒朝獻景靈宮大享明堂以神宗配赦天下十二月依元豐故事群臣勿

上尊號、二年春正月、封李乾順爲夏國主、詔舉人程試、主司毋得以老莊列子書命題、三月、太皇太后手詔止就崇政殿受册、夏四月、詔以旱暵爲災、避殿減膳、責躬思過、以圖消復、以四方牒訴上尚書者、或冤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爲亳州司戶參軍、秋七月、罷諸州歲貢、八月、以夏國主幼、強臣乙逋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授西蕃首領心牟欽氈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夏人寇三川諸砦、官軍敗之、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蕃酋青宜結鬼章、十一月、獻鬼章於崇政殿、以罪當死、聽招其子及部屬以自贖、十二月、兀征聲延部族老幼萬人渡河南遷、使廪食之、仍諭聲延勿失河北地、三年春正月、罷上元遊幸、阿里骨奉表詣闕謝罪、令邊將無出兵、仍罷招納、二月、德音減四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工役權放一年、饑民量與糴、廣東兵馬監董政坐擅殺無辜伏誅、阿里骨來貢、復還職、加封邑、閏月、范鎮鑄律度量鐘磬以進、令禮部太常參定、天下上戶部、主戶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斷大辟二千九百一十五人、四年春正月、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二月、夏人來謝封册、貶左僕射蔡確爲英州別駕、安置新州、嶍嵎縣禾登一百

五十二穗、十二月、減鄜延等路戍兵歸營、五年春正月、文彥博致仕、宴餞於玉津園、詔講讀官御經筵退、留二員奏對邇英閣、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六年、以鄜延路都監李儀違令出兵與夏人戰死、不贈官、夏人寇懷遠砦、閏月、嚴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冬十月、令諸宮院建小學、十一月、作元祐觀天曆、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戒諸將毋擅克軍士、十一月、帝齋大慶殿、朝獻景靈宮、饗太廟、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群臣中外加恩、八年春二月、詔太學郡王以下出就外學、夏四月、夏人來謝罪、願以蘭州易塞門砦、不許、詔南郊合祭天地、九月、太皇太后崩、十二月、出錢粟十萬振流民、上太皇太后謚曰宣仁聖烈皇后、紹聖元年春正月癸酉朔、群臣詣西上閤門奉慰、夏四月、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詔諸路復元豐免役法、同修國史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錄、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候覆奏以行、命左僕射章惇提舉修神宗國史、修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秋七月、以御史黃履周秩諫官張商英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詔大臣削奪司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二年春正月、殿前司奏獄空、二月、出內庫錢帛二十萬振河北饑、十一月、范鍔自轉運入對、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贈蔡確爲太師、

賜諡忠懷三年春正月詔勑獄非本章所指而蔓求他罪者
論如律詔罷合祭天地間歲夏至日別祭地祇於北郊二月
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於陝西河東糴邊儲罷富弼配饗神
宗廟庭三月夏人圍棗門砦封弟佖爲申王佶爲端王孝二
王府九月邈川首領阿里骨卒廢皇后孟氏爲玉清妙靜仙
師冬十月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四年春正月以瞎征錄河
西軍節度使邈川首領二月追貶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
使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罷春秋科閏月張天說坐上
書詆訕先朝處死三月夏人犯麟州楊光榮獻橋州舊土西
上閤門使折克行破夏人於長波川斬首二千餘級命官編

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夏四月令諸獄置氣樓涼
窓設漿飲薦席杻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熙河築金城關五月文彥博卒秋七月鄜延將王愍復宥州
九月出元豐緡錢四百萬付陝西廣糴封婉儀劉氏爲賢妃
宣州民妻一產四男子戶部主戶一千三百六萬八千七百
四十一丁三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客戶六百三十
六萬六千八百二十九丁三百六萬七千三百三十二元符
元年春正月咸陽民段義獻玉印一紐二月詔建五王外第
賜名懿親宅築熙河通會關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
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詔獻寶人段義爲右班殿直賜絹二

百疋六月改元八月詔三省樞密院進擬在京文武官取旨
召對九月涇澤縣野蠶成繭織紬至萬疋十一月涇原路奏
夏國統軍嵬名阿埋等二年春正月出內金帛二百萬備陝
西邊儲詔許高麗國王遣士賓貢夏人遣使謝罪却其使不
納三月遼人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爲夏人請緩師秋
七月安撫使王贍復邈川城西蕃首領欽彪阿成以城降八
月章惇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其間有元豐所無而用
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曰取其善者九
月夏人來謝罪立賢妃劉氏爲皇后青唐酋隴拶以城降右
正言鄒浩論劉氏不當立除名新州羈管以青唐爲鄯州隴

右節度邈川爲湟州宗哥城爲龍支城供隸隴右十一月詔
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考選生徒升補倚氏縣民妻
一產四男子三年春正月帝有疾己卯帝崩年二十五皇太
后諭遺制立弟端王即位於柩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葬永泰陵贊曰哲宗冲幼踐祚宣仁垂簾聽政召用馬呂諸
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翕然向治元祐之政
庶幾仁宗之風既而太后崩世熙豐舊臣棊布復用假托紹
述以圖報復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事益壞矣
徽宗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哲宗崩皇太后垂簾哭謂宰臣
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左僕射章惇厲

群臣在禮當立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
疾次則端王當立惇曰以年則申王長以禮則同母弟簡王
當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何須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知
樞密院曾布曰皇太后聖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
侍郎許將曰合依聖旨皇太后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
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
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天下尊哲宗后爲元符皇后追尊母貴
儀陳氏爲皇太妃以申王佖爲太傅贊拜不名二月尊皇太
妃朱氏爲聖瑞皇太妃立王氏爲皇后以西蕃王隴拶爲河
西軍節度使賜姓名曰趙懷德夏四月令監司分部決獄元

符二年以前係官逋負悉蠲之五月罷理官失出之罰詔復
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追復文彦博司馬光呂公著等官秋
七月皇太后還政八月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籍陝西軍儲詔
以仁宗神宗廟永世不祧十月夏國入貢置春秋博士建中
靖國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遺詔追尊皇太妃陳氏爲皇太
后三月遼主洪基殂子延禧立夏四月詔諸路疑獄當奏而
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爲令六月封向宗回
爲永陽郡王宗良爲永嘉郡王十一月出御製南郊親祀樂
章朔獻景靈宮饗太廟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崇寧元年春
正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奉議郎趙諗謀反伏誅聖瑞皇

太妃薨追尊爲皇太后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五
月降司馬光爲正議大夫文彦博爲太子太保六月詔六曹
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秋七月建長生宮祀熒惑焚元
祐法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建外學於國南詔
司馬光等子弟毋得官京師九月詔中書籍元符臣僚章疏
姓名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而臣僚議
復元祐皇后及謀廢元符皇后者罪籍元祐元符宰相文彦
博侍從蘇軾等百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元符上書人鍾
世美等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等五百餘人爲
邪等降責有差冬十月以輔臣蔡京等言罷元祐皇后之號

復居瑤華宮十二月贈哲宗子鄧王茂爲皇太子諡獻愍詔
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二年春正月知荊南舒亶平辰沅
州徭賦復誠徽州改誠州爲靖州徽州爲蒔竹縣二月遣官
相度湖南北徭地取其材植入供在京營造進元符皇后爲
太后宮名崇恩詔毀刊行唐鑑并三蘇秦黃文集追毀程頤
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類多
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
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屏之遠方復湟州秋七月詔
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爲執政官著爲令九月詔宗室不得與
元祐奸黨子孫爲婚姻令天下郡皆建崇寧寺監司長吏廳

各立元祐姦黨碑、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
察、必罰無赦、十二月、祧宣祖、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賜蔡
京子攸進士出身、鑄九鼎、二月、置㴱澤園、詔王珪章惇別為
一籍、如元祐黨、詔自今御後殿、許起居郎舍人侍立、令天下
坑冶金銀盡輸內藏、置文繡院、大內災、夏四月、復鄯州、以為
隴右都護府、復廓州、五月、改定六曹以吏戶儀兵刑工為序、
會其員數、以復鄯廓、加蔡京守司空、封嘉國公、六月、圖熙寧
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饗孔子廟、增諸州學未立
者、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
九人、刻石朝堂、七月、詔自今大禮不受尊號、群臣毋上表、行

方田法、夏人入涇原、圍平夏城、寇鎮戎軍、立九廟、復翼祖宣
祖、詔取士並繇學校、罷發解及省試法、四年春正月、秦鳳蕃
落獻邦潘疊三州、以內侍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
撫制置使、二月、置親衛勳衛翊衛郎中郎等官、以勳戚近臣
兄弟子孫有官者試充、詔西邊用兵能招納羌人者、與斬級
同賞、閏月、河西節度使趙懷德降、上御端門受之、授懷德感
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三月、復銀州、并㮋夜郎首領以地
降、夏人攻塞門砦、夏四月、遼遣蕭良來為夏人求還侵地及
退兵、夏人寇順寧砦、鄜延副將劉延慶擊破之、復寇湟州、北
蕃市城知州辛叔獻擊走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賜

張繼先號虛靖先生、秋七月、置四輔郡、以穎昌府為南輔、襄
邑縣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奪元祐輔臣墳寺、
還上書流人、奠九鼎於九成宮、詣宮酌獻、賜新樂名大晟、置
府建官、五年春正月、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太白晝見、
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詔侍從官奏封事、二月、以
前後所降御筆手詔模印成冊、班之中外、三月、詔星變已消、
罷求直言、五月、班紀元曆、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詔改
明年元、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群臣稱賀、詔臣僚休日
請對、特御便殿、大觀元年、夏五月、朝散郎吳儲、承議郎吳侔、
坐與妖人張懷素謀反伏誅、詔守令以戶口為殿最、二年春

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赦天下、文武進位一等、蔡京
表賀符瑞、進太師、三月、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於天下、夏四
月、復洮州、復諸路歲貢供奉物、九月、皇后王氏崩、三年春二
月、播州楊文貴納土、以其地置遵義軍、五月、孟翊獻所畫卦
象、謂宋將中微、宜更年號、改官名、變應事以厭之、詔竄遠方、
六月、詔修樂書、蔡京封楚國公、致仕、仍提舉哲宗實錄、朝朔
望、四年春正月、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冬十月、立貴妃
鄭氏為皇后、十二月、出宮女四百八十六人、政和元年春正
月、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以李
良嗣來、良嗣獻取燕之策、詔賜姓趙、二年夏五月、蔡京落致

仕三月一至都堂議事冬十月得玉圭於民間受元圭於大慶殿十二月以童貫爲太尉出宮女三百八十三人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子雱爲臨川伯配饗文宣王廟二月崇恩太后暴崩以逆女真相持詔河北沿邊防之夏四月作保和殿建玉清和陽宮貴妃劉氏薨追册爲皇后九月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奏獄空其推恩支賜並罷詔冬祀大禮及朝景靈宮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冬十一月朝獻景靈宮饗太廟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真降臨示現記十二月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出宮女二百七十九人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五月

始祭地於方澤以太祖配京畿汝蔡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爲瑪瑙十二月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真珠犀角象齒五年春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赦天下以童貫領六路邊事夏四月作保真宮秋八月以秘書省地爲明堂六年春正月置道學三月令道士於上清寶籙宮伏七月瀘晏州卜漏沅州黃安俊定邊軍李吮啓伏誅詔函首於甲庫幸蔡京第九月詔玉清和陽宮上昊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册赦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二月出宮女六百人七年春二月以大理國主段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會道士二千餘人於上清寶籙宮令通真先生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御

諸儒議明堂如聚訟然而皆不[illegible]逞不懷帝宗更衍政干戈之者皆武[illegible]未[illegible]言之何益於事然則治[illegible]下困不在於[illegible]文也

集英殿策高麗進士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夏四月帝令道籙院上章册已爲教主道君皇帝如玉清和陽宮上后土皇地祇徽號寶册以監司州縣共爲奸贓令廉訪使者察奏仍許民徑赴尚書省陳訴六月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蔡京辭兩國不拜十二月天神降於坤寧殿命戶部侍郎孟揆作萬歲山重和元年春正月受定命寶於大慶殿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爲貞元節詔諸路選道士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以林靈素爲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爲通元冲妙先生班御製聖濟經以青華帝君八月

九日生辰爲元成節手勅兩浙漕司以權添酒錢盡給御前工作八月以童貫爲太保班御注道德經詔執政非入謝及丐去毋得獨班奏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以歲當戊月當壬爲元命降德音於天下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名道史詔周柴氏封崇義公爲國三恪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十一月出宮女百七十八人蕭嚴民妻一產四男子宣和元年春正月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金人使李善慶來遣趙有開報聘至登州而還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司郡縣官以客禮

相視。童貫遣知熙州劉法出師攻統安城，夏人伏兵擊之，法敗歿，圍震武軍。夏四月，童貫以鄜延、環慶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五月，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班御製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圖。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城，自西北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井皆渾，宣和殿後井水溢，水信也。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堤，殺其勢，水直冒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募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濼，乃平。六月，詔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夏國遣使納款，詔六路罷兵。九月，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詔放歸田里。十二月，帝數微行，正字曹輔上書極論之，編管郴州。二年春正月，追封蔡確為汝南郡王。罷道學。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國。復寺院額。九月，金人遣勃堇來。復德士為僧。幸童貫第。冬十月，清溪妖賊方臘反，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方臘，死之。十一月，以童貫為江淮荊浙宣撫使，討方臘。方臘陷建德，又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陷杭州，知州趙霆遁，廉訪使者趙約罵賊死。三年春正月，罷蘇杭州造作局及御前綱運、木石彩色等場務。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二月，降詔招撫方臘，罷天下三舍及宗學、辟雍、諸

路提舉學事官。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夏四月，貴妃劉氏薨。清溪令陳光以賊發棄城，伏誅。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擒方臘於清溪。詔三浙、江東被賊州縣給復三年。汝州牛生麒麟。追冊貴妃劉氏為皇后。金人再遣曷魯來。陳過庭、張汝霖以乞罷御前使喚及歲貢花果，為少保王黼所劾，並竄貶。秋七月，洛陽京畿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八月，方臘伏誅。四年春正月，金人破遼中京，遼主北走，遼人立燕王淳為帝。金人來約夾攻，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且招諭幽燕。夏四月，童貫至雄州，令都統制种師道、辛興宗等分道進兵。遼人擊敗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可世復戰於白溝，敗績；興宗敗於范村；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遂詔班師。六月，遼燕王淳死，蕭幹立其妻蕭氏。王黼以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劉延慶為都統制。九月，朝散郎宋昭諫北伐，王黼惡之，詔除名，廣南編管。金人遣徒孤且烏歇來議師期，遣趙良嗣報聘於金。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降。冬十月，劉延慶與藥師統兵出雄州，耶律淳妻蕭氏上表納款，師次涿州。郭藥師襲燕，與蕭幹戰於城中，藥師敗，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劉延慶自盧溝河燒營夜遁，衆軍潰，蕭幹追至涿水上

乃還十一月行新置金人遣李靖來許山前六州十二月郭
藥師敗蕭幹於永淸縣遣趙良嗣報聘於金金人入燕蕭氏
出奔金使來獻捷五年春正月金人遣李靖來議所許六州
代租錢遣趙良嗣報聘求西京等州以王安中爲河北河東
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二月金人以議未合斷橋梁焚
次舍三月金人再遣寧朮割來遣盧益報聘皆如其約夏四
月金人遣楊璞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州來歸童貫
蔡攸入燕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爲金人盡掠而去童貫
奏撫定燕城班師金人許歸朔武蔚三州金主阿骨打殂弟
吳乞買立六月遼人張覺以平州來附八月命尚書左丞王

安中作復燕雲碑蕭幹破景州薊州寇掠燕山郭藥師敗之
幹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十一月辛王黼第觀芝金人取平
州張覺走燕山金人索之甚急命王安中殺覺函送其首十
一月金人遣高居慶來賀正旦六年春正月己卯朔爲金主
輟朝獻蕭幹首於太社遣連南夫弔祭金國金人來丐糧不
與閏月金人遣使來告嗣位六月詔以收復燕雲東京兩河
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期
以兩月納足違者從軍法秋七月遣許亢中賀金國嗣位詔
依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正詔宗室后妃戚里宰
執之家槩免夫錢以復燕雲赦天下九月詔有收藏蘇黃之

文者並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都城有賣靑果男子孕而生
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七年春二月詔京師運米五十
萬斛至燕山命工部侍郎孟揆往措置京東轉運副使李孝
昌招安群盜張萬仙等五萬餘人詔補官犒賜有差知海州
錢伯言招降山東寇賈進等十萬人詔補官有差六月封童
貫爲廣陽郡王秋七月熙河路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
甚陷數百家倉庫俱沒河東諸郡或震裂金人以擒遼主遣
李孝和來告慶粘罕至雲中詔童貫宣撫有狐升御榻而坐
八月金人破汾州知州張克戩死之十一月遣使回慶金國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遁歸京師中山奏金人斡离不粘罕分

兩道入攻郭藥師以燕山叛北邊諸郡皆陷金兵陷忻代等
州圍太原府太常少卿傅察奉使不屈死之罷浙江諸路花
石綱及內外製造局金人犯中山府詹度禦之以皇太子桓
爲開封牧下詔罪己令中外直言極諫郡邑率師勤王募草
澤異才有能出奇計及使疆外者罷道官罷大晟行幸局諸
局所管緡錢盡付有司庚申詔內禪皇太子即位尊帝爲教
主道君太上皇帝居於龍德宮在位二十六年靖康元年正
月詣亳州太淸宮行恭謝禮遂幸鎭江府四月還京師明年
二月丁卯金人脅帝北行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於五國城
年五十四七年九月凶問至江南十二年八月梓宮還臨安

十月權攢於永祐陵祔太廟第十一室論曰宋之禍章惇首
惡遂其嗣鵬階然哲宗之崩太后欲立徽宗惇謂其輕佻不
可以君天下遂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其嗣以為禍之
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
雖未至於是也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
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
獨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
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備遊觀
怠棄國政困竭民力及童貫用事又作兵端遂稔禍速亂他
日國破身辱遂與懷愍重貴同科豈得委諸數哉

欽宗諱桓徽宗長子也大觀五年立為皇太子謁太廟詔乘
金輅設鹵簿如天禧故事宮僚參謁稱臣皆辭之宣和七年
十二月金兵分道犯境徽宗詔皇太子嗣位自稱道君皇帝
趣太子入禁中被御服泣涕固辭不許辛酉即皇帝位道君
皇帝出居龍德宮立妃朱氏為皇后詔非三省樞密院所得
旨有司勿行斡離不陷信德府粘罕圍太原詔京東淮浙募
兵入衛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
朱勔罪謂之六賊請誅之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
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
庶直言得失金人破相州濬州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師

潰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奔還詔親征道君皇帝東巡
以領樞密院事蔡攸為行宮使尚書左丞宇文粹中副之詔
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並參酌宗祖舊制罷內外官司
局所一百五處止畫後苑以奉上皇貶太傅王黼為崇信軍
節度副使安置永州賜拱衛大夫李彥死籍其家放寧遠軍
節度使朱勔歸田里帝欲親征以李綱為留守李棁為副尋
[illegible]帝如亳州百官多潛遁宰相欲奉帝出襄鄧李綱諫止
之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曹曚副之金
人渡河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人犯京師命駕部員外郎鄭
望之康州防禦使高世則使其軍詔從官舉文武臣僚堪充
將帥者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
退金遣吳孝民來議和命李棁使金軍金人攻通津景陽等
門李綱督戰自卯至酉斬首數千級何灌戰死李棁與金使
蕭三寶奴耶律忠來索金帛數千萬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
并宰相親王為質上避正殿減常膳括借金銀籍倡優家財
命少宰張邦昌副康王構使金軍詔稱金國加大字金人陷
陽武知縣事蔣興祖死之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
人於順天門外敗之黏罕軍於河東平陽府將劉嗣初以城
叛河北河東路制置使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以師道
為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盜殺王黼於雍丘

賜少保梁師成死。二月，命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人，不
克，斥罷李綱以謝金人。欽親征行營司。金人復求和，命駙
馬都尉曹晟使金軍。又命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使之，許
割三鎮地。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伏闕上書，請復用
李綱及种師道，且言太宰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
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大罵，命吳敏傳宣衆不
退，遂舉閒鼓譟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上勉從之。遣
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
臠殺之，并殺內侍數十人，乃復綱充京城防禦使，除元祐黨
籍學術之禁，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康王至

自金軍。金人遣韓當來告辭，遂退師，京師解嚴，詔諭士民，自
今應事並遵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蠲罷。以金人
請和，詔官民昔嘗附金而復歸本朝者，各還其鄉。國貶太師
致仕蔡京分司南京，太師、廣陽郡王童貫爲左衛上將軍，太
保、領樞密院事蔡攸提舉亳州明道宮。先是，粘罕遣人來求
賂，大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人，且結余覩以間之。余覩遂
將降金者。粘罕怒，反攻太原，不克，分兵趣京師，過南北關，權
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陷隆德府，知府張確、通判趙伯臻、司錄
張彥遹死之。梁方平坐棄河津伏誅。三月，遣使獻閣待制宋
煥奉表道君皇帝行宮，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

彥奉使許地，李棁等悉行罷黜，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
三鎮。遣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姚古復隆德府，復威勝軍。
以康王構爲集慶、建雄軍節度使，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
出身，辭不拜。詔自金歸朝官民未發遣者止之。夏人取天德、
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夏四月，夏人陷鎮威城，攝知城事朱
昭死之。迎太上皇帝入都門，朝於龍德宮，置春秋博士，獄宰
抄傳三之二，凡由楊戩、王黼、朱勔、童貫等得所賞者盡奪之。
詔百司毋得休暇。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詔觀擢臺諫，宰執勿得薦舉。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
贈。奏補勅書。東兵正將占沆與金人戰於交城縣，死之。詔舉

諳練邊事、智勇過人、堪充統制將領者。五月朔，於龍德宮令
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詔天下有能以財穀
佐軍者，推恩有差。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姚古至威勝，聞
粘罕將至軍，潰。河東大振。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种師中與
金人戰於榆次，死之。六月，以道君皇帝還朝，御紫宸殿，受羣
臣朝賀。太原圍急，羣臣欲割三鎮地，李綱不可，乃以李綱代
种師道爲宣撫使，援太原。熙河都統制焦安節不法，李綱斬
之。姚古安置廣州。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初，宋昭上
書諫攻遼，貶連州，詔赴都堂。安置蔡京於儋州，攸雷州，童貫
吉陽軍。京死於潭州。令侍從官改修宣仁皇后謗史，遣聶察

何謙 李綱完守都城欽宗所親見乃貶之萬里而日日求陣亡國之

御史張激殺童貫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並戮其子孫於南海解潛與金人戰於南關敗績劉韐自遼州引兵與金人戰敗績八月命种師道以宣撫使巡邊召李綱還令從臣具民間疾苦以聞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縣敗績詔民間疾苦十七事悉除之斡離不攻保州不克遂犯真定都統制張思正襲金人於文水敗之明日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遣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使於金秘書著作佐郎劉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其軍議和遣徽猷閣待制王雲使金軍許

以三鎮賦稅福州軍亂殺知州事李庭俊九月金人陷太原安撫使張孝純副都總管王稟通判劉士英方戰死之貶蔡攸蔡翛朱勔死李綱罷知揚州賜尹焞為和靖處士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為北道都總管知河南府王襄為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為南道都總管知應天府胡直孺為東道都總管遣給事中黃鍔由海道使金議和夏人陷西安州冬十月貶李綱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金人陷真定都鈐轄劉竑死之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兵馬都監賈亶死之金攻平定軍下真痛詔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詔用蔡

此悉至

京王黼童貫所薦人集從官議割三鎮召种師道還巡邊將小覷樣陷懷州知建寧營楊崧死之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尚書左丞王寓副康王使斡離不軍寓辭金人陷平陽府又陷威勝隆德澤州侍御史胡舜陟請援中山不省种師道卒十月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東京未至金軍而還集百官議三鎮棄守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以首議棄地罷金人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師十二萬拒之師潰西京留守王襄棄城遁命刑部尚書王雲副康王使斡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車輅兼尊金主為皇叔上尊號金

人渡河折彥質兵盡潰提刑許高兵潰於洛口金人來言欲盡得河北地京師戒嚴遣資政殿學士馮澥及李若水使粘罕軍簽書樞密院事李回以萬騎防河衆潰而歸集京城門以康王構為安國安武軍節度使斡離不使楊天吉來命耿南仲使斡離不軍聶昌使粘罕軍許畫河為界康王至磁州州人殺王雲止王勿行王還相州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令督勤王兵入援斡離不軍至城下遣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召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金人攻通津門范瓊出兵焚其砦南道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至玉津園帝幸東壁勞軍閏月朔金人攻善利門統制姚仲友禦之奇

兵作亂、殺使臣王宗濋、斬數人乃定、京師苦寒、用日者言、借土牛迎春、王襄棄西京去、知澤州高世由以城降金、燕瑛欲棄河陽、為亂兵所殺、河東諸郡或降或遁、殆盡、都民殺東壁統制官辛亢宗、罷民乘城、代以保甲、粘罕軍至城下、時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激流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砲架、毀車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金人陷懷州、霍安國、林淵、及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死之、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張叔夜數戰有功、帝如安上門、召見、拜資政殿學士、金人陷拱州、殿前副都指揮

使王宗濋與金人戰於城下、統制官高師旦死之、金人攻宣化門、姚仲友禦之、金人攻南壁、殺傷相當、詔河北守臣起軍民兵倍道入援、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襲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溺隍死者以千數、大雨雪、金人陷亳州、遣使召諸道兵勤王、大寒、士卒執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唯衛士三萬、十傷五六、金人攻城急、雨木冰、避正殿、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温士詴使金軍請和、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速領兵入衛、金人來議和、要親王出盟、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千餘人、士氣益挫、大風自北起、俄雨雪連日夜不止、金

人使劉晏來趣親王宰相出盟、妖人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啓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託言下城作法、引餘兵遁去、金兵登城、衆皆披靡、金人焚南薰諸門、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黄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秦元領保甲斬關遁、京城陷、衛士入都亭驛、執劉晏殺之、奉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入居延福宮、命濟王栩與何㮚為請命使、金帥粘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今所欲割地而已、栩回以白上、且言金帥請與上皇相見、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辛酉、帝如青城、十二月壬戌朔、帝在青城、金將蕭慶入居尚書省、

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帝至自青城、大索金帛、遣陳過庭劉韐使兩河割地、定京師米價、勸糶以振民、新行門指揮使蔣宣李福、大雪寒、縱民伐紫筠館花木為薪、二年春正月朔、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金軍、金人亦遣使入賀、遣聶昌耿南仲陳過庭往割兩河地、民堅守不奉詔、凡累月止得石州、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庚子、金人索金銀急、河東李若水勸帝親至軍中、從之、以太子監國而行、劉韐自經於金軍、太學生徐揆上金人書、請帝還闕、金人詰至軍中、撾抶論為所殺、金人夜劫神衛營、掠舍輝門、焚五岳觀、二月、帝在青城、都人出迎駕、金人塞南薰門、路人心大恐、已而金人令推立異姓、孫

傳號惻乙立趙氏不允丁卯金人邀上皇如青城以內侍鄧
述所具諸王孫名盡取入軍中金人偪上皇召皇后皇太子
入青城觀文殿大學士唐恪仰藥自殺金人以括金未足殺
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三月帝在青城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來取宗室開封府尹
徐秉哲令民結保毋藏匿金人脅上皇北行夏四月庚申朔
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
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敎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
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祭器大淸樓秘閣三館書天下
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

空五月庚寅朔康王卽位於南京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帝崩
問至祔于太廟一祖八宗共一百六十七年論曰帝在東宮
無有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昔非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
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
意借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
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傾覆可謂昏懦
而不知大義者矣享國日淺受禍至深可哀也夫

竄逐李綱是其大失

史緯卷二百十九　終

史緯卷二百二十

宋史三

本紀　並宋史高紀眞加散涉事可知其時事矣章益既多其錄起來降復叛討平史多不載故不能盡得其詳

高宗皇帝諱構徽宗第九子也宣和三年封康王讀書日誦
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師軍
於城西南遣使邀親王宰臣議和朝廷遣同知樞密院事李
梲使金議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命宰臣授地親王送大軍
過河欽宗召帝諭指帝慷慨請行命少宰張邦昌爲計議使
與帝俱金帥斡離不留之軍中旬日帝意氣閑暇二月都統
制姚平仲夜襲金砦不克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不爲

動斡離不異之更請肅王肅王至軍中許割三鎭地進邦昌
爲太宰留質軍中帝還金兵退復遣給事中王雲使金以租
賦贖三鎭地又以蠟書結遼降將耶律余覩爲金人所得金
帥粘罕復引兵陷太原斡離不陷眞定王雲歸言金人堅欲
得地不然進兵取汴都十一月詔帝使河北奉袞冕玉輅尊
金主爲伯上尊號帝至磁州守臣宗澤曰肅王去不返金兵
已迫復去何益磁人以雲將挾帝入金殺之金兵圍京師知
相州汪伯彥請帝還相州門下侍郎耿南仲至相致欽宗命
起河北兵入衛帝募兵勤王欽宗遣閤門祗候秦仔持蠟詔
拜帝爲河北兵馬大元帥陳亨伯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

元帥仔于髮中出詔帝讀之嗚咽兵民感動十二月帝開大元帥府有兵萬人分為五軍命武顯大夫陳淬統制之閤門祇候侯章齎蠟書至詔帝盡發河北兵命守臣自將帝下令諸郡守率兵入衛履冰渡河次大名府宗澤以二千人先至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繼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簽書樞密事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輕動汪伯彥等皆信和議唯宗澤請直趨澶淵進解京城之圍伯彥南仲議移軍東平帝遣澤以萬人屯澶淵揚言帝在軍中自是澤不復預謀議帝遂趨東平建炎元年春正月金人聞帝在澶淵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來召宗澤命壯士射之澂遁伯彥等請帝如濟州二月次濟州時帥府官軍及群盜來歸者號百萬人分屯濟濮諸州府二帝在金人軍中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帝聞信慟哭三月斡離不退師徽宗北遷四月粘罕退師欽宗北遷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遣吏部尚書謝克家來迎南仲率掾僚勸進帝流涕遜辭伯彥等引天命人心為請且謂靖康紀元為十二月立康之兆帝曰當更思之邦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持書請帝言從權濟事及將避位之意帝下令諸帥以未得至京已至者毋輒入李綱至湖北遣劉默持書諭之諭宗澤等以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事出權宜未可

輕動澤復書謂邦昌纂亂罪在不赦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門下侍郎呂好問以蠟書來言帝不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帝慟哭跪受濟州父老詣軍門請帝即位於濟會宗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趨應天邦昌請元祐皇后入居禁中以尚書右丞馮澥為奉迎使皇后遣兄子衛尉少卿孟忠厚持手書遺帝皇后垂簾聽政邦昌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上表勸進不許皇后手書告中外俾帝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百官再上表又不許馮澥至濟州百官三上表許以權聽國事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至濟州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以兵來會帝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來會次虞城縣西道都總管王襄來命至應天府張邦昌至伏地慟哭請死帝慰撫之權吏部尚書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命有司築壇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遙謝二帝即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等一切不問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遂尊為元祐太后以張邦昌為太保

同安郡王、以范訥爲京城留守、遣尊母韋賢妃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以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行在、楊惟忠主管殿前司公事、從諸盆及民兵之爲統制者、簡其士馬、隸五軍、命中軍統制馬忠、從軍統制張換率兵萬人、趣河間府、追襲金人、命統制官薛廣、張瓊率兵六千人會河北義兵、復磁、相、以路允廸爲京城撫諭使、耿延禧副之、贈吏部侍郎李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名太學生陳東赴行在、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責李邦彥潯州安置、吳敏、蔡懋、李棁、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以議割地、責廣南諸州安置、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之、陷襲慶府、知府呂由

誠、判官趙令佳死之、徽宗至燕山府、以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拔京城力戰、從徽宗北行、遣命爲觀文殿大學士、遣太常少卿周望使金軍通問二帝、六月、李綱入見、粘罕屯雲中、張邦昌、潭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以知懷州霍安國河東宣撫使、劉韐死節、贈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大學士、命李綱兼御營使、以馬忠爲河北經制使、措置民兵、賊李孝忠寇襄陽、守臣黃叔敖棄城遁、宗室叔向以所募勤王兵屯京師、或言爲變、命劉光世捕誅之、置沿河、沿淮、沿江帥府十有九、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守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統置軍九十六、爲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

不斬邦昌
而斬齊愈
何乎

以援
難

江淮諸路、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杜充爲北京留守、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合十萬人、更番入衛行在、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欽宗至燕山府、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六宮及衛士家屬從行、朕當獨留中原、與金人決戰、以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當金人謀立異姓、書張邦昌姓名、斬於都市、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遣官詣京師奉迎太廟神主赴行在、徵諸道兵、期八月會行在、徽宗自燕山遣閤門宣贊舍人曹勛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即真、來援父母、帝泣以示輔臣、關中賊史斌犯興州、僭稱帝、八月、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

統帥臣葉夢得、殺請臣吳昉、元祐太后發京師、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名布衣譙定赴行在、命御營統制辛道宗討陳通、用張浚言罷李綱、用黃潛善議殺上書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遣兵部員外郎江端友等撫諭閩、浙、湖、廣、江淮、京東西諸路、體訪官吏貪廉、軍民利病、九月、建州軍校張員作亂、執守臣張勳、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曾仔、嬰城自守、范瓊斬李孝忠於復州、金人犯汜水軍、詔擇日巡幸淮甸、命宗澤視師河北、辛道宗兵潰於嘉興、詔荊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二帝徙居雷郡、陳通劫提點刑獄周格、并殺之、執提點刑獄高士瞳、遣徽猷閣待制王忠厚、率太

宗若依宗澤請還闕宋室不至偏安矣

可歎

廟神主赴揚州、宗澤表請車駕還闕、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擊金人破之、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募民入貲授官、軍賊趙萬入常州、執守臣何袞、罷諸路經制招撫使、賜張邦昌死、誅王時雍、詔有妄議迴幸者罪之、知而不告者斬、王彥及金人戰敗、續奔太行山、其裨將岳飛引部曲自為一軍、趙萬陷鎮江府、守臣趙子崧棄城保瓜洲、金人分兵掠兩河州縣、冬十月、帝登舟幸淮甸、太后至揚州、張浚論李綱不已、出綱知秀州、罷帥府要郡、次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爲杭州制置盜賊使、次泗州、次寶應縣、後軍將孫琦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墮水死、命劉光世討鎮江叛

兵至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十一月、謫李綱鄂州居住、與定軍賊張遇入池州、守臣滕祐棄城遁、詔雜犯死罪有疑及情可憫者、撫諭官同提刑司酌情裁降、遣王倫爲金國通問使、軍校杜彥據濟州、殺權州事趙野、金人陷河間府、十二月、命從臣充講讀官、就內殿講讀、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青州臣將王宣作亂、殺帥臣曾孝序、[illegible]犯汜水關、西京留守孫昌引兵南遁、詔凡刑賞大政、並經三省、其干請緣勅行下者罪之、金人陷同州、守臣鄭驤死之、金人陷汝州、入西京、陷華州、破潼關、河東經制使王𤫉遁入蜀、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金人陷鄧州、安撫劉汲死之、金人犯東京、宗澤擊却之、諸

壽寧寺謁祖宗神主、永興軍地大震、金將婁宿圍城、彌旬無援、乘地震而入城、遂陷、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降、經略使唐重、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陳迪、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提點刑獄郭忠孝、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忠俱死之、東平兵馬鈐轄孔彥舟犯黃州、金人陷同州、知州鄭驤赴水死、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陷房州、張遇焚真州、殺祕書修撰孫昭遠、遣主客員外郎謝亮詔諭夏國、張遇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走、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陷濰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庭傑、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籌皆死之、州人朝議大夫周中闔門百口皆死、詔流民潰兵為盜

者、釋其罪、禁諸將引潰兵入蜀、置大散關使以審覈之、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詔凡后族毋任侍從官、金人焚鄧州、陷潁昌府、殺守臣孫默、經制司僚屬王擇仁復永興軍、金人陷秦州、經畧使李復降、犯熙河、經畧使張深與戰於新店、敗之、執其帥、二月、金人犯東京、宗澤遣統制閻中立軍之、中立戰死、金人陷唐州、犯滑州、宗澤遣張撝救之、戰死、澤遣幹官范世延表請帝還闕、河北賊楊進等詣澤降、金人陷泰州、執守臣閻孝忠、陷淮寧府、守臣楊子郎死之、遣王貺充金軍前通問使、和州防禦使馬擴奔真定五馬山砦、聚兵迎皇弟信王榛於民間、奉之總制諸砦、約京畿京東西河北

淮南路置振華軍八萬人三月金人陷中山府鄜諸路安撫使許便宜節制官吏粘罕焚西京去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宗澤奏以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金人陷鳳翔府守臣劉清臣棄城去犯涇原經畧使曲端敗之石濠尉李彥仙復陝州夏四月禁州縣責鄰保代輸逃戶稅役宗澤復滑州翟進襲金人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卒統制韓世忠都巡檢使丁進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收餘兵南歸金人入西京尋棄去隴右都護張嚴及金人戰於五星坡敗績死之金人入洛州孫琦焚隨州入唐州信王榛遣馬擴來奏事以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擴爲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五月

金兵渡河遣韓世忠宗澤逆戰福建轉運判官謝如意執張員斬之命守文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充金國祈請使金人陷絳州秀州卒徐明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領州事命御營中軍統制張俊討之建州卒葉濃作亂陷福州張俊授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秋七月葉濃入寧德縣命張俊率兵討之宗澤卒選江浙州軍正兵土兵六之一赴行在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徙居韓州九月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犯永興軍經畧使郭琰退保義谷陝西節制司兵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敗死之東京留守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冬十

月遣劉光世討李成粘罕陷濮州遣韓世忠范瓊分兵東平開德府拒戰命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楊進叛攻汝洛命翟進擊之進戰死十一月責李綱萬安軍安置劉光世及李成戰於新息縣成敗走金人陷延安府權知府劉選總管馬忠遁逼叛魏彥明死之趙哲破葉濃於建州濃降復謀爲變張俊擒斬之金人陷濮州執守臣楊粹中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以魏行可充金軍前通問使詣壽寧寺朝饗祖宗神主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大赦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犯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拒卻之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金人陷澶州經

原兵馬都監吳玠襲斬史斌濱州賊葛進陷棣州守臣姜剛之死之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人犯東平府京西路制置使權邦彥棄城去犯濟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陷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轉運判官裴億降陷襲慶府陷虢州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京西賊貴仲正陷岳州金人陷青州又陷濰州焚城而去陝州都統邵興及金人戰於潼關敗之復虢州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及子倚死之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於沭陽其將張遇死世忠奔鹽城金兵執淮陽守臣李寬殺轉運副使李跛取彭城間道趨淮甸至泗州二月聽士民從便避兵命劉正彥部兵

可笑

妙計

衛六宮如杭州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阻淮拒金人敵未至自
潰金人犯楚州守臣朱琳降金人陷天長軍兵奄至帝被甲
馳幸鎮江府金兵過揚子橋游騎至爪洲太常少卿季陵奉
太廟神主行金兵追之失太祖神主王淵請幸杭州命朱勝
非守鎮江以呂頤浩爲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
置使駐鎮江府控扼江口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
是夕發鎮江金人入眞州帝次常州平寇前將軍范瓊引兵
至壽春其部兵殺守臣鄧紹密次平江府金人犯泰州守臣
曾班以城降丁進縱兵剽掠王淵誅之次吳江縣命朱勝非
節制平江府秀州軍馬以劉俊民爲閤門祗候齎書使金軍

詔錄用張邦昌親屬命俊民持邦昌親屬貽金人約和書蒙
以行金人陷滄州守臣劉錫棄城走次秀州以陳彥文爲淞
江措置使次崇德縣駐蹕杭州金人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
死之下詔罪已求直言令有司具舟常潤迎濟軍民家屬省
譏物服羞出宮人無職掌者降德音赦雜犯死罪以下囚放
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
金人出米十萬斛損直以糶濟東北流寓之人金人焚揚州
用御史中丞張澂言罷黃潛善汪伯彥帝平江鎮江府常湖
杭越州具寓居京朝官姓名以備簡拔分命浙西監司等官
募土豪守千秋垂脚褒陽諸嶺以扼宣常諸州險要金人去

揚州過高郵軍守臣趙士瑗棄城走潰兵朱進犯泰州守臣
曾班逝呂頤浩遣將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韓世忠小
校李在叛據高郵賊陳東歐陽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恤
其家名馬伸赴行在伸已卒贈直龍圖閣三月以王淵同簽
書樞密院事扈從統制苗傅忿王淵得君劉正彥怨招降賞
薄癸未傅正彥勒兵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百餘人帝登樓
以傅爲御營都統制正彥副都統制傅等迫帝遜位於皇子
魏國公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帝移顯寧寺名睿聖宮尊
帝爲睿聖皇帝大赦改元明受竄內侍曾擇等於嶺南追殺
之張俊至平江有兵八千張浚諭以與兵問罪約呂頤浩劉

光世韓世忠來會浚奏請皇帝復位百官始朝睿聖宮傅等
以中軍統制吳湛主管步軍司有司請尊太后爲太皇太后
太后不許呂頤浩發江寧劉光世會之於丹陽韓世忠至平
江率兵前發傅等以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
節度使責張浚郴州安置俊等不受傅等遣苗翊率軍駐臨
平拒勤王兵太后詔睿聖皇帝稱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
康王處分兵馬重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賜傅正彥鐵券呂
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討賊張俊光世率兵發平江浚等復請
建炎皇帝還即尊位朱勝非召傅正彥至都堂議復辟傅等
遂朝睿聖宮金人陷鄜州水賊邵青入泗州金人陷東京留

邳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趙立復徐州夏四月戊
申朔太后下詔還政皇帝復位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詔訪
求太祖神主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復年建炎
呂頤浩張浚軍次臨平苗翊拒戰不勝傅正彥引兵夜遁呂
頤浩等入見傅犯富陽遣統制王德追擊之斬統制吳湛工
部侍郎王世修於市大赦舉行仁宗法度禁內侍交通主兵
官及干預朝政苗傅犯衢州帝發杭州留鄭瑴衛皇太后命
韓世忠劉光世追討傅正彥詔二人不赦餘黨並原立子旉
爲公旉爲皇太子西北賊薛慶據高郵軍五月帝次常州次
鎮江府遣祭張慤陳東墓卹其家至江寧府改名建康駐蹕

神霄宮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韓世忠追獲正彥
於浦城縣傅走建陽縣土豪詹標執之以獻以張浚知樞密
院事捕與殺楊進餘黨復推其徒劉可拒官軍六月用司勳
員外郎趙鼎言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司馬光配命江
浙淮南引塘濼開畎澮以阻金兵皇太后至建康府以久陰
下詔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乏戡難之遠圖三曰無
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
過之意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等詔曰朕方念咎責己豈
可盡以過失歸臣下罷植知池州移御行宮詔諭中外以迫
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

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應接中原官吏士
民家屬南去者有司毋禁金人陷磁州秋七月苗傅劉正彥
伏誅都統制范瓊自洪州入朝以瓊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
事務金人犯山東安撫使劉洪道棄濰州遁萊州守將張成
舉城降以范瓊跋扈無狀收下大理獄分其兵隸神武五軍
言官劾瓊遏還撫宗迎立張邦昌賜死獄中子弟流嶺南皇
太子旉薨諡元懿升杭州爲臨安府劉洪道復青州執其守向
大猷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太后如洪州楊
惟忠將兵萬人以衛山東賊郭仲威陷淮陽軍鞠遂掠漣水
軍殺軍使命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

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並受充節
制太后至洪州帝發建康還浙西張俊辛企宗率軍扈從次
鎮江府賜陳東家金張浚次襄陽招官軍義兵分屯襄郢唐
鄧知濟南府宮儀及金人戰於密州兵潰併奔淮南守將李
逵以州降九月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遣韓世忠控
守圌山福山次平江府金人陷單州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
凌唐佐降之以周望爲兩浙荊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命劉
光世移屯江州遣張邵充金軍前通問使金人陷沂州賜宿
州都大提舉使李成軍耦二萬匹成尋叛金帥婁宿犯長
安經略使郭琰棄城遁冬十月詔曰國家遭金人侵逼無歲

無其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為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擁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禮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生靈竭取東西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

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悼老幼殘戮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厲而前以存國家詔按察官歲上所發擒賊吏姓名以為殿最帝至杭州復如浙東郭仲威詣周望降李成陷滁州殺守臣向子伋帝至越州金人陷壽春府陷黃州守臣趙令㛹死之金人自黃州濟江劉光世引軍遁知江州韓梠棄城去金人趨洪州京西賊劉滿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負盜入宿州殺通判盛修已十一月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詔降雜犯死罪釋流以下因聽李綱自便追復宋齊愈官貶仲正犯荊南兵馬鈐轄渠成斬之金帥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通判唐

琪死之兀朮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太后如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陷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還孫悟先金軍前致書使金人陷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撫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嶷降淮賊劉忠入舒州殺通判孫知微金人陷眞州守臣向子志棄城走太后至吉州金人犯建康府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金人陷太平州主管步軍司閻勍自西京奉累朝御容至行在詔奉安於天慶觀杜充遣都統制陳淬岳飛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𤫙以軍先遁淬敗績死之太后次泰和縣護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犯永豐縣知縣事趙訓死之金人至泰和縣太后自萬安

陸行如虔州下詔罰浙西迎敵金人犯吉州守臣楊淵棄城走陷六安軍以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守越州張俊為浙東制置使從行帝如明州兀朮入建康府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梲迎拜通判楊邦乂拒之兀朮殺邦乂金人犯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擊卻之韓世忠自鎮江之江陰軍江淮宣撫司叛卒李選陷鎮江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以濠州降余杜充部將桑仲叛犯襄陽京西制置使程千秋敗走仲遂陷襄陽十二月帝至明州江淮宣撫司準備將戚方叛犯鎮江府殺守臣胡唐老金人犯常州守臣周杞趨陳官劉晏擊走之陷廣德軍殺守臣周烈劉光世趨南康軍定議賊[illegible]

兵禁卒張寶惲行謀亂命呂頤浩執寶等十七人斬之兀朮犯臨安府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令朱蹕死之帝乘樓船次走海縣寒雪給行在諸軍錢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俟金使帝次昌國縣杜彥犯湖州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金人屠洪州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琦袖巨石擊金帥琶八為所殺郭仲荀棄軍奔溫州移幸溫台四年春正月甲辰駐御舟碇海中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走之帝次台州章安鎮遣小校自海道如處州問安太后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去浙東副總管張思政及劉洪道棄通部原兩浙州郡降金官吏金人陷陝州守臣李彥仙死之金

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裕擊退之發章安鎮泊溫州港口遣中書舍人李正民詣太后問安台州守臣晁公為棄城遁命臣僚條具兵退之後措置之策駐蹕之所金人攻楚州守臣趙立拒之犯邠州曲端遣副總管吳玠拒戰敗之陷同州張浚遣謝亮使夏國其主乾順已稱制遂還二月酈瓊率眾降於劉光世金人陷潭州子諲以去金人屠其城金兵還臨安虔州鄉民首領陳新率眾數萬圍城叛將胡友亦犯虔州與新戰破之金人自臨安退兵命劉光世帥兵追之金人陷汴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帝次溫州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入越州金人陷

秀州卻蔡州程安寓棄城南歸鼎州民鍾相作亂自稱楚王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遁金人入平江鍾相陷澧州殺守臣黃宗權湖北制置使傅雱招降孔彥舟以為湖南北捉殺使荊南守臣唐慤棄城去金人陷澄州守臣王淑棄城去張浚自秦州引兵入援三月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棄城去遣御營都統制辛企宗迎太后東還金人犯終南縣經略使趙哲戰敗死之金人至鎮江府韓世忠屯焦山寺邀擊之御舟發溫州御營前軍將楊勍叛孔彥舟破禽鍾相檻送行在戚方陷廣德軍殺權通判王儔夏四月吳玠及金人戰於邠州彭原店敗績部將楊晟死之帝駐越州下詔

親征巡幸浙西韓世忠駐揚子江要金人歸路屢敗之兀朮走建康戚方圍宣州韓世忠及兀朮再戰江中金人乘風縱火世忠敗績兀朮渡江屯六合縣王德破妖賊王宗石於貴溪縣禽之金兵犯江西者自荊門軍北歸留守司同統制牛皋潛軍寶豐擊敗之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戚方戰於宣州敗死金人焚建康府執李稅陳邦光而去淮南宣撫司統制岳飛邀擊於靜安鎮敗之以白金三萬兩賜韓世忠軍金人陷定遠縣閻勍死之巨師古擊戚方於宣州敗之方引去詔中原流寓士人聽所在州郡附試薛慶以高郵軍降升為承州以慶為鎮撫使慶及金人戰敗之命江浙州縣祭戰死

兵民劉超據荆南分兵犯峽州合叛將彭筠犯復州河東北
經制使王俊及金人戰於襄城敗之復穎昌府六月詔侍從
臺諫諸將集議駐蹕事宜王璞遣統領林間襲楊勍於東陽
縣敗績勍焚建州戚方犯安吉縣泚滲鎮撫使劉位爲賊張
文孝所殺戚方詣張俊降張浚在秦州將舉兵北伐兀朮聞
之引兵趨陝西秋七月劉光世授宣撫使倒乞便宜行事不
許諸軍與以來諸州得便宜指揮者並罷馮長寧復順昌府
張浚獻黃金萬兩助軍用宣撫司遣統制官呂世存王俊復
鄭州州縣多迎降後軍將王闢叛陷歸州鈐轄田祐擊敗之
王闢犯房州守臣李知幾棄城走楊勍迫泉州金人徙二帝

於五國城劉光世乞移司平江不許張俊合諸將兵萬餘赴
行在禁閩廣淮浙海船商販山東慮爲金人鄉導建州民范
汝爲作亂金人立劉豫爲帝於北京國號齊張用據漢陽軍
滑江措置副使李允文招降之八月李成請降於江州詔納
之太后至自虔州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死之郭仲威奔興
化縣張浚復永興軍賊雷進焚慈利石門二縣桂湛渡江討
羣賊復石首等五縣淼入梅州殺守臣沈同之大掠而去命
福建宣撫使陳遘命兵討范汝爲知饒州鄧興及金人戰被
之金人陷承州劉光世遣王德酈瓊以輕兵渡江邀金游騎
於召伯埭敗之孔彥舟入潭州宣撫司參議官王以寧拒之

以寧兵敗遁去徽宗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涇原同統制李
彥琦及金人戰於洛河敗之桑仲陷均房二州金人攻楚州
趙立死之趙霖復和州李成遣馬進犯興國軍安撫使王彥
及桑仲戰於平鹿縣敗之王闢詣彥降金人犯揚州統制靳
賽邀戰於港河敗之金人陷延安府統呂世存陷保安軍張
浚遣都統制劉錫統五路兵及金將婁宿戰於富平敗績浚
退保秦州陝西大震荆襄賊趙延壽焚郢州金人陷楚州鎮
撫使李彥先來援兵敗死之冬十月秦檜自金將撻懶軍中
歸於漣水軍以孔彥舟爲鼎澧辰沅靖州鎮撫使岳飛破金
人於承州葛長寧以淮寧附劉豫呂頤浩復南康軍秦檜入

見以爲禮部尚書金人陷涇原陷泰州通州守臣呂伸棄城
去金人犯熙州總管劉惟輔死之范汝爲降始令四川民歲
輸激賞絹三十三萬匹有奇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
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馬進陷江州守臣姚舜明
棄城走端明殿學士王易簡等二百人皆遇害金人犯秦州
吳玠擊敗之犯西寧州守臣仇重迎降詔內外侍從舉可任
縣令者犯贓連坐不歷縣令者勿除監司郎官不歷外任者
勿除侍從張中孚以原州叛降於金李成黨邵友犯筠州守
臣王庭秀棄城去犯臨江軍守臣康倬遁詔王璞張俊將兵
討馬進命孔彥舟呂頤浩張俊會兵討李成二月李允文以

馬友權湖南招捉公事、友大掠漢陽而去、過岳州、守臣吳錫逆友擊之、三月、呂頤浩擊李成於湖口、大敗之、張俊楊沂中岳飛擊馬進、大敗之、復追擊之於筠河、敗之、復筠州、男子崔紹祖詐稱越王子、受上皇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詔赴行在、尋詔伏誅、金人破階州、張俊追馬進至江州、進遁走、馬友降、金人追興州、張浚退保閬州、劉光世復楚州、統領杜堪復階州、馬友引兵入潭州、杜珙棄澧州、劉超入據之、隆祐皇太后崩、上制朞年服、權攢越州、桑仲陷鄧州、守將譚兗棄城走、河東招捉使王俊引兵來援、戰死、京西賊李忠陷商州、守臣楊伯孫棄城走、劉光世執郭仲威、伏誅、邵青圍太平州、孔彥舟

犯鄂州、李允文以彥舟為湖東副總管、趙延壽據分寧縣、呂頤浩招降之、張俊及李成、馬進戰於黃梅縣、殺馬進、成敗歸劉豫、張琪犯徽州、守臣郭東棄城去、邵青陷江陰軍、建康府鈐轄使李進彥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張浚承制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豁罕以陝西地悉與偽齊、秋七月、呂頤浩復筠州、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知樞密院事、劉光世以桔秸生穗奏瑞、上曰、朕在潛邸、嘗聞生芝草、官僚欲上聞、朕手碎之、不欲尚奇怪也、郡之九月、詔歲再遣使省謁諸陵、因撫問河南將士、命宗室右監

門衛大將軍士㒟朝饗溫州太廟、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大赦、詔四方有建策能還兩宮者、賞以王爵、以李允文恣睢專殺、賜死大理獄、王德招邵青降之、兀朮攻和尚原、吳玠及弟璘大敗之、兀朮僅以身免、范汝為復叛、入建州、守臣王浚明棄城走、升越州為紹興府、知永州王林擒張琪檻送行在、伏誅、錄程頤孫易為分寧令、范汝為犯邵武軍、守臣李必明、統制李山率兵拒之、衆潰、退保光澤縣、關師古復秦州、劉豫遣將王世冲寇廬州、守臣王亨破斬之、十一月、遣內侍撫問孔彥舟、桑仲、詔移蹕臨安、范汝為犯光澤縣、李山走、信州、桑仲請正劉豫惡逆之罪、詔幸荊南、曹成犯安仁縣、執

安撫使向子諲、前知廓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十二月、曹成陷道州、守臣向子忞棄城走、桑仲寇復州、守臣祖遹棄城去、知海州薛安靖殺偽都巡檢使王企中、以城來歸、知龍州范綜、統制雷仲復水洛城、保信縣弓手許約叛、據光州、二年春正月、帝在紹興府、賜楊邦乂謚曰忠襄、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餘黨平、帝至臨安府、二月、以李綱為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以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初置著作官二員、修日曆、知襄州蕭先叛、入劉豫、金人陷歸陽府、執楊可昇、三月、水賊翟進襲漢陽軍、殺守臣趙令𢦏、桑仲如郢州、調兵守將霍明以仲將謀逆殺之、淮南營田副使

屯營括閒田三萬頃給六軍耕種河南鎮撫使翟興爲部將
楊偉所殺守臣劉全棄城去曹成陷賀州知壽春府陳卞舉
兵復順昌府尋引歸爲僞齊所敗并壽春失之夏四月宿春
臨男子李勃僞稱徐王召赴行在伏誅謚孫傅曰忠定李綱
罷司福州大平州卒陸德據城叛囚守臣張錞殺當塗令鍾
大獻劉豫徙居汴京王彥大破董先於馬嶺關復商州閏月
知池州王進討陸德誅之岳飛擊破曹成於賀州詔明堂專
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選宗室子伯琮育於禁中賜名瑗親
慮囚自是歲以爲常韓世忠招曹成赴行在六月李宏引兵
人潭州執馬友殺之孔彥舟叛降僞齊韓世忠遣統制解元

入潭州執李宏以歸秋七月馬友黨郝通率兵五萬歸宣撫
司詔郡守除罷赴闕皆引對秦檜罷王倫自金還遣潘致堯
爲金國通問使附茶藥金幣進兩宮詔璽勅有不當者許三
省擬審院奏稟給事中中書舍人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
冬十月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禮幣奔劉豫守臣蔡
椿戰死十一月命李綱討湖寇步諒郝政除湖南盜賊悉平
十二月僞稱榮德帝姬易氏伏誅李綱罷江西兵馬副鈐轄
張中彥坐縱暴不法斬於潭州程昌寓討湖賊楊欽敗之殺
三千餘人金人犯商州守將鄧隆退屯上津李橫敗僞齊兵
復汝州金人犯和尚原將士乏食自潰吳璘拔砦去三年春

正月帝在臨安翟宗入西京禽僞齊留守孟邦雄李橫破穎
順軍僞齊知軍蘭和降李橫復穎昌府詔中外刑官各務仁
平崇憲檢察月具所平反以聞歲中考察殿最金人陷金州
鎮撫使王彥退保西鄉癸大火發萊山砦統制范溫率兵泛
海來歸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吳玠遇金人於饒風關王彥
自西鄉來會金人分兵攻關關破玠趣西縣彥奔達州四川
大震金帥撒離曷入興元府經畧使劉子羽走三泉縣吳玠
退屯仙人關金兵至金牛鎮引還興元吳玠劉子羽追擊於
褒斜谷殺獲甚衆三月李橫敗穎昌陷夏四月僞齊知虢州
董震來歸金人去興元僞齊知唐州胡安中來歸僞齊陷虢

州牛皐奔襄陽湖寇楊太自號大聖天王岳飛擊彭友禽斬
之劉忠爲部下所殺五月建睦親宅徵河南布衣王忠民至
行在授宣教郎不受潘致堯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
遂罷出師之議命韓肖胄充金國通問使以方與金議和禁
邊兵犯齊境張浚解使事赴行在置國子監及博士弟子員
秋七月詔訪勲臣曹彬等子孫以備錄用宰相呂頤浩等以
旱乞罷政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
克厭天心者僞齊寇徐宿二州冬十月詔發破州縣視戶口
增損立守令考課法僞齊陷鄧州南丹蠻莫公晟圖觀州焚
寶積監殺知監陳烈僞齊兵逼襄陽李橫棄城奔荆南知隨

州李道棄城去偽齊陷郢州守臣李簡棄城去偽齊將王彥先引兵至北壽春將渡淮劉光世駐軍建康遣酈瓊駐無爲軍爲廬濠聲援賊退十一月韓肖胄使還禁沿淮諸砦兵侵犯齊境十二月金元帥府遣李永壽王翊來見四年春三月吳玠與兀朮戰於仙人關大敗之兀朮遁去張浚落職福州居住詔明堂用皇祐典禮兼祀天皇大帝地祇以下諸神吳玠敗金兵復鳳秦隴州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相當者許大理寺奏劾師古叛以洮岷二州降偽齊知壽春府羅興叛降偽齊五月岳飛復郢州斬偽齊守荆超李成棄襄陽走岳飛取襄陽偽齊收李成餘衆駐新野岳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詔三省樞密院凡奏干請墨勅許執奏不行岳飛復隨州執偽守王嵩殺之秋七月建昌軍卒修達等作亂殺守臣劉滂岳飛擊敗李成及金人遂復鄧州江西制置使胡世將遣參謀侯愁引兵入建昌軍執修達等斬之王貴張憲破金齊兵復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韋誼孫近使還入見黏罕致書約淮南毋得屯兵八月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金齊合兵自淮南分道來犯渡淮楚州守臣樊敘棄城去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知樞密院張浚言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乙製祝文名山大川祈禱上曰霖雨地震乃兵久在蜀調發供餽民怨所致當修德以應之豈在禱乎冬十月宰相趙

何說

鼎請親征以孟庾爲行宮留守以統制王進一軍及中軍五百人隸之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聽從便避兵金人犯滁州圍亳州犯安豐縣以張浚爲資政殿學士韓世忠邀擊金人於大儀鎮敗之又敗之於天長縣金人攻承州韓世忠擊敗之命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金人陷濠州守臣寇宏棄城走帝御舟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張浚率兵如建康帝次平江加贈陳東歐陽澈祕閣修撰官其子孫二人各賜田十頃追咎汪伯彥落觀文殿學士黃潛善更不追復仇念遣將孫暉擊金人於壽春敗之復霍丘安豐二縣吳玠遣統制楊從儀率兵敗金人於臘家城金人入光州韓世忠夜劫金營於承州破之金人犯六合縣陷滁州劉光世移軍建康韓世忠移軍鎮江張浚移軍常州命張浚知樞密院事劉光世擊金人於滁州敗之光世遣兵夜入南壽春府襲金人敗之執偽守王靖聽兩淮避兵民耕種所在閑田金齊兵過廬州岳飛敗走之張浚擊敗金兵於六合金人去滁州五年春正月帝在平江府金人去濠州戒諸軍戰陳毋殺中原民充金兵者張浚遣統領楊忠閔王進夾擊金人於淮南敗之淮東統制崔德明襲敗金兵於盱眙酈瓊復光州劉光世韓世忠入辭命升殿以光世世忠有隙賜酒諭釋之金主晟薨旻之孫亶立二月命常州布衣陳得一造新曆帝發平江遣

權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於溫州帝至臨安吳玠楊
政拔秦州執偽守胡宣金帥撒離喝來援政擊敗之偽齊冦
信陽軍守臣舒繼明死之三月訪得周後柴叔夜襲封崇義
公太上皇帝崩於五國城五月作書院名資善堂遣何蘚使
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讐無通使之義
張浚奏使事兵家機權後嗣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
遣行命訪求元祐黨人子孫六月名新曆日統元命建國公
瑗出就資善堂講讀岳飛攻湖賊水砦楊欽王琮劉詵陳瑫
降楊太赴水死幷夏誠斬之湖湘悉平得戶二萬七千遣歸
業偽齊兵冦湖陽縣執唐州守臣高青韓世忠復鎮淮軍禽

既錄用其子孫猶稱黨人邪等何乎

偽守王供詔暴章惇蔡卞誣謗宣仁皇后之罪追貶惇昭化
軍節度副使卞單州團練副使子孫不許在朝命廣宮學教
內外宗子九月詔元符上書邪等范柔中等各官一子徵和
靖處士尹焞爲崇政殿說書戊寅郊出宮女三十人知衢州
裴廩坐調夫築城凍死二千餘人除名高州編管六年春正
月詔凡入粟補官者毋授親民理刑之職二月韓世忠攻宿
遷縣統制呼延通與金人戰敗之禽其將孛堇牙合孛鋼入
見金齊兵犯漣水軍韓世忠擊敗之偽齊兵陷唐州團練判
官扈縈臣推官張從之死之劉光世遣副統制王師晟酈瓊
襲偽齊兵於劉龍城破之禽其統制華知剛秋七月劉光世

又來了

復壽春府八月詔諭將士將親征岳飛遣統制牛皐破偽齊
鎮汝軍禽其守薛亨命權殿前司解潛帥精兵扈從主管步
軍司[?]順守臨安以秦檜爲行宮留守權參決尚書省樞密
院事岳飛及偽齊戰於蔡州克之偽守劉永壽舉城降九月
發臨安帝次平江命職事官日一員輪對劉豫聞親征求援
於金主亶不許豫自起兵三十萬命子麟姪猊出
渦口冬十月劉麟冦淮西張浚遣楊沂中禦之沂中至濠州
劉光世已棄廬州而南浚遣人督還沂中遣統制王德酈瓊
及賊戰敗之賊兵攻壽春府守臣孫暉敗之劉猊犯
定遠縣沂中進戰大敗之於藕塘猊挺身遁麟在順昌聞之

程氏與孔孟異乎

拔砦去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詔諸
軍所俘人民給錢米遣去十二月召秦檜赴行在韓世忠攻
淮陽軍及金人戰敗之趙鼎罷右司諫陳公輔乞禁程氏學
詔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七
年春正月帝在平江下詔移蹕建康發米萬石濟京東陜西
來歸之民禁諸軍互納亾卒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等
來歸以秦檜爲樞密使何蘚范寧之至自金始聞上皇及寧
德皇后崩帝成服二月百官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
州胡寅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帝欲遂終服張浚疏論喪服
不可即戎詔外朝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遣王倫使金

亦不書

迎奉梓宮、果州守臣宇文彬、進禾登九穗圖、奪一官、帝發平
江、三月、次丹陽、命韓世忠扈從、岳飛次之、次鎮江、帝至建康、
岳飛乞併統淮西兵、以復京畿陝右、命飛盡護諸軍、秦檜阻
之、事遂寢、岳飛棄軍去、乞解官持服、不許、張浚言岳飛積慮
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欲要君、詔兵部侍郎張宗元監其軍、
五月、命李綱捕虔吉諸盜、詔禮官舉文宣王、武成王、熒惑、壽
星、嶽鎮海瀆、農桑風雷雨師之祀、偽齊陷隨州、八月、命酈瓊
率兵赴行在、瓊叛、殺中軍統制張景、執呂祉、以兵四萬人奔
劉豫、九月、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朔、祭
太廟、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禁諸路進羨餘、冬十月、詔開經

筵、命後省官看詳上書、有可采者條上行之、勑張浚安置嶺
表、趙鼎言浚母老、改永州居住、韓世忠引兵渡淮、擊金人於
劉冷莊、敗之、李綱罷、復漢陽軍、張浚棄盱眙、引兵還建康、十
一月、金帥撻懶兀朮入汴京、執偽齊劉豫、廢爲蜀王、偽齊知
臨汝軍崔虎、詣岳飛降、十二月、王倫使還、言金許還梓宮及
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八年、春正月、帝在建康、偽齊知壽
州宋超、率兵民來歸、蔡州提轄白安時、殺金將兀魯、執其守
劉永壽來歸、詔以方議和好、禁沿海州郡、遣人過淮招納、以
呂頤浩爲行營留守、岳飛乞增兵、不許、帝發建康、以胡安國
春秋傳成書、進寶文閣直學士、帝至臨安、三月、以秦檜爲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李天祚爲交阯郡王、以故
相韓忠彥配饗徽宗廟庭、蠲所過州縣民積欠稅賦、夏五月、
禁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
州田五頃、奉先聖祠事、秋七月、命王倫及藍公佐、奉迎梓宮、
錄司馬光曾孫伋、補承務郎、八月、詔日者遣使報聘鄰國、期
還梓宮、慮邊臣遂弛戎備、其令各嚴飭備城、無怠捍禦、趙鼎罷、
金使張通古蕭哲與王倫偕來、樞密副使王庶、乞免簽和議
文字、求去、不許、十一月、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
侍從臺諫詳思條奏、從官張燾、御史方廷實等、皆言不可、樞
密院編修胡銓上書、諫除名、昭州編管、十二月、金使稱詔諭

江南、館職胡珵等上書、極論不可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冑、
爲金國奉表報謝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
議餘事、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
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帝以方居諒陰、難
行吉禮、不御殿、命秦檜攝冢宰、事受書以進、始定都於杭、九
年、春正月、以金國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官吏並不易置、
蠲其民租稅三年、徭役五年、以王倫同簽樞密院事、充奉護
梓宮迎請皇太后交割地界使、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
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以尹焞爲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焞
辭不拜、金宿州守臣趙榮來歸、金主詔諭河南以割地歸我

之意以王倫爲東京留守以李綱爲湖南路安撫大使張浚爲福建路安撫大使命蒐訪隱士三月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兀朮還鄆州僞齊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召赴行在夏人陷府州夏四月金鄜延路經畧使關師古上表待罪命知延安府金陝西諸路節制使張中孚上表待罪命知永興軍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孟庾爲西京留守路允迪南京留守金秦鳳經畧使張中彥上表待罪命知渭州移壽春府治淮北舊城詔新復諸路監司帥臣按劾官吏之殘民者鄜延副將李世輔率兵三千來歸賜名顯忠六月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夏國主乾順卒以新復州縣官吏懷不自安降詔開諭澄州軍事推官韓紃坐上書論講和非計送循州編管以孟庾兼東京留守王倫自東京赴金議事秋七月金人拘王倫於中山八月金以撻懶主和割地殺之蠲成都潼川路歲輸對糴等米五十四萬石水運錢七十九萬緡遣蘇符使金賀正旦九月命鄜延秦鳳熙河路招納蕃部熟戶及陷沒夏國軍民冬十月王倫見金主於御林子被拘於河間遣其副藍公佐歸兀朮留蘇符於東京謀復取河南十年春正月遣莫將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李綱卒封閼伯爲商丘宣明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金人必渝盟宜爲備命川陝宣撫司軍事不及

[illegible]不知金人盟好不可以久其歸河[illegible]陝西自當今[illegible][illegible]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付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宜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待報者聽隨宜措置命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夏五月金人叛盟兀朮等分四道來攻兀朮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興仁府李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及河南諸州皆降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撒离曷自河中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官皆降金人攻南京留守路允迪降金人攻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知亳州王彥先叛降於金金人陷永興軍趨鳳翔圍耀州郭浩救之金兵解去金人圍順昌府劉錡力戰敗之六月吳璘敗金人援扶風兀朮及叛將酈瓊等帥衆十餘萬攻順昌府劉錡帥將士殊死戰大敗之秦檜奏命錡擇利班師錡戰益力順昌圍解兀朮還岳飛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劉光世進軍和州郭浩破金人於醴州復其城詔諸司錢物並留經費外悉發以贍軍撒离曷攻青谿嶺鄜延經畧使王彥敗之撒离曷還屯鳳翔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旨班師飛不聽韓世忠率兵至淮陽與金人遇擊敗之金人圍慶陽府權守宋萬年固守金人不能下岳飛與金人戰敗之復蔡州閏月張浚敗金人於永城縣金人犯涇州守臣曲汲棄城去經畧使田晟率兵來救金人敗走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之金人引歸鳳翔王德夜攻金人於宿州破之降其守馬秦永興軍鈐轄傅忠信與金人戰於華陰縣敗之岳飛擊金人敗之復潁昌府又復淮寧府復鄭州李興

復汝州、與金人戰於河清縣敗之、復伊陽等八縣、韓世忠攻海州克之、執其守王山、張俊及王德兵會於城父縣、酈瓊遁夫遂復亳州、金人救海州、王權逆戰敗之、復懷仁縣、張俊棄亳州引軍還壽春、秋七月、岳飛遣將張憲入西京、會李興復永安軍、岳飛及兀朮戰於郾城縣敗之、岳飛遣統制楊再興王蘭、擊金人於小商橋、皆戰死、金人攻潁昌、岳飛遣將王貴姚政、合兵敗之、飛以累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軍潰、潁昌蔡鄭諸州皆爲金有、金人圍淮寧府、趙秉淵棄城南歸、八月、以張九成等不主和議、黜之、金人及酈瓊合兵、駐於千秋湖陵、韓世忠夜襲破之、李成犯西京、李興擊却之、楊沂中自宿州

夜襲柳子鎮、軍潰、遂渡淮、歸金人屠宿州、九月、趙起居舍人李易、論韓世忠罷兵、時秦檜主和議、諸大帥皆還鎮、楊政夜襲金人於鳳翔府敗之、金人入西京、李興棄城走、知代州王忠植、復石代等十一州、冬十月、金人犯慶陽府、守臣宋萬年以城降、犯陝州、吳琦率兵迎擊敗之、襲洮州、統制孔文清擊敗之、胡世將命王忠植救慶陽、叛將趙惟清執之降金、忠植不屈而死、贈奉國軍節度使、諡義節、十一月、宜章洞民駱科叛、犯桂陽郴道連賀諸州、命郝晸發兵討之、十一年春正月、鳳翔統制楊從儀敗金人於渭南、金人攻壽春府、守臣孫暉、統制雷仲棄城去、金人渡淮、兀朮陷廬州、陷蔚州、守臣鄧隆

爲南進兵 江州何如 不濟顧恭

棄城去、命楊沂中引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二月、張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關、邵隆破金人於洪門、復商南、金人來爭和州、張俊敗之、命韓世忠以兵援淮西、趣岳飛何兵、蘄黃統制關師古敗金人於巢縣復之、王德田師中擊破金人、復含山縣、奪昭關、劉琦擊敗金人於青谿、李顯忠敗金人於舒城、楊沂中劉琦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兀朮親率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三月、張俊楊沂中劉琦班師、金人陷濠州、執守臣王進夷其城、鈐轄邵青死之、張俊遣楊沂中王德入濠州、遇金伏兵敗還、韓世忠至濠州不利而退、金人渡淮北歸、韓世忠張俊岳飛入覲、八

月、立祚德廟於臨安、祀韓厥、罷岳飛鄂州副統制王俊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張俊收憲屬吏、坐監司不按贓吏罪、吳璘拔秦州及金人戰於丁劉圈敗之、楊政克隴州、破岐下諸屯、郭浩擊華州、入陝州、吳璘及金人戰於郯家灣大敗之、遂圍臘家城、詔璘班師、楊政郭浩皆引軍還、邵隆復虢州、郝晸討駱科斬之、冬十月、金人陷泗州楚州、楊政及金人戰於寶雞縣敗之、禽通檢李董、下岳飛張憲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遣魏良臣王公亮爲金國稟議使、金人陷滁州、邵隆復陝州、十一月、兀朮遣審議使蕭毅邢具瞻與魏良臣偕來、始定議和盟誓、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與金國和議成立盟書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招納叛亡兀朮遣何鑄知會寧見金主命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命州縣三歲一置產業部籍民貲財田宅以定賦役賜岳飛死於獄斬其子雲及張憲於市家屬徙廣南十二年春二月詔諸州修學宮金主許歸梓宮及皇太后遣何鑄還夏四月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護送梓宮馬居安護

送皇太后皇后邢氏崩訃至以臨安府學為太學五月遣睿昭遠賀金主生辰六月命侍從臺諫禮官議權奉攢宮八月兀朮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以萬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皇太后至入居慈寧宮帝易緦服素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安於龍德別宮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國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以大散關為界九月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王次翁充金國報謝使藏金誓書於內侍省杖殺偽福國公主李善靜冬十月始聽中外用樂權攢徽宗皇帝及顯肅皇后於會稽永固陵懿節皇后祔十一月封張俊清河郡王作崇政垂拱

二殿十二月命太學弟子員以三百人為額是歲斷大辟二十四人十三年春正月封韓世忠咸安郡王閏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命史館編靖康建炎忠義錄金遣洪皓張邵朱弁歸秋七月詔求遺書知階州田晟將所部三千人赴行在以兵部侍郎司馬朴死節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絹詔諸州守貳提舉學事縣令佐主管學事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十四年春三月避金太祖嫌名改岷州為西和州川陝宣撫司為四川宣撫司金人來求淮北人之在南者詔願還者聽蘭溪縣水暴至死者萬餘人秋七月金人殺王倫以永道郴三州桂陽監及茶陵縣民多

不舉子永蠲其身丁錢絹米麥樂平縣河衝田數百頃田中水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樓二水鬬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刻乃各復故十五年五月幸秦檜第加檜妻子婦孫官封冬十月帝書一德格天之閣賜秦檜就第賜宴十六年春正月幸太學外舍生額至千人親饗先農於東郊行耤田禮執耒耜九推詔告郡縣二月割金州豐陽縣洋州乾祐縣畀金人毀諸路淫祠建秦檜家廟三月建武學置弟子員百人造秦檜家廟祭器九月命何鑄為金國祈請使請國族冬十月帝親新作禮器於射殿撞景鐘奏新樂十七年春正月命諸路

收試中原流寓士人趙鼎卒于吉陽軍聽歸葬九月減四川科率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十八年六月士民皆請上尊號不許十九年春二月禁湖北溪峒用人祭鬼及造蠱毒犯者保甲同坐九月命繪秦檜像作贊賜之冬浙東江淮郡國饑紹興尤甚民仰哺於官者二十八萬六千人不給殍死者半十二月金岐王亮殺其主亶自立二十年春正月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施全刺之不中磔全於市三月金遣完顏思恭來報即位遣延爾賀金主即位夏四月信州妖賊黃曾作亂陷貴溪縣江西兵馬鈐轄李横討平之冬十月秦檜有疾命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一月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

孫扶掖升殿不拜二十一年春二月遣巫伋爲金國祈請使請歸欽宗皇帝及皇族增加帝號等事秋七月罷柴米稅九月巫伋使還所請皆不許十一月進義副尉劉允中坐謗訕棄市二十二年秋七月虔州軍卒齊述殺統制吳進江西副總領馬成據州叛八月遣殿前司統制李耕討之敕命耕知虔州十一月李耕入虔州誅叛兵虔州平二十三年春三月金主徙都燕京十一月以秘鍾終核賜宰執講讀等官宴於秘書省爲故事二十四年秋七月封秦熺嘉國公廣西經略安撫使呂愿中諭降諸蠻三十一種得州二十七縣一百三十五砦四十洞一百七十九及一鎮三十二團皆爲羈縻州

縣二十五年秋七月減四川絹估稅斛鹽酒等錢歲百六十餘萬緡蠲州縣積欠二百九十餘萬緡免諸路丁錢一年九月幸秦檜第問疾檜諷有司員外郎林一飛臺諫徐嘉等請并熺爲相進封檜建康郡王熺少師並致仕檜死檜姻黨皆罷十一月追封檜申王謚忠獻幸檜第臨奠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識茲戒毋自詒咎上曰比年四方獻瑞文飾取悅若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佞諛尤甚詔郡國無獻瑞二十六年春三月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

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惡之自今有此當寘重典秋七月蠲諸路丁絹一年計二十四萬匹行都疫出柴胡製藥活者甚衆冬十月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敍正十一月命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俁稽考國用歲中出納之數裁定六曹寺監有司吏額二十七年春正月減三川對糴米歲十六萬九千石夔路給賞絹五萬匹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及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緡二十八年秋七月親製郊廟樂章十二月興元都統[illegible]制姚仲請興元府等五州義士得二萬餘人二十九年[illegible]三

月除州縣積欠錢三百九十七萬緡及中下戶所欠入官錢物夏四月國子司業黃中自金使還言金人將徙居汴京以見逼謀早飭邊備宰相湯思退等怒命縣令有政績者諸司同薦不次升擢以風厲之五月命江湖浙西五漕司增價糴米二百二十萬石赴沿江十郡自荊至常州以備振貸糴成郡府路酒務監官七十一員令民承買九月王綸使還言金和好無他湯思退等稱賀皇太后韋氏崩遣周麟之為金國奉表哀謝使十二月諜言北界禁民妄傳起兵帝諭大臣常自治為安邊息民之計三十年春二月金遣大懷忠來弔祭詔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恩平郡王璩稱皇姪夏四月詔諸路刺強盜貸死少壯者為兵八月賀允中使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為之備允中致仕淮東總管許世安奏金主亮至汴京起兵五十餘萬屯宿泗州謀來攻三十一年春正月放張浚胡銓自便封楊存中同安郡王以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夏四月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五月詔吳拱視緩急退守荊南金遣高景山王全來賀天申節全無禮致其主亮語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計事且以欽宗皇帝訃聞宰執侍三衙帥議舉兵詔以王全語諭諸路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為欽宗皇帝發喪詔持斬衰三年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命主管馬軍司成閔部兵三萬人戍鄂州六

月宰臣上表如聽政劉琦乞移軍渡江詔錡屯揚州出宮女三百九十人金主亮遣大懷正至盱眙語伴使居廣問云將以六月遷汴京令其歸奏放女樂二百餘人詔淮南諸州移治清野淮北民崔唯夫董臻率衆萬餘來歸秋七月徐嘉至盱眙金主亮以非所指取之人遣還金主亮徙居汴京命其將劉蕚由唐鄧取荊襄張中彥據秦鳳窺巴蜀蘇保衡由海道趨兩浙八月忠義人魏勝復海州以姚密劉氏妄預國政廢於家建坐承宣使王繼先福州居住籍其貲九月朝饗太廟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大赦金人犯黃牛堡守將李彥堅拒卻之攻大散關吳璘遣將高松援之博州民李友直聚兵大名自稱河北安撫制置使遣軍師馮穀入朝奏事吳璘遣將彭青至寶雞夜劫金人於橋頭砦破之金趨使臣書至楚州守臣以聞其辭多悖慢監盱眙軍夏俊復泗州金人犯通化軍守將張超拒卻之吳璘復秦州金守將蕭濟降吳璘復洮州詔以金人背盟降勅榜招諭中原軍民金蘭州千戶王宏殺其刺史溫敦烏也來降吳璘復隴州金主亮命大都督李通造浮梁於淮上自將來攻兵號百萬遠近大震冬十月詔將親征魏勝攻沂州敗還海州金人圍之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金人解圍去金人自渦口渡淮陷蔣州李顯忠遣統制孔福與金人戰於大人州敗之金人犯海州魏勝李

實舉都之、劉錡引兵次淮陰、金人將自淸河口入淮、錡列兵於運河岸以扼之、命宣撫制置司傳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諸路出師共討金人、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裒爲皇帝、改元大定、王權聞金兵大至、自廬州引兵退屯昭關、知廬州龔濤棄城走、知均州武鉅招納北界杜海等二萬人來歸、金將蕭琦陷滁州、守臣陸廉棄城走、吳拱遣將侯俊復唐州、金人圍廬州、權州事楊椿率兵守水砦、攻海州、李寶力戰敗之、解圍去、攻樊城、守將秦貫王進戰死、金兵亦退、劉琦遣兵渡淮、及金人戰、死者十七八、金主亮大軍至廬州城北五里、築土城以居、戚方遣將張寶復蔣州、劉錡自淮陰引兵歸揚州、金主亮入廬州、王權自昭關遁、金人追至尉子橋、統制姚興戰死、權退保和州、金州都統制王彥遣統制任天錫復豐陽縣、帝聞王權敗、名楊存中同宰臣議於內殿、宰相陳康伯贊帝親征、武鉅遣將苻琛復鄧州、任天錫復商洛縣、命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犯眞州、步軍司統制邵宏淵逆戰於胥浦橋、兵敗、眞州陷、金人犯揚州、任天錫復商州、執其守完顏守能、趙撙引兵渡淮、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趙撙復褒信縣、王權自和州遁歸、屯於東采石、金人陷和州、劉錡退軍瓜洲鎮、陷揚州、淮東安撫使劉澤棄城奔泰州、以李顯忠爲御營先鋒都

統制屯蕪湖、趙撙復新蔡縣、吳璘遣統制吳挺及金人戰於治平砦敗之、趙撙復平輿縣、金人趨瓜洲、劉錡遣統領員琦拒之於皂角林大敗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李寶遇金人舟師於膠西大敗之、斬完顏鄭家奴等五人、劉錡還鎮江府、趙撙復蔡州、斬其總管楊寓、金人攻泰州、向起吳挺擊却之、詔起江浙福建諸州强丁赴江上諸軍、武鉅復盧氏縣、任天錫復朱陽縣、十一月、邵宏淵遣統領崔皐及金人戰於定山敗之、任天錫復虢州、通州守臣崔邦弼棄城去、遣權吏部侍郎汪應辰詣浙東措置海道、以張浚判建康府、金人犯瓜洲鎮、江中軍統制劉汜敗走、權都統制李橫遁、金騎遂至江上、統制魏俊王方死之、葉義問趨建康、金游騎至無爲軍、守臣龔鋈棄城走、淮寧府民陳亨祖執同知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趙撙引兵去、蔡州陷、池州統制官崔定復入無爲軍、金主亮陛江築壇、刑馬祭天、期翌日南渡、虞允文督建康統制官張振王琪等、以舟師拒亮於東采石、勝之、崔定復巢縣、任天錫復上津商洛二縣、虞允文遣水軍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於楊林河口敗之、金主亮焚舟而去、王彥遣將楊堅復欒川縣、以湯思退爲行宮留守、虞恨犯嵇州、龍蓬堡敗官軍、殺副將鄭琳、金主亮引軍趨淮東、虞允文率李捧一軍及戈松如鎭江、備敵、江州統制李貴、忠義前領孟俊復順昌府、金州將

州、進復華州、任天錫復陝州、劉錡以疾罷、命劉銳權鎮江都
統制成閔自京西如鎮江、李寶泛海南歸、金人攻陝州、任天
錫使走之、犯襄陽、統制官李勝拒却之、復通化軍、王彥遣將
楊堅克清及金人戰敗之、復長水縣、武鉅遣鄉兵總轄杜賦
復嵩州、金人陷泰州、金人弑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金都督
府遣人持檄詣鎮江軍中議和、十二月、趙撙夜襲蔡州、入其
城、王彥復福昌縣、金人犯漢南之茨湖、鄂州軍士史俊登其
舟、獲一將、諸軍擊却之、楊椿夜攻金人、殺其帥高定山、復棱
州、王彥遣將闞珉復澠池縣、命諸路招討司率兵進討、互相
應援、右軍統領沙世堅入泰州、均州統領咎朝復鄧州、淮東

統制王選復楚州、杜隱入河南府、吳拱遣統領牛宏入汝州、
帝發臨安、建王從行、金人渡淮北去、次平江、淮東統制劉銳
陳敏入泗州、鄂州統制楊欽以舟師追敗金人於洪澤鎮、江
[illegible]李顯忠入和州、吳璘遣將復永洛城、金人破汝
[illegible]、次鎮江府、吳璘遣將拔治平砦、曲敢新復州軍、
[illegible]州總檢高顯以壽春府來降、金主褒還燕京、三十
年春正月、帝在鎮江、金人犯壽春府、忠義將劉泰戰死、金
[illegible]人、發鎮江府、至建康府、[illegible]、金人犯蔡州、趙撙力戰
却之、權知東平府耿京遣其將賈瑞、掌書記辛棄疾來奏事、
金主遣高忠建來告嗣位、以耿京爲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

府、二月、興州統領惠逢復河州、金人犯汝州、守將王宣逆戰
敗之、帝發建康、惠逢復積石軍、克來羌城、王宣及金人戰于
汝州、敗績、金人犯順昌府、孟新拒却之、至臨安府、部軍士戰
死者、祿其家一年、傷重而死於營者、半之、王宣及右軍副將
汝靖敗金人於確山縣、趙撙拔蔡州、姚仲遣副將趙銓攻下
鎮戎軍、金同知渭州秦弼來歸、王彥遣兵救陝州、遇金人於
虢州、敗之、金兵引去、吳珙遣將復永安軍、永寧、福昌、長水
三縣、閏月、金人破河州、屠其城、姚仲遣將復原州、振淮南歸
正人、金人犯虢州、吳璘遣楊從儀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
原、金人走寶雞、王剛破金人於海州、姚仲攻順德軍、敗金人

於新店、三月、成閔遣統制杜彥救淮寧、擊敗金人於項城縣、
吳璘復德順軍、遣將嚴忠取環州、命兵部侍郎陳俊卿、工部
侍郎許尹經畫兩淮堡砦屯田、金人圍淮寧府、守臣陳亨祖
死之、吳璘自德順軍還河池、金人犯鎮戎軍、遣洪邁等賀金
主即位、晉用敵國禮、知蘭州王宏拔會州、金人陷淮寧府、統
領戴規戰死、金人攻原州、蒙縣民倪裘率丁口數千來歸、金
人圍海州、五月、姚仲遣兵救原州、洋金人、仲及金人復戰於
原州、敗績、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敗海州、遇金人於石湫堰、大
敗之、金人解去、知順昌軍孟照率部曲來歸、吳璘復熙州、詔
日、朕以不德、躬履艱難、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肝宵靡怠、屬

宋高宗可比周平王

與余論章后事頗合

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可立爲皇太子，更名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藉諸州歸正人願爲農者，給官田，復租十年；願爲兵者，赴軍中。六月，吳璘次大幽瀕名姚仲至軍前，下河池獄，命夔路安撫使李師顏代將其兵。丙子，詔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帝崩，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贊曰：昔夏后氏傳五世而后羿簒，少康復立而祀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於彘，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與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禍，元帝正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九世而徽欽陷於金，高宗纘圖於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爲中興，而有異同焉。夏經羿浞篡歷，共和、漢間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蕭王、瑯邪皆出疏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責焉。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于四君者乎。君子於此，亦有憫高宗之心，而傷其所遺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内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群盜之亂，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李綱、趙鼎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爲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後世之誚，悲夫。主齋本紀諸論亦正當

史綱卷二百二十終

宋史四

本紀

孝宗皇帝諱眘、太祖七世孫也、父子偁、封秀王、元懿太子薨、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被其澤、遭時艱落、殊甚憫之、命選帝爲皇子、育於禁中、開資善堂教之、以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讚讀、命帝見冲如裏月之、三十一年、金人犯邊、高宗親征、帝請衛從、遂扈蹕如金陵、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嘗以諭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不果、及歸自金陵、高宗復以倦勤諭宰相、中書舍人唐文若、

請先下詔建儲、三十二年、五月、立爲皇太子、內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丙子、遣中使名帝入禁中、諭之、帝遜讓不受、即趨側門、欲還東宮、高宗勉諭再三、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前、就坐、宰相率百僚入、帝與輔臣升殿、稱賀、帝愀然曰、君父之命、雖不克當、再退、太上皇帝駕之德壽宮、帝步出殿門、冒雨掖輦以行、至宮十里、歷湖再三、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左右皆呼萬歲、賀曰、朝德壽宮、大赦、詔宰相率百官月兩朝德壽宮、以即位告於天地宗廟社稷、帝五日一朝德壽宮、

詔中外士庶、陳時政闕失、及民間利害、進宰執官二等、詔百官日□人入對、金人陷原州、秋七月、興州統制吳挺復鞏州、詔撫傷諸郡守臣、遣劉珙使金、告即位、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有事於太廟、別廟、中軍統制趙撙忠義軍統領官、甫側復光州、朝獻景靈宮、詔後省看詳中外士書、有可採者以聞、從當路聖節進奉、增將士死傷推恩格、八月、四川統制高師中與金人戰於摧沙、敗死、率群臣詣德壽宮、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寶冊、班寬恤事十八條、吳璘敗金人於北山、追冊故妃郭氏爲皇后、九月、金人攻德順軍、東山堡中軍將李彥戰死、詔開講日、召輔臣觀講、金人來索侵疆、

詔宰執侍從臺諫各陳應敵定論、以聞、詔登聞鼓院毋沮抑進狀、契丹招討蕭鷓巴來奔、金人攻德順城、吳璘擊走之、詔棄德順城、徙其民於秦州、詔侍從臺諫集議當今弊事、仍率其屬極言無隱、廣西賊王宣破藤州、守臣廖顒棄城去、是歲、諸路獄大辟四十一人、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率臣朝於文德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誅殿前司後軍謀變者、吳璘棄德順、爲金人所邀、將士死者數萬計、二月、用參知政事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爲工部員外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逐秦檜黨人、三月、金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取侵地、詔求遺逸、張浚入見、

張浚請通好何也

思退爲相自然要和

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張浚命邵宏淵帥師次盱眙李顯忠帥師次定遠金人破環州守臣強霓及其弟震死之五月顯忠復靈壁縣宏淵次虹縣金人拒之顯忠復虹縣金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降張浚渡江視師金右翼軍都統蕭琦降於顯忠顯忠及宏淵敗金人於宿州復宿州戮金兵數千人顯忠復與金人戰於宿州邵宏淵不援顯忠失利金人攻宿州顯忠大敗之統制官張訓通等以二將不協而遁顯忠宏淵軍大潰於符離下詔視師以張浚都督荆襄軍馬六月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不許李顯忠罷軍職下詔罪已張浚降授特進邵宏淵降武義大夫秋七月以湯思

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八月金紇石烈志寧以書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齎書至金帥府戒勿許四州差減歲幣命諸將毋遽金人出境冬十月大臣奏金人書言四事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立賢妃夏氏爲皇后秋七月盧仲賢自宿州以金都元帥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遣王之望爲金國通問使詔侍從臺諫於後省集議講和盧仲賢擅許四州下大理寺以胡昉楊由義爲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金帥以昉不許四郡械繫之昉不屈金主命歸之二年春二月金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胡昉自宿州還三月詔王之望以幣還

命荆襄川陝帥臣嚴邊備毋先事妄舉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言者論宰執狥欺之弊命書寘政事堂六月命虞允文兼唐鄧允文不奉詔秋七月召虞允文命海泗州徹戍張浚卒遣魏杞爲金國通問使九月金人犯邊以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兩糴米振貧民王彥帥師濟江軍昭關易國書以付魏杞冬十月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未如式弗受欲得商秦地及俘獲人且遂歲幣二十萬杞未得進詔輔臣對便殿金人分道渡淮劉寶棄楚州遁十一月知楚州魏勝與金人戰死之州陷滁州陷王彥棄昭關遁滁州陷詔魏杞以所齎禮幣犒軍杞弗從命留鎮江候旨湯思退罷禁太學生伏闕

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請斬湯思退王之望究其黨而用陳康伯胡銓等以濟大計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書如金帥府請正皇帝號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減十萬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誓目大畧與紹興同以金人犯淮南詔避殿減膳擇日視師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侍從兩省官日至都堂議事有闕臺諫者聽會議金人犯六合縣步軍司統制雍皋擊卻之閏月陳康伯入見詔間日一朝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以金人且退詔督府擇利擊之王之望執不可罷之望官以王抃爲奉使金國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

康伯報書以行、金遣張恭愈來逆使者、十二月、制曰、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涖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哉、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彫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逋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是歲、平江府常秀州饑、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徧山谷、暴露凍餒、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改元、以紹興府流民多死、罷守臣徐嘉、及兩縣令、淮西守將孔福頓遇以敵至棄城、福伏誅、遇奪官刺面、配吉陽軍牢城、二月、陳康伯卒、以虞允文參知政事、夏四月、金報問使完顏仲人見、吳璘入見、封新安郡王、秋七月、輔臣脫對選德殿、御筆後有大屏、記注諸道監司郡守姓名、因命都堂視此書之、詔立子愭爲皇太子、七月、池州竹生穗、實如米、饑民采之以爲食、守臣曾晉爲野穀生竹圖以獻、御史劾晉不以民食草木爲瑞、坐侫免官、八月、溫州大風海溢、漂民廬鹽場寺觀、覆舟溺死二萬餘人、江濱胔骼尚七千餘、三年春二月、爲知陳州陳亨祖立廟於光州、賜名愍忠、伯母秀王夫人張氏薨、成服於後苑、吳璘卒、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俘在民間者還之、在軍及叛亡者不預、皇后夏氏崩、皇太子薨、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四年春正月、籍荊南義勇民兵、增給衣甲、蠲隙日番教、二月、詔賜果州團練使韓崇岳立廟、賜名忠勇、宜州觀察使朱勇立廟、賜名忠節、謚趙卑曰忠簡、行乾道新曆、蜀邛縣、蠲漢州、石泉軍大饑、邛爲甚、發延八郡、漢州饑民至九萬餘、六月、蠲諸路逋負、召興化軍布衣林象建寧府布衣魏掞之赴行在、冬十月、臣僚言天下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郎守、皆有等差、自今執事官吏局務官、必任滿方許外任、

未經親民任使、未得擬州郡、且授通判、從之、十一月、詔陝州布衣郭雍赴行在、賜魏掞之同進士出身、爲太學錄、五年春正月、詔自今詔令未經兩省書讀者、毋輒行、夏四月、詔福建路貧民生子官給錢米、五月、帝射弓弦斷傷目、不視朝、六月、始御朝、以陳俊卿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爲尚書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七月、武寧縣龍鬭於復塘村、大雷雨、二龍奔逃、珠墜大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連歲有水災、九月、詔淮東諸州歲隙教閱民丁、命饒信二州歲各留上供米三萬石以備振糶、爲岳飛立廟於鄂州、賜名忠烈、六年春正月、遣范成大使金、求陵寢地、且請更定受書禮、八月

虞允文請建太子九月賜蘇軾謚曰文忠范成大至自金金
許以還奉及歸欽廟梓宮而不易受書禮冬十月謚司馬朴
曰忠潔遣趙雄賀金主生辰別函書請更受書之禮七年春
正月虞允文復請建太子帝命允文擬詔以進二月詔立子
惇爲皇太子大赦賜戶部內藏緡錢二百萬銀九十萬兩增
給官兵詣寺觀毋免稅役三月趙雄至金金拒其請夏四月
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金人葬欽宗於鞏原金遣烏林荅
天錫來賀會慶節天錫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
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見天錫沮退癸亥會
慶節金使隨班入見十一月御集英殿策試應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科李垕賜垕制科出身八年春正月詔改尚書左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以安慶軍節度使張
說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爲
執政不報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荅詔權給事
中莫濟封還錄黃詔並與在外宮觀九月以虞允文爲少保
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允文入辭帝諭以決
策親征令允文治兵俟報冬十月追封劉光世爲安成郡王
隆興府爲饑南昌新建縣饑民仰給者二萬八千餘九年春
正月勅安撫轉運使將諸州守臣月具所行事奏審擇臧否
以議黜陟二月青羌奴兒結寇安靜砦黎州推官黎商老戰

死秋七月青羌奴兒結降十二月金遣完顏璋來賀正旦議
受書禮不合太上皇有旨仍舊璋等入見淳熙元年春正月
交阯入貢詔賜國名安南封李天祚爲國王二月虞允文卒
爲郭浩立廟於金州三月金遣梁肅來計事夏四月遣張子
顏使金報聘六月使禮官討論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嚮位
二月茶寇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江西官軍數爲所敗五
月詔宰相以朝政闕失士民得獻言以辛棄疾爲江西提刑
節制諸軍討捕茶寇茶寇自湖南寇廣東九月湯邦彥請分
揚廬州荊南襄陽府金州興元府興州爲七路每路文臣一
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三歲視其

成以議誅賞從之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提點坑冶
王楫進羡餘十萬緡詔却之三年春正月以朱熹屢詔不起
特命爲秘書郎不就八月太上皇詔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十
二月追封吳玠爲涪王四年春正月班淳熙曆二月幸太學
祇謁先聖退御敦化殿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幸武
學謁武成王廟監學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詔自今
宰執侍從得旨事須覆奏乃行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十二月
試四川所上義士二人官而遣之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
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顥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夏四月知紹
興府張津進羡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五月禁

諸路州軍責屬縣進羨餘岡川贈強霓強震官立廟西和州賜名旌忠秋七月以歲豐命沿江糴米百六十萬石以廣儲備八月賜岳飛謚曰武穆六年夏六月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陷化州命經略司討捕之端卿除名梅州編管秋九月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廣西妖賊平十一月帝著論言用人之獎及誅賞之法命宰執示從臣於都堂七年春正月黎丘五部落犯嘉化紫兵馬都監高晃以綿邊軍三千人與戰敗走蠻人深入大掠而去申飭舊坊刻書籍之禁五部落再犯黎州制置司鈐轄成光延戰敗官軍死者甚衆提點刑獄權州事折知常棄城逃制置司益兵

遣都大提舉茶馬吳總往平之以旱決繫囚論輔臣令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雨九月詔自今常朝毋稱丞相稱為使名冬十月黎州五部落進馬乞降詔卻獻馬許其互市八年夏四月立宜章臨武縣學以教養峒民子弟除淳熙七年諸路旱傷檢放米一百三十七萬石錢二千六萬緡少師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等十六人詔赴都堂審察五月大水嚴州漂浸民居萬九千五百四十餘家紹興府漂浸民居八萬三千餘家田稼盡腐七月賓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冬行都寧國建康府嚴婺太平州廣德軍饑嚴饒州大饑流淮郡者萬餘人浙東常

平使者朱熹進對論荒政請蠲田賦身丁錢詔江浙淮湖北三十八郡並免之十二月謚劉安世曰忠定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金遣魏貞吉來賀正旦以爭執進書儀帝還內遣王抃往諭旨次日貞吉奉書入見九年夏四月帝覽陸贄奏議論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來上無有所隱秋七月以江西常平義倉及椿管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振糶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朱熹以備振糶詔發所儲和糴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振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椿管八月以錢引十萬緡賜瀘州備振糶十年春正月以夏秋旱避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

官館職各陳朝政闕失雨御殿復膳十一年春三月命利路三都統吳挺郭鈞彭杲審度出師進取利害詔御試策有及軍民利害者考官裒類以聞出緡錢三十萬犒四川久戍者士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秋七月再減四川酒課六十八萬餘緡冬十月詔諸以忠義立廟者漕臣續治之十一月令峽州歲時存問處士郭雍十二年春正月賜任伯雨謚曰忠敏十三年春正月大赦免貧民丁身錢一年為一百一十餘萬緡內外諸軍犒賜共一百六十萬緡夏四月詔吳挺結納夏人賜郭雍號曰頤正先生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奏上謚胡銓曰忠簡八月日月五星聚於軫九月詔偽造會

子經行用者處死。十二月，大理寺獄空。十四年秋七月，詔監司條上州縣弊事、民間疾苦，除紹興府新科下戶本年和市布帛三萬八千匹。八月，賜度牒一百道、米四萬五千石，備振紹興府饑。冬十月，太上皇不豫，詣德壽宮侍疾，不視朝，宰執奏事內殿。乙亥，太上皇崩，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以韋璞爲金告哀使。翰林學士洪邁言大行皇帝廟號當稱祖，詔有司集議。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禮官顏師魯言太上皇帝上繼徽宗正統，廟應稱宗。從之。百官上表請帝還內聽政，詔俟過小祥勉從所請。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甲午，詣

德壽宮，自是七日皆如之。十一月朔，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太上皇帝大祥，帝以白布巾袍御延和殿，及詣德壽宮，絰杖如初。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皇太子辭，不許。辛丑，詣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羣臣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冬至，詣德壽宮。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在內寺監、在外守令，與宰執同除授訖乃奏。詔三日一朝德壽宮。十二月，大理寺獄空。十二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罷左右補闕拾遺。詔自今御內殿，令皇太子侍立。二月，金遣蒲察克忠來弔祭，行禮於德壽殿，見帝於東楹之素幄。遣京鏜使金報謝。三月，上太上皇廟號高宗，用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

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廟庭。權攢高宗於會稽永思陵。夏四月，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祔高宗神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揆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皇太后有旨，車駕一月四詣德壽宮，如舊禮。五月，帝既用薛叔似言罷王淮，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壬戌，始御後殿。以江西提點刑獄朱熹爲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職，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葉適論栗襲王

淮、鄭丙之說，爲道學之目，妄廢正人。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秋七月，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德。九月，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十二月，命朱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十六年春正月，金主雍殂，孫璟立。帝諭二府以當內禪，命丞相周必大留身呈詔草。諡李綱曰忠定。二月壬戌，下詔傳位皇太子，太子卽皇帝位，帝素服駕之重華宮，上尊號曰壽皇聖帝。紹熙五年五月不豫，六月戊戌崩，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有八。贊曰：高宗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卓然爲南渡諸君稱首，可謂難矣。卽位之初，銳意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

賢明無數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隣好而北之民皆得休息金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也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孝養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郤羣臣之請而力行之信王璩之入宮也儲位未定者垂二十年中外頗以爲疑帝既立天性友愛璩入朝屢宴內廷賜予無算呼以官而不名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可謂無愧矣

光宗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也乾道六年宰相虞允文請蚤建儲試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不勤

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欲其練歷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耳七年允文復請孝宗曰朕立太子當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二月立帝爲皇太子慶王愷爲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四月領臨安府尹帝究心民政周知情僞孝宗稱之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大祥畢孝宗手詔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以內東門司爲議事堂十五年二月帝始赴議事堂內外除授自館職郎刺史以上乃以聞九月詔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十一月孝宗諭丞相周必大朕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可討論典禮十六年正月兩府奏事孝宗諭以倦勤欲禪位皇太子退就休養因令必大進呈草詔二月

時高宗三年之喪未畢

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丞相率百僚稱賀禮畢孝宗反喪服御後殿帝侍立肆登輦同詣重華宮帝還內上尊號曰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壽皇詔立帝元妃李氏爲皇后帝率羣臣朝重華宮大赦百官進秩一級優賞諸軍詔公卿進位詔五日一朝重華宮內外臣僚陳時政闕失四方獻賀禮者勿受遣羅點使金告卽位詔百官輪對置拾遺補闕官夏四月有事於太廟詔丞相以下月一朝重華宮詔季秋有事於明堂以高宗配大理獄空七月儒林郎倪思等以封事可采遷官金使温迪罕肅來賀卽位九月詔監司帥守秩滿到闕薦所部廉吏一二人紹熙元年春正月帝率羣臣朝

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以留正爲左丞相潼川轉運判官王溉撙節漕計代輸井戶重額錢十六萬緡詔獎之二年春正月詔尊高宗爲萬世不祧之廟布衣余古上書極諫帝怒詔送筠州學聽讀五月詔侍從經筵翰苑官不時宣對庶廣咨詢以補治道十一月有事於太廟皇后殺皇貴妃黃氏以暴卒聞合祭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配大風雨不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薨又值此變震懼感疾罷稱賀肆赦不御樓壽皇聖帝及壽成皇后來視疾帝自是不視朝十二月帝始對輔臣於內殿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疾稍愈

始御延和殿聽政。夏四月，補童子吳綱官。帝朝重華宮。五月，帝有疾，不視朝。七月，剌沿江盜萬人爲諸州禁軍。蘆州騎射卒張信作亂，殺帥臣張孝芳，軍士卞進張昌擊斬之。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蠲東西兩川畸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匹，詔獎之。十一月日南至，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吏部尚書趙汝愚因面對以請，帝納之。後數日，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都人大說。佞幸臣恭中官以永役宮禁，不許預聞他事。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五月，進士李僖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詔以本官

致仕，父母與初品官封。秋，南嶽祝融峯摧。九月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侍從兩省請帝朝重華宮，不聽。甲申，中帝將朝重華宮，皇后止帝。中書舍人陳傅良引裾流涕，不聽。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宮，乞會慶聖節勿降旨免到。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明日，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丞相葛邲率百官賀於重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詔不許。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不報。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十一月，帝朝重華宮，都人大悅。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慶殿受羣臣朝，遂朝重華宮。大理獄空。夏四月，侍從入對，請

朝重華宮。太學生程省說等，以帝未朝，移書大臣。事聞，帝將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以俟日昃，帝復以疾不果出。侍從館學官上疏乞罷，黜居家待罪，職事官請去待罪者百餘人，詔不許。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兩宮，請罷逐之。五月，侍從入對，未得見。丁卯，壽皇聖帝疾，轉丞相留正等請帝侍疾，正引裾隨帝至福寧殿，久之乃泣而出。丞相以下以所請不從，求退，帝命皆退，於是丞相以下遂出城待罪。知閤門事韓侂胄請宣押入城，許之。追封史浩爲會稽郡王。起居舍人彭龜年叩頭請奏事，詔令上殿，乃請朝重華宮。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讀官沈有開奏乞令皇子嘉王詣重華

宮問疾，許之。王至重華宮，壽皇爲之感動。六月戊戌，壽皇聖帝崩，遺詔以重華宮錢一百萬緡賜內外軍。丞相留正、知樞密事趙汝愚等聞壽皇大漸，見帝於後殿，力請帝朝重華宮，嘉王亦泣以請，不聽。正等聞壽皇崩，率百官聽遺詔於重華宮。遣薛叔似使金告哀。辛丑，丞相率百官拜表請就喪次成服。壽皇大斂，嘉王復入奏事，詔俟疾愈過宮行禮。丞相以下請皇太后垂簾聽政，太后不許，請代行祭奠禮，許之。仍有旨皇帝有疾，聽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太皇太后以皇帝疾不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重華宮之素幄，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宮。慶元六年八月，太上

史不明書即位之日上云辛酉翌日乃壬戌也

皇帝不豫辛卯崩在位五年年五十有四贊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即位總權綱屏嬖幸薄賦緩刑初政可觀而宮闈妬悍旣不能制驚憂致疾政治日昏孝養無聞可勝嘆哉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也淳熙九年冠當出閤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光宗受禪封嘉王帝尊師重傅以沈清臣爲翊善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宰臣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宰臣留正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從之遂擬旨以進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懼稱疾乞罷政遂逃歸七月辛酉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遣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嘉王之意請於太皇太后不獲遇提舉重華宮關禮侂冑使泣請於太皇太后太后悟令諭侂冑曰好爲之侂冑出告汝愚命殿帥郭杲夜分兵侍衛翌日禫祭汝愚率百官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曰皇帝疾不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安人心乃奉御批云云以奏太皇太后曰旣有御筆卿當奉行汝愚袖中出所擬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皇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出以旨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侍訖催百官班帝被黃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就坐百官起居訖入衰服行禫祭禮汝愚卽喪次請召還留正太皇太后命立夫人韓氏爲皇后大赦百官進秩一級賞諸軍詔車駕五日一朝泰安宮百官月兩朝以卽位告於天地宗廟社稷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詔求直言遣鄭湜使金告禪位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率羣臣朝泰安宮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八月浙東提擧李大性言自漢文帝以來皆卽

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閱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乘輿屢出過太廟而不入揆之人情似爲闕典乞早擇日恭謁太廟九月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以朱熹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閏月以吏部尚書鄭僑等奏祧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嚮之位立僖祖別廟藏順翼宣三祖主金遣使來弔祭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冑罷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權攢孝宗皇帝於永阜陵以陳康伯配饗孝宗廟庭金遣使來賀卽位上孝宗廟樂曰大倫之舞慶元元年春正月罷趙汝愚知福州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眞僞以辨邪正八月詔內

外諸軍主帥、條奏武備邊防之策、九月、貴趙汝愚永州安置、
十一月、命朱熹爲煥章閣待制、辭、三年春正月、趙汝愚卒於
永州、二月、申嚴獄囚瘐死之罰、六月、台州黃巖縣大雨水、有
山自徙五十餘里、其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潰爲
淵潭、十二月、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三年春正月、廣東提舉
茶鹽徐安國遣人捕私鹽於大奚山、島民遂作亂、知廣州錢
之望遣兵入山盡殺之、太皇太后吳氏崩、朝獻景靈宮、朝饗
於太廟、祀天地於圜丘、大赦、詔爲太皇太后服期、四月、古田
縣豕食嬰兒、四年春正月、詔禁僞學、五年春正月、建玉堂、夏
五月、統天曆成、八月、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始見太上皇、成

禮而還、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王、十二月、命廣東諸州、
建安仁宅、悲濟倉廩、給士大夫死不能歸者、六年六月、太上
皇后李氏崩、八月辛卯、太上皇崩、遣李寅仲使金告哀、婺州
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詔杖祖泰、配欽州牢
城、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不嵩朝獻太廟、令祭天地
於明堂、大赦、冬、常州大饑、仰哺者六十萬人、十一月、皇后韓
氏崩、十二月、權攢光宗皇帝于永崇陵、嘉泰元年春正月、以
葛邲配饗光宗廟庭、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延燒五萬八
千九十七家、百官多僦舟以居、夏四月、下詔自責、內降錢十
六萬緡米六萬五千餘石、振被災死亡之家、詔以風俗侈靡、

災後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
用、二年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加韓侂胄太師、三年春
正月、幸太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書
周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級、諸生推恩賜
帛有差、詔宰執臺諫子孫併試、詔刑部歲終比較諸路瘐（近臣子孫習經義者）
死之數、以爲殿最、九月、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子星、宋
星、十一月、朝獻於景靈宮、朝饗於太廟、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金國多難、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禁襄陽榷場、邊釁
之開、蓋自此始、四年春三月、臨安大火、迫太廟、權奉神主於
景靈宮、詔修太廟、避正殿、下詔罪己、詔百官疏陳時政闕失、

撫袁州隆興府臨江軍大饑、殍死者不可勝舉、有舉家二十
七人同赴水死者、夏四月、立韓世忠廟於鎮江府、五月、追封
岳飛爲鄂王、五月、得四圭有邸玉一、詔藏於太常、十一月、詔
江淮荊襄諸州值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聞、開禧元
年、春三月、申嚴民間生子棄殺之禁、仍令有司月給錢米收
養、夏四月、武學生華嶽上書、言朝廷不宜用兵、恐起邊釁、侂
胄怒、送建寧府編管、詔以衛國公曮爲皇子、進封榮王、鎮江
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弓手李全焚漣水縣、金人以邊
民侵掠來責渝盟、六月、詔內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秋七月、
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太皇太后孝宗后謝氏也

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十二月金遣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禮其偕翰侂冑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二年春正月詔毀錢爲偽者不赦仍籍其家二月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以火災避正殿徹樂卯處州徐邦憲入見請立太子因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柟劾罷之下納粟補官之令追奪秦檜王爵命禮官改謚四川宣撫副使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於金求封蜀王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五月東陽縣大水山于七百三十餘所同夕崩漂溺甚衆陳孝慶復虹縣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軍潰下詔伐金以伐

金告於天地宗廟社稷皇甫斌以兵攻唐州敗績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兵至城固縣軍大亂以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合兵攻宿州敗績備荊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郭倬還至蘄縣金人追圍之倬執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免六月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敗績建康副都統田琳復壽春府命丘崈至揚州部署諸將悉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金人封吳曦爲蜀王八月斬郭倬於鎮江九月金兵攻李和尚原金人自清河口渡淮圍楚州十一月命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領兵駐眞州以援兩淮金人破襄陽軍犯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犯廬州田琳

拒退之以金人犯淮告於天地宗廟社稷避殿減膳金人去廬州金人犯舊岷州守將王喜遁去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金人破信陽軍圍襄陽破隨州太皇太后賜錢一百萬緡犒賞軍士金人犯眞州破西和州濠州安豐軍及邊屯皆爲金人所破十二月金人圍德安府守將李師尹拒之金人破成州守臣辛㯳之遁去吳曦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金人去和州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金人破大散關魏友諒軍潰於花泉走江陵金人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却之吳曦還興州金人自淮南退師留軍據濠州四川宣撫使程松遁三年

春正月金人破階州吳曦脅權大安軍事楊震仲震仲不屈死之吳曦僭位於興州二月以金師退御正殿復膳金人去襄陽四川宣撫副使司轉運安丙及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合江倅楊巨源等誅吳曦傳首行在獻於廟社梟三日四川平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其父挺官遷吳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玠子孫免連坐三月斬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興州將劉昌國引兵至階州金人退去李好義復西和州金人去成州程松竄州安置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楊巨源與金人戰於長橋敗績沔州副都統制李好義襲秦州敗還遇毒死以林拱辰

奸兇各以
檜上抑爲
社稷功也

爲金國通謝使遣富琯使金告哀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
秋七月遣王柟持書赴金元帥府十一月詔韓侂胄聲起兵
端罷平章軍國事禮部侍郎史彌遠以密有命與權主管殿
前司公事夏震誅韓侂胄於玉津園以誅韓侂胄詔天下斬
蘇師旦詔奸臣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臣僚各具
所見以聞詔立榮王曮爲皇太子大赦十二月金人破隨州
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嘉定元年春正月右諫議大夫葉時
等請梟韓侂胄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不報王柟還自河南持
金人牒求侂胄首三月復秦檜王爵贈謚王柟自軍前還議
以侂胄函首易淮陝侵地詔梟侂胄首於兩淮夏四月詔自

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五月南郡淮郡蝗食禾苗山林草木
皆盡六月金人歸大散關歸滁州秋七月以飛蝗爲災詔三
省疏奏寬恤未盡之事八月詔禮部侍郎許奕起居舍人曾
從龍致訂監司守令所陳民間利害擇其可行者以聞淮民
大饑食草木流於江浙者百萬人發米二十萬振糶江淮流
民九月金使完顏侃喬宇入見出安邊所錢一百萬緡命江
淮制置司糴米振饑民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以史彌
遠爲右丞相十一月金主璟殂彌遠以母憂去位遣宇文紹
彭使金賀即位二年春二月金遣使來告即位兩淮荊襄建
康府大饑米斗錢數千淮民刲道殣食盡發瘞胔繼之人相

藉噬渡江者聚建康府死日八九十人五月史彌遠起復武
訓郎羅日愿謀反伏誅京湖制置司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
歸農秋八月詔皇太子更名詢九月朝獻於景靈宮朝享於
太廟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十一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
作亂衆數萬破吉郴諸縣詔荊鄂江池四州軍討之十二月
四川制置司調軍討黎州蠻敗績賜朱熹謚曰文是歲諸路
旱蝗揚楚衡郴吉州南安軍盜起三年春正月下詔招諭羣
盜戒飭監司郡守誅楚州渠賊胡海夏四月李元礪犯南雄
州官軍大敗五月淮東賊平詔寬恤殘破州縣池州副都統
許俊江西副都統劉元鼎知潭州曹彥約與李元礪戰於江

西敗績十二月湖南賊羅世傳縛李元礪降峒寇平四年春
正月詔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考縣令安集
之實第其能否以聞二月李元礪伏誅羅世傳補官尋復叛
三月沔州將劉世雄謀據仙人原作亂伏誅六月遣余嶸賀
金主生辰會金國有難不至而還九月羅世傳爲其黨所殺
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五年
秋七月以雷雨毀太廟屋避正殿減膳八月金人弒其主允
濟冬十月金遣使來告即位七年春正月四川制置司率諸
將及金人戰於秦州城下敗還秋七月金人來告遷於南京
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罷金國歲幣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

金人不報八月金人來督歲幣十一月遣蔣子遜使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十二月金遣使來賀正旦八年春正月詔四川立楊巨源廟名曰褒忠賜張㧝諡曰宣九年春正月詔呂祖謙諡曰成二月地大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夏四月泰州人唐進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五月大旱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臨安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渴死者甚衆十一月以程彥聊攻邳州迫四川界命利州副都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十年夏四月金人犯光州中渡鎮殺榷場官盛允升犯樊城江陵府副都統王守中引兵

拒之圍棗陽光化軍詔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趙方措置調遣聽便宜行事廬州鈐轄王辛敗金人於光山縣殺其統軍完顏掩徐州光化皆以捷聞趙方請下詔伐金傳檄詔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詔厲將士募京西忠義人進討十一月詔浙東提舉司發米十萬石振給貧民十二月金鳳翔副都統軍完顏贇犯四川迫湫地堡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攻白環堡破之迫黃牛堡統制劉雄藥大散關遁蜀石泉軍饑殍死萬餘人十一年春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率衆來歸以全為京東路總管金人圍皂郊堡犯隔芽關興元都統李貴遁二月金人焚大散關而去破皂郊死者五萬人破

湫地堡圍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棄城走楚州鈐轄宗昭祖焚金人糧舟於大清河京東忠義副都統沈鐸遣兵助之三月金人焚湫地堡而去利州統制王逸率忠義人復皂郊金副統軍完顏贇包長壽遁去沔州軍郭雄追斬贇忠義人十萬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令退師放散忠義人官軍潰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攻皂郊遂趨西和州鎮江忠義統制彭惟誠敗於泗州劉昌祖焚西和州與守臣楊克家遁去夏四月劉昌祖焚成州與守臣羅仲甲遁去階州守臣侯顒棄城去金人去西和成州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退之斬

王立五月詔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十二年春正月金人犯成州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犯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二砦京西諸將引兵拒之犯西和州守將趙彥吶設伏殲其衆犯安豐軍建康都統許俊却之焚成州犯河池守將張贇遁去圍安豐軍及光州攻光化軍破鄖山縣進逼均州破鳳州守臣雷孝友棄城去金人夷其城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之金人乘勝攻武休關破光山縣圍棗陽軍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救之不克進而還破武休關興元都統李貴遁還權興元府事趙希棄城去破興元府攻棗陽軍遣殿前司軍八千人防

令宋兆引府司高改俱作倚

捍江面破大安軍守臣李文子棄城去破洋州四川制置使
董居誼自利州逃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邀擊金人於
大安軍大破之獲其將巴土魯安金人去興元府去洋州京
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引兵三萬人攻唐鄧二州隨
州忠義統制劉世興引兵攻唐州金人去棗陽軍夏人復以
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三月金人入
洋州焚其城而去興元軍士權興作亂犯巴州守臣秦季櫄
棄城去鄂州統制劉世榮會兵攻唐州權興降興元軍士張
福作亂金人圍安豐軍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
州都統武師道忠義軍統制陳孝忠救之不克進金人自光

州犯麻城自濠州犯石磧自盱眙犯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
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人游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
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季先自漣水軍引
兵來援金人引去全追擊敗之於曹家莊獲其將夏四月張
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殺總領財賦楊九鼎張福
掠閬州掠果州薄遂寧府權府事程遇孫棄城遁太學生何
處恬等上書言工部尚書胡榘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下
張福入遂寧府焚其城四川宣撫司命沔州都統張威引兵
捕福福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遁六月張福請降張威執
之歸於宣撫司丁焴以書約夏國攻金人秋七月張福伏誅

張威捕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李全引兵至濟州知州王
贇以城降十一月封楊次山會稽郡王十二月京東節制司
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召
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金人犯鳳州京湖制置司遣統
制扈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二道出境是歲鹽官縣海失故
道潮沙衝平野二十餘里侵縣治鹽場皆圮蜀山淪入海中
聚落田疇失其半壞四郡田後六年始平十三年春正月扈
再興引兵攻鄧州鄂州都統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金人追
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將拒退之夏四月淮東制置賈涉招
諭山東兩河豪傑五月以李全為左武衛大將軍以季先為

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未至殺之秋八月
皇太子詢薨謚曰景獻安丙遺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四川
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鞏州會夏人傳檄招
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復海州盱眙將石珪叛入漣水軍詔
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九月夏人引兵圍鞏州來趣師王
仕信引兵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城
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副都
統陳立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冒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
昱出上津張威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質俊克來遠鎮王
仕信克鹽川鎮質俊進攻定邊城金人來救俊擊破之程信

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金人犯皂郊堡沔州統制董炤與金兵戰大敗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冬十月程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於西和州以張威不進兵罷其官職十二月鎮江副都統翟朝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來獻十四年春二月金人圍光州犯五關遂圍黃州分兵破諸縣犯漢陽軍李全棄泗州遁還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三月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金人破黃州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蘄州知州事李誠之及其家人官屬皆死之金人退師扈再興邀擊敗之於天長鎮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兵追擊敗之六月詔以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封祁國公以立皇子告於天地宗廟社稷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九月立貴誠爲沂王後冬十月京東河北節制司復滄州夏人以書來四川會兵十二月殿前司同正將華岳謀反殺之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立李誠之廟於蘄州十七年詔補先聖裔孔元用爲通直郎錄程顥後六月蘇椿舉大名府來歸秋七月帝不豫閏八月丁酉帝崩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葬永茂陵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垂簾聽政封皇子竑爲濟陽郡王出居湖州贊曰宋氏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即位汝愚爲相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燦然可觀及侂胄用事內蓄羣奸毀禁正學外挑強隣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於金既而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神器授受寧理之視仁英其名雖同實亦相去遠矣

史鈔卷二百二十一終

十世者於寧宗子行也

史緯卷二百二十二

宋史五

本紀

理宗皇帝諱昀、燕王德昭之後也、父希瓐、追封榮王、寧宗弟沂王薨無嗣、以宗室希瞿子貴和為沂王後、嘉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寧宗以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教育如高宗故事、遂立貴和為太子、改名竑、而以帝嗣沂王、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帝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會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彌遠嫉棄其失於寧宗、屬意於帝而未遂、十七年八月、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賜名昀、封成國公、閏月丙申、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竑封濟王、命子昀嗣皇帝位、大赦、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封竑為濟王、賜第湖州、詔宮中自服三年喪、九月、褒表老儒、以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中書舍人眞德秀等兼講讀官、祀明堂、大赦、十一月、按理四徒、右正言廉深請承順東朝、繼志述事、一以孝宗為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天、悅親、講學、仁民、上嘉納焉、十二月、開經筵、詔輔臣觀講、寶慶元年春正月、詔舉賢良、湖州盜潘壬等謀立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盜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

賀、壬等僞稱李全以精兵二十萬助討史彌遠擅廢立之罪、比明視之、皆太湖魚人及巡尉兵卒、竑遣王元春告於朝、而率州兵捕賊、彌遠奏遣殿司將彭任討之、盜平、遣其客秦天錫託宣醫治竑疾、諭旨逼竑死、貶為巴陵郡公、五月、詔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所見聞、封章來上、毋或有隱、六月、以史彌遠為太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魏國公、八月、詔知袁州趙簽夫直秘閣、福建提點刑獄、以旌廉吏、張九成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以程顥四世孫源為籍田令、二年春正月、贈沈煥陸九齡官、煥諡端憲、九齡諡文達、召布衣李心傳赴闕、夏四月、詔以孔子五十二代孫萬春襲封衍聖公、三年春正月、詔朕觀朱熹集註、發揮聖賢蘊奥、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三月、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術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夏四月、宣引前丞相謝深甫女孫詣慈明殿、進見、五月、詔憲司詳覆所部獄案、歲月淹延者、亟具於憲、六月、史彌遠乞歸田里、不允、八月、封謝氏通義夫人、十二月、元兵破關外諸隘、四川制置鄭損棄三關、紹定三年、閏二月、逃卒楊椿夜竊入皇城、燒毀甲仗、衛士捕得之、磔於市、秋七月、寧化縣曾門寡婦晏氏給軍糧、禦寇有功、全活鄉民數萬、詔封恭人、賜冠帔、官其子承信郎、九月、謝氏進封貴

宋與金合攻遼後有靖康之禍又合元兵攻金見[illegible]之憾

妃李全叛淮東官兵王青力戰死之詔史彌遠氣體向安朕
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冊命貴妃謝氏爲皇
后出緡錢百五十萬犒諸軍振贍在京細民四年春正月趙
范趙葵誅李全於新塘六月詔魏了翁眞德秀並復元官職
八月元兵破武休入興元攻仙人關九月臨安火延及太廟
上素服減膳徹樂冬十月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
官李心傳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玆緣災異宜舉行之詔
兩省侍從臺諫共議以聞元兵破蜀口諸郡御前中軍統制
張宣戰青野原敗之十一月詔忠義總管田遂力戰而歿贈
忠州刺史加封立廟五年春正月新作太廟成二月謁太廟

五月臣僚言積陰霖雨歷夏徂秋必有致咎之徵比聞靳州
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魏峴抑爲鑪戶誅求日增杰
妻以憂死其女繼之弟大聲因赴愬死於道路杰知不免毒
其二子一妾自經而死民冤至此豈不上干陰陽之和詔魏
峴罷職冬十月金將以盱眙軍來降皇太后崩詔外朝大典
不敢輒改宮中自服三年喪宋與元兵合圍汴京金主奔歸
德府復奔蔡州元遣使議攻金荆湖制置使史嵩之以鄒伸
之報使六年夏四月移刺以鄧州來降秋七月敗武仙於浙
江八月拔唐州九月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諸條及緝熙
殿記冬十月江海領襄軍從元兵圍金主於蔡州史彌遠進

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十一月尚書趙范言宣和海上之盟
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鑑帝嘉納之詔趙葵任責
防禦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言今日急務在進君子退小人
如眞德秀魏了翁當聚之於朝帝是其言命咨夔爲監察御
史帝嘗問州縣貪風祕書郎應僐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
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端平元年春正
月金主完顏守緒傳位於宗室承麟城破守緒自經承麟爲
亂兵所殺史嵩之露布告金亾遣郭祈按行故壤詣奉先縣
汎掃祖宗諸陵還師屯信陽二月詔端平元年以前諸貶竄
物故者許歸葬三月以賈似道爲籍田令遣太常寺主簿朱

揚祖閤門祗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四月遣朱復之詣八
陵相度修奉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
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監
察御史洪咨夔言今殘金雖滅鄰國方强益嚴守備尤爲不
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上納之以殘金
獲其主完顏守緒遺骨告太廟其玉寶法物并俘囚張天綱
完顏好海等命有司審實以聞右丞相鄭淸之奏選德殿柱
有金書六字曰毋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坐右銘也詔故巴陵
公竑可復官爵有司檢視墳域以時致祭妻吳氏請爲尼賜
號慧淨法空大師給與府月給衣資緡錢秋七月詔嘉興縣

王臨年百二歲授迪功郎八月詔河南新復郡縣久廢播種江淮制司共發米麥百萬石往濟歸附軍民朱揚祖林拓朝謁八陵回以聞進上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揚祖吞以對上忍涕太息京河關陝宣撫使趙范言京河制置使趙葵關陝制置使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敗覆詔趙葵全子才等削貶有差又言楊義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息於赴援致不能支詔罷敏子等冬十月眞德秀進大學衍義十二月元遣王檝來遣鄒伸之李復禮報使二年春正月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從祀孔子廟庭

升孔伋十哲詔主管侍衛馬軍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以御前寧淮軍統制程芾爲元國通好使二月日當蝕不蝕閏七月詔錄開禧蜀難死事之臣大安軍楊震仲孫忠孫補下州文學利州路常平幹官劉當可母王氏義不降賊投江而死贈和義郡夫人當可與升官八月以太師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仍圖像於昭勳崇德之閣追封福王三年春正月元兵攻洪山張順翁大成以兵禦之江陵統制李復明戰歿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焚城郭倉庫降元時城中官民兵四萬七千有奇其財粟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

元入成都宋史失載在元史係丙申年即端平三年

將李虎乘火縱掠一郡爲空制置使趙范坐失撫御致南北軍交爭叛亂詔削官三秩元諜者以檄招曹友聞友聞斬之夏四月詔慎開邊責已以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駐劄御前統制曹友聞與元兵大戰於陽平關兵敗死之詔謚毅節立廟曰褒忠官其二子冬十月元兵破固始縣淮西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兵數萬叛六安霍丘爲羣盜所據元太子闊端兵去成都元兵破文州守臣劉銳通判趙汝鼐死之十一月元兵圍光州詔史嵩之援光趙葵援合肥復成都府嘉熙元年五月臨安府火燔三萬家二年春二月太宗正丞賈似道奏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言藏財之

道莫急於去贓吏藝祖治贓吏杖殺朝堂孝宗眞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詔近覽李韶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撫綏爲急宜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軫恤之意元再遣王檝來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隱居著書選爲秘閣校勘從與之罷知鎮江府吳潛言宗子趙時聚集與滁豐濠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可籍爲兵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聚官又沙上蘆田不下二十餘萬畝可資之以贍流民佐砦兵從之復光州守臣董世臣伏誅司戶柳臣舉配雷州四年夏四月簡潼川運判吳申進對言鄭損棄邊郡不守桂如淵啓潰卒爲

亂趙彥吶忌忠勇不救彭大雅險譎變詐殊費關防宜進孟珙於夔門夔事力困乏東南能功之則夔足以自立又言張咞有保全趙彥吶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見錄用上納之冬人奉國縣閬州簽廳陳承巳爲賊所傷妻彭氏罵賊死之追贈恭人賜廟閬州蜀破時儒林郎王登闔門死禁兵追贈登爲通直郎官一子爲文學詔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有功特與官兩轉淳祐元年春正月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之封周敦頤爲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製道統贊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十一月淮東提刑余玠以舟師解安豐圍二年春正月詔以縣官有罪諸帥司輒加杖責六月以余玠爲四川宣諭使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共議措置先行後奏并給金字符黃榜

各十以備招撫冬十月元兵入通州守臣杜霆棄城遁眞南雄州元兵攻敘州帳前都統楊大全戰歿詔贈武節大夫官其二子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有勞効宜第功行賞二月出封樁庫緡錢十萬命兩淮京湖四川制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立爲義塚夏五月元兵圍壽春府呂文德節制水陸諸軍敗之閫解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將令禍破中州及西平縣將作監徐元杰論史嵩之不當起復宜許其舉執政自代不允五年春二月復五河京湖鈐轄王雲等襲偵平縣雲等六人戰死于江力戰詔王雲等加贈恤于江轉一官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京湖總制亢國用帥衆戰裕州拐河戰黑山戰大神山皆有功呂文德與元兵戰五河臨口又戰於濠州元兵還九月京湖制置司言劉整率精銳以雲梯四面攻鎮平縣城人之巷戰焚倉庫粮械甲武勝等四人死之畧廣陽焚列屯砦柵廬舍二十餘所還抵靈山又力戰有功詔整等各與官祀明堂奉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大赦冬十一月詔將領關貴統制白傳才率衆復泮州還遇元兵交戰將士百五十三人皆陣沒關貴白傳才可贈承節郎官其子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泉州歲饑民謝應瑞出私鈔四十餘萬糴米以振鄉井全活甚衆詔

補進義校尉元兵圍壽春總管孫琦呂文信夏貴戰敗之孟
珙卒詔北兵入蜀前四川制置使陳隆之闔家數百口罹害
死不易節其賜櫬獄闕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十二月詔
史嵩之依所乞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
仕臺諫論史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
餘誅乞削官遠竄七年春二月詔淮安主簿周子鎔久俘於
北數遣蠟書諜報邊事今遂生還可優與升擢八年春二月
呂文德解泗州圍福安縣民羅氏母年過百歲封孺人復其
家趙葵言泗州斷橋將士用命敗元兵其兵多山東人請關
史用政等襲膠州以牽制侵淮之師從之先鋒軍統制田智

渭泗州之戰父子皆死於兵詔贈智渭修武郎子承節郎官
其家一人詔淮東制置司於泗州立廟祀夏皐及張忠田智
渭父子賜額以旌忠節朝奉郎程克已妻王氏沒王事贈安
人九年春正月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詔以
官田三百畝給表忠觀以旌錢氏仍禁樵採六月詔邊郡各
立褒忠廟凡沒於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祠焉守臣春秋致祀
十一年春正月監察御史程元鳳言資善堂宜選重厚篤實
之士上納之夏四月潼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門雍睦福州
陳氏笄年守志壽逾九旬詔皆旌其門六月四川余玠進北
馬五百詔求遺書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詔以故直龍

不足當其慝

元罰下第
不以爲升

圖閣樓昉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付史館
贈寶追贈昉龍圖閣待制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
原演義有司以禮津遣赴闕十一月京湖都統高達復襄樊
詔立功將士三萬二千七百有二人各官一轉以緡錢三百
五十萬犒師鄭清之卒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
十二年春正月武功大夫王堅復興元太學錄楊懋卿孝行
卓異詔表其門以其事宣付史館元兵攻隨郢安復京西馬
步軍副總管馬榮率將士戰嚴實山再戰銅冶坪三月又戰
子陵大脊山郎榮兵不滿千能禦大難賞官兩轉守三汝戶
諸將焚北屯積蓄斷其浮梁夏四月詔襄郢新復州郡耕屯

爲急以緡錢百萬命京閫措置給種與牛五月詔申儆江防
毋殆以奇戰艦練舟師勤惰爲賞罰八月詔行會天曆詔襄
樊已復其務措置屯田修渠堰十一月吳潛罷寶祐元年春
正月詔以藝祖十一世孫榮王與芮之子建安王孜爲皇子
改名禥封永嘉王製資善堂記賜皇子元兵渡漢江屯萬州
入西柳關高達領將士扼河關上山大戰至石碑港而還余
玠卒冬十月詔出緡錢二百萬振恤京城軍民二年春元城
利閬二州二月詔太常正秦檜謚因論輔臣曰謬醜很可也
利州統制呂達戰歿詔贈官四轉官其二子饒州布衣饒魯
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詔補迪功郎饒州教授三月王善使元

宋留部經
遂以爲南
譏似道之
罪亦以強
弱論非以
曲直論也

留七年來歸六月元兵入廣安軍王堅曹世雄戰敗之利州
王佐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
而退詔佐進官一秩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南永忠降先縊
其妻女乃朝服自縊詔贈直祕閣仍官其子以賈似道同知
樞密院事閏六月參知政事董槐疏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
置司夔門以遏荊蜀上詔答曰卿請帥蜀足見忠壯然經理
兩事當在廟堂宜竭謀猷以副委任元兵圍嘉定府五旬帥
守俞興元用夜開關力戰圍解九月祀明堂大赦詔諭西太
一宮爲國祈禳起居郎牟子才疏諫而止十月斬前利西安
撫王惟忠於都市十二月元兵圍四川苦竹隘隆慶部兵周

茶兒獲寄約降元鑑解圍事覺不屈而死隘兵力戰圍解鵝
複自靖戰殁詔四川宣撫司爲立廟安西堡受圍五月將士
力戰解之居民以資糧助軍實詔在城人並賞一資復租賦
五年三年春正月震雷巴州告捷起居郎牟子才言元夜張
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雷示
威臣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二月兼給事中王埜
言國家與元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
兵端二三狂妄如全子才趙楷劉子澄輩輕而無謀遂至喪
輸不返全子才誕妄條辯今乃授劉子澄側自陳改正乞寢
二人之命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復廣陵堡李全子璮寇

海道賈似道遣兵敗之謝方叔罷樞中書舍人陳大方言劉
子澄贊入洛之師北兵方入唐州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敗
塗地二十年來爲國家患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
祠祿四年春正月蜀閫奏捷五月羅鬼國遣報思播言元兵
屯大理國取道西南將大入邊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結羅鬼
爲援六月臺臣丁大全疏詆右丞相董槐以臺牒遣隅兵夜
半迫槐出關物論駭異三學生上言詔以槐提舉洞霄宮命
右丞相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杭輪日判事軍國重務取旨秋
七月知徐州史俊調舟師與元兵戰凡十三合詔俊官三轉
九月西南蕃呂告蠻與烏蘇蠻合力爲國禦難監察御史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
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
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
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十一月劉
襄京湖上戰功參知政事蔡抗輒去國勉留不返元域襄陽
五年春二月四川嘉定上戰功夏四月元兵攻苦竹隘詔京
湖調兵應援五月復劍門壘八月光化軍奏捷六年五月李
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
仍減半租兩年守令勸墾闢多者賞之奏可秋七月蜀郡劉
整上捷呂文德入潛州八月詔上流鎮江防禦九月詔安南

成都再失未史亦不載今元史作辛丑年即淳祐元年

情狀臣測中彷遊防安豐上戰功冬十月元兵攻通泰州廣南軍劉雄飛奏橫山之功十一月穎州上戰功東海失守賈似道抗章引咎詔以功自贖特與放罪淮東帥臣奏元兵退十二月元兵渡馬湖入蜀房州上戰功向士璧不俟朝命進師歸州捐貲百萬以供軍費馬光祖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遂有房州之功開慶元年春正月元兵攻忠涪漸薄夔境蜀帥蒲擇之攻成都不克元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閬遂廣安守將相繼降造浮梁於涪州之藺市二月涪州報元兵退三月毀藺市浮梁馬光祖奏元兵自烏江還北詔合州守王堅嬰城固守百戰彌厲節義爲蜀列城之

冠賞典加厚知施州謝昌元自備緡錢百萬米麥千石築郡城有功詔官一轉達州上呂文德戰功六月呂文德兵入重慶而平來報戰功降人言元憲宗崩於軍中九月賈似道表言元兵自黃州沙武口渡江中外震動下詔罪己勉諭諸閫進兵詔大出內府緡錢銀帛給江淮軍貨命御史陳寅趣淮東調兵五萬應援上流合州圍解冬十月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茂國公詔避殿減膳徹樂十一月舟師戰滸黃洲十一月詔出內帑緡錢五千萬犒內外諸軍賈似道表大戰有功十二月賈似道言鄂州解圍景定元年春正月高達守鄂州城凡三月元師北還二月元兵破瑞州臨江軍興

國壽昌洪撫全永衡諸郡民皆被兵存者奔竄他所臨江守臣陳元桂死之元遣偏師自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會劉雄飛逆戰俘民獲還者甚衆元軍過武寧縣河湖砦權巡檢張與宗死之賈似道大戰類草坪進至黃州六月夏貴奏淮安戰功竄丁大全於南康軍詔立忠王禥爲皇太子秋七月命皇太子肵朔侍立上謂宰執曰北朝來使事體當議賈似道對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儻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侍御史何夢然劾丁大全吳潛欺君之罪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以聞當寘於罪以爲同惡相濟之戒時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等承順風指凡爲似道所惡者無賢

否皆斥帝弗悟其奸爲下是詔竄吳潛於潮州呂文德上夔路戰功二年春正月命皇太子謁拜孔子於太學詔封張栻爲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二月孫虎臣戰邳州全師而歸秋七月守瀘州劉整率所部兵北降時以兵退遣官會計邊費似道忌功欲汙衊一時闒臣向士璧趙葵史岩之杜庶皆責償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自償萬緡九月元使郝經久留真州帝命錫賚之似道在鄂值元世祖撤兵歸北即位似道自詭有再造之功諱言歲幣及講和事故不使經入見冬十月呂文德復瀘州外堡擬對江壘石爲城以爲持久之計從之三年春正月復瀘州

李璮以漣海三城叛元來歸獻山東郡縣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五月夏貴上蘄縣戰功六月安南國王日煚上表乞世襲冊授安南國王詔臣僚終於照所言許歸葬秋八月李璮兵敗為元人所殺詔沿邊諸郡嚴整備九月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四戊咨迪功郎本府給奉閏九月歸化州岑從毅納土輸賦獻丁壯詔改歸化為來安州從毅知州事令世襲四年五月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何基婺州教授徐幾建寧府教授二月元兵攻嘉定城馬塈（馬一作塈音墍）出拒之十二月詔皇太子宮講官每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

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責夏四月詔管景模妻李陷沒放忠愈堅所得奉入專以撫恤將士賜金帶并犒錢三十萬秋七月知定州府洪濤言順化人楊嗣光奉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像來歸詔選差武臣奉迎行在所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按文發策十餘問言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左司諫舒有開劾其怨望騰謗大不敬竄興國軍冬十月帝有疾不視朝丁卯帝崩詔皇太子即皇帝位葬永穆陵贊曰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始終蔡州之役倚元滅金乃貪地棄盟卒致隨起兵速禍結境土日蹙似道諱言請和衆蔽抑塞拘留聘使自速滅亡蓋帝中年嗜欲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自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帝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諸儒表章朱熹集註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相徑庭也哉廟號曰理其以是夫

度宗皇帝諱禥父榮王與芮理宗弟也帝七歲始言言必合理理宗奇之既歲久無子遂屬意焉寶祐元年詔立為皇子封忠王景定元年立為皇太子理宗家教甚嚴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務退入講堂講官講經次講史手不釋卷將晡復至榻前起居率以為常理宗問今日

講何書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更復講十月丁卯理宗崩受遺詔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謝氏為皇太后十一月詔求直言先朝舊臣各上言以匡不逮詔躬行三年喪諡濟王竑曰昭肅命有司增修其墳詔撫勞防邊將士命儒臣日侍經筵輔臣觀講大理寺奏大辟三十三人咸淳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罷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閏月久雨京城減直糶米三萬石自是米價高即發廩平糶以為常秋七月初命迪功郎鄧道為韶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先儒周敦頤元元帥阿朮帥軍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

高興副將孟興進戰沒於陣二年二月詔左右史循舊制立
侍御坐前夏四月程元岳言帝王致壽之道在於修德後世
林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
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授信州布衣徐直方史館編校
秋七月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材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
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詔從之八月安南國遣使貢
即位獻方物冬十一月利東安撫使張珏調統制史炤監軍
王世昌復大梁城三年春正月巳丑朔郊大赦立妃全氏爲
皇后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
享顓孫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禮部

尚書陳宗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各進一秩太學武
學宗學國子學宗正寺官各進一秩諸齋長諭及起居學生
推恩有差二月復廣安軍詔賈似道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
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三月知房州李鑑戰龍光
砦有功五月詔曰比命有司按月給百官奉惟官愈卑去民
愈親仍聞過期弗與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共嚴糾
之秋七月都統汪政鄂城拒戰又焚光化城外積聚攻異陽
城有功八月邊報警急詔呂文德等申嚴防遏九月總統譚
淵等率兵繇特磨行大理界攻建水州禽元知州阿孱以下
三百餘人獲馬二百餘焚穀米器甲廬舍十一月知房州李

鑑調路將夏喜等戰均州武陽堝有功四年春正月都統制
唐永堅蠟書報白河口萬山鹿門山元人興築城堡檄知郢
州翟貴兩淮都統張世傑申嚴備禦詔曰邇年近臣無謂引
去以爲高勉留弗回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
臣嘗易去以爲衆望相蹤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然猶
三宿出晝庶幾改之朕於諸賢白謂無負其勿高尚使人疑
於負朕夏四月乾會節帝御紫宸殿羣臣稱賀上曰謝方叔
託名進香擅進金器諸物且先帝手澤率多包藏至以先帝
行事爲己功殊失大臣體詔削四秩左正言黃鏞言今守邊
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

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
報秩七月淑妃楊氏親屬百三十四人推恩進秩九月元兵
築白河城圍襄樊五年春二月皇后歸寧推恩全清夫以下
五十六人各進一秩咸安郡夫人全氏以下三十二人各進
封有差京湖都統張世傑率馬步舟師援襄樊戰於赤灘圃
以江萬里爲左丞相馬廷鸞爲右丞相夏四月高郵縣夏世
賢七世同居詔署其門呂文德卒六年春正月行成天曆三
月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尊顯而墮於
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夏四月以
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六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

傳序天下士子宜肆其文賈似道託疾辭退數疏十上上留
益堅趣興之曰師相而不名馬廷鸞泊省部臺諫學館諸司
連章請留似道詔襄郢屯戍將士隆寒可閔賜錢二百萬犒
師七年六月以隆暑給錢二百萬賜襄郢屯戍將士元會兵
圍襄陽八年春正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淡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胥翰海人懷一切
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
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守牧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
著自宜獎異二月前知台州趙子寅殁無所歸特贈直秘閣
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以旌廉吏元兵久圍襄樊援兵阨

險不克進荊襄將帥遣部轄張順張貴將死士三千人自上
流夜半輕舟轉戰比明達襄城收軍失張順九年春正月樊
城破范天順牛富死之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府降元四川制
置司言劉整故吏羅鑑自北還上整書稟一秩有取江南二
策其一曰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曰清口尧源河淮
要衝宜城其地屯軍山東以圖進取帝覽奏亟詔淮東制司
往清口擇利城築以備之呂師夔言李庭芝報臣叔父文煥
以襄城降臣聞之隕越無地謹以經畧安撫轉運靜江府印
委次官護之席藁俟命咨臣歸省偏親誓當趣事赴功毀家
紓難以贖門戶之愆以報君父之造詔不允五月前四川宣

撫司參議官張夢發詣賈似道上書陳危急三策曰鎖漢江
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
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關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
聞呂文福言文煥爲人挾持以襄陽降非由已心詔與李庭
芝元陳巽同其審覈以聞庭芝表向在京湖來歸人吳旺等
備言文煥父子降狀先納莞鑰旋獻襄城且陳策攻郢州請
自爲先鋒言人人同制司案辭可徵非敢加誣人罪詔文福
勉力捍禦毋墜家聲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
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
閫雖怯戰偃從薄罰興奴僕庸材器量褊淺務復私讐激成

劉整之禍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自希榮
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
功可圖詔大忠循州拘管知叙州郭漢傑言馬湖蠻帥王汝
翼統率蠻帥王沐丘率蠻兵助官軍民義阻險捍禦有功詔
賞金帛冬十月四川制司言知遂州趙章率諸部軍義復洋
州及吳勝堡權樂統轄湖益知洋州統制趙桂樹知巴州俘
任吳勝堡戰守之事知安豐軍陳萬以舟師自城西大洞口
抵正陽城遇元兵力戰詔旌其勞十年春正月城郢州漢口
堡三月免郡縣侵貸義倉米七十四萬八千餘石秋七月癸
未帝崩遺詔太子㬎即皇帝位贊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賈

似道執國命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彌甚
考當時事勢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隆緒哉曆數有
歸宋祚尋訖亾國不于其身幸矣
帝㬎度宗子也咸淳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詔即皇帝
位於柩前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命平章賈似道依文彥
博故事獨班起居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八
月詔乞言於老臣江萬里等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
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九月元兵大會於襄陽伯顏將一
軍趣郢州唆都將一軍入淮翟招討將一軍徇荊南初閫經
筵冬十月復州副將翟國榮與元兵戰爛泥湖死之元兵破

瀘州禮義城知州張資自殺元兵至郢州都統制張世傑力
戰禦之遂去由藤湖入漢郢州副都統趙文義追戰全子湖
死之元兵徇沙洋城京湖宣撫司遣總管王虎臣援之城破
虎臣與守臣官王大用被執元兵至新城總制黃順出降都
統制邊居義力戰城破赴火死知復州翟貴以城降元兵攻
陽邏堡夏貴拒守武定軍都統制王達戰死元兵夜乘雪渡
青山磯都統程鵬飛出戰被重創歸鄂州都統高邦憲屯馬
家渡棄舟走被執元兵攻陽邏堡夏貴敗都統制劉成以定
海水軍戰死元兵涉江大掠歸廬州朱禩孫將兵至鄂州閻
兵敗夜奔江陵府權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呂文煥以元兵

攻鄂州程鵬飛及權守張晏然以城降幕僚張山翁不屈諸
將欲殺之元將伯顏曰義士也釋之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
馬以孫虎臣總統諸軍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十一月哀痛
詔勑門下先帝傾崩嗣君冲幼吾至衰耄勉御簾帷曾月月
之幾何禀氷淵之是懼憤茲醜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
犯順古未有纔是夺虜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經假因步
之阽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愛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
盈警以水忠而不思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胄有
饑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言也而玩爲文具非不恤下
也而壅於上聞靖言思之出涕滂若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

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佑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
之機尚賴經文緯武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
士激王所憤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背保而相胥告體上
天佑民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勳名不吝爵賞詔邊備
潰散小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聚其租
稅牧之度宗梓宮發引至浙江上荻潮絕江潮失期不至程
鵬飛以元兵徇黃州知州陳奕降李庭芝以兵勤王德祐元
年春正月元兵入黃州陳奕遣人招蘄州非其子巖於安東
州知蘄州管景模降葬度宗于永紹陵都督府參贊軍事呂
師夔請降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邳州降知壽昌

軍胡夢麟自殺知南康軍葉閶降知德安府來興國降夔路
安撫張起巖攻開州復之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如江州迎
元師元兵至安慶范文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知達州鮮汝
忠降二月元兵至池州都統張林降權守趙卯發自經死似
道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不許五郡鎮撫呂文福遁
淮兵入衛孫虎臣與元兵戰於丁家洲敗績奔魯港夏貴不
戰而去似道單舸奔揚州諸軍盡潰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
臨安元兵狥饒州知州唐震死之故相江萬里赴水死通判
萬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大使趙溍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
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降建康

都統翁福出迎元兵元兵至臨江軍民盡去知軍鮑廉死之
似道議遷都右相王爚言巳不能與大計遂去張世傑將兵
入衛道饒州復之共將謝元等戰死江西提刑王文祥起兵
勤王詔發兵徵兩浙福建諸郡廂禁兵之半入衛湖南提刑
李芾以兵勤王知江陰軍鄭滿棄城遁知無爲軍劉權知太
平州孟之縉皆以城降元兵攻嘉定九頂山都統侯興戰死
遣元使郝經歸令夏貴以所部兵入衛知樞密院事陳宜中
乞誅似道詔罷平章都督右丞相章鑑遁三月詔似道諸弊
政次第除之殿前指揮使韓震請遷都陳宜中殺之震所部
兵叛攻嘉會門射火箭至大內發兵捕之散走都統徐旺榮

洪

迎元兵入建康府鎮江統制石祖忠降湖北安撫司計議官
吳繼明復通城縣元兵至無錫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
得赴水死詔發兵戍吳江及獨松嶺銅嶺詔諭呂文煥陳奕
范文虎使通和息兵侍御史陳過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不
俟報而去知滁州王應龍以城降知常州趙與鑒遁州民錢
訔以城降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知東海州居文降知
平江府潛說友通判胡玉林鏜以城降知廣德軍令狐槩以
城降張世傑遣其將閻順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
進軍常州滁人執王應龍殺之加呂文福保康軍承宣使趣
入衛文福至饒州殺使者降元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

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
相繼遁簽書樞密院文及翁同簽書樞密院倪普諷臺臣劾
巳章未上出關遁知安東州孫嗣武以城降命在京文武並
轉兩官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閻順戰安吉縣
復與平張濡部曲殺元行人嚴忠範于獨松關廉希賢重創
死岳州安撫高世傑統制孟之紹以城降顧順復廣德軍赦
邊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復一州者予知州復一縣
者予知縣雄江軍統制洪福率衆復鎮巢軍元兵入廣德縣
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暱率義兵戰斗山路分孟唐老
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死之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

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京湖北路皆下、張起巖提兵保飛山、總統張畝、與元兵戰豐城死之、王爚來令如文彦博故事、自朝參起居外並免拜、總制霍祖勝復溧陽縣、知金壇縣李成大、率陽春主簿潘大同等復金壇縣、鎮江統制侯嵓叻元兵來戰、大同等死、𢙐成大以歸、不屈死、元兵攻眞州、知州苗再成、率兵大戰於老鸛觜、元兵至揚子橋、揚州都撥發官雷大震戰死、常德尚澧皆降、五月、元兵至寧國縣、知縣趙與禟戰死、淮安總制李宗榮、知慶遠府仇子眞、將兵勤王、劉師勇復常州、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將兵勤王、籍呂文煥孟之縉陳奕范文

虎家、詔張世傑張彦阮克己仇子眞四道出兵、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巳亥、勢軍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三縣、昝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紫雲城降、知叙州李演、將兵援嘉定、戰于犍江、兵敗被執、王應麟言閫寄之禍、始於丁大全、請凡大全之黨在謫籍者、皆勿宥從之、誅翁應龍、籍其家、知叙州郭漢傑降、知瀘州梅應春降、知當順監王宗義降、秋七月、張世傑諸軍戰焦山下、敗績、寧國吏楊義忠率義兵出戰死、路鈐劉用調兵入靖州、知州康玉劫之降元、通判張起岩殺玉復靖州、賈似道貶衛州、籍其家、王爚嗾京學生劉九皐等上書、言陳宜中擅權黨似道、庇趙溍、使門客子弟交通關節、共誤

國將誅於似道、宜中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張世傑乞濟師、不報、下劉九皐等臨安獄、罷王爚爲醴泉觀使、遣使召宜中還朝、八月、統制毛獻忠、將衢州兵入衛、右正言徐直方遁、總制黃虎破大南砦、元兵駐巴陵縣、吳繼明復平江縣、劉思勇攻呂城破之、以文天祥爲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九月、左司諫陳景行、請令講官坐講、陪宿直、從之、循縣尉鄭虎臣、部送賈似道之貶所、至漳州殺之、孫虎臣自殺、冬十月、宜中來、以留夢炎爲左丞相、宜中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元兵發建康、阿剌罕將右軍趣獨樹關、董文炳將左軍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常州、張全尹玉麻士龍援常州、尹玉

士龍戰死、全遁、李世修以江陰降、十一月、銅關將貝寶胡岩起攻溧水死、元兵破廣德軍、破四安鎮、正將胡明等死之、召文天祥入衛、元兵至隆興府、黃萬石棄撫州遁、轉運判官劉槃以隆興降、元兵破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元兵至常州、招降不聽、攻破之、屠其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皆死、劉師勇潰圍奔平江、獨松關告急、趣文天祥入衛、潮民兵守餘杭錢塘、獨松關破、馮驥死之、張濡走、降邑望風皆遁、通判平江府鄭嵤遁、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降元兵、趣撫州、都統密佑逆戰於璧邪、兵敗死之、以張世傑爲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權禮部尙書王應麟遁、黃萬石走建昌

軍左丞相夢炎遁通判撫州施至道以城降十二月遣柳岳
奉書詣元軍稱盜殺使者乞班師修好追封呂文德和義郡
王元兵入平江府遣使召夢炎應麟不至張世傑入衛柳岳
嘉遁宗正少卿陸秀夫刑部尚書夏士林兵部侍郎呂師孟
使軍前詔呂文煥趙孟桂通好以柳岳爲工部侍郎洪儒震
爲右正言使燕薊詣元兵敗大洪山知隨州朱端履降樞吏
部尚書丁應奎左侍郎徐宗仁遁二年春正月元兵圍潭州
湖南安撫兼知州李芾拒守三月大小數十戰力盡將破芾
闔門死鄂人知衡州尹穀舉家自焚帥司參議楊霆及幕屬
陳億孫顏應焱等皆死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寶慶降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二　毛

通判曾如驥死之陸秀夫等至元軍求稱侄納幣不從還太
皇太后命用臣禮嘉興守劉漢傑以城降同簽書樞密院事
黃鏞參知政事陳文龍遁以文天祥知臨安府命吳堅爲左
丞相兼樞密使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諸關兵盡潰遣監
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上大元皇帝尊號歲奉銀絹二十五
萬乞存境土以奉蒸嘗右司諫陳孟虎監察御史孔應得遁
元兵至瑞州知州姚岩棄城去參知政事常楙遁三學生等
死不去皆與放釋補出身元兵入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自經
死簽書樞密院夏士林遁詔參王昰判福州廣王昺判泉州
甲申元兵至皋亭山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

宋國主臣㬎謹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沖遭家多難權奸似
道背盟誤國至勤師問罪臣非不能遷避以求苟全念天命
有歸臣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
東西湖南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
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臣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
曲賜保存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丞相陳宜中遁
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去以文天祥爲右丞相
兼樞密使都督命天祥同吳堅使元軍知建德軍方回知婺
州劉怡知處州梁椅知台州楊必大皆降知臨江軍滕岩瞻
遁二月辛丑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詔諭郡縣使降元使者入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二　未

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
及侍衛軍次日猶遣賈餘慶吳堅謝堂劉岊家鉉翁充祈請
使元人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三月丁丑入燕五月至
上都入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瀛國公論曰司馬遷論秦趙
世系同出伯益夫稷契伯益其子孫皆有天下至於運祚長
短亦係其功德之厚薄焉趙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
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神宗欲自強以革其敝用乖其
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
亡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其視
秦固有間矣

端宗昰、度宗庶兄、母淑妃楊氏、德祐二年、文天祥請以帝及弟昺鎮閩廣、不從、元兵廹臨安、乃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元兵至高亭山、駙馬都尉楊鎮及楊亮節等、奉之走婺州、伯顏入臨安、遣范文虎將兵趣婺、召鎮以王還、鎮得報、赴元軍、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亮節等負王、匿山中七日、鎮將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之、遂同走溫州、陸秀夫蘇劉義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以所部兵來謁于溫之江心寺、高宗南奔時嘗至是、有御座在寺中、衆相率哭座下、奉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昺副之、乃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兼安撫知西外宗正、趙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提刑、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八人召王於溫州、宜中等沉之江中、遂入閩、時汀建諸州、欲從黃萬石降、聞昰將至、閉城却使者、萬石將士多來歸、五月乙未朔、宜中等立帝於福州、改元景炎、冊母楊淑妃爲太后、同聽政、宜中爲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爲右丞相、陳文龍劉黻爲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爲簽書樞密院事、命吳浚趙溍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改福州爲福安府、溫州爲瑞安府、郊赦、文天祥自鎮江亡歸、以爲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遣其將呂武入江淮招豪傑、杜滸如溫州募兵、廣東經畧使徐直諒

遣梁雄飛請降於元、元假雄飛招討使、徇廣州、直諒聞昰立、更命通判李性道、軍將黃俊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遂入廣州、六月、吳浚聚兵於廣昌、取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七月、進兵南劍州、欲取江西、吳浚敗於南豐、翟國秀引還、傅卓兵敗、降元、阿里海牙破嚴關、八月、漳州亂、命陳文龍討之、秀王與擇圖婺州、聞元兵至、解歸、以王積翁知南劍州、備禦上三郡、黃佺知漳州、備禦下三郡、張世傑遣兵助吳浚、與元將李恒戰于兜零、兵敗、奔寧都、興化石手軍亂、九月、以陳文龍知興化軍、東莞人熊飛守潮惠二州、聞趙溍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熊飛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率兵至廣州、李性道迎謁、飛執而殺之、趙溍入廣州、也的迷失會兵於福州、呂師夔將兵入梅嶺、十月、文天祥入汀州、趙溍遣曾逢龍與熊飛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戰死、熊飛奔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十一月、阿剌罕將兵至處州、李珏以城降、秀王與擇逆戰於瑞安、及其弟與慮、子孟備、監軍趙由瑀、察訪使林溫皆死、阿剌罕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鐩、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棄城去、帝入海、元軍至福安州、知州王剛中以城降、帝舟至泉州、招撫蒲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三十年、

及帝至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以壽庚有異志不可或勤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帝移潮州福州降英德守臣凌潚堅等亦降十二月趙溍棄廣州遁吳浚退走瑞金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知興化軍陳文龍嬰城不下通判曹澄孫以城降文龍被執不屈死帝次甲子門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破汀關知循州劉興降吳浚棄瑞金遁旋降文天祥走漳州知潮州馬發及通判戚繼祖降復來歸權知梅州錢榮之以城降二月元軍至廣州城人趙若岡以城降廣東諸郡皆降三月文天

祥取梅州陳文龍從子瓚舉兵殺元將林華據興化軍四月文天祥取興國縣張鎮孫襲廣州取之五月張世傑取潮州文天祥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縣淮民張德興起兵殺大湖縣丞王德顧據司空山下黃州壽昌軍遇元將鄭鼎戰於樊口溺水死六月天祥取雩都縣七月取吉贛諸縣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張世傑圍泉州遣將復邵武淮兵在福州者欲殺王積翁以應世傑爲積翁所殺元將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入興國八月天祥兵敗引兵就鄒渢於永豐渢兵亦潰天祥復敗於興國元軍破司空山張德興走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挺身走循州泉皆被執九

月元將唆都援泉州張世傑歸淺灣塔出將兵入大庾嶺也的迷失將兵取邵武入福州十月唆都破興化軍陳瓚死之潮州馬發拒之十月塔出圍廣州張鎮孫以城降元將劉深以舟師攻淺灣帝走秀山陳宜中往占城十二月帝至井澳颶風壞舟死者十四五帝幾溺遂成疾旬餘兵士稍稍集劉深追至七州洋執俞如珪以歸十五年正月元軍夷廣州城張世傑遣兵攻雷州不克元軍克涪州執守將王明二月元軍破潮州馬發死之三月文天祥取惠州凌震王道夫取廣州帝欲往占城不果遂駐碉洲遣兵取雷州曾淵子自雷州來以爲參知政事四月戊辰帝崩於碉洲謚曰端宗

帝昺端宗異母弟初封廣王改封衛王端宗崩庚午衆立王爲帝以陸秀夫爲左丞相五月改元祥興升廣州爲翔龍府碉洲爲翔龍縣遣張應科出雷州三戰皆敗六月應科戰死知高州李象祖降帝徙居厓山有大星東南流墜海中小星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元將張弘範李恒攻厓山七月趙與珞守瓊州阿里海牙遣馬成旺招之與珞率兵拒於白沙口十一月州民執與珞降閏月王道夫凌震棄廣州遁元軍入廣州十二月王道夫攻廣州兵敗被執文天祥走海豐被執於五坡嶺凌震兵敗於茭塘元軍破南安縣守將李梓發死之十六年正月張弘範至厓山李恒來會世傑以舟師碇海

厓山慟哭

中恭結巨艦千餘艘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櫓如城堞帝居其中元軍攻之艦堅不動乃以舟載茅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二月朔世傑部將陳寶降張達夜襲元軍亾失甚衆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張弘範攻其南宋兵南北受敵士皆疲不能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遂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潰翟國秀劉俊等降元軍至中軍會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趨衛帝舟舟大且相環結不得出乃負帝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於海至十餘萬

人楊太后聞王死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亾宋南渡凡一百五十二年論曰宋之事勢已不可支張陸諸臣區區奉二帝爲海上之謀至於同溺而死忠於所事可悲也夫

史繹卷二百二十三

宋史六

志

天文

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故自上古以來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昆吾商巫咸周史佚之流居是官者專察天象之常變而逆天心告戒之意進言於其君以致交修之儆焉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是也然考堯典中星不過正人時以興民事夏仲康之世胤征之篇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然後日食之變昉見於書觀其數羲和以俶擾天紀昏迷天象之罪而討之則知先王克謹天戒所以責成於司天之官者豈輕任哉箕子洪範論休咎之徵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禮記言體信達順之效則以天降膏露先之至於周詩屢言天變所謂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爗爗震電不寧不令孔子刪詩而存之以示戒也他日約魯史而作春秋日食星變書而不爲煩聖人以天道戒謹後世之旨昭然可覩矣自司馬遷史記而下歷代皆志天文雖羲和氏遠官之世掌頗世有專門之學焉其說三家曰

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宣夜先絶周髀多差渾天之學遭秦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曉出始物色得之故自魏晉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學者犖犖名世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竇儀號知天文太宗之世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臺匿不以聞者死罪既而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皆底於要眇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高宗南渡至紹興十三年始因秘書丞嚴抑之請命太史局重創渾儀自是厥後窺測占候蓋不廢焉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於夜及驗視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命秘書正字馮履參定以是推之民間天文之學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之法亦豈徒哉今東都舊史所書天文禎祥日月薄蝕五緯凌犯彗孛飛流虹霓雲氣等事其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視南渡後史有詳略焉蓋東都之日海內爲一人君遇變修德無或他諉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謹星野之書且君臣恐懼之餘故於天文休咎之應不容不纏述而申言之是亦時勢使然未可言星士日官之術有精觕敬怠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爲一志而取歐陽修新唐書五代史爲法凡徵驗之說有涉于傳會咸削而不書歸于傳信而已矣

曆象以授四時璣衡以齊七政二者本相因而成故璣衡之

設史謂起於帝嚳或作宓犧又云璿璣玉衡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爲也漢馬融有云上天之體既不可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惟有璣衡一事璣衡者卽今之渾儀也宋王蕃云渾儀之制置天平地平以定天體爲四游儀以綴赤道此謂璣也置望筩橫簫於游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與四游儀並列爲三重者唐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如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爲渾象與諸衡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爲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太平興國四年巴中人張思訓創作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踰年而成詔置於文明殿東鼓樓下其制起樓高丈餘機隱於內規天矩地下設地輪地足又爲橫輪側輪斜輪定身關中關小關天柱七直神左搖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復始又以木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則自執辰牌循環而出隨刻數以定晝夜長短上有天頂天牙天關天指天抱天束天條布三百六十五度爲日月五星紫微宮列宿斗建黃赤道以日行度定寒暑進退開元遺法轉運以水至冬凝凍遲澁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之遂無差忒冬至之日日在黃道表去北極最遠爲小寒晝短夜長夏至之日日在赤道裏去北極最近爲小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

日在兩交春和秋涼晝夜平分寒暑進退皆由於此并著日月象皆取仰視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制成於自然尤爲精妙以恩訓爲司天渾儀丞鑄銅候儀冬官正韓顯符所造本李淳風僧一行之遺法其制有九一曰雙規二曰游規三曰直規四曰窺管五曰平準六曰黃道七曰赤道八曰龍柱九曰水臬唐李淳風於浚儀縣古岳臺測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陽城九度今測定北極高三十五度以爲常準熙寧七年沈括上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劚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鋭凡三百六十有五

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有舒有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絜度度所以生數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搏乎器中而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驗其跡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莫能知其當然之數至唐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

虞書所謂璿璣玉衡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於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謂衡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辰稠穊張衡改用四分復重大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特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

二規爲一故曰雙規合而爲六

赤道其二象二極是孔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同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圓徑八尺轉于六合之內有月游規璿璣規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多因晁崇斛蘭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得失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舊說謂今中國於

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爲東日之所入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者言天

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知天樞既中日之所出定爲東日之所入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候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數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邪之地人目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爲法者置而勿議可也又言渾儀之爲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

之定位其次曰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匿見者體爲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爲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璣衡之爲用也其景表儀曰步景之法惟定南北爲難古法置槷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極星不當中天而候景之法取晨夕景之最長者規之兩表相去中折以參驗最短之景爲日中然測景之地百里之間地之高下東西不能無偏其間有邑屋山林之蔽而濁氣又繁其日之明晦風雨人間煙氣塵坌變作不常臣往候景入濁出濁之飾日月不同不足以考見出沒之實則晨夕景

之短長未能得其極數參考舊聞別立新術先約定四方以三表表相去一尺左右上下以度量之令相重如一自日初出則量西景三表相去之度又量三表之端景之所至各別記之至日欲入候東景亦如之長短同相去之疎密又同則以東西景端隨表景規之半折以求長短之景五者皆合則半折最短之景爲北表南端爲南東西景端爲東西五候一有不合未足以爲正既得四方則惟設一表於南端自表趺刻以爲分分積爲寸寸積爲尺而景得矣元祐間蘇頌更作者上寘渾儀中設渾象傍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機吻合躔度最爲奇巧後悉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頌之書

雖在大抵於渾象爲詳而尺寸多不載是以難復云宣和六年宰臣王黼言臣崇寧元年邂逅方外之士於京師自云王其姓面出素書一道璣衡之制甚詳比嘗請令應奉司造小樣驗之踰二月乃成璿璣其圓如九具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南北極崑崙山及黃赤二道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六十四卦十干十二支晝夜百刻列二十八宿并內外三垣周天星日月循黃道天行每天左旋一周日右旋一度冬至南出赤道二十四度夏至北入赤道二十四度春秋二分黃赤道交而出卯入酉月行十三度有餘生明於西其形如鉤下環西見半規及望而圓既望西缺下環東見半規及晦

而隱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將入或左或右或遲或速皆與天象脗合無纖毫差玉衡植於屏外持扼樞斗注水激輪其下爲機輪四十有三鉤鍵交錯相持次第運轉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齒少者五日行一齒疾徐相遠如此而同發於一機其密殆與造化侔焉自餘悉如唐一行之制然一行舊制機關用銅鐵爲之澀即不能自運今制改以堅木若美玉之類舊制外絡二輪以綴日月而二輪蔽虧星度仰觀躔次不審今制日月皆附黃道如蟻行磑上舊制雖有合望而月體常圓上下弦無辨今以機轉之使圓缺隱見悉合天象舊制止有候刻辰鐘鼓晝夜長短與日月出入

更籌之度皆不能辨今制爲司辰壽星運十二時輪所至時刻以手指之又爲燭龍承以銅荷時正吐珠振荷循環自運其制皆出一行之外即其器觀之全象天體者璿璣也運行水斗者玉衡也昔人或謂璣衡爲渾天儀或謂有璣而無衡者爲渾天象或謂渾儀望筒爲衡皆非也甚者莫知璣衡爲何器惟鄭康成以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以今制考之其說最近又日之晦朔自昔弗燭厥理獨揚雄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京房云月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始知月本無光遡日以爲光本朝沈括用彈丸月粉塗其半以象對日之光正側視之始盡圓缺之形今制

與三者之說若合符節宜命有司置局如樣製相址於明堂或合臺之內參參陳之以測上象又別製三器一納御府一置鐘鼓院一備車駕行幸所在仍著爲成書以示萬世詔黼總領內侍梁師成副之

極度極星之在紫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謂北極爲天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歷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中興更造渾儀太史令丁師仁言臨安府地勢向南於北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局官呂璨言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天參合移之他往必有差忒遂罷議後十餘年

郭鄧鑄儀則用臨安北極高下爲之以淸臺儀校之實去極
星四度有奇
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爲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
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
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
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
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于黃道而
轉變焉故有青黑白赤四者之異名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
舍宜無盈縮矣然自唐一行作大衍曆以儀揆測之得畢觜
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皇祐初日官周琮以新儀測候與

唐一行尤異紹聖二年淸臺以赤道度數有差復命考正惟
牛尾室柳四宿與舊法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寡蓋
天度之不齊古人特紀其大綱後世漸極於精密也若夫黃
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
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曆更一黃道其多寡
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曆之躔度焉
四時中星見於堯典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仰日行而定四時
虛鳥火昴之度在天夷隩析因之候在人故書首載之以見
授時爲政之大也而後世考驗冬至之日堯時躔虛至於三
代則躔於女春秋時在牛至於漢永元已在斗矣大畧六十

餘年輒差一度開禧占測已在箕宿校之堯時几退四十餘
度自漢太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躔十二次大約
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太陽日行一度近歲紀元曆定歲
差約退一分四十餘秒蓋太陽日行一度而微遲緩一年周
天微差積累分杪而躔度見焉曆家考之萬五千年之後所
差半周天寒暑將易位世未有知其說者焉
天道雖遠求合在人今去宋七百餘年而日
月薄蝕朔望不爽何至株守若史所云哉
凡月之行歷二十有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
當朔日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是爲陰勝陽
其變重自古聖人畏之若日月同度於朔月行不入黃道則

雖合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於闇虛之內則月
爲之食是爲陽勝陰其變輕朱熹謂月食終亦爲災陰若退
避則不至相敵而食所謂闇虛蓋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
大小與日體同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日食修德月食
修刑自昔人主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此也凡合朔初交冬
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出黃道東立冬立
夏後出黃道東南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
後出黃道西立冬立夏後出黃道西北春入陽曆秋入陰曆
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出黃道南立春立秋後出黃道西南
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出黃道北立春

立秋後出黃道東北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
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
凡五星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鎭星色黃
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得其常色
而應四時則吉變常爲凶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亡
德受殃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見其年必
惡凡五星與列宿相去方寸爲犯居之不去爲守兩體俱動
而直曰觸離復合合復離曰鬭當東反西曰退芒角相及同
合曰合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遲而率
之終於東行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

同度曰合凡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復行速
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
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於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
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近日晨
伏於東方復與日合度此五星合見遲疾順逆留行之大端
也
彗星小者數寸長者或竟天除舊布新之兆也其體無光傅
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芒光所及則爲災有
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孛星彗屬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
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大兵災甚於彗

旄頭星亦彗屬也
觀天地陰陽之體以正位辨方考時定閏莫近乎圭表周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而馮相氏春夏致日
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漢之造曆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宋
何承天始立表候日景十年間知冬至比景初曆常後天三
日唐一行造大衍曆用圭表測知舊曆氣節常後天一日宋
初測景在浚儀之岳臺司天監圭表乃石晉時天文參謀趙
延乂所建表既欹傾圭亦墊陷其於天度無所取正皇祐初
詔周琮于淵舒易簡改製之乃考古法立八尺銅表厚二寸
博四寸下連石圭一丈三尺以盡冬至景長之數而有雙水

溝爲平準候之三年知氣節比舊曆後天半日因而成書三
卷命曰岳臺晷景新書論前代測候是非步算之法頗詳既
上奏詔翰林學士范鎭爲序以識崇寧間姚舜輔造紀元曆
求岳臺晷景冬至後初限六十二日二十二分益立八尺之
表候圭景上正八尺之景去冬至多寡日辰立爲初限用減
二至得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爲夏至後初限益冬至之景
長短實與歲差相應而地理遠近古今亦不同焉中與後清
臺亦立晷圭如汴京之制統天曆開禧曆皆然臨安之晷景
與岳臺異然土圭之法本以致日景求地中而表景不應災
祥繫焉占家亦不能知其所以然也

自黃帝觀漏水制器取則周禮挈壺氏主挈壺水以爲漏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所以視漏刻之盈縮辨昏旦之短長自秦漢以來或下漏或浮漏或輪漏或權衡制作不一國朝挈壺之職專司辰刻署置於文德殿門內之東偏設鼓樓鐘樓於殿庭之左右其制有銅壺水稱渴烏漏箭時牌契之屬壺以貯水烏以引注稱以平其漏箭以識其時牌以告時於晝契以發鼓於夜常以卯正後一刻爲禁門開鑰之節盈八刻後以爲辰時每時皆然以至於酉每一時直官進牌奏時正雞人引唱擊鼓一十五聲至昏夜雞人唱放鼓契出發鼓擊鐘一百聲然後下漏每夜分爲五更更分爲五點更以擊鼓

爲節點以擊鉦爲節每更初皆雞人唱轉點卽移水稱以至五更二點止鼓契出五點擊鐘一百聲雞人唱擊鼓是謂攢點至八刻後爲卯時正四時皆然用之既久水有遲疾呈祚初詔符易簡于淵周琮更造其法用平水重壺均調水勢使無遲疾分百刻於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曉日沒後二刻半爲昏減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旦漏刻皆隨氣增損焉冬至夏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別爲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

每箭各異其數凡黃道升降差二度四十分則隨曆增減改箭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六分之二則交次時宋以周顯德七年得天下圖識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謠故宮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祐二年降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見六庚申如更漏之數附會

五行 災祥附見各紀其雜以附入者存五行志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爲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

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自漢以來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宋周惇頤太極圖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之學皆非所取歐陽修唐志於庶徵惟述災眚而休祥闕焉自太祖卽位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諸福畢至在治世爲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奸相與傅會爲欺罔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

心知其非故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皆屢書而無隱於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彖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修省者乎昔禹致羣臣於會稽黃龍負舟而執玉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夏桑穀共生於朝雉升鼎耳而雊而大戊武丁復修成湯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湣有雀生鸇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勝之則凶可為吉無德以當之則吉反為凶故德足勝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為妖妖不自作人實興之哉如此則修德而已休祥不足論矣

徽宗大觀中蔡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九十畝政和初蔡州麥一莖兩岐或三五岐近約十畝遠或連野五年寧海縣進早禾一稃二米者凡三石時方修明堂遂協成與鎮錦許拜表賀自是史官多記奇祥異瑞謂麥禾為常事不書政和二年新安縣蟾蜍背生芝草自是而後祥瑞日聞玉芝之產禁中殆無虛歲凡殿宇園苑及嬪妃位皆有之外則中書尚書二省太學亦產紫芝四年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十萬石五年蘄州進芝草一萬一千六百枝內一枝紫色九幹十二月汝州進六萬本其間連理雙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司不勝

蓋祥未信詐偽之然則非瑞乃妖也

其紀初猶表賀後以為常不賀也時朱勝非為京東提舉學事行部至密州界見縣令部數百夫入山採芝彌漫山谷皆芝的也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千葉層疊高大衆色咸備郡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每萬本作一綱入貢文仲進擢本道轉運使政和二年玄圭出晉州獻瑞石絲色方三尺徐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于書者堯字居右天正綴行於左都堂驗視磨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於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蓋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政和後禁苑為村居野店聚珍禽異獸麀鹿馴狎禽鳥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禽獸之

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聞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或變人形或為驢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棒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如此二歲乃息已而北征事起卒成金

不走落走不落也

亦乃神告不宜殺

人之禍、宜和六年、御樓觀燈、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樓下、帝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大府之斷決、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開封府執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鞫治、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詰無一語、亦無痛苦之狀、斷其足筋、復施刀臠、血肉狼藉、帝大不悅、爲罷觀、竟不知其何人、付獄盡之、七年、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悖罵語、復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不知向者所爲、於獄中盡之、理宗朝宮妃繫前後掩裙、其長摔地、名趕上裙、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

束足纖直、曰快上馬、粉點眼角、名淚妝、初都人、以琉璃爲首飾、時有詩云、天下盡琉璃、後邁年有流離之厄、亦服妖也、

律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曆爲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曆而止、曆以數始、數自律生、故律曆既正、寒暑以節、歲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績以凝、萬事根本、由兹立焉、古人自入小學、知樂知數、已曉其原、後世老師宿儒、猶或弗習律曆、而律曆之家。未必知道、各師其師、岐而二之、雖有巧思、豈能究造化之統會、極天人之蘊奧哉、是以審律造曆、更易不常、卒無一定之說、治效之不古、若亦此之由、世亦豈察及是乎、宋初承五代之季、王朴制律曆、作律準、以宣其聲、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考正、和峴等以景表鍮臬、暨羊頭秬黍累尺制律、而度量權衡因以取正、然累代尺度、與望臬殊、黍有巨細、縱橫亦積、諸儒異議、卒無成說、崇寧中、徽宗任蔡京、信方士聲爲律身爲度之說、始大盭乎古矣、顯德欽天曆、亦朴所制也、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用稍疏、詔王處訥等造應天曆、未幾氣候漸差、太平興國四年、行乾元曆、未幾氣候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八改曆、南渡之後、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

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百五十年、復八改曆、使其初立法、脗合天道、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數數更法、以求幸合玄象哉、雖然天步惟艱、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豈得其微耳、又況黃赤道度、有斜正闊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朓朒表裏之異、測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二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南北、發斂晷刻、豈能盡諸又造曆者、追求曆元、逾越鴻古、殊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畢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之大者、誌曰、星官曆生

之責可哉。至於儀象推測之具，世亦數改。若沈括之議、蘇頌之制，其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蓋亦未始乏人也。今其遺法具在，惟奉元、會天二法不存。大抵數異術同，因仍增損，以追合乾象，俱無以大相過云。

昔黃帝作律呂，以調陰陽之聲，以候天地之氣。堯則欽若曆象，以授人時，以成歲功，用能綜三才之道，極萬物之情，以成其政化者也。至司馬遷、班固，叙其指要，著之簡策，自漢至隋，歷代祖述，益加詳悉。暨唐貞觀迄周顯德，五代陵替，踰三百年，博達之士頗輯廢墜，而律志皆闕。宋初混一寓內，能士畢集，國經王制，悉復古道。漢制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目，今亦用次序，以志於篇。曰備數。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其六曰九數，謂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朒、旁要，是謂九章。其後又有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綴術、緝古等法，歷代傳習，謂之小學。唐胄曹參軍陳從運著得一算經，復有徐仁美作增成玄一法。古者局於太史，隋氏始置算學博士於國庠，唐增其員，宋因而不改。曰和聲。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古之聖人推律以制器，因器以宣聲，和聲以成音，比音而爲樂。然則律呂之用，其樂之本歟！以其相生損益，數極精微，非聰明博達，罕能詳究，故歷代而下，其法或存或闕。周顯德中，王

朴始因則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曰：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爲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爲準的，後代試之，或不附合。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景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況景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衆議悉同，重造十二律管，自此五音和暢。曰審度。度本起於黃鍾之律，以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而分、寸、尺、丈引之制生焉。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於其境，其僞俗尺度踰於法制者去之。由是尺度之制盡復古焉。曰嘉量。漢制，云物有多少受以量，本起於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而命合、升、斗、斛五量之法。衡宋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曰權衡。所以平物一民，知輕重也。權有五，曰銖、兩、斤、鈞、石。建隆元年，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

下禁私造者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為奸害及黎庶宜詳定稱法著為通規監內藏庫崇儀使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為則廣十黍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自黃鍾之管而生也等一兩者其衡合樂分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以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者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稱之則初以積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有忽絲毫釐黍絫銖各定一錢之則忽萬為分絲則千毫則百釐則十轉以什倍倍之則為一錢絫以二千四百枚為一兩絫以二百四十銖以二十四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釐則每釐計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為一黍則黍絫之數極矣其則用銅而鏤文以識其輕重新法既成詔取舊稱傷式校之或輕或重式既若是權衡可知矣又比用大稱如百斤者皆懸鈎於架權鏁於衡鏁或偃手或抑按輕重之際殊為懸絶乃令每用

大稱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鑄銅式須於四方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貢金帛而太府權衡失準得因為奸故諸道主者坐逋負破產甚衆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至是新制既定奸弊無所措中外以為便道體為一天地之元萬物之祖也散而為氣則有陰有陽動而為數則有奇有偶凝而為形則有剛有柔發而為聲則有清有濁其著見而為器則有律有呂凡禮樂刑政權衡度量皆出於是自周衰樂壞而律呂候氣之法不傳西漢劉歆揚雄之徒僅存其說京房作準以代律分行十聲始於南事終於去滅然辭繁而難分世不能用歷晉及隋唐律法微隱宋史止載律呂大數不復其詳今掇仁宗論律及諸儒言鍾律者記於篇以補續舊學之闕仁宗嘗言律呂與聲本陰陽之氣可以感格天地因聲定律庶幾為得以尺定聲則乖謬甚矣詔翰林學士丁度等詳定太府寺并鄧保信阮逸胡瑗所制尺度等言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時去周方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考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法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以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之立

後有所
可依也

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雜
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勗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爲晉之前
尺勗等以古物姑洗玉律等七品勘之當時以勗尺揆校古
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
度十有五等以晉之前尺爲本稱惟夏商周漢享年永久聖
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時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
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驗驗者唯有法錢而已周之
圓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
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爲號
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唯劉歆置銅斛世

之所鑄錯刀幷大泉五十王莽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
世復有兩者臣等驗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
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
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股
長八分間廣二分圍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
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
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較其
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可知
矣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以劉歆術業之博祖沖之筭數之
妙荀勗揆較之詳密校之旣合周尺則勗爲可法兼詳隋牛

和峴所謂
西京乃唐
東都銅

弘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調中律以
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鐵尺律比
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
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較之則
其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貨布
等尺寸昭然可驗唐享國三百年其間制作法度雖未逮周
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
寸若以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影表尺典
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
影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

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
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更易其逸瑗保信及太府寺等尺其制
獨長出古遠甚不可依用謹考舊文造影表尺一校漢錢尺
二王準[illegible]度等以錢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
[illegible]磬考定音之高下以附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常等四
八[illegible]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影表尺畧
合宋周隋之尺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
曉音者總領校定詔罷之而司諫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尺
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後宋祁田況薦益
州進士房庶曉音上樂書補亡三卷謂嘗闕廣言嘗得古本

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書閣范鎮是之乃爲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

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蓋累黍爲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爲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群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眞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鐘之長加十分而律容一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衡量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班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毋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音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展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

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眞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房庶之法是矣今庶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所不合誠如庶言此至眞之法也且黃鐘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

鎮攷何人
可恨
大下古今
欲行一好
事必有此
事之小人
豈獨致此
於何妄議

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厘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長七十六分二厘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謂以工作既久而復改爲則淹引歲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爲

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鐘太簇等數律可制令造律與其說相應鐘磬每編才易數三倣而爲之則旬月功可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四年鎮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

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惟秬惟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愼云秬一稃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稃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真黍恐取數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是爲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

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説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圍爲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亦以方分置算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

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皆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爲鬴之方十寸尺爲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十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圜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嘉律嘉量斛方尺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

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具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爲鍾大鐘十分其鼓間之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之以其二爲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鐘爲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各以其律之長

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鐘爲率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厚薄而中律孰是是不是既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

以求眞黍眞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尺律本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方今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爲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爲然伏請權罷二局竢眞黍至然後爲樂則必至當而

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鎭說自謂得古法後司馬光數
與之論難以爲弗合世鮮鐘律之學卒莫辨其是非焉
鎭說誠爲有見君實固執以爲弗合亦如以差殺爲不可行拗不脫自家意見也
中原旣失禮樂淪亡高宗時胡銓著審律論曰臣聞司馬遷
有言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
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臣嘗深愛遷之言律於兵械爲
尤重而深惜後之談兵者止以戰鬭擊刺奇謀此律之所以
汨陳而學者未嘗道也夫律度量衡古也淵源於馬遷濫觴
於班固劉昭把其流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汨其說而揚其
波遷之言曰黃鐘之實八十一以爲宮而以九爲法實如法

得長一寸則黃鐘爲九寸矣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而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實如法亦得長一寸
亦黃鐘爲九寸也然則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與夫所謂
八十一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與夫所謂九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法一也又曰丑二寅八
卯十六辰六十四夫丑與卯陰律也寅與辰陽律也生陰律
者皆二所謂下生者倍其實生陽律者皆四所謂上生者四
其實遷之言財數百可謂簡矣而後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
淵源於馬遷乎固之言曰黃鐘之實八百一十分蓋遷意也
然林鐘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爲六百四十林鐘太簇之實

原本無大字

以其長自乘則聲雖有大小同於黃鐘之宮耳然則固實去
製律而與黃鐘商徵不合其失兆此矣自子一分將於亥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蓋遷術也而固亦曰太極元氣函
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歷十二辰之數而得黃鐘之實
以爲陰陽合德化生萬物其說蓋有本矣然其言三分蕤賓
損一下生大呂而不言所謂濁倍之變何夫蕤賓之比於大
呂則蕤賓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二分之一以生大呂則大呂
之聲乃清於蕤賓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然則蕭衍之論至
於夾鐘而裁長三寸七分其失兆此矣是不亦濫觴於班固
乎昭之言曰推林鐘之實至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太簇之實

至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二乘而三約之者爲下生之實
四乘而三約之者爲上生之實此遷固之意昭則詳矣然以
蕤賓爲上生大呂而大呂乃下生夾則何也蓋昭之說陽生
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今以蕤賓爲上生大呂則是陽生
陰乃上生也以大呂爲下生夾則則是陰生陽乃下生也其
殺由不知大呂有濁倍之變則其視遷固去本遠矣是不亦
把其流於劉昭乎若夫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則又大不然
矣夫班固以八十一分爲黃鐘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度其
長以求其實初未嘗有徑三圍九之說也康輩惑於八十一
分之實以一寸爲九十分而不察方圓之異於是徑三圍九

之論與焉夫律之形圍如以爲徑三圍九則刓其四角之方而不足於九分之數以之容黍豈能至於千二百哉然則所謂圍九方分也何以知之知龠之方則知黃鐘之分亦方也固雖無明說其論洛下閎起曆之法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夫八十一寸者是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百黍納之龠中則不搖而自滿是無與黃鐘之容也龠之制方寸而深八分一龠之方則黃鐘之分安得而不方哉圍九方分而圍之則徑不止於三分矣故夫徑三圍九之說孟康爲之也然由律生呂數十有二止矣京氏演爲六十錢樂之廣爲三百六十則與黃帝之說悖矣蓋樂之用淮南之術一

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以黃鐘太蔟姑洗林鐘南呂生三十有四以大呂夾鐘中呂甤賓夷則無射生二十有七應鐘生二十有八始於包育而終於安運然由黃鐘迄於壯進百有五十則三分損一以下生由依行迄於億兆二百有九則二分益一以上生惟安運爲終而不生其言與黃帝之說大相抵牾自遷固而下雖然莫適爲主至五季王朴而後議少定沈括蔡之奇論之當矣是不亦汩其泥而揚其波乎嗚呼律也者固以實爲本而法爲末陛下修其實於上而有司方定其法於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子者其說有可考焉臣敢輕議

與朔銓說合

哉淳熙間建安布衣蔡元定著律呂新書朱熹稱其超然遠覽奮其獨見爬梳剔抉參互考尋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之成法權臣既誣元定以僞學貶死舂陵雖有其書卒爲空言嗚呼惜哉宜春歐陽之秀復著律通其自序曰自律呂之度數不見於經而釋經者反援漢志以爲據蓋濫觴於管子呂氏春秋流衍於淮南子司馬遷之書而波助於劉歆京房之學班固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盡房所出也後世協律者類皆執守以爲定法歷代合樂不爲無人而終不足以得天地陰陽之和聲所以不能追還於隆古之

盛者大抵由三分損益之說拘之也夫律固不能舍損益之說以求之由其有損有益而後有上生下生之異至其專用三分以爲損益之法則未免乎聲與數之不相合有弗天成之自然耳蓋嘗因其損益上下生之義而去其專用三分之蔽乃多爲分法以求之自黃鐘以往其下生者盈十而上生者止一而已此其數之或損或益出於自然而與舊法固不侔矣若稍相生之法一下必一上既上而復下則其法之窮也於甤賓大呂閒見之夫黃鐘而降轉以相生至於姑洗則下生應鐘而應鐘之上生甤賓者法也今乃甤賓之生大呂又從而上生焉此班志所以變其說爲下生大呂而大呂之

長遂用倍法矣夫律之相生而用倍法猶爲有理獨專用三分以爲損益則律之長短不中乎天地自然之數蓋生律之分不止於三分損益之一端以一律而分爲三此生律之極數特一求徵聲之法耳苟以三分損益一下生而一上生則聲律殆無窮矣何至於十二而止也乎夫十二律之生也十律皆下生一律獨上生雖其下生者損之極也而後上生者益焉上生則律窮矣此窮上反下窮下反上之理也琴一弦之間具十二律皆用下生之法而未以上生法終之若以七弦而緊慢之爲旋宮之法則應鐘一均之律宮聲之外多用倍法生一律矣此天地聲音自然而然不可拘於一而不知

通變也故正律止於十二而已竊意十二律之度數當如考工記鳧氏爲鐘磬氏爲磬之類各有一職然官守既失後世無以考其度數之詳而三分損益之說散見於書傳者或得之目擊而不及識其全或後之目投而未暇考其誤或求之耳決而不能究其眞因遂著爲定論人皆以爲法之盡善矣豈知三分損益所生之律乃僅得其聲之近似者乎夫聽非師曠既不能審音以知樂而辨之近似者又足以惑人之聽聞此蔡邕所謂非目擊之明者亦不能盡信其法也後世之制樂者不知律法之有未盡但患其聲音高下之不協乃取古昔遺亡之器而求之蓋亦不知本矣聲以數而傳數以聲

有總作有

而定二者皆有自然之則如侈者聲必咋弇者聲必鬱高者數必短下者數必長侈弇者數也未聞其聲而已知其有咋鬱之分高下者聲也未見其數已知其有長短之異故不得其自然之聲則數不可得而考不得其自然之數則聲不可得而言今之制律者不知出此而顧區區於秬黍之縱橫尺寸之修短斛斗之廣狹鐘磬之高下謀之是何足以得其聲之和哉邵雍曰世人所見者漢律曆耳隱然以三分損益之法爲未善也近世蔡元定特著一書可謂究心然其說亦有可用與否其可用者多其所自得而又有據於古凡載於吾書者可見矣其否者皆由習熟於三分上下生之說而不於

聲器之近似者察之也豈當察之而未有法以易之乎此律通之所以作也蓋律之所以長短不止乎三分損益之一端自四分以往推而至於有二十分之法管之所以廣狹必限於千二百黍之定數因其容受有方分圓分之異與黍體不相合而遂分辨其空龠有實積隙積之理其還相爲宮之法有以推其爲一陰一陽相繼之道而非一上一下相生之謂也嗟乎觀吾書者能知其數之出於自然則知由漢以至今日凡史傳所述三分損益之說可以刪而去之矣使其說之可用也則累世以來律可協樂可和何承天劉焯輩不改其法矣京房六十律不足以和樂而况錢樂之衍爲三百六十

徒增多而無用乎是其數非出於自然之無所加損而徒欲傅會於當期之日數云爾古之聖人所以定律止於十二者自然之理數也苟不因自然之理數則以三分損益之法衍之聲律殆不特三百六十而已也疑者魏漢津創用指尺以制律乃竊京房之故智上以取君之信下以過人之議能行之於一日豈能使後世用之乎今律通之作其數之損益可以五相生總爲百四十四以爲之體或變之又可得二百一十六以爲之用乾坤之策具矣世不用則已用則聲必和亦因古黃鐘九寸法推之以人物之聲而稍更定之耳或曰律止十二胡爲復衍百四十四律乎應之曰十二者正聲也百四十四者變聲也使不爲百四十四何以見十二宮七聲長短之有定數而宮商角徵羽清濁之有定分乎其要主於和而已故有正聲則有變聲也通其變然後可與論律矣律通上下二卷曰十二律名數曰黃鐘起數曰生律分正法曰生律分變法曰正變生律分起算曰十二宮百四十四律數曰律數傍通法曰律數傍通別法曰九分爲寸法辨曰五十九律併同曰空圍龠實辨曰十二律分陰陽圖說曰陽聲陰聲配乾坤圖曰五聲配五行之序曰七聲配五行之序曰七聲分類曰十二宮七聲倡和曰六十調圖說曰辨三律聲法凡十九篇眞德秀趙以夫皆盛稱之桐城縣丞李如箎作樂書

二篇曰樂本曰樂章其評司馬光范鎭所論律曰鎭得蜀人房庶言尺法庶言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太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樂正矣鎭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其意謂制律之法必以一千二百黍實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管之長一爲一分是度由律起也光則據漢書正本之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本無脫去八字其意謂制律之法必以一黍之廣定爲一分九十分則得黃鐘之長是律由度起也書云同律度量衡先言律而後及度量衡是度起於律信矣然則鎭之說是而光之說非也然庶之論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說則非必如其說則是律非起於度而起於量也光之說雖非先王作律之本而後之爲律者不先定其分寸亦無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漢志之文則光之說亦不得謂其非是也故書論之律者迎氣之管也其候氣之法

十有二月每月爲管置於地中氣之來至有淺有深而管之入地者有短有長十二月之氣至各驗其當月之管氣至則灰飛也其爲管之長短與其氣至之淺深或不相當則不驗上古之聖人制爲十二管以候十二辰之氣而十二辰之音亦由之而出焉以十二管較之則黃鐘之管最長應鐘之管至短以林鐘比於黃鐘則短其三分之一以太簇比於林鐘則長其三分之一其餘或長或短皆上下於三分之一之數其默符於聲氣自然之應者如此也當時惡睹所謂三分損益哉又惡睹夫一千二百黍爲黃鐘容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爲一分之說哉古之聖人既爲律矣欲因之以起度量

衡之法遂取秬黍之中者以實黃鐘之管滿龠槪而數之得黍一千有二百因以制量以一黍之廣而度之得黃鐘管九十分之一因以起度以一龠之黍之重而兩之因以生衡去古既遠先王作律之本始其法不傳而猶有所謂一千二百黍之廣爲一龠容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爲一分者可考也推其容受而度其分寸則律可得而成也先王之本於律以起度量衡者自源而生流也後人以度量衡而起律者尋流而及源也光鎭爭論往復前後三十年不决大概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鎭深闢光以度起律之說不知後世舍去度數安得如古聖人默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律也哉

至若應之增益漢志八字以爲脫誤及其他紛紜之議皆穿鑿以爲新奇雖鎭力主之非至當之論有補於律法者也沙隨程迥著三器圖議曰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黨羊頭山之秬黍焉以之測幽隱之情達精微之理推三光之運則不失其度通八音之變則可召其和以辨上下則有品以分降殺則有節凡朝廷之出治生民之日用未有頃刻不資焉者也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鐘之律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皇祐中阮逸胡瑗累黍定尺旣大於周尺姑欲合其撰造然竟於權不合乃剏率稱二兩已得

官稱一兩反疑史書之誤及韓琦丁度詳定卻逸瑗之失亦未能以三器參相考也迥謂以黍定三器則其餘無不該三者尺爲之本周尺先儒考其制略合者不一朱祁取所當大樂中歷代尺十五等稱以周尺爲之本以考諸尺韓琦嘉祐累黍尺二其一亦與周尺相近司馬備刻之於石光舊物也迥以是定尺又以是參定權量以合諸器如挈裘而振其領無所不順矣迥博學好古朱熹深禮敬之江陵府學教授廣陵彭應龍旣注漢律曆志設爲問答著鐘律辨疑三卷至爲精密發古人所未言

宋史七

志

曆

宋初用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其推驗稍疎詔司天少監王處訥等別造曆法四年曆成號應天曆太平興國間有言應天曆氣候漸差詔處訥等重加詳定六年表上新曆會冬官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曆詔遣內臣沈元應集本監官曆學生參校測驗考其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素曆氣朔術均可以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等集明曆術劉

內鎮荀守信王熙元魏序等及在監官屬精加詳定象宗等言昭素曆法考驗無差可以施之永久賜號乾元曆眞宗卽位命司天監判官史序等爲新曆咸平四年曆成號儀天曆凡天道運行皆有常度曆象之術古今所同蓋變法以從天隨時而推數故法有疎密數有繁簡雖條例稍殊而綱目一也端拱中翰林天文鄭昭晏上言唐貞觀二年三月朔日有食之前志不書分數術度分野虧初復末時刻臣以乾元曆法推之得其歲戊子其朔戊申日所食五分一分在未出前四分出後其時出自寅六刻虧在三刻食甚在八刻復在卯四刻當降婁九度又言按曆書云凡欲取驗將來必在考之

史家所重者不在此所以時有出入本天算曆家言之耳

旣往謹按周漢以來交食五星守犯以新曆及唐麟德開元二曆復驗其事以究疎密前漢元光元年七月癸未晦日有食之今按曆法當爲八月朔蓋日食朔月食望自爲常理今云晦日食者蓋司曆之失也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亦當爲九月朔端拱二年四月巳未翰林祗候張玭夜直禁中太宗手詔曰覽乾元曆細行此夕熒惑當退至軫宿乃順行今止到角宿卽順行得非曆差否奏曰今夕一鼓占熒惑在軫末角初順行也據曆法今月甲寅至軫十六度乙卯順行驗天差二度臣占熒惑明潤軌道兼前歲逆出太微垣按曆法差疾者八日此皆上天祐德之應非曆法之可測也

至道二年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按經史年曆自漢魏以降雖有編聯周秦以前多無甲子司馬遷雖言歲次詳求朔閏與經傳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歲卒於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歲皆非是也馬遷乃古之良史王起又近世名儒後人因循莫敢改易臣竊以史氏凡編一年則有一十二月月有晦朔氣閏則須與歲次合同苟不合同何名歲次本朝文教聿興禮文成備惟此一事久未刊詳臣探索百家用心十載乃知唐堯卽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亦在

成吉何必限日言之大易政令不亂

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間未有甲子可證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于先王自堯即位之年距春秋魯隱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從隱公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從太甲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據經傳正文用古曆推校無不符合乃知史記及五位圖所編之年殊爲謬畧諸如此事觸類甚多臣既研既久引證尤明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此乃古曆一蔀每蔀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爲常直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

爲法以推經傳縱小有增減抑又經傳之誤皆可以發明也古曆到齊梁以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合伏望聖慈許臣撰集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倘有可觀願藏秘府詔許之書終不就國初有司上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則本朝運膺火德色當尚赤臘以戌日詔從之雍熙元年布衣趙垂慶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爲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議常侍徐鉉與百官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弑莊宗早編屬籍親

秦皇即伏羲伏羲何所受乎

禮記夏后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昔皆受之何乎

雪國讎中興唐祚重新土運以梁室比羿浞王莽不爲正統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運膺火德况國初祀赤帝爲感生帝於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今垂慶欲國家繼唐統爲金德夫五運迭遷質文相次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爲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爲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李林甫卒復以魏周隋爲三恪此前載甚明也伏請祗守舊章以承天祐從之天禧四年光祿寺丞謝絳上言太祖生於洛邑而胞絡惟黃天雄聚於奎婁而鎮星是主則土德之符

在矣大理寺丞董行父上言曰自昔帝皇以萬物生東至仁體乎木故德始於木木以生火神農受之爲火德火以生土黃帝受之爲土德土以生金少昊受之爲金德金以生水顓頊受之爲水德水以生木高辛受之爲木德木以生火唐堯受之爲火德火以生土虞舜傳之爲土德土以生金夏爲金德金以生水商爲水德水以生木周爲木德木以生火漢應圖讖爲火德火以生土唐受曆運爲土德陛下紹天之統受天之命固當上繼唐祚以金爲德詔兩制議議曰竊見謝絳所述以聖祖得瑞宜承土德且引漢承堯緒爲火德之比雖班彪叙漢祖之興有曰帝堯之苗裔及序承正統乃越秦而

繼周、非用堯之行、今國家或用土德、卽當越唐上承於隋、鼎
非順火失五德傳襲之序、又據行父請越五代、紹唐爲金德、
若其度越累世、上承百年之統、則晉漢洎周、咸帝中夏、太祖
旣受終於周室、而陟於元后。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續於遐邈
之統。三聖臨御、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姓紀號、率循火行之
運、以輝炎靈之曜、茲事體大、非容輕議、殆雍熙中、徐鉉等議
之詳矣、謝絳董行父等所請、難以施行、詔可、宋與百餘年可
天數改曆、其說曰、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
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精思、弗能考也、
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

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
必差。況於無形之數哉。乾興初議改曆、命司天役人張奎與
學者楚衍曆官宋行古集天章閣造曆、至天聖元年成、命曰
崇天曆、以來年甲子歲用之、是年五月丁亥朔日食不效、詔
臣驗至七年、判司天監周琮言古之造曆、必使千百年間星
度交食若應繩準、今曆成而不驗、則曆法爲未密、英宗卽位、
命周琮及冬官正王炳等作新曆、三年而成、琮言舊曆氣節
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旣而中
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詔翰林學士范鎭、
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上推尚書

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曆之所候、而易簡道遘所
學、疏闊不可用、新曆爲密、遂賜名明天曆、書舉正南之星以
正四方、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
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又何承天云、堯典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正仲秋、今以中星校之、所差一十七八
度、蓋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祖冲之修大明曆、始立歲差、
率四十五年九月却一度、虞鄺劉孝孫等因之、各有增損、以
創新法、若從虞喜之驗、昴中則五十餘年日退一度、若依承
天之驗、火中又不及百年日退一度、後皇極綜兩曆之率、而
要取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此乃通其意、未盡其微、今

則別調新率、改立歲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
命於虛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於今、自帝堯以來、循累考驗、
皆得其中、最爲親近、開元中、浮屠一行作大衍曆、詔采令贊
作黃道游儀、測知畢觜參鬼四宿赤道宿度與舊不同、自一
行之後、無所增損、至仁宗皇祐初、始詔造黃道渾儀、測驗赤
道宿度、又斗牛女危室胃畢井鬼柳氐心尾箕一十四宿、與
一行所測不同、古今之人、以八尺圓器、欲盡天體、決知其難、
矣、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月未合朔在日後、今在
日前、太疾也、朓者人君舒緩、臣下驕盈之象、朔而月見東方、
謂之側匿、合朔則月與日合、今在日後、太遲也、側匿者人君

踐急臣下恐懼之象盈則進縮則退屢離九道開合三句考其變行自有常數傳稱人君有舒疾之變未達月有遲速之常也今以日行之盈縮月行之遲疾皆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爲定朔則舒亟之度乃勢數使然非失政所致也岳臺今京師岳臺坊地曰浚儀近古候景之所尚書洛誥稱東土是也禮玉人職土圭長尺有五寸以致日此即日有常數也司徒職以圭正日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即是地中致日景與土圭等然表長八尺見於周髀夫天有常運地有常中曆有正象表有定數言日至者明其日至此也景尺有五寸與圭等者是其景晷之真效然夏至之日尺有五寸

之景不因八尺之表將何以得故經見夏至日景者明表有定數也斯曆則歲中晷長短皆以八尺之表測候所得名中晷常數日月成象於天以辨尊卑之序日君道也月臣道也論食之變皆與人事相應若人君修德以禳之則或當食而不食故太陰有變行以避日則不食五星潛在日下扶救則不食涉交數淺或在陽曆日光著盛陰氣衰微則不食德之休明而有小眚天爲之隱蔽雖交而不見食此四者皆德感之所由致也按大衍曆議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當食時自交趾至朔方同日度景測候之際晶明無雲而不食以曆推之其日入交七百八十四分當食八分半十三年天正南

至東封禮畢還次梁宋史官言十二月庚戌朔當食帝曰予方修先后之職請見於天是朕之不敏無以對揚上帝之休也於是徹膳素服以俟之而卒不食在位之臣莫不稱慶以謂德之動天不俟終日以曆推之是月入交二度弱當食十五分之十三分而陽光自若無纖毫之變雖算法乖舛不宜若是凡治曆之道定分最微故損益毫釐未得其正則上考春秋以來日月交食之狀必有所差假令治曆者因開元二食變交限以從之則所協甚少而差失多矣由此明之詩云此日而微乃非天之常數也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遙交深則相薄所觀之地又

偏所食之時亦別苟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縱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食則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視有斜正理不可均月在陽曆校驗古今交食所虧不過其半合置四正食差則斜正於卯酉之間損益於子午之位務從親密以考精微五星見伏當先考日度之行日周四時無所不照君道也星分行列宿臣道也陰陽進退于此取儀刑焉是以當陽而進當陰而退皆得其常數加減之古之推步悉皆順行至秦方有金火逆數太衍曰木星之行與諸星稍異商周之際率一百二十年而超一次至戰國之時其行寖急速中平之後八十四年而超二火自此

之後以爲常率五星伏見留逆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驗之於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叅皇天降譴以警悟人主又或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謂之曆舛以數象相參兩喪其實大凡校驗之道必稽古今注記使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獨異常則失行可知矣琮又論曆曰古今之曆必有術過於前人而可以爲萬世之法者乃爲勝也若一行爲太衍曆議及略例校正歷代以求曆法強弱爲曆家體要得中平之數劉焯悟日行有盈縮之差李淳風悟定朔之法并氣朔閏餘皆同一術張子信悟日行有交道表裏五星有入氣加減宋何承天始悟測景以定氣序晉姜岌

始悟以月食所衝之宿爲日所在之度後漢劉洪作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數宋祖冲之始悟歲差唐徐昇作宣明曆悟日食有氣刻差數明天曆悟日月會合爲朔所立日法積年有自然之數及立法推求晷景知氣節加時所在後之造曆者莫不遵用焉其疏謬之甚者苗守信之乾元曆馬重績之調元曆郭紹之五紀曆也大槩無出於此矣然造曆者皆須會日月之行以爲晦朔之數驗春秋日食以明強弱其於氣序則取驗於傳之南至其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星加減二曜食差日宿月離中星晷景立數立法悉本之於前語然後校驗上自夏仲康五十九年辰弗集于房以至於今其星辰氣朔日月交食等使三千年間若應準繩而有前有後有親有疎者即爲中平之數乃可施於後世其較驗則依一行孫思恭取數多而不以小得爲親密較日月交食若一分二刻以下爲親二分四刻以下爲近三分五刻以上爲遠以曆注有食而天驗無食或天驗有食而曆注無食者爲失其較星度則以差天二度以下爲親三度以下爲近四度以上爲遠其較晷景尺寸以二分以下爲親三分以下爲近四分以上爲遠若較古而得數多又近於今兼立法立數得其理而通於本者爲最也琮自謂善曆嘗曰世之知曆者鮮近世獨孫思恭爲妙而思恭又嘗推劉羲叟爲知曆焉紹興五年日

官言正月朔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常州布衣陳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其言卒驗侍御史張致遠請詔得一改造新曆仍盡取其書參校太史有無以補遺闕擇曆算子弟粗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幾日官無曠曆法不絕詔得一即秘書省改造新曆曆成賜名統元以六年頒行賜得一通微處士官其一子得一上推甲子之歲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度起於虛中以爲元著曆經等書詔付太史氏乾道二年光州士人劉孝榮言統元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願改造新曆詔禮部尚書周執羔提領改造新曆三年執羔以曆來上孝宗曰日月有盈縮須隨時修改執羔曰

羲叟善曆其論平恕

如此

爾協時月正日以爲積久不能無差故協正之孝宗詔與太史禮部同測驗新曆紀元統元各有疏密朝廷始知三曆異同詔太史局以新舊曆參照行之禮部言新舊曆官互相異同參照實難新曆比之舊曆稍密詔用新曆名以乾道曆乙丑歲頒行四年禮部員外郎李燾言紀元曆行之既久與天不合同官大衍曆最號精微用之亦不過三十餘年後之欲行遠也難矣夫曆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仁宗用崇天曆至皇祐四年十一月日食而曆不效詔以唐八曆及宋四曆參定皆以景福爲密遂欲改作劉羲叟謂崇天曆頒行逾三年所差無幾距可偶稼天變輕議改移古聖人曆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磨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遂從羲叟言復用崇天曆羲叟曆學爲宋第一歐陽修司馬光輩皆遵用之崇天曆既復用又十三年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曆曆官周琮等遷官後三年驗熙寧三年七月月食不效詔復用崇天曆奪琮等所遷官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曆沈括實主其議明年正月月食遂不效詔問修曆者姓名括具奏辨得不廢議者謂括強辨不許其深於曆也乃知羲叟之言然願申飭曆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益募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補治新曆隸奏請承詔臨觀測驗候新曆太陰熒惑之差恐書成所差或多見幾能

遲好

同在卯時相去亦無其遠

者通詔諸道訪通曆者淳熙三年判太史局李繼宗奏令集在局通算曆人重造新曆成詔名淳熙曆令禮部秘書省參詳以聞禮部驗得孟邦傑李繼宗等所定五星行度分數各有異同孝宗曰自古曆無不差者況近世此學不傳求之草野亦難其人詔以淳熙曆權行頒用一年五年金遣使來朝賀妄稱其國曆九月庚寅晦爲己丑晦接伴使丘崈辨之使者辭窮於是朝廷益重曆事李繼宗吳澤言金國九月作小盡不當見月體今既見月體則己丑不爲晦日十二年成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於天道不合今歲三月望月食三更二點而曆在二更二點數約四分而曆約幾五分朔差者八年矣乃守疏數之曆不革舊其可哉忠輔於易粗窺太衍之旨創立日法撰演新曆不敢以言者誠懼太史順過飾非恃刻漏則水有增損遲疾恃渾儀則度有廣狹斜正所賴今歲九月之交食在晝而淳熙曆法當在夜以晝夜辨之不待紛爭而決矣虧初在東北卯正一刻係日出前食甚在正北辰初一刻復滿在辰正初刻並日出後其日日出卯正二刻後與虧初相去不滿一刻以地形論之臨安在岳臺之南秋分後晝刻比岳臺差長日當先曆而出故知月起虧時月光已盛必不見食以淳熙曆推之九月望夜虧初在卯初三刻食甚在卯正三刻後復滿在辰正初刻後並在晝孝宗曰日

月之行有遲數故曆久不能無差大抵月之行遲多是不及無有過者可遣臺官禮部同驗之其夜陰雲蔽月不辨虧食孝宗曰曆久必差闕來年月食者二可俟驗否遂詔有通天文曆筭者所在以聞布衣皇甫繼明等陳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曆推之當在十七日實虧敝也太史乃注於十六日之下猶以遷就以掩其過請造新曆而忠輔乞與曆官劉孝榮及繼明等各具已見合用曆法指定今年八月十六日太陰虧食加時早晚所見分數及生光復滿方面辰刻更點同驗之仰合乾象折衷疏密再請今年八月二十九日驗月見東方一事苟見月餘光則其日不當以爲晦也又今年九月十六日驗月未盈一事苟見月體東向之光猶有虧則其日不當爲望也知晦望之差則朔之差明矣必使氣之與朔無毫髮之差始可演造新曆詔禮部侍郎顏師魯監之既而孝榮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忠輔差三點遂罷遣之十四年國學進士會稽石萬言淳熙曆立元非是氣朔多差不與天合按淳熙十四年曆清明夏至處暑立秋四氣及正月望十月朔並差一日五行用事各隨氣朔而差甫淺以來渾儀草創不合制度無圭表以測日景長短無機漏以定交食加時設欲考正其差而太史局官尚如去年測驗太陰虧食自一更一點還光一分之後或二點還光二分或一點還光三分使更點乍

失一字疑作度

疾乍徐隨景走弄以肆欺蔽若依晉太始隋開皇唐開元課曆故事取淳熙曆與萬所造之曆各推而上之於千百世之上以求交食與夫歲月日星辰之著見於經史者爲合與否然後推而下之以定氣朔則與前古不合者爲差合者爲不差甚易見也至於日之出入晝夜有失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遲也急與遲則爲變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一急一遲與日行常度無一合者請考正淳熙曆法之差俾上不違於天時下不乖於人事皇甫繼明史元實皇甫迨龐元亨言淳熙曆立法乖疏丙午歲定望在十七日太史知其不可遂注望於十六日下以掩其過臣等嘗陳請與太史局官對辨更曆迄今未行今考淳熙曆經則又差於將來戊申歲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太史局官俟頒曆之際又將妄退於二十三日矣法不足恃必假遷就而[illegible]望二弦曆法綱紀苟失其一則五星盈縮日月交會與夫昏旦之中星晝夜之晷刻皆不可得而正也渾儀景表壺漏之器臣等私家無之是以曆之成書猶有所待請依或造大曆故事置局更曆以袪太史局之弊孝宗謂宰相王淮曰可使秘書省同察之免有與同之論給事中王信乞命繼明與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取其無差者詔從之十二月進所造曆淮等奏萬等曆日與淳熙十五年曆差二朔淳熙曆十一月

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孝宗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禮部言萬等所造曆與淳熙曆法不同當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請遣官監視詔吏部侍郎章森與禮部侍郎尤袤監之六月二日森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點入濁十月晦袤奏晨前月見東方孝宗問諸家孰為疏密周必大等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早月體尚存一分忠輔為謂既有月體不應小盡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申時是以二十九日尚存月體耳紹熙二年行會元新曆慶元四年會元曆占候多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詔禮部侍郎胡紘監楊忠輔造新曆右諫議大夫姚愈言太史局文籍散逸

測驗之器又復不備義何而不置晷哉漢元鳳間官曆者十有一家議久不决考之經籍驗之帝王錄然後是非洞見元和間以太初逆天盈遠晦朔失實使治曆者修之以無文證驗雜議紛起越三年始定此無他不得儒者以總其綱故至於此也周官馮相氏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遲動而冢宰實總之漢初曆官猶宰屬也熙寧間司馬光沈括皆嘗提舉司天監故當是時曆數明審法度嚴密乞命儒臣常兼提舉以專其責五年忠輔曆成宰臣京鏜上進賜名統天頒之慶元五年七月辛卯朔統天曆推日食雲陰不見六年六月乙酉朔推日食不驗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詔太史與

草澤聚驗於朝統天曆先天一辰有半遂罷楊忠輔詔草澤通曉曆者應聘修治開禧三年大理評事鮑澣之言曆者天地之大紀聖人所以觀象明時倚數立法以前民用而詔方來者也自黃帝以來至於秦漢六曆具存其法簡易同出一術及其既久而與天道不相符合於是太初三統之法相繼改作而推步之術愈見闊疏是以劉洪祖沖之之徒破斗分追求月道推測之法始加詳焉至於李淳風僧一行而後總氣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擬數演算之法始加備焉故後世之論曆轉為精密非過於古人也蓋積習考驗而得之者審也試以近法言之自唐麟德開元而至於五代所作者國初應

天而至於紹熙會元曆所更者十二書無非推求上元開闢為演紀之首氣朔同元而七政會於初度從此推步以為曆本未嘗敢輒為截法而立加減數於其間也獨石晉天福間馬重績更造調元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會施於當時五年輒差遂不可用識者咎之今朝廷自慶元三年以來測驗氣景見舊曆後天十一刻改造新曆賜名統天進曆未幾而推測日食已不驗此猶可也但其曆書演紀之始起於唐堯二百餘年非開闢之端也氣朔五星皆立虛加虛減之數氣朔積分乃有泛積定積之繁以外算而加朔餘以距算而減轉率無復疆弱之法盡廢方程之舊其餘差謬不可備

宋朝應作本朝

言以是而爲術乃民間之小曆非朝廷頒正朔授民時之書也漢人謂曆元不正故盜賊相續言雖迂誕然而曆紀不治實國家之重事頃詔有司蒐通曆之士更造新曆庶幾弁智合議副治日法追迎天道可以行遠當楊忠輔演造統天曆之時係與議論曆事今見統天曆舛輒私成一曆乞改造新曆時容臣投進與草澤諸人所著之曆參考之又言統天曆來年閏差願以諸人所進曆令秘書省參考頒用秘書監編修官曾漸言改曆重事也昔之主其事者無非道術精微之人如太史公洛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焯李淳風僧一行王朴等然猶久之不能無差其係不過遞相祖述依約乘除捨

短取長移疎就密而已非有卓然特達之見也一時偶中即復舛戾宋朝猷在數改曆法統天曆頒用之初即已測日食不驗因仍至今置閏遂差一月其爲當改無疑然朝廷以一代鉅典責之專司必其人確然著論破見行之非服衆多之口庶幾可見按乾道淳熙慶元凡三改曆皆出劉孝榮一人之手其後遂爲楊忠輔所勝久之忠輔曆亦不驗故孝榮安職至今王孝禮數以自陳每預測驗或中或不中李孝節陳伯祥本皆忠輔之徒趙達卜筮之流不如愚獻其父書不就測驗晷景止定月食分數其術最疎陳允則幷與交食不論愈無憑依此數人若未知孰爲可付故鮑澣之畏以爲請今

若降旨開局不過收聚此數人者和會其說使之無爭來年閏差其事至重今年八月便當頒曆外國而二數月之間益遽成書結局推賞討論未盡必生詆訾今劉孝榮王孝禮李孝節陳伯祥所援改曆及澣之所進曆皆已成書願以衆曆參考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頒用庶幾來年置閏不差詔如先朝故事搜訪天下精通曆書之人用沈括所議以渾儀浮漏圭表測驗每日記錄積三五年前後參較庶幾可傳永久詔漸充提領官澣之充參定官草澤精算造者曾獻曆者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於是開禧新曆議論始定詔以戊辰年權附統天曆頒之嘉定三年鄒淮言曆書差忒當改造詔

兼秘書監戴溪充提領官四年春曆成未及頒行溪去國曆亦隨廢韓侂胄當國或謂非所急無復敢言曆差者於是開禧曆附統天曆行於世者四十五年初嘉泰元年守秘書監命豈等請改造新曆臣僚言頒正朔所以前民用也比曆書一日之間吉凶並出異端並用凡閭閻鄉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示四夷之道哉願削不經之論從之二年五月朔日食太史以爲午正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食三分詔著作郎張嗣古監視測驗大猷言然曆官乃抵罪嘉定十三年監察御史羅相言太史局推測七月朔太陽交食至是不食願令與草澤新曆精加討論於是澤等各降一官靜

祐四年、兼崇政殿說書韓祥、請召山林布衣造曆、從之。八年、大府少卿尹渙言、曆者所以統天地、侔造化、自昔皆擇聖智典司其事。後世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以為利吾國者、唯錢穀之務、固吾圉者、唯甲兵是圖。至於天文曆數、一切付之太史局、荒疎乖謬、安心為欺、朝士大夫莫有能詰之者。請詔四方之通曆算者至都、使曆官學焉。十一年、殿中侍御史陳垓言、曆者天地之大紀、國家之重事。今演撰新曆、將以革舊曆之失、乃驗所食分數、開禧舊曆僅差一二刻、而李德卿新曆差六刻二分有奇。由此觀之、舊曆差少、未可遽廢、新曆差多、未可輕用。一旦廢舊曆而用新曆、不知何所憑據。請參考

推算頒行。十二年、曆成、賜名會天、寶祐元年行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為閏十一月。既已頒曆、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言、曆法以章法為重、章法以章歲為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十九年謂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曰、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也若此。今所頒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為冬至、以冬至後為閏十一月、莫知其故。蓋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為章歲、其十一月是為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且一章計六千九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約止有一日。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當為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

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月實積止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于此。況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遽有餘分。未有餘分、安得遽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算、其謬可知矣。今欲改之、有簡而易行之說。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朔之說、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為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為十一

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即可爲十一月初一。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趲下一日置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始爲大盡。然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昔人所謂蔀首定而時消息上合朔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謂此也。天度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曆雖已頒、亦改正之、顧今何靳于改之哉、臣儕者豈欲與曆官較勝負、既知其失、安得默而不言邪、詔遣官偕元震與太史局辨正、而太史之詞窮、以元震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降官有差、因更造曆、六年曆成、詔試禮部

七年頒行、即成天曆也、德祐之後、陸秀夫等擁立益王走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等作曆、名本天曆、

地理

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荊南、得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開寶四年、平廣南、得州六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計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四、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地、得州二、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錢俶入朝、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四、四年、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五、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荊湖

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繇建隆初迄治平末、一百四年、州縣沿革無大增損、

與易取難安石與安人

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綏州韓絳陸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蠻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屠安疆等砦暉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將欲取之寧姑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安西一州晉寧綏德二軍龍平會寧金城三關安西平夏威戎與平定邊威羌金湯白豹會川九城又砦二十八堡十復取鄯湟廓宗哥等城建中靖國悉還吐番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

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騖於元符封域之表迄於重和既立涇原鄜延西寧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敝西事甫定北發旋起蓋自崇寧以來益梓夔黔廣西荊湖南北迭相覬劫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浸不可考高宗蒼黃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於金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右又百五十年迨德祐丙子遂歸於元天下復合爲一焉今據元豐所定併京畿爲二十四路首之以京師重帝都也終之以燕雲以其既得而旋失故附見於後而以四京及南渡行在之所冠乎篇首爲地理志云

東京汴之開封也因周之舊爲都

西京河南府也有宮城

南京應天府也有宮城今歸德府

北京大名府也有宮城

南渡行在所臨安府也

京東路分爲東西兩路西抵大梁南極淮泗東北至于海有

鹽鐵絲石之饒其俗重禮義勤耕紝鄆郊處四達之會故建爲都會教所出五方雜居睢陽當漕舟之路定陶乃東運之衝其後河徙濟水瞭涉艱阻兗濟山澤險迥盜或隱聚營丘東道之雄號稱富衍物產尤盛登萊高密負海之北楚商兼湊民性愎戾而好訟闘大率東人朴魯純直爲多下邳俗尚頗類淮楚焉

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東暨汝潁西被陝服南略鄢郢北抵河津絲枲漆纊之所出而洛邑爲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舊族然土地偏薄迫于營養盟津滎陽滑臺宛丘汝陰潁川臨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頗同唐鄧汝蔡率多曠田蓋自

唐季之亂土著者寡太宗遷晉雲朔之民於京洛鄭汝之地墾田頗廣民多致富亦由儉嗇而然襄陽爲汴南巨鎮淮安隨棗陽西城武當上庸東梁信陽其習俗近荊楚

河北路蓋禹貢兗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兗爲多當畢昴東壁尾箕之分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岱西壓上黨繭絲纖纊之所出人性質厚少文多專經術大率好勇尚義號爲強伎土平而近邊習於戰鬬有河漕以實邊用商賈貿遷芻粟峙積宋初蕃置鄉義大修戰備爲三關置方田以資單廩契丹數來侵擾人多去本及薦修戎好益開互市而流庸復來歸矣大名澶淵安陽臨洛汲郡之地頗雜斥鹵宜於畜牧浮

陽際海多鬻鹽之利其控帶北地鎮魏中山皆爲雄鎮云

河東路蓋禹貢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爲多當觜參之分東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太行之險地有鐵鹽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嗇尤甚朔方樓煩馬之所出歲增貿市以充監牧之用太宗平太原慮其恃險徙州治焉然猶爲重鎮屯精兵以控邊部云

陝西路蓋禹貢雍梁冀豫四州之域而雍州全得焉當東井輿鬼之分西接羌戎東界潼陝南抵蜀漢北際朔方有銅鹽金鐵之產絲枲林木之饒其民務農桑好稼穡鄠杜南山土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利大抵夸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風甚者好鬬輕死蒲解本隸河東故其俗頗純厚被邊之地以鞍馬射獵爲事其人勁悍而質木梁泉少桑麻之利布帛鹽酪資於他郡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變秦隴儀渭涇原邠寧鄜延環慶等皆分兵屯守以備不虞云

陝西兼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

兩浙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南斗須女之分東南際海西控震澤北又濱于海有魚鹽布帛秔稻之產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餘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貝外國之物頗充於中藏云

淮南東西路本淮南路蓋禹貢荊徐揚豫四州之域而揚州爲多當南斗須女之分東至於海西抵濉渙南濱大江北界清淮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性輕揚善商賈鄽里饒富多高貲之家揚壽皆爲巨鎮而眞州當運路之要符離譙亳臨淮朐山皆便水運而隸淮服其俗與京東西略同

江南東西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牽牛須女之分東限七閩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川澤沃衍有水物之饒永嘉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後文物頗盛而茗荈冶鑄金帛秔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喪葬或不中禮尤好爭訟其氣尚使然也

荆湖南北路、蓋禹貢荆州之域、當張翼軫之分、東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嶺、北連襄漢、唐末藩臣分據、宋初下之、鄂岳本屬河南、安復中土舊地、今以壤制而分隸焉、江陵國南巨鎮、當荆江上游、西控巴蜀、澧朗辰三州皆旁通溪洞、置兵戍守、潭州爲湘嶺要劇、鄂岳處江湖之都會、全邵屯兵以扼蠻獠、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饒、金鐵羽毛之利、其土宜穀稻、賦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遷徙自占、深耕穊種、率致富饒、自是好訟者亦多矣、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俗薄而質、歸峽信巫鬼、重淫祀、故常下令禁之、

福建路、蓋古閩越之地、其地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抵江王氏竊據垂五十年、三分其地、宋初盡復之、有銀銅葛越之產、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㢨、生籍繁夥、雖磽确之地、耕耨殆盡、畝直寖貴、故多田訟、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與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嚮學、喜講誦、好爲文辭、登科第者尤多

川峽四路、蓋禹貢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爲多、天文與秦同分、南至荆峽、北控劍棧、西南接蠻夷、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纖麗者窮于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爲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動至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庠塾聚學者衆、然懷土罕趨仕進、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視醫藥、及親在、多別籍異財、漢中巴東俗尚頗同、淪於偏方、殆將百年、孟氏既平、聲教攸暨、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焉、

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荆揚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分、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產、民性輕悍、宋初以人稀土曠、併省州縣、然歲有海舶貿易、商賈交湊、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大率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人病不呼醫服藥、儋崖萬安

三州地狹戶少、常以瓊州牙校典治、安南數郡土壤遐僻、但羈縻不絕而已、

燕山府路、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建爲南京、又號燕京、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來歸、又得平營經三州四縣、宣和四年、改燕京爲燕山府、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金人復取之、（平州即遼陽營州即平盧灤州即玉田縣）

（金人從其人民以空地來歸三年之內復復取之計失所不可詳也）

雲中府路、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號爲西京、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尋復爲金人所取、

終

史緯卷二百二十五

宋史八

志

禮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振起故弊即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撰開寶通禮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又定通禮義纂太宗尚儒雅勤於治政修明典章而曠廢舉矣真宗承重

熙之後契丹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置禮儀院仍歲增修蓋一時彌文之制也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天聖初王皞類為禮閣新編大率吏文無著述體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為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知諫院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元豐元年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於古蓋有因仍既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而不足以為法者請先條奏候訓敕以為禮式又命龍圖學士宋敏求詳定朝會祭祀喪葬儀注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政和三年五禮新儀成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詔開封尹王革刊行天下使悉知禮意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有詔討論冠服遂廢緋用緑大抵累朝講議最詳祀禮修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乃若圜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羣臣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復遂為始祖即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

薦享虛禘祭去牙槃食郤尊號罷入閤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祀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祀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皆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靖康之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銳意修復高宗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秉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學大明諸儒如王普董弅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唐

可惜

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
十年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蓋可三歎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因前史之舊
裒爲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覽者有足徵焉
五禮以吉禮爲首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領於太
常歲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
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
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東西太乙臘日大蜡祭百神
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后廟
春秋二仲及臘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宮貴神中祀九仲春

司中等四祠爲一祀

祭五龍立春後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日享先蠶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
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祀馬社仲冬
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
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冬祭司寒其諸州
奉祀則五郊迎氣日祭岳鎭海瀆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
周六廟並如中祀州縣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風雨並如小祀
凡有大赦則令諸州祭境內岳瀆名山大川及歷代帝王忠
臣烈士載祀典者禁近祠廟咸加祭建炎四年權工部尚書
韓肖胄言祖宗以來每歲大中小祀百有餘所罔敢廢缺自

車駕巡幸惟存宗廟之祭至天地諸神之祀則廢而不舉今
國步尚艱天未悔禍正宜齊明恭肅通於神明而忽大事棄
重禮恐非所以消弭天災導迎景貺雖小祀未可偏舉如天
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請詔有司以時舉行所有器服并牲
牢禮料恐國用未充難如舊制乞下太常寺相度裁定省繁
就簡庶幾神不乏祀仰副陛下昭事懷柔爲民求福之意詔
禮部太常裁定每歲以立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
至日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後
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權
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爲初獻禮官爲亞終獻紹興

三年復大火祀配以閼伯以辰戌出納之月祀之二十七年
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
九宮貴神高禖文宣王已行外其餘並乞寓祠齋宮從之舊
制郊廟祝文稱嗣皇帝諸祭稱皇帝而諸祭祝辭皆臨事撰
進多違典禮乃命兼秘書監李至撰正辭錄三卷知制誥李
宗諤楊億直史館陳彭年詳定之以爲永式祀版當進署者
並命秘閣吏書上親署訖御寶封給之凡親行大祀則皇子
弟爲亞獻終獻凡郊壇値雨雪即齋宮門望祭殿拜景德三
年鹵簿使王欽若言郊壇天皇大帝在第二龕未與詔禮儀
使司天監參定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

不可解

稱昊天據遂祀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若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今云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蓋明星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矧司天監史序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北極五星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一星居中曰北辰為天子之樞在紫微垣內故曰紫微五帝諸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圜丘有司請以禧祖配張昭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

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配隋祀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雍熙四年禮儀使蘇易簡言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則嚴父配天之義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臨大寶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奏可真宗至道三年有司言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皆侑嘉祐六年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今三聖並侑雖出孝思頗違經典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不可瀆故郊無二主今三

三年喪尚祭天地社稷況期服乎

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高宗建炎二年築壇於江都縣之東南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度宗咸淳二年復議以高宗參配吏部侍郎洪燾等議以為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舜之郊嚳商之郊契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禘者所以別等差祀儀則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謂宜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於報本之禮奉先之孝兩盡其至詔恭依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

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以十二日受誓戒按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若皇帝既聽朝而未成服則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況許王於朝廷為冢嗣遂茲薨謝朝野為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誠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神宗即位英宗之喪未除是歲當郊帝以問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言不當廢謂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太后之喪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

何故

圜丘請冬至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用景德故事惟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警場止鳴金鉦鼓角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暨等奏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緩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爲計況今適在當郊之歲既踰大祥之期圜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詔以十月十七日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禮方丘在宮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來迭奉四祖配二壇太平興國以後但

以宣祖太祖更配眞宗乃以仁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神宗元豐元年奉祀禮文所言古者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禮樂亦皆不同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牢合祭天地之說本朝親事上帝即設皇地祇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詔詳定更改四年詔親祀北郊並依南郊之儀是歲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哲宗元祐五年詔曰國家祖宗以來郊廟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定親祀北郊之儀

社之祀所以祀上帝也祭地社何不可謂之社

雩呼嗟以求雨也用

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儀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之制十一月冬至親祠南郊遂合祭天地紹聖元年御史中丞黃履請南郊合祭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元祐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耳豈有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蔡京等請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徽宗政和四年夏至親祭地於方澤以皇弟燕王俁爲

亞獻越王偲爲終獻朱熹南北郊辯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於郊牛二及社於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而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祭社即是祭地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祭共享之禮古之時禮數簡而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郊將上下百神重沓累積并作一祭耶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郊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穀孟夏大雩皆於圜丘或別立壇季秋大饗明堂惟冬至之郊則三

歳一梁合祭天地焉開寶中太祖以四月躬行大雩淳化中
太宗以正月躬行祈穀悉如圜丘之禮景德三年龍圖閣待
制陳彭年言伏覩來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
按月令正月元日注爲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
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
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改日王儉曰宋景平
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然則左氏所記乃三
代遠章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
穀斷則從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

祈穀禮天禧元年禮儀院言宋武時有司奏魏代郊天値雨
更用後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並許互用在於禮典固亦
無嫌仍祈穀大雩皆親祀上帝由熙寧迄靖康惟有司攝事
而已元豐四年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其
餘從祀羣神悉罷今祈穀大雩猶循舊制皆羣神從祀請孟
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羣神悉
罷從之光宗淳熙六年始奉高宗配焉景德中鹵簿使王欽
若言五方帝位板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
恐是五帝之名理當恭避禮官言開寶通禮儀纂五者皆是
帝號漢書注自有名蒼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

矩黄帝神斗是也旣爲美稱不煩回避嘉祐元年集賢校理
丁諷言按春秋文耀勾爲五帝之名始下太常去之感生帝
即五帝之一也帝王之興必感其一北齊隋唐皆祀之而唐
唐以祖考配宋因其制乾德元年太常博士聶崇義言皇帝
以火德上承正統請奉赤帝爲感生帝每歳正月別壇而祭
以符火德事下尚書省議請如崇義奏乃約隋制爲壇於南
郊日用上辛配以宣祖
宋初雖有季秋明堂大享之文然未嘗親祠命有司攝事而
已皇祐二年仁宗命輔臣曰今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禮然
自漢以來諸儒各爲議論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

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之大慶殿也況明道初合祀天
地於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其以大慶殿爲
明堂分五室於內所司定儀注以聞旣奏詔曰先帝親郊合
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歲而禮
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宜合
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
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嘉祐七年詔復有事於明
堂有司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祭法宜如隋唐舊
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眞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
皆罷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侑者地祇神州並享今

以配天而[illegible]是皆變於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坐而帝欲盡恭於祀事五方帝位並親獻焉英宗即位禮官議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孝經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漢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

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合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睿宗配禮官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真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嚴詔有司博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曰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並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不謂必嚴其父也然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不爲無說魏明帝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之制具存則魏所損益可知不可謂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嚴父也唐至本朝講求不少所以不敢異者舍周孔之言無所本也仁宗繼體

真宗安得比武王

守成置天下於泰安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章嚴父之大孝也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

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景靈中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詔從抃議治平四年大享明堂以英宗配元豐初詳定禮文所言祀帝南郊以天道事之則雖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享帝明堂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自梁用特牛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謂以人道事上帝之意也今親祠上帝配帝請用牛羊豕各一熙寧元年詔曰歷代以

宋儒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徽宗建明堂、鑄九鼎、何益於事哉

甚是

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唯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詳定所言、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有稱五帝者、一帝而已、據知太常禮院趙君錫等狀、按周官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則宗祀以配上帝、非可兼五帝也、自鄭氏之學、與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晉泰始初論者以爲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然、請如詔祀英宗於明堂、惟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從之、三省言、明堂禮畢、請太皇太后御會慶殿、皇帝於簾

內行恭謝禮、百僚稱賀、太皇太后不許、詔明堂禮畢、更不受賀、政和五年、詔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於寢殿、禮蓋云闕、崇寧之初嘗詔建立、去古既遠、歷代之模、無足循襲、朕則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通以八風、上圓下方、參合先王之制、相方視址、于寢之南、僝工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爲明堂、七年、明堂成、禮制局言、祀天神於冬至、祀地祇於夏至、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卜日者、卜其辛耳、蓋月有上辛次辛、請以吉辛爲正、又言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蓋於大裘舉正位

以見配位、於裘冕舉配位、以見正位、大裘象道、袞冕象德、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請服袞冕、又曰、神宗惟以英宗配帝、悉去從祀羣神、陛下導親宏規、得其時制、位五帝於五室、既無以稱惟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瀆、則神考紬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詔罷從祀、而親祠五室焉、高宗紹興元年、於常御殿爲明堂設位行禮、詔曰、肇稱吉禮、已見於三歲之郊、載涉彝章、當間以九筵之祀、因秋成物、稽古上儀、合天地以同禮、升祖宗而並配、乃命以季秋行事、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國朝明堂自英宗始配、以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爲誣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諂辭、其

後神宗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有宋創業之君、太祖是已、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同以太祖太宗配、當時拘於嚴父之說、故配帝并及眞宗、今主上紹膺大統、自眞宗至於神宗、均爲祖廟、獨躋則患在于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享、今參酌皇祐詔書、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禮專而事簡、萬世行之可也、七年、徽宗哀聞、九月、中書舍人傅崧卿援嚴父之說、言太上大享、不及理實未安、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梓宮未還、廟祀未定、疆土未

復臣竊意祖宗上皇神靈所望於陛下者必在興衰撥亂恢
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隆我宋無疆之業若如議者
之言以陛下貴爲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天下之養
今不幸而崩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
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宜依故事合祭天地祖宗並侑
太上升配似未可行嘉定十七年閏八月理宗卽位大享當
用九月八日在寧宗梓宮未發之前下禮官臺諫兩省議吏
部尚書羅點等言皇祐以來行明堂之禮至今遵之稽之禮
經有越紼行事之文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
事考紹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

前今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皇帝散齋百官誓戒係閏八月二
十七日在以日易月未釋服之內乞下太史局於九月內擇
次辛日行禮則在釋服之後正與前史相同乃用九月二十
八日辛卯淳祐三年將作少監韓祥言高廟中興徽宗北狩
當時合祭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廢嚴父之祀以父
在故也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娛奉堯
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唯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差
使陛下追孝寧考之心有所未盡上曰三后並侑之說最當
是後明堂以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寶祐五年復奉高宗升侑
於是明堂之禮一祖三宗並侑度宗咸淳五年明堂大享又

去寧宗奉理宗與祖宗並配禮出時君之意果有定制乎哉
建隆初以有司言宋以火德王色尙赤遂以戌日爲臘三年
和峴奏按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其實一
也漢火德用戌臘臘者接也新舊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
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
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際以寅日
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
以應土德今以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恐未爲
宜況宗廟社稷並遵臘享獨蜡不以臘請下禮官議議如峴
言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元豐中詳定所言

記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
郊爲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
息民爲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蒞蜡祭四郊各爲
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祭仍在
蜡祭之後既蜡不興功息民之義也以爲二祭可也
酺神之祀慶曆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爲害乞外內並修祭酺
禮院言按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玄云
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歟人鬼之步
歟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
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

上且爲此不如予行遠矣

紹興祀令、蟲蝗爲害、則祭酺神、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諸道父老進士等二千四十人、詣
闕請封禪、宰臣王旦等又率文武官・藩夷・耆壽・僧道二萬四
千三百七十人、五上表請、詔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遣官告
天地・宗廟・社稷・嶽瀆諸祠、命翰林・太常禮院詳定儀注、以王
旦爲大禮使、知樞密院王欽若爲禮儀使、參知政事馮拯爲
儀仗使、知樞密院陳堯叟爲鹵簿使、參知政事趙安仁爲橋
道頓遞使、遣使詣岳州采三脊茅、有老人黃皓識之、補州助
教、賜以粟帛、山上置圜臺燎壇、在其東南山下封祀壇、如圜
丘制、社首壇如方丘制、又爲瘞坎於壇內、以玉爲牒、刻字而

塡以金、聯以金繩、緘以玉匱、置石𥗍中、正坐配坐、並用玉冊
匱封以金泥、印以受命寶、用石𥗍藏之、爲石泥封𥗍、用金鑄
寶曰天下同文、以封𥗍、觀壇在行宮南、洎禮畢、御壇、諸州所
貢方物陳列如元正儀、並先集泰山下、內侍諸司官除掌事
宿衛外、從升者裁二十四人、歷代封禪帝皇及所禪山並於
前祀七日遣官致祭、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帝自告廟、
即屏葷蔬食、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音樂、辛卯發京師、以玉
輅載天書先行、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次奉高宮齋於穆
清殿、庚戌帝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
列山下、天書仗不上山、與法駕仗間立、知制誥朱巽奉玉冊

[illegible]獻三獻月空之外

牒先升、以回馬嶺至天門路峻絶、人給橫板二、長三尺許、繫
綵兩端、施於背膺、選徒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鞵、供奉馬
止於中路、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項、凡兩步一人、綵繡相間、樹
當道者不伐、禁以綃、帝每經險必降輦徒步、亞獻寧王元
偓終獻、舒王元偁、辛亥設昊天上帝位於圜臺、奉天書於坐
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向、帝服袞冕升臺、獻奠、悉去侍衛、
命群官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飲福酒、攝中書
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
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𥗍、攝太尉馮拯奉金匱
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𥗍、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

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聲動山谷、即日仗還奉高宮、百官奉
迎於谷口、帝復齋於穆清殿、壬子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奉
天書升壇、以祖宗配、帝至山下、步出大次、有司設仗衛宮縣
於壇下、帝服袞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大赦天下、
文武進官、減免賦稅工役有差、改乾封縣曰奉符縣、奉高宮
曰會眞宮、宴百官於穆清殿、泰山父老於殿門、發奉符始進
常膳、時候嚴冬、景氣怡和、群應紛委、行事之夕、天宇澄霽、
燭焰凝然、封𥗍訖、紫氣蒙壇、黃光如帛繞天書匣、悉縱四方
所獻珍禽異獸山下、法駕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鼓吹
振作、觀者塞路、歡呼動天地、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詔

王旦撰封禪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奉祀官至蕃夷酋長並於碑陰刻名眞宗東封之又明年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狀請親祠后土河南尹與王元偓文武百僚三表以請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詳定所言祀汾陰后土請如封禪以太祖太宗並配於脽上築壇如方丘有司請祭前七日遣祀河中府境內伏羲神農帝堯成湯周文武漢文帝周公廟及於脽下祭漢唐六帝四年正月丁酉法駕發京師二月至寶鼎縣奉祇宮遣入內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夜一鼓扶侍使奉天書升玉輅先至脽上二鼓帝乘金輅法駕詣壇夾路設燎火盈道

回幽厲以黃麾仗路出廟南帝以未修謁不欲乘輿輦過其前令繫路由廟後至壇次翼日帝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次以太祖太宗配侑親封玉冊正坐於玉匱配坐於金匱攝太尉奉之以降至於石匱將作監封固之帝還次改服乘輦謁后土廟設登歌奠獻遣官分奠諸神至庭中睨所封石匱還奉祇宮鈞容樂太常鼓吹始振作詔改奉祇宮曰太寧宮壬戌御朝覲壇受朝賀肆赦宴羣臣於穆清殿父老於宮門詔從臣刻名碑陰謁西岳廟仗衛儀物大略如東封之制命薛南試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六年亳州父老道釋舉人三千三百十六人詣闕請車駕朝

门欺乎欺
天乎

謁太清宮宰臣率百官表請詔以明年春親行朝謁禮七年正月十五日發京師十九日至亳州眞源縣奉元宮二十一日帝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夜漏上扶侍使奉天書赴太清宮二鼓帝乘玉輅赴大次三鼓奉天書升殿服袞冕行朝謁之禮相王元偓爲亞獻榮王元儼爲終獻太尉奉寶冊于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寶納于[illegible]壇石匱羣臣稱賀分命輔臣獻諸殿改奉元宮曰明道宮奉安玉皇大帝像改眞源縣曰衛眞縣車駕次亳州城西詣新立聖祖殿朝拜至應天府朝拜聖祖殿詔號曰鴻慶宮仍奉安太祖太宗像駕至自亳州百官迎對于崇殿有司以靈芝

二百輿泊白鹿前導天書而入帝乘大輦備儀衛還宮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十二月朔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王旦等再拜稱賀帝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親奉安輿導至道場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

興於宋、付於眷居、共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以
利刃抉開之、帝跪受、復授堯叟讀之、共書黃字三幅、詞類書
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
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跪奉緘、以所緘帛盛以金
匱、旦等稱賀、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帝酌獻天書、禮畢、步
導入內、大赦改元、百官並加恩、四月朔、天書再降內中功德
閣、六月、王欽若言、泰山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木工董祚於
醴泉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
王居正、居正視上有御名、馳告欽若、逐迎至官舍、授中使捧
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輔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夢鄉者神人

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宜齋戒祇受、朕雖賀降告、未
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
天眷佑、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詔迎天書安於含芳殿、
帝備法駕詣殿、再拜受、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
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
壽歷遐歲、九月、告太廟、奉安天書朝元殿、建道場、奉以玉輅、
兩旁夾侍、周以黃麾仗、前後部鼓吹、扶侍使前導、封禪月奉
以升壇、寘正位之東、凡舉大禮、皆如此制、製行殿供物儀仗
凡千六百人、每歲元日、召宰臣宗室至禁中朝拜、前一日蔬
食、帝自製誓文、摹刻天書、奉安昭應宮、刻玉殿、令刻玉使日

赴殿行香、五年十月、帝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
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供奉玄元
皇帝、翼日、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即於延
恩殿設道場、五鼓、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覩靈仙儀衛、天尊
至、朕再拜殿下、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
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
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毋感電夢天
人、生於壽丘、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
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
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賀、命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

并佈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與禮官修崇奉儀注、閏十月、
上聖祖號曰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
曰元天大聖后、遣官親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七年九月、
詔以來年正月上玉帝聖號、帝親撰文、以王旦為奏告大禮
使、向敏中為儀仗使、冠準為鹵簿使、丁謂為禮儀使、王嗣宗
為橋道頓遞使、八年正月朔、駕詣玉清昭應宮、奉表奏告、上
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
帝、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帝御容侍立於側、升閣酌獻、禮
畢、百官稱賀、九年、詔以來年正月朔、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
聖號寶冊、二月、詣景靈宮、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十二月、辟

一國皆狂於兒戲矣

旣知强爲之名不

帝齋於天安殿後室、四鼓升殿、酌獻天書畢、大駕赴玉淸昭應宮、袞冕升太初殿、奉册誥、奠玉幣、薦饌、三獻、飲福、登歌二舞、望燎、如祀昊天上帝儀、羣臣表賀、二日、帝服袞冕、詣天興殿、奉上聖祖天尊大帝册寶、仙衣、薦獻如上儀、還宮、羣臣入賀、命諸州設羅天大醮、先建道場二十七日、天禧元年正月、詔以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以王欽若爲禮儀使、有司設次天安殿、中位玉皇像、置錄本天書於東、聖祖板位於西、建金籙道場三晝夜、三鼓、帝詣道場、焚香再拜、西向立、百官朝服升殿、攝中書令任中正、跪奏嗣天子臣某、謹與宰臣等、宣讀天書、講求聖意、虔思寤訓、撫育生民、儀衞使王旦、跪取左

承天門天書、置案上、攝司徒王曾、攝司空張知白、跪展天書、攝太尉向敏中、宣讀、每句已、詳釋其旨、言上天訓諭之意、攝中書令王欽若、錄之、宣讀畢、攝侍中張旻、跪奏、嗣天子臣某、敢不虔遵天命、儀衞使受天書、跪納匣中、又取功德閣天書、泰山天書、宣讀如上儀、王欽若跪進所錄天書、帝跪受之、登歌酌獻、禮畢、奉天書還內、帝自作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仁宗立、與輔臣議、天書乃先帝膺受靈貺、殊尤之瑞、屬於元聖、不可留于人間、宜於永定陵奉安、至徽宗、復奉玉册玉寶、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又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率萬邦、黎庶强爲之名、以玉

可以已乎

册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又詣玉淸和陽宮、奉上寶册、徽宗崇尚道教、制郊祀大禮、以方士百人、執威儀前引、分別兩序、立於壇下、政和三年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太師蔡京奏、天神降格、實爲大慶、乞付史館、御製天眞示現記、詔以天神降日爲天應節、卽其地建迎眞宮、明年夏至、躬祀方丘、又製神霄記、以云羽衞多士、奉蹕武夫、與陪祀官、顧瞻中天、有形有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見者駭愕、仍遣使奏告陵廟、詔天下、又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象、鑄鼎九於中太一宮南、爲殿奉安之、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

鼎、東北方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九成宮酌獻、又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一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祠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祠周成王、及周公召公、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良及嘉成侯魏漢津、六年、用方士王仔昔議、定鼎閣於天章閣、自九成宮徙九鼎奉安之、祠閣鼎星君、駕詣鼎閣奉安神像、八年、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奉安於上淸寶籙宮神霄殿、與魏漢津所鑄、凡十八鼎焉、

熙寧中、詔開封府毀神祠一千三十八區、遷其像入寺觀、及

本廟仍禁軍民擅立大小祠秘書監何志同言諸州祠廟封爵多有未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永康軍李冰廟已封廣濟王近乃封靈應公宜加稽考取一高爵爲定從之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寧元祐宣和之時其新立廟若何承矩李允則守雄州曹瑋帥秦州李繼和節度鎮戎軍則以有功一方者也韓琦在中山范仲淹在慶州孫冕在海州則以政有威惠者也王承偉築祁州河隄張夏築錢塘江岸則以爲人除患者也封州曹覲德慶府趙師旦邕州蘇緘恩州通判董元亨指揮使馬遂則死於亂賊者也若王韶於熙河李憲於蘭州劉滬於水洛城郭成於懷慶軍折御卿於嵐州王吉於麟州各以功業建廟寇準死雷州人憐其忠而趙普祠山中韓琦祠相州則以鄉里皆載祀典焉其他州縣嶽瀆城隍仙佛山神龍神水泉江湖之神皆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不能盡錄云

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商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於文王武王也漢立廟不如禮魏晉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立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廟室判太

此論當矣後詔集議是則衆論之論也

常寺竇儼請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衞府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妣稱皇后太祖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太祖稱伯孝明皇后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及世父之別唯父母得稱考妣請依爾雅之文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重正統也天子絕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

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則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詔下禮官議議曰按春秋躋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祫祀以上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復詔都省集議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天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

欲以太宗為太祖之子亦難行

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為一代禮為人後者為之子義無可疑必若同為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為世數而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又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不可以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太順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都省議皇帝於太祖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按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

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繼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為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唐玄宗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為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遵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百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

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竝依舊制景德元年有司詳定明德皇后李氏升祔之禮按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開元末以肅明祔今明德皇后雖先後有殊在尊親則一請同列太宗室以先後次之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廟無寢因廟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

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禧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竝建別殿奉安神御請每主為一殿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其御寶神御等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同殿異室

公之議尚功也孫

抃之議尚親也自當以抃爲正

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請別爲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仁宗將祔廟盧士宗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雖爲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前代成法也今太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孫抃等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毀其廟遷其主攷之三代禮未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英宗將祔詔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第八室祧藏僖祖神主於西夾室從之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也翰林學士元絳等曰自古受命之王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

東向之位何云

次既不可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仰跡功業未見所因若以所事契稷奉之恐於古無攷而於今亦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毀廟之主陳而合食如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姜嫄別廟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詔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張師顏等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主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

何說

處士洪㣲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何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琅邪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祀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爲帝者之太祖是合於禮矣謹按建隆四年郊不以僖祖配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之意請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繙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祀之禮則仍其舊王安石力主元絳議帝從之於是奉

僖祖爲始祖遷順祖神主於夾室以僖祖配感生帝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神主祔第九室蔡京議以哲宗嗣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爲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攷載籍遷祔如禮陸佃等議哲宗祔廟當上遷宣祖以合三昭三穆之義李清臣倡建增室之議會[illegible]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唯京佃等議與二議既上清臣申說甚力帝迄從焉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夾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孫傑言先帝神主錯之夾室是不得祔於[illegible]前增建一室之議不同詔權祔焉崇寧三年祧宣祖五年詔

太多

曰夫古既遠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爲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爲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本朝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廟而已遷毀之理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親之意宜令有司復議禮官言先王之制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置九廟者禮部尚書徐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命增太廟殿爲十室復翼祖宣祖廟高宗建炎三年幸杭州奉安太廟神主於溫州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太廟神主宜在國都今都邑未

二薦朔望也

奠當如行師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始建太廟於臨安奉迎安置宗廟之禮每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則上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親郊封祀又有朝享告謝及新主祔謁皆大祀也二薦則行一獻禮其祔祭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惟臘享禘祫則徧祀焉禘祫之禮真宗咸平二年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按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宜改孟冬薦享爲祫享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自天禧二年禘祭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禮遂以孟夏薦享爲禘享嘉祐四年十月仁

宗親行祫享禮、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后明皇母也、繢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列禘祭、議者議其非禮、臣謂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得參列、學士孫抃等議、國朝祀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大中祥符中、已曾定議、禮官著爾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今甫欲親祫、而四后見黜、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舊禮、學士歐陽修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

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唯於古無文、於今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眞宗之元配、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之后、位乃相絶、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詔四后祫享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

孟冬爲享、改爲祫祭、按春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按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於元年夏、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禮未應祫、明年未禫、亦未應禘、乞依舊時享、應合典禮、二年、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古者新君踐祚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爲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禘祭、謂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行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爲再大祭之本也、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依舊時享、請今年十月行祫、明年四月行禘祭、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禘祫行禮之年、經皆無

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爲二說、鄭氏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徐邈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說者之、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實爲有據、慶曆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而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瀆、太常禮院言、本朝自慶曆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始不通計、熙寧八年、禘祫遂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已行禘禮、今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復蹈前失、請依慶曆之制、通計年

尊僖祖仁也旹太祖蓋追仁宗見之謂之仁義者見之謂之義作者聖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存其論可

歆皆三十月而祭從之詳定所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氏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禴秋爲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禘享更爲時祭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備禮祖宗之義又言虞夏商周四代所禘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國家與四代不同太祖受命祭四親廟僖祖而上諸失其傳旣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乃可以行神宗謂輔臣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後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已詳定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

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奧灌後乃延尸坐於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設饌於堂是堂事也復延尸入室始祖東面昭南穆北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南渡之後有祫而無禘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禘祫又祀之大者乃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宜正厥違俛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宜祫享以正東向之尊仁宗親行祫享嘗議太祖東向當時在廷之臣僉謂自古

必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然論七廟之次有僖順四廟在上當時大祫上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以請適王安石用事僭其臆說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馮京言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向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元祐之初翼祖旣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請立九廟自我作古翼祖宣祖已祧而復衍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今若正太祖東向之尊委合禮經太常寺

丞王普言棻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爲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於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於東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惟以東向爲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諡號也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屢更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非太祖必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尊僖祖爲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爲是

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爲始祖每歲五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昭眞宗英宗哲宗北向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上曰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宜居東向之位宰相趙鼎等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在禮經無可疑者紹熙五年吏部尚書鄭僑等乞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奉太祖爲始祖自太宗以至孝宗四昭四穆與太祖

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詔從之禮部侍郎許及之言僖順翼宣四祖爲太祖之祖考所遷之主恐不得藏於子孫之廟詔有司集議吏部尚書鄭僑等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詔從之朱熹議其不可云僖祖欲別立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議者欲尊奉太祖祫祭東向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太祖冊上僖祖謚號稱孝曾孫皇帝臣某今以當日追尊帝號之令然推之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敢當矣僖

祖祧遷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今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皆萬世不祧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元祐中程頤以王安石言僖祖復立廟爲得禮頤之議論與安石不同至於此事則深服之可見義理人心之所同有不約而合者特以司馬光韓維皆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令細陳其說上再三稱善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時不曾祧壽皇太上亦不曾祧今日豈可

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徑自批出熹方懲內批之弊乞降出劄子令臣僚再議上然之熹退進擬詔則已毀四廟而遷之矣時宰臣趙汝愚以安石之論爲非熹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無故輕納妄議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美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熹自劾不堪侍臣之選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慶元二年禮部太常寺言已別建僖祖廟及告遷禧順翼宣帝后神主詣僖祖廟奉安今年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行禮次詣太廟理宗紹定四年九月京師大火延及太廟太常少卿度正言伏見近世大儒侍講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

其說甚備、以學士大夫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爲宜、燾請僖祖如周后稷、當爲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爲始祖、是乃順太祖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於中、左昭右穆、各爲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祧廟之主藏於始祖廟之夾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已定、其說合於古而宜於今、盡善盡美、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而垂祐於無窮也、詔付從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

元豐元年、宗正寺奏、據太常寺報、選日薦新兔藷藥、今三物

久弛於市、而廟猶未薦、頗違禮意、蓋節序有蚤晏、品物有後先、自當變通、安能齊一、請下禮官參定所宜、詳定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爲限、請時新出者、即登獻、不卜日、

孝章居懿德下弟婦先兄嫂也懿德在淑德上繼妻先嫡妻也升祔謂逆祀也

史緯卷二百二十六

宋史九

志

禮

紹興二年、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者、或以威武爲義、或以回旋爲義、又爲植立之象、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木名、各當以義類求之、以威武爲義者、今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今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者、今讀曰植、若姓氏之類、則去木爲亘、考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

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不當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

至道二年、太祖孝章皇后祔享、有司言、孝章宜居上室、太宗懿德皇后宜居其次、詔孝章殿室居懿德下、淳化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懿德在淑德之上、未識升降之由、按晉景帝夏侯夫人應合追尊、散騎常侍任茂傅玄等議云、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景帝統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遂遏追尊、無經義可據、雖淑德配合之初、潛耀之符未兆、

懿德輔佐之日潛藩之號已隆然未嘗正位中宮母臨天下豈可生無尊極之位沒升配享之祟於人情不安於典籍無據請虛其位詔尚書省及禮官詳定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沒始追崇況在初潛早已釐謝懿德皇后享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而夙彰賢懿之美若以升祔當虧懿德大既追冊二后即虛室亦爲非便請奉懿德神主升配詔從之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元德皇太后別建廟室淑德皇后亦在別廟同是帝母而無太字按唐穆宗二后除宣懿升祔正獻恭懿並立別廟各有太字又開元初太常議昭成皇太后請不除太字云入廟稱后義係於夫在

朝稱太后義係於子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則當去太字按神主入廟益爲祔享太廟以厭降故不加太字則本朝文懿諸后是也淑德皇后亦請加太字既加之後望遷就新廟居第一室以元德次之五年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言禘祫日孝惠淑德二后神主自別廟赴太廟祔簡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竊慮神靈未安望詔禮官詳定按博士殷盈孫議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者此乃皇后先沒如昭成之沒也睿宗在位元獻之沒也玄宗在位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禮宜合食故禘祫乃升太廟以未有位故列祖姑之下今有司不達

禮意遇禘祫歲尚以孝惠孝章淑德三后神主祔享祖姑之下乃在太祖太宗之上按禮稱婦祔祖姑謂既卒哭之明日此正禮也稱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室二人親者謂舅所生然則祖姑有三人同在祖室明婦有數人亦當同在夫之本室不可久祔於祖姑也故開元禮但載肅明皇后別廟時享之儀而無禘祫之禮即知時享及禘祫皆於本廟也請孝惠孝章淑德自今禘祫祔享本室次於正主明道二年判河南府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二后並祔真宗室太常禮院議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唐開元中昭成肅明二后始並祔於睿宗今章懿皇后著位長秋祔

食真宗斯爲正禮章獻太后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若便升祔似非先帝慎重之意詔有司更議皆謂章懿位崇中壼已祔廟室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輔政十年章懿誕育帝躬功德莫與爲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后稷之母特立廟曰閟宮宜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以崇世享從之元豐六年詳定所言按禮夫婦一體故昏則同牢終則同穴祭則同几未嘗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爲媒神而帝嚳無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別廟以祭故魯頌謂之閟宮周禮謂之先妣可也自

漢以來或微或繼不祔不配者皆援妻娣為比其間有天下
者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宮或有所不幸則當立繼
以奉宗廟故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說立繼之禮其來
尚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
繼貶之別廟不得伸同几之義甚非禮意恭惟太祖孝惠皇
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章則太祖
繼后乃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以時配享遂自
別廟升祔焉

景靈宮創於大中祥符五年聖祖臨降為宮以奉之天聖元
年修奉真殿以奉真宗治平元年建孝嚴殿以奉仁宗元豐

四年建英德殿奉英宗五年始就官作十一殿悉迎神御入
內合帝后奉以時王之禮累朝文武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
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南郊先諸官行
薦享禮如太廟儀元祐元年太常寺言季秋有事於明堂其
朝享景靈宮親享太廟當用三年不祭之禮遣大臣攝事禮
部言景靈宮天興殿用天地之禮既非廟享於典禮無違詔（可笑）
明堂前二日朝享景靈宮天興殿紹聖二年奉安神宗神御
於顯承殿元豐中每歲四孟月天子徧詣諸殿朝獻政和三
年奉安哲宗神御於重光殿合為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
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廚二道院一及齋官

廊廡共為二千三百二十區紹興十三年臣僚言竊見神宗
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
來庶事草創始建宗廟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乃者權時之
宜四孟薦獻即便朝設位以享未副廣孝之意乞命有司擇
爽塏之地倣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晬容
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副罔極之思從之初築三
殿聖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諸帝居中殿元天大聖后與祖宗
諸后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皇
祐中以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奉神御乃宣諭
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殿曰端命太宗取

劉繼元於并州是太平之統也殿曰統平真宗歸契丹於澶
州是假武之信也殿曰信武而統平殿災諫官范鎮言并州
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災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
郡國所宜奉安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
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
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
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知大宗正丞事李
德芻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邸第
並有帝后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望一切廢罷詔諸
宗室宮院祖宗神御迎藏天章閣建炎三年上覽禁中神御

爲亨之禮物謂宰臣曰朕自省閣御每位各用羊胃一須二十五斤祖宗仁厚節欽多害物命請以別味代之在天之靈亦必歆享呂頤浩曰陛下寅奉宗廟又仁愛及物天下幸甚

功臣配享以見贈官書版位禘祫皆與焉趙普曹彬配享太祖廟庭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享太宗李沆王旦李繼隆配享真宗王曾曹瑋配享仁宗韓琦曾公亮配享英宗元祐以富弼配享神宗紹聖以王安石配而罷富弼崇寧以蔡確配享哲宗建炎詔奪蔡確官以司馬光配享哲宗罷王安石復以富弼配享神宗紹興八年以韓忠彥配享徽宗監登聞鼓院徐逮言國家原廟佐命配享時輔弼勳勞之臣繪象廟庭

以示不忘累朝不過十有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像者望詔有司尋訪復寘於景靈宮庭之壁弗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能業遂下諸路令尋訪寫貌像投納繪於景靈宮壁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欽宗皇帝廟庭尚虛配享當時遭値艱難論否其數孚何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暴著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事變非常豈拘定制吏部尚書汪應辰言當時死事之臣若配享欽廟典故所無如創行之又當訪究本末差次輕重尤不可輕易竊謂配享功臣當依唐制旣無其人則闕之欽宗一廟遂無配享高宗祔廟翰林學士洪邁言高廟功臣請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食從之秘書少監楊萬里以丞相張浚不得配食爲非爭之不得因去位焉紹熙五年以陳康伯配享孝宗後復以史浩配焉嘉泰元年以葛邲配享光宗端平二年以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

大觀二年議禮局議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增爲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爲過矣請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立廟於私第門內之左力所不及仍許隨宜禮記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然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從之

熙寧元年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請加尊號不允先是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尊號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其後佞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竊者甚爲朝廷惜之今群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仍令更不得表請則頌歎之聲洋溢四海矣詔曰覽卿來奏深詠忠誠朕以涵南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側躬被此鴻名有慚面目況在亮陰尤難當是虛典可善爲答辭從

中外知朕至誠惻怛非欺衆邀名其後宰臣數請上尊不允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請以壽日爲天申節詔百官上
壽禮可罷紹興十三年二月臣僚奏長樂還闕適當誕節
之前陛下獲伸宮闈上壽之儀天下無不欣慶陛下誕聖佳
辰臣子所願希觴上壽其可不舉而行之乎望天申節許令
有司舉行舊典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
帝退處德壽宮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事葉義問參知政事
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奏曰臣等不才輔政累年罪戾
山積乃蒙容貸不賜誅責今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

臣等心實欽仰但有此不養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
因再拜辭相與泣下輿至殿帝亦流涕曰朕在位三十六
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心非由臣下開陳卿等
當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孝天下共知似
聞謙遜未肯便御正殿帝曰太子提在禁中朕所諭之即遜
側殿門欲還東宮朕再三敦勉邀留現今在後殿帝遂還內
少頃新皇帝服冠袍涕泣出宮內侍扶掖至御榻皇帝涕泣
再三不坐內侍傳太上皇帝聖旨請皇帝升御坐皇帝乃升
御坐東側坐宰臣陳康伯等稱賀皇帝降御坐側身西向不
坐康伯等升殿奏臣等願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上副太上
皇傳授之意帝儼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克
當康伯等再奏茲者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
以爲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
與四海蒼生不勝慶幸拜賀禮畢皇帝還內候太上皇帝登
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乾道七年詔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皇后故事中書舍人留
正言太皇太后聽政止御延和殿受遼使朝見亦止御崇政
殿未嘗踐外朝今皇帝述仁祖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太皇太
后儀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止於崇政
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兩儀俱得顧

不美歟太皇太后欣然納之詔於崇政殿受冊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
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
令侍從諸臣各賦詩雍熙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
玉華殿謂宰臣及近臣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
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淳化三年帝幸
游龍閣駐樓池東岸臨水謂近臣曰朕不至此已十年昔尹
京日無事常痛飲池上今池邊之木已成林矣因顧教坊使
郭守忠等曰汝等前日以樂童從我今亦皓首光陰迅速如
此嗟嘆久之帝親引滿舉白群臣盡醉不飲何以遣此

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言、古之饗
宴、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
之作、茲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賜宴群臣、當坐於朶殿兩廊
者、拜舞方畢、遽馳就席、品列之序、紛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群
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望自今令有司依品位告諭、其
有踰越喧譁、拜起失節者、並令糾舉、又惟飫賜之典、以寵武
夫、大宗之餘、故為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厭、而將校
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
豐潔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應宴
官酒饌於閤門朝堂、升殿官雖假故、不從游宴、亦遣中使就

第賜焉、景德二年十二月、契丹初來賀承天節、擇膳夫五人、
齎本國異味、就尚食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仁宗
是觀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穀、並宴從臣、皇祐五年、後苑
寶政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歲以種麥、庶
知稼事不易也、熙寧元年、御史中丞滕甫言、臣聞君命召不
俟駕、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賜宴而有託辭不至、甚非恭
上之節也、請自今宴設、群臣非大故與實有疾病、無得託辭、
仍令御史臺察舉、
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中書門下言、伏覩今月十四日、皇帝詣
諸宮寺焚香、總三十餘處、過百拜、以上臣等侍從、培增憂灼、

耶崇政殿已而奏陳、臣聞尊事萬靈、固先精意、登用百禮、乃
貴時中、在經久之從宜、必裁正而惟允、伏望特命攸司、載詳
定式、仍令車駕幸諸宮觀寺院、正殿再拜、其諸殿令群臣以
下分拜、庶垂億載、允叶通規、乃詔禮儀院詳定差減焉、
賜酺、自秦始秦法、三人以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
會飲、過則禁之、唐嘗一再舉行、大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詔曰、
王者推恩賜酺、與衆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
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
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慶休明之運、
可賜酺三日、上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

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集開封府諸縣樂人、列於御
街、音樂雜發、縱士庶遊觀、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畿甸
耆老列坐樓下、賜之酒食、明日賜群臣宴於尚書省、乃作詩
以賜、明日又宴群臣、獻歌詩賦頌者數十人、真宗大中祥符
元年正月、詔應敎化官、並赴都亭驛酺宴、又詔朝臣已辭未
見、並聽赴會、凡賜酺、命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於乾元樓前
露臺上設教坊樂、又騈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綵樓者二、分載
鈞容直、開封府為棚車二十四、每十二乘為之、皆駕以牛、被
之錦繡、縈以綵絲、分載諸軍京畿伎樂、又於中衢編木為欄
處之、徙坊市邸肆、對列御道、百貨騈布、競以綵幄鏤板為飾、

上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樓下傳旨問安否賜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則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給諫上舉觴教坊樂作二大車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旱船四挾之以進棚車由東西街交騖並日再往復焉東距望春門西連閶闔門百戲競作歌吹騰沸親王近侍牧伯洎舊臣宗室官爲設綵棚於左右廊廡士庶縱觀車駕塡溢歡呼震動第二日宴群臣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親王宮第三日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外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外苑上作詩賜令劉和及別爲勸酒詩禁軍將校會於殿前馬步軍廨是歲

東封泰山所過州府上御子城門樓設山車綵船載樂從臣侍坐本州父老進奉使蕃客悉預幸汾陰亳州皆如東封天下賜酺各令州府會官屬父老遊州或遣中使就賜詔開封府賜酺日罪人飲酒而不傷人者咸釋之宋之盛矣於斯爲盛後遂爲定制云

常朝之儀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班文德殿正衙曰常參宰相一人押班其朝朔望亦於文德殿五日起居則於崇德殿或垂拱殿中書門下爲班首遇休假應內殿起居謂之橫行神宗熙寧三年修閤門儀制宋敏求言本朝惟入閤乃御文德殿視朝今既不用入閤儀文德殿遂闕視朝之禮乞下兩制及太常禮院約唐御宣政殿制裁定以備朔望正衙視朝之禮從之元豐中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天禧四年中書門下言唐制故事五日一開延英隻日視事雙日不坐方今中外無事政刑清簡望準舊事三日五日一臨軒聽政隻日視事雙日不坐至於刑章錢穀事務遣差臣僚除急切大事須對外餘令中書樞密院附奏詔可舊制祖宗以來日御垂拱殿侍制諸司使以上俱赴而百官班文德殿曰常朝五日皆入曰起居宰相垂拱殿奏事畢赴文德殿押班或日昃未退則闕

門傳宣放班多不復赴王陶以韓琦曾公亮不押班爲不恭劾之琦公亮上表待罪言唐及五代會要月九開延英餘日宰相當押正衙班延英對日未御內殿前傳宣放班則宰相不押正衙班明矣陶坐黜司馬光代爲中丞請令宰相依舊制押班詔宰相春分辰初秋分辰正垂拱殿未退聽勿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光又言垂拱奏事春分以後鮮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鮮有不過辰正然則自今宰臣常不至文德殿押班請春分辰正秋分巳初奏事未畢即如今詔雖畢此禮不至遂廢乃詔春秋分率以辰正熙寧六年西上閤門副使張誠一言垂拱殿常朝先內侍唱內侍都知以下至宿

蔡京獨使之[illegible]可笑

衛行門計一十八班起居後通事舍人引牽執樞密使以下大班入次親王次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以下次皇親使相以下十班入方引見謝辭起居畢候百官出正中書樞密方奏事已是日高況大班本不分別丞郎給諫臺省今獨使相以下曲爲分別虛占時刻請遇垂拱殿百官起居日將親王以下十班合爲四班親王爲一班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爲一班皇親使相以下至刺史重行異位爲兩班可減六班從之臨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欲奏事必候朝旨或朝政有闕及聞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所及況往復俟報必由中書爲一事干政府則或致格請依諫官例牓閤門求對或有急奏即許越次登對庶幾遇事入告無憂失時重和元年臣僚言比年以來二三大臣奏對留身護疏善良請求相權甚非至公之體詔自今惟蔡京五日一朝許留身餘並不許獨班奏事臣僚言祖宗舊制有五日一轉對沿今唯月朔行之有許朝官轉對者今唯待制以上預焉自明堂行視朔禮歲不過一再則是舉歲而論愚者無幾請遇不視朔即令具章投進以備覽親又諸路監司未經上殿者雖從外移先赴闕引對方得之官從之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詔曰封二王之後備三恪之賓夏商之封杞宋周隋之後介酅古先哲王實用茲道矧予[illegible]

宋乃欲爲剛後封柴不亦迂乎安石說爲是

前朝雖周德下衰勉從於禪讓而虞賓在位豈忘於[illegible]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嗣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又詔曰洪惟眇躬遂尊周室謳歌獄訟雖歸新造之邦廟貌園陵豈忘舊君之禮其周廟嵩慶二陵及六廟宜以時差官朝拜祭饗永爲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玘行禮乾德六年詔於周太祖世宗陵寢側各設廟宇塑像嘉祐四年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曆數允集而禪位克讓虞賓在位頃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以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未稱[illegible]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畀其仕進之路申以田土之錫俾廟饗有奉蒸嘗不輟庶幾乎春秋通三統厚先代之制矣宜令有司取柴氏譜系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祭饗所須皆從官給八月以相州兵馬都監柴詠爲殿中丞封崇義公以奉周祀熙寧四年司馬光言周本郭姓世宗后姪爲郭氏後今存剛後則宜封郭氏子孫以奉周祀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宋受天下於世宗柴氏也帝然之

仁宗景祐二年詔以孔子四十六世孫宗愿爲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皇祐三年詔曰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仙

前事之誤
至今不改

源縣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宜以孔
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至和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按開元中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今其後爲文宣公不可以祖謚而加後
嗣。詔有司定封宗愿衍聖公令世襲焉命官以司其用度立
學以訓其子孫襲封者專主祠事增賜田百頃供祭祀之餘
許均贍族人其差墓戶並如舊法賜書置教授一員教諭其
家子孫鄉鄰願學者聽及剙定家祭器服制度須賜之
紹興三年宰臣進呈金使李永壽等正旦入見故事百官俱
入上曰今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之尊百官之富所以尊示
今暫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豈可盡行無庸俱入從人

見辭並賜金於殿門外自到闕朝見宴射朝辭共賜大使金
千四百兩副使金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都管
上節各賜銀四十兩中下節各三十兩衣一襲塗金帶一條
使人到闕筵宴凡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七十人樂執軍三
十二人起立毬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並下臨安府
差相撲一十五人於御前等子內差並前期教習之
乾德二年令有司詳定表首太常禮儀院言僕射兩省官品
第二太子三師官品第一品位雖高而兩省上臺爲尊合以
僕射充首若專以品秩爲定則諸行侍郎品第四列於諸司
三品卿監之上不可以品序爲準按唐貞元六年詔每有慶

服已改正
又當所瀕
也

賀及諸臣上表並合上公爲首如三公闕以令僕行之則僕
射是百僚師長難同官僚之例詔百官集議翰林學士陶穀
等曰按唐制上臺東宮並是廷臣當時左右僕射侍中中書
令爲正宰相今僕射既非宰相合在太子三師之下若以官
僚非廷臣即宰相豈當兼領今若先二品而後一品升後列
而退前班事恐非順請以太子三師爲表首實儀等曰東宮
三師爲表首論討故典實無所據左僕射當爲表首者其事
有五按六典尚書爲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皆
以尚書省官爲首則僕射合爲表首一也又唐制上表無三
公即尚書令僕以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

王品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爲表首二也僕射位次三公合爲
表首三也僕射爲百僚師長東宮三師非師長之任四也立
制之班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今東宮一品立定僕
射乃入僕射既退東宮一品乃出五也詔從儀等議
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徽宗詔從禮官議候周朞服吉時詔
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
不由門下是廢法也禮臣爲君服斬衰三年陛下前此議服
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察見其奸服制遂正今乃不得已從
之臣竊爲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
雨之不暇其服制一時權宜非故事也原坐黜知南康軍詔

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徽宗崩於五國城紹興七年凶問至知邵州胡寅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何如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於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奉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

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備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俟讐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薄喪之失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决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平常居憂之日是乃有事枕戈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衰絰戎孔子取其誓命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决

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天地神明亦必佑助臣不勝大願十二年金人以梓宮來還祭檜諸令侍從臺諫禮官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欑宮禮部員外郎程敦厚希檜意言仍欑宮之舊稱欑宮不忘恢復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闕臣以爲宜勿狥虚名當示大信於是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權攢從之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帝魏孝文實行三年之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

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淮曰武帝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朕當衰絰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小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草詔避內帝衰絰御楚設素杖軍民見者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行宮前焚香帝衰服素幞引輔臣及班次禮官言宜服三年喪行於外庭不報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百日猶服衰絰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黲布自是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

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絰而杖三月庚癸大臣言庚癸乃吉禮今用擇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布袍可也蓋三年之制斷自帝心新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上書願祖廟畢日預降御筆誠然宗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章力全聖孝以刑四海帝納焉仍詔措置適道諸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非出內庫毋動有司經常之用諸路監司州軍府監不得以進奉擅官爲名有所貢獻孝宗崩光宗以疾在內成服寧宗嗣服監察御史胡紘言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初赴召不以爲然言凡在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詔中外百官皆以衆衫視事於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但小記云父祖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至爲祖後者疏中引鄭志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以情理言之有據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大意答之心常不安

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也自孝宗以降外廷猶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六孝宗成肅皇后夏氏崩祕三年崩殯於永阜陵北吏部尚書許及之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崩祔無山陵可祔以致別葬若前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諸后葬在山陵已卜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祔成穆皇后孝宗登極所行追冊改殯典禮已備所以更不遷祔稽諸前件典禮祇緣亦有前後妨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爲合典故從之鄭國長公主薨禮官言降服大功擇日成服祿居大行皇太后大祥之內衰服未除與禮有違以輕包重義當服降等不成服皇后諸親亦不制服帝曰至期當遣治王執其第成服及令皇后臨奠

景德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詔徹內外鼓吹禮官議曰班師振旅國之大事母后忌日家之私事入大爲凱歌唱奏且周武王伐紂在諒陰中猶前歌後舞夫遇忌輟於路隅案禮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法駕鼓吹音樂並請振作

太平興國七年十月十日乾明節選定二十七日大宴二十日參知政事實偁卒明日皇帝親幸其第臨喪慟哭設奠還

宮令罷宴。嘉祐六年三月五日、宰臣富弼母秦國太夫人卒、十日春宴、禮院言、君臣父子、家國惟均、元首股肱、相濟成禮、畀臨舉哀樂則同、一人向隅、滿室嗟戚、今宰臣新在苦塊、欲乞罷春宴、庶以表聖上憂恤大臣之意、詔并春宴罷、

□隨俗、諸塋不得以石爲棺槨及石室、其棺槨不得彫鏤、□棺內不得藏金寶珠玉。太平興國九年、詔喪葬之家、舉葬者以不孝論。元祐中、詔御史臺臣僚父母無故十年不葬、即依條彈奏。

直集賢院□□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善知行以爲勸戒、近者臣僚薨卒、雖官應擬謚、其家慮

定謚之際、斥其繆戾、皆不請謚、乞自今後不必俟其請謚、令有司衆行、則賜謚無行之人、有所沮勸、禮院議、自古作謚皆在葬前、若歲月浸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請自今得謚者、其令葬前舉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而葬牒史館、及付其家、其徇私者論如違宋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不定謚、詔可。有德已聞、候實茂者、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

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日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祔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除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

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

進士黃價有叔爲僧、或言出家制服、禮律俱無明文、僧犯大罪、並無緣坐、犯事還俗、不得均分父母田園、又釋門儀式見父母不拜、居父母喪不經、死則法門弟子爲之制服、其於本族、並無服式、太常禮院言、禮爲叔齊衰、非外繼者降服大功、其黃價爲僧叔、合比外繼、降服大功、

至和四年、黃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於兄、兄喪、請解官持喪、仁宗曰近臣有爲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元豐中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爲孫據晉侍中荀顗無子以兄之孫爲孫詔如所請淳熙四年知蜀州吳擴請自今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不許其妻非禮遣還若所養子破蕩家産不能侍養實有顯過聽所養母訴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依條遣還仍公共繼嗣

史緯卷二百二十六終

史緯卷二百二十七

宋史十

志

樂 律呂與樂 樂器附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樂器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煉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製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淸聲詔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樂聲雜鄭衛請太府銅製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

庭、此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楊傑復議其失、詔
出於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
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
文、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鼐、景鐘、樂成、名曰大晟、謂之雅樂、頒
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
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
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
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
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
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異、論而

身為度之說尤為荒唐、欲方古先制作垂之萬世安矣、其
高一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於歌
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諭、直以歌聲
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諭矣、審乎此
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怗
滯沈慢而歸之和平、蕩滌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
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
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為成書、理
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
告終、天下未一、徒付之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

雅音和 [illegible] 何也

論議是非、悉著於編、俾來者有考焉、為樂志、
五代之亂、雅樂湊替、周世宗詔翰林學士竇儼兼判太常寺、
與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準、編古今樂事為正樂、宋初
命儼仍兼太常、儼上言曰、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聖宋肇
建、宜侔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詔儼專其
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
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
樂之義、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念欲改定、會竇儼卒、因
詔判太常寺和峴討論之、峴奏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
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

別衍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太宗嘗謂舊琴作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後王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
造新譜三十七卷、以示輔臣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淫、非
中和之道、朕嘗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意、尚存遺
美、琴七絃、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
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
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齎琴阮詣中
書、彈新聲、詔宰相及近侍咸聽焉、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太
常音律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
八相生、並協律呂、冠於雅樂、仍其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

職爲仁宗御延福宮奏郊廟五十一曲樂音高以問集賢校理李照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剏意造準不合古法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亙古不刊之法也臣願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下太常制四律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照爲律管之法率

一星古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照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直史館宋祁等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今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以名聞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歌奏詔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以興鐘鎛聲律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二倍於升改造諸器以定其法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

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入也元等駮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筝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實爲不可且聖

人旣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大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今欲損爲十二惟

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詔曰、俟有知音者、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遣使採泗濱浮石以爲縣磬、建鼓四旦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雷鼓靈鼓、擊之皆不成聲、又創爲雷鼗靈鼗路鼗、使先播之、以通三鼓、時有言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以承鼓、復以用宮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鎛鐘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言金部之中、鎛鐘爲難和、一聲

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至是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爲[illegible][illegible]、以大磬代鎛鐘、而去建鼓、唐武后改用鐘、因而莫革、詔訪元等、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鎛鐘、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纔有因革、考擊之法、宜同於鎛鐘、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爲樂之節也、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不著言其用先後、故旅進章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牢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播而亂以通鐸、

臣謂當舞人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鐸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帝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又爲樂髓新經十篇、以授樂府、以賜群臣、令冠卿等撰大樂圖二十篇、載鎔金琢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其年、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爲樂器之飾、臣竊有所疑、自祖

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爲不可、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景祐三年、馮元等上新修廣樂記八十二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等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弦準之制、抑元等說而不用、臣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

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鑿
中黃鐘、而律本定矣、管有大小長短、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
尺、明矣、今議者但争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
量衡之制、況周禮圜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謂稽古、唐張
文收定樂、亦鑄銅甌、見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
請依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
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
也、既律度衡量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乞更鑄嘉
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
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

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
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
寸、法大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中尉元匡
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
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保信黃鐘管內秬黍
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
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
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
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
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

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
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
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
等圓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
校之、又各不同、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詳看其鐘磬
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差舛、難以定奪、太祖皇帝嘗詔和峴
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
詒謀、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
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保信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
阮逸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依用、五年、右司諫韓琦

言、臣覽景祐廣樂記、覩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爲
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議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
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有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
尚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
定、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
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皇祐二年、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肄
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
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
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
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

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虡宋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虡若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虡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陵

史纂　卷之二百十十七　十

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章墜缺考擊之法久矣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

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臣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則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

史纂　卷之二百二十七　十一

乃成雅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可信之人嘗爲更改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率以安名曲豈特德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曰

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由之致焉故韶以繼堯夏以承舜護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惘然念茲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要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撥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太祖之造基太宗之戡定真宗恢清淨之治

沖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薦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崇政殿五年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下詔復詔近臣詳定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而王洙不從議論喧然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義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省府館閣預觀焉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獨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爲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無射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

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將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前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壓宮架折帝於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爲驗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柷敔是用既云下而擊鼓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宜詔有司考樂之

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作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已之私也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宜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

人聲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社稷並請作樂其卑於廟則樂可不作詔可元豐二年詳定所言以鍾鼓奏九夏皆在庭之樂後世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鍾磬歌鍾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耳豈堂上有鍾耶歌磬之名本無所出後周登歌備錄鍾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鍾磬太常以爲堂

上去鍾磬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寖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不相應況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鍾磬庭中歌工從舊儀便元豐三年詔秘書監致仕劉几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赴詳定所議樂几請命楊傑同議初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

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鍾磬闕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鍾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

八者何從而諧哉、今樂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擊三聲、聲煩而掩眾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眾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湖湘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

舍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有節、翕然如眾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殺舞叹、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眾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鄭聲亂雅、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從吾審諸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所宜修鐘珩、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為十二均、圖并上之、以為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皆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逐則失常、故商

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其詳具著於圖、帝下鎮凡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黃鍾乃當李照之太簇、其編鍾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黃鍾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鍾編磬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鍾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中和之聲庶可以考、從之、凡等言、明堂宗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鍾之均三奏、謂之夾鍾為宮、夾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鍾為角、林鍾之均二奏、謂

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圜鍾者夾鍾也、用夾鍾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為始終、是謂圜鍾為宮、用黃鍾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為始終、是謂黃鍾為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為始終、是謂太簇為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為始終、是謂姑洗為羽、今用夾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鍾為角、林鍾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無夾則林鍾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鍾宮、黃鍾角、太簇徵、姑洗羽、本周禮也、宜用夾鍾為宮、其黃鍾為角、則用黃鍾均、以其角聲為始終、太簇為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為始終、姑洗為羽、則

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為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凡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呂律呂相應、鍾三等、王朴鍾聲疾而短、聞阮逸胡瑗鍾聲舒而遠聞、惟李照鍾有旋蟲之制、鍾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儱宜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咸與諸器、隨所下律、詔從之、乃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癃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為程度、以將肄焉、初皇祐中、益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范鎮以其說為然、請依法作為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

中丞胡瑗以為非、詔鎮與凡等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作律尺欲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大抵即李照舊樂、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詔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奏曰、太常鎛鍾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致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鍾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鍾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鎛鍾聲鬱而不發、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黃鍾、則是商為宮也、方劉凡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鍾、

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諭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四年、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鍾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請歌者在堂、不設鍾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

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以爲三十六虡太常以爲用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官架四面列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五年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下楊傑等議傑以爲非是范鎭言自唐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及黃鐘之角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

去之宮調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葉防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樂均差互帝以鐘律范學防草萊中習之乃補防爲樂正六年春御大慶殿觀新樂太常言郊廟樂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設於殿上元祐三年范鎭樂成上其所製樂章三鎛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衡一尺一斛一磬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箎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在觀焉賜鎭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返寖先王於齊梁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

音已雜羌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辯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以來上問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志下爲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鎭爲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爲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後未嘗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爲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志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

介在於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爲修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武間之方常居鉦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脩相應則鼓於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欒隧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

若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鍾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錞
之齊與鑄金之法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其鑄鐘
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
黃鐘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
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淸聲者不見於
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
堵至唐又有十二淸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淸
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磬曰臣所造編磬
皆以周官磬氏爲法若黃鍾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
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

十二聲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
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違乎鐘有齊也
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爲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特磬
則四倍其法而爲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
設鎛鐘唯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巳升祔后廟特磬遂爲無
用之樂臣欲凡宮架內於鎛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
小大相應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生天地
間其體性不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爲八器命之商則商
命之宮則宮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
不同此樂所以爲和而八音所以爲樂也樂下太常而楊傑

言元豐中詔范鎭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既成而奏稱其
和協今鎭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命作
神考嘗斷於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鎭一說而遽改
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鎭說按唐六典天子宮架之樂鎛鐘
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廟與殿庭同凡
宮中之樂則以大磬代鐘今以鎛鐘特磬並設則爲四十八
架於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
與宮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以特磬爲
節鎭謂淸聲不見於經國朝舊有四淸聲置而弗用至劉几
用之與鄭衛無異按周禮曰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淸濁

之所由出則淸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鎭簫笛塤篪巢笙和笙
獨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淸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
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巳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鎭
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四年命大樂正
葉防撰朝會二舞從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文舞曰化成天
下之舞元符二年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
造琴瑟教習登歌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以謂天地兆分
氣數交定律歷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
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
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

而而無形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
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
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理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
訛繆殘闕太常樂器敝壞制度參差籥篴之屬樂工自備每
大合樂聲韻淆雜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
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
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
無素帶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
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得魏漢津焉
時年九十餘矣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

授雅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
成阮逸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乃退論指尺作書二篇
略述指法皆陳於太常樂工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嘗執役
於范鎮竊其制作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良禮部員外郎陳
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暘言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夫
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
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
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
上之旨哉三年漢津言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
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

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
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
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
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
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
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
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
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忽夢人言樂成而鳳
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
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

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再出
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大司樂劉昺試之昺匿漢津初說但作
一長笛上之於是遂止秋七月景鐘成景鍾者黃鍾之所出
也垂則爲鍾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鍊玉
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
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爲君圍命翰林學士承旨
張康國爲之銘四年七月鑄帝鼐八鼎成八月樂成列於崇
政殿命先奏舊樂三門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
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
受賀初用新樂大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

度黃庭回翔鳴唳詔名曰大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於是禮樂始分為二五年仍舊大觀三年命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曰後世以黍定律失樂之本也違古以黍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開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為法聲既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臬帝黍云乎哉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九寸之律（九寸去三分）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分為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夫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鐘之宮故寘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為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為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為二十四宿統於四清焉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敝故律失則求之於鐘鐘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龠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械運用

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耶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鎛鐘曰編鐘曰金錞曰金鐲曰金鐃曰金鐸景鐘乃樂之祖非常用之樂也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功大者其鐘大其聲則黃鐘之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鎛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錞鐲鐃鐸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為之倡故以金錞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鐲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鐸通鼓金乃兌聲兌為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詩云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必用泗濱之石禹貢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為之其聲沉下宜改造焉絲部有六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為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既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為六十有四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篴曰箎曰簫衆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

為篴、六律之聲備焉、篪之制、揉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皇于飛、簫則象之、鳳凰于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簧、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別、匏音㢮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土部有一、曰壎、釋詩者以壎篪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皆博詢其古、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壎篪爲然、皆六孔、而以五

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二者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壎篪相應、革部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靁鼓、曰靁鼗、曰靈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屬陰、鼓爲春分之音、屬陽、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舞、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柷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靁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則地之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

和信非其人不虛行也

雅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相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令擊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木部有二、曰柷、曰敔、柷之作樂、敔之止樂、漢津皆附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唱、震爲雷、雷出地奮、故爲衆樂之唱、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也、艮位寅、爲虎、虎伏、故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爲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爲十二、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說者、謂蔡京使樹綠飾爲之、六年議禮局言、先

王之制、舞有大小、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舞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舞、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鎛也、鎛小鐘也、以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應聲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爲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鎛鐘十二、

祀十二辰、皆非是、蓋鎛、鐘、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爲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矣、復爲鎛鐘十二、以祀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鐘、止設一大鐘爲鎛、一小鐘爲鐘、一大磬爲特磬、以爲衆聲所依、詔可、十月中書省言、明堂須朔、欲以本月律爲宮、取右旋七均之法、從之、自是而後、樂律隨月右轉、八年、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巳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卽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

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爲正聲、又以一黃鐘爲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爲黃鐘中聲、不惟紛更帝律、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爲正聲、易大呂爲中聲之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呂、爲害斯大、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兩呂爲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乞磨中聲之樂、止用正聲、詔可、宣和元年、攸言、奉詔製造太少二

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其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七九弦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籥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少正三等、用爲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篴塤

篪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數、今巳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清聲、黃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爲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諧本宴樂、今

依鐘蔡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三等、其聲奮至更
不用、其七、柷敔、晉鼓、鎛鐘、特磬、雖無太少、依作止和樂、合行
備設、其八、登歌宮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非是、今乞
罷而不用、從之、攸之弟條曰、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
三合而爲九、爲黃鐘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度量權
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
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
陽之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
怪、劉昺主樂事、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

分琯爲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琯爲正聲、奏之
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爲容盛、故後凡
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非漢津之本說、及
政和末、明堂成、召前知憲州任宗堯爲大晟府典樂、宗堯言
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昺不用、乃自制
黃鐘爲兩律、黃鐘君也、不宜有兩、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
他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琵琶無行、攸奏爲大晟府典樂、
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有一律長尺有
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爲三黃鐘律矣、律
旣容盛、又不啻數倍、黃鐘旣四寸有半、則圍鐘幾不及二寸、

文陰佃反字此兄弟在伯又爲非與

諸器大小皆隨律、益以器大者爲太、小者爲少、樂成、獻之於
政事堂、俛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望鶴愈不
住、條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
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
兩律、劉昺止用中聲八寸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塤箎、皆入
夾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
然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教坊樂工疾之如讐、
其後蔡攸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
教坊制曲譜、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
四年、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其狀制奇異、各有篆文、

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
七年、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罷奠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
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
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景陽鐘、九鼎、皆亡
矣、高宗南渡、於撥亂偃治之事、靡遑暇、紹興十三年郊祀、
詔曰、紹陵深弓劍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答神天、就臨安
行在所修建圓壇、有司言大祀排設備樂、乃下兩浙江南各
路、搜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雅
飭、而樂器寖備矣、其樂工、詔太常選擇、時給事中段拂等討
論景鐘制度、按大晟樂書、黃鐘者、樂所自出、而景鐘又黃鐘

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白齋宮諸壇則
擊之以召至陽之氣至聲闋衆樂乃作祀事既畢升鑾又擊
之蓋天者群物之祖今以樂之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
禮立於宮架之中其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尺一寸垂則
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中於九斛退藏實八斛有一焉鐘成
命左僕射秦檜爲之銘自是以來庶㮣祀事雖禮樂煥然常
以天下爲憂未嘗以自爲樂有足稱者孝宗乾道改元始郊
祀天地太常洪适言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
國鮮習其奠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
者竽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

今樂工爲數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三分減
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天㕉游手之人攙金擊石安能
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爲緡錢近二鉅萬
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
肄習一月禮部郎官蕭國梁言時饗亞獻既入太室即引終
獻行事雖使各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
用之郊饗尤爲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闋今亞終
獻樂歌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
行事當終於亞獻之闋則其爲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
獻之樂耶詔從其請乾道初立皇太子命禮部太常寺討論

書禮有司言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數所協之
律有虞典樂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樂爲教所以養其
性情之正蕩滌邪穢消融渣滓而和順於道德則陳金石雅
奏以重元良冊拜宜做古誼式昭盛禮由唐代儲貳罕定國
家益多故而禮廢樂缺今宜用明安之樂而以姑洗爲宮則
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時無賀正使起宴作樂多遇上辛
齋集有司條治平用樂典故以進及生辰使上壽適親郊散
齋儐客副使陳俊卿請以禮諭北使毋用樂不得已則上壽
之日宴使入然後用之庶存事天之誠上曰宴殿雖進御酒
亦勿用宰相葉顒魏杞主用樂之議以爲樂奏於紫宸乃使

客之禮俊卿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而我乃望風希意自爲
失禮以示之他日輕侮何所不至詔垂拱上壽止樂紫宸殿
爲北使惟用後遂有更不用樂之詔凡上詣德壽宮或恭請
上皇游幸或至南內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時序賞適過宮修
宴或聖節張樂邦花春玉卮爲上皇壽從容竟日隆養至
樂備極情文及高宗之喪上力行三年之制命使以會慶節
來賀稽之舊典引對使人或許上壽唯輟樂不舉孝宗斷以
禮典御其書幣就館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紹興故事移宴於
館而不作樂及將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鄭僑奏祭祀於郊爲
大禮樂於用爲急然先王處此有常變之不同各務情其禮

而已、昔舜居堯喪三載遏密、後世既用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又用漢儒越紼行事之文、循習既久、不特用禮而又用樂、去古愈遠、聖主躬服通喪、有司請舉大禮、屈意從之、且大饗之禮、祭天地也、聖主身親行之、行禮作樂、似不可廢、其他官分獻、與夫先期奏告、例用樂者、權宜罷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指揮而裁定之、亦足爲將來法、乃命太常討論、始詔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徹豆、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及獻官盥洗登降等樂、皆備而不作、云、理宗末、姜夔進大樂議、言、總衆樂而論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聲、又欲應黃鐘、樂曲知以七律爲

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知、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禳而自消、聖主方將鄉見顧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櫽括四聲、使之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古樂止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唯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

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鐘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唯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唯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國朝大

樂者尚多襲唐舊制謂以十二宮為雅樂以八十四調為宴
樂宗廟用樂咸當以宮為曲其間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黃
鐘者皆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驁夏之義也
其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
歌於堂上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呂主
乎陰聲不同而徵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
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其
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
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鐘師以鐘鼓奏之此所謂奏以
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之屬象武皆
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
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
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
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
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
富樂為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乎
古變言為樂必定黃鐘迄無成說其議今之樂極為詳明而
終謂古樂難復則於樂律之原有未及講朱熹與蔡元定相
與講明以究其歸極熹在慶元經筵嘗奏曰自秦滅學禮樂
先壞而樂之為教絕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

莫知其說望明詔許臣招致學徒聚禮樂諸書輯為一書以
補六藝之闕建隆初用王朴樂藝祖嫌其太高近於哀思詔
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至景祐間李照
改定雅樂比朴下三律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
鍾磬才中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復定議止下一
律以尺生律而黃鍾律短所奏樂聲復高元豐中以楊傑條
樂召范鎮劉几參定几條所奏下舊樂三律范鎮以為聲雜
鄭衛且律有四釐六毫之差太簇為黃鐘宮商易位欲求真
黍以正尺律造樂來獻復下李照一律至元符廷奏而韶樂
之初鎮以房庶所得漢書其言黍律異於他本以大府尺為

黃帝時尺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禮漢斛為據光謂禮
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收開元中
笛及方響合於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
此特開元之仲呂耳必合於后夔力止鎮勿奏所為樂光與
鎮平生大節不謀自同唯鐘律之論往返爭議凡三十餘年
終不能以相一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義理精究周敦頤
之言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
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
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

聖人不作欲復古禮先今樂難哉

與程顥說同

不可禁者矣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至治者遠哉程顥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于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弦絶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三臣之學可謂窮本通變達樂之要者矣元定黃鍾篇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

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先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損益焉古者考聲候氣皆以聲之淸濁氣之先後求黃鍾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淸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

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後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矣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大小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籥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而下欲求百世前之律者亦求諸聲氣之先而毋必之於秬黍斯得之矣黃鍾生十一律篇曰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陽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陰數以四

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位以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兼陰陽自然之理也十二律篇曰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約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生於十二也黃鍾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鍾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

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役而不可得也、變律篇曰、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律之當變者有六、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蓋十二律循環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鍾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

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亦無所用也、房之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爲六十、故其推律、必求合此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不可增、於卦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乃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律生五聲篇曰、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原、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

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通典曰、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夫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亂、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爲五十四在黃鍾爲徵、在夾鍾爲角、在仲呂爲商、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畧知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鍾、黃鍾又次林鍾、再生太簇、皆爲變律、已非黃鍾太簇之清聲耳、胡瑗於四清聲皆小其圍徑、則黃鍾、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鍾二聲又

非半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徑、圍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鎮止用十二律、又未知此理、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鎮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知矣、自夷則已降、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晉荀勗之笛、梁武帝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發聲篇曰、宮聲四十二、變徵聲五十六、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角聲之實

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
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
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
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
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于二也
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淮南子謂之和謬所以濟五
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聲故不爲調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
之閒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前漢志所謂七
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
聲則不比於正音但可濟其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

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八十四聲篇曰黃鍾不爲他律役所用
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
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
聲無射應鍾爲六半聲中呂爲十二律之窮三變聲也自蕤
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
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中呂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
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
生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
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
也六十調篇曰十二律旋相爲官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官

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
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
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
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
大簇宮至仲呂羽夾鍾宮至蕤賓羽姑洗宮至林鍾羽仲呂
宮至夷則羽蕤賓宮至南呂羽林鍾宮至無射羽夷則宮至
應鍾羽南呂宮至黃鍾羽無射宮至大呂羽應鍾宮至太簇
羽莫不皆然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
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綱紀
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

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
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
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
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所謂調成
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
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
陰以黃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
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
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孔氏疏曰黃鍾爲第一宮至中呂爲第十二宮各有五聲

凡六十聲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此禮運所謂還相爲宮也周禮大司樂祭祀不用商惟宮角徵羽四聲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以二變聲之不可爲調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爲八十四調其亦不考矣候氣篇曰以十二律分配節氣按曆而候之其氣之升分毫絲忽臆節各異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巳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升於上亦未巳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寄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

至巳差彊在律爲尤彊在呂爲差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而綜分毫則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乘厥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盡天下之變善惡無不備律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音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蟲鳥無非聲也易則無所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夫聲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務乃區區於累黍

此律曆之所以本於一也

此名亦後人所追

之縱橫古律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至於審度量謹權衡皆所以參伍而定黃鐘爲中聲之符驗也朱熹深好之其定鐘律樂制樂舞等篇大率采元定所著云鼓吹者軍樂也昔黃帝伐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歌以建威武揚德風厲士諷敵其曲有靈夔競雕鶡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周官所謂師有功則凱歌者也漢有朱鷺等十八曲短簫鐃歌序戰伐之事黃門鼓吹爲享宴所用又有騎吹二曲說者謂列於殿庭者爲鼓吹從行者爲騎吹異晉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皇祐中大饗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靖恭之意嚴警

場本古之鼙鼓所謂夜戒守鼓者也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輿宿齋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衆非徒取觀聽之盛恐不可廢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恭虔之意帝曰祀前一夕通於接神宜罷之元豐中言者以鼓吹異雅樂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楊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橫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之樂示不忘武備也今大祀車駕所在則鼓吹奏於門以備警嚴大朝會則鼓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既異先代之器而施設與正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則鼓吹備而不作雖其音聲間有

古樂必待
鄭樂胥作
之今器是
而人非其

符合而施用各異不可混淆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各之聲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已今若以律呂變爽部官調則各混同而樂相亂矣遂止元定言燕樂其律本出夾鐘以十二律兼四清爲十六聲而夾鐘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燕樂聲高以夾鐘爲黃鐘所啟二十八調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而祖調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因舊曲創新聲者總三百九十然帝勤求治道未嘗自逸教坊使郭守中求外任止賜東帛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宴閘辭暑殿前都虞侯崔

翰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即法其聲製曲曰緇呼子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遴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帝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曰古樂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徒虞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由此禦知自曰太常雅樂未嘗施於宴享豈以正聲爲不美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則不待知音而後能也今太常鐘磬塤篪搏拊之器與夫羽籥干戚之制類皆做古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古樂豈眞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

鄭樂何傷

而非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而太常乃與教坊殊絕何哉當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等制作卒無所成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大畧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槊胡爽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盂簟席以爲安後世更以榻

上世無鼓

桌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桌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樂寄古之聲去惉懘煩數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日治世之音乎然

議論

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當數子紛紛銳意改制之後庶之所指意猶如此諸軍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回則衣排緋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拳其聲相屬聞於數里或軍宴設亦奏之

史纂卷二百二十七終

宋史十一

志

河渠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採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為未也元至元二十七年世祖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番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州東勝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泛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財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為河渠志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二千餘里禹踏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河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興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潬橋詔發州兵治之四年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租稅五年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

知其病則知其藥矣

民欲廣樹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三月詔曰朕念河決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謂之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謝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州霖雨薦降洪河爲患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者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草澤之

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而歸所治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未成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

遙堤亦是要事如今時不防任其決而後修費十數倍矣

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十二月決河塞九年春滑州房村河復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安可重困吾民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未幾役成淳化四年遣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潰每歲河決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新渠成帝復遣睿命昭宣使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眞宗咸平三年鄆州積潦益甚遣工部郎陳若拙經度徙城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

原詔沿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堤縣令佐迭巡堤防大中祥符三年棣州河決聶家口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壖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

治水與水之道也今河[illegible]防[illegible]之[illegible]勢必[illegible][illegible]固今[illegible]行[illegible]事哉

此大役一日而知其難僕矣

趨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堤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回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旣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折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折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

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折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西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備禦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曾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但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必成六派則更增六處河口日久難於隄防又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且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天禧三年滑州河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四年河塞祠部

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至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

此段屬有民

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爲二渠，一逕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逕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

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濮，害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民力，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五年，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築大隄，以護州民，復就繫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當時賴焉。黃河隨時漲落，俗舉物候爲水勢之名。正月，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冱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薍華，謂之荻苗水。九月，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性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使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

之徑窩。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更洄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丈至百丈，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

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以壓水勢、護河隄焉、仁宗大聖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塞河成、六年、河決王楚埽、徙朝城縣於杜婆村以避水、景祐元年、河決橫隴埽、久不復塞、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遣使特祠之、八年、河決商湖埽、皇祐二年、河決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

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群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只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擧事輕脫、爲害若斯、今閒復有修

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大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河北尤甚、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歛、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

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夫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爲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

商胡決流、又復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者將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慮、宜速止、能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令李仲昌議欲納水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臺諫

官、與河渠司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集議修河、未有定論、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言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開、而恩冀何爲尙告奔騰之患、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別分河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則其害如何、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水泥沙重濁、理無不淤、淤常

先於下流、下流既淤。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近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龍門埽、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然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間、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

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地高、不知東去、皆高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川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

役一丁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
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
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
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澗
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
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
後功雖小而不實夫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
而欲開難復屢決之故道虛費財力而商胡終不可塞故道
終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
前之患而終之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

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
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諸州不
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所謂有害而
無利者也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
其下流縱使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
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猶愈於虛費天下之
財空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
之夫此所謂擇其害少者而爲之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
今日河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則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
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

仲昌炳有罪謂犯國姓御名兵亂孫也

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
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願下臣議裁
取其當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
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堤之患中書上奏曰
自商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
卒就緩之而憂金堤泛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
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田數詔殿中
丞李仲昌提舉河渠以龍圖閣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嘉祐
元年四月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溺兵夫漂芻
藁不可勝計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

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
大興臿斵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
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仲昌流
英州施昌言以下再謫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
事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自二股河行一
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都轉運使韓贄言
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
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
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
自魏至恩冀乾寧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

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塞可以無决溢之患并上四界首二股河閩英宗治平元年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决冀州棗强埽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都水監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方成今災傷頗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言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與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屢

危今棗强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黄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河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黄河在界河東流之利也帝翰林學士司馬光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

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帝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北流則東流遂絶或於滄德堤埽未成之處决溢横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

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决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脱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新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合議帝諭光再往行視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

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命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判都水監張鞏奏、上下二約、屢經泛漲、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每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夫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

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堤防未立、閘口條堤工費甚鉅、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共圖以聞、乃復詔光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光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濶、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乃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

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腳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日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流、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及八分

乃可、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乃遣內侍張茂則往視、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張鞏旋奏北流閉、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泛溢大名恩德滄永靜境、三年、詔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熙寧四年七月、北京新堤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十月、溢衛州下屬、恩冀貝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疏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五年二月興役、四月、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

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決口亦塞帝語執政聞京東調急夫修河有壞産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置疏濬黄河司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筩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黄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

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去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挑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王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用耳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

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帝乃許春首興工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故子淵附會之曰法誠善但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河口差子淵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乃開直河深八尺而塞魚肋河安石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璯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滿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

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堂邑等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十年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又決滎澤判大名府文彦博言臣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濵等州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之賞未嘗增修堤

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梓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只七八今若釆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嗸嗸顧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不知所謂也元豐元年四月決口塞五月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龎家莊古堤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剏立生堤枉費功力唯增修新河乃

能經久詔可河決澶州時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唯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澶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按視訖於海口從之四年小吳埽大決恩州危甚令李立之經畫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宰相吳

充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徐曲御河決口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立之言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堤詔覆計之立之又言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爲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離堤一里內爲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者爲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爲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

其言五年河決原武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巨憂其輟汴河兵五千併力築堤修閉至臘月竟塞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欲復禹故迹神宗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范子淵元祐元年御史呂陶劾子淵修堤開河縻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興役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才興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哲宗即位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

宋事務如
此

建議濬迎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於是回河東
流之議起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以王令圖領都水
同行河問言臣至滑州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
河淤淀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
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
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絳相視令圖
問欲必行前說二年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左司諫王覿言
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不通望別
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言朝廷久議回河
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流入海之地雖

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彊敵景德澶淵之事
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
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如慶曆中取河南熟戶之
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
而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以宿河
北重兵預備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
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言朝廷知河流為北道
之患日深故遣使命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極一路生
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
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役

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再三何以
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為計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
在塘泊黃河堙之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
得順流而下賊溢於河北使百萬生齒流散而不復二也乾
寧孤壘危絕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不自保之勢三
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
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
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
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且去歲之
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望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

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
謂左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
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
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
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限兩月同水官
講議聞奏講議官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還復故
道令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張景先以問說為善果
欲回河惟北京以上滑州而下為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
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為之可也朝廷
然其說三年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

說得是

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蓋天下大勢唯人君所向群倖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人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乞將前日降出文字抄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朝廷所未甚知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

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爲阻況今河流未必便過北界耶太后曰可謂議明白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孔子謂爲敢曰先有司令水官未嘗保明而先示以決欲回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存宗愈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欲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爲患非一若能全

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孝先等爲未必然之論僥倖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爲則令沿海踏行自恩冀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許俞存又奏自古唯有導河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爲斡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都省戶部侍郎蘇轍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

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析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十三年矣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

有政川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糸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等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回收買梢草指揮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附阿以誤國計中書舍人曾肇言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三路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疫疾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不堪則雖有回河之衆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百祿等行視東西二

河以為東西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奏事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為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順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曰請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謂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醯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百祿等使回入對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尚書省言大

爰言好事之人最為可恨

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并濁水入界河向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等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深一丈五尺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深者三丈五尺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張戎之論甚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

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跡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海潮往來游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遇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塘濼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可以褰裳而涉深可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尾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

說最明白質東坡

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濼界河之足限哉七月都水監言自小吳決後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為北流無患則二年河決南宮下埽三年決上埽四年決宗城中埽豈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卧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為卧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為二股之策

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堤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為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孰為輕重詔有司具析保明以聞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為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得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太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

各執意見不爲君國

難矣朝廷遂爲之選都水使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
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
同兒戲臣願命有司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
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畧加
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無得興功不
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
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
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行地中無可回之理召赴政事堂
會議大臣不以爲然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
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須開

河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漸成港道見今已爲二
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
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爲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
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擗撥東流修全鋸牙當進還增進一
埽有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今日當
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
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五年
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
北之州縣未至受患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乃傾
竭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

者人之私也

子由言河皆所以取怨

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今由隄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
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詔開修減水河二月詔
去冬愆雪今未得雨旱暵洊臻宜權罷修河蘇轍言臣去年
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
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
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驩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
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既
爲聖察所臨要當遂還盡罷今果衆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
修黃河民方疑畢閣命踴躍聖詔云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
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大臣奉行

不得其平由此觀之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
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
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事
是也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
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
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
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
八月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
北京南沙堤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
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爲深快頗

滅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
致斷絕卽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
水稍行免淤故道上淚因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及李偉
按視具合措置事以聞蘇轍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
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六年敕寬責李偉
七年以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
議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
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
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
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

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
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稽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棄堤
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闞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
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
以河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
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外丞司管下河埽歸轉運副使
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
李偉再任元祐八年二月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
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
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

水官尊司不加罪

可爲北流是大溜北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
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
回河之計耳朝廷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上
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
遠徼倖盜功或取此舍彼譸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
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
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
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
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
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闞

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
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
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
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
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請進
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
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闞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
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
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至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
淵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

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向下北流一枝斷絶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下流在北京恩州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閉清豐口以東難氏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右相范純仁與蘇轍力言不可詔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時轉運趙偁深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横壠六塔商

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内黄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堤爲害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

九截不收疏之可也

縱水難收從何宗回

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呂大防罷相右正言張商英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數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後不得復言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稍草斬伐榆柳

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遣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功矣咫尺不戀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勞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依仁宗朝施行會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急往救護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輔臣出圖狀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按視爲簽堤及去北岸嫩灘

實持評同盡矣

令河順直則無患矣樵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
刷塌堤身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
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
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便利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
合屬官司躬往相視保明從之十月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
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不決水官無所適
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京成第自闞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
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
除水患又自闞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修疏濬河道
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

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具析修閉北流功力等第以聞然
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安持又言準朝旨
相度開濬滑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滑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
曾乞開修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疏導燕家
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
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
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
安持因紓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
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
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

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
等奏大河自閉塞闞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
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
快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
缺怯薄而闞村新堤亦恐未易支吾兼京城上流諸處埽岸
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吳安持王宗望同
外監丞司自闞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張商
英又言今已閉北流都水長貳交章稱賀乞付史官則是河
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緝堤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
郝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數開盧

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
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
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說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滑舊
滑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兎
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
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先朝水官孫
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先取索照會召前後
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
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元
符二年北外都水丞李偉乞於澶淵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

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之患從之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徽宗即位吳安持輩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安持等罪主回河遂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乃以商英為北河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商英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八　圭

欲順地勢疏濬入海會河決蘇村詔商英毋治河止畫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經度之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牙梢芻村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

決溢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乃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行其無所事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為長策聞近日議者又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事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濇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即由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八　早

西路歷滄州界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於冀又北渡河過來遠鎮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地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四年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大觀二年工部員外郎趙霆上免夫之議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羨餘乞詔有司應堤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詔曰河防夫工歲

役十萬瀕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五月邢州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以隆平縣下濕亦遷之六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詔洸純誠開撩廣武埽對岸兎源河分減埽下漲水政和四年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

寬河朔諸路之役從之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聖功橋方河之閘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岩民夫多被漂溺因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云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通利移軍城於大伾居山閒十月東強埽決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潑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若修閉東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之地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七年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潬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南河一橋因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三年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成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零詔因橋壞降秩者俱復之揚轉正奉大夫欽宗即位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稍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與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

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敘綵富商大賈爭注名廳每興一役乾沒無數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詔昌齡與在外宮觀揚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

史緯卷二百二十八終

宋史十二

志

河渠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宋都大梁以河陰縣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東南之產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

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道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於汴太宗淳化二年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奉詔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於宋城縣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數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卽今成皐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武陟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壤堤水勢流溢夾右碣石入於渤海書所謂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洚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

方見河道渠自音

桓始自公以狂河勢爲言方行着之說的之所以假也

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往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蕩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縣故以浚儀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水卽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汳卽汴字避反字改從卞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

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伐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於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

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於淮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

蜀漢之他

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可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

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尼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大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荊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竝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致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甽以

春巡遊雖數湮廢而流道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
者其上天之意乎眞宗大中祥符八年詔汴水漲溢及七尺
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
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詔遣使計度修浚使言泗
州西至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
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以宿亳丁夫充計減功七百三十
萬防請於沿河作頭踏道擗岸其淺處爲鋸牙以束水勢
使其浚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
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
縣各置開減水河從之仁宗天聖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洶洶

憂及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於護龍河舊制水增
七尺五寸則京師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河上以防河
滿五日則賜錢以勞之曰特支或數漲數防不及五日而罷軍
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
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運漕都
水符惟忠言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
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爲
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下詔興役而
衆議以爲不便宰相馮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
事宜勿聽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

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往來便之神宗
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
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謂新口
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水大則泄以斗門
水小則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是其議宣徽北院使張
方平嘗論汴河曰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
地利漕運而贍師旅必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
漕運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
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
而已惟汴河所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

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
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
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
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
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更改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
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思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
爲王安石發也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閑
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有閣折者范
子奇議冬月不閉汴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省運費安
石用其說七年河溢敗堤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令

汴渠自隋唐來其行已久何故別開可恨

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水勢提舉汴口官王珫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訾家口而留輔渠許之八年安石再相侯叔獻言昨疏濬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礓石三十里不可疏濬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訾家口減人夫物料以鉅萬計會汴水大漲淺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候今冬疏濬畢將杷具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口歲開閉修堤防通漕纔二

百餘日往時數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黃河暴漲水落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不足則旁堤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牐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濼皆可引以為助禁上源私引水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土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上遣

使行視還言工費浩大不可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楗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澾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其古索河等暴漲以魏樓滎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二年三月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河道侵民冢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

為瘞藏六月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三年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濶多淺澁乞狹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從之六年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

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眷救尋詔幾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

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等因不以爲愧見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怪其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轍又請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否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水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

復汴口河則不必通洛水

種知鄭州岑象求奏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嘗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詔從之四年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鉄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西京不足以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

上下習爲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冐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謬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長爲京師之安省百萬金錢以紓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省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打凌之苦通來商賈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爲害者

此議甚從而乃不果宋事大抵如此

一而其小所謂損小費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畧耳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甚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同河尤為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自然有可復之理望出臣章面諭大臣與

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提舉汜水輦運李仲亦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武等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預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而河流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諸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閘口至五年乃詔導河水入汴紹聖四年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

口名汴河為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匱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運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協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竊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瀰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

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濼乃已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舟仁宗嘉祐三年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從之神宗熙寧八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牐引汴水入於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

廣濟河導菏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上供

米六十二萬石太祖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

京畿溝洫仁宗天聖二年閤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己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敘爲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則

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中修築堰堨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則致渰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堤埒七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令頒行

三白渠在涇陽縣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取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舊防由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爲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頹壞堙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

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緝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隤圮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塡卽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翣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欲令自今溉田旣畢命水工拆堰木貯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勞選能

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五十里闊七八丈高一二丈其溝渠大者長至百里闊至五丈淺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孫冕總監三白渠部毖依奏行之未幾而罷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

古制詔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於大河神宗熙寧二年詔程昉相視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會大風詔停役中書格詔不下中官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御史劉摯言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道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劃刷都盡而昉仍乞於洺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擾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安石爲昉辯說其力後卒開之按不說骸至此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八年程昉與劉璯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

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詔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中[illegible]大名安撫使文彥博罷賞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慢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

如此則不思則既嘅而言之不亦遲乎

備邊通江淮之漕則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卻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黃河下流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議之官止作還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

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剗委清強官相視利害又言今之水官尤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而都水監言運河實便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榷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會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享議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牐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檝而實邊郡倉庫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工

料一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栰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牐之地纔及堤身之半論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暴水漲則河身乃在牐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衛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

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栰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牐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言御河狹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

水所占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討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等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或如之其深五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鵜巢淀等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五十里深或丈餘東起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等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十餘里其深六七尺東北起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等為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塘岸雖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為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淀等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餘里其淺八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等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四十里深或一丈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等為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丈餘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泉等為

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三五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懋為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於塘天聖以後相循而不廢領於沿邊屯田司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去無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或者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岐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仁宗明道二年劉平知成德軍奏曰臣竊為沿邊安撫使皆陳備邊之略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太宗朝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播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滑河

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剡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從密牧平與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請種木於西山之麓、以法榆塞、可以限契丹、後塘泊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兵墓、百姓始告病、寶元元年、河北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道水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淵、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淺、乃壅界河水注之、慶曆二年、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

導、當稍緒防、豈緼猜嫌、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議者遂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詐、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誇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以後、各不添展、而葛懷敏治塘益急、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懷敏築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虧損國體、物論駭嘆、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況河朔地勢坦平、易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為藩塞、卿等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徽宗大觀二年、詔曰、瀦水為塘、以備洸溢、溉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玩歲久、隳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止為險固之地、其後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隄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者、大約利在畜水以限遼騎而已、神宗即位、志在富國、熙寧元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具

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垾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眾、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淤塞荒穢、合行濬導、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汙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垾隄防之類、以障水潦、或疏導溝洫畎澮、以洩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

透論
如此附安
石爲福何
必牛事斤
已役制度
未下必矣

折笑

可作薄餅

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秘書丞侯
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畧計二萬餘頃多
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
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
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田詔叔獻與著作
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
被水患三年帝聞淤田多侵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
視宗道以說者爲妄九月遣殿中丞陳世修乘驛經度陳潁
州八丈溝故迹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
溝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

其故道量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百尺等陂塘導水行溝中
某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爲稻田則其利百倍帝意向之王安
石曰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水東下大興水田
厥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牐以限之與昔不同雖無
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可復矣故先命世修相度四年帝語
侍臣中人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
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
可再淤使厚而後止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
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
姓何苦閑土細如麪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旰食大臣宜

笑殺

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
非待至明而後察也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
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各定其直仍於次年起稅若
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御史張商英言議者請開穰
縣永國渠引滻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路鑿焦家莊地
勢偏仰水不通流詔程昉領其事昉例河去疏土築爲巨堰
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
廢不復治時人人爭言水利大抵迂闊少效河北提舉常平
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帝以問安石安石請差官考實以聞
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宗師言昉奏百姓乞淤田

實未嘗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未知淤田何如耳安石曰今
秋到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爲不知臣實未喻
帝曰昉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滹沱又無下尾安石力爲辯說
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言陛下判
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
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與韓
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
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
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
民謝表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祭丘等縣淤田

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相視、獨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
兵多死、毋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劾究其事、提點
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分、七年、知諫院鄧潤甫言、淤田司引
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用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
止、伺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大役、乞加譴罰、同知諫院范百
祿言、都水監丞王孝先議於朝邑縣界畎黃河、淤安昌等處
鹹鹵地、及放河水、而鹹地高原不能及、乃請朝邑縣長豐鄉永
豐等十社、千九百戶、被水田三百六十餘頃、獨稅合加罪責、
九年、程師孟言、臣權領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
之地、盡成膏腴、爲利極大、尚以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

河淤溉、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元豐元年、二府
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
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
膩、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知陳
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鄧、西京及開
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入潁河、不
能容受、故境內瀦爲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
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界直入於淮、則
潦河之水、雖甚洶湧、不能壅遏、詔可、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
京言、熙寧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

併石渠十有四

日、如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爲水、水可爲陸、陂瘠可修、灌
溉可復、積潦可洩、圩岸可興、許陳利害、或官爲借貸、或自備
功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
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爲永康軍、漢史謂秦蜀守李冰始
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
江、皆爲沫水、入於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墊
衝決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於成都以合岷江、
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
之害減、而耕桑之利溥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

疏北流爲三、曰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於懷
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
達於崇寧之灘、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
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
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
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豉彘、曰道溪、曰東穴、曰投
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
下馬騎、乾溪合、凡爲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門、曰
廣濟、曰顛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堤撮北流、注之東而防
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爲大堤、凡七壘、如象

昇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鑱石為水則、則盈一丈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為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湍暴、沙石塡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堤壅水上流、春止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灘沉頂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賞罰焉、

東南諸水、神宗熙寧六年、開龜山運河、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

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欲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之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今開洪澤以上、既不用牐、商水唯隨淮面高下、開淺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哲宗元祐四年、守臣蘇軾奏、熙寧中、臣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置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泥沙渾濁

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勢當然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徽宗宣和三年、以眞揚等州運河淺澀、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

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中使欲濬運河與江淮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閘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須毀朝宗閘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眞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眞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靖康元年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爲田後復田爲湖近年以來復廢爲田雨則澇旱則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乞盡括東南廢湖爲田者復以爲湖庶幾涸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害聞奏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創立堤堰以爲瀦洩庶幾水不至泛溢

旱不至乾涸乞興築自江都至淮陰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二百四十里其堤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堤岸既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城鎭舊有堤閘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閘壞久於此創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于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爲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淮田多沮洳今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詔除損之淮東轉運判官浙江通大海日受兩潮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潮頭既而潮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乃奠逮宋大中祥符間浙江擊西北岸稍逼州城發運使李溥請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倚疊爲岸固以椿木環亘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萬踰年乃成釣末壁立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能爲害景祐中以浙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工部郎中張夏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紹興二十九年高宗諭樞密院王綸曰往年宰執常欲盡乾鑑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

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年紹興府守臣吳芾奏自開鑑湖溉廢田二百七十項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牐十三所夏秋以來時雨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千餘項悉獲倍收其爲利較然可見乞立禁牌界至則提岸自然牢固永無盜決之虞孝宗乾道二年秀州守臣孫大雅請於諸港浦作堰牐上曰朕覩漢文帝詔書多爲農事而下須爲久遠之利不可憚一時之勞也

儀衛

綦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立等威一以愼出入遠危疑也書載弁戈綴衣虎賁車輅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爲尊大而已宋初因唐五代之舊講究修飭尤爲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此其大較也臨時增損用置不同今撮其凡爲

宋之儀易近只如此

儀衛志

初宋制有黃麾大仗半仗角仗細仗南渡後惟造黃麾半仗角仗細仗而大仗不設大朝會四朝惟一講紹興十五年正月朔日是也用大仗三分減一凡三千三百五十人自是正旦冬至俱免大朝賀以爲定例爲黃麾半仗者大慶殿正旦受朝兩宮上冊寶之所設也黃麾小半仗者大慶殿冊皇太子文德殿皇后受冊之所設也黃麾角仗者大慶殿冬至受朝紫宸殿即位兩宮賀節慶壽紫宸殿受金使朝之所設也黃麾細仗者大慶殿文德殿發策及進國史之所設也大朝會之外有日參四參六參朔參望參朔參用釐務不釐務通直郎已上望參用釐務通直郎已上宣制非時慶賀以望參官餘以朔參官四參官謂宰執侍從武臣正任文臣卿監員郎監察御史已上四參遇雨則改日參在京官親王朝請者赴六參仁宗康定元年參知政事宋庠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繖扇而已殊非禮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檛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爲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爲常非旄頭先

驅、清道後行之謂也、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案漢魏以降、有大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略、伊和鑾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寖薄、頃因游鑾、此皆制度放失、惟於改作之咎、宜委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諸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以示尊極、以防未然、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閱習既畢、或言新制嚴密、慮違犯者衆、因不果行、景祐五年、賈昌朝言、儀衛三事、一曰南郊鹵簿車駕出郊廟日、執毬杖供奉官、於導駕官前、分列迎引、至於齋官、夫毬杖非古、蓋唐世以資玩樂、其執之者、皆褻服錦繡、乘玉、過於侈麗、既不足以昭文物、又不可以備軍容、常時豫游、或宜施用、方今親奉大祀、端冕順卬、鼓吹不作、而乃陳戲賞之具、參符神之列、請詔典儀、未爲允稱、謂宜徹去毬杖、俟禮畢還宮、鼓吹振作、復使就列、二曰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臣案羊車本漢晉之代、乘於後宮、隋大業中、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駟、取其輕、自是以來、遂爲法從、國朝因循、尚未改革、籍以事、合天地廟見祖宗、車服所陳、動必由禮、豈容後宮所乘、參於法駕、欲望大駕不用羊車、三曰南郊大駕鹵簿儀衛甚衆、有司雖依名物次第、兵杖數目、預先分布、及五使畫行案閱、其如吏員兵伍、素不閑習、行列先後、多失次序、所持名物、亦或差互、竊謂三載親郊、國之大事、旁陳象物、仰法乾行、四方之人、觀禮於是、請於致齋前、命儀仗鹵簿使率押當官暨諸衛、諸有執仗士卒、自殿門至郊廟、分列之處、詳視先後、及器仗名品、無令差忒、詔禮儀使宋綬與太常禮院詳定、綬奏後漢劉熙釋名曰、羸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隋禮儀志曰、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此乃漢代已有、晉代偶取、乘於後宮、非特爲掖庭制也、歷代載於輿衛志、自唐至今、著之禮令、宜仍舊、其餘願依昌朝所奏、神宗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古者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閒、周官有太僕、齊僕、道僕、所以御車、至參乘、則其禮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齊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爲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從之、

輿服

仁宗天聖五年、工部郎中燕肅始造指南車、上奏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軍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惑失道、周公賜軿車以指南、其後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屬世亂離、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祖冲之復造之、後魏太武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命扶風馬岳造、垂成、而爲善

明鵁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閱於麟德殿以備法駕歷五代至國朝不聞得其制者今創意成之其法用獨轅車立木仙人於上引臂指南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隆上記里鼓車之制獨轅雙輪廂爲兩重各刻木爲人執木槌足輪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足輪一周而行地三步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用較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鐲

神宗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亨先王則裘冕而禮記云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王肅據家語以爲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則是禮記被袞與周禮大裘郊祀並用二服事不相戾但服之有先後耳是以開寶通禮皇帝服袞冕出赴行宮祀日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冕出次蓋袞冕盛服而文之備者故於郊之前期被之以至大次既臨燔柴則脫袞冕服裘以則天道至質故被裘以禮之今儀注乘輿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之日乃服鞾袍至大次服袞冕臨祭非尚質之義乞並依開寶通禮又言臣等詳大裘之制本以尚質而禮祀冕有垂旒與大裘不裼之說今參考諸說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低寸二分玄表朱裏以繒爲之玉笄以朱組爲紘玉瑱以玄紞垂之其當暑奉祠之服以黑繒爲之集賢校理陸佃言臣詳冕服有六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故禮記云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袞衣襲之也先儒或謂周禮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

有裘無袞則夏祀赤帝與至日祭地祇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於夏祀天神地祇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不必衣裘也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被袞則非尚質臣以爲尚質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也今請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及祀地祇並服袞去裘各以其宜服之於是詳定所言禮記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所謂大裘之襲者袞也與袞同冕伏請冬祀昊天與黑帝皆服大裘被以袞其餘非冬祀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袞於是神宗始服大裘而加袞冕焉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員外郎何洵直言

此有祭止以袞以象大冕可疑之文非成禮宗之黻除也

陸佃所議有可疑者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
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裘冕又云袞冕是袞與裘
各有冕乃云裘與袞同冕當以袞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袞
中裘而表袞何以示裘袞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
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之日王被袞
以象天若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象天之文諸儒或云
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袞益裘袞無同冕兼服
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
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
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襲故裘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

始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襮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飾
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重二
衣也大裘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玄衣與裘同色亦爲
誤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衣也古者齋祭異
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袞冕齋
故鄭氏云王齋服袞冕是袞冕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
開寶禮以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與張融臨燔柴脫袞服
裘之義合請從唐制佃復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
而冕謂之袞冕裘冕必服袞袞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
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

合於禮則不從不合於禮則從之可也

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繒
爲之尤不經見且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襲
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袞而
何王肅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
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雖不知覆裘以袞然尚知大
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
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
可知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袞豈借袞以爲飾哉今謂祭天
用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
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雖無大

裘未能盡合於禮亦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袞內服也與
袍同袍褻服而欲裼以祭天是欲褻衣以見上帝也詢直復
欲爲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
所志詔如詢直議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今皇帝冬至及
正日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
親祠郊廟皇帝嚴裘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豈禮
之稱哉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贊引扶侍宿衛之官其
侍祠及分獻者並服祭服從之徽宗大觀二年議禮局檢討
官俞泉言玄以象道纁以象事故凡冕皆玄衣纁裳今太常
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

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爲六幅而不殊矣冕玄表而朱裏今乃靑羅爲覆以金銀飾之佩用綬以貫玉今旣有玉佩矣又有錦綬以銀銅二環飾之以玉宗彝宗廟之彝也乃爲虎蜼之狀而不作虎彝蜼彝粉米散利以養人也乃分爲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爲飾其餘不合古者甚多乞下禮局博考古制四年議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改衣服制度曰凡冕皆玄衣纁裳衣則繪而章數皆奇裳則繡而章數皆偶陰陽之義也今衣用淡靑非是請衣色用玄裳色用纁以應典禮古者蔽前而已市存此象以韋爲之今蔽膝竝以緋羅爲表緣緋絹爲裏又有山火龍章案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商火周龍

章韍者乃韍冕之韍非赤芾之芾也且芾在下體與裳同用而山龍火者衣之章也周旣績於上衣不應又績於芾又祭服有革帶今通裂以緋羅宜依古制粹中又上所編祭服制度曰古者冕以木版爲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玄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羣臣冕版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尺之制以靑羅爲覆以金塗銀稜爲飾非古玄表朱裏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繅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爲等差合絲絲爲繩用以貫玉謂之繅以一

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閒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爲差今羣臣之冕用藥玉靑珠五色其繅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爲差之義古者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其服當鷩冕出封則遠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又古者諸侯有君之道今之郡守雖曰猶古之侯伯其實皆王臣也乞只用羣臣之服從之紹興四年國子監丞王普言冕服事禮部奏案周官自上公服衮王之三公服鷩以至士服玄冕凡五等唐制自一品服衮冕九旒至五品服

玄冕無旒亦五等國家承唐之舊初有五旒之名其後去三公衮冕及絺冕但存七旒鷩冕五旒毳冕與無旒玄冕凡三等而已衮服非三公所服去之可也乃并絺冕去之自尚書服毳冕以至光祿丞亦服焉貴賤幾無差等此皆一時制作今分鷩冕爲八旒毳冕爲六旒復置絺冕爲四旒及無旒玄冕共四等庶幾稍合周制若冕之方圓低昂無辨則制造之差也以靑爲表非不用玄也爲玄而不至者也以緋爲裳非不用纁也爲纁而太過者也山止而靜者也今象其質是得山之勢而不知其性火圜而神者也今象其銳是得火之形而不得其神也至於宗彝粉米佩綬帶紐芾屨之屬皆

宜改正施行然終以承襲之久未能盡革也孝宗時殿中侍御史張震奏今日之弊在於人懷僥倖能革其俗然後天下可治且改轉服色自升朝官以上服綠大夫以上服緋並事及二十年方得改賜今承務郎以上服緋綠及十五年便與改轉不惟年限已減而又官品相絕蓋已爲異恩矣竊聞省部欲自補官日便理歲月即是嬰兒授命年纔十五者今遂服緋而貴近之子或初年賜緋年纔及冠者今遂賜紫朱紫紛紛不亦濫乎若始於出身之日願爲折衷比之莅事所減已多而比之初補粗爲有節帝從其言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山澤之寶所得至難倘縱銷釋實爲虛費今約天下所用黃金歲不下十萬兩俾上幣棄於下民自今繡金貼金銷金泥金裝貼什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爲首飾諸州寺觀欲以金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齎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從之孝宗嘗曰華弊當自宮禁始因問風俗奢侈良奏由貴近之家放傚宮禁以致流傳民間鬻簪珥者必言內樣彼若知陛下崇尚淳朴必觀感而化矣

秦制天子有六璽又有傳國璽歷代因之唐改爲寶其制有八五代亂離或多亡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一曰皇帝神寶太祖受禪傳此二寶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有司製玉寶則以所上尊號爲文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玉斗皆飾以紅錦金裝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暈錦褥飾以雜色玻瓈碧石珊瑚金精石瑪瑙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帕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箸燭臺燭刀皆以金爲之是所爲緣寶法物也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皆鑄

以金雍熙三年並改爲寶仁宗皇祐五年七月詔作鎮國神寶先是奉宸庫有良玉廣尺厚半之仁宗以爲希代之珍不欲爲服玩因作是寶命宰臣龐籍篆文嘉祐八年仁宗崩英宗立翰林學士范鎮言伏覩大行皇帝受命寶及緣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先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考索典故及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

於陵寢、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帝不用其議、乃制濟受命寶、命參知政事歐陽修篆文焉、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得古玉印、自言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掘地得之、有光照室、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翰林學士蔡京承旨及講議官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之器乎、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按故事詳定以聞、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冊儀、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齋于內殿、翌日、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徽宗崇寧五年、有以玉印獻者、印方寸、以龜爲鈕、工作精巧、

大宋受命
承大祖也
定命寶承
徽宗也天
意也

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徽宗因以其文、倣李斯蟲魚篆、作寶名鎮國寶、大觀元年、得玉工、作天子皇帝六璽、璽篆初紹聖間得漢傳國璽、無檢幅、又不闕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有檢傳攷驗甚詳、傳於世、徽宗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自作受命寶、詔曰、承爲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製、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慶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煥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鎮國寶、受命寶、不常用、惟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札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答外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政和七年、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徽宗又制一寶、赤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詔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八年正月一日、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寮稱賀、其後京城之難、諸寶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獨存、蓋天意也、紹興元年、作玉寶一、文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與舊寶二、歷世寶之、十六年、又作八寶、爲先是印信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

篆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爲印章者也思言龍脩

宗入蜀子孫遂爲蜀人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與元尹印悉令温叟重改鑄焉政和二年宦者譚稹獻玄圭其制兩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鋭下方上有雲雷之文下無琢飾外黑内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長尺有二寸詔付廷議議官以爲周王執鎮圭緣飾以四鎮之山其中有好爲受組之地其長尺有二寸周人做古爲之而王執以鎮四方也徽宗以是歲冬御大慶殿受圭焉

符券一銅兵符二傳信木牌用堅木朱漆之長六寸濶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却置池槽牙鍱相合

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用印印號上以皮繫往來軍吏之項臨陣傳言應有取索並以此牌爲言寫其上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遣廻又有三字驗凡軍行計會文牒或主司遣失單使被擒軍中所謀洩露故爲分屯之時與主將密定字號不用重叠嫌疑字樣彼此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義理但與公狀文移内以此字私爲契約有所施行依此參驗爲文牒之上别行寫此字印其上發往許即依號却寫印遣回如不許即空之

史緯卷二百二十九終

史緯卷二百三十

宋史十三

志

選舉

自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司徒以鄉三物興賢能太宰以三歲計吏治詳於周官兩漢而下選舉之制不同歸于得賢而已考其大要入仕則有貢舉之科服官則有銓選之格任事則有考課之法然歷代之議貢舉者毎曰取士以文藝不若以德行就文藝而言之賦論之浮華不若經義之實學議銓選者曰以年勞緩人可以

絶超躐而不無賢愚同滯之歎以薦舉取人可以拔俊傑而不無巧佞捷進之弊議考課者曰拘吏文則上下督察浸成澆風通聲望則權貴請托徒開利路於是議論紛紜莫之一也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多而莫重於舉削改官磨勘轉秩考課雖密而莫重於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他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及遺逸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委曲瑣細咸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彊之吏皆自此出得人爲最盛焉今輯爲六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試三曰銓法四曰補廕五曰保任六曰

考課作選舉志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罷諸科而以經義詩賦取進士其後遵行未之有改乾德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覆試之開寶三年詔貢士十五舉嘗終場者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蓋自此始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將武濟川劉廓材質最陋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會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五人并準等御殿給紙筆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一百二十七人皆賜及第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殿試遂爲常制帝語近臣曰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是年但試進士王式等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御試與省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謂一日作詩百篇詔使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特賜及第以勸來者八年進士始分三甲凡廷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官知舉既廷試帝諭多士曰爾等各負志業效官之外更勵精文采無墜

前功也眞宗咸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餘人又賜可比進士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願試武藝及量才錄用者又五百餘人悉賜裝錢慰遣之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時貢禮部數詘者得特奏名多因循不學仁宗詔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臨軒較士閔其屢不中科衰遇而無所成進不得預於祿仕而退不得還其閭里故常數之外特爲甄採而狃于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耻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淑言詩賦爲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然考官以所試分場不能通加評校首場不取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于幸不幸願勅有司併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知制誥富弼言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詔罷殿試尋復如舊參知政事范仲淹上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以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

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
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
度則何觀焉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
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
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胷臆漫陳他事驅
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斂才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
體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請中前詔揭而示之禮部奏名
以四百名為限諸科俛倖之人悉罷之知制誥王珪曰唐自
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
上元增其數亦不及百人國初取士大抵唐制逮興國中貢

馭之路寖廣無有定數比年官吏猥衆故近詔限四百人以
懲其弊且進士明經先經義而後試策三試皆通為中第而
諸科既不問經義又無策試止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其專固
不達于理安足以長民治事哉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
毋輕易焉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
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淳之旨歐陽修知貢舉
痛裁抑之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僥薄之士候修
晨朝羣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為祭文投其家然自
是文體少變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不幸有故往往沉淪
十數年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

古法難行於今時不同也

鄉大夫賓興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
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請易以
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
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為檢察僞濫自不能容使爽若藝
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
仁宗十有三舉進士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
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乃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神宗時王安石議更法謂古之取士俱
本于學請興建學校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直史館蘇軾議
曰臣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

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
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
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
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
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
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
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初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
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
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
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

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採譽望而罷彌封或欲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人君者修身以正物審好惡以表俗若徒設科立名以取之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言之則論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昔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楊億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孫復石介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

此說亦是

時務策之篇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竄易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至于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之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于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與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王縉好佛捨人事而

修異教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徒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願陛下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矣帝讀其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說釋然矣他日問安石安石曰今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在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

乃開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科法敗壞人才
所以不如古也中書門下因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
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
而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
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
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士各占治易詩書
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論語孟子
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又詔進士自第二人以下試
律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
徒常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常恥此學舊明法

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
意帝謂能政曰對策亦何足以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
爾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
名約八九百人今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
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
黷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
勵有聞于世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
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
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
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謂也願斷自聖意止用

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試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
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增重不已遂詔定特
奏名毋得取過全額之半著爲令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爲
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
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
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
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令天下學官
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
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
風俗也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

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語孟
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
策二道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勸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
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
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缺外聞所謂不言
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誦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
矣遂立科許各舉一人紹聖初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罷
春秋科既而復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徽宗詔天下取士
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自此歲試上

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並多當官子弟其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貧老者尤病之大觀四年星變侍御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罷則不隸學籍者遂致失職天之視聽以民士民之秀者今失職如此恐天亦譴怒願以解額之歸升貢者一二分不絕科舉亦應天之一也遂詔更行科舉一次臣僚言場屋之文專尚偶麗題雖無兩意必欲厰而爲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爲澹泊請擇考官戒飭之以稍救文弊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奏名賜第者

八百餘人有儲宏等隸大閹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史皆賜第蓋師成皆於大觀三年嘗中甲科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慮此年之盛然雜流閹宦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高宗紹興二年廷試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寘第一帝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時進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本等二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併場策問

太寡議論鄙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從之於是士始有定嚮而得專所習矣淳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二日上御殿引詹騤以下一百三十九人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具欄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多命中爲天子甚悅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翰林學士

洪邁言頃舉人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朴時朱熹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議曰古者太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爲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爲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學者一旦豈能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共通其三四

如此九年然後取齊已久矣九年之內或一試不收一試不取貫奈何分有宋遼金元明諸史更分將更置奈何

命題本此

之一凡易詩書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戴記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各守家法各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史而皆可用於世矣其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寧宗慶元二年韓侂胄指道學爲僞學是衆語涉道學者皆不預選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類天

下士子不務實學遂命有司六經出題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爲一題以杜挾冊售僞之計凡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侈飛蜚重年好明長少也英宗嘗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入官有三路今塞其二矣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不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

所謂薦舉路狹也帝納之命宰執各舉館職五人元祐元年右正言劉安世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傑之地以飭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稍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名卿賢相也近歲其選寖輕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狥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獲錄職多開倖門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育然後召試非試毋得輒命庶名器重而賢能進詔大臣奏舉館職並召試除授惟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安世復言祖宗時入館鮮不由試惟其望實素著治狀顯白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既遵聽臣言

宜復舊制又謂朝廷特除不在此限則是人材高下資歷淺深者皆可直除弊源仍在願倣故事召試除授庶塞僥倖門重館職之選孝宗乾道二年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眞宗增至六科仁宗時並許布衣應詔於是名賢出焉請參倣前制間歲下詔開廣薦揚之路詔禮部館職學官雜議皆言註疏誠可略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滯跡遐遠侍從之臣豈能盡知遂如國初之制止令監司守臣解送時考官命題多牖僻李獻言賢良之舉本求讜言以裨闕政未聞責以記誦之學使才行學識如晁董之倫雖註疏未能盡記於治道何損帝以爲然乃復罷註疏科目既設猶慮不能

葢故天下之才或韜晦而不屑就也往往命州郡搜羅而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之黃君俞熙寧之王安國元豐則程顥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較著者也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高宗垂意遺逸首召布衣譙定而尹焞以處士入講筵其後束帛之聘若王忠民之忠節張志行之高尚劉勉之胡憲之力學則賜出身俾教授本郡或賜處士號以寵之所以振清節厲頽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雲卿之晦跡世尤稱焉寧宗慶元間蔡元定以高明之資講明一代正學尤袞楊萬里薦之固以疾辭竟以僞學貶死衆咸惜之凡諸生之隸於太學者分三舍始入學充外舍月書其

行藝於籍行謂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季終考於學諭次學錄次學正次博士然後考於祭酒司業歲終校定具注於籍以俟覆試視其校定之數參驗而序進之凡私試孟月經義仲月論季月策公試初場以經義次場以論策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等俱優者爲上舍上等取旨命官一優一平爲中以俟殿試一優一否或俱平爲下以俟省試唯國子生不預考選歲計所隸三舍升降多寡之數以爲學官之殿最賞罰熙寧初增置生徒總二千八百人隸籍有數給食有等庫書有官治疾有醫崇寧元年宰臣蔡京請每三年貢入太學若試中上等補充太學上舍試中中等下等者補充內舍餘

爲外舍生仍建外學於國之南待其歲考行藝升之太學從之五年詔曰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近因稽周官立八行八刑頒之學校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苟備八行不俟中歲即奏貢入太學免試補爲上舍八刑則反八行而麗於罪各以其罪名之品目既立有司求其迹以應令遂有牽合瑣細自元祐置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辭藝開取禮部試黜之士附貢恩科當時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爲形迹求與名格相應於是兩科相望幾數十

年乃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者益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弊固如此慶曆三年詔置武學於武成王廟旋罷以議者言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豈專學孫吳故也熙寧復置之欽宗即位擢祭酒楊時言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乞奪安石配饗使不能爲學者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異見以所是者爲正所否者爲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爲邪學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許采其長實爲通論而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爲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聞時之言羣起而罵之時引避不出詔罷時祭酒會國事危而貢舉不及

止試五場乃經義一律義一故斷案止三場

行矣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奏曰國家恢儒右文京師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中興以來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亦惟榮等升沉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糊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今請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嘉定二年臣僚言試法設科本以六場引試後始增經義一場而止試五場律義又居其一斷案止三場而已殊失設科之初意且考試類多文士輕

視法家惟以經義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欲明憲章習法令察舉明比附之精微議比折出入之錯綜酌情法於數字之內決是非於片言之間比年案題字多毋尙困人一日之內僅能謄寫道目豈暇深究法意其弊二也。刑法考官不避曾中法科丞評數人由是請託之風盛僥倖之弊興其弊三也。今請罷大經義仍分六場以五場斷案一場律義爲定問題稍減字數而求精於法律者爲試官各供五六題納于臨試主文臨時點定如是獻議得人矣從之書學生考書之等以方圓肥瘦適中鋒藏畫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爲上方而有圓筆圓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濁各得一體者爲中方

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瘦模倣古人筆畫不得其意而均齊可觀爲下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皆設問荅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

宋興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尙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尙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太祖始制外權命文臣往復之由是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

[illegible]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以重其事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淸常參官宰縣自此始開寶中詔曰吏多難以求其治祿薄未可責其廉與其冗員重費不若省官益奉州縣官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熙寧中帝因論郡守謂宰臣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卿輩謂何如而得選任之要文彥博請擇監司而按察之陳升之曰取難治劇郡擇審官近臣而責以選才宜可得也御史乞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王安石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之有司帝曰唐

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精擇百官者哉於是堂選悉罷帝謂唐制有古考績之法所與百執事共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部侍制以下並三年一遷自是遷敘平允凡高一品以上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哲宗時御史上官均言今任籍合文武二萬八千餘員當清其源宜加裁抑朝廷下其章議之司諫蘇軾曰祖宗舊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許出官進士諸科初命及已任而應守選者非遂恩不得放選先朝患官吏不習律令欲誘之讀法乃減任子出官年數去守選之格條令試法通者隨得注官

自是天下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補然人人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吏部員今年已用後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亦極矣宜追復祖宗守選舊法而選滿之日兼行試守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初未改官制大率以職為階官如以吏部尚書為階官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其職也至於選人則幕職令錄之屬為階官而以差遣為職名實混淆甚矣崇寧二年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之遂定選人七階曰承直郎曰儒林郎曰文林郎曰從事郎曰通仕郎曰登仕郎曰將仕郎臣僚言吏員增多蓋因入流日衆欲節其濫惟嚴磨勘舊法而今之磨勘有局務減考第有違

惡減舉官有用酬賞比類有因大人特舉有託事到闕不用滿任有約法違礙先次而改凡皆棄法用例法不能東而例日益繁苟不裁之將又倍徙而未可計也請詔二省若吏部皆有正法自當如故毋得用例又言邇者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如官戶與士大夫涇渭並流復其戶不受科擾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萬斛於無窮也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責辦何人此又弊之大者不聽紹興三年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賢愚同滯帝曰果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為輔相可也苟未能考其實不若姑守資格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

設銓選以總覈吏之治其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者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奸弊滋甚昔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為言類今之例今吏部宜置例冊凡換給之期限戰功之定處其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于冊永以為例每半歲上于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是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

例便於私故曲法以循之

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蔡確貽吏部爲例部今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疏略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靳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蓋由此也望令裒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攷定非大有牴牾者弗去凡涉寬縱者悉刊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賕謝之奸絕冒濫之門塞矣於是重修焉紹定元年臣僚言銓曹之患員多闕少注擬甚難自乾道嘉定以來嘗命選部職官窠闕各於元出闕年限之上與展半年用闕歷年寖久入仕者多即今吏部參注之籍文臣選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萬七千餘員大率三四人共注一闕宜其銓部壅積而不可行乞命吏部錄參司理司法令丞監當酒官於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從之建炎兵興雜流補授者衆有以上書獻策曰勤王曰守禦曰捕盜曰奉使其名不一皆閫帥假便宜承制之權以擅除擢有進士徑補京官者有表守臣名即爲郎大夫者紹興初嘗以兵革經用不足有司請募民入貲補官帝難之參知政事張守曰祖宗時授以齋郎今之將仕郎是也知樞密院李回曰此猶愈科率於民乃

此輩皆小皆由有技或有功者之濫歟

許補承節郎承信郎諸州文學至進義副尉毋得注令錄及親民官淳熙三年詔罷鬻爵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補官餘皆停至道元年中詔劍南州縣官不得以族行渠州司理判官鄭蛟攜妻之任會蜀賊李順構亂其黨田子宣攻陷城邑蛟捕得之擢爲推官知梓州張雍奏其事上命戮之故有是詔崇寧以來頗多泛賞如門應奉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皆無事狀可名而直以與之孟昌齡朱勔父子童貫梁師成李邦彥等凡所請求皆有定價不三五年選人有至正郎或員外帶職小使臣至正副使或入遙郡橫行者而蔡京援用從官不論途轍一言合意即日特除又優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防禦觀察使由此任子日倍紹興七年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祖宗時仕至卿監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厥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祖宗時不知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蠹政事嘗議革其弊會思誠去國議遂寢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又責官以保任之凡改秩遷資必

視舉任以爲應否至其職任優殊往往特詔公卿刺史牧守即所部所知揚其才識而任其能否上自侍從臺諫館學下案錢穀兵刑之職時亦以爲舉命之蓋不膠於法矣建隆三年始詔常參官及翰林學士舉堪充藩職令錄者各一人既而舉者頗因緣爲姦知制誥高錫請許人訐告得實則賞不實反坐之凡被舉者於誥命署舉主姓名他日有罪則連坐之太宗始令內外官凡所舉薦有變節踰違皆自首則原其聯坐之罪嘗謂宰臣曰君子小人趣向不同不擇舉主何由得人供奉官劉文質嘗察兩浙官高輔之等八人帝曰文質所舉皆良吏也特遷文質爲西京作坊副使咸平間祕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詔兩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長官授訖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籍官闕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時舉官擢人不常其制文行之士武猛之才刑名之學各因時所求而薦焉英宗時御史中丞賈黯言天聖中磨勘改官歲才數十人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限臨司奏舉之數其法甚密而磨勘待次者已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猥多至于三倍何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不滿其數則人以爲遺己此其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

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從之神宗以舉官多緣求請得之乃槩以定格詔內外舉官法皆罷元祐初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病之於是不得已而別爲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善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政在得人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恬退滯淹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誠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克叶至公則野無遺賢矣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誠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仁宗時翰林學士王洙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士之飭身勵行稍爲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後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曰豈執政者惡言官得人耶安石曰舊法凡執

惇此說亦是

政所薦不得為御史皆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
復得言事矣踰法之弊如此乃令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侍
御史知雜遞日舊制衆御史必衆學士本臺丞知雜更互論薦
而一闕上二人而擇用一人今專委中丞則愛憎由己公道
廢於私恩或受權臣之託引所親厚擠擯人主威福此大不
便事聽中丞呂公著遂薦程顥等權監察御史裏行宣仁太
后聽政范純仁為諫議大夫范祖禹為正言章惇曰臺諫所
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除執政有親戚及嘗被薦引為臺
臣者皆他徙防蔽也今天子幼沖太后同聽萬機故事不
可違於是祖禹以呂公著純仁以司馬光皆避親嫌光曰純

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惇曰光公
著雖不私他日有懷奸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蔽塞聰明
恐非國家之福於是純仁以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隆興二年延臣言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
授文資文臣以材略智謀換右職當邊寄者夫文武兩塗情
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將以氣習相忌有不
樂從者矣今兵釁未息方屬倚仗之圖願博采中外有材智
權略可以臨邊可以制闘者倣舊制改授從之乾道後是臣
言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幾百餘萬其間可為
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擇其氣量其才並

今文臣有三人舉主則循資再任五人則為之改秩而武臣
無有焉古語曰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宜
令都統制視監司者歲舉武臣二人視郡守者歲舉一人以
智勇俱全為上善撫士卒專有膽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
優以獎擢被舉人有臨戰不用命者與文臣犯入己贓者同
併坐舉主許之帝嘗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請反長奔競
龔茂良曰三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
舉何由知之帝曰今若雜舉衆論僉允又經中書考察而後
除授亦博采選之道也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
熙寧閒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防河之類亦聽辟

舉不能全廢也既出常格僥人往往因之以行其私元祐以
來屢行屢止苟處心公明則得以用其所知苟循私昧理則
請賕賄賂無所不有矣又孰若付之銓曹而槩以公法哉天
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
蔣元振知白州為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籲諸部使乞留
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滿白有才幹知須城縣觀朴不
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言其狀下詔褒嘉賜帛累四年
詔郡縣有治行尤異者本道轉運司以名聞當升置甚闕觀
問其狀加旌賞焉其負局無狀者亦以聞當行貶斥帝親選
京朝官三十餘人自書戒諭言于印紙曰勤政愛民奉法除

姦方可書爲勞績謂錢若水曰奉法除姦之言恐諸臣未喻
因而生事可謂之曰除姦之要在乎奉法眞宗即位命審官
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仁宗
謂宰相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夠摭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
自進朕甚憫焉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
下無滯才矣其後有束鹿縣尉王得說歷官寡過書考最多
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爲大理寺丞舊制薦舉邊吏
貪贓皆同坐侍御史掌禹錫請使貪使詐用兵之法也若舉
邊吏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就從而進之哉乃更其
法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

爲升遷次序有才實者從下位立見超擢無才實者守一官
十條年不轉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至數任不遷當時
人皆自勉非有勞効知不得進祥符之後朝廷益循寬大自
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爲限守官
及三年例得磨勘先朝始行未見有弊及今年深習以爲常
皆謂分所宜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
磨勘敘遷必有勞績或特被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
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須選擇清望有才
識之人命之舉官如此則是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
舉親民官凡官有闕惟隨員數舉之庶見急才愛民之意嘉

祐六年下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
安其業今求材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失職
不稱所以爲民之意豈人材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於
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
非假以歲月則亦媮而不爲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
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
舉將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英宗治
平三年文彥博奏唐六典所載以德行才用勞效三類察在
選之士參辨能否今之選格特多舉主有軍功斯爲上矣然
舉主可求軍功或妄何可盡據請委吏依倣三類第其才德

功勣高宗曰朕昔爲元帥時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一年立
威信二年守成矩三年則務收人心以爲去計今止以二年
爲任雖有善治之心蓋亦無暇矣二十七年校書郎陳俊卿
言古人各守一官終身使易地而居未必盡其能也今監司
帥守小州換大州東路易西路朝廷百執事亦往往計日待
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望今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
或待終秩而後遷使久於其職察其勤惰而升黜之庶幾人
安其分而爲事舉矣詔行之乾道二年廷臣言國朝盛時有
京朝官考課有縣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爲考課院
皆命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

司部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爲幾人若爲治錢
穀若爲理獄訟與其利除其害各爲條目使之黽勉從事每
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籍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
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涖無狀者罰之無赦則
賢者勸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强於爲善矣帝命參照累朝考
課之法講而行之帝諭輔臣曰臧否有喜怒之私如諸司以
爲臧一司一爲否必以從衆爲公在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考
察之庶乎其可也

職官

昔武王克商史臣紀其成功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

惟賢任事惟能後世因爵曰官曰職分而任之其原蓋始乎
此然周礼之制已不可考周官作六典自天官冢宰而下各
帥其屬以任其事未聞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
者至於列爵分土此封建諸侯之制也未聞以爵以土加後
世虛稱以備恩數者也唐天授中始有試官之格員外之置
又爲檢校試攝判知之名其初立法之意未嘗不善蓋欲以
名器事功甄別能否使不肖者絕年勞序遷之覬覦而世戚
勲舊之家寵之以祿而不責以事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資格
使得自竭其所長且黜陟進退之際權歸於上而有司者不
得預殊不知名實混殽品秩貿亂之弊亦起於是矣宋承唐

正官不治事殺亂極矣

可笑

制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
門下並列于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爲政事堂與樞密對掌
大政天下財賦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
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板位流外考較諸司附奏挾
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涖庶務故
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
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
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闕
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
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

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
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
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
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
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
下若此外官則懲藩鎮專恣頗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貳
之階官未行之先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階官既
行之後或帶或否視以爲優劣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
未嘗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
之內職殿前都校以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釐務二等

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此其弊也自眞宗仁宗以來議者多
以正名爲請楊億首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宜復其舊旣而
言者相繼乞復二十四司之制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
有司而廢爲閑所當漸復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卽
位慨然欲更其制始命館閣校唐六典肇新官制領空名者
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元豐初
始分左右詞人爲左餘人爲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員旣濫
冗名亦淆雜建炎中興因呂頤浩之請左右僕射並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兩省侍郎改爲參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
道八年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然維時多艱政尚權宜

御營置使國用置使修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督並以宰相
兼之總制司理財同都督督視理兵並以執政兼之因事創
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命
宰相兼知院事實用慶曆故典其後兵興則兼樞密使兵罷
則免至開禧初始以宰臣兼樞密爲永制當多事時諸部或
長貳不並置或倂郎曹使相兼惟吏部戶部不省不倂以左
右二字分別流品其後或言宰淸濁相涵無絕人遷善之路
乃省去之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而筦庫監局之官總而書
之作職官志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命下無宰相
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大和中
甘露事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奉行制書今尚書亦
南省長官可以書敕竇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
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之任也可書敕從之
太祖已命趙普爲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學士陶穀
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乃命
薛居正呂餘慶爲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
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奉雜給半之未有與普齊也
至道元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齊銜
行則並馬自寇準始以後不易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

擬惟丞相未除則輪日當筆然多不踰年少僅旬月淳熙初
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給事中韓忠彥言給舍職位頗均一則不稟白而輒封還一
則許稟駁而先稟議於理未允且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
封駁則已與執政異同當求決於上尚何稟議之有詔從之
給事中張叔夜言凡命令之出中書宜奏門下審讀然後付
尚書須行而密院被旨者亦錄付門下此神宗官制也今悉
徑文字不經三省而諸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書讀殆成虛
設矣乞立法禁從之
元豐二年兼修注王存乞復起居郎之職使得聞天子德音

退而書之、神宗曰、人臣奏對、有頗僻讒慝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及之、乃詔雖不兼諫職、許直前奏事、

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誥命、曰詔書、曰敕書、曰御札、曰敕牓、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大事奏稟得旨者爲畫黃、小事擬進得旨者爲錄黃、凡事干因革損益、而非法式所裁者、論定而上之、諸司傳宣特旨、承報審覆、然後行、韓琦言、條例司止是定奪之所、今不關中書、而徑自行下、則是中書之外、又一中書也、乃能歸中書、

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有東院西院、慶曆中、二邊用兵、知制誥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仁宗乃以宰相呂夷簡章得象並兼樞密使、熙寧初、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下褒詔、願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靖康元年、知樞密院事李綱言、祖宗之時、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爲萬世不易之法、自童貫以領樞密院事爲宣撫使、既主兵權、又掌兵籍虎符、不可不戒、乞將關綰到勤王正兵付制置使行營司兵付三衙、從之、

三省言、舊制、糾察在京刑獄、以察違慢、自罷歸刑部、無復申明糾舉之制、請以御史臺刑察兼領其御史臺刑獄、令尚書省右司糾察、從之、右司汪應辰言、刑部郎官、分爲左右、左以詳覆、右以敘雪、同僚異事、祖宗有深意、倘初無分異、則有不當於理者、孰爲追改、乞遵用舊制、要使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參而用之、以稱欽恤之意、從之、御史何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宅曹、神宗詔御史臺六察悉罷兼局、

元豐置大府卿少卿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掌邦國財貨之

政令及庫藏出納、商稅、平準、貿易之事、凡四方貢賦之輸于京師、儲于內藏者、以待非常之用、須于左藏者、以供經常之費、凡商賈之賦、小賈即門徵之、大賈則輸於務、貨之不售者、平其價鬻於平準、和賑除貸、以濟民用、若貨取於官、則給用多寡、各從其抵、歲以香茶鹽鈔、聚人入豆穀、實邊郎京都關用物、預報度支、以盈虧定課最、行賞罰、靖康元年、詔內外官司局所錢物、並納左藏庫、凡省一百五所、又詔戶部大府寺長貳、當職官及本庫官吏、係錢候在京官吏支散並足、方許支給、從戶部尚書梅執禮之請也、

建炎四年、參知政事范宗尹議、羣盜併力以拒官軍、與若析

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漸制、乃請稍從藩鎮之制、是年宗尹為右僕射、請以淮南京東西湖南北諸路、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聽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副、軍興聽從便宜、時劇盜李成在舒蘄、桑仲在襄鄧、郭仲威在揚州、許慶在高郵、皆即以為鎮撫使、其餘或以處歸朝之人、許以能扞禦外寇、顯立大功、特與世襲、官屬並聽辟、久之、諸鎮或戰死、或北降、但餘荊南解潛、召入主管馬步軍、遂罷弗置焉、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節度、賜第京師、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職事、稱判、若河南應天等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延安等府、則兼經畧安撫使馬步軍總管、真定京兆等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渾廣等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青鄧等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大藩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凡從官出知郡者、許不避本貫、初除授見缺、及罷任赴闕、並令引見上殿、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為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或并判官省罷、則令錄參兼管、

大中祥符九年、與利州團練使德文、言男侍禁承顯赴起居、請在惟忠子從恪之上、從恪雖姪行、而拜職在前、詔宗正寺定宗室班圖、以聞、宗正言、按公式令、朝參行立、職事同者、先爵、爵又同者先齒、今請宗子官同而兄叔次弟姪者、並虛一位而立、

咸平四年、左司諫楊億上疏曰、國家遵舊制、並建羣司、然徒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資、政典攸出、條目皆具、可舉而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擬、秩曹詳覆、自餘租庸筦榷、出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所校定、職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丞轄之名空設、

而無違可糾、端揆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周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素司於掌執、臺閣咸著於規程、昭然儀布在方冊、國家慮銓擬之不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議讞之或濫、故設審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則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四司、各揚其職、寺監臺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墜、在我而已。夫豈為難、如此則朝廷益尊、堂陛益嚴、品流益精、端拱而天下治者、由茲道也、夫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

倍秦漢蓋紫施及唐氏六策咸在自三公之極貴九品之至微者於今爻皆有員數傳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蓋闕之斯可矣若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故竈下羊頭形於嘲詠斗量車載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愼重竊覩班簿員外郎及三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爲常參皆藉引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而序遷請按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昔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降至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欲請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秩其奉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其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達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在一道爲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覩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

府廢隸府也

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漢宣帝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illegible]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請自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貫乃唐虞之制也凡預品官各設資考歸其殿最歸於有司或歷階以升或越次而補國朝多以郊祀[illegible]慶而例遷官考功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濁無辨陛下旋鑒其弊始務惟新昨有事於明禋但徧加於階爵雖矯前失未振舊規並乞依舊內外官各立考限復令考功修舉其職每歲置使考校以表至公資秩改遷賞罰懲勸一遵典故以振淹滯西漢以來用秦武功之爵惟列侯啓封或踰萬戶並開內侯或有食邑不過數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但食邑者率爲虛設言實封者歲入有差迨及聖朝並無所給至於

除拜之際猶名數未移空有食采之稱眞同畫餅之妄欲乞依元和中所定實封條貫支給削去虛邑但行實食以寵勳臣又國家每屬嚴禋即覃大慶敘封追贈罔限彝章乃至太將之微司曆之賤率荷褒濟之澤亦疏石窌之封恩雖出於殊常職不循於經制又官勳之設名品實繁今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請自今常參官勳散至五品者許封官勳至三品者許立戟又五等之爵施於賢才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甚茅建社固不可以遽行襲子命孫亦足稽於舊典內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侯者許蔭孫封國公者許蔭嫡孫一人襲封又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廵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爲後世之通規近代以來將相大臣有至十餘字者尤爲妄加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度昔者講求典禮晉國以清肅重名實漢朝稱治當文化誕敷之際是舊章咸秩之時歧見太平正在今日矣論者鼎之然以因襲既久難於驟革與宗

賜文武官誡論七條文官一曰淸心謂平心待物不爲喜怒愛憎之所遷則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己則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必專尙威猛四曰責實謂勿尙虛譽五曰明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均刑罰不中六曰勸課謂勸論下民勤於孝悌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武官一曰修身謂修飭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則二曰守職謂不越其職侵撓州縣民政三曰公平謂均撫士卒無有偏黨四曰訓習謂訓教士卒勤習武藝五曰簡閱謂簡視士卒識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謂安撫士卒甘苦是同無令失所七曰威嚴謂制馭士卒無使越禁仍勑所在刊石或書廳壁奉以爲法

翰林學士蔣之奇言所謂試則非正官也今尙書侍郞皆正官而謂之試失之矣如以其階卑則謂之守可也宜和以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視

功臣者唐開元間賜號開元功臣代宗時有寶應功臣德宗時有奉天定難元從功臣之號僖宗將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寖增其制宋初因之凡宜制而授者多賜焉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乃增制焉在京宮觀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丞郞學士以上充副使兩省五品以上爲判官內侍官諸司使副爲都監又有提舉提點主管其岳里近廟及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示優禮神宗方經理時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詔宮觀毋限員並差知州資序人以三十月爲任奉給大兩省卿監及職司資序人視小郡知州知州資序人視小郡通判武臣倣此四年詔官觀嶽廟留官一員餘聽如分司致仕例從

便居任元豐中王安石以右僕射爲集禧觀使呂公著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官公事元符元年高遵固年八十一
乞再任宮觀高遵禮年七十六乞再任太清宮從其再任之
請以待遇親屬故也大抵祠館之設爲佚老優賢而有內外
之別京祠以前宰相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餘則爲提點
爲主管外祠隨官之高下處之選人爲監嶽廟非自陳而朝
廷特差者如黜降之例紹興以來士大夫多流離困厄之餘
未有闕以處之於是許承務郎以上權差宮觀一次又以選
人在部無闕可入與破格嶽廟亦有以宰執恩例陳乞而與
之者月費供給理爲資任意至厚也然初將以撫安不調之

人末乃重僥求泛與之弊於是臣僚交章欲罷供給以絕干
請變理任以抑僥倖嚴破格以去泛濫上從之又有年及七
十耄昏不堪牧養而不肯自陳宮觀者復著爲定令以律之
蓋不當請而請則冗瑣者流競竊優閑廩稍或當請而不請
則知進而不知退譏者羞焉一祠館之與奪不可不謹如此
故重內祠尊使職所以崇大臣之體貌一次以定法再任以
示恩於優厚之中寓閑制之意焉
凡文武朝官引年辭疾者多增秩從其請或加恩其子孫乾
德元年太子太師致仕侯益來預郊祀太祖優待之因詔曰
舉官列位自有通規耆德來朝所宜加禮且表優賢之意用

大臣不去亦可耻矣

敦尚齒之風自今一品致仕官每遇朝會宜綴中書門下班
景祐三年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奉而未嘗爲顯官者或貧
不能自給豈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其致仕者自今給奉並
如分司官例皇祐中知諫院包拯吳奎言願令御史臺檢察
年七十已上移文趣其請老不即自陳者直除致仕朝廷未
行奎復言國家謹禮法以維君子明威罰以御小人君子所
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罰也由文武選爲士大夫是皆
君子之地也倘不以禮法待之則是廢名器而輕爵祿七十
致仕學者所知臣下引年以自陳分之常也人君好善而留
之仁之至也自三代以來用此以塞貪墨勵廉隅近者向希

仲陸軫等皆以年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臣而在位殊未
有引去者是臣言未效也請詳前奏施行是時言事之人競
擊劾大臣高年者俱不自安仁宗手詔曰老臣朕之所眷禮
也進退體貌恩意有異凡預政事之臣毋遽求引去臺諫官
勿以爲言其風動勸勵之如此神宗即位龍圖閣直學士李
柬之乞受致仕帝宴餞資善堂命講讀官賦詩御製詩序以
寵其行示異數也又以某州團練使何誠用惠州防禦使馮
承用等年七十以上特令致仕以致仕雖有著令臣僚鮮能
自陳故也編修中書條例所言人臣非有罪惡致仕而去人
君遇之如在位時禮也近世致仕者皆落職而後優遷請令

文武官帶職致仕從之自此宰相以下並帶職致仕元豐三年詔自今致仕官遇誕節及大禮許綴舊班有失儀勿劾政和六年提舉廣東學士孫琦言致仕官居鄉者乞許令赴貢士宴擇其年彌高者而惇事之使長幼有序獻酬有禮人知里選之法孝悌之義從之宣和中強父行博學清修不緣事故疾病慨然請老葉份言之許令再仕王次翁年未及六十浩然休退呂祉言之落致仕特令再仕一二人則可否反備為捷徑矣

史緯卷二百三十終

史緯卷二百三十一

宋史十四

志

食貨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宋承五季之後太祖制不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枲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之事興外則和戎之費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初立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說秕政復作徽宗即位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榷

宋之大病

規撫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强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責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得失尋議廢格今之所議未有以逾於前後人又復訾之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所信守因革紛紜非是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爲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

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外無他技也宋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今存其可爲鑒者自農田至振恤凡十事或出或入動關民命國以民爲本故列之於上篇自會計至互市凡十二事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利故列之下篇焉

上篇一曰農田周世宗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初課民種樹定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共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

爲殿最諸州各隨風土所宜其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爲首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嘗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當盡復其租稅時畿甸民苦稅重多棄田畝去聚稅於戶長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竇玭言之擢爲開封府司錄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玭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追索鄰里親戚之家詔罷之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陳靖言先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

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遑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避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邑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

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
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
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菓孳畜羊犬雞豚
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
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計戶定征
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
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
之喜令靖條奏以聞靖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
勘驗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
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用制為三品膏沃而無水旱之患

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
中品既埆瘠復患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
十畝下田二百畝五年後收租十徵其三一家有三丁者加
受田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
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
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
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
者三十畝蠶桑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詔以靖為京西
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農墾田以大理寺
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言功難成願罷之事遂

寢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
旱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內出種法
命轉運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
地而生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過期者吏勿
受令佐受訴即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之
至是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即定蠲數四年詔凡
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悉勸農之績以為殿最黜陟自景德
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
務約己愛人承平寖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偽習以
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景德中丁謂

著會計錄總墾田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
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由是知天下隱田多矣又
川峽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天聖中國史則云
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
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
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
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而皇祐中墾田二
百八十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
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視天禧則猶不及而叙治平
錄者以謂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加者十

米之長厚
御批

此盡安石
所爲

居其七率而計之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累朝相承重
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
萬頃治平四年詔佃及十年輸五分二十年輸七分著爲令
神宗熙寧元年宜城令朱紘修水渠溉田六千頃詔遷一官
權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田戶五年內科役皆免今
汝州四縣客戶不一二年便爲舊戶科扶與之同役因又逃
荒田土荒萊欲乞置墾田務差官專領籍四縣荒田召人請
射更不以其人隸屬諸縣版籍須五年乃撥附則限內自無
差科如招及千戶以上者優獎詔不置務餘從所請明年詔
民占荒逃田若歸業者責相保任逃稅者保任爲輸之中書

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縣
約其貲升其等耳宜令民種桑柘毋得增賦自熙寧三年至
九年興修水利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爲田三十六萬一千
一百七十八頃有奇宣仁太后臨朝詔天下臣民得言民間
疾苦門下侍郎司馬光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
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
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
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
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
舍此之外不知有何可生之路耳而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

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
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
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溶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
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宣和二年臣僚
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
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登耗之
數四證具則其實著矣命中書審定取旨政和七年詔內外
宮觀不免科差徭役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紹興四年詔縣
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
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

不正平江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纔二十萬耳詢之土人
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
而仁政行矣乃以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椿年
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就緒卽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不
增稅額其民田不上稅簿者沒官稅簿不謹書者罪官吏有
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而民
未喻倘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正椿年爲之輕刑省
費甚衆二十六年戶部言蜀地狹人夥而京西淮南膏腴官
田尚多許人承佃上曰貧民乍請荒田安能便得牛種若不
從官貸未免爲虛文可令相度支給孝宗隆興六年監進奏

蓋唐江南李氏也

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浙西低田恃堤爲固堤岸高厚則水不能入乞於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貸田主乘此農隙增堤令高濶則堤成而水不爲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湮洪斷流車畎修築尤爲省力戶部議工力浩瀚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原畝步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七年知揚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朕民復業與創戶者或懼後來稅重未敢耕種昔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部

可九年著作郎袁樞奏民占田不知其數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務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紹熙元年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欲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以合一州租稅之數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細民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會詔遂格慶元元年歲凶詔曰朕德菲薄饑饉薦臻使民阽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

本類矣

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閭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振給不盡及民與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綿亘山谷地廣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逃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從之知婺州趙𢅢夫行

經界於其州有倫緒而𢅢夫罷乃命趙師㟽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師㟽爲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粲然考正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創庫匱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于朝六年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有不可爲之勢富貴操柄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

語肯懇及亦然亦非一家一人之事

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彊之食兼并寖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闢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條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以尊朝廷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而[illegible]大臣勿避仇怨之嫌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咸[illegible]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閻下戶之所[illegible]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亦[illegible]其情畫之悉乎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illegible]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illegible]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區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因其等差稽比而來寫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

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為之區處必人情悉乎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李鏞言夫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職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事者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閩

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當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諸籍沒田募民耕種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與納俱重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之人皆得侵漁於耕者兼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民既苦官租之重固命有司責官

田以給用其初弛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紹興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慶曆嘉祐間嚴盜湖為田之禁政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令漕臣盡廢之詔令諸路漕臣議之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溢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請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均其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為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並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數

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昆山各開眾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亦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詔監察御史任古視之古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子潚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乾道二年六月知秀州孫大雅言州有柘湖澱山湖當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啟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隙修治從之七年漕臣王炎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何所作紹興以來戶口凋疏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鑿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之八年戶部侍郎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寧國府

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黼定圩周四
十餘里延福等圩周一百五十餘里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
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
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於是獎諭判官周府
魏王愷曰大江之壖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爲膏
腴者圩之爲利也然水土鬬齧從昔善壞卿莽修孫致巨防
屹然有懷勤止淚用歎嘉江西連年荒旱乃降詔曰朕惟旱
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不告病者備先具也豫
章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
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

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救五穀也今諸
道川源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願
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雖有豐
凶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勸惰而寓賞
罰焉紹興二十八年都戶部員外郎莫濛等覘諸路沙田蘆
場上問輔臣沙田或以爲可取或以爲可捐若何陳康伯等
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爲國斂怨君子
務存大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命止前部勿行乾道
初復令梁俊彥等措置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
田都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三分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

詔盡鬻諸路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御史蕭義
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爲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絶欺
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絶田已
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賣承買荒田者免三年租七年
以贼徙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初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
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迨張守帥閩存上等四
十餘剎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
餘充百姓雜科民便之乾道二年賣江西兩浙營田見佃願
買者減價二分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之四年梁克家奏戶
部賣營田率爲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

可得五十萬斛八年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十二所淳熙元
年臣僚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
郡疲於出賣上下督責不爲不至始限一季繼限一年已賣
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買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
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貫揭榜之後卒先投狀若中下之產無
人願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輸租
歲猶可得數十萬斛從之慶元元年福建提舉宋之瑞言福
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乞免鬻建劍汀邵沒官
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韓侂冑既誅金人講解置
安邊所凡侂冑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

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毋於此取之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詔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言救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因詆異議者之非帝曰當一意行之迺買公田以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以是爲差大抵直千

緡者以四十緡買之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給直告牒既多民不得售所至騷然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後田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百姓太擾五年彗見於東方下詔求言三學六館生蕭規等言買田失人心致天變謝枋得校文江東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陳得失蕭規等黥隸枋得山京被劾咸淳三年京師米貴勒上戶運米入京糴者因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陳蕆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蕆知台州未至死四年盡罷莊官減租三分德祐元年詔公田最

爲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佃主令率其租戶爲兵而宋祚訖矣

宋史十五

志

食貨

二曰方田、神宗熙寧五年、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方田爲正、令陸具以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人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爲之帳、而步畝高下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賦貿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

詔從之、五年、詔罷方田、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其均稅、不過十等、第一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尚以爲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例以爲重、若不入等、止以柴蒿之直、自錢一百而至五百、比又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乞上色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受稅不改元則、上下輕重皆均、詔諸路行其法、宣和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親行驗定七色、一付之胥吏、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縣是也、望詔常平使者檢察、詔悉罷之、原是說賦不可行之事

三曰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兩稅、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于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也、曰城郭之

賦宅稅地稅之類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奸，稅不均適，繇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即位，詔許民闢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佃爲額。選官分蒞京畿及諸道，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棄市。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蠶桑數少，而金價頗低，今折徵絹估少而傷民，金估多而傷官。金上等舊估兩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

此宋之所以爲長厚也前三代之長厚者已也從三代之長厚

舊宋也

田賦爲細他物爲產

眞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者，升等。至有折客戶爲主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增益。之初，詔荊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入老并有廢疾者，免之。至是，又除兩浙、福建、荊湖、廣南舊輸身丁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大中祥符九年，詔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尺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皆革之（此宋厚之至也），尺縑斗粟無所增益。一遇水旱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亦蠲之（此宋厚之道也）。而又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匿，兼并冒僞，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爲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即位，首寬畿縣田賦，詔三等以下戶毋遠輸。時河中府、同華州請免支移，帝以問輔臣，對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賦，則軍食不足。詔量減之。福州王氏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太平興國中予民耕，歲使輸賦。發運使方仲荀請鬻之，可得厚利，凡估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既而期盡，未償者猶十二萬八千餘緡，詔蠲之。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名品煩細，官司兼緣侵擾。帝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諸名品併而爲一，夏秋歲入第分麤細二色，百姓便之。諫官王素言：天下

郭諮高本皆避嫌怨也

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三司奏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大理寺丞郭諮定蔡州田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旣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景祐五年令諸路轉運司支移折變前期半歲書其榜以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詔損開封諸縣田賦視舊額十之三支移折變貧弱者尤爲患詔戶在第九等及孤獨戶皆免復詔曰如聞諸路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農民雖屢戒敕莫能奉宣自今有此州長吏卽以上聞然有司規聚斂罕能承帝意焉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

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穀迺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不可景德中賦入之數總四千九百一十六萬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蠲除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農賦詔支移二稅於起納前半歲諭民使宿辦無倉卒勞費諸路具所行月日上之中書戶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絕稅役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兩路凡得逃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幷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幷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貫石匹兩有奇琮蓋以萬貫石立賞誘所委之吏增加浩大兩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賦人情騷然御史翟思言始趙尚寬爲唐守勸民墾田高賦繼之流民自占者衆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稅輕而民樂輸境內殆無曠土近聞轉運司闢土百畝增至二十畝恐其勢再至轉徙望戒飭使者量以寬民宣仁太后嘉政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

秋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下提刑司體量陝西農戶支移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價者亦酌度分爲三等以從其便紹聖中言者謂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糴糴之法今當平糴有折納之法止用中價故民不樂輸若依和糴以實價折納則無損於民遂行之大觀二年詔曰天下租賦科撥價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迺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

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於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
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七月詔曰比聞
慢吏廢期凡輸官之物違期促限鞭箠者未錄農者未穫追胥
旁午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者坐之時天下戶口類多不
實雖嘗立法比較鈎考歲終會其數按籍與括脫漏定賞罰
之格然蔡攸等計德覇二州戶口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
訛隱不待校而知乃詔諸路凡奏戶口令提刑司及提舉常
平司參考保奏而終莫能極其弊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是
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
爲稻田者因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名曰公田南
陂襄唐西及瀝池北抵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券步畝者輒使
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公田後營繕所及後苑公田
皆併于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
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
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和九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
昂昔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
也而州縣之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藝至于支
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賕吏故徙歉以就豐擇輕避重
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直既高更益
腳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困於追胥詔申戒焉宣和初浙

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蕩湖濼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
以供應奉局命官部使者自督御前租課三年言者論量
中折科之弊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疋草十圍計錢二
十今本路絹不用本色疋折草百五十圍圍估錢百五十税
錢三百輸至二十三千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衆
七年言者論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
錢倍于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建
炎四年以舊諸州收稅畢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斂里胥
以賂州之吏里胥復率于民民甚苦之詔禁止焉令諸州受
租絹不得稱分毫合龠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必成尺粟成
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紬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
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疋送納煩擾五年
初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紹
興元年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
置產和買科敷詔從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
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戶等敷蓋欲寬民
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
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皆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
詔從之後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
庶免起例俊惶懼辭絹自秦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税七

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承議郎曾坤言今之爲令者有以
寬恤爲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條劃聚
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惴惴以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
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許與
古議令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
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
司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詔行之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
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
折權衡與稅平準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
務多失業逃亡皆由于此盍從舊法詔下四川憲司二十九

年上聞江西盜賊起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
旱所不能免倘不寬恤而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爲盜之意哉
乃詔諸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
餘緡悉除之孝宗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廣占官田量
輸常賦似爲過優比議者欲從實起稅而開陳首之門殊不
思朝廷往年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依舊盖以四路被邊土
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
供公上之賦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自荆南
安復岳鄂漢沔汙萊彌望戶口稀少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
老携幼遠來請佃以田畝寬而稅賦輕也若從議者之言遂

於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如臣所見且當
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
平糴以實邊則所省漕運亦博望且依紹興十六年詔旨以
十分爲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即許退田別佃限滿稍
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詔戶部議之六年諫議大
夫謝廓然言州縣違法科斂使漁日甚其咎雖在縣令而督
迫實由郡守縣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詔自今凡有過需橫取
監司悉行按劾無詳于小而畧于大七年知南康軍朱熹言
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運州縣無復贏餘民貧賦重
今惟有覈兵籍廣屯田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

供軍之數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十一
年戶部奏諸路州軍檢放旱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
曰若盡令覈實恐他年郡縣懷疑不復檢放惟寧國數最多
可令漕司覈實蠲放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租賦出於民之
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
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
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
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秘書監楊萬
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
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

矣博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新估直
而倍折其錢矣舊税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
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樁錢
版帳錢不知幾倍于祖宗之舊又幾倍于漢唐之制乎此猶
東南之賦可知者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
也陛下欲薄賦斂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
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
不然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時金主璟新立萬里
逛使客于淮間其蠲民間房園地基錢罷鄉村官酒坊減鹽
價除田租使虛聲達於吾境故因輪對而有是言二年詔曰

朕惟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重賦須寬
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
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令釆之人言乃聞科斂
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椎剝而民
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夫用
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肆趣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宜
此朕有望於守令者繼自今以矜恤爲心以牧養爲務俾民
安業將予汝嘉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
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霑實惠蓋民輸納先期歸於吏胥
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

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
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
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爲欺民拜實賜矣從之淳
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
之兩税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爲民病況預借乎預
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
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
之藉其承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
驗弄上下爲姦公私俱困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
焉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于朝廷

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于撫字法禁寬
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
激其氣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
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堅殿中侍御史陳
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
危急存亡之秋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
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税州縣乏興鞭撻黎庶鬻妻賣
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
居暇食優游生死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而況艱難多事
之際乎今欲寬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

天下事固難兼也

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熟議行之、詔可、建炎三年、張浚節制川陝、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於先朝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焉、自是軍儲稍充、而蜀民始困矣、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閫綜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奇零絹布之征、自是爲蜀之常賦、議者咎開之作俑焉、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歲計、即可對減財添寬省民力、於是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夔路鹽錢七萬六十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腳錢四十二萬緡、自講和後、歲減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爲重、二十五年、減兩川錢一百六十餘萬緡、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置蕭振、轉運判官王之望等措置寬恤、於是之望奏減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用蕭振等言、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石、夔路給賣絹五萬疋、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餘緡、初利州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皆歎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又將取諸民、因請留其半、淳熙十六年、

有是命所敘下云云貫足

詔免四川歲發湖廣總領所綱運百三十五萬六千貫、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

四曰布帛、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于豪家、出倍稱之息、輸賦之外、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是用、詔優予其直、由是諸路如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假和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于青苗、元符元年、尚書省言民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對給錢、歲市紬絹、計綱赴京、在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期增、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詔罷之、江西和買紬絹、歲五十萬疋、舊以錢鹽三七分預給、自鹽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卒無行術以爲常、民重傷困、政和初、諸路紬絹布帛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請稍增之、度支以元豐定例、阻抑不行、紹興四年、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預買絹、請折輸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疋輸錢五千、省此務直已當其半、戶部又令折六貫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于是詔江西和買絹疋折輸錢六千省、願輸正色者聽、當

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令民輸紬者全折輸絹者半折折帛錢由此愈重紹熙五年詔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足減一貫五百文乾道九年秘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而會稽為最重蓋緣田薄稅重詭名隱寄多分子戶若據畝均輸可絕詭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帥臣張子顏措置子顏言勢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戶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如浙東七州和買溫州本無科額合台明衢處婺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四萬有奇則是以一郡視五郡之輸復贏一萬有奇此重額之弊也又如增江落海之田壞地漂沒僧道寺觀之產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

不免陰配民戶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規避之心生而詭戶之患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為第五等為詭戶者志於規避往往止就二十三貫之間立為砧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係其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錢一十五貫以上並科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敷庶幾偽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于是詔紹興府措宮寺觀及增江田合歲租稅蠲復實取旨

五日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師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京東西陝西

河北闕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官就置場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于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歐陽修言河東禁并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請府嵐火山軍閑田并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元豐元年陳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二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千

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樁即歲災以與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為然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罷付漕司以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便司大名澶州倉皆成周輔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廩皆充實見儲糧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均糴等名坐倉者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

儲其米于倉王珪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粟於京師今京
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
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
之糧出于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
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
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
無錢光曰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稻彼人
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
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
利民之道乎不從博糴者於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

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博買候秋成博糴
崇寧五年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以銀絹絲紬之類博
糴斛斗以平物價結糴者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
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遷給爲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
及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熙河財用孫迥奏總管王
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
兩君萬坐降黜俵糴者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
緡帝恠其多王安石言俵糴非特省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
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
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以末鹽錢鈔在京糯米六十萬貫

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于
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
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兌糴者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于
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寄糴者
王子淵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
法以權輕重括糴者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令民毋
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索括蘊積之家量存其所用餘
盡糴入官均糴者政和五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
略使錢即言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
爲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坐貶五年

言者謂均糴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
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自熙寧以來王
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啓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
窮乞弟之役科調益繁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陝西軍費
最甚于他路李稷爲鄜延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
民苦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文彥博奏
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避餘力死亾之餘疲瘵已極爲今之
計止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初西師無
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
中以蘇哲宗紹聖初陝西諸路連歲興師及進築鄜湟等州

所費不可勝計涇原經畧使章楶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庫倉廩內外一空前後賚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惟淺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指章楶也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畧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百四萬九千餘緡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饑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儲偫空乏不能支旬月時邊城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剏郡邑調取于民費出于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覇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飢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刃將官者燕山郡縣師所將常勝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爲永法及是王黼建議詔天下僉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

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姦人情大擾於是減告牒之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官編之戶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從之紹定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

六曰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強幹弱支之勢故於兵食爲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諸州歲受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邀求遲滯也）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擇幹強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荊湖江浙淮南

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向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能者斤僅得三兩乃令鐵就冶淬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遠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飢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自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斷腕徇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詔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荊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七十州由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河北衛州東北由御河達乾寧軍皆廷臣主之廣南

史纂　卷二百三十二

金銀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檐至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運赴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爲十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黃河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賂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期以期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

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二三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治平三年、詔汴船復出江、是歲、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緡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由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糧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師

杭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為江淮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發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為便、詔如所議、七年、江淮上供穀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令

督發運使張頡亟辦來歲漕計、十二月、詔濬廣濟河、增置漕舟、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為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移上供物于淮陽、計置入汴、御史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泝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江淮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沉溺之患、詔各遷兩官、張根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石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于督趣、根嘗存三十萬石、為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自熙寧以來、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

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者、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不致傷農、飢歉則令民納錢、官民便之、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來者效尤、爭事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轉般倉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欲將六路上供斛斗、直至京師、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譚稹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

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
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淮南路轉
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于
眞、兩淮有米可糴于揚、宿、亳有麥可糴于泗、視六路豐歉、有
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
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
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
各一百萬貫、令呂淙、盧宗原均糴斛斗、備轉般、江西轉運
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即納年豐、可
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

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
欠七八千石、有抛失舟船、兵夫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
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
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六年、詔降三
百萬貫付盧宗原兹直達綱、候轉般斛斗有次第日罷之、紹
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江西
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
輸、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然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
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川陝安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
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

蜀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内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
復遣官糴于沿流諸郡、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商人入中、時内
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揚楚間
轉輸不絶、然舟楫之通亦便、獨襄陽陸運夫皆調于湖北鼎
澧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雇賃與所在邀求、
費常十倍、中産之家雇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千、單弱之人一
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于道路者、
七曰屯田、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餉、
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
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不能肆

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廣、歲常自此而入、
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
廪而限戎馬、知雄州何承矩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
田以足食、會臨津令閩人黄懋上書言閩地惟水田緣山導
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
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遂以承矩爲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
發諸州鎭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
軍興堰六百里、至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
以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南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
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習攻戰、亦恥

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使
送闕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
叟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壽用水利墾田陳迹
具在請大開屯田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
牛置耕具導溝瀆築坊堰每十人給一牛人治田五十畝古
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
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
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
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金如民間主客之例且傳子
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
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
于陸田其利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
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
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
本州相視免其徭役然無助于功利而汝州傳有洛南務命
內朝官專掌募民戶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地六百頃
導汝水溉灌歲收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淳河舊作堤截水入
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
百餘頃知襄州耿望請于舊地悉括荒田置營田三務調夫
五百築堤堰集鄰州兵每務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給之

既借以牛
又調夫兵
宜其廣也

是歲種稻三百餘頃陝西轉運使劉綜請于古原州建鎮戎
軍置屯田今本軍歲給芻糧四千餘萬石束約費五十餘萬
遠民輸送其費益多宜于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
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于軍城前後各置堡砦
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使擇使臣
爲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
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田營
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于靖戎
軍東雍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于其側命
部署石普護其役踰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奏决雞距泉自州
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陸屯田部都監
王昭遜共成之定州亦置屯田耿望又請于唐州赭陽陂置
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淮南兩浙舊有屯田後皆賦民而
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
水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
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初襄唐二
州營田耿望借種田人牛及調夫耨穫歲入甚廣後張異叟
其法募水戶分耕久之無大利天聖四年遣員外郎劉漢傑
往視漢傑言自景德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爲緡錢
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爲緡錢二萬餘所給吏兵俸廩

每一事從緊論無有若實用心者未之不殺中止

那得如許便宜

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州四萬餘緡得不補失詔罷以給貧民收半稅熙寧初陝西曠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遠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禼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畧安撫使郭逵言懷寧砦所得地百里以務弓箭手無閒田禼復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五千人爲八指揮熙州王韶言熙河多良田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爲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大蕃官三頃七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辟官屬經略使吳充言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授田十畝爲公田莫

若因弓箭手做古助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旣調夫矣又取鄉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耕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頗致煩費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

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墾之利固爲甚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于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畧安撫司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所種優劣爲賞罰弓箭手逃地并營田召佃租課許就近于本城砦輸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有馬者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爲一營見缺農作廂軍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

者人給裝錢二千詔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眞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衞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閒各進一砦又其閒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州荒閒之地皆可耕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腳乘之直革百年逆輸貴糴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

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五千石，糗糧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強民爲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及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

未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前失。河東進築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卒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兵者不閑田作，遂各遣還其州。紹興元年，知荊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鎮撫使司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爲三年。襄陽軍鎮撫使陳規倣古屯田，凡軍士相險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給費，斂復給糧，依鋤田法，餘並入官。凡民水田畝賦秔米一斗，陸田豆麥

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寖衆，亦置堡砦屯聚之。廷臣因奏推廣，謂一夫授田百畝，古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射，其有闕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犂。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菜地五畝爲廬舍場圃。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寡爲殿最。下諸鎮推行之。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乞募民承佃荒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民爲永業。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五家爲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耒

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爲蔬圃，貸錢七十千，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及江淮、荊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遷賓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存流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營田之害，詔帥臣兼領之。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八百五十四頃，歲收二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二十二年，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荊湖兩軍屯守襄漢，得俞浩獻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廢。今築堰開渠，募邊民及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種糧，令湖北

屯田原以兵不以民

京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饋運、又可安集流亾、從之。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郡聚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三年、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荊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卒、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所在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水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荊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

續食、則老弱饑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荊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與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措置。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柴、多買牛犂、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米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疃為擾、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

以中收為額可也

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請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為額、等第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淳熙十年、江陵府副都統制郭杲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于邊計、非田之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為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嘉定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戍兵、罷和糴、為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占據、其弊

各有利病不可一槩

不可槩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經理之際、合行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為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為屯田、民不以為便。乃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于屯田。嘉熙元年、知大寧監邵潛言、昔蜀帥申奮于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詔帥臣、撥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于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于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

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事定各還原業

史緯卷二百三十二終

史緯卷二百三十三

宋史十六

志

食貨

八曰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五季之亂義倉廢乾德初詔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則收一斗民飢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于四城置場增價以糴以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飢下其直予民景德三年言事者請諸路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二三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于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每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不置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于元數外增糴一倍已上者理為勞績天禧五年諸路總糴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飢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為二百

穀大萬斛當有利而民不利常平民族也

宋事不決如此

萬他毋得移用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景祐中集賢校理王洙請復置義倉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則免輸計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博矣昔明道中飢歉國家欲盡賑飢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并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爲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耳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并之家未

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復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民飢而死者過半矣願倣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況取之以爲民耶下其說諸路以爲可行幾行之四路或謂賦稅之外多一供輸或謂已有常平

下通

足以振給或謂恐招盜賊或謂置倉煩擾黯復上奏曰臣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飢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多一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

傷或遇凶飢發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圖用頗乏所畜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爲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修治郡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當時惑于衆論終不果行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沒入戶絕田皆官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種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大率萬戶留田租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歲十月遣受米者書名于籍官驗視之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

升幼者半之失年二月止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
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畧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斂散未
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價糶遇賤
量增價糴可通融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换仍以
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輸納斛斗半為夏料
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
展至大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
并之家不得乘新舊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
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
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兼并不得乘

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是亦散惠興利以為耕
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糧多寡遣官提舉轉移出納其
廣惠倉錢留給老疾貧窮餘並用轉移法詔可常平廣惠之
法遂變而為青苗矣諸路提舉官迎合安石意務以多散為
功貧者欲得之而富民不願取乃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十人
相保富者為首河北轉運使王廣廉一等戶給十五千至五
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廉奏青苗法行民皆歡
呼感德提點府界呂景以畿縣歲入僅能贍給又民戶舊倚
糧五十餘萬石尚悉倚闕今條例司又以錢五十萬緡為青
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

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
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
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
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
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
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為甲頭以任之民恐
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
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
願請必難受納將來必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
長同保均陪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

時多糴俟貴而糶不唯無失陷而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
今諸倉方糴而提舉司亟止之意在移此糴本盡為青苗錢
則三分之息可為己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
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
適自冬及春雨雪以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于一時可也
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
宜之比哉兼初詔且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
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
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
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

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益然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趙抃請俟安石出自罷之帝令呂惠卿諭旨起之安石既視事意氣愈振而責公亮等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唯舉大槩用偏辭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

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夫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世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息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

言此周禮取利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昔漢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

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麴鞋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十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明君老臣安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是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零糴常平倉斛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矣稱周禮以為無害已

自然要斷

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琦而信二宦者乎安石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故帝信之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物議紛紜皆言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呂公著屢戩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脩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坐移鎮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譴監南康酒稅帝以久旱爲憂翰林學士韓維言畿縣督青苗甚急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害帝感悟太皇太后亦爲帝言閭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帝憂見顏色欲罷之安石屢求去出知江寧府而薦韓絳代相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詔諸路常平錢穀留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戶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乏許以物產爲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六年戶部言元豐四年散額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斂額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元祐元年依舊行常平倉法四月再立常平錢穀急斂出息之法限二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劉摯等論復行青苗之非司馬光奏

純仁正人何故爲此

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令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請申嚴州縣抑配之禁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本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王覿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光奏乞約束州縣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糴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紹聖元年詔復置義倉民稅不及斗者免輸所貯專充振濟輒移用者論如法二年戶部尚書蔡京言承詔措置財利乞檢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定制[illegible]

南轉運司副使莊公岳謂自元祐能提舉官後錢穀爲他司
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給散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
無抑民失財之患奉議郎趙偁朝奉郎郭時亮等皆言青苗
最爲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詔舊欠常平錢斛人戶
仍許請給先是諸路災傷截撥上供年額米斛數多致闕中
都歲計宣和五年令義倉穀各留三分餘並起發赴京補還
截撥之數高宗紹興元年以臣僚言復常平以廣儲蓄九年
以常平錢悉數和糴乾道六年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
州郡請留和糴米以續常平從之八年戶部侍郎楊倓奏義
倉之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今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

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
軍皆擅用請稽之慶元十一年臣僚請屬縣義倉令丞同主
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
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
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嘉定五年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稅
帶義法也今於稅帶義之外又有所謂外義者絹紬豆也曾
有絹紬豆而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紬加紬豆
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任意推斛一切暨苗而加絹紬一分甚
者赦恩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
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倍破家蕩產愁嘆之聲有不忍聞望

嚴督監司止許以稅帶義餘盡罷之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
從之
九曰役法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
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
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
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
中詔文武官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爲
遞夫淳化五年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
長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惟詔令有大興作而後調丁
夫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

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
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
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
田者聽人告予三之一皆州縣既廣徭役益衆如廣濟軍范
諷言戶口不及一縣而徭差與諸郡等願降爲縣不許因詔
州縣長吏蠲冗役以寬民力又令州縣錄丁產徭役前期揭
示不實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
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
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趙州至千餘人詔出家
者須落髮爲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捕盜毋擅役壯丁王逵

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蒙詔獎，由是他路競爲掊克以示恩。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疏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illegible]作一百五），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

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知制誥韓絳、蔡襄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州縣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始更議役法。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寖少，

中下戶寖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僱，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轍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僱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願以條目分行天下。」於是條諭諸路，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重難者，從官自賣，以其錢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

用舊定分數爲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之類其侍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符散從官等舊因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樸惷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幷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倣視施行詔可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條目詔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家貲之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巧避失實乃詔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升降募法三人相任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三年乃更爲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遂頒其法于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者令出錢名助役錢凡敷錢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謂之寬剩錢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等第不均府却其訴遂突入王安石

私第安石諭以不知乃散去中丞楊繪言畿內縣升戶等失實詔畿戶等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案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帝既知東明事及聞繪言手敕問安石曰畿縣既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羣訴必可免聚衆徼倖苟免輸錢當仍役之帝用其言中書孫迥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用以重役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陳其害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于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逃因事輒爲騷擾也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役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徐行而觀之帝謂安石曰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能禁遏縣民擁

最不可解者乎

他事致蓄于理安石使子幾自鞫之楊繪謂子幾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于罪疏辨之曰子幾劾蓄若至五月十日前臣固無言若所劾從乎此日是以威稍令佐使民不得赴愬也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今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于三頃者而承無夾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奸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

官物五也乞先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戒農寺無欲速就提舉司毋得多取如此雖復發議劉摯言趙子幾以他事捃摭賈蕃夫變更役法本欲使民民苟以爲有害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赴訴而刻薄之人反怒縣令不能禁遏臣恐人情必疑朝廷欲鉗天下之口職在主民者必皆觀蕃爲戒則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幾挾情之罪請付吏部施行於是同判司農寺曾布條奏辨詰之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中戶得聚斂之謗此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立品量升降之法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言者則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最爲輕役今但輪差鄉戶不復募

人言者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各隨所有爲法至便言者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爲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爲雖凶荒飢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以爲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半畿內畿內用

以募役所餘無幾言者謂吏祿法廣收錢府欲以羨錢冀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賈蕃為令不受民訴使趨京師諠譁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欲含蓄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下其疏於給舉使各言狀給舉言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主之于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于外其勢易成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為不順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農為是耶則爭論前奏以臣言為非耶則貶黜而已風憲之官豈皆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耶請給知鄭州舉監衢州鹽倉詔改

助役錢為免役錢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初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其剩錢詔州縣用常平法散給生息添給吏人餐錢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募人為之以逃絕監收田給應募者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言不獨一縣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用貲多難贍乃欲變法參知政事呂惠卿請行手實法官為定田產中價使民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其隱落者許告以三分之一充賞既該見一縣之物產錢數乃

參會通縣役錢額而定所當輸詔從其請言者論其長告訐增煩擾及呂惠卿于外遂罷其法九年詔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侍御史周尹言寬剩錢如不給役人恐州縣官希風旨省役額損雇直募直輕而介法重役人必不願就募且民間輸數如舊天下謂朝廷設法聚斂乞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照舊額約募錢用足其寬剩錢停給可也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失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

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並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夫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契勘見今約支幾歲不至闕乏痛降德音特免數年或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元豐二年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于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輸兩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剗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于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

倍搊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詔吏輩月
給錢遂減二千歲遂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七年天下役錢
較熙豐所入多三之一帝知民間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遣
者尤甚特行免役雖雇直取之民然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
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
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屢以爲言帝
每問安石而安石持之益堅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
詔禁戒而不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
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至此也哲宗立宣仁后同聽政門
下侍郎司馬光言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

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是
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于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
重難則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舉者役人
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
使之一槩輸錢則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
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
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與恩賞又青苗免役多責見錢錢
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民廹尚失半價若遭凶年無穀
可糶賣田不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賣薪來年生計不暇復
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乞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

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
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場務充酬獎所
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存三年之蓄
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
役之戶利于富不利于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若歲
年更淺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于是詔修定役書凡役
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許著爲準餘并除之侍御史
劉摯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役而槩被斂取者有一戶
而輸數百以致千緡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
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

雇募支酬之直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
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
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于衙前大役
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
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
則大役無偏重之弊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耆戶
長須三等以上戶不知三等以上戶不願受雇既無願者則
郡縣必陰術雇名陰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爲便戶部言
詔凡耆戶長壯丁並募人供役竊慮戶長雇錢數少無應募
者兼四等以下戶舊不敷役錢惟輸差壯丁今悉雇募用錢

額廣提舉司必從人戶增數盡舊法役不盡雇亦有輸差之處欲且如本法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熙寧中設給田募役法大約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言其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利難信而有顯弊官市民田恐不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素業則鹵莽其耕役將轉而他之又弓箭手雖名應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或番上及緩急點集實不廢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然弓箭手猶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此

為比不切事情其戶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戶方充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之名行籍差之實既云百姓樂于應募何以戶降四等必須上二等戶保任逃則勒任者就供田役此豈得云樂應耶司馬光復言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應募者皆浮浪之人無所顧籍使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今莫若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舊

法人數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有逃避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為重難有因而破產者故作助役法此後色色優假禁止陪備命官將校部押遣綱遂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以其力難獨任請于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屋產月收僦直及千五千者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隨多寡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為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以此支給夫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願勿恤人言壞舊法中書舍人范

百祿謂光曰免役法行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蘇轍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衙前破敗人家甚于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買坊場遂有輸納京給者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若疑衙前多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今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

運一歲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卻衙前若無陪備故以鄉戶為之至于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數錢太重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

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致闕事乞仍用雇法具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別役法為五等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項積財千緡受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錢田頃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甚此差役必不均乎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陪之害莫若裁量新舊著為條

約以稅錢一貫為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僉聽雇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次叙休役年月遠近以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校倍故開少）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以其田土頃畝之數為等僉送詳定所蘇轍又言雇募衙前改為招募既非明以錢募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今坊場自賣既無售獎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僉是鄉戶雖號招募與差無異衙前重役上戶出錢募人既免正身著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戶

如此則下戶充役多於熙寧前矣中書舍人蘇軾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自足以利[illegible]司馬光不從因言差役已行續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更[illegible]不一或已受差卻釋役使去或已辭雇卻復拘入役或仍用錢招雇或不用錢白招紛紜不定寖違本意詳定所兼當稽閱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論不切[illegible]情者勿用詔從之又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戶等下此者悉免輸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皂迎送殉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於此六色錢

助用其有餘封椿以備不時之須臣僚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州縣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請不願身自任役許募嘗為弓手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為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亾之患自行雇募盜寇充斥蓋浮惰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強勁其材藝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不聞有不樂者惟是川蜀江浙等路雖升一等戶皆習於驕脆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必差正身餘路蓋為三色曾已嘗受差

者有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所冀新舊相兼漸習諳熟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戶而上戶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實為僥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役重然則所當補恤正在中戶今若增上戶役年使中戶番休稍久則補除均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雇人為代此為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熙寧募法久行何嘗闕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符追逮則可俾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條差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為用哉今既立法許雇嘗為弓手而有

勞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間矣時議役法者皆下詳定所久不能決於是罷詳定局專隸戶部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錢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輸錢三十餘千而今倂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樸拙間遇差為胥史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御史中丞李常言差法詔下民知更不輸錢驩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錢為害何也差法厭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有歲

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為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臣取差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熙寧新書無執舊說民以為善斯善矣六年三省言朝廷審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補除極為詳備而州縣不盡用助役錢募人以補頻役之地今括具綱目下之州縣使恪承之曰應差之戶三等以上許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許休役六年若戶少無與更代卽役不及應閑年數卽用助役錢募人代役以足之曰凡州縣役人皆許招募其應差應募役數立定二額差者

訖役以應差人承之雇者有闕別募人充數如戶力應升應
降俟三年按籍別定若本等戶少不充合役之數用次等戶
及本等七分者為之曰官雇弓手先雇嘗充弓手之人如不
足以武勇有戶籍者充曰有挾鄉役頻縣分募錢不足提刑
司以一路助役寬剩錢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場河渡寬剩
錢給之又不足戶部以別路寬剩錢移用補足之曰役人須
有稅產乃得就募其曾犯徒刑者雖願募不聽雇直雖多皆
不得加于舊法募數曰陝西德順軍熙州衙前皆受田于官
以當募直內地願如其法應田募者聽之八年詔民有執父
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以下戶除之二等以上戶令量納役

錢在戶錢十分止責輸三分服除日仍舊哲宗親政三省言
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
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以久遂令戶
部議之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斂若用錢雇役
行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不必給雇者
請許爲裁定中書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于差擾議者紛
私吏緣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
見制鄉差役人有願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
渡及封樁錢以爲雇直所斂寬剩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
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凡人戶匿寄財產假借戶

貫自名官戶避免等第科配者許人陳告以其半給之若不
願就雇而輒差雇者坐罪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
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得厥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
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肯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
下戶使弗輸而盡斂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
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
弊耳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
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重輕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
元祐明矣諤于陛下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
役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謂

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合
行元祐因差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熙祐是欲伸
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黜諤知廣德軍詔蔡京詳定重修敕
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
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
京復奏上無責[illegible]辭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實數上
之朝廷不得輕差其河防并溝河歲合用一十六萬八千餘
夫聽人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知延安府范純粹言比
年衙前公盜官錢事發即逃乞許輪差上等鄉戶使供衙役
不許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純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責

崇寧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科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以爲利也而知鄧州呂仲甫前爲戶部侍郎輒申都省乞剩去上條罪應黜降知海州宣和元年言者謂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輸今比戶稍官州縣募役之類旣不可減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罷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回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時招射士無以供廟直詔官戶役錢

勿減半民戶役錢槩增三分後復減之役法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殺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賣田業稅賦與物力一倂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貲產之進退爲之升降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牸刀斧之器雞豚狗彘之畜纖微細瑣皆籍之吏視賕之多寡爲物力之低昂於是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計其後并租牛免之凡募役並募上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爲公人者並不許募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州縣不得人一充役夫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詳乾道五年松陽縣倡爲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蓋始倡義役者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虛貧援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安其居此未盡善之弊也臣僚請令役戶輪管以提其役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取免役舊法及續降旨符修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輒弊者人也

十曰振恤水旱蝗螟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

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有宋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金帛鬻祠部度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不急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

蒲魚之稅、遣官分路巡撫、錄囚繫、省刑罰、飢民劫囷窖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糜食之、或人日給糧、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栰拯民、置之高燥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飢疫死者、官爲埋祭、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蝗爲害、募民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五升、其仁厚如此、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宜以貸民、有司曰、

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賑販其飢、太宗即位、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增糴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養民之政、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見於顏色、哀矜形於詔旨、慶曆初、命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弱貧疾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於民也既周、其施於民也益厚、又一府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歲糶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知青州、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以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爲法、知鄆州劉夔、發廩振民、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知越州趙抃、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於是商船輻湊、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若是之政、不可悉書、蓋得先王救荒之法焉、神宗即位、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兼發糶便司廣惠倉粟以振民、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常平截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于是紹聖大觀之

間、止給空名告牒、政日以弊、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哀病者乏藥、頒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京師大疫、內出犀角和藥、其一通天犀、內侍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令太醫擇善察脈者、即縣官授藥、於近郊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英宗命增置南北二院、月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八百萬給其費、熙寧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即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癃老疾廢、

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初、神宗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貧不能葬者、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度僧一人、與紫衣、更使領事三年、至是蔡京推廣爲漏澤園、[illegible]尺、毋令暴露、監司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一道、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寒僵

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其衣襴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宮觀寺院養爲童行、高宗南渡、民從之者如歸市、既爲之衣食以振其飢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殞于戈甲、斃于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之、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振之、發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言、發廪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知潼川景興宗、廣安軍李膺、果州王彥、撫州王彬、活饑民甚衆、前吏部郎中馮檝亦出米以助賑給、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賑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二十八年、浙東西田損於風水、在法水旱七分以上者賑濟、詔自今五分亦賑之、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糴以濟民、其鰥寡孤獨無銀收糴者、濟以義米、乾道七年、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檢放展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從之、寧宗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沈詵言、米價翔踴、凡商販之家、盡令出糶、而告藏之令

設矣、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陸九淵在敕令局、遂編入賑恤、凡借貸者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擇一通曉者爲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結甲、其有逃軍及無行之人、與衣食不闕者、不得入甲、其願入甲者、開具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減半、五歲以下不預、甲首加請一

倍社首審訂虛實取人人手書持赴本倉再審無弊然後排定甲首籍載某人借若干石分兩時給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成還穀不過八月足濕惡者罰嘉定末眞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飢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於此焉失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豐穰之地穀賤傷農凶歉之地濟糴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飢者不至於貴糴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申嚴遏糴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鬻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行從之端平元年臣僚奏建陽邵武群盜嘯聚變起于上戶

閉糴若專以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賑救之政一切不講飢餓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屬兵遣士謐定已竊發之寇發粟賑飢懷來未從賊之民庶人知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平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盜之說也八月以河南州軍新復令江淮置制司科降米麥一百萬石賑濟淳熙十一年福建諸郡旱賜米二十五萬石賑糶一萬石賑貸乏細民咸淳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糴乾道閒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罷其守更用賢守此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踊未知所屆市井之閒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是以楮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諸路義米一百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減價發糶蘄收郡縣聽民不拘開合見錢收糴赤備庶得米然此謀書諸志天地懸隔矣